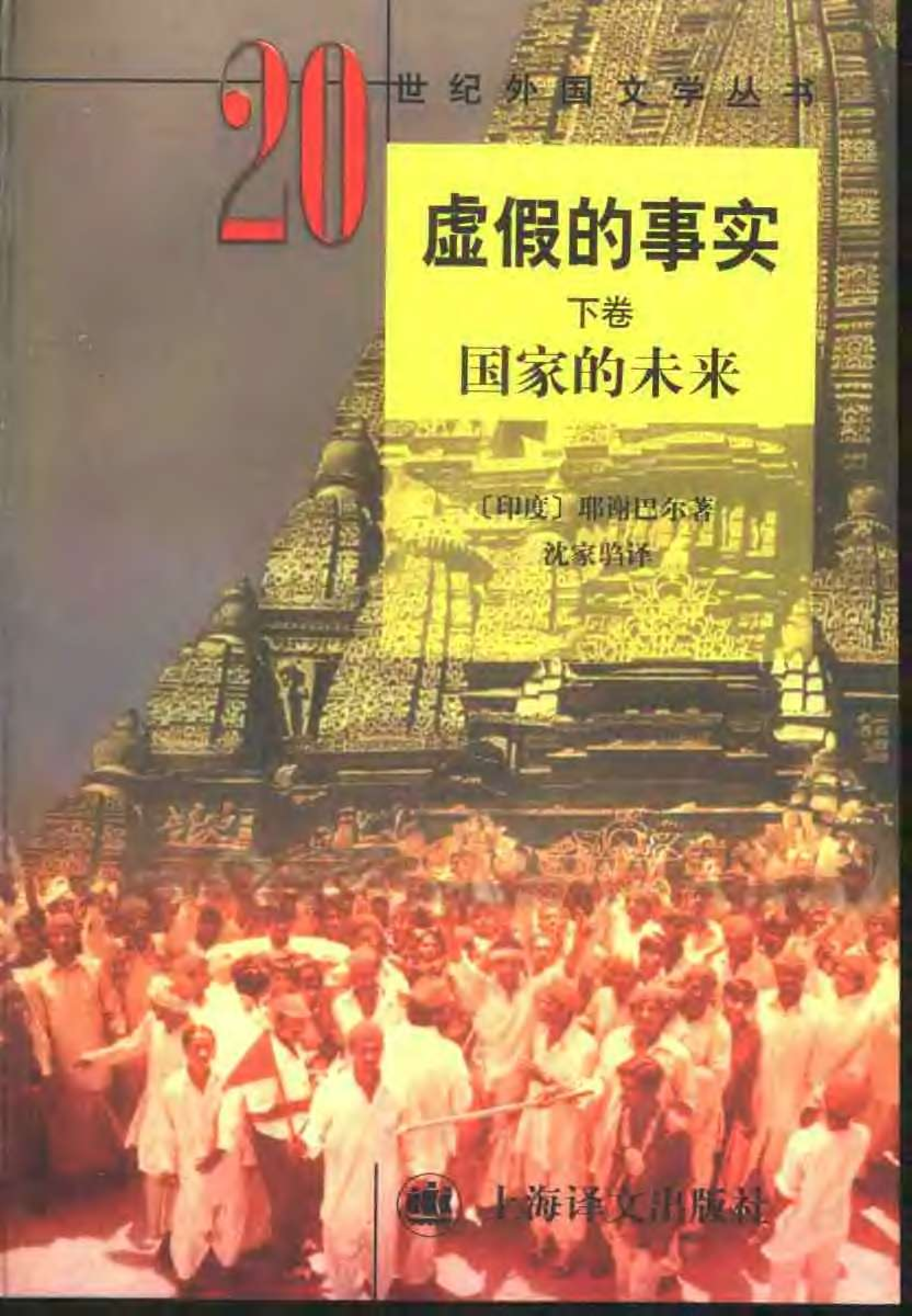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虚假的事实
下卷
国家的未来
〔印度〕耶谢巴尔著
沈家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虚假的事实

下卷

国家的未来

〔印度〕耶谢巴尔著

沈家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Yashpal

JHUTHA SACH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虚假的事实

国家的未来

下 卷

[印度]耶谢巴尔 著

沈家驹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75 插页 5 字数 556,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27-1147-1/I·649
定价：29.80元

一

杰代夫·布里在难民赈济站面前排队。在他前头排着三个妇女和三个男人。排在最前头的一个妇女正在向发救济粮的人哀求："大哥，我们是四个大人，两个孩子。一巴沃①半面粉，一奇丹格②豆子，叫我们怎么过啊？大哥，给我一赛尔③面粉吧！"

"大娘，上面有规定，每人给一巴沃半面粉和一奇丹格豆子。这样，谁来都能领得到。"发救济粮的人表示必须按规定办事。

有一些人开始帮那个妇女说话了。

还有一些人帮着发救济粮的人说："各人家里都有人，有的家是五口，有的家是十口。有的人，一个人领了四个人的救济粮，还拿去卖钱呢。别说废话了，该谁领，就上前去领吧。"

布里看到，有两个领完救济粮的男人和一个妇女在一边站着，那两个男人把兜在毛巾里的面粉和豆子倒在妇女的披巾上的小口袋里。年纪大的男人对男小孩说："你走吧，我拿些柴火就来。"

布里腋下夹着个包袱。他想把包袱打开取条床单出来盛面粉和豆子。但是要打开包袱就得走出队去，这样就会站后好几个人。

布里仍然把他的包袱在腋下夹着，掀起衬衣的一个角，兜上

① 相当我国市秤七两半。
② 约相当我国市秤一两二钱半。
③ 约相当我国市秤二斤。

一巴沃半面粉，另一个角里兜上一奇丹格豆子，走进了门蒂市场。他一边走，一边在留意看有没有烤饼铺子。大概走了一百步远，就闻到市场里有一股刚出炉的热烤饼的香味儿，望见了烤饼铺，听到了双手揉面团和压面饼发出的拍打声。

烤饼铺老板要他付一安那的加工费才换给他一巴沃半面粉的熟烤饼和熟豆子。

布里要求从中扣除一部分面粉和豆子来顶加工费。

老板一边用两掌拍打着手里的面团，把它做成饼，一边对布里从头至脚打量了一番，问道："连四个拜沙都没有？你拿来的是救济粮吧？"

布里不得不承认。

"给你两个烤饼和一点熟豆子吧。"

布里把衣角里兜着的面粉和豆子倒给了老板，往铺子里的麻布片上坐了下来。

布里吃完东西，走出铺子，到放在凳子上的水桶的龙头上洗了手，漱了口，刚准备弯下身去拿包袱，老板招呼他说："好壮实的小伙子啊，你还准备去领救济粮吗？在没有找到别的活干之前，你就在这里干吧，挣上几个钱。"

"好，我干。"布里朝老板看了一眼说，让包袱仍在原地放着。

"我的小伙计在发烧。我们这里哪有什么重活干，只不过是洗洗碟子而已。一日两顿，烤饼、豆子管饱，再给你四个安那。"

"行。"布里同意说。

"好！"老板很高兴，说道："小伙子，帮着干吧！把碟子都搬过来。把你的碟子也拿来。干活有什么不好呢？"

肚子里吃进了东西，布里就开始感到有力气了。他把裤脚

卷到膝盖上，挽起衣袖，抓起放在炉灰桶里的草刷子，擦起碟子来了。虽然头现在还在疼，但他并不在意。

顾客三三两两地来到店铺里，吃完就走了。在拉合尔时，布里就住在家里，去烤饼铺吃烤饼的机会不多。在一九四二年运动的那些日子里，或者是一九四七年三、四月间，他忙着跟同志们一起为建立和平而奋斗，没有时间回家吃饭，那时他才经常去烤饼铺吃烤饼。

布里对烤饼铺的活儿很熟悉。老板坐在烤炉边的坐垫上，用手掌把面团拍成饼，一块一块地贴在烤炉里。待饼烤熟之后，就用叮叮作响的铁叉子，一边放着热气，一边把一块块烤得焦黄的烤饼从烤炉里取出来。有些顾客喜欢在烤饼上抹点酥油，在酥油里放一点煮好的豆子。遇上这种顾客，老板就从罐子里拿点酥油，把它放在烤炉上热一热，撒一点切碎了的洋葱头，再加上豆子。这时就发出嗤的一声响，酥油的香味四溢。

布里当老板的下手。他托着盘子，把烤饼、一小碗豆子和满满一碟南瓜菜送到顾客面前，给顾客斟茶倒水，把吃过的碟子拿走，坐下来擦洗。他的头也慢慢地不疼了，心想，今晚就在这里睡，明天再说吧……

暮色降临了，市场里的电灯亮了。老板也打开电灯，灯光把铺子里照得亮亮的。他把电灯当作女财神面前的神灯，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晚上，顾客多起来了。一个穿着土布印度服装、头戴甘地帽的男人走进铺子来，告诉老板给住在附近的苏德先生家送饭去。老板答复他，伙计在发烧，抽不出人手送饭。

穿土布衣服的顾客先生告诉老板说，苏德先生的用人也在发烧。老板对疟疾引起发烧咒骂了几句，接着，招呼正在擦洗碟子的布里说："你听我说，不过十来步远。你去吧，跟那位先生去

认认地方，然后再来端盘子把烤饼送去。"

布里跟着来叫送饭的人走了一段路，到了闹市。那个人把楼梯指给他看了一下，便办自己的事去了。

老板从罐子里取出酥油放在碗里，在两块面饼里掺上酥油，烤成油酥烤饼，再在油酥烤饼上抹点酥油，放进盘子里。一只碗里是酥油洋葱末拌豆子，另一只碗里是拌蔬菜。盘子里放了一片树叶，树叶上面放着调味品。再用一只盘子把这只盘子罩上。布里明白了，这是尽心地为某个大人物装的盘子。

老板向布里作了清清楚楚的交代，说："饭钱你别管，把盘子送去就回来。要是他自己问你，你就说八安那。要小小心心地把盘子端去，人家是大人物。"

从市场里和上面的阳台上射进来的暗淡的灯光照在楼梯上。布里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走上楼梯。楼梯前面是一个小小的阳台。他喊了一声："烤饼铺送饭来了！"

布里喊得很像样，仿佛他正在舞台上毫无拘束地扮演着一个用人的角色。他的声音和动作完全跟职业和境况相一致。

"好，好，拿进来吧。"传来了回答的声音。

布里见到小阳台左边有一间房间，一扇门敞着，就走了进去。房间里电灯很亮。布里看到房间里有一个人坐在坐板① 上，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拿着的一叠纸。他吃了一惊，盘子差一点从手里掉下来。

坐在坐板上的人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叠纸，一边在用手抚摸着他那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他眼也不抬地吩咐端盘子来的人说："把茶几搬过来，盘子放在茶几上。"

一股激动的感情从五脏六腑升起，涌上了嗓门。布里稳住

① 印度人的坐具，木板四角有很短的腿。

了自己。他低着头，把盘子放到茶几上，连茶几一起端起来，放到坐板旁边。布里想不等坐在坐板上的人看见他就转身走开，但他却寸步难移。

坐在坐板上的人头也不抬地说："把水罐给我，让我洗洗手。"

"水罐放在哪里？"布里不得不问，声音有点哽咽。

"就在那边，自来水管旁边。"坐在坐板上的人抬起头来。

那人仔细地朝布里看了看，吃惊得倒吸了一口气，喊道："布里！杰代夫！啊呀，布里老弟，这是怎么回事？"

他拉住布里的手，让他在身边的坐板上坐下。

布里低下了头，含着眼泪，清了清哽阻的嗓子，说道："苏德先生，叫我怎么说呢？……"

放在坐板角上的电话响了，苏德先生伸过手去拿起听筒。

布里趁机使自己平静下来。

苏德先生用亲切而带有责备的口吻埋怨布里说："你搞的什么名堂啊？过去的一切，你并不清楚，说起来①，我苏德现在住在贾朗达尔。城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苏德的，没有一个不认识苏德的，哪里都能打听得到，说起来，在服务会里，在国大党办事处里，无论是在哪家商店里，你只要跟那帮马车夫一说，他们就会把你送来。"

布里受到苏德先生的亲切相待，便简单地告诉他说：八月初，他在联合邦议会秘书的鼓励下，先后去到奈尼塔耳和勒克瑙。八月十五日那天，他正在奈尼塔耳。由于国大党和穆斯林同盟在分治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从八月十日到十一日，谁都不去担

① "说起来"是苏德的口头语。

心会出现什么纠纷。八月十九日，他在奈尼塔耳得到消息说，所有的印度教徒正在被赶出市区。于是他匆匆赶回去看望家里的人。他心里非常着急，无论如何要去拉合尔，不管怎样，要打听到家里人的下落。布里把有人在火车上袭击穆斯林时他自己丢失了箱子和前一个晚上摸黑走到伊斯兰学院附近遭到抢劫的事也都说了一遍。他并不担心会引起苏德先生的误解。

金登老板着急了，中午刚雇来的小伙子给苏德先生送饭去，一去不回来了。他端走盘子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金登怀疑他走错了地方。要不然就是这个饿极了的家伙把油酥烤饼偷吃掉，带着两只盘子和两只碗逃跑了。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一个小包袱放在这里，但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也许什么也没有。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小伙子还没有回来，金登就上苏德先生家去找。

金登一看就慌了。他的新伙计坐在坐板上跟"领导人"说着话呢。金登向苏德先生问过好，便必恭必敬地盘起腿在房间的门槛上坐下。

苏德先生责备金登说："你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和住址告诉他？他是我的兄弟，过去住在拉合尔。"

金登双手撑地磕了个头，合十双手，请求原谅说："大人！过去我哪知道啊？老爷！他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问。"

苏德先生对金登说："好吧，把盘子拿走。送来的是什么饼？残羹剩饭似的，冰凉冰凉。真不知羞耻，都是邻里街坊，连一点照顾都没有？去，装两盘好一点的来，快一点儿！"

布里送来的盘子原封不动地在那儿放着，金登把盘子端走了，重新装了两盘送来，同时把布里的包袱也夹在腋下送来了。

他重又在门槛上坐下，双手合十地哀求说："老爷，我的粮食全靠您赐给的啊！我的主人，他们现在只配给我三袋面粉。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呢。市面上面粉的价格涨得很厉害，一满[1]面粉要卖四十五卢比。吉尔塔里、绍恩辛赫、穆拉，他们每人配了五袋面粉。穷人的救命恩人哪，给奴隶也配给五袋面粉吧！"

"唔，金登你呀，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坏蛋。我对你最清楚。你这个不诚实的家伙，在面粉里掺黍子粉做烤饼卖。"苏德先生亲切地责备说。

"真是天晓得，真是天晓得啊！大人，您竟说这种话！"

"三袋少吗？你是要把面粉弄去卖黑市。我完全清楚。"

"天晓得！天晓得！要是我卖过一赛尔黑市面粉的话，那么我是畜生养的……"

"这个区的督察员是谁？叫什么……杰米德·辛赫是不是？"

"对，老爷！"

"你明天早上来吧。早上来取盘子的时候，提醒我一下。现在你走吧，别噜嗦了！"

雨季快过去了，火辣辣的阳光晒了一整天，半夜里乌云密布，下起雨来了。苏德先生的用人在发疟疾。苏德先生亲自动手把床从隔壁走廊里搬进来。

布里走上前去说："您放下，您放下，我来搬。"

"一切都弄妥了，你坐下吧。"

电话铃又响了。

布里争着说："您去接电话，我来铺床。"

"电话一个接一个，没有停过。"苏德先生说。他铺好了床才去接电话。

---

① 一满约合四十公斤。

苏德先生给布里的床上铺了条厚线毯和床单。他自己躺在坐板上。房间里已经熄了灯。靠市场一侧的窗口里吹来了带着细雨的阵阵凉风，吊扇也被吹得缓缓转动。布里感到非常舒适和宁静。

苏德先生迫不得已地整天在太阳下奔波，全身长满了痱子。痱子经凉风轻轻一吹，不怎么灼热难受了。苏德先生一边搔着肩上、大腿上的痱子和顽癣，一边跟布里谈着正经的事，说道："……看到组建旁遮普国大党内阁的时机到了，他们又想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一派的手里。最高指挥部把一切工作都托付给了两个人。他们，说起来，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们东部地区选出来的代表身上，权力则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主持政府工作。我熟悉这里的情形，说起来，这些从外面来的人……"苏德先生由于受到不公道的对待而显得很激动，说道："……博士是老宗派主义者。说起来，他自命为拉拉·拉杰伯德拉伊的继承人。你不会忘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你在他家里见到了我，那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你。现在，说起来，他却以主人自居了。"

布里记得，他曾经跟自己胡同里的布尔普德亚尔博士去过拉泰比哈利博士家，为的是在《辩护者》报社里找个工作。在那里见到了苏德先生。后来布里跟苏德先生一起关在监禁营里。当时监禁营里关押着一千多名政治犯。基于旁遮普国大党的宗派活动和政治理论上的分歧，以及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潘迪特·代维达斯和苏德先生各自在监禁营里组织了自己的政党。潘迪特·代维达斯是国大党执政派的代表，他以继承拉拉·拉杰伯德拉伊的传统自居，通过拉泰比哈利博士取得了国大党最高指挥部的支持。苏德先生是国大党里要求以"工作"取代"王权"

的激进派代表。

由于苏德先生是个律师，在监禁营里可以享受特等优待。但他没有接受，而同一般的政治犯生活在一起。他得到国大党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在监禁营里，布里是苏德先生的支持者之一。

布里记得，苏德先生把他当做是监禁营里的可靠的同志和自己见解的支持者，不喜欢他去拉泰比哈利博士那里。他提议要苏德先生重新出场，用自己的才能去加强国大党左派。苏德先生向他揭露拉泰比哈利博士的阴谋说：拉泰比哈利博士知道贾朗达尔是苏德先生的势力范围，他想在旁遮普议会选举中让那里的人把国大党的选票投给自己这一派的同志拉伊贾达·瑙伯德拉伊，反之，把中央议会的选票投给苏德先生。

苏德先生对拉泰比哈利博士的阴谋很恼火，说道："……他的诡计我很清楚。我哪有资本在中央议会这样大的范围内展开竞选呢？他是想把我撵到德里去，把旁遮普的势力掌握在他们自己人手里，以便能跟'基杰尔'[①]拍板成交。我拉选票，就要拉旁遮普议会的选票。中央议会的议员在贾朗达尔有什么势力？人只有在自己家乡才能有所作为。既然远离家乡便无所作为，那么当中央议会的议员有什么用呢？"

布里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苏德先生，承认自己失误。他为了制止骚乱和流血事件的发生，在三月初对国大党和阿卡里党[②]领导人的演讲提出了警告。拉泰比哈利博士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地方自治主义者，他把布里从报社解雇了。他们希望别人跟随他们去颠倒黑白……

---

① 伊斯兰教神话中的一个著名使者，被认为是森林和水的主，是迷途的指路者。这里指穆斯林联盟。

② 印度锡克族地主资产阶级的一个教派性政党。

苏德先生开始困了，用低沉的声音嗯嗯啊啊地答应布里的话，渐渐地连嗯都不嗯了，鼾声大作起来。他四肢松弛，像一个非常劳累的人，沉浸在睡梦之中。

布里看到自己与苏德先生有着相同的见解和相同的境遇，以及看到苏德先生那富有人道的同情心，便对苏德先生又产生了在穆尔丹监狱时的那种亲切感。他许久未能入眠。……他是作为烤饼铺的伙计端着盘子送饭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在电扇下面安睡。雨天带来的微微凉风正从窗口吹进来。在伊斯兰学院的校园里，连庇身之地都难以找到的难民们，此刻在做什么呢？他家里的人不知道在何处，是在令人窒息的小屋里呢，还是在大树底下，在空地里露宿？……我的命运跟家里人完全不同。现在我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只有等天亮后再作考虑。……我得去阿姆里则看看。

头脑里浮想起在奈尼塔耳旅馆的沙发床上甘娜格躺在他身旁的情景，接着是一直到那天早晨才结束的可怕的如痴如醉的迷恋之情。……布里翻来复去，渐渐地睡着了。

维什沃纳特·苏德从拉合尔考取了律师。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对社会活动和群众运动很有兴趣。他既不偏爱雅利安社①，也不偏爱瑟纳登教会②。他还帮助穆斯林联盟组织游行。谁家要是办红白喜事需要他帮忙，他也决不推辞。首先，他是国大党的工作人员。早在一九二一年时，他就发誓穿土布衣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工作是他的本分。他考取律师之后便开始了实

---

① 1875 年由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创立的印度教社团，主张改革印度教，反对偶像崇拜。

② 印度教一个社团。教徒相信其承袭古代宗教，崇拜天神、偶像、朝圣等。

习。

一九二九年时，英国政府对一个企图进行武装革命的政党，以阴谋武装暴动和杀害政府官员的罪名提出了起诉。国大党的方针是借助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和立宪运动提出独立自主的要求。甘地先生和国大党谴责了企图进行武装革命的人，然而人民对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表示出来的高度同情是难以遏止的，“革命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在政府提出起诉的情况下，支援革命者的各种“保卫委员会”建立起来了，人民在精神上和人力财力上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援。

年迈又有声望的国大党人拉拉·拉姆拉尔律师先生那时已经不受理律师业务了，但他仍然来到拉合尔为革命者辩护，一些年轻的律师也来帮他的忙。维什沃纳特·苏德哪能甘心落后呢？他也到拉合尔帮助受理这个案子。各家报刊都大力宣传他的工作积极性，苏德先生就乘机深入到了政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在国大党危难时期里，苏德先生多次领导本地区或两区交界地区的国大党运动，每次都被捕入狱。

人民对苏德先生越崇敬，他家里的人对他越冷淡。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并非不好。他家开了一家由他父亲创业的小钱庄。大哥没有考取大学，就随父亲经营钱庄。第二个哥哥高中毕业后在钱庄里干了一段时间，然后开了一家磨坊，还开了一间铁铺。他们家除了现在住的那幢小房子外，在城里还有几幢房子。尽管立志为群众服务的苏德先生当了律师和领导人，不过对家里来说，却是个负担。自从苏德先生考取开业律师之后，族里已有好几家亲戚来给他说亲，家里希望能从亲戚那里得到一份好嫁妆，但是热衷于为人民服务的苏德先生却不准备结婚。

父亲过世之后，兄弟几个觉得分家为好。苏德先生只分到了

一间旧磨坊。自己作为一个律师，苏德先生却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他自己怎么开得了磨坊呢，于是就把它租了出去。他根本没有闲工夫去考虑结婚问题，人们称他为"苦行律师"。苏德先生大公无私地为群众服务，以及他本人的影响，结果是：一九四六年英国政府在旁遮普激烈反对国大党而制造恐怖气氛时，国大党在贾朗达尔地区进行选举，在旁遮普议会里得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的席位，苏德先生本人从印度教徒选区当选；在他的帮助下，国大党的候选人在穆斯林选区也当选了。

取得了议员资格之后，苏德先生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每月得到三百卢比左右的津贴。收入增加了，苏德先生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他在便于人们寻找的门蒂市场买了一间附设厨房的漂亮的大房间，还装了电话。他不用到烤饼铺去吃饭了，雇了个用人在家里做饭吃。他也不必亲自动手在家里洗衣服了。碰上机会，他还接济别人二三十卢比。他身上穿的仍是那种土布衬衫、紧身裤，或者围裤；骑的还是那辆旧自行车。

苏德先生代表国大党控制着贾朗达尔在国家分治时期的复杂局势。安排难民营和发放救济粮的重担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政府官员所有的事情几乎都要跟他商量。在东旁遮普有一个组建新内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考虑到各个方面：国大党有资历、有威望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最高指挥部的建议，地方国大党的势力。在这上面苏德先生煞费苦心，谨慎从事。最高指挥部把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就建立起旁遮普行政机构的任务交付给了拉泰比哈利博士先生和一个锡克教成员。首席部长由拉泰比哈利博士先生担任，那是毫无疑问的。苏德先生本人并不想在博士先生面前提出任何建议，然而在国大党方面和议员中间还有苏德先生这一派的势力，这一派在理论和现行政策这两方

面的基础是强有力的，不容轻视。在这场斗争中，苏德先生几乎日以继夜地外出奔波。

杰代夫·布里醒来时，苏德先生已经洗完澡，正坐在坐板上换衣服。

苏德先生见到布里醒来，便说："你忙什么呢？你大概好几天没有睡过安稳觉，累坏了吧，你想睡，就多睡一会儿吧！"

布里起床把被子叠好。

苏德先生的用人苏达马为苏德先生从市场上买来了两块用小张纸托着的咸炸糕和一杯脱脂酸牛奶，放在茶几上。苏达马昨天发烧，脸色焦黄。他空出手来后就双手合十向布里问好。

苏德先生招呼苏达马说："这位是我的兄弟。他要是去洗澡，你就去给他买早点，他叫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他想吃脱脂酸牛奶，你就买脱脂酸牛奶；他想喝茶，你就沏茶。我要是回来晚了，他说吃什么，你就做什么。知道吗？"

苏德先生咬了口炸糕对布里说："刮胡子用的家伙在前面的柜子里，衬衣和紧身裤给你在这儿放着。我们穷人哪有西装裤？你身材不大，这套衣服正合你穿。苏达马会把你的脏衣服送去叫人洗的。"

苏德先生的个子和布里正好一样，身体确实并不魁梧，但也够壮实的。

苏德先生一边吃着早点，一边继续说："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呢？"

"寻找家里的人……"

苏德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就打断布里的话说："这样找怎么找得到呢？说起来，碰巧在马路上遇到，那是

偶然的机会。说起来，你把你父亲和伯父的全名和地址写在纸上，我给警察局的瑟尔本·辛赫挂个电话，叫他们替你查查所有难民营的名册看。”苏德先生指了指被雨水淋湿的阳台说：“下雨天不值得去瞎奔波，瞧你病容满面的，今天你就安心休息吧！”

“我想到阿姆利则去找找看。”

下面市场里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啊，车来了。”苏德先生脱口而出说。他从窗口探出身去，举起手，做了个招呼停车的手势，转过身来拿起酸牛奶杯，还没有来得及喝，就对布里说：“这样也行，明天或者后天会有车去阿姆利则，你随汽车来回。雇马车很麻烦。坐火车要当天来回是不可能的。”

两天后，布里搭上了一辆开往阿姆利则的旅行轿车。这辆汽车是去阿姆利则办公事的。车上插着印有阿育王转轮的三色国旗[①]，车里有两名武装警察，还有两名穿土布衣服的绅士，根据公民自卫权，他们都佩带着自卫手枪。贾朗达尔—德格西拉公路上交通很拥挤。从阿姆利则方向开来的长途汽车和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满载着无家可归的难民。几辆由警察护卫的公共汽车和一群背着行李的穆斯林徒步者令人辛酸地正朝着拉合尔行进。汽车根本不可能以通常的速度行驶。公路两旁，每走几步就可看到一辆辆被捣毁的汽车、一只只破烂的箱子、一辆辆散了架的马车、一堆堆尸体，或者是零星的一两具尸体和人的残缺不全的肢体。

路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简直没有过人的地方。一群群徒步者只好在公路下面的泥地上行走。

虽然徒步的人走得非常慢，但他们的脚步仍然使尘土飞扬。

在徒步的人群中，有的还牵着瘦得皮包骨头、耷拉着脑袋的

① 指印度国旗。

牲口。

布里亲眼看到从路边庄稼地里走出一个属于贾特种姓的印度教徒，闯进了徒步的人群，从一个牵着缰绳走着的男人手里夺过一匹已经饿得不能再骑的马，走出人群，拉进了庄稼地。在这成千上万的徒步者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反抗，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摆手。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正义、权利和公正的问题，唯一的是靠力气。布里害怕得浑身发抖。这是一群穆斯林难民。出于对穆斯林的恐惧，就在这条公路上，数百辆卡车载着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正在逃离西部。

前两天，布里在到处奔波的过程中遇到了三四位熟人。穆尔丹监狱里的难友，宾德达登坎市的梅赫尔金德，见到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梅赫尔金德家的一切财产和所有的妇女都被抢走了。穆尔丹监狱里的另一位难友，桑格拉市的代格·辛赫，叙述了在他家里和住区里发生的残暴行为，布里听了怒不可遏。与他不在一个班读书的同学，格马利亚市的胡古默德拉伊叙述的事情简直无法令人相信。鲁特·辛赫气得两眼通红，他下决心要回西部去。他想报仇，用一条命去换十条命，不需要别的什么。现在布里正望着公路两旁成堆成堆的尸体，穆斯林妇女被蹂躏后的赤裸的尸体，穆斯林的被支解得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亲眼见到活着的穆斯林的人性遭到了摧残。穆斯林，他们生来就是这块土地的居民啊。大地上已经划了一条线，线的另一边，印度教徒们也处于同样的景况。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世世代代就是一个民族。他家庭的情景恐怕也像他眼前所看到的成千上万的人的情景一样。布里想到这里不禁浑身打颤。

旅行轿车在早晨六点钟从贾朗达尔开出，花了七个小时，行驶了六十英里，到下午一点钟才到达阿姆利则。人们来来往往相

当拥挤，汽车不得不在途中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才通过了毗耶娑大桥。跟贾朗达尔相比，阿姆利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城里到处挤满了难民，正像是漫无边际的蝗虫群。人们摩肩接踵，穿过每一条街道，穿过每一个集市。布里先去邮局打听从菲罗兹浦尔到加利的通邮情况，在邮局办理了登记手续，要他们把寄给他的信转去贾朗达尔，由苏德先生转交。接着，他到哈勒萨学院、洛格尔、杜尔吉亚纳、德尔巴尔·萨赫布[①]等地方的所有难民营和搭在所有学校和工厂附近的帐篷里打听了一遍，一直转到晚上十点。结果一无所获。晚上十一点，旅行轿车又开回贾朗达尔。这时路上比较清静了。到深夜两点钟，布里才回到贾朗达尔。

第二天，布里腼腆地表示还要麻烦苏德先生，说道："要是能有类似的机会去一次阿姆巴拉和卢迪阿纳等地的话，那么我还想在那里打听一下家里人的下落。"

苏德先生用手摸着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说道："如果你有这种打算，那么机会还是会有的。你愿意的话，可以一路寻找到德里再回来。但仅仅抱着偶然遇到的希望而漫无目的地到处奔波，这不见得是个聪明的办法。老弟，说起来，你下楼去，正巧碰上你父亲在对面拉姆蒂达甜食店门前站着，这完全可能会偶然发生。你不妨先估计一下，去哪里有可能找到他们，那你就沿着这条路线走走看。"

布里无可奈何地看着苏德先生，希望苏德先生给他出个主意。

苏德先生又用手摸着头说道："不管他现在在哪里，只要口袋里有钱，人是可以活下去的。说起来，你父亲总会随身带一点积蓄吧？"

---

① 阿姆利则的一个锡克教圣地。

布里哽咽着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们身边哪有积蓄呀？父亲是个教员。我在六个月前就失业了。七月份刚把妹妹的婚事办完。为了办婚事，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借债，买了不少酥油、面粉和其他的一些东西。结果婚事办得很草率，这些东西都搁着没有动。他哪能随身把这一切都带走呢，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您知道，我打算什么活儿都干。"布里指了指金登老板的烤饼铺说："可是我却掉进了一口没有出路的井里。"

苏德先生在头上和鬓角上搔了一阵子，定神望着窗外，想了想说："你首先应该有个立足之处。你要找一个地方，说起来，到时候还可以把你家里的人接来。"

布里迫不及待地说："大哥，我也这样想。什么工作都行，哪怕当小职员，当听差，只要能混上一两顿饭吃。现在连穿的衣服都没有。"

苏德先生仍然望着窗外，看也不看布里一眼，用地道的旁遮普语反驳说："你唠叨些什么呀。说起来，这难道不是你的家吗？只要有一块烤饼，咱俩每人半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并没有光着身子。说起来，没有西裤穿是实话，紧身裤还有得穿。如果你想穿西裤，那好，我叫人给你做一条。你别说那种颠三倒四的话。"

"但是大哥……"布里用感激涕零的声调想把话说出来。

苏德先生没有让他说下去，眼睛望着窗外，搔着手臂上的痱子，继续说道："我说，你，说起来，就在贾朗达尔定居。我们是老朋友，是不是？"苏德先生看着布里的眼睛，希望他同意。

"对，大哥，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过去在报社，说起来，在《辩护者》报社工作。"苏德先生看着布里，认真地说："也许你对印刷懂行吧？"

“过去我不时去印刷厂。今后我可以搞校对。我说过，做什么都行。……”

“《辩护者》报社自己有印刷厂吗？”

“没有。在讷西鲁丁印刷厂付印。”

“什么机器？”

“报纸是在平版滚筒印刷机上印的。”

“这么大的印刷机在拉合尔大概都是电动的。这里有一部脚踏印刷机和一部平版滚筒印刷机。你管起来好吗？”

“校对、帐目和经营管理我来。要是有个把懂行的人，那么……”

“懂行的人还找得到。”苏德先生又望着窗外说：“可怜的伊萨格被迫扔下印刷厂走了。他的开脚踏印刷机的工人是印度教徒，就在这里。你把印刷厂开起来，业务少不了。现在人家印东西都得跑到德里去。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让他们预付定金。”

苏德先生带上布里，坐着向警察局要来的吉普车，到邦国大党办事处，对难民们做了安排，然后又商讨了很久关于旁遮普组阁的事。中午，他们把车停在马伊·希兰门市场，走进帕哈杜尔格勒住宅区的一条胡同。那里有一幢很小的房子，门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用英文和波斯文字母写着：格马尔印刷厂。门上插着一面被雨水淋得褪了色的印度国旗。

小屋的门槛上坐着一个甘格拉地区的山里人，正喝着椰子汁。山里人看到苏德先生来了，就躲到咯咯作响的大门背后，必恭必敬地站着，弯下身去行了个摸脚礼①。

“情况怎么样啊？鲁尔杜！没有人再来捣乱了吧？”苏德先生问山里人。

---

① 印度人的一种礼节。欠下身去触摸对方的脚，以示尊敬。

“老爷，他早就来过了，今天早晨还来了呢。”鲁尔杜用山村土语夹着旁遮普语说。

“今天他没有捣乱？”

“没有。老爷！他今天说，老爷说过，印刷厂要开业。他说要在印刷厂里干活。”

苏德先生从坎肩口袋里拿出一把大钥匙交给鲁尔杜说：“把门打开！”

鲁尔杜打开了小屋后墙的门。小屋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幢小小的两层楼红砖房。楼房底层的楼梯后面有一间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普通的桌子、三把铁丝椅子和一条靠墙放着的粗笨的长凳。在旁边房间的角落里装着一台平版滚筒印刷机，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台小小的脚踏印刷机。靠墙立着几条给印刷机加油墨的大油墨滚筒。有两筒包装好的白报纸，靠墙立着，从地上一直顶到天花板。另一边，在墙脚边台基上装着一台切纸机。看来，这地方一切都很费心思地安排得井井有条。然而，现在这些东西都布满了灰尘，仿佛在抱怨主人不重视它们。

格马尔印刷厂的主人伊萨格·穆赫默德为人和气，会做生意。他的父亲是以石版和手印创业的。伊萨格高中毕业就开始在印刷厂工作。他买了一台旧的脚踏印刷机，用电力来传动。一九三六年大选前，他又买了一台平版滚筒印刷机。他的生意很兴隆。他的房东，可怜的毛拉伯赫什是个长期患哮喘病的人，靠自己在帕哈杜尔格勒居民区胡同里的三间破烂房子收取房租过日子。伊萨格经常借钱给他，接济他。最后，伊萨格以借给他的债务折算，买下了一间小屋。接着毛拉伯赫什把整幢房子也作

为偿还债务抵押给了他。伊萨格慢慢地在小屋后面造了幢楼房，作为印刷厂和住房使用，胡同里的门面小屋是他的门堂。

贾朗达尔市和周围几英里有好几个城镇，镇上住着制革工人和菜农，他们大多数是穆斯林。城里的巴基斯坦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他们相信贾朗达尔将归属巴基斯坦。一九四七年六月，贾朗达尔归属印度之后，很多穆斯林都开始逃往西部。八月初，印度教徒从西部跑回来之后，穆斯林就更加恐惧了。但是伊萨格跟居民区里的其他一些穆斯林们一样，也决定留在贾朗达尔。他家住在贾朗达尔已有好几代了，并且他一生经营的印刷厂就在贾朗达尔。

伊萨格没有参加巴基斯坦运动。他一直在为穆斯林联盟，为国大党印东西，有时候也为政府印东西。就像穆斯林联盟的人员来募捐时，他捐上五卢比或十卢比应付一下一样，国大党的人员来募捐，他也捐给他们五卢比或十卢比。苏德先生明白，即便是在国大党非常困难时期，伊萨格仍然偷偷地为国大党印刷传单。他是苏德先生的忠实信徒之一。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那天，被伊萨格·穆赫默德说服，帕哈杜尔格勒住区里留下来未走的所有的穆斯林都在自己的房上悬挂了印度国旗，他们不打算抛弃自己的故乡而去"伊斯兰国"。印度教徒，特别是从西部逃来的印度教徒，都不乐意穆斯林们拥护印度。他们怎能让在西部野蛮迫害印度教徒并将他们驱赶出来的宗教主义分子坐在自己的胸脯上呢？他们需要穆斯林们的房子。尽管国大党人、共产党人和苏德先生做出努力，但仍然不断发生袭击居民区的事情。居民区里已有二十七人被杀害，靠胡同口的两幢房子也被人纵火烧了。苏德先生建议副专员派全副武装的士兵去那里警戒。伊萨格宁肯忍受这种灾难也不打算

离开贾朗达尔。

八月二十三日一早，军官们率领军车开进了帕哈杜尔格勒居民区，命令居民区里的所有穆斯林立即带上自己的行李和能搬走的东西上车。为安全起见，把他们送去布纳赫格津穆斯林难民营。

伊萨格·穆赫默德惶惶不安。他想能给他一个机会找苏德先生说说。军官不愿听这种违抗命令的申述。鲁尔杜过去十三年来一直跟随着伊萨格，就在印刷厂外面的小屋里住。伊萨格派鲁尔杜把一封信连同印刷厂的一串钥匙送到苏德先生那里，并且对鲁尔杜说："孩子，你就在这里住，要经心一点。我过一两个月，多则三四个月就会回来的。你每月四十五卢比的工资，我照数给你。"伊萨格预付了鲁尔杜一个月的工资。

伊萨格在信里称呼苏德先生为"尊敬的大哥"，叙谈了他们间的故情旧交，要求他能托人把自己从布纳赫格津难民营弄回来。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的话，就请他把印刷厂的钥匙保管好。愿安拉保佑，他回来时会来取钥匙的，否则就听凭真主的意愿了。他今后要写信给苏德先生，烦劳他把印刷厂卖掉，将钱捎给他。伊萨格还在这封信里写道：这两台已经修理好的印刷机是他当初花八千卢比买来的。印刷厂里还有一台六百卢比的切纸机和一千一百卢比的纸张。他已经告诉鲁尔杜在这幢房子里住着，照看印刷厂。他要求苏德先生在他未回来之前代付给鲁尔杜每月四十五卢比的工资。

苏德先生接到伊萨格的信后，心里很难过，他在这方面实在无能为力。处于满城风声很紧的情况下，让伊萨格离开他的宗教兄弟而单独留下来，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举动。苏德先生再三嘱咐鲁尔杜要小心谨慎地照看好印刷厂。

八月二十七日那天晚上，布里从金登老板那里给苏德先生家送饭。就在布里来到之前，太阳快落山时，有一个西旁遮普人里基拉姆，从鲁尔杜那里打听到地址之后，来到了苏德先生家。

里基拉姆对苏德先生说："我把我的印刷厂扔在杰赫勒姆逃出来了，厂里有一台脚踏印刷机和一台小平版印刷机。我家很有钱。有人把我在闹市里的无人看守的商店和住宅的门锁砸开后霸占了。现在叫我去哪里呢？伊萨格·穆赫默德的印刷厂应该归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穷困的山里人用您的名义霸占了印刷厂，这难道公平吗？"

苏德先生皱起眉头斥责里基拉姆说："是谁说的？说起来，山里人把印刷厂霸占了？鲁尔杜是我的用人，印刷厂是我的。说起来，伊萨格开的印刷厂是租来的。现在他走了，难道谁想霸占就能霸占吗？是我的印刷厂，谁也没有权利伸手！你小心点，竟然要这种花招！我开不开印刷厂谁也管不着！"

里基拉姆从住在印刷厂隔壁的印度教徒们那里还听到别的说法。但是苏德先生当着他的面给马伊·希兰门市场的商会会长默肯·辛赫挂了个电话说："会长先生，您商场里的人怎么能造这种谣呢？格马尔印刷厂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您要负责。请您记住！"

里基拉姆双手合十请求把印刷厂租给他。他口口声声说，愿意付给合理的租金，要是损坏机器，保证负责赔偿。

苏德先生叫他改天再来谈。

在布里去阿姆利则打听家里人下落的时候，里基拉姆又来了。苏德先生对他说："老弟，印刷厂我不出租了，现在我自己要开。"里基拉姆提出找个活干。他保证说，印刷厂的一切活儿他都熟，都能亲手干，他当过印刷厂老板。一台脚踏印刷机和一台小

平版印刷机每月可赚三四百卢比。他运气不好，暴徒们把他的印刷厂和家放火烧了，他救出家里人，好歹逃了出来。

“下次再来吧，我想想。”苏德先生用手在头上摸了好久，想了想回答说。

半年来，杰代夫·布里心里总想着能有个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开办格马尔印刷厂的任务。他对印刷业没有经验。但觉得表白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并不合适。里基拉姆已经出价到一千卢比，承租印刷厂半年，苦苦要求签订合同。苏德先生的条件是半年的租金必须事先付清，印刷厂的经理由他兄弟布里担任，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卢比也由里基拉姆支付。里基拉姆接受一切条件，不过一千卢比的租金无力预付。他只得打算在格马尔印刷厂找个活儿干了。

格马尔印刷厂一开业，从西部逃来的过去搞过印刷的人都来寻找工作。过去印刷厂关闭时，还经常有人来跟鲁尔杜打听寻找工作的事儿呢。承印的业务也确实不少，印刷厂一开业，发放救济粮办公室的一个公务员就亲自来印刷厂要印二十五万张救济粮发放卡，货要得很急。

布里平时话不多说，却一直在观察里基拉姆的工作。他留意着：什么规格的纸开多少张，用多少张一令的纸来开；一行排多少个字，多少时间印多少张；要花多少成本费，收多少价钱才合适。对于里基拉姆来说，这一切都扎扎实实地在心里记着。他只要凭机器的转速就能判断出机器的毛病，发话说：“内格拉姆，你在干什么呀？老弟，皮带松了……再给机器加点油！你要当心机器，这是财神老娘① 啊。”

① 印度的财神是女性，所以这样叫。

假如里基拉姆见到从脚踏印刷机上卸版之前，排字工人还没有把第二个版面排出来，那么他就把排了一半的版面拆散，亲自动手排好；要不，就调整行距把版面排满。见到版面在印刷过程中松动了，就亲自过来紧固。他经常对清版的工人挑刺儿。他把嘴凑到布里耳边低声说："用人干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对印刷方面的大小活儿都熟悉，你吩咐吧，我做给你看看。托苏德先生的福，要是一直像这样有生意做，那么不出半年，就可以把买机器的全部资金都赚回来。假如我在杰赫勒姆有这样好的生意，那么……"

布里对里基拉姆的任何活儿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却不让任何事情避过自己的眼睛。帐目虽靠里基拉姆帮助，但由他亲手来记。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正在付印的东西的成本核算上。假如有一天两台机器从早到晚能出四五十卢比的活，那么剔去日常性的开销就能算出利润。他见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效，感到很自豪。在繁忙之中，他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为寻找自己家里的人而操心了，也没有去想念甘娜格。似乎他在尽力把家里的人和甘娜格置于脑后而不顾。

格马尔印刷厂不仅跟供应和控制粮食的机关做了一笔生意，还跟国大党办事处也做了一笔生意。机器从白天开到深夜，有时还通宵达旦地开。印刷厂楼上有两间小房间，一间厨房，一间浴室，还有一个小平台。伊萨格只能带走自己的衣服、首饰和做饭的用具。留下来的是一张大床、三张凉榻、一把旧椅子、一张摇摇晃晃的茶几、一台坏电扇、一堆空的洋铁罐头盒等等。楼房里有电线和水管。布里早已把自己的铺盖从苏德先生那里搬过来了，在一间房间里放了一张床，铺上了褥子，其他的东西都锁在另一间房间里。他每天到市场的烤饼铺吃饭。

在《辩护者》报社工作时，他经常为更改已经排好的版上的文章，或者为了别的事情去印刷厂。当时他很讨厌印刷机的嘈杂声，也不愿意去摸那里的东西而弄得满手乌黑。他闻不惯油墨、汽油和胶皮的味儿。现在他却感到机器转动时发出的“咔嗒咔嚓嗒唧”、“咔嗒咔嚓嗒唧”的声音听了使人精神振奋，对身上、手上、脸上沾上油墨也一点不腻烦了。有时机器因某种原因而停止了喧闹，他反而会有一种担心造成经济损失的不舒服的感觉。

格马尔印刷厂开业时，里基拉姆并不急于把自己的工资确定下来。他大胆地说：“您看我干的活儿，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给吧！”

现在印刷厂开业有二十天了，里基拉姆跟布里提到了自己开销的困难，要求把工资确定下来，支点钱花。

“让我问问大哥再说。”布里说道：“好吧，会解决的，你拿多少工资，这应该定下来。”

“兄弟，您自己看着办吧，我所有的活儿都是当着您的面干的。”里基拉姆殷切地恳求说：“我一天出三四十卢比，甚至五六十卢比的活儿。把活儿拿来，不管多少活儿，不管是什么活儿，我都能做出来。我是个有家眷的人，每天七八卢比的开销。即便这样，还得靠天神保佑，不要接二连三地生大病、小病。孩子们渴了，总得买点牛奶、果子汁给他们喝吧。我还用多唠叨什么呢？每月总少不了给我二百五十卢比吧？”

布里明白，里基拉姆的话说得很实在，但他觉得二百五十卢比太多，说道：“我跟大哥说说。不问他我没法说。印刷厂是他的，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布里把事情跟苏德先生说了。苏德先生对印刷厂现有的业务作了一番估计，打电话征求了两家印刷厂老板的意见，伸出脚来松动了好长一会儿脚指头，抚摸着那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眼望着窗外，想了想说："政府决定，说起来，不让机器设备运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政府也禁止机器设备出口，可是印刷厂是伊萨格的。你，说起来，要把买印刷厂的钱给他。你不要在印刷厂里存放钱。我写封介绍信给你，明天你把钱存进银行。说起来，支票簿你拿着，用支票付款没有争议，明白吗？嗯，二百五十卢比，说的是废话。有哪家印刷厂给二百五十卢比一月的工资的？老板图什么？说起来，机器的价钱、房租、利息都得顾到，他不过是照看照看而已，现在你也大概学会了吧？一百卢比一个月的工资是合理的。你觉得他活儿干得好，就多给他五至十卢比，决不能超过一百二十五卢比。要是他不答应的话，就叫他自谋出路。钱不是抢来的。"

布里不好意思地说："您把我的工资也定一下吧。到现在为止，我总拖累着您。我现在是支多少记多少。我还得做几件衣服，日常总有点花费。"

"你说需要多少？"苏德先生问。

"你说就行。"

"家里的人还没有音讯吗？"

"我已经把地址告诉德里电台了，通过您转。有音讯的话，就送来这里。"

政府通过电台帮助在逃难中失散的人们播送寻人启事。布里一直在帕哈杜尔格勒居民区胡同口上的马伊·希兰门市场里的烤饼铺吃饭。在那里可以听到装在附近广场上的收音机扩音器里不断播送着的寻人者的过去的住址和现在的住址。布里在

烤饼铺里待多久，就集中注意力听多久，可是不可能丢下工作一直坐在那里听呀。他曾经给电台写过一封信，要求通过电台播送他父亲在拉合尔的住址，以及他本人住在贾朗达尔的消息和住址，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音讯。

苏德先生想了想回答说："现在你单身一人，你就拿一百二十五卢比，或者一百五十卢比吧。等你家里的人来了，再作考虑。"

布里感到很满足，因为这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从来也没有希望会给他这个数目。

当里基拉姆听到每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卢比时，脸色都变白了。他说道："兄弟，你这样坑人啊？"

布里内心里很同情里基拉姆，但处于经理的地位，只好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他是这样交代的。我可以跟他说说，让他再加一点，但这完全在于大哥他本人决定。"

布里见里基拉姆对一百卢比还不满足，便又狠心地重复苏德先生说过的话道："你明白，假如说，你在你自己的印刷厂里雇个人，你给他多少？你说，你过去给人家多少钱工资？"

里基拉姆咬着嘴唇不吱声了。他已经去别的印刷厂打听过了，没有一家给这么多的。

那天印刷厂一直开工到晚上十点。印刷厂收工后，布里到烤饼铺吃过饭，就回到楼上房间，往床上一躺。九月份即将过去，由于雨季开始得晚①，现在仍接连不断地下着绵绵细雨。房间里所有的窗都敞着，阵阵凉风从窗口里吹进来。布里不想睡，想在睡前写封信。他知道甘娜格在奈尼塔耳的地址，奈耶尔的批发店"维姆尔·维拉"的地址，但他怀疑她也许已经到德里或别的地方去了。

---

① 印度雨季是七月至九月。

布里想给甘娜格写信有好几天了。两年前，大约就在九月末这个时候，他与甘娜格第一次相识。他回忆着一个半月以前和甘娜格一起在奈尼塔耳湖边度过的夜晚，还有在皇家饭店房间里和甘娜格同宿的事，现在这种回忆不仅仅是爱的感情、爱的呼唤，而是使他迫切需要甘娜格来做他的妻子。

布里已经买了一支自来水笔。中午，他叫人抽空在脚踏印刷机上用好油墨和钞票纸印了一些私人信笺。信笺的一角上印着"杰代夫·布里经理"；另一角上印着"贾朗达尔，马伊·希兰门，格马尔印刷厂"。把自己的月薪写成两百卢比也并不夸大。……甘娜格会高兴的。苏德先生曾经说过，等家里的人来了以后会再给他加薪的。

他还进一步设想：苏德先生对他说过，政府已经禁止把机器运往巴基斯坦，伊萨格无法把机器运走……但是你要把印刷厂的价钱折算给伊萨格。他可以这样想：只要把钱付清，印刷厂就属于他的了。……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甘娜格吧？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什么没有忍受过？可是他现在也快拥有印刷厂了，他今后什么都会有的。……但是这样写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这不过是凭空想象而已。要是苏德先生对印刷懂行的话，那么两百卢比的月薪是没有疑问的。……工作正在走向正轨，每天早晚抽点时间写写信也并不困难。他可以写信告诉甘娜格，他过去对生活提出的保证，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实现了。在勒克瑙未能实现，在贾朗达尔却实现了。尽管他没有当上政府官员，但在这里却有主人般的自由。甘娜格对此会怎么想呢？将会怎样答复呢？

布里在想入非非的时候，似乎看到了里基拉姆得不到二百五十卢比月薪而显得阴沉的脸。他不去理睬里基拉姆。他每一

瞬间都保持着谨慎和干练的作风，以便尽可能地节省印刷厂的开支和工资，尽量让工人们多干活。他心里盘算得很仔细：两个印刷工、一个徒工、一个排字工、一个办事员、里基拉姆和他自己的一天工资，以及油墨、电和油墨滚筒上的胶的费用，加起来每天不会超过二十卢比，但却可以出六七十卢比的活儿。他不是把开支算作二十卢比，而是算作三十卢比，那么印刷厂老板有多少盈余呢？要是多几台机器呢？现在印刷厂里的人每天每人的平均收入远远不到三卢比。印刷厂从每人的劳动中能获取多少利润呢？他过去在共产党员的学习会上听过好几次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布里想：那些有八千、一万，或者两万名工人干活的工厂，从每个人每天的剩余劳动得到一卢比八安那的话……计算这样巨大的利润使他感到有点头脑发胀了。

布里摇摇脑袋站起身来，打开电灯开始给甘娜格写信。写着写着，有好几次闭上眼睛回味着不久以前感受的甜蜜滋味。他听到远方响起了一点钟的钟声，这才匆匆把信写完，将信封起来放好，准备清晨就用挂号把信寄往奈尼塔耳。他迫切需要甘娜格，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异常兴奋、激动。听到敲过两点钟，他才昏昏入睡。

印刷厂里，平版印刷机上正印着邦国大党委员会的大布告，在傍晚之前必须印完一万张。脚踏印刷机上在印着公共汽车公司的车票。两个徒工在机器上忙着，抽不出空来。布里不愿让印刷活儿停下来，便把要上脚踏印刷机的下一个版面校对完毕，接着就走进市场到附近的烤饼铺吃饭去了。昨晚刚下过雨，雨后天晴，太阳特别猛，现在正是当头，整个市场都洒满着阳光。

布里刚走进市场就站住了。在他右手边，贾格迪什手里提

着个小皮箱，肩上扛了个大皮箱。在他的身后是伯塔瓦默尔·纳伦格和贝吉，他们两人手里也都拿着东西。两人中间是乌尔米拉。他们都向这边走来。纳伦格先生的手里提的是一只小皮箱，贝吉手里的皮箱稍微大一点。乌尔米拉裹着披巾，拿着用围裤或是披巾包好捆着的包袱。大家都汗流浃背。纳伦格先生似乎已经气喘吁吁了。贝吉的脸上流露出焦急的神情。乌尔米拉还是老样子，就像四个星期以前在伊斯兰学院里见到的那样，脸色焦黄，病容满面，头发还是像鹞鹰窝一样蓬乱、干燥、积满尘土。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布里在伊斯兰学院见到过乌尔米拉低着头的这种模样，当时他自己尽管处境非常困难和痛苦不安，但在他的头脑里还是不能不掠过乌尔米拉有关的往事：她有着非一般人有的洁白的皮肤，动人的姿色，对爱情的难以抑制的饥渴，布里尽管百般警惕，不想被她迷住，最后还是闯下了大祸。贝吉沉着而又体面地把事情掩盖了起来。当邀请他参加乌尔米拉的婚礼时，他出于羞惭和担心没趣，没有到纳伦格先生家去贺喜。接着是四月，骚乱一开始，乌尔米拉就守了寡，这个消息对他的心灵是莫大的打击。

布里露出惊愕的神色，跟贾格迪什和大家打招呼说："你们去哪里？出了什么事？"

贾格迪什把箱子放在市场的道路上，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东西。乌尔米拉把包袱换了换手。贝吉用披巾角擦了擦眼睛。纳伦格先生在身旁一家商店面前的坐板上坐下，累得喘着大气。

贾格迪什告诉说：前段时间他父亲病了，所以大家没有能去得了德里。昨天下午，警察开来卡车到伊斯兰学院的难民营，他们说，政府有命令，叫大家立刻从楼里搬出去，到别的难民营找

地方住。

布里打断他的话说："对，那里要用来做秘书处。"

"我们哪知道啊。"贾格迪什苦恼地说："警察用卡车把我们装走了，把我们送到十七英里远的一所旧清真寺里。那里什么也没有，整夜饿着肚子坐着。早晨遇到了一辆从罗希扬开来的卡车，每人付四个卢比车费坐了来的。卡车开到十字路口，就让我们下车了。那里雇不到车子，连个放行李、避太阳的地方也没有。我父亲身体不好，心想到车站候车室里去坐一坐。"

"你们不必担心，请随我来。"布里说完，走上前去，一手接过纳伦格先生手里的皮箱，另一手接过乌尔米拉手里的包袱。说道："你们请随我来！"

布里把纳伦格一家领到印刷厂，叫人把徒工找来，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上了楼。他把大家领到楼上的房间里，叫人把几张凉榻搭好，说道："地方有的是，还有一间房间也这样锁着。这里有水，有洗澡间，你们洗个澡吧，我让人弄吃的来。"

不多一会儿，布里叫人从市场上给大家买来了吃的，他自己也跟他们一起坐下吃饭。

布里把另一间房间打开，从楼下叫来徒工把房间打扫干净。过了一阵，他来问："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布里想报答过去从纳伦格家得到的仁慈和同情。他内心感到自慰。

傍晚，贾格迪什陪贝吉从旁边的市场里买了些东西回来。布里埋怨说："哎呀，哪能烦劳你们呢。你们是我的客人，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孩子，这也是你的家。愿老天爷赐财给你！"贝吉祝福他说。

那天傍晚，大家在家里做饭吃。布里也跟他们一块吃。他

俨然像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坐在那里说着话。

晚上，他把大床让给贝吉、乌尔米拉和布尔温睡。伯塔瓦默尔、贾格迪什和他本人分别睡在三张凉榻上。第二天清晨，他买了一赛尔酸牛奶给大家做冰酸奶喝。

乌尔米拉悲伤得连自己都顾不上的模样，像尖刺一样扎着布里的心。布里像提醒母亲一样，提醒贝吉说："乌尔米[1]简直是换了个人了。谁也没有法子能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可不行呀！应该跟大家一样说说话才好。"他是当着乌尔米拉的面说这番话的，是讲给乌尔米拉听的。

乌尔米拉两眼直望着地板，不理不睬地坐着。贝吉用披巾擦着眼泪说道："孩子，我劝来劝去劝不动她，不知道她怎么啦，她不听也不说话。从昨天起我就说，把衣服换了。她根本不听。"

"不对，这样不对。您替她把头洗洗吧。您瞧，成什么样了？不管怎么样，人就应该像人一样生活。"

客人们到来时，布里把伊萨格的坏电扇送去修理了，中午上楼吃饭时电扇已经取了回来。乌尔米拉面朝墙，在凉席上躺着。布里对贝吉说："乌尔米热坏啦。电扇修好可以用了。"他把电扇向着乌尔米拉吹。

纳伦格先生、贝吉和贾格迪什一直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经过三天休息，纳伦格先生对布里说："孩子，我明天和贾格迪什去德里。要是你不嫌麻烦的话，想让布尔温、他母亲和乌尔米拉暂且在这里住些时候。我们在那边安排一下，再来接他们走。"

纳伦格先生和贾格迪什去德里之后，贝吉跟布里在白天谈了好几次，谈得时间很长，内容大都是关于乌尔米拉的命运和前

[1] 对乌尔米拉的亲昵称呼。

途。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受灾受难，然而可怜的乌尔米拉受的苦难最深重。虽然做母亲的没有把话全部说出来，但是意思很清楚：女孩子守寡比她自己死还要命苦，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乌尔米拉坐得并不太远，有时就坐在旁边，一直听着母亲和布里的谈话。听他们总是谈论她，实在听烦了，她便走进隔壁房里躺着，要不就干点活。

贝吉告诉布里说："我早就横下心了，人家爱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吧。过半年，我让她进'女子学院'读书，或者到别的地方去读书。要是在这种年龄能学点什么，那么将来就可以独立生活。男孩子毕竟是男孩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学。我担心的就是她。要是她愿意读书，就读医科好了。我要把我身边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花在供她读书上面。假如她不是受到挫折的话，我早就让她去上学了。眼下只有到了德里以后再说，看看有什么机会没有。"

痛苦不安的难民妇女都在印刷厂旁边的空地上早晚做祈祷，祈祷天神保佑她们。在拉合尔生活富裕时，贝吉对祈祷念经并不特别有兴趣。她经常说：一个人不入歧途，不去坑害人，就是最大的虔诚。现在她也经常去坐在那里做会儿祈祷，来宽慰自己，并且说：心里惦念着天神总比惦念着自己的痛苦要好。

每当贝吉上街，或者去做祈祷，布里总是陪她一起走一段，以表示对她的尊敬。贝吉完全把布里当作亲人，逢到这种时候，就跟他说一些当着乌尔米拉的面不好说的话。"……孩子，说什么好呢？人家都说，人一旦受到沉重的打击，性情也就会变。像她这样的性情，不知道还能不能读书写字？…… 她嫁是嫁过人了，但仍旧像黄花闺女一样。我想过一年，或者一年多一点，等

她心情好一些，要是找到个模样比较好的小伙子，那么最好……”

布里非常同意贝吉的想法，说道："您还是给她一个读书的机会吧。要是两件事都能如愿，那就最好不过了，要不，解决一件也好。事情总应该解决，不能让她这样虚度年华。”

乌尔米拉极度悲伤、对什么都漠然置之的样子，使布里感到这是命运对她的最大的不公平。乌尔米拉的悲痛，刺伤了布里的心。新婚才两个月，回到娘家才两天，就成了寡妇。发生这种不幸，乌尔米拉有什么过错呢？乌尔米拉的不幸是社会的愚昧无知的结果，是教派骚乱的结果。这场骚乱的责任，不在天真无邪的乌尔米拉，而在其他的人。跟一些明白事理的人一样，布里也曾想力图阻止这场骚乱，不让它造成严重后果，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布里没有能力使乌尔米拉免遭不幸。因此，他觉得他在乌尔米拉面前也是个罪人。

布里的内心里还有一种对乌尔米拉有罪的微妙而又秘密的感觉。在破坏乌尔米拉追求爱情的热切愿望中，在蔑视她对生活的火一般的强烈追求中，在她的命运的苦果中，布里也有一份责任。他在默里时，还曾经待她无礼，把她一脚踢开。他曾把有关这方面的一切耻辱、失误、羞耻和羞愧全推在乌尔米拉的身上。当初，如果他勇于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处事的话，那么结局会是如何呢？像贝吉这样宽宏大量、处事明智的母亲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把事情调停好。那样的话，乌尔米拉的命运也许不会这样糟了吧？

第四天和第五天，纳伦格先生和贾格迪什从德里连续发来了信。他们在信里以十分感激的心情要求布里能经常安慰布尔

温、乌尔米拉和她的母亲。在德里找个地方很困难。他们想等安排好固定住处之后，再接她们去。贾格迪什在给布里的信中有时还附了一封用印地文写给他母亲的短信。布里把用乌尔都文写给他的信念给贝吉和乌尔米拉听，并对贝吉说："等在德里安排好住处之后再说。这里也就是您的家。我会像贾格迪什和布尔温那样对待您的。在还没有打听到我家里人之前，对我来说，您就是我最亲的人。你们对我这样好，为我祝福，我怎会扔下你们不管呢？"

贝吉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祈祷老天爷保佑布里快点找到家里人。她还保证说，她会把布里当作贾格迪什一样看待的。

布里的耳朵里灌满着印刷机的转动声，脑子里却想着坐在楼上的孤单的乌尔米拉：她受命运的折磨，像一朵尚未开放就遭冰雹袭击而遍体鳞伤的花蕾。与此同时，他仍在等待着他用奈尼塔耳"维姆尔·维拉"的地址写给甘娜格的那封信的回音。他想，如果甘娜格看到乌尔米拉的目前的样子一定会心软的……

往常布里总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布尔温来请他时才上楼吃饭。在这个时间以前，十点左右，还有是下午三点多钟，布里也要上楼看看乌尔米拉。即便贝吉或布尔温在场，他也会喊道："乌尔米，你给我弄杯水喝。"

乌尔米拉一声不响，两眼盯着地，把水杯递给他，然后背靠墙，在凉席上坐下，或者把胳膊肘撑着地，低头坐着。

乌尔米拉保持沉默，或者不愿开口，这使布里除了感到她怀着无限的痛苦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敌意。是呀，在默里时我难道少让她受屈辱吗？她为什么要理睬我呢？他为自己当年的罪过感到羞愧，他想找机会还掉这一笔债。

布里不管乌尔米拉保持缄默，也不管她连哼都不哼一声，总

是找点话来对她说。他谈了分治时人们遭受的损失和痛苦，叙述了在德里时他曾为甘地先生主张的教派间和睦相处而作的种种努力。有时候，他还谈一些未婚的或者守寡的女人经过学习事业上得到成就的例子。他告诉她说：有了一定的印地语基础之后，就可以读单科英语文学士和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姑娘们只要花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通过领取开业医师执照考试就可以当上医师，那时候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贝吉从布里这里得到栖身之处，所以对他有说不出的感激。她不想加重布里的经济负担，便对布里说："孩子，男人哪儿懂得买菜做饭的事情。你别再操这份心思了。"她领着布尔温，或者独自一人在早晨出去念经时，就把蔬菜、奶酪和一些必需品买了回来。必要时，傍晚还出去一次。在拉合尔，这种事情她也主动去做，如今在这里，她更不能指手画脚叫别人干了。

布里见贝吉出去，常常说："把乌尔米也带去吧，让她到外面走走，好散散心。"

乌尔米拉总是摇摇头，不肯起身。布里就给她拿了几本有趣的小说来，还时常问她：看了多少了？好不好看？

写给甘娜格的信没有任何回音，布里很担心是怎么回事，也许他们去其他地方了吧？信会不会转过去？这么多天了，不管人在哪里，也总该有回音。何况寄的是挂号。也许是奈耶尔捣的鬼吧！他为人不善，高傲自大，嫉妒心很强。

过了十二天，一天傍晚，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用红墨水写着："已离本市。"

布里的心沉下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找到甘娜格呢？甘娜格也失散了，家里的人也失散了。布里感到天旋地转，他呆呆

地望着房顶上的檩条，眼前出现了许多幻像。可怕的洪水冲击了拉合尔。房屋在哗啦哗啦地倒塌。他出门办事回来，见到市场里都是一条条水流湍急、深不及底的河流。人们都被水冲走了。水越来越大，漫无边际。到处都漂浮着人。他抓住了一根粗大的木头，幸好没有沉没。……他尽力寻找自己家里的人，可是卷进了激流。他看见甘娜格在一边随波漂流，她也抓着一根木头，总算没有沉下去。甘娜格没有听见他呼喊。就在甘娜格身旁的一个漩涡里，乌尔米拉在下沉。布里着急了，他一手抓着乌尔米拉的头发……

布里抖动了一下脑袋，想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把目光集中到放在面前的几张纸上。他寻思着：甘娜格一定是去什么地方了，难道她就不会把她的转信地址通知邮局吗？她不像乌尔米拉那样无能，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她能给别人出主意，能跟大官们说得上话。难道她不在等我的信？……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布里正在为市政委员会起草一个重要法案。由于心里很苦恼，他眼也花了，仿佛有无数棉絮在眼前飞舞。他累得不想动，呆呆地坐了许久。忽然他想起了乌尔米拉，就想上楼喝杯水再下来。

布里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打开了笔套的钢笔，套上笔套，别在衬衣口袋里。他紧闭嘴唇，来到了楼上的房间里，在床上坐下，深深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要水喝，喊道："布尔温！"

出于对乌尔米拉的同情，他不想惊动她。

布里没有得到回答，既没有听到布尔温答应，也没有听到贝吉的声音。乌尔米拉从头到肩围着披巾，两眼盯着地，端着水杯走了过来，把杯子递给布里。

"布尔温和贝吉都不在家？"

乌尔米拉点点头。

布里从乌尔米拉手里接过杯子放在床下，又叹了口气喊了一声："乌尔米！"

布里想拉住乌尔米拉湿润的手，乌尔米拉把手缩了回去。

"乌尔米，你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布里说道。他伸出手搂住乌尔米拉的腰，拉到自己身边，仿佛在把一个正在使性子的孩子拉到身边来哄骗似的。

乌尔米拉没有说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弯下身去，竭力从布里的手臂里挣脱。

布里抓住她的衣角，恳求说："你听我说，要是你答应这一次，那么……"

乌尔米拉仍然没有说话，使劲拉了一下衣服，想把衣角抽回来，衣服也撕破了。尽管乌尔米拉一直没有说话，然而从她的举动中却明显地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布里不得不放开衣角。他面露窘色说："乌尔米，我也理解你的痛苦，但是必须勇于忍受生活中出现的一切事情。"

乌尔米拉离床远远地站着。

下面天井里传来了布尔温的喊声："大哥！你看我买什么来了？"

布尔温以为布里在下面办公室里，所以冲着那面喊着。贝吉跟在后面走来。两人手里都拿着几小包东西。

布里从床下拿起水杯。他一时冲动，对乌尔米拉动手动脚，感到很羞愧。这时贝吉突然走了进来。布里吓了一跳，他不知道乌尔米拉会说些什么来报过去的仇，怕得嗓子发干，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

布尔温一到楼上，就把刚爆的香喷喷的玉米花拿给布里看，逗弄他说："你瞧是什么，大哥！"

布里没有适当地响应布尔温的欢乐情绪。

贝吉已经注意到了布里的阴沉的脸色。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喝着水。乌尔米拉听到了贝吉的声音，已经离布里远远的，靠墙站好了。

一到楼上，贝吉把目光扫过布里的脸就转向单独站着的乌尔米拉。乌尔米拉的衣服像是刚刚撕破。

凭着老人的见识，贝吉的脸沉了下来。她不能不问乌尔米拉说："衣服怎么撕破了？"

"我在膝盖上伏着，起身时……"乌尔米拉把话说了一半，好像在回答不相干的人的问话似的。

"唉，这件衣服还是新的呢，没有穿多久。"精明的贝吉把自己的不安只限制在衣服上。

布里没有去接布尔温给他的玉米花，他也没有朝贝吉看，却有意把话岔开，说道："里基拉姆经常干错活，改起来叫人头昏眼花。"说完起身走了。

直到吃饭的时候，布里脸上愁闷的表情还是没有消失。贝吉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唉声叹气地回答说："德里电台来信了，我的消息在电台已经广播了两次，但是他们没有收到我家里一封信。电台上播送的消息到处都听得到。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回音都没有。"

贝吉深表同情地说："愿老天爷保佑在电台工作的人，他们还会播送消息的。孩子，有谁说得清楚，在这场灾难中究竟会漂泊到什么地方去呢？再说，没有收音机的地方也有的是。"

乌尔米拉没有向她母亲告状，布里放心了。

布里担心跟甘娜格断了联系，他感到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他出于对乌尔米拉的同情，试图去安慰她，可是却被拒绝了，他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回想起在默里时乌尔米拉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他，而现在碰一碰她都不愿意。这种耻辱像根矛，深深扎进了布里悲痛的心里。

布里思忖：如果乌尔米拉把撕破衣服的原因说出来，岂不更糟！他得到了一种非常渺小的安慰，心想：我怎么能恼火呢？可怜的姑娘曾经一度对我献出了奔放的爱情和诱人的肉体，难道她对我没有一点情意？我得使她忘记这件事情所造成的痛苦。我的情况不同，我是个男人。我要想办法，要等待。我要揭去遮盖着甘妮①的帷幕。现在乌尔米拉心灵空虚，我要使可怜的姑娘有个依靠……

布里与往常一样，当着贝吉的面，无拘无束地跟乌尔米拉说话，但心里却急着想找个跟乌尔米拉单独说话的机会。

第三天早晨，贝吉祈祷去了。布里来到乌尔米拉身边，用温柔的声音叫道："乌尔米！"

乌尔米拉低着头问："有什么事？"

"对我生这么大的气，连话都不想说吗？"

乌尔米拉摇摇头。

"你听我说！"布里想去拉她的手。

乌尔米拉把手缩了回去，但仍然坐着。

布里没有再去拉她的手，而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用亲切感人的声音说："你听我说，乌尔米，确实是痛苦的。今后不会有比这更大的痛苦了，不过痛苦是可以消除的……一个人活在世上，你

① 对甘娜格的亲昵称呼。

去思念他，寻找他，这是对的。然而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布里又叹了口气说：“无休止地为他苦恼，无休止地去怀念他，这有什么用呢？忧伤成疾，糟蹋身体，有什么好处呢？乌尔米，你前面的生活道路还长着呢！”

乌尔米拉低着头，默不作声。

布里站起身来，同时把手放到她肩上，又说道：“乌尔米，你要沉着，不要把生活毁了！要鼓起勇气，迈开新的步子！”

乌尔米拉这次对布里碰她身体没有拒绝的表示，布里感到满意。他没有再说下去，进浴室洗澡去了。

布里洗完澡出来，贝吉已经回来了。乌尔米拉在哭。贝吉把头靠在她头上，在亲切地问她话。布里看在眼里，没有吭声，下楼时，见到贝吉一个人在，便低声问道：“乌尔米为什么哭？她身体不舒服吗？”

贝吉双眼湿润了，说道：“她什么都不说。孩子，我可怜的女儿除了哭还有什么呢？”贝吉自己也哭起来了，说道：“这些天来，她没有这样哭过。我不止一次地问她，她根本不说话。”

中午布里上楼吃饭，随身带了一张报纸。他看完报纸，把甘地先生演讲的内容说了一遍。甘地先生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应该建立友爱和兄弟般的关系。双方政府应该作出保证，让从自己这边跑出去的人回来。

“要是真能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他是个神哪。愿老天爷保佑他，我们有二十万卢比的机械商品放在仓库里，还有房产呢。但愿我们可以过得像个人。”贝吉双手合十向神祈祷。

布里希望乌尔米拉开口，招呼她，跟她说话，但她仍然默不作声。傍晚，当他上楼要水喝时，乌尔米拉又在悄悄地哭。

布里以询问的眼光朝贝吉看了看，没有得到回答，于是他就

像长辈似地非常亲切地称呼乌尔米拉为“宝贝”，问她为什么哭。他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只好下楼去了。

第二天早晨，布里等着贝吉出去做祈祷。贝吉一跨出印刷厂门，他就去到乌尔米拉身边，拉着她的手关心地问道：“乌尔米，昨天你为什么哭？”

乌尔米拉想抽回她的手，但布里不放，说：“我发誓，一定要问个清楚。你告诉我，昨天为什么哭，你一定得告诉我。”好像比起贝吉来，他更有权知道乌尔米拉哭的原因似的。

乌尔米拉又伤心地哭起来了。

布里一手拉着乌尔米拉的手，另一只手放在她肩上，不断劝导她说：“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勇敢的姑娘是不应该这样悲伤的。要鼓起勇气，要忍耐！我说的话不要对任何人讲。贝吉说过，表面上你是出嫁了，你哪里在他那边住过？先前你并不认识他，你完全是个处女。贝吉已经同意了，过不了多久……”

布里只要有机会，便把手放在乌尔米拉肩上，把她的头搂在胸前，把下巴搁在她头上，或者是去吻她蓬乱的头发。乌尔米拉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足足有一个星期，乌尔米拉白天黑夜总要哭上一两次，贝吉心里非常着急。布里对她说：“乌尔米拉一定有什么不好受。您带她去看看医生吧，要不，我把医生请到家里来？”

布里虽然建议贝吉给乌尔米拉请个医生，但他心里明白，乌尔米拉是为他而哭的。他相信，只有他才有办法使乌尔米拉不哭。他已经用自己的同情和爱抚的火焰把乌尔米拉的痛苦凝成的岩石熔化掉了；乌尔米拉的积聚已久难以消除的痛苦开始随着眼泪淌走了。治愈乌尔米拉的创伤，也是布里自身的需要。在搂抱乌尔米拉，亲切地劝慰她的时候，在吻她头的时候，布里的

心里确实充满了宽容和同情，但是肉体上也感受到了难以克制的冲动，就像与甘娜格接触时产生的那样快感。拥抱瘦小的乌尔米拉，比起拥抱与自己一般高大、一般壮实的甘娜格要容易，并且更加能满足。

乌尔米拉既不打算去看医生，也不打算请医生来看，使得贝吉忧愁不安。她经常跟贝吉发脾气说："我才死不了呢！我什么时候哭了？我没有哭！"

以后，乌尔米拉就不哭了。而且，她表现得也不再那么自暴自弃，或者像木头人似的了。不用母亲吩咐，她就去打扫房间，炒菜做饭，洗头，洗衣服。

无论是纳伦格先生，还是贾格迪什，都没有来接他家里的人，但信却不断来。从前在德里他们有亲戚，因此积了点小产业，但没有置得起房产。现在他们就住在业务上相识的人家里。让儿子、女儿和他们的母亲安安稳稳地住在贾朗达尔。贝吉接到他们的信后，写了封回信，要他们保重身体，站住脚跟。

纳伦格先生跟看租不到房子，便在格罗尔花园买了一所已经倒塌的房子，请人把房子盖起来，能对付住人。办这件事得要时间，贝吉只好等待。

布里打听到自己家里人的下落了。父亲一知道儿子的地址，便写来了一封信。从阿默尔金德那里得到音讯之前，他根本估计不到杰代夫在哪里。是在奈尼塔耳呢，还是在勒克瑙？他很着急，怎么能给儿子传个音讯。布兰博士的弟弟阿默尔金德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杰代夫·布里的地址告诉了他。

拉姆卢帕亚老师在信里详细地叙述了一切情况：在波拉邦泰胡同遭到可怕的袭击和着火之后，他跟迪加拉姆和比鲁默尔

一起去了在克里什那纳格尔的神社庙难民营。当时布兰博士就住在夫莱蒂饭店里。博士叫他们到他开在联合邦伯斯迪地区索讷万车站的工厂里去。从那时起，拉姆卢帕亚老师就住在索讷万糖厂里。

由于拉姆卢帕亚老师跟戈巴尔沙赫家是世交，布兰博士的父亲阿尔均·拉尔·沙赫就收留了他，把他安排在糖厂仓库当文书。拉姆卢帕亚老师还教他们的孩子们念书。托老天爷的福，拉姆卢帕亚老师总共能挣七十卢比。厂里住房、柴火都不要钱。粮食、奶酪、牛奶等东西也不那么贵。他相信他的儿子平平安安地在勒克瑙或者奈尼塔耳。得到他儿子在贾朗达尔的消息之后，他就感到惶惶不安了。他给布里写信，叫布里立刻到他那里去，母亲很想见见他。

贝吉祝贺布里知道了家里人的消息，还鼓励他去索讷万看望父母。她说："孩子，现在你哪里会懂得父母急着要见孩子的心情？你一定要去看望他们！"苏德先生也同意，说："对，去吧，把他们也接来这里！"

布里并不是对父母不孝顺，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深深地被机器的运转迷住，机器的运转稍微出现故障，他就感到是损失而心疼。里基拉姆现在并不像当初工资没有定下来时那样劲头十足，一心想多出一些活儿。由于没有得到使他满意的工资，他不再卖力干了。苏德先生把布里培养成了自己的亲信，而在要政治手腕方面又从布里那里得到帮助。

布里本人虽然处于优越的地位，但并没有忽视难民们的痛苦，他担负了不少救济难民的工作。每天早晚他总是要到一下联盟办事处，耽搁一两个小时。他的职责就是代表政府给难民们发放成衣。代维达斯千方百计地想从他手里把这项工作抢走，

于是布里在这场斗争中不得不保持警觉。

拉合尔的《王公日报》开始从贾朗达尔发行简明版，布里征得苏德先生同意之后，代表国大党左派以难民问题和新建立的国大党政府为题经常在这张报上发表文章。内阁为了取得苏德先生的合作，委任他为议会秘书，但是苏德先生及其支持者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这一派认为苏德先生必须进内阁，布里也为了这个目的不断奔波。

只考虑印刷厂和政治重任，而把来投靠布里的贝吉、布尔温和乌尔米拉撇开不管，使他们处于困难的境地，那也是不妥当的。即便是一直很经心的贝吉在家待着的时候，布里心里仍然渴望能跟乌尔米拉单独谈上一会儿。乌尔米拉在逐渐恢复她本来的性情，但是这次她像一个骄傲的女人那样固执，她悄悄地对布里说："你别去！"

布里给他父亲汇去了一百卢比，在一封写得很详细的信里告诉父亲说，不要担心没钱花，现在他有重要的工作所以一时走不开，他保证他将尽快到索讷万和他们见面，请父亲千万不要着急。

印刷机转动的声音并没有妨碍布里全神贯注地工作。他把机器的隆隆声当做是悦耳的、激动人心的音乐，能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机器的噪音反面有助于他集中精神。他在全神贯注、热情工作的同时，总是念念不忘楼上坐着的乌尔米拉，心头充满一种甜蜜而又紧张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时常受到对甘娜格的回忆引起的恐惧心理的干扰，仿佛悦耳的乐声给拨弄得走了音调。这时在布里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幅帷幕，在这幅帷幕上出现了甘娜格巨大的、严厉的、愤怒的脸，在这张脸的一边，是笑得很调皮的乌尔米拉的小小的脸蛋儿。

布里意识到甘娜格将会维护她的权利。但是他对乌尔米拉也有权利和义务。甘娜格对他有义务，他对乌尔米拉也有义务。身材苗条、刚毅有力的甘娜格会继续帮助他，然而眼下他需要抱住乌尔米拉不放。

见到乌尔米拉渐渐活泼起来，变得几乎和以前一样，贝吉了却了一件心事，但是接着她又有了另一件更大的心事。布里和乌尔米拉彼此间越来越亲近，甚至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

有一天贝吉实在忍不住了，把乌尔米拉训斥了一顿，乌尔米拉顶嘴说："天知道你心里想的是怎么回事！如果你看不惯，就用鸦片把我毒死算了！"

贝吉现在已经没有勇气揪住乌尔米拉的辫子抽她两个嘴巴了。虽然乌尔米拉是她的女儿，但如今像她这样的女人多得很。贝吉不吭声了，她说不出话，羞愧得低下眼睛。

这是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傍晚，布里到邦国大党委员会的办事处去了。他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忙于找人谈话，整整一夜没能回家，第二天早晨九点半才回到家里。鲁尔杜见面就告诉他说，贝吉在早晨六点钟雇了辆马车，提着三只皮箱，领着布尔温去火车站了，她说要去德里。

布里知道，七点半有趟火车去德里。他还能做什么呢？他走上楼去，见到乌尔米拉头上裹着披巾在凉席上躺着。她听到布里叫她，便号啕大哭起来。不必去问清楚事情的原委了，布里在乌尔米拉身边坐下，把她拉到怀里，用手抹去她的眼泪，用他的双唇去压住她的哭声，问道："你为什么哭？是我不在家吗？用我的脑袋发誓，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你怕什么呢？"

乌尔米拉扑向布里，把头压在他胸上，痛哭了一场。

二

在奈尼塔耳时，布里从报上看到消息说，巴基斯坦政府正在把印度教徒赶出拉合尔。他担心自己家里的人，立即动身赶到拉合尔去。面临这种局势，甘娜格觉得不好去阻止他，也就只好不作声了。

甘娜格虽然没有阻止布里去，但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心里就感到万分着急，因为布里是在局势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走的。甘娜格惶惶不安，急于想知道布里的消息。她用急切的目光把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所有的报纸都仔细地看了一遍。借阅旁遮普的报纸是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叫做"新俱乐部"。在那里经常能见到刚从旁遮普来的旁遮普人。

八月份晚宴后，布里在奈尼塔耳一直呆到二十日。那时，甘娜格晚上并不想去俱乐部。没有人约她去俱乐部，所以她通常不到六点便离开别墅了。八月二十三日晚上，甘娜格急着想知道旁遮普的一些消息，便亲自跟奈耶尔一起去俱乐部。乍一看，看不出情况跟一个星期之前有什么差别，但很快就清楚了，俱乐部里的旁遮普人增多了。

有一些旁遮普人正在跟本地人一起玩桥牌，勒米①，夫莱什②。有一些人在跟别人一边聊天，一边喝着茶、咖啡、威士忌酒和啤酒。但是大部分旁遮普人的举止行为比从前更加激动、愤慨。他们都聚集在休息室里。新来的人正在描述他们从死神的魔爪中逃脱出来的英勇经历。一个青年人正在讲述他去拉瓦尔

① 用两副牌玩的一种牌戏。

② 一种牌戏，一手同花的五张牌。

品第帮助岳父家，而后又返回的亲身经历。现在通过铁路或公路去拉瓦尔品第是不可能的了，他是从阿姆利则乘飞机去的。在拉瓦尔品第，为了安全起见，出去散步都必须带上警察。

人们都在谈论东旁遮普的报复行动非常激烈。大家都激动地述说着八月二十一日在卢迪阿纳附近的旁遮普同盟大屠杀和开往巴基斯坦的全部列车在菲罗兹浦尔和阿姆利则被毁，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可怕的事件。

甘娜格知道了布里行经的途中的一些情况之后，急得全身直打哆嗦。旁遮普人因无家可归而显得情绪偏激和焦灼不安。他们为了显示自己比本地人勇敢、高贵、富有牺牲精神而得意忘形地在别人面前高谈阔论。他们赌牌时押的钱要比别人多，显示自己有钱，不在乎；他们喝酒也比别人喝得多。所有的人都说自己的损失达五十万卢比、一百万卢比、两百万卢比。甘娜格在拉合尔时极少听说过上百万卢比的数目。

站在奈耶尔身旁的一个青年人，穿着一身普通的旧式西装，双眼发红，脸部表情沉痛，正提高嗓门用愤怒的声音在诉说他全家惨遭杀害和几十万卢比的财产被毁的事情。甘娜格和其他两个妇女一起坐在前面的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在听他说。甘娜格对他的痛苦和不幸深表同情，她的心被熔化了。

青年人亲热地把手搭在奈耶尔的肩上，说道：“来一杯威士忌好不好？”仿佛想借此来忘记忧愁和疲劳。

奈耶尔答应了。

青年人招呼侍者要了威士忌。他接过酒杯，又讲起他耸人听闻的故事来了。奈耶尔和其他人都同情地听着。甘娜格也和别人一样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有两三次，当两人的眼睛相遇时，青年人直盯着她。她觉得很讨厌，便把眼睛避开了。奈耶尔才

喝了两三口，青年人却已把酒杯干了。他坚持要奈耶尔再来一杯。

“我还没有喝完，你要吧！”奈耶尔说道。

青年人又要了一杯。没等奈耶尔把酒喝完，青年人的酒杯又干了。青年人又劝奈耶尔说：“你陪我喝，一定得再来一杯。”

奈耶尔在他坚持下把酒干了，答应再来半杯。青年人喝着第四杯酒，不再谈自己的经历，而开始愤慨地议论起印度政府和联合邦政府，他说：“……他们开枪射击那些袭击穆斯林的人。”他对甘地先生和潘迪特·尼赫鲁深表气愤。他喝完杯中的酒，非常亲热地搂住奈耶尔，坚持要他再来一杯。奈耶尔表示歉意，说不能奉陪了，但是青年人又给自己要了一杯。

甘娜格讨厌奈耶尔跟这样的人亲近。在拉合尔时，她没有见过这种放荡不羁、畅怀狂饮的行为。她很讨厌青年人总用眼睛瞟她。她在沙发上转了个身，去听别人说话了。所有的旁遮普人一致要求说：“……应该把穆斯林从印度所有的邦，从孟买、马德拉斯、孟加拉、联合邦，从一切地方赶出去。一切属于穆斯林的土地、财产、企业，应该归来自旁遮普的人所有，或者再给他们一个赔偿我们损失的机会！”

只有一个旁遮普人表示异议说：“这怎么可能呢，得按法律和法令办事吧！这里哪能有多少穆斯林啊？”

“哎！不管有多少，我们已经遭人抢了，我们也应该得个机会吧？我们的东西难道是不义之财吗？”有一个人愤愤不平地嚷道。

已经是十点半钟了。甘娜格几次暗示奈耶尔该回去了。奈耶尔朝站在身边的青年人伸出手去告辞说：“好，失陪了，我要走了。”

“您要走吗？我也晚了。再见。请您把这张帐单付一下，希望您别介意。”

奈耶尔吃惊地朝青年人看了看说：“但是……”青年人提高嗓门，表示不耐烦地说：“国王啊！你在说什么？我损失上百万卢比都没有哼过一声，十来卢比的钱算什么……”说着朝另一个房间走去。

奈耶尔愣住了，可是当着这么多对青年人表示同情的人面前，他有什么话可说呢？他微微一笑，在帐单上签了字。

一出俱乐部，甘娜格就生气说：“您居然要交这种朋友？”

“朋友？我今天头一次见到他。不知道他是谁请来的客人，但是我怎么办呢？我很讨厌。这些人哪里是在发疯，简直是在耍无赖。”

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甘娜格还是没有收到布里的信。她相信，不论布里在哪里，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总会给她音讯的。……难道他不知道她是多么着急吗？甘娜格焦急不安，经常自己跟自己发火：为什么要让他去呢？要让他去，就让他坐飞机去。……自己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呢？有难同当嘛，遇到什么情况就一起……

甘娜格从小就是这样想的，是父亲鼓励她这样想的。在女子和男子的能力方面，除了体力上的差异外，她是不承认有其他差异的，但是从各方面听到的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姑娘，一个女人，才是最大的不幸。……

甘娜格知道，奈耶尔是反对她对布里的爱情的，但她不得不跟他商量找到布里的可能性。奈耶尔本身也在发愁。他离开拉合尔时随身只带了两千卢比的现款。他平时习惯使用支票。七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他来到了奈尼塔耳，就是用支票支付“维姆尔·维拉”的房租的。七月底，他用支票向赊帐给他的商号还了帐。八月八日和九日，他写信给在拉合尔的银行，要他们汇一千卢比给阿拉哈巴德银行或帝国银行奈尼塔耳支行，这封信没有得到回音，发电报去也没有答复。

奈耶尔估计，等八月十五日以后风暴平息下来时银行会把钱汇来的，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但是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听说各家银行都已被禁止从印度向巴基斯坦和从巴基斯坦向印度汇款，这时奈耶尔着急了。两个小姨、自己的全家人和妹夫的全家人都靠他来开支。他心里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听从潘迪特先生的建议叫人把自己的帐户从拉合尔转过来呢？为什么不到拉合尔去把自己的文书凭证和首饰从银行的保险箱里取出来呢？去不了拉合尔，生活将怎么过？所以他哪有心思听甘娜格说话，给她出什么主意！

甘达急得没有了魂。她知道一切过错全在她自己。她得管全家的开销，难道她能一点体面也不顾眼巴巴地看着全家饿死吗？还有父亲那里，她能把这种处境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吗？他自己好歹逃到德里避了难，到那里已有三个星期了，连房子还没有弄到。奈耶尔去信让他到奈尼塔耳来，但他怕成为他们的负担，没有来。

甘达虽然知道这一切，但她并没有能像奈耶尔那样表面上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她不想在小姑和妹夫面前表露出来，但她怎么能不采取措施来对付这种经济危机呢？做菜时放少一点酥油，原来每餐有两样蔬菜，还有肉和豆子。现在改为一样蔬菜和豆子。除了自己的一个女孩外，小姑还有三个男孩，年龄是六岁、八岁和十一岁。甘达把四赛尔牛奶缩减为一赛尔半。对付

经济危机的种种措施的效果，完全适得其反。有一天，在经济压力下矛盾终于爆发了。

甘达的小姑的婆婆认为，紧缩开支是有意委屈她。她从小养成了一种习惯，晚上临睡时要喝一杯牛奶，早晨要喝一杯脱水奶酪。现在她喝不到了，便抱怨油水少，大便不通，头昏脑涨，并且怒气冲冲地说："如果真穷到这种地步，那么我就单独给自己买一赛尔半牛奶喝好了。我家里养着两条奶牛，留下没有带来……"

使奈耶尔颇为吃惊的却是，连他妹妹苏珀德拉也不理解他的困难，跟着她婆婆说一些不合适的埋怨的话。苏珀德拉冷言冷语说："我刚来那时，隔一天就有芒果、椰枣干吃。我的几个孩子可真给他们增加负担喽，弄得他们连水果也不买了。现在连烤饼也是个负担了，只好一日两餐光吃豆子。三个姐妹本身就是游手好闲的女人嘛，经常逛街呀，上馆子呀，省来省去还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呀。如果另有去处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成为包袱呢？如果嫌我们负担重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过道里安个炉子给孩子们烤上几个烤饼吃好了。"她委屈地哭了。

苏珀德拉的小姑斯瓦尔纳也对她嫂子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表示抗议，她忍不住了，便站在嫂子一边说道："我们命运不好，才硬给他们背上包袱。我们是来自己兄弟家的。如果这是我亲哥哥家，这样对待我呀，那我在他家连水也不喝一口。我们运气不好，扔下上百万卢比的财产来向别人要块饼吃。你瞧他们时髦样子！把钱都花在打扮上了。脸上涂脂抹粉缺不了，哪管你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呀！"

苏珀德拉的婆婆来到瑟默提家，诉说自己受到的委屈，说着哭了起来。

奈耶尔的母亲不能不说话了。当甘娜格和甘金竭力劝慰时，苏珀德拉和斯瓦尔纳两人冲着她们骂道："你们两头游游荡荡的母骆驼，为什么来死在这里呢？你们父亲家没有你们住的地方了？你们永世也找不到婆家……"

"维姆尔·维拉"的幸福美满、受人敬慕的气氛突然发生了可怕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楼上、楼下和附近住宅里的人都站在过道里和窗户前探身张望，想看个究竟。奈耶尔的妹夫拉姆普拉加什看到这种情景便悄悄出门走了。

甘娜格和甘金听了谩骂，便开始气冲冲地收拾自己的行李。奈耶尔把她们叫来厉声训斥道："你们俩就这般见识吗？你们也跟这帮蠢货一样做吗？这就是你们在我危难时期对我的帮助和同情吗？"姐妹俩走到一边蒙着脸哭了。

奈耶尔把甘达也训斥了一通："你发疯了？他们是你自己请来的……"

甘达失声痛哭说："你去打开箱子瞧瞧，总共才剩六百二十五卢比了。我说过，无论如何要维持到爸爸来。只要你说一句，我就一个星期里把这笔钱花了。钱花光后，我们只能光吃烤饼，或者是只能吃个半饱，到时候她们会说什么呢？要是她们漱口都想用牛奶，没有酥油吃不下烤饼的话，那就让她们另起炉灶好了。她们为什么要跟着我们挨穷受苦呢？我们即便没有得饭吃，到时候也不会向她们讨……"

半个月前苏珀德拉对嫂子非常好，以至于弄得甘达和她上街时什么东西都不敢买。只要甘达看中点什么东西，苏珀德拉马上打开手里拿着的绸手帕包替她付钱。甘达好不容易才把她挡住。平时，她不跟甘达在一个盘里吃饭，心里就感到不舒服。

奈耶尔伤心地深深叹了口气，心想："手头钱紧，这是我犯下的最大的过错啊！"

"维姆尔·维拉"公馆经过一番大吵大闹之后安静下来了。只有纳诺和苏珀德拉的小儿子特米不懂事，大喊大叫，嘻嘻哈哈。

甘娜格想到临头的经济危机，听到奈耶尔的亲切的训斥，本来对姐夫的对抗情绪立刻从心里消失了。见到奈耶尔一言不发，独自坐着，便走到他身边，照旧叫了声"姐夫"，问道："您在想什么呢？"甘娜格提醒他，两个月以前议会秘书阿瓦斯提先生许下的诺言，要求写封信去问一下工作的事情，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

奈耶尔满心不高兴地坐着，径直问道："布里在勒克瑙吗？"

甘娜格看着姐夫的眼睛回答说："姐夫，我从来没有跟您讲过假话。我即便跟他走，也要跟你们说一声才走。他是想去拉合尔才走的，已经二十四天了，一封信也没有来过。"甘娜格转过脸去，眼泪流下来了。

奈耶尔同情她，不说话了，接着就用英语说："请原谅，我哪会不同意呢？但还是应该问问父亲。你愿意的话，就给阿瓦斯提写封信去。父亲在三四天内也会到的，他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来信了，也许今天会有信来。"

那天潘迪特先生没有从德里来信，但奈耶尔的秘书格格拉姆从贾朗达尔来了封信。格格拉姆问到奈耶尔现在想在什么地方开业当律师，还建议说，奈耶尔最好把律师事务所开在贾朗达尔。东旁遮普的临时首府可望由西姆拉改为贾朗达尔，传说高等法院也设在那里。格格拉姆是贾朗达尔专区穆盖里扬税务管区的人，在他的亲戚中有两个是土地、产品、租税统计员，还有一个

是农村财物稽核员，可以有希望帮助承接业务。从拉合尔、古杰兰瓦拉、拉伊尔布尔来的人，很多人已在这个专区周围圈地了。

奈耶尔征求甘达的意见。甘达的想法是最好跟父亲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不能不顾眼前的机会。她让奈耶尔当天晚上就给格格拉姆回了信，回答说，他的意见是完全可取的，在目前情况下可以在某个干净的住宅区里给找一间普通的房子，三四天内就可以给他肯定的答复。

九月十六日，父亲还是没有来，连信都没有一封。但是傍晚收到了他的电报："速带全家来。"潘迪特先生没有要求事先通知到达的时间，却详细地叙述了到他住处的路线：由车站到法伊兹市场，赛伊德·阿赫默德路，锡尔瓦利胡同末尾，杜尔拉妮胡同，新印度印刷厂。

九月十四日发出的电报，九月十六日才到奈尼塔耳。电报这样迟才收到和电报的这种打法，使大家的头脑里产生了种种猜测和疑虑。父亲来不了车站，会是什么原因呢？……印刷厂搬到德里了吗？

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为了保全性命，跟他妻子一起逃出拉合尔，八月十三日到了德里。好像全国所有的人都涌进了德里。他们对德里并不很熟悉。他们不愿意去住难民营，各家旅馆都没有地方了。他们转了好大一阵子，来到了在法伊兹市场里刚造好的一家旅馆，有一户摩尔坦人同意以一天五卢比的租金把他们房间里的一个角落租给他们住。

潘迪特先生让妻子坐在房间里看管行李，自己整天在外奔波，寻找地方。旧德里和新德里人已经多得住不下了，很多人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抱着就业的企望而在德里定居下来

的。与一九三九年相比，一九四五年房租已经涨了一倍半到两倍。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从西旁遮普各大城市逃出来的有钱人都觉得德里是最近的、最安全的地方。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购买任何一块地皮。八月十四日以后，被从旁遮普驱赶出来的人像漫无边际的潮水涌向德里。联合邦政府为了不让自己邦内的情况恶化，已经限制难民们入境，但是德里却慷慨地伸开双臂接受所有的人。现在在德里，由于每天涌入的人太多，连大树下面都挤满了人。大家不在乎露天不露天，只要能找到一块能坐下的地方，就不走了。

潘迪特先生拜见了一些生意上的熟人，想能够找到一幢房子。他也去找了埃恩·西·马图尔教授。各家都用糖果、茶水、柠檬水和槟榔包款待他，除了提供房子是无法做到的以外，他们可以用一切方式来招待。少数人还暗示说："你们旁遮普人哪用得着求人找房子呢？需要房子就拿呗。您到伯哈尔根杰、莱市、伯道蒂水池、土宫、拜勒姆坎路去看看吧！"

潘迪特先生虽然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但经过八天的寻找和不知疲倦的奔走，还是在法伊兹市场炮台后面的赛伊德·阿赫默德路上找到了一间在三层楼上的房间。房间是双砖墙和遮雨的洋铁皮屋顶，不过房间里还是有门可以上锁的。他和他年迈的妻子每天得下楼到天井里的自来水龙头提水，上厕所也得下楼。这哪里算得上房间啊，只是个盛放东西、做饭和避雨的地方而已。不过他可以耐心地去寻找真正的住房了。

潘迪特先生研究了炮台后面各个住宅区——伯道蒂水池、德里门市场、拜勒姆坎、土宫的情况。只有他的房东拉贾拉姆·阿格尔瓦尔住的是自己的旧房子，而其他所有的住宅都是新的。旁遮普的印度教徒正陆续住进在八月十四日以前属于穆斯林居

住的古贾·杰兰和德里门市场。伯道蒂水池、彩陵市场、迪尔哈·拜勒姆坎等地住的全是穆斯林。使人不安的是，这里正在策划大规模的械斗。传说伯哈尔根杰和其他住宅区的穆斯林已经储备了大量枪支，筑起了碉堡。但是潘迪特先生却每天都看到有几家胆小的穆斯林带着行李搬出了住宅区，有很多家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头上顶着行李和肩上扛着行李搬进去住。也有传说，有一些印度教徒被打死了。潘迪特先生有两次见到从西部来的人带着剑、长矛和长斧走进里面的胡同里去。士兵们步枪上插上刺刀，在市场和胡同的拐弯处站着或坐着维护治安，但是有一些胡同里还是经常发生杀人和扔炸弹的事。同时居民的流动并没有停止，从西部来的人和想离开德里的人之间还是在进行财产交易的活动。

在法伊兹市场后面几个住宅区里居住的穆斯林呼吁要求保护。当局派驻全副武装的士兵来保护他们，因此他们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

中午时分，潘迪特先生在洋铁皮屋顶下是坐不住的。跟他过去二三十年来习惯的生活相比，这种日子简直就像他三十五年前所度过的监狱生活一样。不过，那时候潘迪特先生的身体充满青春的活力，心里满怀为国献身的热情。今天，他只有默默无言地、耐心地忍受着这样的苦难。

德里门市场以南的几条胡同里，此时还只有穆斯林居住。潘迪特先生对住在穆斯林中间倒并不反对。不过他想找一个通风良好、用水方便、有益于健康的地方。如果不可能返回拉合尔，他打算把自己的印刷厂从拉合尔要回来，在这里开办。为此，他还准备花费一笔必要的开支。

几条胡同里留下未走的穆斯林几乎都畏畏缩缩地在自己家

的门槛上坐着。潘迪特先生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紧张和害怕，先叫了声“兄弟”，再问道：“……这条胡同里有没有房子空出来？”

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沮丧的脸色和愤怒的目光，不理不睬。只有一个穆斯林，长叹了一口气后，又气冲冲地说：“兄弟，你把我们打一顿赶走吧，所有的房子就都空出来了。我们死也要拼上三四个人一起死。我们有什么地方可去呢？这里就是葬身之地。生在这块土地上，葬在这块土地里。”

一个身穿土布长袍、头戴高高的甘地帽的伊斯兰教大学者打扮的穆斯林正从胡同里走出去，听到这个人说话，便停住了脚步，使了个眼色，说话的人便不出声了。潘迪特先生见对方向他问好，也向他问了好，并且用同情的语气说：“兄弟，您为什么要走呢？这里是您的家，您住下吧！要是您隔壁有空地方的话，那就让我们也住下。我认为您是兄弟，是同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我很不幸，我不得不扔下靠一生劳动和收入建造起来的房子和印刷厂逃了出来，但是我从您那里得到了什么呢？我想重返家园，但是要有‘他’……”潘迪特先生指了指天空说：“要有‘他’的意愿才行啊！”

潘迪特先生照例是土布头巾、扣着领子的外衣和紧身长裤，一身国大党的服装。穿土布衣服的伊斯兰教大学者向其他的穆斯林说：“弟兄们，宗教狂热性正在摧毁国家和民族，制止这种残暴的野兽般的行径是我和你们所有的民族主义者的职责。巴布[1]为此作出了一生的贡献。大学者穆赫默德厄利一绍格德厄利在世的话，恩萨里博士在世的话，那就好了。唉！加尔各答发表了非常可怕的消息，宗教狂热者们袭击了巴布的穆斯林东道主的寓所，乱扔砖头和石块，所有窗户的玻璃都被砸碎了，幸亏

---

① 对甘地的尊称。

巴布没有受伤。请大家看看，巴布是多么有信心啊，他仍然执行着自己的使命。现在只有他才能以安拉的业绩来挽救国家。……”

潘迪特先生完全同意伊斯兰教大学者的见解。他要求他们帮他留意一下，在他们的邻里中有没有房子空出来，说完就回去了。

“老人家，有件事想借问！”潘迪特先生听到背后有人说话。

“请吩咐！”潘迪特先生返身看了看说。伊斯兰教大学者正向他背后走来。

“阁下要找房子吗？”伊斯兰教大学者说：“老人家自然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啦。您想不想买一处地方？请相信，这项投资是永久性的。您买吧，走的人哪可能回来呢？穆斯林天天都在走啊。这笔钱花了，那么老人家，您不是在一个城市里，而是在两个城市里都有产业了。您就买下吧。”

潘迪特先生将手杖在胡同的地面上笃笃地敲着，心里盘算了一下，说道：“大学者，购置产业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目前我只是想租房。好吧，兄弟，如果您不嫌麻烦的话，不妨先去看看。”

潘迪特先生随伊斯兰教大学者往后走了几步，在两条胡同的交叉口上有一处略微宽一点的地方，连接一条小胡同，胡同口有扇小门，钉在门上的门牌号码下面用大字写着：“德里，德里门市场，杜尔拉妮胡同，主人赛伊德·阿布杜尔·斯默德，苏丹乐烟草厂。”伊斯兰教大学者敲了敲门，高声喊道：“比金格，比金格！喂，比金格兄弟！”

“谁呀？”从里面传出来粗声粗气的答应声。

伊斯兰教大学者为了使对方放心，说：“是我，比金格兄弟，

开门吧！叫她们把面纱戴上①，有客人！”

门开了一扇，天井里有一个廓尔喀人②腋下夹着把短刀，非常小心地在两扇门中间摆开架势站着。

潘迪特先生走进门站住说道：“兄弟，我信得过您才来的！”

“放心吧，我发誓。老人家，我杀死您能跑得了吗？我哪能这样做呢？”赛伊德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像胡同似的门堂右手是天井，门堂边的泥地上种着三四棵印度茉莉和桃金娘，接着是砖地。前面是一幢老式的双开门二层楼房，两扇门看来是拱门改的。右边有两间小房。墙上的石灰皮大部分都脱落了，露出已经风化的小红砖。左手边天井的墙是大砖砌的，天井里装有自来水。洋灰地里埋着三四个大土坛，还放着一些土制器皿和铝制器皿，几张用芦草编的旧软坐垫和两张凉榻。天井里充满一股搀有香精的烟草的刺鼻味儿。

赛伊德请潘迪特先生在垫子上坐下，端来了茶和桔子水。

潘迪特先生很有礼貌地说了些客气话，并且对国家恶化的情况表示遗憾。

赛伊德附和说：“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呀，老人家，做槟榔包的蒟酱叶③都没法买，去市场才五十来步远，就是不能去。”又说道：“这不是普通的房子，是公馆。老人家，您亲眼见到了，斯默德的房子在周围是有名的。我们祖上从沙赫阿勒姆大皇帝时代起就在德里定居了。靠这道墙的所有房子下面的地皮也都是我们祖上的。这是过去的事啦。就两年前，在战争年代，这块地皮价值五万卢比。那时候哪会料到我们这么快就遭难呢？”赛伊德深深

---

① 穆斯林妇女不能在生人面前露脸，要戴面纱。
② 尼泊尔境内的一种民族。
③ 蒟酱，即蒌叶，一种植物，叶子椭圆形。

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怎么好把祖上的产业卖掉呢？世道是这样啊！您拿测链来量一量吧，总共是两千两百四十二平方英尺的地皮。附近一些旧房子的地皮都是以七至八卢比一平方英尺的价钱卖掉的。眼前您看到了，楼房很坚固。兄弟，现在新德里没有这种房子了，现有的房子都是吹口气都能吹散的。这种砖看上去酥了，但再用三百年没有问题。从我生下来时就这个样，丝毫没有变化。世道是这样啊，我愿意卖两万卢比。老人家，刀架到了脖子上了，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走过来恭恭敬敬地问了好站在一旁。赛伊德招呼他说："孩子，你去把放房契的包拿来，让老人家相信，我们不卖没有产权的房子，我是不骗人的。"

"不，不，兄弟，您说就是了。"潘迪特先生用手杖敲着地说，接着半闭着眼睛沉思了一会又说道："兄弟，您说得很对，但是我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逃难出来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完全理解您的苦衷。恕我不揣冒昧地说，我过去曾请人造了一幢比这幢房子的造价高一倍半的新式砖房给自己住，里面电灯、电扇、自来水都齐全，临走时我安上了防盗锁。您也许听说过拉合尔有个牛奶市吧，就跟这里的皇后道，或者克什米尔门一样。我有房契，可以给您看。我们自然不会卖没有产权的房子。"

小男孩把一只用很古老的黑印花布缝成的、用细绳捆着的小袋拿来交给赛伊德。赛伊德打开口袋，把一大叠电费帐单、自来水收费单和两间小屋的地税收据交给潘迪特先生说："在下的名字叫赛伊德·阿布杜尔·斯默德。"

潘迪特先生仿佛觉得毫无所谓似地把这叠纸粗略地看了一眼，退回给赛伊德说："兄弟，鄙人的景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俩不是同舟共难的人，那也是异舟共难。烦劳您跟我走一

趟呢，还是我自己去把房契拿来给您看？像您这样有教养的绅士，到拉合尔去住最合适。要是您认为互相交换房产有好处的话，那么我们兄弟俩就可以彼此帮助一下。"

伊斯兰教大学者不主张交换房产，而是现金交易。他不能卖两万卢比，能卖上一万五千卢比，甚至一万卢比也心满意足了。潘迪特先生执意请他看一看自己的房契，保证第二天早晨就亲自把房契送来给他看，说完就起身走了。

第二天是九月四日，黑天诞辰节①。潘迪特先生的妻子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仍想斋戒。经苦苦劝说，她才答应吃点水果，喝点牛奶。法伊兹市场和德里门市场里原有的几家老水果店都已停业，现在有些难民开了几家小商店，或者推着独轮车在出售黄瓜、玉米、番石榴、香蕉。妻子的身体很虚弱，潘迪特先生怎好给她吃这些东西，他去珀代布里，想找些好水果。

当潘迪特先生走到珀代布里时，商店都在陆续关门。耸人听闻的消息是，穆斯林警察携带武器反叛了。潘迪特先生转身便回家。人们都在惶恐不安地说，从赛伊德路往前的德里门市场和伯道蒂水池的穆斯林居民区发生了骚动。传说，穆斯林正在自己的屋顶上架起步枪和机枪扫射。还传来了枪声。戒严的警报响了。他亲眼看到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士兵朝那个方向走去。一直到傍晚，听到好几次枪声。处于这种情况，潘迪特先生哪能去赛伊德那里呢！这时正在戒严，不过市场里的印度教徒的商店仍开着。人们照旧坐在店铺门前的坐板上聊天。潘迪特先生也坐在那里直到天黑。过路的人都在谈论着新闻。有消息说，伯哈

① 印度教毗湿奴教派的重要节日之一。节日期间，教徒不进食，去河中沐浴，油身，对印度教大神黑天克利希那礼拜，诵读《摩诃婆罗多》，对婆罗门施舍等。

尔根杰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械斗。穆斯林筑起了防御工事，不断放枪。印度教徒把他们包围起来放火烧他们。双方打得十分厉害。

潘迪特先生坐在市场里的库布金德的店铺门前一直在听消息。有一个人说：卫戍部队在伯道蒂水池把穆斯林都消灭了，一直到阿杰梅里门，所有的房子全都烧光。穆斯林在格罗尔花园发动攻击，都被打死了。在伯哈尔根杰就打死了两千名穆斯林。还传说，有好几个地方，士兵和民兵对印度教徒也开了枪，大约有十六名印度教徒被打死，有的说大约打死了二十四名印度教徒。由于对印度教徒开枪，群情非常激愤，人们都在骂国大党政府和潘迪特·尼赫鲁，说道："他们在德里竟还指使人杀害印度教徒，那么我们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九月六日，戒严更严厉了，连印度教徒也受到约束。军队从里面的几条胡同里往外搬运死尸。潘迪特先生坐在库布金德的店铺门前对局势表示遗憾。九月七日仍然处于戒严状态，但人们已开始来来往往购买面粉、豆子和其他一些东西。潘迪特先生觉得这种日子还是不去杜尔拉妮胡同为好。

九月八日，十点钟左右，潘迪特先生的那间小屋的洋铁皮屋顶被太阳晒得灼热。甘娜格的妈妈在挡雨墙的阴影里架起炉子忙着做薄饼，煮菜。潘迪特先生在灼热的洋铁皮屋顶下面实在坐不住，但也不能在楼下市场里的库布金德的店门前一直无所事事地坐下去。于是他就朝赛伊德·阿布杜尔·斯默德的家走去。在几条胡同的拐弯处都有步枪上插着刺刀的士兵站着。在潘迪特先生跟伊斯兰教大学者初次见面的锡尔瓦利胡同里，好几家屋前都放着凉榻。坐在凉榻上的旁遮普妇女们正在翻腾着包裹和箱子。潘迪特先生感到奇怪，这些人在戒严的时候是怎么从其他地方来到这里的呢？只有在胡同末尾的一边有一家门

上和另一边有两家的门上至今仍挂着麻布门帘。赛伊德家的大门外面有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紧挨大门墙的小台阶上坐着。

潘迪特先生敲了敲大门，喊道："赛伊德先生！……比金格兄弟！"

身边站着的士兵朝潘迪特先生看了一眼，见他只身空手，没有干涉。潘迪特先生又喊了声比金格，还喊了声赛伊德先生。

"是谁呀？……您是哪一位先生？"门里面用畏惧的声音问道。

潘迪特先生做了自我介绍。大门开了一点点。潘迪特先生走了进去，向赛伊德问了好。天井里充满着阳光。赛伊德只让潘迪特先生在门堂里站着。他从天井里拿来了一张坐垫来，喊格里姆再拿个坐垫来。

潘迪特先生见赛伊德亲自动手搬坐垫，便不好意思地推让说："哎，哎！您这是干什么呀，赛伊德先生！请放下，我自己……比金格不在吗？唉，您为什么要发愁呢？"

赛伊德神情很忧郁，说道："说什么好呢？家里没有粮食，孩子们喝的牛奶也来不了。昨天哪好派比金格出去呢？唉，真吓人哪！比金格刚去市场买东西。"

潘迪特先生对遍及全市和全国的偏激情绪和骚乱表示很难过，说道："赛伊德先生，人都变成禽兽了，这种狼嗥虎啸的情况，过去在拉合尔也有过。八月十一日那天，就有人手持出鞘的剑、长斧、长矛游行。唉，兄弟，这里也发生了骚乱。政府正在惩办骚乱者，力图恢复安定。在那边，政府把印度教徒的武器收缴了，穆斯林却公开拿着武器乱逛。那种毛病传到这里来了。啧，啧，国家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赛伊德忧心忡忡地说："他们无恶不作，拿我们当牺牲品，简

直不是人！”

“根本不是人，根本不是人养的。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是野兽的行径。”潘迪特先生肯定说。

“这哪里是宗教之争啊？纯粹是流氓行为。我们历来是民族主义者。潘迪特先生，对我们来说，罗摩和勒希姆①都是一样的。但是如今人们光知道杀人，满脸杀气腾腾，看不到谁有良心。老人家，房子的事儿您定下来了？”

潘迪特先生解开衣扣，从里面口袋里掏出房契给赛伊德看。赛伊德对房契扫了一眼。他打算跟潘迪特先生交换房产，但除了要拉合尔的房产权外，同时还要五千卢比现款。他说：“老人家，我除了把房子交给您，另外前面的仓库里存放着一千卢比的烟草，有不少品种的杰尔达烟叶和吉马姆烟叶②。您的房子果然是新的、比较好的，但您给我的只是房契和钥匙，去拉合尔之后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问题？房子会不会被人占了？还不知道要跟谁打交道，会出现什么麻烦事呢？”

潘迪特先生和赛伊德之间交谈了很久。潘迪特先生已经愿意在交换房产的同时付二千卢比，不过他想立个文书，上面写明：要是他本人有意再返回拉合尔居住的话，那么他不付任何补偿金，就可以重新占有那所房子，自然也不索回这笔附加金。

赛伊德按着潘迪特先生的膝盖也提了一个要求，请潘迪特先生陪他们一起走，亲自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备案和去法院办理手续，于是双方决定书写一式两份协议书，在上面签字。当他们正在书写协议书时，

① 罗摩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勒希姆是伊斯兰教神。

② 杰尔达是一种有香味的烟草，可包在槟榔包里吃；吉马姆是一种咀嚼烟草。

比金格从市场回来了。他留心地看着，听着。

比金格收拾好他那小小的包袱，把匕首挂在肩上，走过来插话说："老板，请把工钱付给我。"他担心别人会赖掉他那份以尽心尽力的劳动换来的工钱。

赛伊德安慰他说："潘迪特先生是位非常善良厚道的主人，他会照样雇你看门的。"他还给潘迪特先生说明了在目前状况下雇人看门的必要性。潘迪特先生接受了他的建议。赛伊德让比金格放心说："我们要等潘迪特先生搬过来才走呢，到时候会把工钱和赏金全付清给你的。"

比金格把包袱放在门堂里，但还是怕主人不付钱。

在赛伊德把房子腾空之前，潘迪特先生就已经把他的行李和妻子送过来了。由于都是印度教徒，不出几个小时他就和比金格搞得很热和了。到现在为止，比金格一直照料他的主人赛伊德，但他觉得主人的手接触过的吃的和喝的东西都是违背他的宗教的，所以他总是在门堂里待着。如今有了个婆罗门种姓的主人，他很高兴。他开始帮女主人打扫房子，从自来水龙头上提水来帮着冲洗天井和屋子，又从市场里买来了线香，在所有的地方都点上。

潘迪特先生一个月来第一次可以在天井里架上凉榻，舒舒服服地坐着乘凉了。他对比金格说："塔巴①，要是你真恪守自己宗教教规的话，你怎么会当吃牛肉的土耳其人的用人呢？"

比金格觉得，"人生的宗教"和"天堂的宗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彼此间并不相同。他认为当用人是人生的宗教，不吃异教徒的饮食，不与不可接触者接触，都是天堂的宗教。他说：上百万廓尔喀人被吃牛肉的英国人所雇佣，在战场上为英国主子献

① 尼泊尔境内属于刹帝利种姓的一种副种姓。

身，都进了天堂。只要他是赛伊德的用人，那他就可以为保护赛伊德而献出生命。这就是他的人生的宗教，不过他对有机会杀死其他穆斯林而感到高兴。

伊斯兰教大学者加西姆·穆赫默德和赛伊德·阿布杜尔·斯默德在西尔瓦利胡同和杜尔拉妮胡同里有着很大的影响。伊斯兰教大学者加西姆·穆赫默德是穆斯林联盟和巴基斯坦的强有力的辩护人。他相信巴基斯坦建立起来之后，宗教势力很快就会把德里也夺过来归入巴基斯坦的。他策动周围胡同里的和居民区里的穆斯林准备以"宗教"的名义而战。八月十五日以后，市内发生的几次暴动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加西姆·穆赫默德指出，在异教徒统治下生活是叛教行为，于是便带领好几户穆斯林动身去巴基斯坦了。

赛伊德·阿布杜尔·斯默德无法违抗伊斯兰教大学者加西姆。不过他一直忠告说，要耐心地看看时机再行动。伊斯兰教大学者加西姆走了之后，几条胡同里的穷苦的穆斯林都眼巴巴地在看着赛伊德。赛伊德是反对穆斯林离开德里的。他不断劝导大家要安心地坚持留下来，采取集体行动保卫自己。二十五六年以前，当国大党运动和哈里发运动[①]取得合作的时候，赛伊德已经是国大党人了。现在他仍然合时地穿着土布衣服。

杜尔拉妮胡同里留下未走的穆斯林现在看到赛伊德悄悄地卖掉房子也打算离去，他们不禁都泄气了。大家都开始逃了。潘迪特先生想道：真是太好了，让他们都走吧。今天这个时候跟这

---

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印度穆斯林的运动，认为土耳其苏丹是穆斯林世界公认的哈里发。1919至1922年，和印度国大党建立统一阵线，与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相呼应。该运动继续到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为止。

样的邻里打交道没有什么好处，总叫人提心吊胆，生怕他们闹事。

穆斯林刚走出胡同，从西部来的人就带着家眷扛着行李闯进了胡同。大量的来人现有的住房容纳不了。胡同里响起一片为争夺房子而争吵打架的嘈杂声。潘迪特先生累了好几天，这时正躺在凉榻上考虑今后怎样生活。

听到自己房子门口传来的吵闹声和比金格的叱责声、叫喊声，潘迪特先生走了出去。比金格夹在两扇大门之间站着，大门外面有二十多个男人和女人提着行李正闹着要进来。比金格挡住他们，威吓他们站远一点。

潘迪特先生从大门里面喊道："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接着解释说："弟兄们！这房子是有人住的，已经住了人了。你们到其他地方去看看吧！"

那些人要求说："里面有个院子，有的是地方，我们要看看。"

潘迪特先生说道："不管怎么说，房子是我们的。我们正住着。请你们去别的地方吧。"

人群里有人说："房子是你的吗？大门上清清楚楚写着穆斯林的名字。你住一部分吧，我们也该有个地方住哪！"

潘迪特先生回答说，房子是他买下的，他可以把买据拿给大家看。

想进里面去的人愤怒地说："是买的？你真是个大财主啊。我们也好买。我们把自己造的房子扔下跑来的。你把全德里的房子都买下吧，让其余的人都去死！"

人群里有两个很壮实的男人觉得辩论和讲道理都是白费劲，便将肩膀顶在大门上，使尽力气往里推，比金格差点儿倒在潘迪特先生身上。

“让开！让开！”大家大声嚷着闯进去。

潘迪特先生伸开双臂阻挡，大声谴责这种暴行。可是他被推得一步步后退。他妻子听到吵声也走了出来，站在他背后，生怕潘迪特先生受伤，用手护着他的头。

比金格往后退，退到墙根，拿出匕首，高喊：“嗨！嗨！”向那些人扑过去。

人们被吓得乱叫乱嚷，转身逃走，一个跌在一个身上。

“不许动！不许动！”传来了很响亮的叫声。站在胡同里的一个士兵走了过来，端起步枪对准比金格威胁说：“不许动！”

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脚步。在这之前，士兵们认为这场纠纷是印度教徒之间的纠纷，所以没有干涉。

人们要求士兵将比金格抓起来。

潘迪特先生走过来向士兵诉说来的人不讲道理，比金格是无辜的。

其他人也诉说道：“里面有的是地方，为什么不让进去？怎么能让大家在外面露宿呢！”士兵们想了解情况主持公道，询问潘迪特先生全家有多少口人。

难民们不满地说：“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婆住这么大地方，让其他二十来口人只好死在外面！”

士兵们站在群众一边去了。

潘迪特先生回答说：他家有很多人，全家一两天内都要来。他可以把房契拿给大家看，并且威吓说，要给尼赫鲁先生去电话。

士兵们无法再主持公道，执行起维护安定的职责，把群众驱散。

在这场争执中，潘迪特先生的眼镜掉了，衬衣撕破了。他一股劲儿地喘着气，不过没有进屋去躺下。他把眼镜擦干净，当时

就捡了几小块砖头和他的妻子一起把漆在大门上的字刮掉。他叫比金格立刻去买几支粉笔，在大门上用乌尔都文和英文写上："新印度印刷厂，厂主吉尔塔里·德达，房子全部住满。"

潘迪特先生十分疲劳，在凉榻上躺下来；躺了半个小时之后起身对妻子说："嘿，真叫人害怕呀。别人会再来责难我们的，这么大的地方只住两个人。可是，不这样，我们的孩子来了往哪里住啊？你把大门从里面闩上，我发个电报到奈尼塔耳去，叫奈耶尔索性把大家都带来这里。"他拍了拍比金格的背，嘱咐他还是要当心。

默亨德尔、甘达、甘娜格、甘金带着纳诺、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拉金德拉一大帮人，大约中午光景到达了德里。他们坐的列车为了给两辆开往巴基斯坦的特别快车让路，误点了六个小时。大家在拥挤的二等车厢里一直坐了十八个小时，人人汗流浃背，感到疲惫不堪。他们还为父亲的健康状况而心神不安。谁都不相信父亲只是因为身体一般不舒服而发电报把他们都叫去。

全家连同行李满载了两辆马车，从火车站向法伊兹市场驶去。他们第一眼看到德里时，就看到了令人丧气的场面。到处都是人，每一条道路旁边，每一棵大树下面，每一间茅屋里，每一个布篷下面，每一个帐篷里，甚至是露天，到处躺着难民。他们开始为而临的种种新的困难而担忧，渐渐地忘记了在火车上的不舒服的事。

到达法伊兹市场的第一个交叉路口后，警察阻止马车往前走，叫他们绕道德里亚根杰。因为道路被人群堵塞了。经打听才明白，原来圣雄甘地对留在古贾·杰兰的穆斯林表示同情，来慰问他们了。

印度教徒马车夫骂了一声，狠狠地说："他……不会让印度教徒活下去的。"

潘迪特先生把凉榻放在门堂里，抱着双膝坐在那里等着。他见到全家都来了，高兴得跳起来说："来吧，孩子们！来吧，甘杜、甘妮、甘吉[1]！我的女儿们！……"潘迪特先生激动得连嗓子也哽住了。他流出了眼泪，从奈耶尔怀里抢过纳诺，紧紧抱在胸前。

纳诺不让陌生人抱，哭喊了一阵，接着认清是外祖父，便紧紧地依偎着他。女儿们的母亲听到声音也跑着来到了门堂，跟孩子一一拥抱，放声痛哭。潘迪特先生也搂着大家，拥抱了一番后，他恭恭敬敬地把亲家母请到了屋子里面。

潘迪特先生心里确实高兴，说道："感谢老天爷！大家又见面了，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奈耶尔见到甘达、甘娜格和甘金的父亲很健康，很是欢喜，但是看到潘迪特先生和岳母的脸像枯叶般憔悴，瘦了许多，再看看屋里的陈设，就沉默了。大家的目光都避开对视。

潘迪特先生谈了他的安排，使大家相信，不会有任何困难或短缺。他吩咐在一间房间里给奈耶尔的母亲铺好床铺，在另一间房间的地上铺上从德里扬和奈尼塔耳买来的软垫子，上面再铺一条白色的床单。屋里没有电扇。潘迪特先生拍了拍比金格的背说："我的英雄，快去买六把扇子来。"

一直到晚上，大家洗完澡，吃完饭，才在铺在地上的软垫上躺下。天气很闷热，大家都摇着扇子。潘迪特先生惬意地躺在被大家围着的地板上，扇着扇子，以幸福和满意的心情说道："千谢万谢，感谢老天爷，大家都来了，总算自己有了个免受风吹雨

[1] 分别对甘达、甘娜格、甘金的亲昵称呼。

淋日晒的地方啦。唉，别的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孩子们整夜整夜地在雨里淋，得了肺炎死去。有的人在断墙残壁下过日子；有的人把坟墓① 的砖拆来砌墙，在茅棚下栖身。啧，啧，啧，啧！感谢梵天啊，我们有这样舒服的地方。”

第二天，奈耶尔谈起想去贾朗达尔看看有没有机会开个律师事务所，他开始考虑到今后的生活问题了。潘迪特先生支持奈耶尔的想法，建议说：“孩子，住上一个星期或十天再说吧！你给秘书格格拉姆写封信，把这里的地址告诉他。现在让你母亲、甘达、纳诺就在这里住下。你自己把情况了解一下，安排好住处就来。……”

奈耶尔早已从奈尼塔耳给在拉合尔的银行写了信，叫他们把自己的户头转到德里来。他去月光商场的银行总办事处问过，直到现在为止他的户头还没有转来德里。

潘迪特先生还谈到了自己生意方面的事。他的印刷厂已留在拉合尔，双方的政府都限制机器进出口。他已经印好的价值十万卢比的书籍都留在了拉合尔。西旁遮普的一些书商那里，他有一大笔款子得收。他哪有希望从彻底破产的人那里收到帐呢？眼前，潘迪特先生要用已经叫人转入德里银行的一点点现金再次把整个企业办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说完这一切，潘迪特先生叹了口气，自慰地说：“我们的景况比成千上万人要好得多了。千谢万谢，感谢老天爷的恩典！”

这是危难的时候，艰苦的时候，前面还有灾难，还有令人担忧的事情。但是奈耶尔、拉金德拉、甘达、甘娜格和甘金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新的大城市，潘迪特先生刚刚到手的安乐窝，不是他们按照老习惯静静地躺着或者坐着不动消磨时光的地方。他

① 这里是指穆斯林的坟墓。

们经常在午前出去溜达一长段时间，晚上到新德里去走走。旧德里市区内外，只要有空地，都搭上了供难民们居住的帐篷。然而，新德里的一些豪华的街道、格纳德·布莱斯商场和行政机关所在的一些中心地区附近，却看不到这场灾难带来的任何影响，反而变得更加繁华了。到处都见到衣着华丽、考究的旁遮普男女青年，仿佛他们来市场是摆阔气、赶时髦的，或者是想寻欢作乐，忘却自己的不幸的命运。

甘娜格来到德里之后，心情更加忧郁。她并不在乎居住的地方，也不在乎闷热、拥挤这些不便条件，但是得不到布里的音讯使她更为惶惶不安：在这场毁灭性的风暴中不知道他孤苦伶仃地待在哪里？很可能迫不得已住在某个难民营里吧？有谁能在乱糟糟的浩瀚的人群中寻找到某个人？他为什么音讯全无？他找到了自己家里的人没有？这么久的日子里究竟是什么缘故一封信也没有？他只知道奈尼塔耳的地址，现在有什么办法和他取得联系呢？如果他没有找到家里人又返回奈尼塔耳，或者给那边写信，那么只有靠拉姆普拉加什才能把他的信转来德里。离开奈尼塔耳时，奈耶尔曾经嘱咐过拉姆普拉加什，要是有什么信件，让他按德里的地址寄。不知道拉姆普拉加什、苏珀德拉在那里住得了多久。他们在奈耶尔走之前就在谈论着要去卢迪阿纳和阿姆巴拉。她过去倒是可以独自坐在奈尼塔耳的路边和湖边偷偷地回忆一下在那里跟布里相会的情景。……甘娜格心懒意散，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甘达害怕丈夫独自去贾朗达尔，她自己也想跟着去。她婆婆和父母劝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带她一起去会使奈耶尔更觉得不方便。潘迪特先生叫奈耶尔再住几天才走。甘达对丈夫可能

独自去贾朗达尔而感到闷闷不乐。她有这种心情是自然的。她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情绪，然而甘娜格怎么能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愁闷的原因呢？在家里待着的时候，掩饰内心感情的唯一办法是一直看报。她拿起报纸光看广告、法院布告、招聘启事等栏目。看到招聘妇女工作的消息，她就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想道：为什么我不去试一试呢？潘迪特先生意识到这些在舒舒服服环境中长大的女儿都正在经历着艰苦生活的考验。甘娜格沉默寡言，心中郁闷，他都看在眼里。

雨季即将过去，晚上下了一阵急雨。连去新德里散散心、乘乘凉都不行了。潘迪特先生感到四周一片沉闷。他体会到女儿们心境不好，就手里扇着扇子，讲一两件有趣的事给她们解解闷，然后说道："我们家的女儿在任何危难的情况下都是不会发愁的。她们都是勇敢的女孩子。她们什么事不会干呢？靠长辈挣来的钱财和家产享福，养得胖胖的，跟泥浆里的蜗牛一样，这是寄生虫的生活！"潘迪特先生对自己所作的比喻哈哈大笑一阵，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擦干净。

潘迪特先生来德里之后学会了一种新招数，那就是他不想跟某一个人的眼光接触时，便摘下眼镜擦，同时眯起双眼。他自己看不清别人的脸色也就相信别人也许也看不清他的尴尬的神色。

潘迪特先生说道："默亨德尔，孩子啊，我过去不是对你说过吗！我开始参加工作是在代斯拉杰印刷厂当校对，每月挣二十卢比。"他又大笑了一阵，仿佛想告诉女儿们，每当遇到困难都应该哈哈大笑。"那年代，有谁会雇用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政界人物啊？代斯拉杰是个好人。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经常抽空写点东西。晚上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我当时年轻，有志气。《文

库》把我那几本具有讽古喻今内容的书《梦幻之波》入选出版了。三年之内我在《文库》里出了四本书:《梦幻之波》、短篇小说《迪布·苏尔丹的一生》和翻译的两部英文长篇小说。我的孩子,那年代谁给版税呀!人们都是出于兴趣才写作的,所以写得比较好。对,每出版一本书,我就从《文库》拿一百五十本书作为版税。我把这些书跟其他的书商换成别的书,在苏德尔市场开了一家小书店,然后出了本《国内消息》周刊,买了部二手货的印刷机来印刷这本周刊;慢慢地出版了自己的和朋友的诸如教科书答案等二十种书。印刷厂开办了,房子造起来了,多么舒适的住房啊!我想,现在由我的子女去照管吧。唉,灾难来临了,你们瞧,这是老天爷的威力啊!"潘迪特先生又大笑起来,说:"一切安排都被打乱了。"

潘迪特先生一面笑,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角擦着,眯起因摘掉眼镜目光变得模糊的眼睛,继续说道:"他说得多好啊,甘妮,孩子,那位诗人叫什么来着?对,叫莫明!莫明说过,你听着,孩子,默亨德尔!你也听着,甘达!"

潘迪特先生举起食指说道:"业毁之悲,问天自明;……"

潘迪特先生激动地换了个位置,把这两句诗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业毁之悲,问天自明。心血……'你听着,默亨德尔小姐!'心血之窝,旦毁殆尽。'妙啊,妙啊!说得多好啊!控诉了什么呢?夜莺在对真主提出什么控诉呢?"

甘娜格觉得,这是潘迪特先生特意说给她听的。她也认识到,潘迪特先生压抑着自己内心的痛苦,为了鼓起她们的勇气才说这番话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内心的怨恨和悲痛。

甘娜格还想让潘迪特先生继续讲下去,便说道:"夜莺在悲痛地控诉、抱怨和哭泣。全篇诗还说了些什么?任何一个诗人

都将按着我们的脉搏来写诗，写虚构的故事。”

潘迪特先生沉下脸说：“孩子，诗篇和虚构有它们正确的位置，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垂头丧气呢？”

奈耶尔感到，甘娜格嘲笑得不是地方。

外面仍下着霏霏细雨。奈耶尔的母亲来到天井里，抬头仰望天空密布的乌云。奈耶尔招呼他母亲说：“妈，您怎么啦，您在看望您的老天爷？”

“嗯，孩子，我这么大年纪还指望谁哪！只有他才是我的知心人。”母亲回答说。

甘金把嘴凑到姐夫的耳边，为了不叫父亲听见，便轻声说：“您问问她，从前她指望谁？”

“好啊！你变得真够坏的！”奈耶尔面露嗔色说。

“什么事？”潘迪特先生问。

“妈，甘金在说……”奈耶尔对潘迪特先生说，也对妈妈说。

甘金在姐夫的小腿肚子上狠狠地拧了一下，不让他说。奈耶尔揉着小腿肚子，还是想惹甘金生气，说：“妈，甘金在说……我说了啊？……”

母亲问道：“她在说什么？”

他吓唬甘金说：“我说出来了？”

“请说吧！”甘金又做了个拧他的手势，吓唬他。

奈耶尔瞪着甘金，回答母亲说：“她在说，从前您……我说出来了啊？……请您跟老天爷说一声，下雨下得我们心里烦了，现在让他把雨停下。他为什么要弄得我们心里不舒服呢！”

奈耶尔的母亲双手合十，对着乌云祈祷说：“圣灵啊，老天爷！现在请别下雨了！”

“您瞧，大姐！您瞧现在的青年男女的想法。”潘迪特先生用

旁遮普语对奈耶尔的母亲说："他们哪知道这场雨对麦子有多好啊。老天爷的每一个举动对人类都是有益的。"

"大哥，你说得对。"奈耶尔的母亲赞同说："这些年轻人生在城里，长在城里，他们哪知道庄稼是什么样的，长在哪里啊。"

"雨对庄稼有好处，那就请您跟老天爷说说，把雨往田里下。"甘娜格突然说："他为什么要把雨白白地浪费在城里呢？把那些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淋得稀湿而生病，把街上弄得满地都是泥浆。他难道没有瞧见，我们头顶上没有庄稼地。在'模范区'里，花匠经常在花园里浇水，难道也要把我们浇得满身湿透吗？花匠比老天爷还懂事呢！"

"妈，您说得对！"奈耶尔想惹两位小姨生气，对妈妈表示支持说："她们哪懂得庄稼是什么样的。她们以为面饼是长在农村里的树上，有的树上结着烤饼。您听我说！"奈耶尔挺挺身子坐下，编造说："有一次，我问甘妮，'你见过庄稼地吗？'她回答说：'见过。我有一次到农村舅舅那里去，刚走进庄稼地，老虎来了，怒吼着：咕，咕，咕！咕，咕，咕！那时我就跑开，爬上了小麦树。'唉！"

甘娜格从后面在他腰上狠狠拧了一把。奈耶尔觉得有点疼，揉起腰来。

"怎么啦？怎么啦？"潘迪特先生询问奈耶尔不好受的原因。

"爸爸，好像臭虫很多。"奈耶尔揉着腰回答说。

"噢，现在在咬你？"潘迪特先生说："也许藏在缝里。再喷一次滴滴涕，罐子里还有的是。"

"对，臭虫真不讲道理，藏起来咬人。"奈耶尔朝甘娜格和甘金看了看。

晚上大家总是要开开玩笑，弄得很晚，为的是不让母亲、甘

达或潘迪特先生谈起什么让人心烦的事情。出于这种想法，奈耶尔和姑娘们总是要说上一段。

大家都躺下睡了，电灯已经关掉。床少人多，甘娜格不得不有时跟甘金睡，有时跟母亲睡，有时跟甘达睡。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和熄灯之后，黑暗使人感到忧虑，谁都不在乎有什么响动。不知道谁已经睡着了，谁还没有睡着。甘娜格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甘娜格从奈尼塔耳来到德里有八天了。布里连一封信也没有来。布里离开奈尼塔耳已经有一个多月。甘娜格在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难道连写一封信都没有机会吗？写一封简短的报平安的信哪儿也都能写呀。莫非是他的一家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是个很明事理的人，总会有些办法吧？……他会生气吗？家里人有困难的时候，他和我在一起，难道他在为这件事生气吗？…… 从勒克瑙给阿瓦斯提先生写去的信也没有任何回音。

甘娜格继续想道：父亲时常说，不要向困难认输。俭朴地过日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呢？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在同一条胡同里，别人家比她家日子还难过呢，有不少妇女就在胡同里架着炉灶做饭，坐在胡同里洗衣服，在胡同里睡。现在我们也穷了。如果我们一直处于这种境况的话，那么父亲为什么要瞧不起他呢？……可怜的他日子过得怎么样？……甘娜格不禁打了个颤，想道：明天给拉姆普拉加什写封信，通知他到这里来，问问他有没有从什么地方来过信？他是个懒汉，信也许来了，可能忘记转过来。……我一直想找点工作做做，现在应该努力去找。

从童年时代起，甘娜格就想望以后能从事文学工作和新闻工作，父亲鼓励她向这个目标前进，布里也对她进行了这方面的

培养。她可算称得上与布里同心同德，是一个具有共同的事业心的妻子。现在不去进行这样的工作，还要等待何时啊？有谁知道命运会怎么样呢？如果生活需要她单独去度过的话，她就要从事跟他学会的工作，在对他的怀念中活下去。甘娜格想到自己以后寂寞孤独、困难重重的日子，想着想着睡着了。

来到德里之后，潘迪特先生一家的生活方式有了改变。现在姑娘们不是一直睡到日头高照了。正因为这样，母亲平时对谁也不数说，独自料理着一切家务。她们三人要求潘迪特先生和奈耶尔的母亲六点钟就把她们都叫起床。甘金一起床就开始擦洗昨晚用过的器皿。甘达拿起纳诺和其他人的脏衣服，放在水龙头底下的木盆里洗。甘娜格用披巾盖着头，围住鼻子和嘴，开始打扫房间和天井。

从大门那边传来了比金格的说话声，似乎是不让人家进来。

甘达喊道："甘妮，去看看是谁？"

甘娜格把披巾整理好，朝大门走去。她领着一个手上托着一叠报纸、身体瘦弱、脸色忧郁的年轻姑娘走回来。

姑娘见甘达年龄大些，便招呼说："大姐，你们要买报纸吧，我每天这个时候给送来好吗？"

甘达惊奇地撂下手里的活回答说："好，好，妹妹，你过来，坐一会儿。"

姑娘递给甘娜格一份报纸说："现在请不用去别人那里买了，我每天给送来，不过不赊帐。"

甘达的婆婆走了过来，招呼姑娘说："来，孩子，坐一会儿。你家在什么地方？你是谁家的姑娘？坐吧。"

"大娘，不必问这些了，我以后经常送报纸来。"

潘迪特先生立刻走上前去，夸奖了姑娘一番，向她祝福，把报纸钱放在她手里。

姑娘没有停留就走了。姑娘的举止谈吐说明她是个受过教育的中等家庭的女孩。

“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姐妹也到处跑来跑去卖起报纸来了。”甘达用衣襟擦擦眼睛说。

“这有什么不好呢？”甘娜格突然说，“必要时我也打算去卖报。”

“好啊，勇敢的孩子。”潘迪特先生伸出食指高声说：“她们是旁遮普的勇敢的女儿。这个民族是谁也不能把她消灭的。旁遮普人将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看见过孟加拉饥荒时期，比哈尔地震时期，东孟加拉骚动时期，联合邦洪水泛滥时期，那些被迫逃出来的人伸手求乞的情景。现在见到的却是旁遮普的英勇气概！”潘迪特先生摘下眼镜用衬衣擦了起来。

大家都沉默着。甘达低着头洗衣服；甘金擦洗器皿；甘娜格头上裹着披巾默默地扫地。

甘娜格从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那里替父亲端来了一碟咸酥油烤饼和一杯加冰酸牛奶，跟他说：“爸爸，我想在这里的任何一家报馆里找个工作做好吗？”

潘迪特先生同意说：“好，好，孩子！为什么不……”

甘地先生为了努力争取在西巴基斯坦建立和平的局面，从加尔各答到德里来了，但是耳闻目睹到德里的情况之后，他因为痛苦和羞愧低下了头。在印度还没有和平的局面，他怎么能说巴基斯坦呢？甘地先生许诺，德里不建立起和平局面，他就不离开德里，就是因此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国大党政府对全市

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军事管制，一旦有发生骚乱的可疑，就命令开枪，打死骚乱者。卫戍部队和锡克部队已经调走，从遥远的南方调来了部队，在德里驻防。这些士兵区别不出北方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大部分穆斯林都进了难民营。不愿意离开德里的穆斯林们都集中到乌尔都市场、阿杰梅里门、豪兹·加济的居民区。为了安全起见，用部队把他们围起来。

妇女们和姑娘们需要买东西，不得不穿街走巷，进出市场。由于互不相识，彼此间都不谦让。遇上调戏妇女的事，旁遮普人本身就经常吵架。甘达、甘娜格和甘金每当外出，总由奈耶尔或拉金德拉陪着。

九点钟左右，甘娜格、甘金和奈耶尔出去，给家里买些必需品，顺便散散步。刚走出家门，甘娜格便对奈耶尔说："姐夫，您要去贾朗达尔，今天就请您帮我找个工作吧。我对这里的市区和街道不熟悉，您陪我去几家报馆问问看。"

奈耶尔和甘娜格在考虑，到哪几家报馆去谈合适呢？除了德里早已有的几家有名声的英文、乌尔都文和印地文报纸外，拉合尔的《辩护者报》和《首领报》也在一个月以前开始在德里出版了。

奈耶尔提议说："要是你真想认认真真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那么我的意见是到一家英文报馆去工作，即使要当几个月的练习生也好。"

甘娜格问："为什么？"

奈耶尔发表看法说："我认为，英文报馆的环境和场合都比较优越。看来，乌尔都文报纸的水平很差。作为一个妇女来说，跟他们交往合适吗？"

奈耶尔是用英语说这番话的。甘娜格也用英语反驳他说：“这是无稽之谈。”她怀疑奈耶尔是针对布里说的。“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还没有掌握英文，不能用英文自如地表达。”她提出理由说：“难道使用英文能向我们的广大群众表达我们的思想吗？”

“我说不清楚。但是就数英文报纸的销售量大。”奈耶尔说明了自己这种想法的理由。

“请原谅。”甘娜格回答说：“这是外国奴役造成的不正常的情况。”又说：“即便是销售量，如果把所有的英文报纸和别的文字的报纸逐一分开来看，那么看英文报纸的人并不太多。我看的就是本民族文字的报纸。”

“你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奈耶尔结束谈话说。

奈耶尔首先把甘娜格领到《辩护者报》报社。奈耶尔把甘娜格介绍给《辩护者报》的编辑格尔姆金德吉·格希什，说她是拉合尔的老爱国者、政治领袖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的女儿。他提醒格希什说，八、九个月以前，在《辩护者报》的一期“周刊”上曾经登载过甘娜格的一篇短篇小说和在另一期上登载过她的一篇散文。还提到甘娜格在别的报上也发表过作品，指出她想到报馆工作，请格希什给予关照和指点。

格希什说他跟潘迪特先生是老相识，能够见到甘娜格感到很高兴。他对甘娜格的作品赞扬了一番，安慰她说，《辩护者报》欢迎她来稿，一定要帮助她开辟一个领域。他愿意为像潘迪特先生这样的可敬人物的女儿效劳。

“但是，”格希什先生两手手指交叉握着拳，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带着神秘的口吻用英语说：“你也就是我的女儿。不瞒你说，报馆这个地方对于正人君子来说并不合适。我决不会怂恿我尊敬的兄弟的女儿干这一行的。这里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一

个姑娘坐在他们中间合适吗？在这些办公室里，经常有人说些荒淫无耻的话，开些下流的玩笑。这对于一位令人敬佩的姑娘来说确实是不合适的。我的意见是，你不妨到女子学校，或者在妇女界找个别的社会工作。”

格希什突然用手在桌子上一拍说：“我告诉你一个窍门，给你出个主意。”他用手指弹了一下说：“你到难民营去找女难民，听听她们的遭遇，然后加上自己的想象把它写出来，我亲自把它作些修改。这是件实际工作，是件需要才能的工作。报纸的编辑的工作是什么？添油加醋！我们会不断地发表你的东西的，请放心好啦。”

从格希什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奈耶尔只说了一个词：“骗子！”

“我心里早就想骂他了。”甘娜格同意姐夫的说法，说：“像你这样的人在场，怎么能不讲情面呢？”

在德里的各家老报馆里都没有振奋人心的感觉。有的地方有三四个年轻人，都是练习生；有的地方缺少传授业务和学习业务的场所，就不愿意增加培养新人的负担。

《首领报》报馆里，似乎一切都是临时凑合成的。在院子里的泥地上支了个洋铁皮顶，围上防水布，几台印刷机就开工了。在二层楼上的一条宽敞的过道里和后面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小桌子和一张大桌子，都是用普通木板拼凑成的，这就是办公室。在一个墙角里，包装箱上放着一台电扇，在急速地转动着。桌子上散放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和生锈的铁块，这是用来压纸的。挨着房间的墙壁放着一台电传打字电报机，在咔嚓咔嚓地移动。

《首领报》的报馆主人兼主编瑟德耶·布勒加什·阿西尔不在办公室里。奈耶尔像领导人似地在桌子旁向坐着的主持总编

工作的塞瓦拉姆·杰尔克介绍了甘娜格，扼要地说明了来意。

工作干练的杰尔克先生即便见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但他仍然对他们妨碍自己的工作而感到不高兴。他没有请奈耶尔和甘娜格坐下。这里没有空椅子，也没有放椅子的地方。杰尔克先生手里握着蘸水钢笔，听完了奈耶尔的话，然后把蘸水钢笔往墨水瓶里一插，张开他下垂着的两片嘴唇慢吞吞地说道："嗯，嗯，对，但是我们的老人员也都没有个地方啊。报纸的工作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姑娘们……。"

"老爷回来了。"一个听差禀告说。

五十五岁的杰尔克先生和其他所有正在工作的人，见到一个身穿精白土布宽衬衣和紧身裤、头戴尖尖的甘地帽、架着一副太阳眼镜的身材魁梧的青年人，便都站起身来。

这位老爷上了楼，在这块狭窄的地方东躲西闪，避过任何一件东西，朝房间外面的过道走去。他已经注意到了奈耶尔和甘娜格。因为戴着太阳眼镜，看不到他眼睛的表情。奈耶尔向他问了好，微笑着用英语问："我能跟您谈一谈吗？"

"老爷"朝甘娜格看了看便停住了脚步，用英语回答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请到我上面房间里来。"

上面一层楼上，在小小的平台两旁有两间房间。一间房间里，有两个人在一张桌子旁工作。另一间房间的门上挂着贴有布帘的竹帘。靠竹帘的一块小木板上写着：主编瑟·布·阿西尔。

听差走上前去撩起竹帘。阿西尔给奈耶尔和甘娜格让道说："请进！……"

小房间的地面上铺着地毯。在一个墙角里放着一张款式新颖、漆得很亮的办公桌，三把讲究的椅子。其余地方放着四张小沙发，中间是一张矮圆桌。

阿西尔叫听差把他手里拿着的纸交给经理先生再来。他想知道奈耶尔和甘娜格的来意。

奈耶尔详细地把潘迪特先生和甘娜格做了一番介绍，还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微笑着谈了谈甘娜格想到报馆工作的愿望。

阿西尔询问了甘娜格的能力和她在拉合尔的生活情况。他提起说："您也许也参加过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的运动吧，实际上就数我们干得多。"他沉默了许久。当他摘下太阳眼镜时，那对在他胖胖的脸上似乎显得细小的眼睛表现出一种敏锐性。甘娜格对他认真思索的表情寄托着希望和信念。

阿西尔深思一番之后，用英语说："关于报纸的工作方面有很多事情可做——编辑新闻，校对，搞专栏，写社论。说实在话，如果您只是想校对、挑选新闻、编稿和翻译的话，那么位置就难找啦。学过这门工作的好几十人现在都失业了，正在寻找工作。搞这样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您有热情，有才华，那么最好当个作家。做那些工作，您的才华就毁了。您一旦陷了进去，就会去迁就它。我父亲曾经让我试过做这些工作。请记住，发挥新闻工作者才华的天地并不是报馆，真正的天地是在报馆外面。真正的本领是能够深刻地观察形势，抓住事情的实质，然后是表达的方式，编写新闻，产生见解。如果您想这样做的话，那就请您去做吧。在世界上有名的记者当中，我的意思是：贡特尔、皮舍尔、埃赫伦布尔格、包拉、希格斯、伊格巴尔这些人中间，有谁在报馆里工作的呢？要是他们都在办公室里坐着的话，那么他们就完了……"

阿西尔打开香烟罐，先给甘娜格递过去，说："您抽烟吗？"

"谢谢，我不抽烟。"

阿西尔给了奈耶尔一支烟，自己点了一支。

"我想这样做，请您给我一个机会，也请您指教。"甘娜格请求说。

阿西尔吸了两口烟，表示同意说："一定，我一定帮忙。现在每天都有事情发生，存在不少问题，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甘地先生在这里，所以新闻中心就在这里。像您这样门第高贵、模样秀丽的姑娘去所有的地方采访都会是顺顺当当的。我发一张《首领报》代表证给您，您把您亲眼见到的和可能估计到的都写出来。还有难民问题。有可能在发表之前对您所写的东西要作些删改。这件工作由我来负责，由杰尔克先生负责。"

当甘娜格和奈耶尔一起从《首领报》报馆回来时，她心里很兴奋。奈耶尔也鼓励她说："如果这个人肯一直给你机会和帮助，那对你会有好处的。"

甘娜格从开在克什米尔门的一家大书店里买了一本书，因为潘迪特先生听到她要给报刊写稿时，还主动提了个积极建议，关照她要经常看看报上的《市区巡礼》，看看《主题和倾向》。

晚上，甘娜格跟随潘迪特先生去参加甘地先生的祈祷会。甘地先生为了宣传善良、忍耐和宽容，在德里各个不同的地区举行他的晚间祈祷会。通过广播电台和扩音器在全市都能收听到祈祷实况，但是甘娜格为了想亲眼看到甘地先生和直接了解祈祷会的实况，那天晚上就跟随潘迪特先生去了格罗尔花园。

在祈祷会的会场上，一边站着戴面罩的穆斯林妇女，还站着一些穆斯林男人。为了安全起见，由志愿服务队员围着。大部分人没有坐在专为听众们铺设的地毯上，面在周围转来转去，气愤地说：祈祷会是骗局。甘地是来给穆斯林撑腰的。

甘地先生、他的孙女们和他的随同人员是分坐四辆汽车来

的。甘地先生一下车，志愿服务队员就在他四周手拉手地围了起来，以免遭受急于向甘地先生行摸脚礼的人的侵扰。

甘地先生只是在腰里围了一条长不及膝的小小的围布。他低着头，脸上非常忧郁。在场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穿衣服，真是与众不同！不需要跟任何人打听就能认出他来。那瘦削、健康、黝黑的身体，尽管并不匀称、漂亮和白净，但看来仍然很美。甘娜格不禁肃然起敬。

围着甘地先生的志愿服务队员挡住其余的信徒，却给穆斯林妇女让出一条道。戴面罩的妇女们抱住甘地先生的膝盖嚎啕痛哭了起来。甘地先生掉下了眼泪。他同情地将手放在妇女们用面罩蒙着的头上，告诉她们要相信安拉和天神，并保证要誓死捍卫她们。

有一个穆斯林妇女将一个正在吃奶时期的孩子送到甘地先生面前哭着说道："他成了孤儿了，他年轻的父母全被杀害了。"

甘地先生把孩子紧紧贴在胸前，祈求天神赐福于他。

甘地先生和他的同伴们开始诵读《薄伽梵歌》① 的颂诗进行祈祷。诵读完《薄伽梵歌》的颂诗之后，又唱了《古鲁·格兰特·沙哈卜》②，接着诵读了《古兰经》的经文。

"停下！甘地万死！喔唏！喔唏！喔唏！停下！停下！不许念《古兰经》！甘地万死！不要念《古兰经》！我们不让念！"

响起了一片可怕的喧闹声，似乎人们要把一切都踩个稀烂，要把一切都毁灭殆尽。

---

① 《薄伽梵歌》，又译《世尊歌》，是印度教经典之一，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第六篇。

② 锡克教经典，其主要内容为历代祖师的赞歌及生平事迹。也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活动家的演说和言论中的格言。

很多坐着祈祷的人喊道:“别吵! 安静! 嘘! 嘘!”

甘地先生沉默不语，一动也不动。他脸上的神情似乎很悲哀。他的同伴也沉默不语了。

甘娜格对人们的粗暴行为难以忍受。潘迪特先生表示痛苦和厌恶，低声说:“啧，啧，啧! 嘘! 嘘! 唉!”

甘地先生双手合十，请求人们安静下来听。

群情激愤，一个劲儿地在抗议，但他们不能不理会甘地先生的示意，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兄弟们，姐妹们!”传来了甘地先生的热情洋溢的、慈祥而又自信的声音:“在这痛苦的时刻，患难的时刻，只有相信天神才能给我们帮助。天神或安拉都是一样的。不管诵读哪一个宗教的经典，难道都会引起他反对，激起他愤慨吗? ……”

“我们决不要听《古兰经》的经文!”人群中有些人愤怒地反对说:“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弟兄们都是在这种经文声中遭到杀害的。念这些经文的人侮辱了我们的母亲和姐妹。您经常教导我们不要使用暴力，不要伤害任何人的心。您念这种经文，使我们回想起了我们的弟兄和孩子惨遭杀害的情景；使我们回想起了我们的母亲和姐妹遭到侮辱的情景，您使我们感到伤心，我们决不容忍这样做。”讲话者们的喊叫声中有着受害者的愤怒，有着为复仇而发出的咆哮。这种咆哮是愤怒和痛苦的嘶叫。人们都惊住了。对阻挠者表示厌恶而发出嘘叫的人也惊住了。

甘娜格感到糊涂了。在她的脑子里激起了一个对非正义的抗议、报复和宽容的相对立的漩涡——其答案是什么呢? 怎么解决呢? 她满怀希望地两眼盯着甘地先生。

甘地先生用无畏的声音说道:“有一些兄弟们不同意念《古兰经》经文。我并不是想去伤他们的心。但是，如果我在祈祷时

不能念《古兰经》经文的话，那么我在祈祷时也不念其他宗教的经典了。”

“完全没有必要！毫无疑问，不能这样做！”人们对这种微不足道的反抗挑战说。

“从人道主义出发，我向我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兄弟姐妹们祈求。”甘地先生等人群安静下来之后说：“所有在德里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都是我们的和印度政府的保护对象。如果使他们感到伤心，或者他们的安全受到某种威胁，那么这将是我们的最大的罪过，最大的耻辱……”

“现在每天还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在巴基斯坦遭到杀害。他们被洗劫一空，被赤身裸体地赶了出来。您不为他们感到痛苦吗？您为什么不去那里呢？”抗议者挑战说。

甘地先生双手合十，要求大家听他说：“在我内心里对在巴基斯坦遭到杀害和从巴基斯坦被赶出来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同样感到很痛苦的。我想去巴基斯坦，并且将要去那里。我将要在加伊代·阿泽姆面前双手合十地请求怜悯和和平。我将要对他说，请结束这场屠杀和流血，建立起和平吧。希望印度教徒兄弟姐妹重返自己的家园，能够平静地无忧无虑地生活，但是，在这之前必须让从这里出去的穆斯林回来。只要在德里和印度对穆斯林具有威胁，那么我怎么能去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制造屠杀事件和不安定的局面呢？我怎么能说得出口，要他们建立和平的局面呢？我将不惜自己的生命来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地方建立起和平的局面。”

回家时甘娜格内心很不平静。潘迪特先生沉默不语，低着头走。甘娜格低着头跟父亲一起走着，突然开口说：“报复并不能消除仇恨。三月份时布里先生曾经在文章里写过这句话，为

此他被解雇了。”

“这句话完全正确，孩子！”父亲表示同意说，接着就不说话了。

晚上，阿西尔正好在自己办公室里。他接过甘娜格的稿子，叫她坐在沙发里等着。他忙碌了大约十分钟，于是按了一下铃。听差走了进来，他吩咐说：“把这张纸拿去给经理，把这张拿去给编辑！……”阿西尔转向甘娜格，数了数她写的稿纸，说道：“请等几分钟。”于是便开始看稿。

阿西尔看完甘娜格的稿子，又按了按铃。听差走了进来。他说道：“拿茶来。”于是从自己的椅子里站起来，坐到甘娜格对面的沙发里。

“您的笔调很有力，”阿西尔用英语说，“但是观点不正确。这是政治性的错误。这种观点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是一种有损于自己的观点。我们已经因为甘地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甘娜格手里搓弄着巴掌般大的小手帕，为了不致于使阿西尔扫兴，思索了一下就用英语说：“我用的是人性论的观点。我亲眼看到了那些妇女嚎啕痛哭的情景，甘地先生眼睛里掉下眼泪……”

“有好几千名印度教妇女处于比这些戴面纱的妇女更糟的情况之下。她们住在难民营里。她们该不该有个住的地方？昨天就是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兄弟在巴基斯坦请愿，甘地难道不清楚吗？穆斯林就是在甘地教导人们要宽容的格罗尔花园里架起机枪和冲锋枪向印度教徒袭击的。尼拉姆伯尔·焦希大夫就是在这个格罗尔花园里遭到杀害的。甘地不记得焦希大夫了吗？尼拉姆伯尔·焦希大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出色的外科大夫！是

世界上著名的五至十名外科大夫中享有盛名的一位大夫！杀害他难道不是灭绝人性吗？是谁杀死尼拉姆伯尔的呢？不是什么无知的人杀死他的，是跟他在同一家医院里工作的一个穆斯林医生亲手杀死他的。这就是伊斯兰的文明和伊斯兰的人性。这个宗教把杀害每一个异教徒看作是宗教的本分，以宗教本分的名义，杀害了什勒塔嫩德、莱克拉姆、拉杰巴尔。甘地却劝告人们要宽容。这些讲文明和人性的人经常与人为敌，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你到任何一座古老的寺庙里去看看吧。"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情况。不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还是拿人性来……"

阿西尔皱起了眉头，问道："你是共产党人吗？"

"不是，我不是共产党人。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

"共产党人的领袖比·西·焦希不是到过甘地身边吗？他曾经说：我们将要组织起'内卫军'，去保卫穆斯林。而穆斯林们在四二年时就背叛了，接着他们去支持真纳，现在他们将要当甘地的'内卫军'了。"

听差用一只托盘端来了茶和两只杯子，放在茶几上。

阿西尔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扔给听差。听差从柜子里拿出一包饼干放在盘子里。

"我给您沏茶① 好吗？"甘娜格问。

"这是您的权利嘛，给您自己也沏一杯。"

阿西尔在等待喝茶的过程中又用英语说："您在写法上是描写多于叙述，有着多情善感的姑娘的激情。"阿西尔微微一笑。

"对，我已经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了。杰·布里先生也很感兴趣。我就是跟他学会写作的。"

① 这里是指沏牛奶红茶。

“杰·布里，他是不是《辩护者报》的撰稿人？他文章的确写得很好。我知道他。”

“他就在德里吗？”甘娜格急切地问。

“不清楚。也许在哪家报馆里吧，如果活着的话！”

甘娜格听了很反感，不说话了。

阿西尔一边喝着茶，一边解释说：“小说是另一回事。小说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写。但是报纸的任务是制造舆论。我们将要发表您写的事情，但要换一种形式。请您明天看《首领报》吧。赫尔本斯！”

听差过来了，阿西尔吩咐说：“把这篇稿子给杰尔克先生送去。从桌子上拿张纸和笔给我。”

阿西尔在纸上写了两行字，连同甘娜格的文章一起交给听差，并且递给听差一张五卢比的钞票说：“去买一听‘金火星’牌香烟来。”

阿西尔边喝茶边说：“您可以采访一些市里的问题。像您这样受过教育的、年轻漂亮的小姐，是大有可为的。请您在官员们周围注意一下政府方面的新闻。我可以推荐您。您意下如何？”

“托您的福。我再给您沏杯茶好吗？”

“好。您自己也沏一杯。”

甘娜格给阿西尔沏好一杯茶，表示歉意说：“我已经够了。”

等阿西尔把茶喝完之后，甘娜格说：“现在我要告辞了，我得走很远一段路，回家要晚了。”

“您家住在哪里？”

“法伊兹市场后面的胡同里。”

“我会让您赶得上时间的。我要去新德里，顺便用车把您送回家。”

“给您添麻烦了。”

“别客气。令尊过去开了家印刷厂，是吗？”

“是的。全部都留在牛奶市了。”

“我却全都搬来了，但是真不容易。我不得不给了警察一千卢比，否则三、四万卢比的机器就没了。这个地方还给了五千卢比的押金呢，月租是一百卢比。您瞧瞧这块地方！这是印度教徒弟兄们的慈悲！这帮混帐的家伙……”

听差把新买的一听香烟拿来了。阿西尔把香烟听的外盖转了一圈，打开里面的封口，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甘娜格：“第一支烟请您抽。”

甘娜格很不高兴。三天前她已经说过，她不抽烟。考虑到场合，她有礼貌地微笑着抱歉说：“谢谢，我不会抽烟。”

“真的？从来也不抽烟？在社交场合，或者在喝茶后也不抽烟吗？”

阿西尔把烟点上了。

“不抽，从来没有试过。”

“试试又有什么要紧呢？我在上层社交场合经常看到小姐们抽烟。现在抽烟是极普通的事情。在这两个月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旧的束缚和旧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新的世界里正在出现新的行为。最大的需要和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能站稳自己的脚跟。”

“确实，做起来是难的。”

“赫尔本斯！”阿西尔又招呼听差说：“你告诉经理先生，把它寄走。我要走了。”

阿西尔用了五分钟把几张打好字的信纸看了一遍，签上字，然后与甘娜格一起下了楼。

马路上马车、汽车非常拥挤。走路的人多得人行道上都容纳不下。甘娜格心里一阵阵地害怕，生怕汽车轧着人，生怕被卡车撞着。阿西尔却毫不畏惧地把汽车开得飞快，转来转去，避来避去。

甘娜格不禁称赞说："您开车很有把握，真了不起！换挡很稳，一点都觉察不出来。"

"您也经常开车吗？"

"不，不。我家没有汽车。我用姐姐的车学过一阵子。当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还害怕呢。"

"您用'社会新闻'和'社会闲话'的形式给我们写点东西吧。我要把您介绍给读者。"阿西尔继续说着。他把甘娜格送到法伊兹市场下车，再一次地提醒她写点东西来。

甘娜格跟阿西尔第一次谈话中所得到的鼓舞和希望，通过五、六个星期的体会，变得越来越淡薄了。她已经在《首领报》上发表过五篇文章了。她写的甘地先生在格罗尔花园祈祷会上的文章，从事情本身和描写笔调到文章的题目，全都改了。她写的关于难民们的境况的文章，一字不动地照登了，但在甘娜格的名字前面却加了"特派记者"四个字。她相信阿西尔为人高尚，会付给她这项工作的工资的。

甘娜格对阿西尔越来越放肆的行为很反感。虽然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但他仍坚持要她抽烟，上下楼梯时将手放在她腰上搀扶她。甘娜格感到很窘迫，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好像是身上被壁虎或蜘蛛碰了一下似的。

甘娜格思想上并不拘谨，并不保守。当她与阿西尔一起去

“詹姆斯·福特俱乐部”时，她便感到：在此之前，她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天地里。她过去对高级人士的思想和行为根本不了解。……烟和酒是普普通通的招待物品。在接受款待方面，为什么男女要有别呢？在交谈时不好意思与男人接触，或者不能在眼睛里和嘴唇上流露感情，这不是愚蠢是什么呢？与那些生活只局限于家庭和胡同的小天地里的妇女们相比，她认为自己是自由独立的，有活动能力的。如今面对这一个阶层，她感到自卑。那天晚上，在俱乐部里听到的谈话使甘娜格在宗教的宽容、穆斯林在印度的权利和他们的平等地位的问题上思想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俱乐部里的气氛很紧张。到处说着克什米尔、巴拉穆拉、巴基斯坦、乌里·伯德登等字眼。辛哈先生对甘地先生表示莫大的气愤，用手在桌子上猛击了一下，差点儿把酒杯打翻了。他气愤的是：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甘地先生不让把穆斯林赶出德里和印度，却任他们在威胁国家。他说：“假如我们的军队不在巴拉穆拉阻挡住巴基斯坦的机械化部队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肯定会占领什里讷格尔。索尼少校说过，英国军官正在公开指挥巴基斯坦的军队和雷达。处于这种情况，要是穆斯林们在这里搞破坏活动的话，那怎么办呢？穆斯林们不过是在这里等待时机而已……”

“破坏活动？”阿西尔说：“岂止是破坏活动，他们已经在策划要采取突然袭击来占领德里。他们每家每户手里都有炸弹、步枪和机枪。瑟尔达尔·巴代尔已经向甘地提供了证据，但他根本不理睬。巴代尔说得很对，我们怎么好相信那些一夜间就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穆斯林呢？”

布卢杰夫人吸了一口烟，张开深红色的嘴唇把烟喷了出来，露出她那珍珠般的牙齿，扬起用眉笔勾划出来的眉毛说道：“对，

多险哪！不是吗？”她把她的烟卷放到烟灰缸上——旁边是辛哈的正在冒着烟的烟卷，喝完了小杯里最后一口雪利酒。

阿西尔吩咐正从身边走过的侍者说：“再来一杯雪利酒。”说完，又叫住侍者，问布卢杰夫人说：“来一杯威士忌，好吗？”

“好吧，请便吧，我陪您。”布卢杰夫人笑了笑，说：“甘地打算等人家把我们杀死。您知道格纳德·布莱斯事件吗？……哼，他已经做好打算，让政府把难民们赶走，重修清真寺。巴代尔有勇气，他把事情平息了。我们不能依靠甘地。”

辛哈从烟灰缸上拿起烟卷，拿的是布卢杰夫人的烟卷，烟头上染着口红。甘娜格正想告诉他拿错了，见到他们俩相视了一下，布卢杰夫人的嘴上露出了微笑。甘娜格只好不作声了。

阿西尔气愤地说：“现在成千上万的难民正住在各清真寺里、陵墓里。别说是清真寺，就连满是豺狼和蝙蝠的古堡废墟堆里也住了人。穷人们把坟墓也挖了，好歹有个庇身之地。甘地说，把所有的人都从清真寺和陵墓里赶走。是救人的性命要紧呢，还是在空出来的清真寺里做礼拜要紧呢？甘地关心的是穆斯林狂热的宗教感情，根本不关心印度教徒们的性命！”

布卢杰夫人喝了一口刚送来的酒，阿西尔和辛哈也陪着她喝。布卢杰夫人喝了酒后说：“只有巴代尔在拯救印度教徒。甘地和尼赫鲁却置我们于死地！”

阿西尔带着讥讽的微笑赞成说：“喂，老兄，尼赫鲁就该同情穆斯林嘛，他就是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

辛哈又激动了，说道：“消息已经封锁起来了，他在比哈尔邦东部用飞机向屠杀穆斯林的几个村庄扔炸弹，上千名印度教徒被炸死。”辛哈又用手朝桌上一拍说：“我说，请甘地到比哈尔东部去看看，他要是活着回来，那就了不起。……他这一切所作

所为，使巴基斯坦越来越嚣张了。而他在这里一味包庇它的代理人。穆斯林的主张就是：他决不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我在坎普尔亲自听到赫斯勒德·莫哈尼①在群众大会上发表声明……”

“他的声明说了些什么？”阿西尔打断他的话说：“我们是穆斯林，到处是我们的故乡！——他们会离开印度吗？”

听到这些话，甘娜格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怎么能容忍背叛国家的行为呢？对于国家来说，现在是危难时期。不能容忍危害国家的行为。怎么能反对对这种危害国家的行为保持警惕呢？……

在离开俱乐部之前，阿西尔又接着说起在向辛哈介绍甘娜格时没有说完的话：“甘娜格小姐的笔很有分量。她是旁遮普的资历很深的革命家、令人敬佩的政治活动家的女儿。……他们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把房子和一所很大的印刷厂都留在拉合尔了。她在《首领报》上发表了六、七篇文章。甘娜格小姐，多少篇？已经发表了六篇文章。大家都很喜欢这些文章。”

“当然，我们有责任照顾她。”辛哈同意说。

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即便出于种种政治原因，但还是认为不能放弃原则。他认为政治是暂时的，原则是永久的。他是甘地先生和尼赫鲁先生的政策的拥护者。他说：“印度被认为是对宗教不偏不倚的国家，却采取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依据把百姓区别开来的政策，采取对穆斯林不予容忍的政策，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将不会容忍叛国者，但是以宗教来断定是否叛

① 1924年时由印度左翼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自称是印度共产党的合法组织的领导者之一。

国，则是错误的。难道在历史上印度教徒没有叛过国吗？这种宗教狂的毒素将会毁灭国家。我的兄弟啊，从现在起已经谈论到了成立锡克斯坦的事了。天神晓得，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呢？如果把宗教作为政治基础的话，那么锡克教徒、雅利安社信徒①、印度教徒、耆那教徒②，大家都将要求各自的权利。我的兄弟啊，我在旁遮普时曾经见到过印度教徒和雅利安社信徒彼此打破脑袋的场面……”

甘娜格觉得父亲的观点是正确的，心想，假如这时布里在这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某家报纸上很好地阐明这个问题的。甘娜格心里重新产生了对布里的强烈的想念。她曾经收到过写给住在勒克瑙的阿瓦斯提先生的回信。回信是本德夫人写的。信只有寥寥数行，但令人欣慰：

“…… 我曾按奈尼塔耳的地址答复了您的第一封来信。也许您没有收到。如您来这里，那么总会有可能找到工作的。要是您来的话，就在我们家住。……”

甘娜格心想：拉姆普拉加什没有把勒克瑙来的复信转来。也许布里的信也已经来了，他没有给转来。布里在那封信里恐怕一定会写上自己的地址的，现在没有收到回信，他怎么写呢？甘娜格急忙给奈尼塔耳的邮政局长写了一封信：要是有信寄给维默尔·维拉这个地址的话，希望转来德里新印度印刷厂。

甘娜格见到，由于思想分歧，自己在德里的新闻界谋不到职位，而在勒克瑙谋职却有希望，便向父亲提出要去勒克瑙。潘迪

① 亦称圣社。1875年创建，主张改革印度教，反对偶象崇拜、种姓隔离和童婚，建立“吠陀社会主义”。

② 产生和流传于南亚次大陆的一种宗教。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和苦行主义等。

特先生原则上没有对甘娜格的想法提出异议，却是建议她耐心地在德里做些努力。他说："孩子，不过才一个半月嘛。人家当学徒要当一年半呢，到时候再去别处谋职。生活是一种斗争。"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三，各家报纸都登载了北方邦首席部长的一份声明。声明说："相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单一的民族和国家的理论的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没有市场的。既不可能提出由于某一个人是穆斯林而把他从国内赶出去的问题，也不可能让不认为自己是印度人的人留在国内。"

首席部长还谈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份电报。巴基斯坦政府曾经通过电报向北方邦政府询问有关穆斯林们在邦内的情况。北方邦首席部长答复说："北方邦的人民，或者印度政府才有权询问北方邦的情况。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种权利。在克什米尔遭受巴基斯坦侵犯的情况下，我们不打算去重视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穆斯林联盟的副领导人拉里先生也有声明说："那个曾经以穆赫默德·阿里·真纳先生为首的穆斯林联盟，现在在印度已不复存在，或者已经没有什么权利。"

潘迪特先生对这个声明很感兴趣。他称赞北方邦的人有办事认真的性格。甘娜格要求同意她马上就去勒克瑙。潘迪特先生说道："孩子，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但这件事要考虑一下。这星期，默亨德尔将从贾朗达尔回来，最好也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你忙什么呢？"

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德里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团，来到比尔拉大厦，向甘地先生请愿，要求停止向巴基斯坦遣送穆斯林；要求政府安排他们在印度安居。

甘地先生在晚祷时通过电台从比尔拉大厦就这个问题发出

感人肺腑的强烈呼吁："……把一切不参与宗派活动、拥护民族精神的穆斯林弟兄们，把一切将自己视为印度民族的一分子、承认这个国家是自己祖国的穆斯林弟兄们，从自己祖国的怀抱里推出去，这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行为。"

甘娜格看到自己没有机会自由地写出自己的见解，也得不到写作的任何经济利益，就整整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写了。但是她支持甘地先生的这一呼吁，反对蛮横无理的行为，她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了。已经有两天了，她的心还是平静不下来，于是就一气呵成，写了篇短小的文章。她的论点是：如果把我们驱赶出祖国是对我们的一种蛮横无理的行为，那么把不愿意离开印度的穆斯林们驱赶出印度也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追随蛮横无理的行为，就是对蛮横无理行为的支持。她相信阿西尔出于人道和公正一定会发表这篇文章的。

午后三点至六点，阿西尔一般总是在办公室里。甘娜格算准时间去了。阿西尔埋怨她这么久没有来。他叫人给她端来了茶，跟她开了几句玩笑，然后把甘娜格的文章看了一遍。

阿西尔的脸沉下来了。"人们离开各自的故土，这难道不是巴基斯坦的理论和两个民族的理论的结果吗？"阿西尔问。

"但是在德里剩下未走的，或者在印度剩下未走的穆斯林们并没有把我们驱赶出拉合尔吧？是相信两个民族理论的人们自己走的。他们何必要去怪罪别人呢？"甘娜格也提问说。

"这种仇视我们，对我们采取蛮横无理行为的原因是伊斯兰教的信念。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难道他们的伊斯兰教是另外一种伊斯兰教吗？"阿西尔为了使甘娜格答不上来而问道。

"不，过去仇视的种种原因都是经济上的。"甘娜格说。

“不去说它了。”阿西尔收住话说：“今天到俱乐部去吧，自那天去过之后，你还没有去过。”

“我不想去，太晚了。”

“辛哈先生已经问起过你两次了。新闻处里编写小册子的工作就是他掌握的。每月有二百至二百五十卢比的收入。如果你需要他帮忙的话，那就应该见见面。”

“今天我去不了。”甘娜格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说。

甘娜格正往家走，走到锡尔瓦利胡同的拐弯处就看到她家门前挤了一大堆人。人们激动地大声嚷着，还听到潘迪特先生的可怕的喊叫声。

甘娜格害怕了。难道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为了有个地方住又来抢她家房子了？这么多的人，她怎么挤得过去呢？怎么办呢？

走近时听到了潘迪特先生高声争吵的声音：“我身边有他们亲笔写的房契。”

人群中有一个人用旁遮普语说：“你别理他们。看看有谁会把你从这里赶走。”

另外一个人激动地骂道：“剁他个肉酱……。这个甘地真不叫我们活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现在他要叫人把德里也占了。你不理好了。”

有一个邻居说：“警察根本管不了这种事情。经甘地一说，警察现在袒护穆斯林了。这不是军队管的事情。这是民事纠纷，这要到法院告去。看看，甘地怎么个决断法？”

甘娜格松了一口气，人们不是在跟潘迪特先生吵架，而是在帮他说话。大家见到甘娜格来了，便闪开了道。

潘迪特先生很紧张。他告诉说，赛伊德从巴基斯坦回来了。

来的时候是带着家眷，从警察局叫了警察一起来的，是来要回房子的，说是欺骗了他，牛奶市根本没有潘迪特先生家的房子。潘迪特先生跟他说，房契早就给他了，拿出来给大家瞧瞧吧。但他却说根本没有给他房契，但是潘迪特先生身边却有他给的和亲手写的房契。比金格是见证人。这个不诚实的赛伊德却说："我们走的时候把房契留在这儿了。是您撬开盒子取出来的。"潘迪特先生把有他签字的房契拿了出来，他却说："这些都是假的。"潘迪特先生伤心地说着，说了好久。

甘娜格对赛伊德的这种恶劣行径感到非常气愤。

各家报纸都按期刊载甘地先生祈祷时的讲话和声明。潘迪特先生把甘地先生的话当作是国家的良心，正义的呼声，对甘地先生的一些声明总要仔细地读一读。第三天，潘迪特先生看到晨报就愣住了。

潘迪特先生把报纸拿给甘娜格和甘金看，说道："孩子，你们看看，把这篇念出来听听！这个赛伊德真是假话说尽，骗人骗绝了。"

甘金把文章念出来给大家听。甘娜格放下打扫房间的活儿走过来听。甘地先生的声明是："印度政府已向出于恐惧而离开这个国家的穆斯林们作出保证：要是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返回自己的寓所居住。政府将有责任保护他们和他们的生命财产。昨天，德里的一位温文尔雅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和他家里的几位戴面纱的妇女一起忧心忡忡地来到我的身边。这位穆斯林绅士是位资历很深的民族主义者。他出于恐惧才离开祖国的。在印度政府作出保证的情况下，他回来了，要作为印度政府的百姓而在自己的祖国定居。昨天，当他回到他在杜尔拉妮胡同的住宅门前时，见到他的房子已被从拉合尔来的印度教徒们占了。他们是

在这位绅士不在的情况下，撬开他房子的门锁，把房子占了的。这位绅士去到法伊兹市场的警察局提出申诉，要求主持公道，给予帮助。穆斯林绅士带领警察去到房子门前，但是一群印度教徒不让警察采取正当的行动。公民们得不到合法权益，公民们的生命财产未能受到保护，这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非常羞耻的事。我向政府作出强烈的呼吁：要对在捍卫正义中出现的一切反抗和障碍进行斗争。害怕不负责任的人们示威，对政府来说是可耻的事。政府的责任是一定要使房主得到他在杜尔拉妮胡同里的房子。为了维护法律、秩序和公正，政府如果必须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的话，那就不应该再犹豫不决。”

潘迪特先生对赛伊德的欺骗行为感到极其气愤。他还感到气愤的是，甘地先生没有听听双方的话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他准备去比尔拉大厦让甘地先生看看房屋的卖契。甘娜格和甘金也准备随潘迪特先生一起去。潘迪特先生朝法伊兹市场走去，想给甘地先生的秘书打个电话约定拜见甘地先生的时间，顺便到杜尔拉妮胡同和锡尔瓦利胡同把赛伊德的狡诈行为告诉大家。

潘迪特先生在二十五分钟内给比尔拉大厦打了三次电话。回答说，甘地先生的秘书在甘地先生身边忙于处理来往的信件。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把事情处理完。潘迪特先生想过一会儿再打电话，便往回走了，那时他才知道印地文和乌尔都文报纸都登载着甘地先生的声明，还对甘地先生的这一声明和他对难民们的残暴行为表示遗憾。

八点半到九点钟光景，难民们出于好奇心，都聚集到杜尔拉妮胡同里来了。到十点钟时已聚集有两百至两百五十人。潘迪特先生不断地向人们述说实际的情况，说得嗓子都哑了。甘娜格和甘金放下一切活儿，跟出于好奇心而进屋来的妇女们答着

话。母亲仍然对聚集来的表示同情的人们感到惊慌不安。女儿们为了使母亲鼓起勇气，坚决表示说："我们会把一切都告诉甘地先生的。假如在这之前就来警察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坚持真理'①。警察怎么能把我们从买来的房子里赶出去呢？"

情绪激昂的人群愤怒地挑战说："我们倒要看看，甘地和国大党政府是怎样把定居的印度教徒们赶走的？只要赶走一个，以后就会把所有的人都赶走的！有谁会把我们的房子交还给我们呀。"

人山人海，群情越来越激昂。十一点钟时，潘迪特先生想给比尔拉大厦再打一次电话，但是人很拥挤，走出胡同很困难。他刚走了几步就听说手持木棍的警察来了，还有荷枪的士兵。潘迪特先生的心激烈地跳起来了。他返回屋门口。

人们开始高呼口号："我们不离开房屋！打倒国大党政府！打倒甘地！"人群在胡同口挡住了警察的路。

潘迪特先生、甘娜格和甘金非常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准备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他们的心在怦怦地直跳。雷鸣般的口号声和激愤的情绪使人感到，人在越聚越多。这一切使他们感到局促不安，提心吊胆，但是现在即便撇下房子，也走不了了。突然响起了枪声。

潘迪特先生抱住脑袋一屁股坐在放在门堂里的凉榻上了。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们就这样流血死去吗？孩子，算了。"他招呼站在身边的甘金和甘娜格说："只有听天由命了。我们该死的话，就死了算了。算了吧，房子不要了！"

甘金反对说："为什么？爸爸！我们去哪儿？……"

"现在不是我们走的问题。"甘娜格气冲冲地打断她的话说："我们是在为真理而战。如果要死的话，那么为什么让别人去死。

① 指用不流血手段消极抵抗。

我到前面去。"甘娜格朝人群冲去，要求大家给她让路："请让让，请让开一点儿！请给我让条路！"

"孩子，孩子！别，孩子！"潘迪特先生跟在甘娜格后面喊道："你停下，你停下！我有话……"

人们给他让开路，对他说："你在家坐着吧，不管死一千人也好，一幢房子也不空出来。"

"打倒国大党政府！打倒甘地！打倒尼赫鲁！"口号喊得更加响亮，更有挑战性了。潘迪特先生的心扑腾扑腾地直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坐在甘地先生面前绝食。"甘娜格气愤地说。

潘迪特先生一遍又一遍喊着问："有人挨子弹没有？有人受伤吗？"

"没有关系！我们准备去死！我们的血要流在甘地和尼赫鲁的头上。"人们让他安静下来。

半个钟头之后口号停了。人们散去了。大家说，警察早已走了。人们曾与警察抢夺棍子，警察为了威吓群众，朝天开了枪。

潘迪特先生估计，警察考虑到情况会恶化才撤走的，但是由于甘地先生的压力，一定会采取对他不利的合法行动来帮助赛伊德的。潘迪特先生发电报把奈耶尔叫来商量法律上的问题。

拜见甘地先生存在不少障碍。潘迪特先生连站在甘地先生的门口做祈祷也未得到准许，只好给甘地先生写了封信，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连同证据一起寄去。

由于甘地先生的声明支持赛伊德和由此而造成的在家门口发生的可怕的事件，使甘娜格变得精神恍惚，似呆似傻了。使她内心感到局促不安的是：在阿西尔面前说什么呢？唯一的办法

是：在政治和理论方面保持缄默，只做些谋求生计的事情。勒克瑙有着谋生的机会，但是父亲不同意她去。恐怕姐夫也会赞成父亲的意见的。只有希望能在德里通过辛哈在新闻处里找些工作做了。

阿西尔埋怨甘娜格这么些天没有露面，甘娜格就不得不告诉他杜尔拉妮胡同的事件闹的就是她家的房子。

“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的状态，你看见了吧？”阿西尔问。

对这种嘲笑，甘娜格早有准备，回答说：“这种人不参与什么宗派组织、宗族关系或什么阶层。我们是买了房子的，但是是不是我们胡同里的所有房子都是强占的？”

“既然甘地未能阻止住从旁遮普驱赶印度教徒的事情发生，那么他有什么权利在这里打击印度教徒呢？难道一个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比在伯哈沃尔布尔受饥挨饿的五万名印度教徒更重要吗？你看看这份报纸吧。”阿西尔把那天的《论坛报》放在甘娜格面前。

消息是：在伯哈沃尔布尔有五万名印度教徒被强行赶出他们的住所送进了难民营。每隔一天才发给他们仅仅两只烤饼，也没有足够的水供应。已有一百多人饿死。

甘娜格不作声了。她沉默了一会儿便提醒说：“您曾说过要去辛哈先生那里。”

“对，你倒反过来嘲笑我了。辛哈说，‘原告不及证人精’。他已经问起过阁下好几次了。你根本没有来。你今天就去吧，今天我要上他家去。现在已经六点钟了。我们七点钟或者七点一刻走，这段时间里你看看报纸吧。”

黄昏慢慢地降临。路灯亮了，但亮得似乎过早。阿西尔驾

着汽车穿过人群拥挤的瑟德尔市场，进入了新德里繁华的街道。汽车沿着圆形邮局转了一圈，开进了两旁有绿栅栏拦着的小道，来到了辛哈的一所小别墅前。

阿西尔按了一下门前走廊里的电铃。一个用人探出身来看了看，问过来访者的姓名就进去了。

阿西尔和甘娜格在放在走廊里的轻便藤椅上坐了下来。

大约有三四分钟光景，辛哈先生一边扣着印式上衣的钮扣走了出来。他见是甘娜格，惊喜地表示欢迎。

“辛哈先生，您穿印式上衣太合适了。”阿西尔很羡慕辛哈的漂亮的衣服。

“有什么办法呢？内阁办公大楼里所有的人都做了。下面跟上面学呗。总理喜欢印式上衣，大家都得做件穿一穿！”

“可是您穿很合适。您说呢？”阿西尔望了望甘娜格说。

“对，挺合身的。”甘娜格不得不附和说。

“喂，钦古尔，你听着，拿茶来。”辛哈把头转向大门喊道。

“不，不，不，您问甘娜格小姐，我们才喝了来。您也许没有喝吧？”阿西尔说。

阿西尔和辛哈先生说了几句话：“……您吩咐过，至今……没有到手。”阿西尔在压低声音说。甘娜格把注意力从那边移开了。

“……会成的。”

“明天我派经理来？”

“有必要吗？条子我已经写好了。好，甘娜格小姐，您请说吧，您近来怎么样啊？显得有点忧郁！”

甘娜格感到辛哈的发音有点特别，过去在俱乐部里也注意到了。讲英语跟别人一样，但讲印地语时有点娇声娇气，尾音拖

得长。

阿西尔把甘娜格在杜尔拉妮胡同事件中差点遭难的事说了出来。

甘娜格很窘迫，没有作声。

辛哈对甘地先生表示气愤。他说，全力帮助甘娜格是自己的责任。

阿西尔提议说："您说吧，是到俱乐部去看看热闹呢，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坐一会儿？"

辛哈不想到拥挤不堪的俱乐部去。

阿西尔把汽车开到格纳德·布莱斯商场。甘娜格跟随阿西尔和辛哈穿过环形商场的走廊，走上了宽敞的楼梯。这家餐厅她曾经有一次跟阿尼尔·格布尔、姐夫和甘金一起来过。她有点生气。如果从家里出来时想到要到这种地方，要去俱乐部，那么她就换件衣服了。

餐厅的大厅里有很多人，乐队正在演奏西方乐曲。辛哈的意思是找个单间。侍者把一间空房间的门打开了。甘娜格不得不第一个进去。房间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子的左右两侧是板墙，挨着板墙放有几张沙发，甘娜格朝前走过沙发，在一张靠墙放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阿西尔坐在她右边的沙发上，辛哈坐在左边沙发上。

"您想要点什么？"阿西尔问辛哈说。

"请甘娜格小姐说吧。您请说吧。"辛哈问甘娜格。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喝过茶来的。我要点苹果汁吧。"

"哎，这算什么？您来吉姆莱特吧，就是杜松子酒搀柠檬汁！"

甘娜格表示不感兴趣。辛哈坚持说："这没有什么可猜疑的。

今天也听听我的吧！你尝尝就清楚了。要是感到不好喝，那就请剩下。”

甘娜格不喜欢“猜疑”这个词。她小心谨慎地准备尝尝。阿西尔和辛哈要了威士忌。甘娜格犹豫不决地尝了尝吉姆莱特。味道有点特别，辛辣，酸甜，但不能说不好喝，得说不错。她好奇地喝了两口。

阿西尔和辛哈彼此在交谈着。辛哈在谈话中间用英语问甘娜格说：“请告诉我，有些勉强吗？”

“不，味道不坏。”

“那就请您干了吧，再来一杯。”

“您请吧，我够了。”

辛哈和阿西尔一再劝说，甘娜格把酒干了。

甘娜格一再推辞，但是侍者还是端来了两杯威士忌和一杯吉姆莱特。甘娜格觉得全身热乎乎的，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她举起第二杯酒，喝了第一口，两三分钟后，眼皮有点紧，头变得有点轻飘飘了。她决定不再喝了。她感到他们没干好事。

尽管辛哈坚持要她喝，但她还是不喝。

“有点感觉了吧？”辛哈微笑着问。

“有感觉。”甘娜格笑着回答说，接着一想，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不舒服了吗？”

“不。”甘娜格板着脸说。

“那就喝吧，听我的话，喝吧，您会喜欢的。”辛哈摸摸甘娜格的膝盖亲切地劝道。

甘娜格把膝盖缩了回去，表示歉意不再喝了。

“就把这些干了吧！我说，您究竟叫我怎么讨好您呢。”辛哈

把整只手压在甘娜格的膝盖上。

桌子被推得晃动了，阿西尔的酒杯洒了。甘娜格迅速站起身来，怒容满面说："这是干什么！我走了！"

"胡说。你开什么玩笑！"阿西尔怒气冲冲地对甘娜格说。

甘娜格气愤地咬住嘴唇说："我要走了。让我走。"她的鼻翼在颤抖。

辛哈和阿西尔对视了一下。阿西尔叫甘娜格坐下来冷静地听他说。

甘娜格不肯坐。

阿西尔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给她让路，并对辛哈说："好吧，我把她送到门口就回来。"

甘娜格走下餐厅的楼梯，来到了走廊里，楼下灯光亮得耀眼。人挤得摩肩接踵。她从来也没有独自一人来过格纳德·布莱斯。她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恼火。她束手无策，加上酒力的影响，头在发晕。她记得经过法伊兹市场的公共汽车的号码，但是在格纳德·布莱斯的什么地方搭公共汽车，她不知道。现在不是可以问人的时候。

"要出租汽车吗？"司机一面向一位乘客收钱，一面朝甘娜格问。

甘娜格有依靠了。她坐进了出租汽车，松了一口气，觉得有保护了。司机一边沿着马路开车，一边问道："去哪里？"

"法伊兹市场。"甘娜格回答说，这时她心里又慌了，想起钱包里只有十安那。现在怎么办呢？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多狼狈啊。过去，她二十来卢比根本不当一回事。……将怎么办呢？

司机照甘娜格说的，将车开到了法伊兹市场，在邮局旁边转

过车头，停在赛伊德路上。

司机看了看里程说："一卢比两安那。"

"大哥，我忘了，钱包里的钱已经花光了。请你在这里等一下，我这就拿去。"甘娜格迫不得已说。

"原来是这样啊。"司机大声说："真是'包大中空'啊。我在这儿等？我们每分钟都有价钱。你当初为什么不看看呢？"

"耽误多久，我也照付你钱。我承认是我不对。"

"你别诓我，我也是在德里住的。你去了不来，我就等到天亮？"司机说话的声音更大了。

"要是你不信的话，就跟我到家门口去。"甘娜格感到很难堪，但没有办法。

司机更来劲了。他朝旁边店里的人诉说道："你们瞧瞧，这些正人君子、太太小姐们的模样，提着个邮袋般大的钱包，里面连十八安那① 都没有，还想坐出租汽车呢。"

胡同口的店铺老板讷西布·拉伊问着"什么事，什么事"走了过来。甘娜格羞得无地自容，申辩说："我不是不付钱。我忘记了，钱包里的钱花光了。我这就去拿来给他，耽误时间的钱也给他。要是他不信的话，就跟我一起去。"

讷西布·拉伊责备司机说："她是个好人，你说话要看人说。"他认识甘娜格，也认识潘迪特先生，说道："你连人也看不出来了？你怎么跟高贵善良的姑娘这样说话呢？你把钱收了走！多少钱？你说！"

"孩子，你回家去，钱我给。"讷西布·拉伊叫甘娜格走。

甘娜格一边穿过锡尔瓦利胡同，一边克制住自己，为的是不

① 这里指旧币，十六安那为一卢比，十八安那即一卢比二安那。

让父亲看到自己慌张的神色和一副狼狈相而感不安。一进门便贼道："爸爸，给我钱，我今天可受罪了。"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孩子！"潘迪特先生问。

"我在迪斯·赫扎里匆匆忙忙地坐错了公共汽车，坐到了瑟德尔。那里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告诉我说，坐开往格纳德·布莱斯的公共汽车，从那里有开往法伊兹市场的公共汽车。到格纳德·布莱斯时，钱包里已经没有多少钱剩下了。我是坐出租汽车回来的。我从胡同口那家店铺的老板那里拿钱付的车费。你给我十八安那，我还给他去。"

潘迪特先生安慰她说："是讷西布·拉伊吧，你坐下，我明天给他。"

甘娜格不想让讷西布·拉伊把司机蛮不讲理的情况告诉父亲。她即刻拿了钱，和甘金一起去把钱还给了讷西布·拉伊。

两天后，奈耶尔回来了。父亲把跟赛伊德换房和交易的契约拿给他看。奈耶尔从奈尼塔耳来时也曾经看过这些契约。他说，一切都对，但是这上面没有中人签字。潘迪特先生从胡同里请来了靠得住的人杰瓦赫尔·辛赫和古尔蒂达默尔，说明了情况。他们俩很痛快地在上面签了字，写上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的日期。

甘娜格跟姐夫谈起了她跟《首领报》老板阿西尔的原则分歧，说道：她对德里的新闻界并不抱有任何希望。她想到勒克瑙去，为的是可以有机会在那里找到工作。

奈耶尔不同意甘娜格的想法。他说："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要就业，那么就应该对职业尽责。那也是一种责任。我并不仅仅是受理那种为我所同情的案子。当我受理案子时，不管怎样，我总是忠实地审理它的。"

甘娜格不同意地说:"对,就是您自己说的,您是在忠实地做不忠实的事!我不能为了谋求借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而去支持非正义。您的这种意思是:必要时我还可以去偷东西?也有的人为正义而可以放弃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职业。"她暗示的是布里。

"要是你想这样做的话,那么你首先该去当甘地,以便使大家都承认你的思想是出于你的人格。你是知道的,有一些放弃借以维持生活的职业的人,往往被借以维持生活的职业所绊倒,这种例子也是可以找到的。"奈耶尔对甘娜格的尖刻的话作了尖刻的回答之后,立刻改变话题,说:"算了,过去的一切我都理解。阿西尔现在正在帮你忙,你应该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才是。"

"现在他那里不会有什么可能性了。他这个人很可恨,我不去他那里了。"甘娜格低下头说,接着,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告诉了奈耶尔。

奈耶尔为昨天晚上的事责备甘娜格说:"你为什么喝酒?我不希望你这样。你显得很轻浮。"

"我怎么轻浮了?您不喝酒吗?您自己跟我说过好几次:稍微喝一点,没有关系。您不是有好几次给姐姐喝酒吗?"

"每件事情都要看时机,看情况,看人,看关系。"

"好吧,就算我这点错了。但我没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现在我决不会去阿西尔那里了。"

"如果在勒克瑙也出事,那怎么办?"

"为什么要出事呢?就算也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我在那里就不会像在这里那样保护我自己吗?请您跟爸爸说一说吧,把我关到箱子里收藏起来好了。"甘娜格哭了。

奈耶尔不得不同意她去勒克瑙。

三

一辆辆长途汽车满载着从自己的故乡西旁遮普被赶出来的惶惶不安的难民，在印度武装士兵的护卫下，抵达了自己的国家，在难民营门口停下。天已经黑了。所有能随身带上一点行李的人，都忙着从汽车上卸行李。在车队的最前头，全副武装的士兵的车辆的正后方，是一辆旅行轿车，车里是被从谢克布拉驱赶出来的妇女。这些妇女用不着操心照料行李，她们除了身上穿的几件衣服外，身边一无所有。高什利亚代维领着这些妇女最先走进了围着围墙的难民营的大门。

大门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围墙里面有一幢楼房，楼房前方的左右两边，搭着一些帐篷。帐篷里传来了说话声和叫唤声。人们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来自谢克布拉的妇女跟随着高什利亚代维朝前面的走廊走去。她们听到有一个妇女在嚎啕痛哭。

在走廊的电灯光底下，一个年轻的姑娘肩上披着一条又脏又破的披巾，用披巾蒙着头和脸，倚墙痛哭着。在她身边坐着两个更为年轻的女人，呆若木鸡，一言不发。三个人的衣着都十分肮脏、褴褛。披巾的样式跟穆斯林的一样，是蓝色和黑色的，但是披巾的披法却跟印度教徒一样。这两个默默无声坐着的妇女，连额头和下巴也用披巾蒙着。她们病容满面，无神的眼睛里流露出疲倦的神色。

高什利亚代维认识这两个默默坐着的妇女，指了指正在痛哭流涕的妇女问道："她心里不痛快吗？"

一个妇女点了点头。高什利亚代维托着下巴惊讶地问道："唉，为了什么呢？她娘家人不是找到了吗？在洛赫格尔难民营

里。”

答话的妇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娘家不收留她。说道：‘我们已经把她嫁走了。’现在指望婆家说句公道话了。”那个妇女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娘家推得一干二净。”

从谢克布拉来的妇女们听了这个妇女说的话，仿佛感到天旋地转，都低下了头。这是她们为了与自己的家人团聚而回到自己国家时的第一个感受。

高什利亚代维从痛哭流涕的姑娘那里转过脸来，匆匆忙忙地把披巾披在头上，招呼随她一起来的妇女说：“你们在这里坐一坐。”说罢，朝搭在走廊前面草地上的帐篷里走了进去。

不多一会儿，高什利亚代维从帐篷回来，问坐在走廊里的妇女说：“她们到哪里去了？”

妇女们答不上来。高什利亚代维用手紧攥着披巾角，匆匆走出走廊，到右边去寻找。

坐长途汽车来的人，有的肩上坐着小孩，有的肩上扛着行李，有的腋下夹着行李，或者手中提着行李，开始走进大门。所有的男人或妇女，不是抱着孩子，就是提着行李。这些经过长途跋涉的人，身上穿的衣服虽然质地很好，但十分肮脏，皱巴巴的。体态臃肿、疲惫不堪的中年妇女、身材苗条但很瘦弱的姑娘们和年轻妇女们，一手抱着正在熟睡或正在哭泣的孩子，另一手提着沉重的箱子或包袱。她们累得几乎把孩子或行李拖着了地，但还是用手紧紧地抓着。她们即便感到非常辛苦，但对孩子和行李仍然是不忍释手。

“兄弟们！姐妹们！”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头上缠着白头巾、蓄着白胡须、穿着白衬衣和齐膝的白围裤，双手合十，招呼从大门口进来的人说：“父老兄弟姐妹们！请大家先去帐篷登记自

己的名字。不要自己去找地方。我们会根据需要给大家安排地方住的！”

“请到这里来！请到这里来！”一个身体粗壮的青年一边叫喊一边走进帐篷。

“请大家一个一个或两个两个地到里面来！”青年人在里面喊着。提着行李、抱着孩子的人立刻在帐篷面前挤作一团。

从谢克布拉来的妇女们在走廊里站着。比什妮站不动了，便坐了下来。其他的妇女也坐下来了。达拉把下巴搁在膝盖上，两眼望着地。她不忍心抬起眼来看那个正在痛哭的妇女。她耳朵里正在回响着那个妇女的话语：指望婆家的人了！娘家推得一干二净！难道正因为如此才把她们带来这里的吗？……

从大门口进来的人在帐篷前越聚越多。有一个人正在叫喊：“每一户都要逐人写上名字。大家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呢？”

另一个人说：“大家都很累了。给我们住下吧。我们自己会来把一切都写上的。”

高什利亚代维回来时嘴里嘟嘟哝哝，在发脾气。

“来吧，喂，你们跟我一起来。”高什利亚代维叫随她一起来的妇女们到帐篷去。

那个中年男人从大门口来到了帐篷前，双手合十地对拥挤的人们要求说：“父老兄弟姐妹们！请大家排成一行，这样工作就会快一点。老天爷保佑，谁都不会受罪了。”

高什利亚代维因为挤得走不过去，就对中年男人发脾气说：“老兄，真叫人受罪。我早就来了，那时候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刚才登记的人到哪里去了？现在叫我等到什么时候？我是昨天早晨出的家门。我也是个有家有孩子的人。我把女孩子单独一人留在家里就出来了。我是来为大家服务的，不应该给我找麻

烦……”

“好，好，大姐，请别着急。不要着急啊！”讷特辛赫双手合十安慰高什利亚代维说：“现在你回去吧，去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看看自己的家。我会叫人把这些姐妹们的名字都登记上的，你别着急。这些姐妹们吃过东西喝过水没有？”

讷特辛赫不见高什利亚代维答话，便十分关切地说：“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你该先回去看看。”

高什利亚代维把从谢克布拉来的六名妇女给讷特辛赫点了一遍，就走了。

讷特辛赫对头靠着墙正在嚎啕痛哭的金迪说：“孩子，你就指望老天爷保佑吧。对那种没有天良的人们，你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正在受到报应，可是他们仍然不怕做出丧天害理的事情来。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来吧，姐妹们，吃饭去！”讷特辛赫招呼妇女们说。

知道了金迪痛哭的原因之后，妇女们都没有心思去吃饭喝水了，但是讷特辛赫的亲切招呼，使她们感到确实已是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清早不过吃了两把炒豆，现在早已消化得精光了。于是她们站起身来跟他走了。

楼房后面搭着一大片帐篷，还有一座大帐顶。大帐顶下面的地方用布幔围着，有几个妇女正在几座架着大平锅的炉灶上烤着饼。有两个妇女弯着身子在大盆里涮东西。炉灶后面是许多口装满豆子的大锅。做饼的妇女的脸上没有痛苦和失望的神情，却有着同情、干练和热情。大帐顶的一个角落里装有水龙头，流水四溢，地上一片泥泞。另一个角落里是一堆吃饭用过的树叶① 和盘子。达拉和跟她一起来的妇女到水龙头上洗过脸和

① 印度有些老百姓用树叶盛饭菜。

手，用披巾抹了抹。

妇女们在为人们分饭而铺设的麻袋片上刚坐下，就有一个妇女在她们面前放上了树叶和盘子，分好了烤饼和豆子。吃了一个多月的没有菜送的毫无味道的烤饼之后，这顿饭对达拉来说，像吃油炸点心一样香喷喷。吃饭的时候，她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金迪痛哭流涕的景象，她似乎还听到她的哭声。

讷特辛赫双手合十对正在烤着烤饼的妇女们说："大姐们，孩子们！你们的服务精神值得称赞。你们还得受点累，按照老天爷的意旨，现在大约有二百五十位兄弟姐妹刚刚到，可能需要再多做四五十份。要是你们齐心合力做上八至十赛尔面粉的烤饼的话，那么整夜都不用发愁了。"

"啊！"一个姑娘惊讶地张大了嘴，表示数字大得可怕，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姑娘朝放在炉灶旁边的面粉包弯下腰说："没有问题，行啊。我现在就揉面。这种服务的机会很难得啊。"

达拉从她身上移过目光，又集中到树叶上。

正在从灶上往外取烤饼的中年妇女不让老年妇女从包里倒面粉。她指了指用大毛巾盖着的大盆说："现在不用取了。姐妹们刚从库赫·苏里亚里安送来了十赛尔面粉的烤饼，这些也该够用了。"

讷特辛赫让来自谢克布拉的妇女们吃过饭便领她们返回帐篷前面，当时那里只剩下十来个人了。讷特辛赫等她们登记完名字之后，便双手合十要求说："姐妹们，你们把自己的名字、娘家和婆家的详细地址都登记上。要是你们家里人从某个难民营来过这里的话，看到登记，我们就会把他们现在已经去哪里的下落告诉你们。我们也尽量给他们捎信，还可以通过电台发消息，叫他们来接你们，或者通知他们，你们已经被送到什么地方去

了。"

妇女们都朝达拉看，她们都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名字跟男人说。大家知道，只有达拉才能做得了这件工作。她是城里姑娘，懂英语、波斯语，懂梵语经典，这三方面都有知识。

向印度教妇女问清她丈夫、大伯和公公的名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年高什利亚代维在雅利安毗湿奴学院难民营中遇到的困难，现在达拉又遇到了。阿默尔·高尔和瑟德文德·高尔家族是众所周知的。瑟德文德说，阿姆罗是婆家的名字；阿姆罗说，瑟德文德是婆家的名字。本蒂总算从口里说出了丈夫和大伯的名字。比什妮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有一种绿色的鸟，发出"根加拉姆"的叫声，平时吃的是粟米！达拉明白了，比什妮的丈夫名叫多达拉姆①。

有人也向达拉问起她家里人的名字。达拉低着头回答说："我不需要通知任何人。请您给我在这里或者其他地方随便安排个工作吧。我要自己过日子。"

那些搞抄抄写写工作的人们彼此间用英语交谈说："也许她已经听说了，这些可怜的妇女们，无论是娘家人还是婆家人都不想收留她们。"

达拉不再朝他们看了。说话的人估计这个妇女懂英语。有一个男青年用英语对达拉说："你怎么理解都行。对，有些人就是这样愚昧无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冷酷无情的。你们完全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对你们非常同情和尊敬。让我把你的名字登记上吧，以便能够统计数字。"

另外一个男青年把所有的妇女都送进了一间大房间。房间里，金迪和其他两个青年妇女都背靠墙地坐着。房间的地上铺

① 多达是印地语中鹦鹉的译音。这里绿色的鸟是指鹦鹉，即多达。

着地毯，壁灯上有很多飞虫在扑来扑去。男青年临走时对达拉说："你们愿意的话，就熄掉灯，关上门。要是嫌热，就开电扇。"

现在房间里十分闷热。达拉拧开墙上的电扇开关，电扇转动了。

直到现在为止，比什妮和盖丝萝一直仰着脖子目不转睛地望着电灯。听到电扇的声音和感到有风吹来，比什妮便转过头去看电扇，惊奇不已。

门前的走廊里现在还有人在来来往往。

"我们把门关上，放心地睡一觉好吗？"本蒂向达拉提议说。征得同意之后，本蒂便起身把门关上，插上门闩。

关上房门挡住男人的视线之后，妇女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像卷发似地卷成卷，当做枕头枕在头下，躺在地毯上伸开四肢睡了起来。比什妮现在还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电扇在转动。

灯前飞舞着的小飞虫被电扇的风打下来纷纷落到妇女们的身上。达拉觉得没有必要亮着电灯，并且亮着电灯也难以入眠，便对本蒂和瑟德文德说："用不着亮着灯，我把它关上吧！"

"好吧，妹妹，你懂得关，就关吧。我们不懂。"

比什妮没有听别人说话，扭过脖子一个劲儿地看着电扇。达拉没有等她答话就按下开关把灯熄了。

"啊！"比什妮用自己的家乡话可怕地叫了一声。

达拉的手还没有离开开关，又把灯打开了。比什妮又惊又怕，浑身哆嗦。

瑟德文德说："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从前她哪里见过电灯啊。我来来往往进城已有好几次了，什么都见到过。"她问比什妮说："妹妹，你坐过火车吗？"

"没有坐过。"比什妮回答说："但是看见过。从我们村去帕

卡时，要穿过火车铁轨。”

瑟德文德颇有见识地又提出问题说：“那个默哈拉杰① 先生有本事。他在一些城市里很有势力。只要他手指一动，水就流出来了。水就在他吃饭的地方从铁管子里哗哗地流出来。”

达拉嘴边露出了微笑。她把开关指给比什妮看，告诉她说：“你别害怕，这样一按灯就会灭。再这样一按，灯就会亮。”达拉关了灯躺下了。

达拉虽然在黑暗中闭眼躺着，但还是没有睡着。

现在正是思考的好机会。

第二天清晨六时，本蒂要求达拉说：“好妹妹，走吧，我们自己去走走，打听一下消息。托老天爷的福，或许会打听到我父亲、大伯、婆婆的下落。”

本蒂的丈夫和大伯以往每年总有一两次到阿姆利则来为自己的商号采购绸缎。阿姆利则有绸缎批发商。结婚后，本蒂曾经有一次跟着丈夫和婆婆来阿姆利则朝拜过杜尔吉亚纳和德尔巴尔·萨赫布。

达拉心想，阿姆利则也会和拉合尔一样有很多所女子学校。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哪怕工资普普通通也行。她想到帐篷里去问一下女子学校的地址。

正在帐篷里的一个男青年领会到达拉的意图。他仔细地观察了她的景况和面貌，同情地说：“大姐，最近学校都关闭了，所有的地方都住上了难民。您要去什么地方的话，我陪您去，可以给您指指路。”青年又告诉她说：“我叫代夫。我是达摩社会学院的学生。”

① 印度人一般对婆罗门祭司的称呼。在英国统治时期对大王公们的一种封号。

代夫推来了自行车，他想帮助达拉和本蒂，跟她们一起走了。一出大门，他就给达拉和本蒂雇了一辆马车。本蒂害怕了，凑到达拉耳边说："唉，我们身边哪有钱来付车费呢？"

"没有关系，坐吧。"达拉对本蒂说。

达拉在拉合尔时跟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来往的过程中知道，接受男人们的这种友善的照顾是妇女们的权利。本蒂一直住在农村，不知道有这种权利。代夫骑着自行车跟在马车后面。

代夫和达拉跟本蒂一起走了好几个难民营，还请别人帮忙寻找本蒂家里人的下落，查阅了来来往往的难民的名单和登记。代夫非常同情这些无辜受难的妇女。他准备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她们。他让她们坐着马车从一个难民营去到另一个难民营寻找，一直转到晚上。

在陪同达拉和本蒂去难民营的路途中，代夫一整天都没有谈起过有关自己的情况。他一直在谈论着在阿姆利则目睹的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有很多人都曾为维护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好对妇女们说的。代夫在他纯洁的思想里对他亲眼目睹的这些残暴的行为感到十分痛心，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些事情，以此来减轻他心灵上的负担。他想仅仅通过暗示来说明，印度教徒们听到了西旁遮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和令人憎恨的各种事件之后，热血沸腾，万分愤慨。这样，印度教徒们自身便干出了比这更加惨无人道的事情。可怜的妇女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部分中都成了愤怒和复仇的猎物。作为一个男人，代夫在妇女们面前感到羞愧和有罪。为了赎取作为一个男人而犯下的罪过，他渴望去帮助一切受苦受难的妇女。代夫称呼本蒂为大妈，称呼达拉为大姐。晚上，他领她们到自己家去吃晚饭。

代夫的父亲森德拉姆在银行里当会计。代夫的母亲是教师，她并不在乎本蒂和达拉衣着寒酸，一点也没有提到她们的苦难遭遇，而待她们像贵宾一般尊敬。

代夫的母亲谈起她孩子说："这孩子已经读完大学一年级了，考试得了第一名。现在学院关闭了，整天在难民营里工作。"她对她们居民区的学生、代夫的同学们作了一番夸奖，说："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现在担负不少工作呢。"

达拉不想谈论自已，但是嘴里却把话说出来了：今年她本来应该大学毕业了。她一直考第一名。

第二天清晨，代夫就来带领本蒂和达拉到其他难民营去看看。本蒂整夜都在思索着寻找她儿子和丈夫的办法。她记得，七年前跟丈夫和婆婆一起来阿姆利则，当时他们住在一家寺院里。有一天中午，他的批发商请他们去古鲁市场吃饭。市场很窄，拥挤不堪。楼下是商店，楼上是住家。本蒂哪能记得清批发商的名字和商店的字号呢？但是她知道经常从批发商那里来货。有时还写信去要过货。

本蒂相信，她的丈夫、大伯和婆婆一定是来阿姆利则了。当时他们就在担心村里会发生骚乱，大伯曾经提起去阿姆利则的事。假如他们已经来到阿姆利则的话，那么一定去过批发商那里。

代夫领了本蒂和达拉在古鲁市场里从头至尾走了三遍。本蒂一点都认不出来了。她只到过这个市场一次，况且还是在七年以前，跟在丈夫身后，脸上蒙着块面纱，低着眼睛，牵着婆婆的手来的。现在怎么能叫她认得出来呢？

代夫的父亲森德拉姆听说本蒂认识她家的批发商，并且有意去找他，便怜悯地说："这哪能找得到呢。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批发商，他们那里有成百万客商来来往往。找这样的人等于是大

海捞针。”

代夫的朋友们听到，达拉是文科大学生，于是又来了两个学生帮她寻找。帮助达拉本身就等于帮助本蒂。代夫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到古鲁市场里的所有大小批发商那里打听。他们辛苦了三天，终于打听到了古鲁市场里的杰德拉姆和班纳拉尔的批发店经常给谢克布拉地区的吉莫基村的戈巴尔达斯和莫汉达斯那里运去绸缎。兄弟两人曾经在八月份来过，当时说到要去阿姆巴拉找生意做。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情况了。

本蒂急着想去阿姆巴拉寻找丈夫和儿子。

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十分同情这些受苦受难的妇女，准备尽力去帮助她们。他们已经替瑟德文德和阿姆罗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她们的家里人在洛赫格尔难民营停留了一下，就去杰格拉万了。已经通知他们来与瑟德文德和阿姆罗见面。在他们尚未来到之前，仍为瑟德文德和阿姆罗提供膳宿，但是对于拒绝说出自己娘家和婆家地址的年轻妇女，他们不打算冒险收留她们。

代夫的父母是能够理解达拉的思想感情的。他们知道，在妇女或姑娘经常遭受恶人摧残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有见识的妇女，虽然她本身是无辜的，但她为什么要专门介绍自己受人摧残的经历呢？达拉的沉默，使他们已经体察到这是她对社会摧残的反抗，是保持尊严或独立自主的愿望。他们同情达拉。

达拉从代夫一家富有同情心的举动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只要他们说一声，那么达拉一定会在她尚未找到任何别的生活依靠之前，留在他们家干些做饭、洗碗和洗衣服的活的。但是他们会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干这些活吗？在旁遮普的一些中产阶级家庭里也并不是都雇有厨师或女用人的。虽然一些受

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手腕上都戴着七、八多拉①的镯子，但家里的一切活都是她们亲自动手干的，做完家务活就穿上华丽的衣服，很有气派地出去走走。在物价昂贵的年代，要承受雇佣达拉这样的负担，对于代夫一家来说，不是长远之计。

本蒂搂住达拉一次又一次地恳求说："我的妹妹，你跟我一起走吧，现在我只有依靠你了。我是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连句话也不会跟人说。你是我的妹妹。既然老天爷让我们成了患难姐妹，那么以后的日子我们也要一起过下去。要是我找到自己的家里人，那么我们俩都有依靠了。哪怕只有一小块饼，我们也要分着吃。你是知道的，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依为命的。……"

本蒂和达拉已经准备离开阿姆利则去往阿姆巴拉。除了她们头上那两条在谢克布拉从盖绍拉姆家释放出来时给的粗布头巾外，没有一件衣服不是破的。从衣着来看，哪止是穷人，简直是一副乞丐模样。代夫的母亲拿出两套旧衣服和两条头巾给她们，她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拿不出新衣服来。临别时，代夫的母亲不好意思地在她们每人手里各塞了一张五卢比的钞票说："物价很贵，五卢比根本不顶什么用。妹妹，拿着吧，有时几个拜沙②也管点事。"

森德拉姆先生还跟代夫一起来到火车站，送本蒂和达拉坐上开往东部的火车。阿姆利则车站上到处人山人海。像马蜂窝似地嗡嗡地响着。人踩着人。呼喊声、尖叫声、哭泣声和酸臭味，叫人透不过气来。站台上挤满着旅客，堆满着行李。列车看来

① 一多拉约相当于十二克。
② 此处指旧币，十拜沙等于一安那，十六安那等于一卢比。

很少。由东往西开的是满载穆斯林的专列。这些列车一般都在远离站台的铁轨上以飞快的速度向拉合尔驰去，为的是免遭情绪冲动的人的袭击。

从西部来的是印度军队护卫下的满载印度教徒的列车。这些列车的机车前面和列车的尾部都挂有运载木材用的平板车厢，上面垒着沙袋，筑有工事。这些列车都不在阿姆利则靠站，而是直向东部驶去。阿姆利则已被从公路上来的难民们挤得满满的了，不好让乘火车来的人在此地下车。

旁遮普的贸易中心阿姆利则如今已成为印度的边境。想从阿姆利则去印度东部和南部的旅客已增加了千百倍。没有定居下来的旁遮普人都渴望着去一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谋求生计还是束手待毙的问题。

从阿姆利则开往东部的列车的数量还不到从前的十分之一。在分治之前，北印度铁路上的机车司机和司炉工这种繁重的劳动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干的。现在他们都去巴基斯坦了，他们害怕来旁遮普。

森德拉姆先生和代夫一清早就领着本蒂和达拉到了火车站。一列挂得长长的、已经把客车厢和货车厢连接在一起、准备开往东部的列车驶进站台停了下来。所有的车厢都早已塞得满满的了，没有一个可以进人的地方。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时候上的车。车顶上也有人把行李堆起来坐在上面。人们为了挤进车厢和在车顶上找个地方而争吵不休，甚至还动了武。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和小孩子都在站台上站着。人们好歹都想离开阿姆利则往东部去。森德拉姆先生和代夫都束手无策。男人们可以往车顶上爬，但是怎么能让妇女们坐车顶呢？

突然间传来了高喊声。有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用报纸做

成传话筒放在嘴上高声说道："我双手合十向各位父老兄弟说几句话。我们大家都处于危难的时刻。在危难的时刻，大家都应该相互关心，应该把别人的母亲和姐妹当做自己的母亲和姐妹来对待，应该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对待。我双手合十请求各位父老兄弟：所有的青年男子都坐到车顶上去，让妇女们、孩子们和病人们进车厢里面坐，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坐在车厢里面是可耻的。……"

"对！对！"响起了一片赞同声。

有人在挑战地高喊："有一个年轻的男人坐在车厢里！坐在车厢里的年轻男人是……"骂得很难听，然而却出自好心。

本蒂和达拉乘机挤进了客车厢。森德拉姆先生和代夫为未能给她们以适当的帮助而表示歉意，并且向她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要求她们一定要写信来，希望以后大家能再见面，接着向她们道别离去。

九月的火辣辣的阳光把车厢烤得灼热。妇女们穿着衣服坐在车厢里，犹如装在一个个小麻袋里，全身汗水淋漓。她们彼此挤得发了火，吵起架来，一会儿又相互谅解地说起话来了。有时候有的男人用"大妈、妹妹、女儿"称呼她们，递来水罐让她们喝水。喝过水，立刻就满身大汗。站台上，小贩们拿着叮满苍蝇的食品，一边叫着"新鲜的，热的"，从车窗前面走过。有三四个小男孩在兜售编得很粗糙的枣叶扇。扇子的要价很高，两拜沙的扇子讨价两安那，人们在付出两安那时总要骂上十几二十声。

达拉感到，在车厢里也许只有她一个人默默无声。妇女们扇着扇子，为了能在嘈杂声中说话，都提高着嗓门。她们讲着西旁遮普的各种方言，有讲代拉瓦利话的，有讲穆尔达尼话的，有讲钱吉话的，各种词汇和各种口音都交织在一起，达拉听懂的不

多。桑奇话与这些方言有亲缘关系。在嘈杂声中，孩子们的哭声最响亮，大概是受了无关紧要的惊吓和感到有点难受吧。本蒂跟坐在身边的妇女们讲着代夫及其一家人的崇高品德，称赞他们是“天神”。其他的妇女们讲述了一些比他们的风格更为高尚的例子，还显耀她们自己遇到的一些好事。

挤在车厢里的妇女们全身汗水，疲惫不堪。过了很久，机车才接挂上车厢，鸣叫着，发出隆隆的声音，似乎在抱怨负力过重，愤怒而又吃力地大口大口地吐着烟雾，然后被迫缓慢地曳动了列车。列车行进了一段路程之后，速度才跟敞篷马车和三轮车差不多。那些任性的男青年感到很好奇，便从车上跳下来，奔跑着又登上了车，显示自己有本事。在生活的每一个时期，人类寻欢作乐和猎奇的倾向是无法压制的。青年人的这种举动激起了一片哈哈大笑声。坐在车顶上的人们把双手放在耳朵上[①]大声地唱起了“德巴”[②]：

> “白日里的秋千，你忘得了我，我却忘不了你。”

另外有人抢着唱道：

> “你为何躲在一旁坐着！一旦来到了心间，岂能瞒过双眼！”

达拉的心被刺痛了。她回想起自己曾经给希萝和西达唱过“德巴”，当时她正沉浸在欢乐之中。两个月里，她什么都忍受

---

① 印度人的一种习惯。
② 印度的一种以和声为主的歌。

过。……生活是什么呢？然而爱情的话语……所有的一切都是枉然的。哪能知道谁忍受了什么苦难啊？

列车开出了阿姆利则，不停顿地跨越了好几个车站，接着把一个一个小小的车站抛在后面而停下来了。几乎所有的车站上都有人提着铁桶给水或清凉饮料喝。车厢里挤满了旅客和行李，厕所无法进得去。而货车厢里则根本没有厕所。列车停下来以后，男人们从车顶上，妇女们从车厢里，都公开地撩起衣服蹲下来解手。要是感到害臊和不好意思，那么只有自己闭起眼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有一些车站上，当地人分发咸饼或豆子和烤饼来招待大家。有一个车站上还分发薄饼和熟菜。还有一个车站上，接待人员给大家分发甜食。

有好几个车站上的接待人员在尚未使受苦的难民对招待感到完全满意之前不让火车开走。车上的难民倒也并不焦急。很少有人想到他们正在往哪里去。他们并不急着要按时到达某个目的地。他们正嘻嘻哈哈地在嘲笑着命运，命运未能征服他们。他们现在已经忧愁过度了，他们现在对任何事情都不发愁了。

但是挤在人群中的本蒂有点心急。她急于想早一点到达阿姆巴拉，可是她哪能办得到呢，能对谁说呢。她讨厌火车这种慢慢吞吞、有气无力的速度。与想象中高速奔驰的火车相比，现在这辆火车是在爬行。火车开出阿姆利则之后，到下一天清晨才到达菲劳尔车站。本蒂一点也不清楚，阿姆巴拉在哪里，有多远。在这方面连精明能干的达拉也说不清楚。在本蒂的要求下，达拉向站在站台上的铁路人员打听：阿姆巴拉有多远，列车什么时候能到达那里。

回答说：离开这里有七十五英里，平时火车行驶起来有两个小时至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可是这算什么火车呢？也许傍晚能

到，或者明天早上能到，也许还要晚些时候才能到，没有一个准。

本来在这个国家里火车是最准时的，火车是规律和纪律的象征，农村里的人一般见到火车就知道时间。在目前情况下，它也变得没有规律了。本蒂和达拉坐着这趟慢吞吞地爬行着的火车度过了第二天。第二个夜晚已过去了一半。妇女们相互靠着，挤着，不断地发出沉重的鼾声。谁也没有为被别人压着而发怒，提抗议。有一个妇女，她怀里的孩子情况不好，好像快要断气了。妇女们让孩子坐到车窗边吹吹风。半夜里那个妇女尖声叫了起来。妇女们都明白了，孩子死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死去孩子的母亲。妇女们把自己的孩子紧紧贴在胸前，用纱丽抹着眼泪。死去孩子的母亲的刺人心窝的哭声、妇女们的说话声和孩子们的哭叫声闹成一片，大约在车厢里持续了有两小时之久。接着妇女们就离开正在痛哭的死了孩子的母亲，对她的哭声毫不在乎，闭上眼睛摇摇晃晃地打起瞌睡来了。到了下一站，死去孩子的父亲和孩子的哥哥从车顶上爬下来，大哭大叫起来。有几个人围了过来安慰他们，对他们表示哀悼，劝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他们从火车站上借来了锄头和铁铲，在车站前方离铁路五十码远的田野里把孩子埋葬掉了。孩子的父母捶胸顿足地痛哭了好久，又回到了车上。列车在站上停留了大约两个小时。

妇女们在列车里挤作一团，坐着坐着第三天开始了。光辉灿烂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强烈的光芒照射着疲乏而又憔悴的妇女，两小时后太阳高过了车窗。以缓慢的速度行驶着的列车在一个长长的站台上停了下来。达拉从车窗里看到了装有信号器的两层楼上写着："阿姆巴拉市"。她告诉了本蒂。两人准备下车。她们俩已经商量好，在这个刚到的陌生的地方，只要找不

到别的住处，就到难民营去住。

在阿姆巴拉市车站上下车的人不太多。整辆列车是开往古鲁格谢德尔的。本蒂和达拉各自夹着小包袱，手拉着手，跟其他人一起出了站。

本蒂紧紧拉着达拉的手，把她拖到一边喊道："萨图！喂，萨图！喂，萨图·拉姆马！"

"来买呀！又脆又香的花生！刚炒出来的呀！来买一包吧！两拜沙一包！两拜沙一包！"一个小男孩在聚精会神地高喊着。本蒂喊着朝小男孩奔去。

这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身穿衬衣短裤，脖子上挂着个小布袋，正在卖小包花生。

小男孩听到喊声就朝本蒂的方向看去，接着奔过去搂住本蒂的腰，叫道："婶子！婶子！以前你在哪里？几时来的？瑟多姐姐在哪里？"

本蒂双臂搂住萨图痛哭起来。

萨图不断地问："婶子，以前你在哪里？是刚到吗？瑟多姐姐呢？"

本蒂捧起萨图的脸，在他额上吻了吻问："我的杰基是在这里不？杰基的父亲和他大伯在哪里？你带我到他们那里去吧。"

"戈巴尔大叔和默诺赫尔大叔去德里了。默诺赫尔大叔前天刚回来。我父亲可能知道。"萨图回答完话又问："瑟多姐姐在哪儿？"

本蒂没有理会萨图的问话，要求他说："走，带我到你爸爸妈妈那里去。"

小男孩的脸阴沉下来，簌簌地流下了眼泪，说道："妈妈来这

里后死了。她在火车上就病得很厉害，想起瑟多就哭个不停。她一直肚子里绞痛，经常昏迷过去。”萨图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爸爸在那边十字路口的店里，来，走吧，我带你去。"

本蒂一手拉着达拉的手，另一只手搭在小男孩的肩上，一边问着关于他母亲的事，一边跟他走。

萨图从袋子里掏出两小包花生，递给本蒂说："拿着吧，婶子，吃花生吧。我在车站前面的马路上每天好卖一个多卢比呢。"他的声音里带着自豪，把母亲的事忘了。

前面就见到十字路口了，萨图跑了起来。他抢先了几步，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邻居婶子来了。萨图的父亲布拉默尔从店里走了出来。

本蒂告诉了萨图的姐姐瑟多死去的消息。萨图母亲去世的消息，她已经听说了。她见到布拉默尔便用衣角蒙着脸嚎啕大哭起来。

布拉默尔是阿罗拉种姓①，本蒂是克帝利种姓②，两家是不同种姓的宗族。按习俗两家不存在婚姻关系，但是由于在农村里两家相邻，布拉默尔自然是本蒂的大伯子了。在村子里，当着他面为了表示尊敬，她总是用纱丽边蒙着脸。布拉默尔把手搭在本蒂肩上为自己的妻子感到伤心而哭起来了："唉，希沃代伊啊，你扔下我们走了……"

按照吊丧的风俗习惯，本蒂捶胸顿足地哭了起来："唉呀，瑟多呀，孩子！你现在看到了吧！唉呀，我的小鸟呀，你为什么要飞走呀！"

布拉默尔的上了年纪的守寡的嫂子，怀里抱着小叔子的孩

---

① 属于刹帝利种姓中的一个副种姓。
② 属于刹帝利种姓的一个副种姓，一般是在旁遮普地区。

子从店铺后面走了出来。她也拉上纱丽蒙着脸，抱住本蒂痛哭起来。她把跟本蒂一起来的达拉也当做亲戚，抱住她哭了一阵。达拉在当姑娘的时候从未遵照这种风俗哭过丧，现在虽然已经结了婚，但仍然没有按这种风俗哭过丧，然而此刻她能不这样做吗？她也哭出来了。她不会嚎啕痛哭，而是不断地抽噎。

住在附近店铺里的难民妇女把她们围了起来，也帮着哭丧。分治前，这里有穆斯林开的饼铺、白铁铺、打铁铺、奶品铺和鞋铺。现在印度教徒把这些店铺改成甜食铺、食杂铺和杂货铺了。

在布拉默尔的嫂子嚎啕痛哭完第一遍停下来歇口气时，本蒂就问起自己的孩子。

高兰大嫂告诉说，戈巴尔达斯和默诺赫尔达斯曾经在这里住过十来天，现在又带着孩子和母亲去德里了。默诺赫尔达斯三天前还来过。

瑟多死去的消息必须告诉她的父亲和伯母。本蒂说："当穆斯林们在井边杀了巴利沙赫大伯，用长枪、长矛、斧子把你们大家推开赶走之后，青年人就对姑娘们动手动脚。不要脸的恶棍巴格尔——让他断子绝孙——抓住瑟多的手往身边拉，说'这是我的'。瑟多一下子就挣脱手跳下了井……"

布拉默尔的嫂子双手捶头捶胸地哭喊了起来："唉呀，我前世修来的好女儿呀！……"她什么也不理会，一股劲儿地捶头捶胸地痛哭着，但是这样嚎啕大哭，她一个人坚持不了很久。

本蒂告诉其他妇女说："当我和其他姑娘也跑去跳井时，这帮恶棍便用木棍将我们打倒抓走了。……"只有本蒂一人在跟高兰大嫂一起哭。

妇女们讲起了穆斯林种种残暴的行为，接着又讲起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复仇的事情。有一个妇女伤心地说："不管是印度

教徒妇女，还是穆斯林妇女，只要是为保住贞节而死的，都是最了不起的。姐妹们，女人的肉体就是被人蹂躏的吗？女人是畜生吗？谁想抢就抢，把她当作俘虏来宰割。天知道，女人的身体是前世的什么修来的啊……”

本蒂应声赞同。达拉像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地听着。

高兰现在仍然为姑娘伤心地大声哭着。逃难来的女邻居们悲痛地围着她坐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起身离开，各干各的活儿去了。现在已没有什么老邻居和相邻的同族人在这里，不然她们倒是会在百忙之中抽出身来带着沉痛的心情在这里坐上一天或几个小时的。

本蒂陪高兰轻声地哭泣。当她停下来歇口气时，她便向布拉默尔问起她孩子和丈夫的事。

布拉默尔说：“三天前默诺赫尔达斯来过，身体很好。他是到这里的地毯市场的医生那里给你孩子取药的。”

“哎呀，我的宝贝孩子好吗？”本蒂焦急地问：“得的什么病？”

“大嫂，别担心！”布拉默尔安慰她说：“你知道，旅途长，换了水。孩子们的身体一般都差了。我的女儿也病了。你孩子来这里时肚子有点不好。先前我们请西医治过，一点也没有见好。接着就吃地毯市场的印医的药。他的药很灵。吃了药见好，所以又来取药。孩子得的是消化不良症。听说，现在不用担心了。他已经找到房子了，弟兄俩在德里贩卖绸布。……”

本蒂害怕地双手合十说：“不，大哥，你对我说实话吧！我敢发誓，孩子肯定是不舒服。孩子哪里不舒服？他正在长牙，该死的牙总折腾孩子。”

布拉默尔又安慰说，默诺赫尔没有告诉说有什么大病。先前孩子肯定病得不轻。默诺赫尔说过，有个叫什么“根杰”的居民

区。从前穆斯林住在那里，现在印度教徒全都往德里去了，现在那边还有什么穆斯林呢？

经过一番痛哭和初步交谈之后，布拉默尔让萨图给本蒂和她的女友倒水喝，往隔壁的甜食店老板那里要了一包糖果放在她们面前说："这种水你怎么喝得惯。这是外乡的水，空着肚子喝要喝坏的。现在没有自己家乡的水啦。自己村里的水比这里的牛奶还要好呢。"

见到了村里的邻居和听到孩子和丈夫都平平安安，本蒂就放心了。这种宽慰的心情更加激起了她尽快去孩子和丈夫身边的强烈愿望。她出于对自己的孩子杰基的想念，抱起邻居的孩子，跟高兰大嫂谈了一阵村里的往事。

布拉默尔本想让侥幸活着回来的邻居嫂子在他那里住上两天，但他体谅到本蒂想见到孩子和丈夫的迫切心情。他劝她们说，现在火车的情况不正常，默诺赫尔·拉尔也是从德里坐长途汽车来的，回去时也是这样。本蒂和达拉在火车上挤了五十个小时已经挤怕了。第二天清晨，布拉默尔就带她们去坐开往德里的长途汽车。

本蒂想把她唯一的钱财——五卢比的钞票交给布拉默尔去买票。

布拉默尔没有看钞票一眼，难过地说："嫂子，莫非是世道真的变坏了吧。你这位同村的姐妹处在这样患难的时刻，我难道还怕花这么几个钱？……"布拉默尔给本蒂和达拉买好票，把她们送上了车。

本蒂和达拉是在清早六点从阿姆巴拉坐长途汽车出发的，到太阳快下山时就到达德里了。长途汽车进站时必须经过的居

民区和闹市区都挤满着难民，达拉见到了这些，想像起城市拥挤的情景，真是不寒而栗。难民们找不到房子住，只好在人行道上、平台上支上帆布顶篷住着。

在长途汽车站的正前方，大马路的对面，用低矮的铁栏杆围着的一个花园的角落里，搭着两座帐篷。帐篷上方的白布上用英文、印地文、乌尔都文、旁遮普文写着几个红色的大字："难民问讯处"。

有一些人提着行李正朝帐篷走去。达拉和本蒂也跟在他们后面。难民们被按地区分配到不同的难民营里。有一个志愿服务人员将一些要求投宿的人带到克什米尔门外的难民营去。

本蒂和达拉快到难民营时，电灯亮了。难民营里的收音机正通过扩音器播送着失散的和想寻找下落的人的名单。达拉把本蒂家里人的地址登记上了，她自己以本蒂妹妹的身份登记了名字。她们领到了一张就餐卡。新来的难民凭就餐卡都能领到已经烤熟的烤饼或炒米。

本蒂和达拉身边没有男人保护，因此被分配去住单身妇女草棚。那些草棚像是一条条用芦席顶遮盖起来的长廊。很大的门洞上没有门，也没有布幔。一边有块四面通风的地方生着几只炉子。有好几个男人和妇女正在烤饼。

在单身妇女草棚的门口坐着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年轻姑娘，正朝其他几间草棚望着。那个妇女向本蒂和达拉询问了她们的籍贯。这时从草棚里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啼哭声。

那个妇女从本蒂那里得到了回答之后，便随她们一起走进草棚里，指点着说："我们在这个角落里，那个角落里是从森格默鲁来的婆婆和儿媳妇。这是古杰兰瓦拉的老太婆的凉席。中间的凉席上是从格马利埃来的女人和她的儿子。你们就在这儿门

口两边铺席子吧。”

本蒂和达拉在外面时被强烈的灯光照花了眼，一进草棚就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借着从稀疏的草墙缝中射进来的光线才算看清了。草棚是窄长条的。两个墙角落里散放着一些罐头盒和大大小小的包袱。另一个墙角落里站着一个年轻的妇女怀抱着正在啼哭的孩子，摇来晃去，在哄孩子睡觉。中间的凉席上，躺着一个蜷缩着腿的老太婆。

本蒂为自己和达拉紧挨着铺了两条凉席。那个妇女告诉她们说：“自来水在外面。想洗脸洗手的话，就把我们的水罐拿去用吧。咳，你们身边一件行李都没有吗？连一只罐子、盆子都没有吗？你们是什么种姓？我们是金银匠。”

“克帝利。”本蒂回答说。

另一个走进草棚来的妇女猜到了她们在说什么，便插嘴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婆罗门种姓。你们要用的话，拿我们的盘子。”

本蒂向最先说话的妇女和第二个妇女都借了水罐。

本蒂和达拉在水管上洗完手和脸回来了。本蒂把她的披巾铺在凉席上，把从难民营领来的烤饼放在上面。她们离开布拉默尔那里时只喝了点清凉饮料，一整天没有能吃上点东西。两人把灌满水的水罐放在身边，各自拿着烤饼吃了起来。

先前说话的那个妇女在她们身边坐下说：“我们整天在听那该死的收音机，想听到闺女婆家的什么消息。我们的名字昨天广播了，今天也广播了，但是得不到她婆家的任何消息。她婆家的人在阿姆纳巴德开首饰店。我们是哈夫扎巴德的人。我们好歹躲过跑出来了，很多人被打死了。……”

那个妇女指了指蜷缩着腿躺着的老太婆，凑到本蒂耳边说：

“她是古杰兰瓦拉人。她全家人都被杀害了，家也被烧了。人家知道她是个废物，才放了她的。她一直是这样躺着，不说话，也不去领救济粮。要是我们把救济粮领来，把烤饼烤好，她就吃。”

那个妇女的姑娘靠着草棚门口坐着。

那个妇女又指了指正在哄孩子睡觉的年轻妇女说：“她的年轻的丈夫被杀害了。她的小姑子被人抢走了。她头上还受了伤呢，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子，有婆婆。这个女人是从巴赫默尼来的，是个寡妇，有个四岁的男孩子。她的大伯子和小叔子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扔在火车站上，自己到孟买去了。妹妹呀，这种年代，有谁会背这个包袱啊！……”

正要睡着，蚊子在手上、脚上和脸上叮开了。达拉把披巾盖在身上，下半夜冷得缩起腿。清早她还未醒来，邻居大声唱起了颂神曲。

“手执念珠求天神，
愿神舍弃世俗欲，
保佑众生得安宁。
……………………”

达拉闭起眼睛，蜷缩着身子在想：波拉邦泰胡同里的库沙尔辛哈，一清早就虔诚地唱起颂神曲祈祷天神。他年轻的儿子被杀害了，但是父亲仍然信仰“天神啊，唯有你”。现在我们的家根本不知道下落。人们既不从亲身的体验出发，也不从别人的感受出发而考虑神是否存在。也许是出于精神寄托的需要，人们才不加思索地信仰神。

听到本蒂祈祷的声音，达拉便睁开眼睛，看到本蒂已经起身

在凉席上坐着。婆罗门女人手里拿着水罐正往门外走去。她招呼本蒂说："妹妹，请你留点神。在这里，人家一见你不留神，会顺手把你东西拿走的。"

本蒂见达拉伸着懒腰便说道："老天爷大慈大悲把我们送到了这里，但愿今天能找到我的杰基和家里的人。那淘气的孩子睡得很少。他奶奶一般很早就起床了，那时候他也起身坐着。在他起身前，我已搅好凝乳，早起出将近半公斤的奶油了。我用手指在他嘴里塞点奶油，他又睡着了，于是我给几条牛喂上草料开始挤奶。"

达拉感到本蒂的声音像铜铃般清脆、响亮，充满着激情和希望。本蒂一直在思念自己的家。从前本蒂谈论起家时，总是愁眉苦脸的；如今在她的声音里有着渴望返回家庭的激情。在达拉的心里却并没有想返回自己家庭的愿望。达拉说道："姐姐，你有早起的习惯，我却愿意熬夜，不愿意早早起床。"

"你是城里人，哪用得着操心养牛呀。"

婆罗门女人很快就回来了。她向本蒂和达拉提议说："现在趁空去洗洗，一会儿就挤了。我刚洗完澡回来。尼哈尔代伊，起来！去，你也去洗个澡。"婆罗门女人还叫了金银匠的老婆。

水管的四周用竹席围着，是供妇女们洗澡用的。男人们腰里围着围布，一边唱着赞神诗或念着经，在毫无遮挡的空地上洗澡。天色已明，难民营里快要熄灯时，本蒂和达拉也都洗完了澡。本蒂又坐下来念起经来，达拉躺下了。

尼哈尔代伊的姑娘苏克代德提着水罐回来说："唉，你瞧，这帮流氓小子，对我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真欺侮人。姑娘们躲在竹席里各自洗各自的澡嘛，而他们却一直看着我洗澡。"

"这帮缺德鬼，不得好死！叫他们眼睛全瞎了！竟敢调戏女

孩子。"尼哈尔代伊对调戏她姑娘的人表示愤慨说。

"让他们说去，你别去理他们。你低着眼别去朝他们看。"婆罗门女人出主意说。

"唉，唉！那帮大流氓都集中到难民营来了。"尼哈尔代伊又嚷了起来："那帮家伙走来走去眼睛总盯着这儿。"

达拉从尼哈尔代伊那里转过眼去。尼哈尔代伊这时把镜子放在罐头盒上，拿着梳子专心一意地在挑头路，一边说着话。

"卖饼干啦，热茶！"一个男人手里提着把铜壶，吆喝着从草棚门前走过。不多几分钟后，"卖甜点心啦，油炸薄饼！"另一个男人吆喝着走来。

尼哈尔代伊叫住卖油炸薄饼的小贩，买了四张油炸薄饼。苏克代德照着镜子挑起头路来了。森格默鲁的老太婆的三岁女孩子听到叫卖甜点心，便拉着母亲的衣服吵着要买。

老太婆诅咒给人找麻烦的小贩断子绝孙，火冒万丈地咒骂小女孩去死。

婆罗门女人帮着小女孩说："孩子嘛，孩子们一早就饿了。可怜的孩子懂什么呢。她喜欢你，就问你要吃的。我总是把晚上的烤饼省下半块留着给孩子。我每天花一安那买杯茶，把烤饼泡泡给孩子吃。现在哪来的牛奶呀？唉，老天爷哪！"婆罗门女人闭上双眼，两手合十向神祈祷。

"既然一切都要被抢光，那么老天爷为什么单单要赐给我孩子呢。她饿，叫我从哪里去弄东西来给她吃？"老太婆满心不高兴地打开用纱丽边结成的钱包取钱。达拉同情地从她身上把目光移开。

尼哈尔代伊塞着满嘴的薄饼说道："做什么事情都有报应。长辈们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老太婆没有答理尼哈尔代伊的话，开始收拾小孩子在晚上弄脏的衣服。

扩音器响了："全印广播电台，我们在德里向大家广播。今天……"

老太婆说话了："我们的名字和地址已经广播三次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娘家人的任何消息。不知道老天爷给不给信儿？"

在拉合尔的时候，达拉家对门的布尔普德亚尔博士家有收音机。每天早晨收音机里总播放印度教的赞神诗和伊斯兰教的颂圣歌。现在收音机里只播送新闻和与家庭失散的无家可归者的地址。

达拉问婆罗门女人说："给电台送消息往哪里送？是送到昨天傍晚登记姓名的那个帐篷吗？"

达拉从婆罗门女人那里得到证实后，便向本蒂提议说："走吧，姐姐，把你已经到达这里的消息给电台送去。你家里的人也许在德里。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说你在阿姆利则，你家里人会赶去那里的。"

尼哈尔代伊指点说："你们把自己的面粉和豆子的配给卡也领了吧。"接着抱怨说："那帮死鬼，全月就给点面粉和豆子，不给盐，不给柴火。难道叫人把手脚放进炉子里当柴火烧？做顿饭要烧五、六拜沙的柴火。我是自己从市场上买盐、辣椒、姜黄和酥油回来做饭的。开始时那帮死鬼发毯子，没有衣服的人还发给衣服。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捞到。"

特莫的婆婆忍不住说话了："他们做得够多的了。愿神保佑他们。那完全是托神的福啊。神呀，什么都看在眼里。人家要供养你到什么时候？我说过，要是特莫的娘家有消息，有个落脚的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人家的累赘呢？"

老人的话激怒了尼哈尔代伊。尼哈尔代伊说道:“好啊，我们来的时候扔下了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是在花自己的钱。我们没有拿到一条毯子，也没有拿到一件衣服，一片碎布。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盐、辣椒、姜黄和酥油。我们不是一般人家，我自己就有两幢房子……”

帐篷里有四、五个人站着，要求电台播送消息。写字的只有一个人。在等候的人中间有一个人提议说:“你给我张纸好吗?我写好给你。”

写字的人递过去三四张小纸。

达拉拿了张纸说:“请给支铅笔……”

递给她一支铅笔。

达拉用清晰的英文字母工工整整地写道:“劳驾，请电台给予广播……”

坐在椅子里的人朝达拉手里拿着的纸瞟了一眼问:“您过去一直在学校里教书吗?”

“是的。想向您打听一件事，好吗?”达拉用英语说。

“请说。”

“我们在阿姆巴拉时得到消息说，我们家里的人现在在德里。住区的名称说不准，这里有带有‘根杰’的地名吗?”

“伯哈尔根杰?”

“嗯。据说，从前那个住区里住的是穆斯林，现在住着印度教徒。”

“对，就是伯哈尔根杰。”

“请您指点一下，怎么走法?……”

“您穿过铁路桥，从新市场到瑟德尔市场。您从那边的车站

上走。那里也许有马车夫会招呼去伯哈尔根杰的乘客。每个乘客两安那车费。”

外出寻找儿子和丈夫之前，本蒂没有耐心去领配给的面粉和豆子来做饭吃。一个卖油炸薄饼的小贩，用枣叶拂尘在货篮上抖来抖去，把冷的油炸薄饼喊做新鲜的、热的，向顾客兜售。本蒂拉着达拉的手说：“像在阿姆利则时那样东转西转打听地址去寻找，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人生地不熟的，哪靠得住呀？说不定要弄到天黑！身边有钱，你买两块薄饼吃，喝点水吧。老天爷保佑，要是找到我们杰基和他的爸爸，那就什么也不用愁了。”

本蒂自己不想吃什么。她的想法是：如果守斋戒、修苦行去寻找的话，那么将会感动老天爷，她的心愿很快就会实现的。她愿托老天爷的福，现在就能把孩子抱在怀里亲亲。

达拉不依。她买了八张油炸烤饼，硬塞给本蒂四张。两人吃完油炸薄饼，借婆罗门女人的水罐喝了水，把小包袱往手臂下一夹就站起身来准备走了。

尼哈尔代伊问：“你们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

临走时把人叫住问话是不吉利的征兆，本蒂很反感。她不去理会尼哈尔代伊的问话，只是说：“老天爷保佑，我为什么要回来呢？”

本蒂和达拉在伯哈尔根杰的站上下了马车，便朝居民区走去。达拉见到一位中年锡克教徒，便打听去伯哈尔根杰的路。

“孩子，这一带都是伯哈尔根杰，是一个很大的居民区，称得上是个小城市。”瑟尔达尔先生回答说：“孩子，谁能说得清楚呢？所有的人都是新来的。里面有好几条胡同，大胆些，去看看，打听打听。老天爷会保佑你们的。”

本蒂和达拉走进已被毁坏的市场右边的一条胡同。有好几间房子都一起被烧毁了。烧毁了的房子的破砖碎瓦掉下来堵塞了胡同里的几条沟渠。几条胡同里满地都是脏水和污物。本蒂和达拉躲过脏水和污物，捂住鼻子走着。为了有个避身之地，连烧毁的房子里也住了人。

本蒂见到胡同里或某家门口有女人，便问："谢克布拉专区吉莫村的兄弟俩和他们的母亲是不是在这里住啊？他们是做绸缎生意的，在一起住的有个老太太和一个怀抱的孩子。"达拉连男人也问，她还说出兄弟两人的名字，问道："有没有叫戈巴尔达斯和默诺赫尔达斯的？是吉莫地方的克帝利种姓。"

大部分人都在忧虑和繁忙之中，全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只有一个人停下来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是做绸缎生意的。"

"不清楚，大姐，不清楚。我们是新来的。我们连邻居都不认识呢。谁在这里世世代代地住着去结识别人呢？"

一条胡同里打听不到，她们便去第二条胡同打听。

本蒂惊讶地说："城市里的人怎么这个样呢？在农村里，周围四个村的人我们都认识。在这里，人们连住在隔壁的人都不认识。"

达拉告诉她说："在拉合尔的时候，我们的波拉邦泰胡同里，问哪个孩子也都能打听到别人的住址。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新搬来的。"

本蒂和达拉转了一条胡同又一条胡同，一直转到了中午。两人都累了，渴得嗓子都快干裂了。她们从安装在两条胡同拐角处的自来水管上用双手捧水喝。现在也该坐下来休息一下了。旁边的一幢很大的房子已经烧毁倒塌。本蒂和达拉便在这幢房

子的宽大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对面房子的门堂子里坐着两个妇女。年轻的妇女从小包袱里拿出几件衣服补着。本蒂和达拉已经跟她们打听过了。坐在对面门堂子里的妇女都知道她们两人是与自己家庭失散的。中年的一个问本蒂说:“唉,你们……你们孤身妇女打算在这间烧了的房子里住?这样大胆?”

中年妇女讲着旁遮普的代拉瓦利方言。对于达拉来说,这种方言比德里的克里博里话还难懂。

本蒂猜出了她说的意思,回答说:“不,我们孤身妇女哪会在这里住呢?我们住在难民营。”

中年妇女见本蒂的口音与自己的口音有很大差别,便问道:“你们是旁遮普的哪个专区,哪个村子的?”

“我们是谢克布拉专区的。这是我的妹妹,在拉合尔读书。”

坐在中年妇女身旁的年轻媳妇借助于在学校学来的印地语向达拉解释说:“这房子住不得人。有好几个人看了都不住。烧坏的屋顶是卡在那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塌下来。有几个穆尔坦[①]人壮着胆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逃走了。据说,晚上有响声。”

“我们哪来这种胆量啊。”本蒂说。

“这有什么呢。在拉合尔,什哈勒米整个市场就这样烧毁了。”达拉告诉说。

媳妇说:“据说,在这幢房子里烧死了十一个穆斯林。印度教徒们不让他们跑出来。穆斯林们曾经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抵抗。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单独一人在屋顶上开枪。当下面的穆斯林男人都放下武器时,她仍然坚持打下去。身边的子弹

① 穆尔坦是西旁遮普的一个著名城市。

打完了，才被捉住。据说，她身上的衣服全被撕破了，被人家揪着辫子拖进了市场。跟她说：'你喊一声印度万岁，就放了你。'她就是不说印度万岁，很坚强。人家把她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但她张口说话时，就是说'阿里[1]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其他的妇女都烧死在这幢房子里。"

中年妇女说了："假如是穆斯林的话，就把她抢走糟蹋了。"

达拉听了毛骨悚然。她感到：这幢烧毁了的房子，不仅是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欺压妇女的象征，正因为是这样，命运才把她带来这里。不仅是她，难以数计的妇女都受到了男人暴虐的对待。为了替男人创造人，妇女得忍受多大的折磨啊？她听到本蒂在说："姐姐，我们在路途中也看到了印度教徒干的坏事，这种事很难说得出口。他们真是干尽了坏事。对于这一切暴行，我们妇女只能听之由之。男人哪怕把男人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也好，他们没有贞操可丢。"

"对，他们真是坏事做绝了。"媳妇同意说。"不管是什么教派的人做的。"

中年妇女气愤地说："穆斯林们对印度教徒做的事情你们哪里知道啊？印度教徒为什么不动手呢？"

媳妇不说话了，但是本蒂悲痛地说："但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给我一根绳子吊死，今后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只有天晓得……"

"莫非穆斯林们把你们抢去过，你们在他们家住过。你们得过他们的好处，所以你们才疼他们。你们回来做什么呢？就在那儿住下吧。"

---

[1] 指穆赫默德·阿里（1878—1931）。他曾于1919—1922年和印度国大党建立统一阵线，与甘地领导的反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呼应。

媳妇低下了头，本蒂和达拉在那里坐不下去了，站起身来走了。

下午三、四点钟时，本蒂和达拉开始往市场左边的胡同寻找。这些胡同都很窄，房子都很小，都是土坯的，也很脏，很臭。本蒂和达拉只要见到胡同里有人，或者见到谁家的门开着，就走上前打听。

已经接近傍晚了，所以妇女们都不再坐在门堂子里乘凉，进屋做饭去了。不时见到有些男人愁容满面地正往家走。

本蒂和达拉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渐渐黑下来了。两人累得渐渐支撑不住，双腿累得直哆嗦，希望和忍耐在逐渐消失。因为找不到一个坐的地方，两人就裹了裹衣服，在胡同里的地上靠墙坐下，歇几分钟，她们俩走了足足一整天，脚都肿了。

达拉说："我们现在回去吧，明天再来。"她嗓子干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本蒂的声音也低了，但她见到有一条胡同还没有找过，便朝前走了过去。

袅袅炊烟从胡同里的各家升起，使黄昏变得更加昏暗。达拉有点胆战心惊，一旦天完全黑下来，她们从这条曲曲折折的胡同里怎么走得出去呢？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啊。她们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让自己在黑暗中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帮凶恶的野兽的袭击呢？

达拉再三劝本蒂回去，但是本蒂见到那条胡同还没有找过，想去那里再打听一下。在这条胡同的尽头，或者说从这条胡同往回走时，她看见左边还有一条胡同。

"我的孩子啊！"本蒂大喊一声，朝一间很小的房子跑了过去。她从坐在门槛上的一个中年妇女怀里抱过了又瘦又弱的孩

子，紧紧贴在胸前大声哭了起来。

孩子因为突然被抱过去而发出尖尖的哭喊声。

胡同上面电线上挂着的电灯突然亮了。

胡同里突然一片光亮。

仿佛是悲痛的黑暗消失了。孩子认出是母亲，便不再哭了，紧紧地依偎着母亲。

这种突如其来的高度兴奋，使达拉全身发抖，汗流浃背。她站不住了，在胡同里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稳定下来，松了一口气，似乎全身的疲劳都随着汗水流走了。

本蒂看了看孩子的脸，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和背，说："唉，瘦多了，简直只剩把骨头了。……你怎么啦，我的宝贝？……"她又哭了。

听到本蒂和孩子高声痛哭，邻近有三四个妇女过来问："怎么啦？出什么事啦？你是谁？"

邻近的妇女们已经猜测出是孩子的失散的母亲来了。她们用手指托着下巴，惊讶地睁大眼睛，张开嘴巴，问道："唉，你是在哪里丢下的？是怎么丢下的呢？"

"怎么把这么小的孩子扔下不管呢？"

"哎呀，这个做妈妈的心肠真狠啊！"

有一个妇女大声地提醒说："他们说，孩子的妈妈已经在路途中病死了。"

本蒂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孩子，细细地抚摸孩子全身，仔细地看着孩子。现在该达拉说话了。她告诉大家说：穆斯林把另外好几个姑娘和妇女关禁在谢克布拉市场的一所住宅里，是自己的政府把她们释放出来的，她去难民营里到处寻找，才找到这里来的。

“噢，对，对，像邻居家的默恩索一样来的。”

“那么，是谁收留了她的呢？是怎么收留的呢？”

本蒂的婆婆一声不响地走上前来，从她怀里抱过孩子进屋去了。

本蒂跟着婆婆走进屋去。婆婆赶她走说：“你滚开！滚远一点！出去！”

“为什么？这是我的家呀，叫我去哪里呢？”本蒂苦苦哀求，跪在婆婆脚前，把头放在婆婆脚上。

“离远一点，我跟你说了，你现在不是我们家的人了！”婆婆用脚推开本蒂的头说。

本蒂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抓住门槛在胡同里的地上坐了下来，将手抱住头。

达拉也站不稳了。她挨着本蒂坐了下来，为的是不使自己跌倒。

从附近又来了一些妇女和男人把本蒂和达拉团团围住。人们说话了，有的赞成不让媳妇进家门，有的则不赞成这样做。

最早说话的那个妇女大声反对说：“怎么往家里留呢，规规矩矩人家的媳妇还有这样来的吗？说不定穆斯林把她们扔了的吧？那帮人打开人家的大门专门糟蹋妇女，说不定糟蹋完了把她们扔下的吧！你们瞧，究竟……”

愤怒和失望简直使达拉喘不上气来。她终于开口说道：“大娘，她有什么过错呢。她身不由己呀。你们自己岂不是由于害怕才扔下她跑出来的吗？她冒着生命危险，一放出来就跑来了。她不是找你们有九天了吗？”

有一个青年男子支持达拉说：“对，如果说有过错的话，那是你们自己。真不知羞耻，完全是胆小鬼，扔下家里的女人逃出来

了。有谁像你们这样可恶？真不知羞耻！家不是老太婆的，是媳妇的……”

另一个人反对说：“好几百个穆斯林！……还有什么贞操？……”

本蒂的孩子朝妈妈张开双手哭叫着。

“孩子要找妈。孩子是她的。你为什么抢她的孩子？”有人指责说。

“孩子怎么属于她的呢？孩子是属于父亲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清楚！”老太婆把正在哭泣的孩子紧紧抱住，说：“等我儿子回来，由他作主。”她把门关上了。

大门关上之后人们仍然不散。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大家开始争论这个题目。每个人都在说话，没有人在听。人们在用各种不同口音的旁遮普语和各种各样的手势在交谈着。达拉被弄得晕头转向，一点也听不懂。她和本蒂在人群中间像孤立无援的挨罚者一样，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托着头，坐在胡同里的地上。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他们两个都来了！”

人们争论的嘈杂声停止了。胡同里的地面上传来了鞋子和铁杖跟自来水管相碰的声音。本蒂和达拉朝那边转过眼去。两个男人肩上扛着用床单捆着的绸缎包袱，手里各拿着一条铁杖走过来。

本蒂用纱丽边蒙住脸大声哭了起来。

人群里有好几个人一起说了话，以默恩索为例，并且又加上评论，向戈巴尔达斯和默诺赫尔达斯讲述了全部事情。兄弟两人

一声不响地把话听完。戈巴尔沙赫[1]用手杖捅了捅大门，门开了。戈巴尔沙赫害怕人群，迅速走进门里。他躲过人群之后，便面对外面说道："她在穆斯林家里住了两个月才回来的，叫我们怎么要她呢。"

老太婆只给默诺赫尔达斯开了半扇门，挡着路站着。

"你进屋坐着去。"默诺赫尔达斯对母亲说，接着走进门去站在他母亲原来站的地方，用手里握着的手杖指指天，以沉痛的声音回答本蒂和所有的人说："这是老天爷的意愿。我们流离失所，倾家荡产，一切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成千上万的人都弄成这样。这是老天爷的意愿。"

达拉使出全身的力气说道："你就怪罪老天爷吧！她有什么过错呢？"

"我们本身有什么过错呢？家产给抢了，老婆跑了！这一切都是按照老天爷的意愿行事的。你为什么要把她领到这里来呢？"

默诺赫尔达斯想关上大门，一个青年男子怒气冲冲地推开大门，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知羞耻，不是你们的过错，那是谁的过错？……要是讲道……道……道德的话，那么跟人拼，自……自……自己先死。你……你……你们欺骗了一个可……可……可怜的女人……"

"如果有人抓住你给你脸上抹黑的话，那你就把自己的头割掉不成？"一个女青年朝他伸出手去气愤地指责说。

"你是什么东西？你管得着吗？回你的家去吧！"默诺赫尔达斯大声说着，把门关上了。

达拉无法可想了。她头昏眼花，脑袋疼得快要裂开。眼前的一切，她不是都见到了吗？她有什么办法呢？

---

[1] 即戈巴尔达斯。

"我死在这里了!"本蒂大声地喊叫起来。

"砰"的一声响。本蒂将头撞在门槛上。

达拉吓呆了。站在旁边的人们也吓呆了。本蒂将头接连不断地朝门槛上撞，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就死在这里!"

五次，十次，二十次，本蒂接连不断地将头向门槛撞。她的嗓子哽咽了，但仍然不断地往门槛上撞头。

站在旁边的妇女们害怕得尖叫起来。

有一个男人骂着不主持公道的人们。

在悬挂在胡同上面的路灯发出的亮光下，达拉见到在门槛上起伏的本蒂被鲜血染红的脸，这才醒悟过来:本蒂是想把自己撞死。

达拉使尽力气把本蒂的头夹在双膝之间。

气疯了的本蒂用力把达拉一推，达拉朝后摔了一跤。

达拉摔倒之后，有一个男人走上前去试图用双肩挡住本蒂，但是她却又将头朝门槛上撞了两下。

达拉爬起身来再想去抱住本蒂的头，本蒂滚倒在地上。她张大着嘴，满脸是血。

达拉将本蒂的头放到自己的怀里，用披巾盖上。本蒂紧闭双眼，浑身颤抖，手脚慢慢地松散了。胡同里的人对这种暴虐和不公道的行为表示愤慨。

胡同里的男男女女团团围着本蒂和达拉。达拉几乎要昏迷过去。她把嘴唇都咬破了。她摇摇头，以便使自己保持清醒。她用自己的披巾给本蒂擦了擦脸，低下头去靠在本蒂的头上。

达拉觉得双肩沉重，头脑发疼。当她睁开眼时，她见到有三个妇女和四个男人在她身旁站着。

听到有人说：她得救了。本蒂的尸体在她双膝边躺着，脸上浸透了鲜血，叮着苍蝇。将近拂晓时，在胡同的地上铺上了一块新的红布。

“你瞧，那些不要脸的东西！给裹红尸布。现在她成了有夫之妇了。”一个妇女愤恨地说。

“她忠贞殉节了。”有人说。

“丈夫活着时就殉节了。”另一个妇女说。

达拉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坐着，她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

“起来，走吧，洗洗脸去。”有一个妇女把手放在达拉的肩上说。

达拉摇摇头拒绝了。

太阳已经照进了半条胡同。达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着。人们正在给本蒂做抬尸架。戈巴尔达斯和默诺赫尔达斯跟另外两个男人一起在默默无声地绑抬尸架。妇女们把本蒂的尸体抬进屋去洗。

戈巴尔达斯和默诺赫尔达斯跟居民区里的两个男人一起把用红布裹着的本蒂捆绑在抬尸架上，必恭必敬地像抬轿子一样扛在肩上。

胡同里响起了呼叫声：“你为罗摩忠贞殉节！”“你为戈巴尔忠贞殉节！”“你为大家忠贞殉节！”

达拉痛哭起来，她唯一的依靠和同伴被夺去了。

站在达拉身旁的一个姑娘把手放在她肩上同情地说：“姐姐，起来，走！到我们家去，洗洗脸，喝点水。”

“我回难民营去。”达拉说。她真想逃离这个地方。

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扶着达拉朝马车停车场走去。妇女们和男人们都在不断地咒骂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善的印度教

徒兄弟，竟然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野蛮事情。

达拉迷迷糊糊，低着半开半闭的眼睛，坐上了从伯哈尔根杰往车站去的旅客马车。

车站上马车夫都在叫喊："去克什米尔门啊，每位两安那！去克什米尔门的乘客，每位两安那！"她的双腿已经走不动了，于是坐上了正在招揽乘客的去克什米尔门的马车。

当达拉到达难民营时，自来水管旁早已挤满等待洗澡和取水的人。有些人肩上搭着毛巾，嘴里嚼着"达敦"[①]，在草棚之间踱来踱去说着话，等待人少一点再去洗澡。达拉低着双眼，直朝单身妇女草棚走去。她并不知道人们都在惊讶而又好奇地朝她看。她的头疼得仿佛要裂开似的，所以走进草棚仍然感到朦胧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苏克代德正在自己的墙角里对着放在罐头盒上的镜子出神。另一个墙角里，特莫背朝门坐着，也许正在给她小儿子喂奶。听到达拉踏在铺在草棚里的稻草上发出的脚步声，她们俩都转过头来朝她看。达拉没有看她们。有一个妇女头靠膝盖正在她的凉席上坐着。于是她就在本蒂的凉席上躺了下来，用手臂枕着头，闭上了双眼。

剧烈的头疼使达拉似乎处于半昏迷状态，她好像听到有人在她头边嚷嚷，接着就听清楚说："昨天你上哪儿去啦？"

达拉一动不动地躺着，睁开眼睛看到尼哈尔代伊为了避免弄脏自己的衣服而伸开揉面弄湿的双手，弯着身子惊讶地在问她。特莫的婆婆蹲在旁边，双手托着脸，焦急而又惊奇地看着她。特莫抱着孩子，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她。苏克代德也在旁

① 印度人用来清洁牙齿的柠檬树枝、洋槐树枝等。

边站着。大家都显得急切而又惊讶。

“你昨天上哪儿去啦？在哪儿过的夜？”尼哈尔代伊紧逼着问。

达拉的状况难以使妇女们消除疑虑。因为头疼，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披巾裹住头和脸，翻了个身转过脸去，闭上眼睛。

“她进来时衣服上全是血，现在还可以看到呢！我吓呆了，她出了什么事啦！她把衣服藏好，很快就躺下了。”苏克代德告诉大家说。

尼哈尔代伊因为自己的提问没有得到答理很生气。她用比女孩子还尖的声音说：“哼，瞧她干的好事。一个妇道人家晚上都不回来。难道两个人就这样在外面过夜吗？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才回来的呢？”

“跟我们有什么相干，由她们自作自受。”婆罗门女人说。

“让老天爷叫这些不要脸的东西遭难去吧。”特莫的婆婆怨恨地说：“我们要是有能力的话，在这里半分钟都待不下去。我说过，一旦媳妇的娘家有了消息，我们就离开这里。我们看不惯这一切。但愿老天爷让我们离开这里吧。”

“她们本来是出去找乐子的，也许被暴徒们硬拉上了。”苏克代德怪声怪气说。

特莫的婆婆仿效尼哈尔代伊和苏克代德，也尖着嗓子说：“那才有甜食和油炸薄饼吃呢。我们穷人连干烤饼都吃不饱。这是难民营吗？这是妓院。让她们倒霉去吧。我们怎么好在这里待下去呢？我们有年轻的媳妇。……”

“走！哎，走！跟管难民营的人说说去，这是搞什么名堂啊？我们有年轻的姑娘。我们不能留她在这里。这样怎么行呢？这里不是什么窑子，不是妓院。走吧，跟他们说说去。……”除了一

直缩着腿在凉席上一动不动躺着的古杰兰瓦拉的老太婆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说话。

达拉明白她们话中有话，是在不幸的落井者身上又扔石头。她开始下沉，无力作出反抗拯救自己。她孤立无援地躺着，觉得那些围在身边污蔑她的妇女对她是如此厌恶，仿佛她是躺在她们中间的一具发臭的尸体。达拉感到只有把她的尸体扔到火里，扔到急流的大河里，才有可能得以解脱。

达拉用披巾蒙着头，在正在咬牙切齿地议论着的妇女中间躺着，思忖着：现在要被抬出去扔掉了……人们将抓住她的辫子把她拖出去扔掉。拖走她时，人们将会把她的衣服全都撕去。大家都恨她，因为她受到了迫害。她之所以惹人气恼，因为她抗拒遭受侮辱，抗拒索姆拉杰和纳布对她的迫害。

达拉屏住呼吸开始想象一个残酷的场面：还有一个姑娘跟她一起被撕光衣服在市场里给拖着走，因为她向企图侮辱她的人们开了枪。姑娘的肉一块一块地被割下来，因为她不喊"印度万岁"，她高呼"巴基斯坦万岁"。那位姑娘还挑战似地大叫："我并没有失败！你们想把我碾成肉泥也罢，我决不低头。"她的身体将变为肉泥，但她仍在说："这并不是我的失败，是你们犯下了兽行。"达拉局促不安，她想要一支枪，一把剑。她要战斗到死，即便她的肉被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她也不会感到疼痛。……

围着达拉的妇女正在咬牙切齿地在一起谈论着。她听不懂她们的话，但她知道，她们在祈祷老天爷惩罚她。达拉感到头脑晕晕乎乎："老天爷既不听她们的，也不听我的。"

达拉昏昏迷迷地沉浸于幻想之中：老天爷在叫她，要惩罚她。她正被拖去见老天爷。老天爷的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变化着，就像一张张巨大的面孔在整幅银幕上来回出现。……一盏巨大

的明灯，一团乌黑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鬓，一顶红色的土耳其帽子，一张怒气冲冲的脸！老天爷手里提着有嘴水壶，在铺着诵经坐的地毯旁站着。有时候老天爷的脸变得像一个没有胡须的孩子似的，一双充满着嘲笑的眼睛，两片微笑得抖动着的嘴唇上架着一支笛。……但是老天爷的面孔一次也没有朝着她，始终是淡漠地扭着。

“你听着！瞧，喂，大姐！”老天爷的一个使者喊达拉站起来，说道：“起来，你听见没有？”

“她的名字叫达拉。”传来了苏克代德的尖尖的声音。

“哎，达拉大姐！”

达拉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确实有人在喊她。她把披巾从头上和肩上挪开，睁开了双眼。

一个蓄着长长的白胡子、两耳戴着小金环的难民营的工作人员，站在跟前叫她。

帕金拉尔是难民营的听差。第一天就是他把达拉和本蒂送到妇女住的草棚里来的。在这之前，达拉还在帐篷里见过他。

“起来吧，请你到办公室去。”帕金对达拉说。

尼哈尔代伊带着这样一种表情在旁边站着，似乎帕金是在执行她的命令。其余的妇女围着看热闹。

“现在我不太舒服，等一会儿去。”达拉因为头痛，并且为了在妇女们的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样回答道。

“请你去，怎么不去呢？说话挺自在，倒像是皇后！起来！这儿是你老子的家吗？”帕金拉尔很气愤，厉声地说。

“为什么不去？”尼哈尔代伊指手划脚，帮帕金说：“你在城里逛了一夜，那时候身体不错吧？”

达拉闭起眼睛咬着嘴唇，不多一会儿便双手撑在凉席上站

了起来，跟在帕金后面走了。跨出门口时听到背后有人说："难民营怎么收留这些下流货！要干到妓院里干去。"

达拉觉得，她是在等待别人把她抬出去扔掉，现在他们正把她带去扔掉呢。她头痛欲裂，反应迟钝，总在想着，要把她扔到哪里去？她为什么要到帐篷里去使自己更加狼狈不堪呢？附近就有一座铁路桥，去那里投河算了。……

"打这儿走！"

达拉抬起眼来，看到帕金挡住去路，为她撩开帐篷门上的帘子。

维默尔先生和跟他一起工作的几个男青年在帐篷里坐着，维默尔先生原来坐的椅子上正坐着一位女青年，淡黄色的细嫩的皮肤，扎着一束时髦的马尾辫，身材纤细苗条，穿着一件无袖紧身衣，披着白色透明纱的纱丽，还有些说不清的装饰。

"这就是那个女人吗？"女青年用英语问维默尔先生。

维默尔先生点点头，看着达拉说："这位是夏玛大夫，难民救济委员会副主任。"

维默尔先生用英语向达拉介绍夏玛大夫，表示达拉懂英语，接着又说："达拉小姐过去在旁遮普当教员。"

夏玛大夫立刻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朝用来隔开帐篷的布幔走去，用英语对达拉说："您请进里面去，我们就在这儿谈谈。"大夫亲自撩起布幔。

夏玛拉着达拉的手臂让她与自己一起坐在坐板上，深表同情地用英语小声说："有人欺侮您了？……身体难受吗？……哪里受了伤？"

"没有，没有什么，只是头痛。"

夏玛摸了摸达拉的脉搏，又摸了摸她的前额，接着问："身体难受吗？好吧，你姐姐也跟你一起去的，她现在在哪里？住在哪里了？"

夏玛的举止和声音使达拉眼泪汪汪。她说不上话来，只是呜咽。她想停止哭泣说话，但是口干舌燥，不能说出话来。

夏玛看出来了，便站起身来，从布幔里探出身去吩咐马上送水来。达拉一口气就把一杯水喝了下去，透了透气，然后擦着眼泪，慢慢地把昨晚发生的事情扼要地说了一遍。

夏玛大夫听了达拉的话顿时瞠目结舌。

夏玛大夫知道了达拉和本蒂的遭遇之后，便提议说："你把这几件衣服都换了吧。你身边还有其他衣服吗？"

达拉却请求说："您给我点工作做吧，我什么都准备干。这些女人这样对待我，我不想在那里住了。"

"你别去理那些泼妇！"夏玛安慰她说："我在学校里没有熟人。不过打听打听再说。在这之前，你先帮这里搞点安置工作，抄写点东西。你坐着，我叫人给你拿点止头疼的药来。"夏玛朝布幔的另一边走去。

在布幔的另一边，夏玛跟维默尔先生和其他人小声地说着话。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达拉明白，他们正在谈论自己，谈论援助自己的事情。

过了几分钟，传来了帕金的叫声："大姐，我能进来吗？"

帕金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小杯热牛奶和三小包药。他把两只手拿着的东西放在旁边的铁椅子上，殷勤地说："我现在就去拿水来。"

帕金把水拿来，要达拉洗洗脸。

夏玛回来说："现在你拿一包药用牛奶送下去，躺一会儿。要

是还头疼的话，那就每隔三小时服一包，把两包药都服了。"

当达拉走出帐篷时，夏玛仍在椅子里坐着。她劝达拉说："你别去理她们。回你自己的地方休息。我一定给你想办法，以后会来找你。要静下心来。"

虽然心里不愿意回去，但达拉还是回草棚去了。她刚刚走到草棚门口，就听到里面在大吵大闹。尼哈尔代伊、苏克代德和特莫的婆婆彼此间正在吵架。达拉羞怯地走进草棚。她害怕这种争吵不休的声音，便低着眼睛在自己的凉席上坐下。

在草棚里，一边是尼哈尔代伊和苏克代德，在离自己角落前五、六步站着。另一边是特莫和她的婆婆，在远离自己的前方站着。她们就像两排玩抓小鸡游戏的人，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说假话，污蔑对方而使对方受到难民营管理人员的训斥，彼此间把诬告达拉的责任推来推去。

婆罗门女人来到达拉身旁说："妹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才我根本不在屋里，是在水龙头上替人家洗衣服。是她们把我叫来告诉我的。那些说你坏的人，本身就够坏的了。现在好了，她们挨骂了。她们臊得脸都没处搁了。"

听到吵架，从隔壁来了几个妇女。达拉羞得无地自容。她们说的话本来都是假的，但是宣扬这些话是对她的侮辱。邻近的妇女们好奇地听完了一切，劝说吵架的人要和睦相处便走了。

吵架结束了，从此尼哈尔代伊及其女儿和特莫及其婆婆，双方都不相理睬。下午三、四点钟时，谁也不跟谁说话，都在各自的凉席上躺着打盹。

"达拉小姐！"草棚门口又传来了帕金的喊声："大夫小姐叫我给你送衣服来了。请出来拿吧。"

婆罗门女人见达拉懒得起身，便走上前去说："兄弟，你给

我，我递给她。”

“不，不，大娘。”帕金拒绝说：“我要亲手交给她。告诉我给谁，我就交给谁。”

帕金走进草棚。他腋下夹着个小包袱，手里拿着一张用英文写的小纸条。

大家的睡意都消失了。她们好奇地看着给达拉送来的东西。婆罗门女人建议说：“妹妹，打开来看看，小纸条上写的东西是不是都全。”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是不是新的。要是我打开看过的话，那就让恒河大神叫我不得好死。对，你亲手打开来看看。”帕金表明自己清白说。

东西在毛毯里裹着。婆罗门女人当着达拉的面在凉席上把包袱打开。毛毯不是新的，但也不很旧，质量也不次。一条浆洗好的床单。一条白毛巾裹着几件衣服。婆罗门女人把毛巾打开。里面有两条棉布纱丽——一条是浅蓝色的；另一条带有方格图案。还有两件短袖内衣，两条裙子。所有的衣服都是经洗衣匠浆洗熨平的，带有富裕人家箱子里的香味。除此之外，还有一小盒日光皂。

在场的妇女都睁大着眼，惊讶不已。尼哈尔代伊站起身来走到旁边，把纱丽拿在手里仔仔细细地看起来。

帕金走后，尼哈尔代伊便说：“做围裙穿不错，但是不耐磨。布太薄，太细。”

苏克代德也起身过来了。她仔细地看着内衣的布和裙子。特莫和她的婆婆坐在原地未动，待在墙角里看着。

婆罗门女人布尔森诺对达拉说：“妹妹，起来，去洗个澡，把衣服换上。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搁着，明天白天我洗别的衣

服时把这几件也洗了。三件衣服，洗起来不费事，肥皂有。”尼哈尔代伊也附和着说。

“我先去解个手。”达拉起身说。

“唉，这种脏地方，妹妹，你光着脚去啊？穿我的拖鞋去，把水罐也拿上！你昨天还用过的呢。我说过，你需要什么就拿来用。”尼哈尔代伊亲热地说。

达拉在用围席为妇女们搭起来的围子里洗了个澡。她洗过澡穿上新的围裙和内衣回来，简直变了个样。苏克代德立刻把自己的镜子和梳子拿出来放在她面前。达拉有两个月左右没有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了。她对自己的脸感到有点陌生，感到脸色很憔悴，像病人似的蜡黄。她在凉席上铺好毯子躺下来时，便想起了本蒂，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早晨，达拉洗完澡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无所事事地在草棚里的凉席上躺着，而是迳直朝帐篷走去，想帮难民营里做点事。帐篷里非常嘈杂，人们见到一位文静的姑娘走进来，便都安静下来。

维默尔先生表示欢迎说：“请进，请进！达拉大姐！”

两个年纪小一点的青年离开坐位站了起来。

大家突然安静下来，这使达拉感到有点窘迫。她说：“昨天大夫小姐说过，我……”她讲的是印地语，讲着讲着，讲出了旁遮普语的词汇来了，于是她就用英语来把话说完：“要是要我帮忙做些什么的话，那就请吩咐吧。”

维默尔先生一边用一根火柴挖着耳朵，一边不慌不忙地说：“大姐，实际上我们的任务是向市里各界募集必需的物资和经费，向政府领取救济。这项工作肯纳先生、默哈谢先生、布尔瑟德先生、夏玛大夫、阿格尔瓦拉夫人、德亚文迪先生在做。这种工

作只有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才干得了。我们的工作是分配拨来的救济品，提出申请报告，或者替人写寻人的广播稿。当然，这无疑是一件为时很长的工作。副专员已要求各个难民营报送名册，王权难民营里的所有营地的名册都要。这份名册整整有一百一十三页。您也帮忙给弄弄吧。”

达拉答应了。

“您要笔吗？”

达拉应了一声。维默尔先生从自己的夹克衫衣袋里拿出笔来递给达拉。帐篷里除了达拉一人外，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和青年。

“我进里屋去写好吗？”达拉征求维默尔先生同意说。

“好，请便。”

达拉朝布幔的另一边走去。达拉刚走进布幔，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好像当着达拉的面硬憋着不笑似的。达拉觉得大家都在笑她。她听到有人压低声音在说：

“维默尔先生很机灵，很快就把笔给她了。”

“还用说吗？你脑子里还转不过弯来呢。”另一个人说。

“话说得多殷勤呀。‘小姐，您要笔吗？’”

“老兄，人家毕竟是小姐，讲一口地道的英语。维默尔大哥心里够美的啊，总是围着美女们转。”

达拉感到很讨厌。这些人是来帮忙的呢，还是幸灾乐祸取笑别人来的呢？……随他们去吧，没有必要去计较这些。由他们胡言乱语去！在上大学时姑娘们彼此间也不是经常开玩笑的吗？阿姆丽达、苏伦德尔、格丽什娜、希萝彼此间不是经常胡言乱语的吗？……我有什么法子呢。我为什么要去听他们呢？

第二天，布幔的另一边传来了另外几个男人的说话声和议

论声。讲的是旁遮普腔调的乌尔都语。他们在对为保护穆斯林而枪杀印度教暴徒们的事情表示不满:"……这帮领导人在背叛我们。他们为了穆斯林,宁肯牺牲印度教徒。巴基斯坦政府倒是很关心自己的老百姓呢。……这都是甘地干的好事。他想成为穆斯林们的圣人。天天在电台上给他们鼓气。……"

达拉认为听这些话都是没有用的,便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名单上。她读了一两个名字就感到心烦了,但她不让自己分散心思。

过了不多一会儿,听到了另外一种议论。一个旁遮普人和一个德里人在相互取笑。

"当然啦,旁遮普人的心够宽畅的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享受,不管是乞讨来的也好。您看看那个旁遮普女人,穿的是绸缎衣服,身上戴着金首饰。他们要说了:我们全都被抢光了,只剩下身上的衣服了。给张免费救济粮卡吧,给条毯子吧,给幢房子吧,给个用人吧。"

"哎呀,在这种情况下哪来的绸缎衣服和首饰呢?"旁遮普人大声说:"老弟,如果灾难降临到你头上的话,你就会垂头丧气了。这是旁遮普人的英勇无畏的气概,你懂什么呀!你从来没有落过难。河里发洪水那年,全旁遮普都有你们这边的人在讨饭。你见过一个旁遮普人要饭的吗?千百年来,我们都是忍受着心上的创伤过来的。"

"好,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哪,终于逃出来了,大爷!救济粮卡是什么?这不是要饭又是什么呢?"

"这是要饭吗?你这个小子!你…… 我们为了让你们安安逸逸地过上好日子而作出了牺牲。……"旁遮普人怒吼了起来。

达拉听到了椅子的移动声和碰击声,似乎要打架了,但同时

听到有人说：

“哎，哎！这怎么啦，这怎么啦？有话只管说嘛，为什么要动手呢？……”

“你动嘴，我动手。”

“啊，好极了，太文明了！”

“现在我要戳破……一切文明的画皮。”

传来了拖东西的声音和重新摆好椅子的碰击声。可怕的打架平息下来了。对领取救济粮卡的非难，使达拉感到沮丧。

“哎，老兄，你并不了解绸缎衣服的秘诀。”另一个旁遮普人用劝架的口气说：“老兄，大家都有几件出客穿的好衣服。逃出来时，难道留下好衣服，穿着旧衣服走？能穿就穿在身上呗。他们身边哪有别的衣服呢。三四件首饰都是会有的，但她们身边哪来首饰盒存放呢？领救济粮的日子能长得了吗？今后得把这几件首饰变卖掉安个家。你说，难道靠自己身上的脂肪来活命？……”

“好了，好了，老兄，别说了。”维默尔先生让双方安静下来说：“我们都把你们看作是政治上的受害者。我们正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达拉已经写好八大页，大约抄了三百户的人名。帐篷里里外外一片宁静，所有的人都走光了。达拉觉得现在该回去了。

当达拉从里面走出来时，正好维默尔先生和帕金在帐篷里。

达拉把一些名单和已经抄写好的几大张纸放在维默尔先生面前说：“大哥，我下午再来写。”她犹豫了一下又说：“我会连着把它抄完的。要是您能帮个忙，把一些学校的校名告诉我的话，那么……您是在为这么多人受累。”

“好，好。”维默尔先生答应说：“我们曾经向所有的学校和其他一些组织提出过要求，万一有需要，或有机会，就通知我们。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姐妹们都想找个工作做。你们很有志气，但是现在讲捷足先登。面对面地去说服，那是另一回事。”

维默尔先生把位于因德尔布尔斯特、瑟德尔、德里巴、贾沃里等市场的一些大小女子学校的校名和地址写在纸上交给了达拉。

婆罗门女人布尔森诺曾经给达拉提过：要是达拉把自己的救济粮卡给她，并付给四拜沙柴火费，那么她将替达拉烤烤饼。达拉知道她的处境。布尔森诺的大伯子把她和她的孩子留在火车站上，自己到孟买去了，临走时没有给她们留下一个钱。可怜的女人勇敢地谋求生活出路，给家境好的拖男带女的女难民洗衣服，洗十件衣服才一安那！肥皂由叫她洗衣服的人给。一天才挣三、四安那。按规定，只供应她一个月的救济粮。而她来难民营已有二十二天了。

尼哈尔代伊打断婆罗门女人布尔森诺的话说：“要什么柴火呢？为什么要人家四拜沙呢？烤两个人的饼跟烤三个人的饼一样。我们自己去把妹妹的救济粮领来给她烤饼吃。你愁什么呢！”尼哈尔代伊对达拉说完话，便朝婆罗门女人看了看说：“她哪来的锅呀？有时候问我借来做饭，有时候问特莫借来做饭。”

达拉本来想跟婆罗门女人合起来吃的，但是她不想跟唠唠叨叨的尼哈尔代伊吵架，因此就把自己的救济粮卡给了尼哈尔代伊。中午回来时，草棚里只有特莫和她的婆婆，还有三天前刚来的青年妇女丽科在。古杰兰瓦拉的残废老太婆仍然缩着腿在自己的凉席上躺着。尼哈尔代伊已把达拉那份烤饼和豆子罩好托付给了特莫。

只不过两天时间，草棚里的妇女们就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达拉在作为办公室的难民营帐篷里与男人们平起平坐。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出身于富裕人家。大家都听从她。早晨，布尔森诺为了怕她四岁的孩子冻着，要求达拉发一条毯子给她。布尔森诺的小包袱里除了一套衣服之外，什么也没有。每到后半夜天就开始冷了。达拉说："把我的毯子给孩子盖上，我现在盖被单足够了。"

特莫的婆婆见到没有旁人在，便凑过来小声对达拉说："孩子，难民营的人在说，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了。现在要叫我们到很远的根格难民营去。据说这个难民营在很远的森林里呢。那里不供应救济粮。叫我拖着两个孩子和一个年轻的媳妇往哪里去呢？听说，寡妇们都分到房子呢，我想给我们也分配一个地方住，给人家做饭刷锅当用人有个日子过。要不，叫我带着两个孩子往哪里去呢？……"

老太婆见尼哈尔代伊进屋来，便立刻不说话了。

达拉吃过豆子和烤饼，便在凉席上铺上毯子躺下。她在想：怎么办好呢？到帐篷里抄写名单，不如到哪个学校去打听打听。此时此刻，假如本蒂在的话，那该多好呢！本蒂死去已有六天了。达拉感到寂寞，眼前又出现了那残酷的情景。达拉越是不愿意去想它，那情景越是在她的脑子里出现。她与本蒂在一起还不到一个月，但是跟她似乎已是生死之交了。

两个月零五天之前，当时在拉合尔，达拉当了新娘去到婆家。就在当天的半夜里，邻近的穆斯林们对本尼哈代发动了可怕的袭击。当时达拉正在婆家的三层楼上。她从新房出来迫不得已地跨过天台的胸墙，跳到了相挨着的一幢房子的天台上。从

那一刹那起，她的脚上就没有鞋穿了。在发生那次事情之前，在度过跳跳蹦蹦的童年之后，她不穿拖鞋或凉鞋是从不出门的。

对达拉来说，虽然在阿姆利则和伯哈尔根杰的一些胡同里光着脚走路无疑会感到脚底很难受，但是却并不会因为光着脚而感到拘束或害羞。现在夏玛大夫派人送来了好似贵妇人穿的衣服，穿着这样的衣服光着脚走路就显得很不相称。难民营里的地面上虽然没有蒺藜和碎石，然而总感到拘束。不仅如此，穿着晚上穿过的皱巴巴的裙子走出草棚也感到不太雅观，但是她不愿意另换一条又把它给弄脏。

达拉在考虑：如果到学校里去谈找工作的事，那么到时候可以穿另外一条纱丽，但是光着脚该多叫人笑话啊。人家会怎么看待她呢！本蒂去伯哈尔根杰找她丈夫的时候，把从代夫的母亲那里得来的钱系在达拉披巾的边里。本蒂死了之后，那九卢比就是达拉的全部财产了。她一直把这笔钱藏在胸衣里小心地保存着，以备有特殊必要或在危难的时刻使用。但是现在不花这笔钱买双凉鞋，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尼哈尔代伊对难民营周围的地方和德里城里最熟悉。达拉便问尼哈尔代伊说：“大姐，在这里附近的市场里有便宜一点的凉鞋或拖鞋卖吗？”

“买吧！要多少有多少，要什么式样有什么式样。有成千上万家商店呢，这儿不是偏僻的乡村。”尼哈尔代伊朝草棚门口指了指说。她急着要领达拉到市场去。

达拉和尼哈尔代伊从难民营出来朝克什米尔门走了不多几步，尼哈尔代伊便发火说：“你看这些没羞没臊的绝子绝孙的东西。姑娘们从难民营出来，他们就在后面跟着，想调戏她们。”

达拉害怕了，不敢抬起眼来正面看。有一个小青年跟尼哈尔代伊边搭讪边跟着走。

“你要住房吗？你说个地方吧！”达拉听到一个小青年在说。

“滚开，不要脸的东西！你想干什么？我们不要住房。”尼哈尔代伊用印地语骂小青年说。

“你要是有什么首饰、衣服、货物要买进卖出，我告诉你确切的商店。”小青年又说。

“走开，混蛋！婊子养的，滚远一点！你搞什么名堂，我们都清楚。”尼哈尔代伊朝小青年瞪了一眼，怒气冲冲地对他挥了挥手，又骂了他几声，并且不让他在后面跟着。

“哎，发什么火呢！”小青年厚颜无耻地说。

达拉侧眼看着他。小青年穿着一身肮脏的衣服，但是头发却油光光的，梳得整整齐齐，露着牙，使她感到很厌恶。

走进克什米尔门后，尼哈尔代伊对达拉说：“这里漫天要价。过桥是月光市场，那里有成千家商店。”

月光市场就在附近，达拉知道后很高兴，便说：“听说，那边就有卖槟榔包、卖拖鞋的。那里还有女子学校。先去买双凉鞋，如果您认识路，那再领我到学校去一下？”

“好啊，那有什么。你怕什么？妹妹！”尼哈尔代伊安慰她说：“多问问路，迟早会走到的。”

老板对凉鞋要价六卢比。尼哈尔代伊讨价还价，不肯让步，以三卢比半替达拉买下了。拉合尔的生意人也经常把三卢比半的商品喊价四卢比。但是看到把三卢比半的商品喊价六卢比，这就使达拉感到：她已来到了一座骗子的城市。

尼哈尔代伊为了送达拉到女子学校去，不停地到处问路，把她领进了几条卖靛蓝和槟榔包的胡同。这些胡同就像拉合尔的

胡同一样，又窄又长，但不像拉合尔的胡同那样，到处是妇女。在这里，要是遇到一个男人，那他准会盯住你看个不停。当地的妇女们都在长裙或纱丽外面围上一条披巾，你在胡同里遇到她们，她们总避着你走，好像深怕碰她们似的。有时听到议论说："她们是难民，很粗暴。"

在两所学校里，达拉都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回答："……请给校务委员会递交谋职申请。"还告诉了校委会秘书的名字和住址。

在其他地方却得到了含有敌意的反应："一群又一群的畜生不知道是从哪里放出来的。每天总有三、四个女的到这里来。她们既没有家庭住址，又没有来历，居然想当女教师。我们在这里已经教了十来年的书了，她们行吗？"

达拉转来转去，走累了。失败使她更加服输了。她明白，没有关系是找不到工作的。在拉合尔时，哥哥找工作也是靠推荐的。月光市场里人挤人，使她犯愁。她的两只肩膀被人撞了两次了。面前来来往往的小青年也在对她挤眉弄眼。有时候还说上几句挖苦人的话，好像她是专门来给人取乐的，因为她身边没有男人作陪。尼哈尔代伊不说话是不行的，但达拉却不愿意听她说话。达拉记得在阿姆利则曾经与本蒂一起到伯哈尔根杰转了很久，那时候没有这样挤。即使挤的话，本蒂也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达拉想回难民营去。尼哈尔代伊却提议说："来吧，这里的酸辣食品很好。"达拉不想吃，但尼哈尔代伊不依。

达拉一个人回不去，怎么办呢。她没有吃，只是在尼哈尔代伊身边低着头站着。卖酸辣食品的人把几张树叶放在绑在大腿上的围布上擦了擦，装出笑嘻嘻的样子跟尼哈尔代伊说着话。达

拉见了很生气，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尼哈尔代伊被辣椒辣得嘴里不断发出丝丝的声音，可是她仍然一张接着一张地吃，一连吃了四张树叶的酸辣食品。

尼哈尔代伊并不急于回难民营。从卖酸辣食品的人那里离开，走着走着到傍晚了。尼哈尔代伊不慌不忙地踏着缓慢的步子，东看看，西瞧瞧，一边跟达拉东谈西扯，一边走着。她告诉达拉说，三个星期以来，她在难民营里已经看到过和听到过好些事情了，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吵架的事了。第四排营地里因为调戏一个姑娘曾经打过架。第六排营地里有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搭上。姑娘的父母本来不同意，后来便把两人领去锡克庙，成全了他们的"美事"。

尼哈尔代伊告诉达拉说：有一个孤孤单单的年轻姑娘，跟达拉同样的年纪，学过英语，跟难民营的人混得很熟，难民营的人经常请她喝茶、吃点心。平时不断有人来请她。尼哈尔代伊说："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为人。整整有一个星期了，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也许是上了别人的圈套，被人拐走了。……妹妹，我一直在为苏克代德担心。当时我哪知道呢，女婿会这样做。她举行完饯别仪式就到婆家去过了。回门后女婿根本没有来接她。结婚两年，但女孩子现在还完全不懂事。……"

尼哈尔代伊和达拉回到草棚时，布尔森诺正坐在自己的凉席上吃饭，还给儿子喂饭。新来的青年妇女丽科正坐在特莫身边说着话。苏克代德不在草棚里。箱子上放着做好的一块生烤饼。

"苏克代德去哪儿了？"尼哈尔代伊焦急地问布尔森诺说。

"我怎么知道呢？"布尔森诺嚼着嘴里的东西说。

"在第五排营地里。跟那个小伙子……"布尔森诺的孩子突

然说。

“管你什么事？住嘴！吃你的烤饼！”布尔森诺斥责儿子说。

“我哪知道呢。我在太阳下山时给第三排营地的女人送回晾干的衣服、盘子和水罐后回来时，她就不在这里了。我从特莫那里要了钥匙，揉完面粉便去特莫的炉子上烤饼，现在刚回来坐下。不管你问谁都好。”

“我哪知道呢？”特莫的婆婆突然说：“她来来往往哪会跟我说呢。我们要是问她，就会碰一鼻子灰。”

“那有什么呢，或许在隔壁的草棚里跟哪个女人在说话吧。问你几句，你就拐弯抹角地说话。”尼哈尔代伊对老太婆生气说：“你就是这样冷言冷语的……”这时苏克代德回草棚来了，她在披巾角里藏着什么。

“你上哪儿去了？”尼哈尔代伊厉声问。

“哎呀，哎呀，我哪儿也没有去。我就在这里，刚去第二排营地的波莉那里才两分钟。”

“我跟你说过，把烤饼做好了。你却像个女剃头师傅那样逛东逛西。你不去想想，附近是个什么样？我敲断你的腿，你给我记着一点！”

“我刚开始揉面，波莉过来把我叫走了。”

“哎呀，哎呀，天可真要塌下来了啊！”老太婆举起手突然说：“你真会撒谎呀！有怎样的母亲就有怎样的女儿。当时太阳还丈把高呢，从那时起你就不见了。你妈妈在问我，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你撒谎，是你老子叫你撒的谎！你男人撒谎都被你学会了。管你什么事？你借刀杀人。”苏克代德对着老太婆大叫大嚷。

"妈，你为什么要在她们中间多嘴呢，管我们什么事?"特莫拦住她婆婆说:"这是她的女儿，不管她说也罢，不说也罢。各有各的家规，管我们什么事呢?"

特莫的婆婆、苏克代德和尼哈尔代伊开始嚷了起来。婆罗门女人和丽科劝双方安静下来。达拉也不得不出来调停。过了不久大家都静下来了，尼哈尔代伊拿着放面粉的盘子，带着苏克代德到外面炉子上烤饼去了。

达拉的面粉是与尼哈尔代伊的面粉合在一起的。她心想也去帮帮手，怎么能当皇后似地坐着呢?达拉把去学校穿的新裙子换下，穿上另外一件衣服，把裙子叠起来放好，便朝炉子走去。她刚拐过草棚的墙角就看到尼哈尔代伊趁那里没有旁人就操起劈柴朝苏克代德的头上狠狠地打去，一边还在骂她。

达拉没有再朝前走，返身回到了草棚。她疲惫不堪地在凉席上躺下，心里想:在这里怎么生活下去呢?假如本蒂活着，那么两人好歹要在一起过日子的。接着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本蒂死时的情景。她有什么过错?妇女的命运就是受男人的高兴和他们的决定支配的。……怎样去找工作呢?

达拉尽可能坚持为难民营工作，为的是从难民营领取免费救济粮能感到问心无愧。第二天八点钟，她就到帐篷里去抄写名单了。那时候帐篷里除了帕金没有任何人。她不得不回去。八点半又去了。她埋头于工作之中。维默尔先生对她很满意。达拉需要他的满意和同情。她已经体会到，只有靠本地人帮忙才能找到工作。她对夏玛大夫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夏玛大夫。她问维默尔先生要了纸，给自己已经知道校委会秘书的姓名和地址的学校写了两份谋职申请书，并且要

求派人特地送去。她努力工作，到傍晚她抄了三十一页纸的名单。

下一天，达拉仍然在八点半钟去帐篷，在一排一排的草棚之间她看到维默尔先生正跟一位穿土布衣服的绅士在一起。维默尔先生向达拉介绍了那位穿土布衣服的绅士。这个人的身材比维默尔先生矮十五公分左右，人虽然长得瘦小，但从神情上看好像是个重要人物。

维默尔先生在布尔萨德先生面前称赞达拉为人文静、刻苦耐劳，接着向达拉介绍说："布尔萨德先生也是救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国大党的……"

达拉没有听确切，但是知道布尔萨德先生虽然个子矮小，却是一个有影响、有能力的要人。

布尔萨德先生把他的两只手插进宽大的上衣口袋里，就像把手放进裤子口袋里似的，挺了挺背，尽量把身子往高里伸，同时对达拉从头至脚打量一番说："您来这里有多少天了？"接着又问一个朝他走来的人："请您告诉我，现在过得好吗？没有什么困难吧？"

布尔萨德先生一边朝另一间草棚的门走去，一边又问达拉说："您正在帮我们抄写名单吗？"

还没有听到达拉回答，他又忙于向其他人问好。他向难民们保证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由于替你们操心，我们自身就处于困难的境地。就在我们担负起管理这样一个大国的重任时，为千百万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操劳的重担也就落在我们肩上了。但是需要对此采取措施。"接着又说了一些话。

布尔萨德先生在朝前面一间草棚走去的路上问达拉说："您

在拉合尔是教小学、中学，还是教大学？”

“我……”

布尔萨德先生跟别人说话了：“请您告诉我，副专员对您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有一个相识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走过来问好。布尔萨德先生拍拍她的双颊表示亲热，以此来回答她的问好。女孩子不好意思地往后退了几步。布尔萨德先生又亲热地在她肩上拍了一下。

“嗯，那么……”布尔萨德先生又开始跟达拉说话，但是见到两个衣着讲究的妇女后，便跟她们说话了：“你们过得很愉快吧。”布尔萨德先生并不在乎贫富，但他对衣着讲究的人是从不怠慢的。

达拉见布尔萨德先生很忙，便到帐篷去了。她等待维默尔先生到来，以便能拿到纸和笔。

维默尔先生回来了，他为布尔萨德先生撩起帐篷的门帘。

“啊，您到这里来了？我们却一个劲儿地在那里寻找您。”布尔萨德先生见达拉在帐篷里坐着，便说。

维默尔先生又赞扬了达拉性情温和和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谈到了她希望能找到一个职业。

“她是大学毕业生，对她来说找个工作有什么困难呢。她是一定会找到工作的。请走吧，到几个地方去走走，让我为您推荐推荐。”

达拉怀着感激的心情跟他走了。

帐篷前面不过几步远的地方就停着一辆小轿车。布尔萨德先生替达拉拉开汽车的后门。在达拉的生活中坐高级小轿车的机会并不很多。尤其是现在穿着又脏又皱的纱丽，要往豪华轿

车里坐感到不好意思，她就在后面座位的角落里蜷缩着身子坐了下来。布尔萨德先生为了便于说话，便朝达拉那边稍微挪动了一下坐下。他命令司机说："去菜市场杰根先生那里。"

汽车开动时布尔萨德先生又朝达拉那边挪了挪身子，问道："好，请您再告诉我，有什么困难吗？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请您不要跟我讲客气。我是个直爽的人。我有许多工作。有国大党的工作，有难民工作，有……"

"谢谢您，我没有什么困难。"

"从前您住在拉合尔。拉合尔倒是个很先进的城市。我过去几乎经常去。"

"对。"

"您想在学校里找个工作，会找到的。有几个同样是有文化的姑娘还当了速记员。干这行挣钱很多呢。打字倒学起来很快。我把一个人介绍去当了私人秘书。"

"对。不管找到什么工作，都行。"

"好啊，这样就不困难了。请您放心吧，用不着担心。我的工作就是为您效劳。"布尔萨德先生微微一笑说："你们姑娘家是很喜欢冒险的。有不少旁遮普姑娘在电影界里还取得很大的成就呢。"

达拉觉得，布尔萨德先生的微笑和谈吐是不严肃的，是与他的地位不相称的。她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必须表示礼貌。她动了动嘴唇，淡淡一笑。

布尔萨德先生又说："我为您去因德尔布尔斯特学院说说看。院长跟我是知己。另外还有不少地方，对于能够工作的人们来说，地方不少，您不要没有信心。"

"嗯，我相信……"

布尔萨德先生说东道西地讲个不停。汽车在树林和住宅群中间穿过，开进了宽广的市场，在一幢房子面前停了下来。布尔萨德先生告诉达拉稍等一会儿，便走进那幢房子里去了。

布尔萨德先生不是过一会儿，而是过了二十分钟才出来。司机一见他就说："大哥① 说过，十一点半把车开回去。他要去沙赫德拉。"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我会跟他说的。"布尔萨德先生说，接着便坐到后座上对着安装在司机前面的镜子整了整自己的帽尖。

"先生，怎么会没有事儿呢，大哥会跟我发火的。"司机的口气很生硬。

"算了，你把我们送到格纳德·布莱斯市场就回去吧。我们雇出租汽车。"布尔萨德先生有点生气说，接着又稍微挨近达拉一点说："嗯，您再说说吧，整天在难民营里大概很磨人吧？"

"什么？"达拉费解地问。

"女子艺术社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大、很出色的组织。也有学校，也教艺术。"他还谈到了关于其他的一些组织。

汽车沿着一个圆形花园开上了一条洁净而又平坦的马路。在紧挨马路的圆形花园里有着一排排像拉合尔的马尔路上的豪华的住宅。漂亮的马路环绕着圆形花园。在拉合尔，对于中产阶层来说，马尔路是观光的地方和散步的地方。只有富翁和有特殊爱好的人才在那里买东西。达拉的纱丽很脏，到设在这种地方的学校里去实在感到惭愧。

"你们在哪里下车？"司机问。

"好，就在这里下吧。"

① 司机对主人的称呼。

司机把汽车转了一圈，在靠近走廊的地方停了下来，布尔萨德先生和达拉下了车。司机未等布尔萨德先生吩咐，就立即把车开走了。

达拉在汽车里看到一条条豪华的圆形走廊，满以为是某所规模宏大的学院或学校的建筑。当她走进走廊看到里面都是用镶着大玻璃的门窗装饰起来的商店，并不是学校，心里便嘀咕起来了：为什么要带她来这里呢？

布尔萨德先生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个地方您觉得怎么样？喜欢吗？这是格纳德·布莱斯，是新德里的中心，就像你们拉合尔的马尔路一样。实际上最繁华的时候就在晚上，挤得摩肩接踵，我选一天晚上让您来看看。请来吧，喝杯咖啡！您一定很喜欢喝咖啡吧。"

"对。可现在我不想喝。"

布尔萨德先生装作没有听见达拉的话，把她推进了一个转门，把转门推了一下，自己也跟着走了进去。随着门的转动，两人进了一家餐厅。

餐厅的所有门窗都挂着厚厚的布幔，挡着阳光。室内是电灯的人造隐光。布尔萨德先生让达拉坐在一只角落里的沙发上，自己也坐了下来。他摘下甘地帽放在沙发的扶手上。餐厅里几乎没有什么顾客。在另一边的角落里有一对男女青年依偎着坐着。餐厅的中间有一个单身男子。

"您除了咖啡还要些什么？"布尔萨德先生见到侍者朝自己走来便问达拉说。

"不必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要。"达拉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把她带到富丽堂皇的餐厅里来解闷是一种残忍的做法。

"您要一点吧。我从早晨起还没有吃早点呢。"布尔萨德先

生说："我先是到因德尔布尔斯特和王权难民营去了一下。我有时候因为工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个地方您觉得怎么样？拉合尔也有很多很讲究的餐厅吗？"

"对，这家餐厅很好。"达拉回答说。她到大餐厅的次数没有超过四五次。她感到这家"蓝色尼罗河餐厅"比起拉合尔的"标准餐厅"来更神秘，装饰得更华丽。

布尔萨德先生要了一碟素三明治。达拉也是从早晨起什么都没有吃过，但她已经有话在先，不想吃。他曾许诺把她领去学校找工作，而现在却让她在餐厅里坐着，对此达拉很生气。尽管她很饿，但她不想吃。在布尔萨德先生几次三番地劝说下，她才要了两块蛋糕和一碟三明治。吃了这些东西却使她感到更饿了，但她没有再要。

布尔萨德先生十分亲切地不断劝达拉别担心，说道："您为什么要垂头丧气呢？您应该高兴，不必担忧，关心您是我们的职责。"达拉很讨厌他露着牙，死盯着她的眼睛。但她意识到：好感还是讨厌没有关系，不能发脾气。他是难民营的副主任，还是国大党的……

达拉低着眼，答应了几声，强装笑容，以示尊敬。

从餐厅出来，达拉发愁了：她来时坐的汽车已经开走了。这么远，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叫她怎么回难民营呢？从司机的举动足以看出，这辆汽车或许是布尔萨德先生向别人借来的。达拉想提出回难民营，但是布尔萨德先生一边说着有关格纳德·布莱斯的情况，一边朝着一条又一条的走廊走去。有些小男孩在走廊里的大柱旁边的地面上摆着一个一个小摊。有的卖纽扣；有的卖吉祥点① 和缎带；有的卖圆球太妃糖。达拉看出，他们与

① 印度妇女贴在眉心上的红点或有金边的红点，以示吉祥。

本蒂村里的男孩子萨图拉姆一样，是难民的孩子。男孩子什么都能做，但她却是一个姑娘。

布尔萨德先生忽然走进一家很大的布店。达拉怎么好单独一人在外面站着呢，她跟着他走了进去。布尔萨德先生没有理会店员，径直朝坐在店堂后面桌子旁正在工作的人走去。那个店主人或者是经理听到他叫喊，便站起身迎上前来。布尔萨德先生把手搭在他肩上窃窃私语了一阵。那个人朝达拉稍稍看了一眼，便和布尔萨德先生一起朝橱窗走去。两人选中了一条印花纱丽。布尔萨德先生把纱丽放进纸兜提着，与达拉一起走出店外。达拉没有看到布尔萨德先生付钱。

走进走廊后，布尔萨德先生将纸兜递给达拉说："您看这条纱丽怎么样？"

达拉接过纸兜摸了摸露在纸兜外面的纱丽说："好，很不错。我对布并不在行。"

"您猜多少钱？"

"我猜不出来。"达拉想把纸兜还给布尔萨德先生。

"这是为您买的。"

"不，不，我完全不需要。我身边有足够的衣服。"达拉坚决说。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就是为您买的嘛。"布尔萨德先生没有接过纸兜。

达拉压低声音，一再表示不要纱丽，就是不送纱丽给她，她仍然要感谢布尔萨德先生的。她想把纸兜退回给他，但是布尔萨德先生没有接过去。达拉很为难，她哪能在市场里出丑呢？于是说了声"谢谢"，把纸兜接受了下来。

布尔萨德先生从格纳德·布莱斯市场的走廊里走出来，经

过一条胡同时说："来吧，去我办公室看看。"

楼梯边的一块小洋铁牌上写着一个机构的名称。达拉没有能很快看完。楼上的房间里有一个人正坐在桌子旁工作。前面放着三四张椅子。办事员见到布尔萨德先生便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布尔萨德先生一边掏自己的口袋，一边用低沉而又严肃的声音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回过头来对达拉说："来吧，进里屋去。"他又转过身去对办事员说："把信件放在桌子上。"

隔墙的另一边，有一块铺着褥子和床单的低矮的坐板。坐板旁边有两张小沙发。搁板上放着水壶、电炉和单身汉用的一些家务零星用品。

达拉不愿意独自在这里，便说："我到隔壁坐一会儿，您忙您的吧。我走了。"

布尔萨德先生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一只柜子打开，忙着在里面翻东西，说："不，不，您舒舒服服地躺在坐板上休息一会儿。我要到那边去办点事。您无忧无虑地躺着吧。"布尔萨德先生打开吊扇，到隔壁的另一边去了。

达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她怨恨自己急于找工作而随这个混蛋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回想起以往的经历，她害怕起来了。……但是在这里不是跟畜生，而是在跟人打交道。然而来这里总归是错误的。怎么办呢？……抱着寻找工作的希望……

从隔墙的另一边传来了布尔萨德先生对办事员发火的声音，打电话的声音。布尔萨德先生在打电话时说："杰拉姆先生的大哥！"

"请说吧，有什么事吗？"

"对，就是这件事。"

"嗯，要是您的汽车不用的话，那么我借用一个小时。……算了，没有事儿。"

达拉侧着身子在沙发里坐着。有好几分钟没有听到布尔萨德先生从另一边传来的声音。缓慢地转动着的吊扇送来的风令人感到心旷神怡。达拉闭起眼想着。她回忆着两个多月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她原来已经沉向海底，却又漂浮上来了，没有死去。现在她的双脚是在大地上！以后瞧吧！父亲、母亲、哥哥、妹妹都不知道在哪里。也许是在哪个难民营里吧。哥哥在她结婚之后就准备去奈尼塔耳。也许所有的人都去了联合邦了。那倒也平安。甘娜格跟哥哥的关系不知道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活着来到了这里，那就无论如何要站稳脚跟。夏玛没有再来。维默尔先生和夏玛大夫就是两个好人。这个布尔萨德却不是个好东西。他为什么要耽搁这么久呢？不知道难民营里其他妇女会有什么想法？

达拉听到滴答滴答的钟声，便朝四周看看，看到搁板上有只小钟，已经是一点零七分了。

达拉又闭上眼睛休息，心想：最多等到他一点一刻，不多等了。无论如何要回难民营去。马车夫就算要上八安那、十二安那，或者一卢比，那还有什么呢？接着她回想起本蒂的事……回想起在阿姆利则时候大家的事……

达拉觉得自己头发上有点什么。她睁开眼睛，迅速地在沙发里坐直。

布尔萨德先生坐在她沙发的宽扶手上，一边抚摸着她的头发，一边微笑着说："你坐在沙发里睡着了，为什么不去坐板上躺一躺？"他用手拍了拍达拉的面颊。

达拉拨开布尔萨德先生的手，站起身来说："我现在想走了。

我得去难民营把名单抄完。”

“哎，忙什么呢，我送你回去，过一刻钟左右来汽车，你坐下吧。”

“不，我走回去，为什么要麻烦您呢？请您给我指一下路，我走回去。”

达拉没有再坐下。布尔萨德先生走下楼梯送她去坐马车，指点说：“从这里奥蒂延旁边可以坐到去所有地方的马车。从这里坐到喷泉两安那。从喷泉到克什米尔门和法院是六拜沙或两安那。我以后还会来难民营的。你别担心什么。”

布尔萨德先生叫了一辆去喷泉的马车，让达拉坐上。马车上已经坐着三个乘客。等她坐定之后，布尔萨德先生还是把纱丽纸兜放在她的怀里。

马车从奥蒂延出发了，达拉看到几个素不相识的乘客陪伴着她，她为在不知名的街道上从一个流氓的手里解脱出来而感到宽慰。马车在十月的清新而又明媚的阳光下，奔驰在平坦洁净的柏油马路上。

达拉走回草棚时觉得手里提着个纸兜很窘迫。她在路上没有机会把纸兜扔掉。把它扔掉又有什么好处呢？她将纸兜藏在纱丽里，不让别人看到。

婆罗门女人布尔森诺正在看守着洗好后晾在外面竹竿上的电线上的衣服，怕被别人拿走。她看到达拉招呼说：“妹妹，你这样晚才回来，尼哈尔代伊和她的女儿吃完饭出去了，给你把烤饼盖好放着呢。”

达拉把纸兜用毯子裹好压在被子底下，拿起布尔森诺的水罐洗了脸，从尼哈尔代伊待的角落里拿过烤饼和豆子吃好，便去帐篷了。

达拉在傍晚和晚上还是不让别的女人瞧见那条放在纸兜里的纱丽。第二天早晨，达拉梳洗完毕，向布尔森诺要过毯子，把自己的衣服往毯子里裹，尼哈尔代伊瞧见纸兜了。

“买了什么？”尼哈尔代伊好奇地问。

“没有什么。”

尼哈尔代伊忍不住了，扑过去拿起纸兜把纱丽抽了出来，说：“这条是全新的，多少钱买的？”

“别提了。值不了几个钱。”

“唉，说说价钱有什么要紧呢，我会抢走吗？”

达拉怎么说呢，是她花十多卢比买来的？她早已说过，身边没有钱。

达拉没有说价钱，尼哈尔代伊生气了。她把纸兜朝达拉的凉席上一扔，说：“要不是买的，那就是别人送的。”

“谁会送？”达拉不露声色说：“所有的一切都是难民营的人给的，还有谁送！”

尼哈尔代伊对难民营的人办事不公道，有偏心，感到很恼火，便大喊大叫起来：“难民营的人都是你的舅舅，每天都有纱丽、毯子、披巾、肥皂给你。给我们一巴沃面粉还一百个不乐意呢……”

特莫的婆婆也说话了：“是呀，大姐，我为什么要撒谎呢，我在难民营里住了有一个月了，没有见到难民营的人分发过这样值钱的布。不为什么事儿，人家不会给东西，也拿不来东西。”

达拉被逼得气势汹汹地说：“跟我吵有什么用？你能得，你就去拿。难道我是向人家讨来的？我不是在整天抄名单吗？”

布尔森诺花一安那买了杯茶，正喂自己的儿子吃昨晚留下的烤饼。她支持达拉说：“对，说得对。见到别人有好处就眼红，说明居心不良。她一直在办公室工作，谁劳动，谁有才干，谁就

得到东西。我们这种笨得派不上用场的家伙，就只能得到这么多东西。为什么要看到人家走运就眼红呢？”

尼哈尔代伊大发雷霆说：“哼，要当女王就到自己家里当去。好一个漂亮的仙女呀！难道我们没有看透难民营的人吗？每天到帐篷去跟他们鬼混。我们是她的用人，烤好烤饼请她吃……”

布尔森诺抗议说：“这太损人了，大家看看吧。母女俩用她的名义吃双份救济粮，还经常数落她。你不是当着我的面卖给格默洛四安那的面粉吗？……”

尼哈尔代伊把布尔森诺也骂了一通，气呼呼地把达拉的救济粮卡扔了过去，还数落布尔森诺可以跟着她漂亮的仙女般的女伴到帐篷去鬼混，这种污秽的语言使达拉不得不掩上耳朵。

布尔森诺并不是一个任人欺侮的女人。她大喊大叫，对尼哈尔代伊的种姓骂了一通，说道：“你懂个屁。我要把你的辫子扯下来。”她又把苏克代德奚落了一顿，接着便扑过去抓尼哈尔代伊的辫子。

直到现在为止，苏克代德并没有参加这场争吵，没有说过一句不中听的话。她举起手指提醒说：“我没有说过谁一句话，你别扯到我，不然就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克代德反过来责备她母亲说：“管你什么事，别人做什么，用得着你多嘴！”

尼哈尔代伊对女儿发火说：“你去舔她们的鞋底去！我谁也不怕。……”

达拉站起身来去帐篷时拾起了救济粮卡。布尔森诺朝她伸过手去说：“拿来，妹妹，把你的卡给我，这种活是你干的吗？”

尼哈尔代伊更火了。她威吓从草棚走出去的达拉说：“去，去！到你主子面前去告我们的状吧！你有本事，就把我们从难民营撵出去吧！我倒要看看你搞什么名堂？我也要叫全难民营

的人来评评理。难民营里收留破鞋干什么？你要是回来，我砍了你的头。”

中午早已过去了。达拉在帐篷里听到布幔的另一边有人在说：“老弟，两点钟了。我去吃饭了。”

达拉也早就饿了，但她害怕尼哈尔代伊，不敢回草棚去。她想道：这样怕她怎么行呢？要是自己向难民营的工作人员诉苦，那么就会使自己在全难民营里受人奚落。终究得回草棚去啊，否则天黑下来又怎么办呢？

达拉走进草棚时，看见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尼哈尔代伊不在自己的位置上。布尔森诺、特莫、特莫的婆婆和新来的年轻妇女丽科都很激动，大家在一起坐着。只有古杰兰瓦拉的老太婆仍缩着腿在凉席上躺着。

布尔森诺迫不及待地告诉达拉说，苏克代德从早晨起就不见了。尼哈尔代伊现在正在难民营里寻找她。大家都知道，苏克代德一直在跟第五号营地里的从杰兰瓦拉来的那家男孩子私会。有一天，男孩子的嫂子来这里吓唬苏克代德说，如果苏克代德到她草棚前面去的话，那就打断苏克代德的腿。

傍晚，达拉从帐篷回来时，苏克代德还是没有找到。尼哈尔代伊来到达拉身边坐下，两眼哭得肿肿地说：“你已经看见了，女孩子心直、幼稚。从杰兰瓦拉来的阿罗拉种姓[①]的男孩子一直在缠着她。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子也许被勾引走了。希望你跟难民营的人说说。可怜的女孩子要被毁了。妹妹，除了你，我跟谁说去。……”

特莫的婆婆没有朝任何人看，却建议大家说：“要是想叫别人来丢自己的丑，那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她哪里是闺女，分

① 刹帝利种姓中的一个副种姓。

明是个年轻的女人。她丈夫把她扔了。现在她自寻出路去了。正是个找男人的年纪呀。她不是吃草吃土的牛马、昆虫，她还是要吃粮食和酥油的。她需要男人，在妈妈身边待着做什么？阿罗拉种姓的人说，他们的男孩子被勾引走了。二十岁的小伙子还毕竟是孩子。这种事情说不定是女人的主意。……”老太婆是在向尼哈尔代伊报所有的吵架的仇。

晚上八点钟吵得天翻地覆。男孩子家里的人怪罪尼哈尔代伊来了，说她策动他们天真无邪的男孩子跟她女儿私奔。男孩子从他哥哥箱子里拿了三百五十卢比跑了。

难民营的主管人员晚上不在难民营里。

邻居们召开了评议会①，威吓双方家属说："我们并不是不清楚，男女当事人都不是吃奶的孩子。你当初为什么不把女孩子管住呢？那个女孩子在难民营里像条没有牛犊的小母牛那样逛来逛去。我们大家都是有儿女的人，我们不喜欢这一切纠纷。要告状去警察局告去。如果在难民营里闹，那么谁闹我们就把谁的行李扔出难民营去。……”

忧愁的气氛在草棚里持续了两天。苏克代德没有一点音讯。还有谁去寻找呢？妇女们躲开尼哈尔代伊在窃窃私语。达拉忧心忡忡地一直在抄写名单。她已经抄完了一百一十三页，但是每天都有新名单，又新添了二十页。

中午达拉回草棚吃饭。草棚里正在谈论苏克代德逃跑的事情。特莫的婆婆说："女孩子的秉性就是这样嘛。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哪能单身一人过一辈子呀。供得起年轻女人食宿的男人

① 按照印度农村的习惯，由五名年老的成员组成的裁决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其裁决具有权威性，当事人必须遵守。

有的是。受罪的是拖儿带女的女人，还有我们老太婆。”达拉听了很反感，她朝丽科看了看。

丽科也想表示异议，但是听到外面吵吵嚷嚷便不作声了。“喂！……噢……到这里来！瞧瞧……去那边！”传来了叫唤声。妇女们走到门口伸出头去张望。

看到帐篷前面有一个戴帽子穿西服的男人跟两名警官在一起。有好几名警察在一排一排草棚之间转来转去，东张西望的。妇女们全害怕了，都觉得警察是为苏克代德的事情而来的。现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来了一些男女清道夫，开始到处打扫。维默尔先生和布尔萨德先生跟另外三四个人一起匆匆忙忙地朝这边走来。他们叫人立刻把晒在电线上的衣服收起来。两名警察走过来朝草棚里张望了一下，问这里住的是谁，有多少人。听到说只有妇女，便回身走了。

看到到处在问话、放哨，一番忙碌的景象，达拉没有去帐篷，就在草棚里留着。一排一排的草棚之间来了很多人。

夏玛大夫和另外一名妇女来到了草棚。两人都戴着墨镜。两人的衣服上和身上都散发着各种各样令人喜欢的香味。跟草棚里穿着褴褛的妇女们相比，显得她们是属于不同的阶层，而且非常突出。

夏玛一见达拉便用英语招呼说：“你好吗？现在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了吗？我星期三刚回来。维默尔先生告诉我，布尔萨德先生也许领你去过因德尔布尔斯特。那里的事情成了吗？”

“没有成。”达拉羞怯地用英语回答说：“请您随便给我一个工作做吧。我也会做护士工作。……”

夏玛向跟她一起来的妇女介绍达拉说：“她是个大学毕业

生，出身于很好的家庭。阿格尔瓦拉夫人一定要给她做些……”

随夏玛一起来的妇女身体很胖，皮肤微黑，被太阳晒出来的汗水在搽着香粉的肉鼓鼓的脖子上勾画出了一条条细细的线条。她摘下墨镜，一边整理着挂在脖子上的重重的金锁，一边仔细地对达拉看了看说：“等我考虑考虑，英语很好……”

“达拉是大学毕业生。”夏玛打断阿格尔瓦拉夫人的话，仍用英语说：“可怜的姑娘受尽了折磨。她是一个很有克制力的、很有责任感的姑娘……”阿格尔瓦拉夫人跟达拉对视了一下，点点头说：“好，以后再说吧。”

夏玛对达拉说：“告诉你，总理要来难民营视察。”她又对大家说：“你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地放好。身边有衣服的人都把衣服换一换。你们中间要是有人要讲什么话，那么就请跟我，或者跟她——阿格尔瓦拉夫人说。我们会代表你们很好地去说的。或者请你们跟达拉说，她会告诉我们的。”夏玛和阿格尔瓦拉夫人一起朝其他草棚走去了。

难民营里忙忙碌碌的原因何在，在草棚里只有达拉一人明白。她告诉其他妇女说：“潘迪特·贾瓦哈尔拉尔·尼赫鲁总理、国家最大的官员要来难民营。”她自己全身都在颤抖。她从来也没有机会看到潘迪特·尼赫鲁，现在可以直接地很近地看一看了。全国最大的人物，圣雄甘地和潘迪特·尼赫鲁！其他妇女也见到大家都在外面忙忙碌碌而感到惊异。她们都一起站在草棚门口好奇地看着人们在跑来跑去。

布尔萨德先生、维默尔先生和戴帽子穿西服的男人来到草棚面前高声地问道：“你们有什么困难吗？”

“这么多人，只有一个水龙头……”有一个人忽然说。

“水龙头？好，再安装一个。”

“副主任先生在说，明天叫人再安装一个水龙头。”维默尔先生保证说。布尔萨德先生又解释说：“我们是你们的自己人。只要能办到的，我们一定为你们服务。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需要，可以跟维默尔先生或我说。我们每天都跟你们见面，都跟你们在一起。尼赫鲁先生只安排了十分钟的时间。我们都是代表他的。潘迪特先生将在各排草棚面前经过，你们都站在各自的草棚面前瞻仰吧，不要挤成一堆挡住去路。经过各排草棚之后，潘迪特先生将发表五分钟的演讲，到时候请你们到帐篷前面来。潘迪特先生是最讲纪律的，不喜欢拥挤。你们大家都应该遵守纪律。为了使大家都能看到潘迪特先生，请让孩子们站在前面。潘迪特先生很喜欢孩子。”

布尔萨德先生还来到妇女住的草棚里把那番话重复了一遍，问这里有多少孩子。布尔森诺的四岁的男孩和特莫的三岁的女孩被领到他面前。

布尔萨德先生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多么可爱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把孩子弄得这样脏呢？替他们洗洗脸、洗洗手，穿上干净的衣服。快一点，快一点！”

特莫的婆婆慌慌张张地把女孩子拖到后面换衣服。布尔森诺身边没有孩子穿的其他衣服，只有一件衬衣，也没有条裤子。她在达拉耳边说了一下。达拉把话告诉了维默尔先生。维默尔先生赶紧跑了出去，几分钟后给布尔森诺的孩子拿来了一件白衬衣和一条长裤。衣服稍微大了一点。布尔森诺高高兴兴地给孩子洗了脸，把新衣服穿上。

大家都被叫到草棚前排成行静静地站着。谁都不要站出行去！小孩们都穿上漂亮的衣服，被领到前面站着。布尔萨德先生在教孩子说：“孩子，我们来时你们就喊：‘尼赫鲁先生万

岁！尼赫鲁叔叔万岁！'"

"嘘！嘘！安静！安静！来了！安静！"

在草棚前排成行站着的人都警觉起来了。大家都想看看清楚，便朝前挪动了一点，队伍变得弯弯曲曲了。人们都让自己的孩子往前靠靠。气氛变得很紧张。达拉肃然起敬，心怦怦直跳，紧靠着草棚门口朝帐篷那边望。布尔森诺的男孩德亚尔和特莫的女孩手拉着手在草棚前站着。

从帐篷那边来了一小群人。在这群人的前面，有一个戴着土布甘地帽、身穿印度上衣和紧身裤、身体健壮、身材瘦小、显得很年轻的中年男子和布尔萨德先生一起走过来。这个中年男子的印式上衣的第二个纽扣里别着一朵半开的红玫瑰。布尔萨德先生抬着头、踮着脚尖在跟他说着话。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副专员、警官、夏玛大夫和阿格尔瓦拉夫人。

来到妇女的草棚前面时，布尔萨德先生告诉说："在这间草棚里住的是与家庭失散的不幸的妇女。"

总理突然停下步来，弯下身去抚摸着德亚尔和特莫的孩子的头，问跟在后面的人说："孩子们有牛奶喝吗？"

跟在后面的人都面面相觑。布尔萨德先生和副专员立刻异口同声地说："有！有！"

总理从这一排的最后一间草棚转入另一排草棚。有一个老头儿双手合十地叫道："国王！愿你的王国永存！你强行把我们从我们的砖房里赶了出来。请你在这里给我们一间土房住吧。如果你给不了的话，那么为什么要把我们从这间草棚里赶走呢？"

总理停下来开始拨弄他的印式上衣的纽扣。

布尔萨德先生和副专员轻声地对总理作了一番解释。

总理压着火回答说:“难民营得有法规，有章程。每个地方总得有法规。我们不能一生一世地尽义务。”他朝前走去了。

老头儿还想喊些什么。走在后面的人对他做了个手势，低声地对他许了诺，使他安静了下来。

帐篷附近聚集了一百多个难民。扩音器里传来了布尔萨德先生的声音:“最尊敬的总理先生，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心中的国王、我们国家的明珠、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总理潘迪特·贾瓦哈尔拉尔·尼赫鲁先生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了这里，对此我们感到很荣幸。尼赫鲁先生不仅是印度的一颗明珠，而且是世界上的无数颗明珠之一。我们的国家全依靠他和甘地先生……”

“这都是废话……”总理的声音打断了布尔萨德先生的话。

总理把布尔萨德先生从扩音器前推到一边。布尔萨德先生高兴地露着牙说:“尊敬的总理先生要跟大家说几句话。”

总理一边拨弄着上衣的纽扣，一边说道:“住在这个难民营里的兄弟们和姐妹们!”

达拉激动得浑身打颤。这是国家的舵手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们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正因为这样，我才来这里看望你们，看看你们的情况。……一些……嗯……这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政治变动，这些的……嗯……这些政治变动在产生良好结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结果。你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把握住了这些良好的结果，那也不能避免那些不良的结果。这两种结果都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大家都在注视着它们。但是造成这种不良结果的责任并不在国大党身上，或者说，不在我们政府身上。虽然它有着一个限度，并且……并且我们控制住了。我们……我们不怕负责任。我

们……我们认为在你们困难的时候予以全力帮助是我们的责任。并且……并且我们对此正在尽可能地进行努力。希望你们能把自己的意见和困难向我们提出来。你们会向别的什么人诉说自己的困难吗？政府和政府的官员们将倾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将尽可能地予以解决。但是你们应该记住：我们已经在德里建立了许多个比你们这个小难民营要大得多的难民营。在国内有上千个这样的难民营。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很重。你们也不应该光考虑自身的即将过去的困难和问题。当前的时代是个很重要的时代。现在我们的国家和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在我们身上，在全国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我们对此也应该予以充分的关注。我们不应该目光短浅地只看到自身的即将过去的问题。然而……胜利属于印度。"

"胜利属于印度！"布尔萨德先生高呼口号。

"胜利属于印度！"齐声附和。

"潘迪特·尼赫鲁万岁！"

又是齐声附和。

达拉知道，总理的演说结束了。此刻她的心还没有满足。她希望能从国家的舵手、全国人民心灵中的国王那里听到足以使她的心灵和头脑得到满足的话。

不多一会儿人们都散去了。

草棚里的妇女围着达拉问："大官说了些什么？"

达拉没有听够，怎么说呢？她把总理的话重复了一遍。

"达拉，你听我说！"

达拉回过头去，看到夏玛大夫和阿格尔瓦拉夫人在草棚门口站着。达拉把纱丽整理一下朝她们走去。

“阿格尔瓦拉夫人问你愿意教小孩们读书吗？你愿意照料他们吗？”夏玛问。

“愿意。我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工作，我曾经做过。在拉合尔时，我曾经在拉伊巴哈杜尔·戈巴尔沙赫的公馆里教过孩子。”

“好吧，把你的行李都带上。你随阿格尔瓦拉夫人一起走吧，你就在她家住。”

达拉立刻走进草棚取她的行李。

四

一幢华丽的二层楼洋房，台阶上停着一辆很大的小轿车，在浓密的花木丛和修整得很平整的绿草坪之间有一条犹如红地毯似的洁净的红石小径。达拉见到穿着白色印式上衣和紧身长裤的仆人和在楼的最后面为自己安排的房间，便觉得这是一户有势力的人家，阿格尔瓦拉夫人下面的这番话更证实了这一点：

“你听着，这里经常有各种头面人物、政府官员、领导人等来来往往。你在穿着方面要注意整洁。你身边有一些衣服吗？”

达拉回答说，她身边有三条裙子，她会经常换洗干净的。

达拉在房间里坐着，等待召唤。有一个女用人拿着洗净熨好的衣服走来，露出被烟草熏黑的牙齿笑了笑，问了声好说：“小姐，您是拉尔莉和布登的家庭教师吗？”

达拉欢迎女用人试图与她交朋友。她笑了笑说：“是。”

女用人兴奋地告诉她说：“过去这里有位爱德华小姐。她平时都穿西式裙子，曾经在学校里教过书。焦西亚先生那里却有个英国小姐当家庭教师。您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小姐。太太从她

自己的衣服里挑选了几件送给您。"

达拉在经心地观察这个新的环境。她穿上了一条新的白色长裙。房间里还有一张小小的梳妆台。达拉用梳子梳了梳头。为了不弄皱纱丽，她就在椅子上坐着，心里在想：以后要谨慎努力地工作。半个钟点以后，女用人传话说："老爷和太太请您到客厅里去。"

阿格尔瓦拉先生坐在客厅角落里的沙发上。他穿着白衬衫和白西裤，嘴里叼着香烟。右边沙发上坐着阿格尔瓦拉夫人。达拉双手合十问候，走进了客厅。阿格尔瓦拉先生正想从沙发里站起来，后来觉得站起来没有必要，便指了指面前的沙发用英语说："请坐。"

阿格尔瓦拉先生问："您在拉合尔时在哪一位家里工作？"

"噢，我过去在拉伊巴哈杜尔·戈巴尔沙赫的公馆里教孩子读书。教授布兰纳特博士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我知道拉伊巴哈杜尔。教授布兰纳特博士是谁？"阿格尔瓦拉先生扬扬眉毛，渴望知道，问道。

"噢，教授布兰纳特博士是旁遮普总督的经济顾问，大学教授拉伊巴哈杜尔的孙子。"

阿格尔瓦拉先生的眉心舒展开来了。他停顿一下，吸了一口烟问："他家有多少个孩子？"

"三个孩子。一个三岁的女孩，四岁半和五岁的两个男孩。是教授先生的侄子和侄女。我是按照幼儿园的教学法去教导他们的。"

"嗯，你住在他们家吗？"

"不，我住在自己家里。那时我还得参加大学考试呢。"

"好，在这里您连住的地方也有了，还跟孩子们在一起吃饭。

过几天我给您七十五卢比。行吧！”

“您认为合适就行。”达拉答应了，保证说：“我会把阿格尔瓦拉夫人当作大姐和母亲一样对待的。”

“为什么？你年纪大概也有二十二、三岁了吧。”女主人开口说。

“是的，差不多！”达拉承认说，并且感到女主人不高兴别人称她为母亲。

外面传来了孩子的欢叫声。阿格尔瓦拉夫人让希沃妮把孩子叫进来。一个穿着连衣裙、跳跳蹦蹦的四岁女孩和一个穿着衬衫、短裤，显得很腼腆的六岁模样的男孩走了进来。比他大的男孩在门口探了探头便溜走了。

“普希兄弟，来吧，妈妈在叫你呢！”希沃妮没有叫住他。

“这是你们的达拉小姐。”女主人跟孩子们介绍说。

达拉微笑着亲了亲孩子。男孩赌气走开了，开始折放在中间矮桌上的烟灰缸里的火柴棍。女孩撒着娇把脸藏在妈妈的双膝中间。

女主人又解释说：“布登，拉尔莉，听我说，这位是你们的达拉小姐，跟从前的爱德华一样。她会很喜欢你们的，她会教你们做游戏。她会很多游戏。”

“对，孩子，我会很多游戏。来吧，到我身边来。”达拉又一次很亲切地招呼孩子说。

男孩子含羞地、赌气低着头。拉尔莉撒娇说：“小姐是新来的。她不一样。”

“喔，亲爱的，长得多美啊！”达拉显得很高兴说。上大学时，达拉经常开玩笑学她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同学们讲英语成语，模仿她们的发音。在这种环境里，她自己就跟她们讲得一样了。

“唉，为什么不要小姐呢？”女主人问。

“小姐是新来的，不一样。”拉尔莉摇摇头坚持说。

“小姐都穿短裙子。”布登突然说。

“多妙啊！多聪明啊！”达拉赞扬孩子们的敏锐的头脑，表示惊讶说。达拉的才能在男主人和女主人身上发生了作用。

女主人拉住拉尔莉抚爱地说：“好，给亲爱的达拉小姐朗诵那首诗听。”

拉尔莉把脸埋在母亲怀里。母亲答应给她买棒糖和冰淇淋，鼓励女孩子朗诵。布登把诗提示了一下。

拉尔莉像洋娃娃一样站着。

“圆脸蛋儿，”小女孩用两只手的手指点了一下自己黝黑的面颊。

“红嘴唇，”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酒窝，下巴，”点了点自己也弄不清是不是的下巴。下面的诗句忘记了，她又把脸埋到母亲的怀里。

“短头发，”在布登的提示下，她摸了摸剪得齐脖长的头发。

“多美啊！”指了指自己的脸。

“一双蓝眼睛，”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一双黑眼睛。其余的诗句由布登给念完。

“妈妈的宝贝，就是你！”

“喔，好极了！多可爱啊！好听极了！”达拉亲切地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背，把他们搂在身边。

阿格尔瓦拉夫人对达拉做了一番交待，有些事情达拉本身就已经清楚。达拉谨小慎微，使自己适应“埃·埃”公馆的生活。女主人有个宏大的意愿，那就是：希望她那几个在教会学校读

书的孩子——四岁的拉尔莉、六岁和九岁的布登和普希能经常讲英语，学会英国的生活方式。她遗憾的是，自己在俱乐部里和宴会上不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看到，国家虽然独立了，但是只有不懂英语的人才讲印地语。她希望来客人的时候拉尔莉能带着表情朗诵英语诗。九岁的普希在读二年级，大女儿道莉在读六年级。道莉单独有个家庭教师。普希和道莉并不认为自己是孩子，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由达拉负责照顾。

遵照阿格尔瓦拉夫人的嘱咐，第一天傍晚七点半钟，达拉便把孩子们叫进餐厅。普希迟到了一会儿。达拉亲切地用手摸摸他的头，他像乌龟似地把脖子缩了缩。他坐得离其他孩子稍微远一点。

道莉让希沃妮告诉说："我不这么早吃饭。"她没有来餐厅。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想看看新来的家庭教师。在达拉和孩子们从餐厅出来时，她闲逛似地来到了面前。她穿着衬衫和长裤，肩上像绳子似地搭着一条看起来料子很精细的披巾。

道莉手叉着腰，把双肩略微向后仰一点，想让达拉看看，她并不是一个孩子。然后，她以挺认真的口气用英语说道："您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吗？他们顽皮极了！"接着又问："您是个文学士，英语讲得很好吧？"

"还可以。"达拉微笑着承认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一直跟你用英语交谈。你喜欢讲英语，对不对？"

第二天午后，道莉对达拉说："您常看英语电影吗？"

"很久没有看了。我刚来这个城市。"

"'帝王影院'放映《诺莉的第一次经历》。十八岁以下的不给买票。您带我去吧！"道莉的声音有点讨好。

"好吧，亲爱的，我考虑一下。"达拉想了想安慰她说。达拉

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思考后才说的。

除了向达拉作过介绍托付她照料的人以外，在公馆里还有孩子们的祖母。祖母跟达拉完全一样，住在公馆最里面的房间里。祖母一直恪守宗教戒律。对于公馆前半部分出现的不道德的行为，她是不闻不问的。她的权力只在厨房里面。平时，她在厨房前面放个凳子坐着，叮嘱厨师、别的男用人和希沃妮在摸任何东西之前都要洗手。对每一个人的种姓，她都问得一清二楚。达拉在来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去向她请安，因此博得了她的欢心。

家里还有一个人，他在第一天傍晚就见过达拉，却装作没有看见。看来像是个在读文学士或者在读文学硕士学位的学生。拉尔莉和布登见到他曾叫过：哥哥回来了。用人们都很尊敬他。

第二天，达拉领着从教会学校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去餐厅吃饭，在走廊里遇见了那个男青年，她低着眼等着他回答她对他的问好。

傍晚，达拉正在草坪上教拉尔莉和布登打羽毛球，听到身后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便朝那边看去。骑着摩托车飞驰的青年举起手向她问好。达拉也挥手示意。达拉明白了，这是少爷纳罗德姆，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在英国留过学。达拉听祖母说过，纳罗德姆和道莉是老爷的第一个妻子生的。达拉和纳罗德姆之间除了问好以外，七天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埃·埃"公馆里，本来给达拉指定的工作是教孩子们读书和对他们进行品行方面的教育，但是还不到一星期，又有几件零零星星的工作也开始嘱咐她做了。孩子们早晨七点去教会学校，下午一点半回家。阿格尔瓦拉夫人在想，年轻的姑娘闲着这六个半小时，究竟做什么好呢？工资是按整天的工作给的。达拉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可以照料一下家务。

阿格尔瓦拉夫人给了达拉两件白上衣。达拉得到允许借用缝纫机把两件上衣照自己的身材改了一下。女主人看出姑娘的缝纫手艺很好。

阿格尔瓦拉夫人现在开始有充足的时间去为社会服务了。她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嘱咐达拉要留意电话，说这帮用人听不准话，关照要是有人来电话说什么，就听着记住。阿格尔瓦拉夫人有时候自己拿上件衣服缝上两针，要达拉给挑挑毛病。跟过去相比，达拉现在的生活无疑十分舒服。她有充分的时间去细细地把两份英文日报和一份印地文日报逐张逐版地看完。当然，她对自己的处境也并不满意，但她不愿意这么快就陷入对自己前途的沉思之中。不过她总是会想到：目前该为以后的日子做些什么呢？通过了文学士考试才会有可能找到一个独立的工作。

老爷的办公地方是在格纳德·布莱斯商场的二楼，但是他在公馆里还有一间小办公室。女主人跟达拉说得对，公馆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和许许多多的人来。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招待形形色色的人。对于有一些人，只要让他们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坐下谈谈就可以了。有些人则要请到客厅里去坐。有一些人一般在傍晚时才来，那时阿格尔瓦拉先生便把他们带到二楼客厅里去。到时候祖古尔和希沃妮就得来回奔跑，忙个不停。女主人对客人们丝毫也不拘束。当然，在客人们来的时候，她总是要忙着进房去换件纱丽，坐到梳妆台前打扮一番后再出来。达拉很快就看出来了，女主人不大喜欢她到客人面前去。

下午四五点钟时候，达拉正在公馆右边的走廊里哄拉尔莉和布登，要教他们一点课。有一辆小轿车开到台阶前停下。从汽车里下来的是布尔萨德先生。布尔萨德先生朝着她走了过

来。达拉认出是布尔萨德先生后便向他问好。

"啊，您在这里?"布尔萨德先生惊讶地问，接着满意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为您在女子艺术社说妥了。但是这里太好了。您过得满意吗？这对您来说实在太好了。以后还可以经常见面。阿格尔瓦拉夫人在哪里？还没有准备好吗?"

布尔萨德先生看了看手表。他们要去比尔拉大厦参加圣雄甘地先生的祈祷会。布尔萨德先生吻了吻布登的面颊说："妈妈在哪里？快去把妈妈叫来。"

布登蹦蹦跳跳地朝里面跑去。

布尔萨德先生两眼盯住达拉的脸继续说道："这太好了。一来这里，您的身体就不一样了。你们通常都存在一个健康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饮食会起很大的作用。"

女主人整理了一下土布纱丽的边走过来说："我等您很久了。我四点钟就把车派去了。"

布尔萨德先生向达拉匆匆告别："再见！"于是跟阿格尔瓦拉夫人一起朝汽车走去。

拉尔莉大声又哭又叫，朝汽车奔过去，要跟妈妈一起走。

达拉跑过去把拉尔莉抱在怀里。小女孩哭叫着，双脚朝达拉身上踢，想挣脱出来。拉尔莉没有穿出门的衣服。再说女主人怎么能带她去参加甘地先生的祈祷会呀。

"小姐会给你棒糖吃的。达拉小姐，给拉尔莉拿根大棒糖。"女主人说。于是她坐着汽车出了公馆。可是这时候公馆里没有棒糖，达拉感到很心烦。过去，达拉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一直帮忙照料弟弟、妹妹，遇到孩子们淘气，虽然觉得打他们并不合适，但有时仍然动手抽他们几个嘴巴。然而在"埃·埃"公馆里是不能这样做的。

“埃·埃”公馆里有两间客厅和一间大餐厅，里面的家具和陈设都是很现代化的。阿格尔瓦拉夫人很讲究现代化，但她却没有努力去推行那种现代化的教育方法和新的培养孩子品行的方法。孩子们的脾气很执拗。他们已经有了经验：只要大哭大叫，顿足耍赖，那就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女主人起初说什么也不答应，接着用糖果来哄他们，以后就恐吓他们，要把他们关进有老鼠的房间里或者叫狗熊逮走他们，最后只好发一通脾气，骂上几句，迁就他们了事。希沃妮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她为了讨好女主人，孩子们要态度时她总表示出高兴的样子，这样就更把他们惯坏了。

对达拉来说，照料孩子的工作更加难做了。她出于对主人和孩子的真心实意，觉得对孩子们采取引诱和虚假的恐吓都是不合适的。她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用假话来哄骗孩子并不能使孩子们免于染上说假话的习惯。前任家庭女教师走时留下了一些幼儿教育读物，达拉一口气把它们都读完了。她在这些书里读到：在试图采用科学的和合理的教学方法的过程中，经常会有机会使主人们看到自己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她心里很懊恼，已经被惯坏多年的孩子怎么能在一天之内就被矫正过来呢？为了不使女主人看到自己工作的失败，她只得认输，仍然采取不科学的和不合理的教学方法。

早晨七点半，布登和拉尔莉坐着教会学校的校车走了，普希和道莉也各自坐着自己学校的校车走了。老爷和太太现在还没有下楼来。他们一般都在八点钟以后才进早餐。达拉正坐在走廊里的轻便椅子里看晨报。她听到脚步声便抬起眼来，见到少爷在条子睡衣外面穿着一件睡袍，正朝她走来。

达拉站起身来向他问了好，并且把两份报纸递给他。

“不，不！不用给我！我不忙着看，您慢慢看吧！”纳罗德姆很和气地说。

“谢谢少爷！我以后再看，您拿着吧！”达拉对少爷的这种谦逊的态度很感激。

“不，不，您请看吧。”纳罗德姆指了指草坪上亮晶晶的露珠说：“您看，这么多露水！季节变了。现在中午时候的阳光还很强。报纸您看吧，我等一会儿看。”纳罗德姆彬彬有礼地微笑了一下，点点头表示告别，便走回去了。

那天纳罗德姆第一次跟达拉说这么多话，但是在三天前达拉已经从女主人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

阿格尔瓦拉夫人曾经把她自己的两件裁剪得短过腰的新上衣送给了达拉。达拉并不喜欢那两件上衣。她用缝纫机把这两件上衣改得很合体。她从前没有穿过短不及腰的上衣，有些不好意思穿。但是她在德里见到夏玛大夫和其他成千名妇女都穿着那样的上衣。女主人看到达拉身上的上衣，不能不夸奖她心灵手巧，说道：“该死的裁缝，手工钱要五卢比一件，衣服却做得不像个样子。我不喜欢让裁缝量尺寸。妹妹，我有好几件衣服都是这样做坏的，放着没有穿。”她把上衣拿了出来，让达拉看看肥瘦。

阿格尔瓦拉夫人由于鼓着肚子，身上的上衣看起来总不会那么贴身。达拉为了使女主人满意，便把衣服裁剪上的缺点说了一遍，答应给她做件新的上衣。

阿格尔瓦拉夫人叫希沃妮马上从箱子里拿出一块料子来，坐在达拉身边讲述上衣的几种裁剪式样，表示讨厌新时代的姑娘们穿的各种不文明的新款式。

前些日子，道莉跟邻居的女友穆格达·瑟布丽比衣着，买了条工装裤回来，穿上工装裤到穆格达那里去打羽毛球。阿格尔瓦拉夫人不安地说："这该叫人怎么说呢？工装裤出了什么新花样了。要是你是个小女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年纪轻轻的姑娘穿这样紧身的衣裳好看吗？腰，大腿，小腿，都给人看得清清楚楚。"

达拉附和说："是呀，这样的衣服不好看。"但她心里也一直嘀咕着，生怕把女主人的上衣做得太贴身了。

阿格尔瓦拉夫人继续说道："要是我干涉，女孩子就绷起脸。他呢，埋怨我为什么不说说他们。要是我对这两个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多关心一些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我当继母才这样。"阿格尔瓦拉夫人还谈到了纳罗德姆："要是我心里有两样的话，那就拿我的亲生孩子来起誓好了。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把我当母亲看待。……他花了五万卢比到英国留学，读了工程学。现在他要去政府里工作。我们这里工程师都挣一千卢比，而他呢，挣五六百卢比都干，这真叫人笑话。人家不笑话才怪呢！他经常吹嘘说，向家里要钱算什么本事？自己挣钱才体面，实际情形我难道不清楚吗？他知道自己是另一个母亲生的。……"

听到对纳罗德姆的这种介绍，达拉感到他为人有点古怪，是一个具有敌视心理的人物。但是主人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跟她有什么相干呢？她犯不着在这方面去费心思。

祖母知道达拉是个素食者后，便相信她是一个心底善良的姑娘。祖母怀念起从前的媳妇，着意对她夸奖了一番，而对新娶的媳妇却是一番抱怨。她说："那个可怜的女人从来也不踏出门外。不管男人吃什么，喝什么，她是从来不让洋葱、大葱进厨房的。不同的饭菜有不同的厨房做。而现在这个女神仙却跟大家

坐在一起吃，对谁也不回避，对谁也不在乎。根本在家里呆不住。……纳罗德姆的父亲造了这幢洋房，本来取名叫‘阿格尔瓦拉修院’，而这帮人却把它叫做‘基督教堂’。我有什么办法，我脸都丢尽了。他们却精神……”

纳罗德姆亲自取报纸来了。达拉收起报纸要纳罗德姆拿走。可是他没有从达拉手里接过报纸，而是回房刮胡子了。他一边刮胡子，一边想：当初他把达拉作为难民女教师看待的，觉得妈妈找了一个工资要得很少的女人，那就等着瞧吧，她能做得了什么呢？现在感到她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有教养的姑娘。

那天傍晚，他从外面回来，穿过走廊正朝楼梯走去，布登、拉尔莉喊了声：“大哥回来了。”

纳罗德姆见到达拉和布登、拉尔莉在餐厅里，便停住脚步问：“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请进。”达拉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纳罗德姆把手里拿着的两本杂志朝餐桌上一放，在椅子上坐下说：“您很准时，每天这个时候带他们来吃饭。我也感到饿了。傍晚没有喝茶。要是您这里没有我的饭，那么我叫他们也给我送一份来好吗？”

“好的，好的，您就跟我们一起吃。我去拿来好吗？”

希沃妮进屋给孩子们送饭来了。纳罗德姆吩咐她给他拿饭，问道：“晚饭有什么菜？”

“少爷，祖古尔现在还没有准备您的饭呢。孩子们的饭现在刚做好，有汤、青菜和豆。”希沃妮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有什么就拿什么来吧！”说罢，纳罗德姆拿起杂志送到达拉面前说：“您喜欢看《文摘》吗？这是这个月的一期。”

“我有好几个月没有看了。过去我哥哥经常带回来。我倒

是很喜欢看的，不过我很少去研究它，也许我感到它的文章都有一些偏见。”达拉把话说出来了，不过她心里有点害怕，是不是说多了。

“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它很有趣，所以我带回来了。”

“对，这里面有半版半版的讽刺性文章，讽刺得很尖锐。”

“太好了，简直没有说的。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偏见。嗯，拿去吧，这一期今天就放在您那里，等我把《生活》杂志看完再说。那里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是写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的。”

达拉正在跟普希、布登和拉尔莉一起用叉子和汤匙吃碟子里的饭。她听了纳罗德姆讲的话，便道了一声歉，转过身去替拉尔莉围好从脖子上掉下来的餐巾。

祖古尔端着盘子给纳罗德姆送饭来了。

“请原谅，我用手抓来吃。”纳罗德姆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请求达拉允许。

“没什么，请便吧。”达拉以为他在讥笑她用叉子和汤匙吃饭便回答说：“您不是孩子。这是给孩子们规定的。”

“对，我知道。”纳罗德姆为了不使自己的话令人刺耳便说：“妈妈有个宏愿，希望孩子们学习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我在英国住了五年，也喜欢用叉子和汤匙。但是吃什么食物，就得用什么方式，那才显得方便。用叉子和汤匙吃小薄饼、酥油烤饼、豆子、米饭和青菜，看来是种惩罚。要是欧洲式的食品，用手抓来吃就不方便了。您说呢？”

“您说得完全对。”

自那天起，纳罗德姆和达拉相遇时总要说说话。达拉感到纳罗德姆并不像女主人说的那样具有一种冷漠的或者含有敌意

的性格，而是非常像一个心地善良的学生。

这是十一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公馆里突然一片繁忙。“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会议即将在德里举行。布尔萨德先生执意要把阿格尔瓦拉先生的名字列入会议的接待委员会的五名副主任之中，因此向他要走了一张一千卢比的支票。在国大党执政之后，阿格尔瓦拉先生和德里的其他一些大商贾开始对国大党的一些部署大感兴趣。甘地先生是反对限制物价的。各邦的部长都将出席国大党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可能在限制政策方面作出重要的决策。

布尔萨德先生曾经要阿格尔瓦拉先生在公馆里招待两位领导人。有一天晚上“埃·埃”公馆里举行茶话会，邀请了一百多人参加。

阿格尔瓦拉夫人把达拉也拖进了公馆里的繁忙的事务中去。给孩子们讲课，或者哄孩子们玩，都停顿下来了。令人高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罗德姆考虑到家庭的荣誉，也在忙碌着。

公馆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被阿格尔瓦拉先生要走了。女主人跟布尔萨德先生一起坐了另一辆走了。女主人自己没有工夫去市场，便打电话给阿格尔瓦拉先生的办公室又要了一辆汽车。她开了一张单子给达拉，并且给了她钱。她从前送给达拉的几件衣服都已经很破旧了。她额外给了达拉五十卢比，要添置些长裙、衣服什么的，就要她添置些。天气正在一天天地冷下来。该买件毛线衣，买条披巾了。女主人对纳罗德姆说：“你陪达拉去一下，现在她还不熟悉这里的地方。你也去看一看桌布什么的。”

达拉到“埃·埃”公馆之后，已经到过格纳德·布莱斯商场

两次。一次是陪道莉去买东西。还有一次是在一星期之前，晚上女主人要给布登、拉尔莉和普希买毛线衣，也把达拉带去了。

纳罗德姆答应跟达拉一起去帮忙买东西。

“您说吧，要买些什么东西？”来到格纳德·布莱斯商场后，纳罗德姆问。

达拉告诉他说：“姐姐[1]的单子上有桌布、毛巾、布单、干果等好几样东西要买。要是我自己的几条长裙还能穿的话，那我就买点毛线织毛线衣。”

纳罗德姆领着达拉走进了一家很大的绸缎店。达拉想看看做纱丽用的巴里纱。看中了巴里纱后，她又看了看灰白色府绸。她心里算了一下需要多少布，问了布的价钱。价钱比她估计的要多。达拉便看了看价钱便宜的巴里纱。她尽管不很中意，但是仍然买下了。

“不，不，请您拿刚才的那块。”纳罗德姆阻止说。

达拉不同意说：“不，不，就这块。”

纳罗德姆做了个手势，不让达拉说话，告诉店员要那块好的巴里纱。达拉当着店员们的面只好不作声了。

达拉看过桌布、毛巾和布单之后，想看看上面有没有盖上“纯正土布”的印。

“盖有‘纯正土布’印的，只有到甘地综合商场才能买到。”回答说。

“甘地综合商场跟东印度公司一样，想通过这个印把专利掌握在自己手里。”纳罗德姆忽然说。

店员微微一笑，对顾客的嘲笑表示赞许。纳罗德姆提着达拉买的几块布说：“走，到甘地综合商场去。”

---

① 指阿格尔瓦拉夫人。

一出商店门，达拉便为难地说：“您怎么搞的。我身边只有五十卢比。我不得不从姐姐的钱里拿出十二个半卢比把钱付了。”

“那块巴里纱不好。我口袋里有钱，您不必担心。”

“啊，这怎么行呢，为什么要您破费呢？”

纳罗德姆惊讶地朝达拉看了看说：“您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甘地主义者。”

“为什么？什么意思？”

“您不懂什么意思吗？要是您能猜出来，我就奖励您一杯咖啡。来吧，我每次来这里总要到‘蓝色尼罗河’餐厅喝咖啡。”纳罗德姆说起话来就跟达拉熟悉的拉合尔学生会里的学生们一样。

尽管格纳德·布莱斯商场里有好几家餐厅，但纳罗德姆却把达拉带进了“蓝色尼罗河”餐厅。第一次她跟布尔萨德先生来这里大约也是在十一点半这个时候。达拉记得，那天她惶惶不安，急于想找到一个借以谋生的职业。那天还发生了硬要塞给她一条纱丽的事情。真凑巧，那条偷偷摸摸藏起来的纱丽，这时正穿在达拉身上。她不想在纳罗德姆面前表露出内心的痛苦，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再去回忆那过去的事情。现在她不那么不安了，而是有说有笑。

达拉继续跟纳罗德姆开玩笑说：“我没有猜出来，我不该喝咖啡。”

“哈，哈，既然没有猜出来，那就该喝咖啡。”

“您把这个谜告诉我，我就喝。”

“啊，这很简单，您相信不合作运动吗？”

“怎么个不合作？跟谁？”达拉不解地问。

“就是这么一件事：今天我口袋里有些钱，您就花。如果明天我身边没有钱花，那么我不会不问您要的！”

“那就借着吧。”达拉决定说。

“您愿意的话，还要利息。”

达拉微微一笑说：“不，我没有要求借，我还要收保管费呢。”

“好吧，再说您喜欢纯正土布，就是甘地主义。然而妈妈不喜欢纯正土布怎么办？”

“就是姐姐叫买的。”

“真的？”纳罗德姆惊讶地扬起眉毛说：“好极了。这完全是为了招待领导人用的。大战时期妈妈做些什么，您知道吗？那时我正在联合王国，中间回来过两个月。那时妈妈经常去‘编织俱乐部’。”

“什么俱乐部？”

“‘编织俱乐部’，编织毛线的俱乐部。为了对上前线的士兵们表示尊敬和爱戴，也可以说是为了对英国政府表示忠诚，大家用手工编织毛衣、毛袜等送给士兵。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假仁假义的行为。每星期一天，有时候在秘书长的家里，有时在国防秘书的家里，有时在政府大厦里。上流社会的妇女在总督夫人的邀请下经常去坐上一个小时为士兵们织毛线活。俱乐部在焦西亚家开会，妈妈也在自己家里为‘编织俱乐部’举行宴会。来了三十多位女士。宴会花了大约二百来卢比。织一个小时要多少钱？您算算吧。

“那时候我们家有个穆斯林用人，叫勒迪夫。现在已经去巴基斯坦了。他买了毛线后花一个半卢比请穷人家妇女替他织毛衣。过去妈妈在俱乐部集合一些人织毛衣，现在轮到纯正土布了。对，妈妈参加甘地先生的祈祷会时就是穿着纯正土布纱丽

去的。”

达拉和纳罗德姆从甘地综合商场买了布出来时，纳罗德姆对司机说：“去干果商店。”

“少爷，太太说过，买干果到卡里·巴沃利去买。少爷，这里价钱贵。”司机说。

“嗯，她没有说去喀布尔、坎大哈买吗？那里更便宜。”纳罗德姆朝达拉看了看问。

“请照姐姐说的做吧。”达拉请求说。

“我没有意见，您愿意怎么就怎么吧。”纳罗德姆耸耸肩膀推卸责任说。

司机开汽车经过阿杰梅里门朝卡里·巴沃利驶去。在街道的左边，紧挨着被铁路围住的森林，鳞次栉比地搭着一片草棚和席棚，住着难民。

“看这里！”纳罗德姆指给达拉看，说：“国大党政府把甘地先生的名字叫得很响亮，但是谁都不听他的话。甘地先生说过，当难民们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就应该让他们到总督大厦和部长们的别墅里去住。蒙巴顿勋爵出于善心或者出于人道而做了准备，但国大党的领导人们却认为这个建议不合适。”

卡里·巴沃利挤满了手推车、卡车、电车和徒步的人，汽车只得慢慢爬行。空气里充满了一股调料的辛辣味，达拉止不住打嚏喷。她不得不说了声：“很抱歉。”纳罗德姆嚏喷打得比她更厉害，也不得不说：“我也很抱歉。”

“这是怎么回事，排队买什么？”纳罗德姆问司机说。

“少爷，是买白糖的。买政府定量配给的白糖。少爷，早晨时队排得足足有半英里长。”

纳罗德姆对达拉说：“既然白糖这么困难，那么为什么不去

限制零食方面的白糖消耗量呢？一家甜食店所消耗的白糖量足够可以供应一条胡同和一个住宅区。只有那些肚子里早就填满了碳水化合物的人才去吃糖果。饭馆里可以用糖精来代替白糖。这样白糖的行市就会自己跌下去。但是这是自由买卖，不应该损害利润，所以才会有反对限价的呼声……"

"甘地是反对控制的。"达拉说。

"为什么反对？假如英国在战时不实行控制的话，那么人们早就饿死了。控制的意思是有计划地分配，这有什么异议呢？对按牌价廉价出售不作任何约束。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会议上将有这个议题，所以爸爸很着急。市场上白糖短缺，而爸爸却囤积着七十万卢比的白糖。我能在这方面合作吗？我自己工作去，哪怕只有五百卢比一月的工资也好。您知道，汽油也是定量配给的。国大党向爸爸提出，在开会期间借两辆汽车，随车带汽油。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弄汽油。当年在英国，汽油是定量配给的，内阁首相是步行去议会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电台和各家报纸都发布消息说：甘地先生已经发誓，要绝食至死。全国都震惊了。德里成了人们关切的和轰动一时的中心。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由于冲突而造成的流血事件，并未因甘地先生一再忠告而休止。北方邦和德里的穆斯林代表，都来向甘地先生诉说骇人听闻的暴虐事件。从西旁遮普的瑟穆德里、杰赫勒姆、拉耶尔布尔、伯哈沃尔布尔传来消息说，几十万名印度教徒正遭受着可怕的折磨，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已在克什米尔交战，成千上万人活活饿死。

印度政府在国家分治时从英国那里得到的属于两国的款项中，有五亿五千万卢比是属于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发动了进

攻，企图占领印管克什米尔部分。印巴没有宣战，但是双方的军队正在交战。印度政府决定：只要巴基斯坦不撤出克什米尔，印度就不支付两国共同款项中的属于巴基斯坦的部分。

甘地先生提议：印度政府应无条件地将属于巴基斯坦的五亿五千卢比支付给巴基斯坦，以表示友好。印度政府本身不准备在自己领土业已遭受侵犯的情况下去援助巴基斯坦来反对自己。内阁觉得甘地先生的建议不切合实际，没有接受。

甘地先生看到一切旨在友好和宽容的忠告和努力都濒于失败，就决定牺牲生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按照规定，星期一甘地先生禁语。在甘地先生禁语的日子里，他在祈祷时的各种指示，由他的私人助理比亚雷拉尔或比亚雷拉尔的姐姐宣读。那天晚上，他们代表甘地先生宣布：甘地先生从一月十三日中午起将开始绝食。只有当全印度，特别是德里结束了宗教狂热性的行动后，甘地先生才结束绝食，否则将献出生命。

甘地先生没有详细而又明确地说明他绝食的原因，或者可以结束绝食的任何条件。他只是扼要地说：只要宗教仇恨的狂热性不停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友好情谊没有建立起来，他将继续绝食下去。

那时候报界和政界主要谈论的题目就是是否付给巴基斯坦五亿五千卢比的问题。甘地先生多次呼吁要友好相处。他要求政府全面作出安排，保护在德里的穆斯林；他要求因害怕而逃出德里的穆斯林大胆回德里定居；他要求印度教徒难民将他们侵占的穆斯林的住宅和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由于甘地先生绝食是出于这方面的目的，大部分印度教徒，尤其是被从东、西巴基斯坦赶出来的印度教徒认为，这次绝食偏向穆斯林，是不合理

的。他们认为，巴基斯坦和穆斯林在进攻他们，在这场进攻中甘地先生站在巴基斯坦和穆斯林一边。大部分印度教徒对甘地先生的做法感到万分愤慨。

一月十三日清晨，阿格尔瓦拉先生家里就开始来电话了。早晨六点钟就来了很多人。客厅里一直在脸红耳赤地争论着。一次又一次地为客人们沏茶。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埃·埃”公馆为客人们作了很多安排。阿格尔瓦拉夫人感到，遇到这种机会吩咐达拉去操持，她就可以悠然自得了。

十一月里，达拉在筹备接待国大党客人和茶话会的问题上曾跟阿格尔瓦拉先生打过好几次交道，也交谈过。从那时起，阿格尔瓦拉先生见到她时总经常问寒问暖，安慰她不要苦恼，有什么需要的话，就跟阿格尔瓦拉夫人说，或者跟他说。有时谈谈小孩们的事情。达拉看出，每逢这种时候，女主人就立刻插进来，说道：“我对她够关心的了，哪有人对雇佣的人这样关心的呢？她有需要的话，自己会跟我说的。你看看她的衣服，比我少吗？”

说起达拉的衣服，还有一段故事呢。在十一月，达拉买了些毛线给自己织了件毛衣。女主人见到了毛衣的针法和款式，便赞扬说：“嘿，你真会织呀，给我也织一件吧。毛线随你喜欢买。”

达拉在看报纸时，或者在教孩子时，手里总织着毛线活。纳罗德姆老是说：“您给大家都织毛衣，只有我得罪了您，不给我织，是不是？”

“您也买毛线来好了，我给您织一件，别让您一直念着。您什么时候拿毛线来？”

“好，先说定了，到时买毛线来好吗？”

“随您的便。您别管了，我会给您织好的。毛线我也会买的。”

达拉用粗毛线替纳罗德姆织了件蓝灰色毛衣，用红毛线在上面勾了花。女主人看了惊叹不已。她要达拉给普希也织一件那样的毛衣。达拉便不得不将自己的毛衣放后织。

已是十二月了，严寒正在降临。十二月十五日那天，阿格尔瓦拉夫人给了达拉七十五卢比，说道：“你需要添几件衣服什么的，就去买吧。”

达拉早已花了二十卢比买了条褐色的披巾。她就靠自己织的毛衣和那条披巾去对付德里的隆冬季节。在雨季过后刮起刺骨寒风的季节里，每逢她领孩子外出，或者道莉穿着暖和的衣服拖她一起出去，她总是用披巾裹得严严实实。

有一天晚上，阿格尔瓦拉先生和纳罗德姆正在走廊里站着。两人身上都穿着大衣。阿格尔瓦拉夫人从里面走出来，要带达拉出去。阿格尔瓦拉夫人也穿着大衣。达拉身上只有一条披巾。

“达拉小姐，您为什么不穿大衣？今天特别冷！”纳罗德姆插进来问，接着又说：“妈妈，她没有大衣吗？今天很冷啊！”

达拉有点不高兴，转过脸去低下了头。

“嗯，天气很冷！”阿格尔瓦拉先生附和说：“你为什么不给她买件大衣呢？”

“以后你给她买吧。”阿格尔瓦拉夫人压着火说。她的回答是针对纳罗德姆的。

后母的挑战使纳罗德姆内心感到局促不安。第二天，达拉送完孩子上学校后，回到走廊手里刚拿起报纸，纳罗德姆走来问：“您几点钟出去买大衣？”

“我不需要大衣，我并不感到很冷。我不买大衣。”

"父亲说过了。您不听他的话?"

"但是我并不需要。我也没有穿大衣的习惯。给我的这些恩惠还嫌少吗?"

"这哪里说得上是恩惠呢?"纳罗德姆不同意说:"过去爱德华小姐拿一百卢比。冬天,大家都需要大衣。今天一定得去买大衣。"他未等达拉回答便转身走了。

"我不需要。"达拉对他说。

十点半时,女主人正让达拉坐在身边写一封英文信。

纳罗德姆已准备好出去,便走过来说:"爸爸昨天说了,给她买件大衣。我正要出去,我去买来。"

"姐姐,我并不觉得冷。我不习惯穿大衣。"达拉胆怯地朝女主人说。

"昨天爸爸看见她冷得缩着身子。他一看见就说了。"纳罗德姆也朝妈妈说。

"我难道不同意吗?"阿格尔瓦拉夫人说:"他既然说了,你为什么不去买呢?"

"姐姐,我……"

"我不喜欢装腔作势的。"女主人发脾气说:"算了,把我搁在里头做什么?……"

达拉低着头跟纳罗德姆走了。

纳罗德姆亲自驾驶汽车。达拉两眼红红的,气得咬着嘴唇。

"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纳罗德姆问。

达拉忍不住哭了起来,说:"我是个不幸的女人,是你们的用人,所以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出我的丑。"

纳罗德姆不说话了。他没有料到达拉对这件事会生这么大的气。停了一会儿,他用英语说:"我很难过,由于我的无知而使

您感到很痛苦。请您相信，我很尊重您，丝毫也不亚于我应该注意到的对道莉的尊重。您当然可以对我的愚昧无知而感到生气，但是请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诚意。”

给达拉的大衣买来了。达拉为了表示对女主人尊敬，先把大衣给她看了一下。虽然纳罗德姆早就把价目卡从大衣上撕掉了，但是仍然瞒不过女主人。她按捺住内心的气愤说：“这件大衣太好了，价钱很贵，设计也很精致。勒德娜拉到俱乐部来就穿这样的大衣。”达拉走了以后，她忍不住在希沃妮面前说：“父子俩都在为她作出牺牲……”话传到达拉那里去了。

天冷的时候，达拉忘记穿大衣，女主人就出来进行干预，仿佛她的礼物受到轻视似的。

达拉看出女主人心里有怀疑。她还听说，第一位家庭女教师也受到过她这样的猜疑。爱德华小姐一向有事不跟女主人说，而跟男主人说，还经常跟他有说有笑。女主人一直在提防着达拉，但是她一直没有看出达拉有什么不是之处。不过她仍然说：“我碰到的女人都这样。这些绝子绝孙的女人有什么本事呀。……老天爷倒给她们这种机会。”

纳罗德姆不甘心失去跟达拉说话的机会。达拉并不讨厌纳罗德姆的一言一行，但是从自己的处境着想，她还是不得不说：“您一直把我当作是道莉的姐姐，但是您知道，人家都在说闲话吗？”达拉话中有话、弦外有音地把人家说的话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纳罗德姆。她早已相信，纳罗德姆是个地道的正人君子，他不会有相反的理解的。

“她在每一个场合都会说这种话的。她什么时候没有说过？哪一个人她不说？她根本不会去想别人的。她连自己的妹妹都不相信。苏米德拉姨母早先就在这里住。她就这样猜疑、生气，

把姨母送到'艰苦'学校的宿舍里去住了。有可能其中还有些具体情况。请您不必介意。您如果相信自己的话，那怕什么呢！"纳罗德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举动。

达拉心里开始感到很苦闷。三个月过去了，不幸的事情还是在这里发生了。……我不能到处栖身，我毕竟是个女人啊！本蒂说得对，做女人就是罪过。要是在哪所学校里教书，哪怕少拿这里的一半工资也好。……

客厅里正在研究甘地先生绝食的情况。客人们来时都被一月的充满雾气的寒风吹得哆哆嗦嗦，但是他们的脸上和声音里却有着一股激动的暖流。大家都在跟阿格尔瓦拉先生说，要呼吁保卫印度教徒。阿格尔瓦拉先生没有去办公室。一次又一次地叫给客人沏茶。女主人怎么能脱得开身而不听这么激动人心的和重要的谈话呢。她从客厅里探出身来喊道："达拉，叫人送两杯茶来。……达拉……"

达拉在客厅旁边的房间里放了一把电水壶，有时叫祖古尔，有时叫司机嫩德拉尔，就从这里端茶和送其他东西过去。在这过程中间，她听到了一些偏激的话语。

"为了叫人把印度教徒打死……"

"阿訇们经常去说三道四……"

"瑟尔达尔·巴代尔怎么能同意呢？永远不能同意。"

达拉听出女主人在说："嫩德拉尔，告诉达拉，叫人再送茶来。"

"是呀，这是极大的暴虐行为！"

"甘地死了，我们有什么？如果他不主持公道，那么……"

"内阁已经作出决议了。内阁会为他改变决议吗？政府的

威望……”

“昨天就有消息说：巴基斯坦人在古吉拉特车站上杀了整整一列车的两千个人。他要给他们五亿五千卢比。”

“穆格尔吉永远不会同意的，您到穆格尔吉先生那里去一趟吧。”

“甘地会叫人修好我们的被人破坏的庙宇吗？……”

“一定得有难民们示威。我们要震撼全德里。四个国大党人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呢？”

“拉伊先生，请您一定去！”

整天就是这样。非常激动。达拉也感到，甘地先生为了支援穆斯林，以绝食来威胁印度教徒，为的是让印度教徒认输而自取灭亡……人们不相信尼赫鲁和阿贾德，但是瑟尔达尔·巴代尔、夏玛·布尔萨德·穆格尔吉和瑟尔达尔·伯尔代沃辛赫将不允许这样。甘地先生在搞什么名堂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

纳罗德姆当时也在客厅里。午后达拉遇到他时便以询问的目光朝他看了看。

“局势很严重。甘地先生绝食是违背内阁的决定的。人民与内阁站在一起。甘地先生绝食毫无疑问是反对印度，支持巴基斯坦的。”纳罗德姆的声音里充满着焦虑。

达拉也说：“如果甘地先生必须绝食的话，那么早就应该为制止分治而绝食。真正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不过是那件事情的阴影罢了。”

一月十四日十一点半左右，祖古尔给达拉传话说：“请您去客厅，布尔萨德先生来了。”

“姐姐在哪里？”达拉问。

“就在客厅里。”

达拉把纱丽整理了一下，胆怯地走进客厅。阿格尔瓦拉先生、夫人和纳罗德姆都在客厅里。

阿格尔瓦拉先生也跟着布尔萨德先生说："来吧，来吧，请坐。"

布尔萨德先生的脸色很严肃。他朝达拉看了看，继续说他的话："所有的部长都去比尔拉大厦了。现在正在那里草坪上的甘地先生的床边举行内阁会议。你们，市里的代表们应该去甘地先生那里，向他保证：你们正在负责在市里建立起一个全面安宁的局面……"

"昨天曾经举行过示威游行，提出让甘地先生死去。他们不准备给巴基斯坦付款。不知道还提出些什么。"阿格尔瓦拉夫人忧心忡忡地说："对那些闹事的人瑟尔达尔已作了布置。已经订了第一百四十四条。政府对这一切是不能容忍的。现在派了军队在各处站岗了。潘迪特先生和瑟尔达尔说过，市民代表应该向甘地先生保证，要建立全面友好和安宁的局面。拉伊先生，现在他应该走在前头，这一切只有他去做。他的声望毫无疑问是应该代表得了印度教徒的。"

阿格尔瓦拉先生一边捏着指关节，一边在默默地思索着。

布尔萨德先生转过身来朝阿格尔瓦拉夫人说："潘迪特先生和巴代尔先生也说过吗？……"

"但是内阁有过决议吗？……"阿格尔瓦拉先生焦虑地问。

"现在我们是在说潘迪特先生和瑟尔达尔说过的话。"布尔萨德先生打断他的话说："内阁的决议今后不断会有。"

"对于第一百四十四条和军队站岗，甘地先生认为合适吗？这些事情都是违背甘地先生绝食的精神的。那是暴力啊！如果必须以暴力来建立安宁的局面，那么绝食有什么意义

呢？”纳罗德姆插话说。

“你不懂，这是国际危机。甘地先生是印度的灵魂。”布尔萨德先生脸色有些难看地说：“政权是一回事，甘地先生是另一回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甘地先生的。目的却完全一致。”

布尔萨德先生转过身去朝着阿格尔瓦拉夫人说：“大姐，德亚文迪夫人、贝格姆·加兹米、焦西亚夫人和您，必须在五点钟时带领妇女代表团去比尔拉大厦。达拉妹妹，您也一定要去。”

“她去干什么？这儿家里也得有个人……”

“大姐，您在说什么？”布尔萨德先生打断阿格尔瓦拉夫人的话说：“这是关系到甘地先生的生命的问题，关系到印度的荣誉的问题。她去有很大的影响，她有特殊的重要性。现在就是难民在反对甘地先生。难民妇女去得越多越好。”

“对，对，带她去。你去吧！”阿格尔瓦拉先生一边捏着指关节，一边看着达拉说。

“她身边有土布纱丽……”

“这不要紧！不单是国大党人，各种各样的人都将去甘地先生那里。”

阿格尔瓦拉夫人带着达拉和吉文辛赫夫人坐着一辆大的轿车刚到比尔拉大厦附近，就遇上了一小股正向大厦方向走去的示威游行的人。他们用竹竿举着大幅大幅的标语。标语上用大字写着：“以血还血！”“让甘地死去吧！”“甘地是叛徒！”“印度是属于我们的！”“克什米尔是属于我们的！”

“唉，这怎么啦？”阿格尔瓦拉夫人惊慌地说。

“潘迪特先生，潘迪特先生！尼赫鲁先生！”德亚文迪夫人突然叫了起来。

从前面并排开来的两辆摩托车上坐着警官。他们突然把车停住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插着国旗的小轿车也突然停住了。跟在小轿车后面的两辆摩托车上下来两名警官来到了小轿车的两侧。

阿格尔瓦拉夫人的小轿车在警察的示意下停靠在马路的左侧。

游行队伍开始高呼口号:“甘地该死!”“让甘地死去吧!”“甘地是叛徒!”

潘迪特·尼赫鲁从汽车里下来了。他坦然地朝高呼口号的人们走去。几名警官在他后面的左右两侧警卫着。

潘迪特先生凛然地问道:“谁在说‘让甘地死去吧’?”

人们又呼喊口号:“甘地是叛徒! 让甘地死去吧!”

潘迪特先生朝被警察包围着的人群走前两步说:“谁要想打死甘地先生,就先打死我! 有胆量的就过来!”

人群静下来了。

潘迪特先生又挑战似地说:“有胆量的过来!”

人群惊住了。

潘迪特先生斥责人们说:“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你们竟然在漫骂一位正在为你们作出牺牲、正在为你们献出生命的伟大人物。甘地是这个国家的灵魂,甘地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我和您、我们整个国家都将随着甘地的死亡而死亡。全世界将会怎么指责我们呢?”

人们都静静地听着。

潘迪特先生朝警官们看了看说:“挤成一堆干什么? 为什么挡住道?”

潘迪特先生坐进了汽车。

“请散开！请你们别挡道！”发出了命令。

摩托车发动起来了。潘迪特先生的汽车在摩托车的护卫下开走了。

达拉、阿格尔瓦拉夫人、吉文辛赫夫人都惊喜交加地屏息呆望着。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分钟之内。

达拉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汽车开上了道路。

“这些人怎么这样厚颜无耻？”阿格尔瓦拉夫人难过地说。

比尔拉大厦外面停着很多车辆。警察指挥汽车依次停靠在马路旁边。他们留意不让人们阻塞马路。附近到处是警察。人们要经过检查和盘问才让进入大厦。

有一些妇女站在比尔拉大厦走廊的一边等候着。布尔萨德先生也在场。四周一片肃静。人们无声地走动，压低着声音说话。

“您到得太晚了。快过来。”布尔萨德先生说。

马路上有警察站岗，大厦里有志愿服务队员站岗。布尔萨德先生朝志愿服务队员做了个手势，为妇女们让开了道。

甘地先生在床上靠着个大枕头，披着条克什米尔羊毛毯，半躺半坐着。两个蓄着长胡须的伊斯兰学者坐在甘地先生身旁，用手绢擦着眼睛。

甘地先生闭着眼，脸色很严肃。妇女们双手合十鞠了个躬坐下。在这动人心弦的静穆气氛里，达拉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

甘地先生睁开眼来，见到妇女们便双手合十致意，招呼伊斯兰学者说：

“今天你们自己承认在局势方面对我言过其实了。当时我

心里还是认为：在你们言过其实的时候，我不责备你们为好。因为你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言过其实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吸取教训。我只相信天神，只有他才会给我指明正确的道路。”

甘地先生朝妇女们看了一眼。靠近甘地先生坐着的德亚文迪夫人代表全体妇女向他保证：德里的妇女准备为消除宗教仇恨和建立安宁的局面而献身。但愿甘地先生接受她们的请求结束自己的绝食行动，不要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使国家无依无靠。

甘地先生表示相信妇女们，回答说：“我绝食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醒全国人民的良心和责任感。我感到痛心和羞耻的是：在这两个部分① 中就数姐妹们受害最深。我这次绝食一方面是为了抗议对妇女们的迫害；另一方面是对这种迫害进行忏悔。我一旦相信仇恨的疯狂性已经从人们的心灵中消除，那么我就不会不听你们的话的。请你们相信神吧，请你们向神祈祷：愿他赋予全国的兄弟们以理智。”

从马路上传来了喧闹声和口号声。

“以血还血！”

“让甘地死去吧！”

“甘地是国家的敌人！”

“把穆斯林们赶出去！”

“克什米尔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不付钱给巴基斯坦！”

“甘地是叛徒！”

妇女们意识到，准备闹事的人们已经来到大厦门外。她们害怕得直哆嗦。

---

① 指分治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部分。

“这些是什么人？”甘地先生以微弱的声音问。

“国父，外面马路上有人在吵吵嚷嚷。”站在甘地先生身旁的小姑娘回答说：“国父，请您别去理他们。”

“这些人在干什么？”甘地先生问。

“国父，他们在叫：让甘地死去吧。”小姑娘说。

甘地先生闭了闭眼问道：“有多少人？”

“国父，人不多。就很少几个人。他们在吵吵嚷嚷。他们自己会走开的。”

“善哉！善哉！善哉！”甘地先生闭上了眼。

坐在旁边的两位妇女低声念起了罗摩颂。

妇女们都流下了眼泪。达拉坐在最后面。瞬息间，在她的脑海里浮现起在拉合尔发生的一些事件、她亲身遭受的种种痛苦、亲眼目睹的种种残暴行为……这位圣灵正在单身一人为抗议国内发生的一切兽行而贡献自己的生命，正在忏悔。事实上，他就是国家的灵魂。达拉自己和她的哥哥，以及拉合尔的许多人都曾为制止这种毁灭性的行为而作出过努力。那时候还没有料到这种毁灭性的行为会如此激烈。在这场毁灭中，她自己成了牺牲品。但是，现在为了使这位圣灵的意愿得以实现，为了捍卫他的生命，她准备忘掉一切亲身的遭遇。

达拉和纳罗德姆总是在晨报一到就把所有的新闻都浏览一遍。各家报纸都把有关甘地先生的情况和为建立安宁的局面所作的努力的报道刊载在头版上。努恩爵士、道尔达纳、纳瓦布·默姆道德、伊夫德卡尔阿里·汗在巴基斯坦立法会议上对甘地先生绝食的意图表示十分敬佩，承认他是继各位宗教创始人之后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

一月十六日早晨，各家报纸都报道说：印度政府改变了它的最初决定，宣布立即付给巴基斯坦五亿五千卢比的应得款项。政府的声明很详细。声明论证了内阁的最初决定是恰当的，指出改变决定的原因是出于对甘地先生的非暴力的尝试予以合作的良好愿望。

各家报纸还刊载了甘地先生的声明。甘地先生提醒大家说：不要把内阁改变决定看作是动摇或懦弱的表现，而要认识到这种崇高的愿望和友好的远见性具有深刻的含义。甘地先生希望内阁的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友好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并保证说：只要城里的印度教徒代表、锡克教徒代表和穆斯林代表联合起来在消除宗教仇恨的誓约上签字，那么他将停止绝食。

默哈拉杰·伯迪亚拉已经到达德里。他呼吁锡克教徒们立即建立起安宁的局面以捍卫甘地先生的生命。

马莱尔戈德拉的王公来到德里呼吁有声望的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教法阐明官要无畏地为维护安宁的局面作出努力。巴基斯坦的高级专员也对印度的穆斯林们作出同样的呼吁。印度教大会党和全国志愿服务者协会的领导人也呼吁要通过维护安宁的局面来维护甘地先生的生命。潘迪特·尼赫鲁发表了许多公开的演说。

谣传说：蒙巴顿勋爵、潘迪特·尼赫鲁和一位很有名的记者阿瑟·摩尔也发誓跟甘地先生一起绝食。

在市里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始绝食，支持甘地先生的苦行，祝愿他取得成功。分治前，住在莱市里的以穆斯林居多。现在，所有的穆斯林都逃跑了，在那里全都住上了印度教徒难民。这次，莱市里的印度教徒难民从市里其他地区请了一百多名穆斯林到莱市，友好地宴请了他们。

有一百名戴着面纱的穆斯林妇女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了比尔拉大厦。她们向甘地先生保证，她们已毫无恐惧，请求甘地先生进食。妇女们告诉甘地先生，她们三天以来一直跟他一起绝食。

甘地先生对戴面纱的妇女们说："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在父亲、儿子、兄弟和亲人面前是不戴面纱的。如果你们把我看作是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在我面前戴面纱呢？"

一百名妇女立即揭去了面纱。

甘地先生向妇女们保证说，他一旦相信市里的母亲、姐妹们都已不存在什么恐惧，宗教分歧所造成的罪恶行为业已结束，那么他将结束绝食。他相信安拉是仁慈的，愿为她们取得成功而向安拉祈祷。

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建立宗教间的安宁局面。人民群众和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使甘地先生相信他们尽可能地作出一切努力，通过行政管理和武力来实现安宁。

阿格尔瓦拉先生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便坐着汽车转了整整一个中午，让惊慌失措的市民们在捍卫安宁局面的誓约上签字。晚上，粮食部长和制宪会议议长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通过德里的专员和副专员召开了一个大会。市里的所有教派组织的一百三十名主要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阿格尔瓦拉先生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家一致同意在甘地先生即将提出的一切条件上签字。当天午后，有几位医生对甘地先生进行了体格检查，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甘地先生的健康状况令人十分担忧。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到晚上为止，已有二十多万德里市民在捍卫安宁局面的誓约上签了字。

一月十八日，阿格尔瓦拉先生在早晨八点钟就赶去总督府

参加市民代表会议。所有的人都十分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甘地先生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使它付给巴基斯坦五亿五千万卢比。纳罗德姆过去对甘地先生深感不满，但现在他觉得甘地先生危在旦夕，便沉默不语，态度软下来了。他有点心神不定，什么事都不想做。他本想就这件事找达拉谈谈，使内心能轻松一下。但是女主人正处于心慌意乱之中，让达拉坐在她身边为她办事。

阿格尔瓦拉先生一早就到比尔拉大厦去了。一点一刻才回来。纳罗德姆从楼上窗口里见到他回来，便一口气走下楼来。女主人也跑来了。

“绝食结束了，圣雄先生喝桔子汁了。”阿格尔瓦拉先生对纳罗德姆说。他看了看女主人又说：“快叫人弄饭。三天来没有能见一点吃的。我跟拉沃德有要紧事说。纳罗德姆，你打个电话去问一下，拉沃德先生有没有回家吃饭？”

三点半钟德亚文迪夫人来电话，叫阿格尔瓦拉夫人立刻到她那里去。阿格尔瓦拉夫人的名字已被列人妇女捍卫安宁局面委员会里了。

傍晚，达拉领着拉尔莉和布登到印度门转了一圈回来，刚踏进走廊就听到电话铃响。她拉着拉尔莉的手走进了客厅。靠近电话机旁的角落里的架子上，有一堆稀里古怪的东西，在这堆东西里面有一只用圆玻璃罩罩着的、看起来像骨骼似的钟。拉尔莉走进客厅便把眼光落到了这只钟上。平时拉尔莉一见到这只钟总吵着要拿在手里玩。

达拉知道，假如拉尔莉随女主人一起来客厅里这样吵着要的话，那么女主人早就会发脾气吓唬她把她关进有老鼠的小房

间里去，然后叫希沃妮来把她抱开。有可能把孩子臭骂一通后，还是将钟交给她手里。假如万一把钟摔坏了，她就把它藏起来不让阿格尔瓦拉先生看见。

拉尔莉的经验是：只要大哭大叫，在地上打滚，她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达拉总是想方设法改变孩子们的这种习气。可是，一方面达拉努力这样做；另一方面其他人则讨好女主人，竭力宠坏孩子们。达拉怎么能为了摆脱孩子的纠缠而把钟给她呢？摔坏了钟无疑会是她自己的过失。在达拉的招呼下，希沃妮将孩子们的饭拿到餐厅摆上了。但是拉尔莉跺着脚，大叫大嚷，闹得整幢楼房都不得安宁。她不吃饭，要钟。

阿格尔瓦拉夫人回来时从大门口就听到女孩哭，便恼火地说："我一个月花费一百多卢比，踏进家就听到闹得天翻地覆。连几个孩子都管不住，叫我图什么安逸呢？她怎么啦？是不是碰伤了？"

希沃妮就在跟前，她回答说："一点儿也没碰着。太太，她要拿客厅里的钟玩。"

"那为什么不拿给她呢？"

"先生的电话来了。他……"达拉想告诉她。

"唉，先生的电话有什么了不得。我筋疲力尽回来，这边家里却闹得个天翻地覆。我真没有个清静的地方。你是惦着电话呢，还是首先把孩子管好？"

"现在快哄好了，姐姐！那钟……"

"先生来电话说什么了？"

"八点钟时先生跟拉沃德先生、苏尔亚先生、苏尔亚夫人和另外一些人一起来。他要我告诉您说，到楼上的房间里坐。"

女主人的脸色变了，说："这又是折腾人的事。过去遇到这种事，总是往德亚文迪家给我打电话的。现在快八点了。喂，希沃妮，看看司机走了没有？叫他来。"

在司机还没有来到之前，女主人不满地直嚷嚷："这帮死家伙，要办事情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办？来这里叫人受罪。我们已经花了一百多卢比了。这帮死家伙每月挣三、四千卢比，喝酒却喝在人家头上。"女主人恼火时说起话来连语音都变了。

女主人看见司机便招呼说："喂，嫩德拉尔，你知道过去勒迪夫买东西的地方。唉，就买点不洁净的东西来[1] ——鱼、烤肉、鸡。"女主人递给司机两张十卢比的钞票，说："跟祖古尔要只盘子。注意，别从妈妈厨房里拿盘子。"

"太太，我不碰这些东西。过去都是勒迪夫买的。请您叫个人一起去。我开车送他到店门口。"

女主人让人把祖古尔叫来，让他随嫩德拉尔坐车去，然后转过身来对达拉说："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讲礼貌的。有的把杯子给打破了，有的把瓶子给摔了，真叫我难过日子啊。每只杯子五卢比。过去勒迪夫在的时候，什么都做。"

阿格尔瓦拉夫人从钥匙串中拿出一个钥匙，仿佛哀求似地说："达拉你赶紧派人把上面的房间整理好。希沃妮，你一起去。她什么都见过。你让她放上六只白色的玻璃杯。桌布还在那边下面的抽屉里。看看上面有没有污迹。你亲手把杯子擦一擦。看来人快要到了。还是得像从前那样先通知我一声。万一准备不及，他就会发脾气。我趁他们未到之前去梳洗一番，把那条该死的土布纱丽换上。这种土布纱丽像苇子一样扎腰。去看看，积

[1] 印度教认为荤腥是不洁净的。

了多少土了。”

“姐姐，我给孩子们吃过饭就去把一切事情办好。”达拉说。拉尔莉现在还在希沃妮怀里哭喊着。

“抽她一个嘴巴！把这个死鬼扔给奶奶。奶奶会让普伯德弄饭给她吃的。现在达拉有事。”女主人吩咐希沃妮说：“你也快点上楼去。”

达拉拿起钥匙到楼上的客厅里去了。一打开柜子就看到上面一格里有贴着狗、马、猫标签的各种形状的红色、绿色、黑色、桔黄色的瓶子，达拉知道是酒，感到很讨厌。她从童年时代起就听说，没有任何东西比酒更坏。一提起酒，她胡同里的人都会皱眉头。哥哥的思想很开通。他并不反对肉食，但还是不赞成喝酒。过去在胡同里，有时迪万金德或比鲁默尔喝酒，但都是偷着喝的。然而事情在胡同里一传开，就遭人瞧不起。达拉的伯父拉姆吉瓦亚先生那里逢到望日节、酒红节[①]喝点酒，那都是偷偷摸摸的事。妹妹希萝一定会把这类秘密的事情当做新闻在达拉耳边说的。达拉在想：现在什么都得做，这叫管教孩子吗？……我现在已经成了女用人了。叫我怎么办呢？

希沃妮来帮达拉一起整理，她熟悉这项困难而又复杂的工作。过去她一直帮勒迪夫一起做。她很热情地传授自已的经验说：“在沙发的两个角上和沙发椅的右手边放几张小三角茶几，上面放烟灰缸和几个茶杯。高杯子放在这里。这种大杯子是喝啤酒用的，暑天才摆出来。小姐，请您把小杯子也摆上吧。要是有女士的话，她们先用小杯喝色酒，然后喝其他的酒。女主人有时只喝一次色酒。女主人不喜欢用小杯喝。色酒叫做葡萄酒。有马

---

① 望日节在印历二月的望日，相当于公历四、五月份举行。酒红节是印度教纪念黑天的节日，在每年印历十二月，相当于公历二、三月举行。

和狗标签的是‘皮士忌’①。我从窗口里看到过几次了。我看先从冰箱里拿出五、六瓶汽水摆上，接着再上……”

现在达拉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摆定当，楼梯上就响起了很多脚步声和说话声，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和阿格尔瓦拉先生的放纵的笑声。

达拉本想在客人来到之前就离开房间，现在人们直接从楼梯上上来了。假如她走到走廊里去，或者到后面阳台上去，那么她还是得穿过这间房间，跟客人们照面才回得去。后面是纳罗德姆的房间，他一直从里面插上门。

“请！”

达拉转过身去一看，阿格尔瓦拉先生正掀着门帘请一位女士进屋。达拉低着眼睛让到一边。

“喔，是你呀，达拉！”

夏玛大夫挽着达拉请她跟自己一起在沙发上坐下，从头至脚对她打量起来。

房间里又进来了一位女士和三位先生。

“见到你确实很高兴。嘿，你多讨人喜欢啊！”夏玛用手指托着下巴说：“在这里好吗？”

“是呀，太好了。一切都托您的福。”达拉当着大家的面，当着阿格尔瓦拉先生的面，跟夏玛大夫这样说话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这位是达拉小姐，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阿格尔瓦拉先生把达拉介绍给其他的客人，接着问她说：“太太现在还没有回来？”

“回来了。她一会儿就过来。我告诉她去。”达拉说着准备从沙发里站起来。

---

① 女用人说不清酒的名字，把威士忌说成了“皮士忌”。

“她会来的，没有必要去打扰她。”夏玛搂住达拉，告诉其他客人说：“这位女士很勇敢，很有教养，是位大学毕业生。她是从拉合尔来的。她的容貌就不用我说了，她的人格自己就显露出来了。”

达拉羞得满脸绯红。夏玛开始向她介绍其他人说：

“见见苏尔亚夫人。”

“见到您很高兴。”达拉握了握苏尔亚夫人伸过来的手说。

“那位是拉沃德先生，内政部秘书。”

“见到您很高兴，先生！”达拉一遇到拉沃德的锐利的眼睛便低下了眼睛。

“这位是德埃先生，公众事务部副秘书。”

“认识您很高兴，先生。”

“这位是苏尔亚先生，卫生部秘书。”

“见到您很高兴，先生。”达拉双手合十分别向大家表示敬意。

“你们好！”阿格尔瓦拉夫人走进客厅。她身穿藕色纱丽，刚化的妆，使人感到仿佛是在登台演出。“请原谅。”她用英语说，接着又用印地语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已经来了，我刚才正在后面跟妈妈说话呢。”

“并没有怠慢。”拉沃德说：“有您的代表在呢。”

达拉站起身来要走，说：“请允许我走吧，以后再拜见诸位。”

“嗨，您为什么要走呢，请坐！”拉沃德说。

“是呀，请坐吧，陪陪我们。”苏尔亚和德埃附和拉沃德说。

“请多多原谅，我要去照看孩子。”达拉彬彬有礼地说。

“她是我们的家庭教师。”阿格尔瓦拉夫人说。

“这没有关系。”拉沃德缩紧双肩，张开双手做了个表示害怕的动作说：“我跟家庭教师已经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不害

怕。只要我们行为端正，家庭教师就不致于发脾气。我说得对吧，达拉小姐！”

“说得好，先生！”

“太好了，先生！”

“太妙了！”德埃、苏尔亚和夏玛也附和说。

阿格尔瓦拉先生哈哈大笑。

达拉只是微微一笑，表示赞许。她明白，拉沃德是一个很大的官员，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她还没有换衣服，刚才忙着干活呢。”阿格尔瓦拉夫人仍然想帮达拉说话。

阿格尔瓦拉先生用严厉的目光示意妻子不要多嘴，自己挽留说：“请坐吧，达拉小姐！楼下干活的人很多。”

拉沃德朝她看了看说：“如果达拉小姐对自己的衣着不满意，那是另一回事。穿得确实很一般，但是很好看。穿着的艺术就在于不把花在衣着上的苦心表露出来。”

德埃和苏尔亚对拉沃德的说法深表同意说：“妙极了！您说得完全正确，先生！”

达拉羞得缩起身子坐到夏玛身边的沙发上。

“请听着，请听着。”拉沃德稍微向前欠了欠身子说：“你们都是学过乌尔都语和波斯语的。苏尔亚夫人，您懂梵语，您已经取得了梵语硕士学位……”

“我们的达拉也是硕士。”女主人骄傲地告诉说。

“是梵语硕士吗？”拉沃德朝达拉看了看说。

“不，我的学科是经济学。”

“噢，苏尔亚夫人，我记得，”拉沃德问：“杜什延德见到沙恭达罗说什么来着？‘窈窕淑女以树皮为衣仍醉人心……’”

“啊，好极了！您的记忆力真惊人。”苏尔亚夫人表示惊讶说。

“达拉小姐，要是您允许的话，我就翻译了？”

“当然，我很乐意。”

“杜什延德说，窈窕，请注意窈窕这个词，意思是修长而又美丽，也就是苗条而又漂亮！嗯，印地语里没有合适的词，因为这个词我们从来不说。从根本上讲，乡村词汇很有用。您明白吗？”

“当然啦，为什么没有用呢？”夏玛和阿格尔瓦拉同意说。

“嗯，苗条而又漂亮的姑娘，即便是披着树皮，仍然‘醉人心’，也就是说，她闯进了人们的心灵。噢，想起来了，德里的乡村里有个很好的词，叫做‘刺矛’，也就是扎人心灵的女人。这跟衣服有关系。”

“好，好，太好了！”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称赞拉沃德的笑声。

德埃颇感惊讶说：“您肩上担负着国家大事，居然还对文学有这样深的研究？”

达拉满脸通红，低下了头。夏玛转过脸去凑到她耳边轻声地用英语说：“不要不好意思，说说笑话而已，没有恶意。”

“好吧，女士们请先说！”阿格尔瓦拉先生说：“您要什么？”他问苏尔亚夫人。

“随便吧，我要点雪利酒。”

阿格尔瓦拉先生亲自从柜子里拿出一瓶来，斟了一小杯放在苏尔亚夫人身边的小茶几上。他看了看女主人问：“汽水没有拿来？”

达拉见到希沃妮在布幔后面端着托盘，便说：“来了。”她站起身来从希沃妮手里接过托盘放在柜子旁的小茶几上。

“您呢？”阿格尔瓦拉先生问夏玛大夫。

“请给我斟一杯吧，就斟雪利酒好了。有葡萄酒吗？”

“当然。”阿格尔瓦拉先生拿起深红色的瓶子为夏玛斟了一杯，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说道：“德埃先生，您说勒迪夫是多顺从啊？他在的时候没有一点叫人操心的事。他真有两下。他曾经当过约翰·索斯特尔爵士的用人。”

“说得对，穆斯林的那种卑躬屈膝的奴性，您在印度教徒身上哪能找得到呢？”德埃说：“您的奴仆不止是塔古尔种姓，还有厄希尔种姓和格尔里亚种姓。要是叫他们拿您喝过水的杯子，他们就会皱眉头。要是穆斯林用人，别说是谢克种姓、帕坦种姓，连塞伊德种姓也是，见到您鞋上沾了泥土，就自己会弯下身去用他的衣襟去擦掉，对您行个礼表示感谢。所以英国人最喜欢这种人。”

阿格尔瓦拉先生附和说：“完全正确，德埃先生！这些人心都很黑。现在您瞧吧，当旁遮普难民们受到迫害时，他们在甘地先生面前表示愤慨。当伊斯兰教学者们受难时，他们就去把甘地先生奉为父亲。直到前天为止，他们还在想把德里归并到巴基斯坦呢。您要什么？达拉小姐！”阿格尔瓦拉先生一口气说下来问道。

“不，我什么都不要。”达拉站起身来说：“您请坐。请吩咐，我来帮忙吧。”

“不用，不用，一切都就绪了。”阿格尔瓦拉先生示意她坐下，说：“来一点吧，这种酒很淡。”

“不，请原谅。我从来不喝酒。”达拉的声音胆怯而又坚决。

“随她去吧，让她就这样坐着。”夏玛说。

“不，我可以帮忙。”

“太好了，您来招待吧。怎么样？拉沃德先生！”

“当然好啦，要是她不嫌麻烦的话，我们将更加感到荣幸。”

达拉问女主人说：“您来点什么？”

“给我来点雪利酒吧。”

达拉看了看瓶上的酒名，像阿格尔瓦拉先生那样拿起一只小杯把它斟满了。

“您喜欢哪一种威士忌？”阿格尔瓦拉问拉沃德先生说。

“要海格牌的，不要威格牌的。”

阿格尔瓦拉先生拿起海格牌威士忌的瓶子交给达拉，并且指了指杯子。他自己开汽水瓶。

达拉拿起酒杯，酒从瓶子里溢到地上了。

女主人插嘴说：“把酒杯放在前面，问一下，斟多少。”

阿格尔瓦拉先生朝妻子瞪了一眼，示意她不要多嘴。

达拉为自己无知而感到惭愧，一手举着酒瓶，一手拿着酒杯朝拉沃德先生走去。

“我来帮您。”拉沃德立即站起来说，并且从达拉手里接过酒瓶和酒杯，拿起酒瓶往酒杯里倒了点酒说：“这是个标准，给德埃和苏尔亚倒也不要超过这个标准。别叫他们看您单纯而欺侮您。他们坏极了。”

“谢谢您，先生！我一定小心。”达拉不再感到羞愧，而开起玩笑来了。使她感到奇怪的是，这样高级而有见识的人物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干？她过去听说过，人喝了酒会跌倒的，会昏迷不醒的。现在不知道将会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不担心。

达拉闻到一股奇怪的、甜甜的、槟榔样的气味。她正集中精神，不使自己出现任何差错，所以没有时间去辨别这是股什么气味。她问过德埃、苏尔亚和阿格尔瓦拉先生之后，为他们斟了海

格牌威士忌和黑白威士忌。阿格尔瓦拉先生亲自一次又一次地给大家递汽水。

苏尔亚博士举起酒杯，微笑着问："先生，您说为什么而干杯？在甘地先生结束绝食之时为感谢天神而干杯吗？"

"喔，好，好！"阿格尔瓦拉先生附和说："前段时间危机深重啊。您见到潘迪特先生的脸色了吗？可以肯定，当时潘迪特先生确实也在绝食。"

"出于对政府和国家的责任感，我认为这次绝食的后果是有害的。"拉沃德的脸色和声音变得很严肃。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了。"然而，这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假如甘地先生真死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就糟了。但是这样来改变政府的决定是国家的损失。跟一个人来相比，这是贬低了国家。其后果将是非常有害的。"

拉沃德强装笑容，打破这种严肃的气氛说："为什么不为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今晚的客人达拉小姐而干杯呢？"

"喔，好啊，太好了！"大家异口同声赞同说。

达拉羞得满脸绯红。她没有生气。她似乎感到又进入到大学的环境之中去了。关系密切的同学们此刻正在杰汉吉尔的陵墓里或沙利马尔花园里聚餐，没有猜疑和恐惧。

"还有，为了达拉的前途。"夏玛特地提醒拉沃德说。

"对，毫无疑问，我会尽力而为的。"

"先生，您什么都能办得到。"苏尔亚说。

"但是阿格尔瓦拉比我更有责任。"拉沃德朝阿格尔瓦拉先生看了看说。

"当然啦，先生！"阿格尔瓦拉先生同意说："我对达拉小姐非常尊敬，又非常关切。"

夏玛大夫赞扬旁遮普难民说："他们忘掉了自己的灾难和愤怒，与其他人相比，为建立安宁的局面作出了更多的努力。甘地先生的苦行使人心变了。"夏玛举了几个例子，阿格尔瓦拉夫人也举例说明。

阿格尔瓦拉先生见到拉沃德的酒杯干了，就朝柜子走去。达拉站起身来说："您请坐！"

"别忘了，拉沃德先生要海格牌的。"阿格尔瓦拉提醒说。

"是的。"

阿格尔瓦拉先生拿起一只刻有花纹的盒子给大家递雪茄烟和香烟。

阿格尔瓦拉夫人对达拉说："把杏仁拿出来给各位先生。"

达拉把盛着杏仁的盘子挨个儿地送到大家面前。

拉沃德从口袋里拿出烟斗和烟袋，一边往烟斗里装烟丝，一边回答夏玛说："毫无疑问，很多人的心变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头脑并没有变。我记得，这是甘地先生为教派团结而进行的第三次绝食了。伤感暂时会把争论压制下去，但是原因消除不了。我处于内政部秘书的地位，知道人们的心灵和头脑都没有改变。有一些人感到压抑而将会变得更加粗鲁。还有些人搞示威游行，高呼：'让甘地死去吧。甘地是叛徒。'"

"对，对，我亲自看见的。"阿格尔瓦拉夫人说："他们是在比尔拉大厦前面喊的。声音也传到里面来了。甘地先生听了很难过。我觉得很不好。"

"甘地先生也听见了？"德埃急着问："甘地先生说什么了？"

"他问：他们在说什么？有多少人？"

"人倒是不多。"阿格尔瓦拉夫人告诉说。

"假如人很多，那么甘地先生怎么办呢？"德埃又问。

“不管多少人，”夏玛忽然说：“难道甘地先生会被吓倒吗？他只是在倾听自己灵魂的呼唤。”

“我认为，甘地先生是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的。”拉沃德接过话头说：“但是举行示威游行进行抗议的人的心变了吗？根本没有变，是政府把他们压下去的。”

“对，潘迪特先生把游行的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亲眼见到的。”阿格尔瓦拉夫人支持拉沃德说。

“我说，巴代尔本人没有变！他是迫不得已才认输的，所以十五日一发表关于五亿五千卢比的政府公报，他在十六日一早就去加提亚瓦尔了。我担心他辞职。”

“过去谣传说，瑟尔达尔[①]主张在巴基斯坦军队撤出克什米尔以前扣下这笔款项，是吗？”苏尔亚问。

“传说完全是事实。”德埃一边用牙齿咬雪茄烟的头说。

“完全是事实，完全是事实！”拉沃德没有立刻点燃烟斗，有些激动地说：“别说是巴代尔，整个内阁都反对这件事。内阁在这个问题上早已做出决定，发表了声明，但是尼赫鲁和拉金德拉先生[②]被甘地先生绝食吓破了胆。其他的人也动摇了。剩下了巴代尔这个孤家寡人。”

拉沃德喝了一口刚斟的酒说：“我是根据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二十四年的经验说的。内阁因甘地先生绝食而改变决定，这使政府在巴基斯坦方面和行使职权方面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对，先生！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德埃附和说：“政府的公报说得很清楚：在巴基斯坦侵犯印度领土的情况下，拒绝拨付这笔款项是合法的和正义的。甘地先生一方面承认它是印度

---

① 即巴代尔。全名是瑟尔达尔·巴代尔。

② 即拉金德拉·普拉沙德。

的合法的和正义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又反对这个决定，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甘地先生并没有反对派遣印度军队去保卫克什米尔。正出于这个目的才停拨这笔款项，为的是不去援助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那么他为什么反对呢？请大家设想一下，要是甘地先生执意绝食，为的是要从克什米尔撤回印度军队，那不就好理解了吗？”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的秘密说出来。”拉沃德说：“甘地先生曾经就这个问题征求过蒙巴顿勋爵的意见。蒙巴顿的答复是：如果印度拒绝向巴基斯坦拨付这笔款项的话，那么这将是印度的第一个不光彩的行动。甘地先生就作出决定：不应该拒拨这笔款项。”

“这使印度教徒和印度受到了损害。”阿格尔瓦拉先生忧心忡忡地说。

“在这件事情上印度教徒受损害最大。”阿格尔瓦拉夫人跟着丈夫说：“可怜的印度教徒们现在在各个清真寺里庇身。今年冬季要把他们赶走了。达拉，甘地先生在他的条件里写了多少所清真寺？”

“一百一十七所。”

“但是总的来说，它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效果。”夏玛说：“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仇恨和屠杀。”

“跟合法的权利和合法的道义相比较，甘地先生更重视的是广泛的民心。”苏尔亚支持说：“要是同胞之间相亲相爱的话，那么有什么必要引用法律呢？难道人类的观点不是最崇高的吗？”

拉沃德略微朝前欠了欠身回答说：“假如真产生友好的感情，那我没有任何意见。那时我就认为它是印度的胜利。”

“毫无疑问。这毫无疑问是印度的胜利。”夏玛两指夹着香

烟，把手伸向前去说："整个巴基斯坦都已受到影响了。"

"影响的证据是什么？"拉沃德问。

"喔，巴基斯坦议会发表了多少声明啊！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对，费罗兹汗·努恩爵士、穆姆达杰汗·道尔达纳、拉贾·格曾夫尔厄利汗都有过声明。"达拉提醒她名字说："首席部长汗·阿夫·默姆多德曾经说过：'我们将不遗余力去保卫甘地先生的生命'。"

"巴基斯坦的高级专员贾希德·侯赛因也来过比尔拉大厦。"阿格尔瓦拉先生说："您要问有关各家报纸上的消息，就请问达拉小姐好了。她每天都把整整两份报纸全看完。"

"她为什么不看报呢？有的是时间，舒舒服服的。我跟她说，要多看多写！"女主人说。

"您认为这些声明都是绝食产生的影响的有力证据吗？"拉沃德要求回答说。

"是的，为什么不是呢？我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去猜疑呢？"夏玛反问道。

"算了，我也仔仔细细地看过所有的声明。我在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这些声明里获悉他们从甘地先生那里得到支持的满意的声音。您将会承认：五亿五千卢比不只是一个声明，而是一件非常大的具体的东西。我不禁要问：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促使产生友好的情感呢？是宣布从克什米尔撤军呢，还是同意不去干涉克什米尔呢？我再说一件事，甘地先生是在十二点四十五分结束绝食的，当时贾希德·侯赛因有没有在场？"拉沃德问阿格尔瓦拉先生。

"当然在场。他也曾经在甘地先生面前双手合十地请求结束

绝食。他保证尽全力去维护安宁的局面。”阿格尔瓦拉先生为自己当时正在比尔拉大厦而感到自豪说。

“对，当时甘地先生已经碰了一鼻子灰。”拉沃德从烟斗里吸了两口烟说：“三点钟的时候，甘地先生派比亚雷拉尔到贾希德·侯赛因那里去谈判：希望现在巴基斯坦政府将不反对甘地先生去巴基斯坦，并能够对他表示欢迎。你们知道，得到什么答复？”

“什么答复？什么答复？请说出来，请说出来！”大家要求说。

“巴基斯坦的高级专员回答说：‘不，不要这么急。等我跟拉合尔方面商量一下再说。’请相信：别说是邀请，连允许也不会得到。”拉沃德举起酒杯喝完了最后一口，开始吸起烟斗来，好像他已经把话都说完了。

达拉得到阿格尔瓦拉先生的暗示，又给大家斟了威士忌。她刚弯下身子想用红瓶子给夏玛的小酒杯斟酒，夏玛就拦住说：“我不喜欢这种甜丝丝的酒。”她朝拉沃德和阿格尔瓦拉先生看了看说：“要是男人们不觉得是挑战的话，你就给我斟一小杯威士忌。”

“好啊！好啊！当然可以！”拉沃德和苏尔亚支持说。

夏玛朝拉沃德看了看说：“但是甘地先生在人类面前树立了多么伟大的榜样。请您注意它的国际影响！”

“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德埃支持夏玛说。

“这是历史的错误。”拉沃德在沙发里挺直身子说：“这是政府的历史性的软弱。请您用实际的观点去看待这一事件。甘地先生是伟人，我承认。追随伟人，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人们对政府的某个决定不满意，那么大家就会去绝食静坐。有很多人也就会在绝食中把命送掉。”

"哈，哈，绝食是闹着玩儿的吗？人需要有精神力量来进行这种高度的苦行。"夏玛反对说。

拉沃德做了个不同意的手势说："我不承认绝食是精神威力或精神力量。这不过是坚定的决心和耐力罢了。有好几个人比甘地先生绝食时间长。那个爱尔兰人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噢，叫梅克斯维尼。……"

"先生！……噢，我很抱歉，请原谅我。"德埃为打断自己上级的话而道歉。

"没关系，没关系，说吧。你说吧！"拉沃德说。

"先生，您记得，我过去是联合邦的狱政部副部长。那时候加戈里阴谋集团案里有几个恐怖分子，或者叫做革命青年，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关在监狱里。政府不想给他们政治犯权利和乙级待遇。他们绝食了五十天、六十天，有一个绝食了一百多天。"

"您在说什么？"夏玛惊讶地问："绝食了五十天、六十天、一百天？人能活吗？"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这并不是赞扬他们的人报告的，而是反对他们的人报告的。他们都是很倔强的人。他们的案子就是我经办的。监狱里经常给我送来秘密的消息。有三四个星期，他们完全不进食，仅仅靠水来生活。水里没有盐，没有苏打，没有柠檬，什么东西都没有。在他们周围没有赞扬他们的人、鼓动他们的人和同情他们的人支援他们，为他们服务。为了破坏他们绝食，对他们进行了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摧残。给他们分别称了体重，他们的体重降到了三十磅、四十磅、五十磅。很多人的体重都减轻了。他们为了要挟政府连水都不喝了。政府还是不能让他们死。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强制进食。强制进食是

非常痛苦而又危险的。这件工作是监狱里的官员经政府同意后才做的。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从鼻子里灌进去食物。……”

阿格尔瓦拉夫人听了吓得直哆嗦。

德埃继续往下说：“请大家想一想，人绝食了二三十天之后将是个什么情况啊！把橡皮管子从他们的嘴里捅进去，他们就用牙齿把橡皮管咬断，他们根本不怕死。所以又把橡皮管从他们鼻子里捅进去。通过橡皮管把牛奶、维生素等送进胃里。个别人肺里灌进了牛奶，死了。灌了一次牛奶，又饿他们整整一个星期，为的是使他们饿得难受而主动去喝牛奶。但是，先生，他们不肯！有二三个人竟连水都不喝了。水也是用橡皮管通过鼻子给他们灌进去的。他们都很倔强，非要满足他们的条件不可。”

德埃的这种可怕的描述使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全神贯注，屏息静听。夏玛把冒着烟的香烟放到烟灰缸上，再也没有去动它。她回答德埃说：“那些革命者也有精神力量。我们大家都佩服珀格德辛哈。我们什么时候说他没有这种力量呢？但是普普通通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大家请听！”拉沃德举起手说：“甘地先生把革命者叫做暴徒。按照甘地先生的这种说法，暴徒们怎么会有精神力量呢？如果他们也有精神力量，那么甘地先生的绝食就不存在任何特殊性了。当时，政府是想执行甘地先生的指示的，但是，假如不是使难民们安静下来，而是去煽动他们，让一千名难民包围比尔拉大厦，绝食静坐，为保卫印度而反对甘地先生，那怎么办呢？或者，请大家听着！要是甘地先生为了使印度军队从克什米尔撤回而进行绝食，以便使大家承认非暴力，那……”

“请您别说这种话。”夏玛双手合十说。

这场争辩使达拉感到很激动。她看了看拉沃德，有点拘谨

地问："请原谅，我可以问一句话吗？"

"当然可以。"

"您认为：甘地先生绝食反对政府的决定取得成功的事例会鼓动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反对政府，从而使政府将面临一系列的困难。"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拉沃德承认说："工人、农民、学生、职员都会为某种要求而绝食静坐。"

"对，有这种可能。"达拉也承认说："但是，与用炸弹、枪支、宝剑或暴动来反对政府相比，安安静静地进行绝食对政府自身也是不好的吗？至少，这不是暴力和骚乱的路子。在这方面，将有争论和思考的余地。"

"对，说得对。"夏玛很热烈地支持说。

拉沃德看了达拉一下说："达拉小姐，让你忙忙碌碌地去照管孩子，是浪费人才。你去当甘地先生的私人秘书吧，要不，去某家报纸的编辑部。"

"先生，我什么也不懂。我没有什么能力。"达拉感到很窘，请求原谅自己鲁莽。

"但是达拉小姐，我一定回答您。"拉沃德说："请您告诉我，您能把绝食说成是争论吗？好，甘地先生实际上是圣人，但是假意追随圣人们的事情还是不少的。一个圣人的后面有一千个伪君子。对珀格德辛哈或革命者们是不能假意追随的。不然，就是拿生命当儿戏。"

"先生，您说得完全正确。"德埃有力地支持说。

阿格尔瓦拉先生朝柜子走去，想给拉沃德再斟上一杯酒。拉沃德用手捂住酒杯，谢绝了。

"那就一会儿用饭时喝吧？"阿格尔瓦拉先生说。

“我现在就叫人准备开饭。”阿格尔瓦拉夫人站起来说：“达拉，你来一下！”

阿格尔瓦拉夫人让祖古尔、希沃妮和达拉帮着在大餐厅里准备开饭。她自己是不碰肉食的。她告诉达拉把肉盛到各只碟子里。达拉也讨厌那些东西的气味。她也不用手去接触，而用叉和勺去盛。

吃饭时，德埃先生和阿格尔瓦拉先生想起了纳罗德姆。

祖古尔告诉他们，少爷九点钟吃过饭就去看电影了。在拉沃德和夏玛坚持下，达拉也不得不坐下一起吃。德埃和拉沃德跟阿格尔瓦拉先生谈起了纳罗德姆。

阿格尔瓦拉先生说：纳罗德姆在本身专业方面最感兴趣的是想搞机器维修。

德埃解释说：“如果想搞机器维修，那么在塔塔钢铁公司或者别的农场里，他的工资就可以多挣一些。他并不在乎工资，也许他的兴趣在于能有所作为。孩子是个有理想的人。”

阿格尔瓦拉先生同意说：“对，就是这么回事。”

使达拉感到惊讶的是：夏玛、苏尔亚夫人和其他的人对她讨厌的这些气味难闻的东西都赞口不绝，吃得津津有味。只有她和阿格尔瓦拉夫人不吃肉食。

饭后，阿格尔瓦拉先生和夫人出来把客人们送上停在门口的汽车。夏玛挽着达拉的胳膊，边走边说：“现在可以经常见面了！阿格尔瓦拉夫人说你有充裕的时间，你要关心社会工作。你要是不搞社会工作，谁搞？……”

“达拉小姐！”

达拉回头看到拉沃德先生的汽车门正开着。拉沃德先生朝她伸出手来告别。拉沃德先生跟达拉握了握手说：“晚安！请您

以后一定要跟阿格尔瓦拉夫人和先生来我家。"

达拉即便握了手，仍然出于习惯双手合十向拉沃德先生道别。

由于有规定，九点钟一定要哄孩子睡着，一般来说，现在这个时候达拉也就有空了。平时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看杂志，一直要看到十点半或十一点光景。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半了，但达拉此刻仍无睡意。她躺在床上翻开一本杂志。她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杂志上，而是在细细琢磨着大人物们的举动。他们没有罪恶、羞耻和恐惧之感，对于普通人认为是非常恶劣的事情，却毫无约束地去做。他们对喝酒不以为耻，喝醉了也不唠叨，也不摔倒。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喝了酒才争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许这些恶劣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穷困才是罪恶，没有财富才是罪恶。

阿格尔瓦拉夫人不喜欢我在楼上呆着。我有什么法子呢，我是被他们硬拖住的。她不喜欢我说话。当时我已经把话说出口了。

一月十九日。经过六天的偏激行动和混乱之后，从星期一早晨起，一切工作都已恢复正常。达拉把孩子们送去上学之后就去取报纸。她心里有点生气。一清早女主人就罗罗唆唆地唠叨开了。拉尔莉找不到课本了，希沃妮和达拉帮她找也没找到。拉尔莉只好不带课本去上学。女主人知道了，就数落说："她哪有闲工夫为孩子们操这份心思呀。动动嘴就行的话，那何必要动手呢。她就知道跟人家坐在一起辩论。"

达拉听了非常反感。以往她一到晚上就把孩子们的书包都收拾好了。昨晚根本没有时间。她生气的是：昨晚是阿格尔瓦拉夫人自己给我找的麻烦。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工作。现在她倒

来挖苦我了。雇用人，付工资，训人训个没完！达拉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便拿起报纸走了。天气很冷。她站在左边走廊里晒着初升的阳光看报。

“早上好！”

达拉听出是纳罗德姆的声音，便从报纸上抬起眼来。由于女主人的尖刻的话语的影响，达拉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她应答了一声早上好。

纳罗德姆把手插在毛料晨衣的口袋里问：“身体怎么样？”

“很好。”

“昨晚他们打扰你了？”

“什么意思？”达拉微露嗔色说。

“他硬把你留在楼上，也许强迫你喝酒了吧。”纳罗德姆对他父亲表示气愤，问道。

“是谁说的？”达拉抗议对她造谣污蔑说：“是谁说的？他们叫我坐，老爷也叫我坐，我这才留下的。谈不上什么硬把我留在楼上。”

“没有强迫你？”纳罗德姆的声音软下来了。

“强迫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事？他们叫我坐在那里，特别是夏玛大夫和老爷。我这才坐下的。他们都喝酒了，我没有喝。够了，就是这么回事。”

“嗯，我理解错了，所以你不高兴。妈妈昨晚在说：她不愿这样。我以为强迫你喝酒了，所以我才问。请原谅，别生气。”

达拉感到宽慰，纳罗德姆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才生气的。她说：“这都是无稽之谈。当时他们毫无疑问是在喝酒，但是话说得很有意思。您为什么不来？拉沃德先生谈到了几桩有关甘地先生绝食的很有趣的事情。吃饭时他们还问起您呢。”

“噢，我是九点钟回来的。我不喜欢中间进去。我回来还说过要跟一个朋友去看电影。早晨妈妈嘟哝什么来着？……”

“别提了，她经常这样数落人。”

“这个家的气氛和这种工作对你并不合适。”

“嗯。”

“要是拉沃德愿意的话，那么他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好工作，推荐你到政府部门工作。他是内务秘书，是个实权人物。请你别误会我的意思，他还是个非常有名的色鬼呢。”

“可是我自己怎么能对他说呢？您妈妈和老爷会怎么说呢？”

“有机会你就说吧。爸爸也正为自己的事儿巴结他和苏尔亚呢。或者请夏玛大夫替你去说说。昨天德埃先生也在吗？”

“怎么啦？什么事？”

“如果夏玛大夫在，那他肯定会在。”

“您真坏。”

“大家都知道。昨晚父亲说，拉沃德叫我去见他。我一定得去一下。要是谈起你，我也可以说说。”

“您也真好。”

“又坏又好？”纳罗德姆面露嗔色说。

“随时机而变。”

“请你解释一下！”

“还有什么没有说呢？”

拉沃德先生要纳罗德姆在一月二十日星期二傍晚五点半去。纳罗德姆台球打得很好。拉沃德说，要他到詹姆斯·福特俱乐部去打一两盘。纳罗德姆正五点半给拉沃德的公馆挂了个电话，问拉沃德先生回来没有。用人回答说：“现在刚下汽车。”

在纳罗德姆动身到拉沃德先生那里去的时候，达拉也正领

着拉尔莉和布登出去到印度门散步。纳罗德姆见到她便说："我去拉沃德先生那里。谈起时我替你说说。今天是个机会，不然他向来很少在七点或七点半以前离开秘书处回家的。既然部长整夜整夜地不睡，那么秘书们哪能休息得了！今天巴代尔先生也许有什么事早走，拉沃德也溜了。我八点以前回来。"

达拉七点钟领孩子们回来时，阿格尔瓦拉夫人正拿着电话跟人说话。阿格尔瓦拉夫人一边放下电话一边说："让这些旁遮普人都死光才好呢。不知道这些暴徒们要搞什么名堂。他们朝甘地先生扔了个炸弹。"

达拉吃惊地看着她。女主人很悲痛地告诉达拉说："有一个旁遮普人在甘地先生祈祷时扔了个炸弹。整整一道墙倒塌了。甘地先生丝毫也没有受伤。天神会拯救他的。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他。"

八点半纳罗德姆回来了。他在餐厅里把整个事情都告诉给阿格尔瓦拉先生听。达拉躲在门口听着。纳罗德姆到达拉沃德先生公馆时才知道，拉沃德先生又出去了。他便去俱乐部。在俱乐部里知道祈祷时发生了爆炸。炸弹落在离甘地先生的坐位很远的地方，大约有七十五英尺远。只炸坏了一道墙的一部分。据说凶手有三个人，跑了两个，抓住一个，是普伦迪耶尔的旁遮普人，名叫默登拉尔·巴赫瓦。甘地先生十分镇静。他还笑别人惊慌失措。

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登载了附有照片的全部报道。关于默登拉尔，有消息说，他本来住在德里的一所清真寺里，后来被从清真寺里赶了出来。警察怀疑这一事件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阴谋集团。警察认为，近期公布事实是不恰当的。

那天晚上阿格尔瓦拉先生公馆里谈话的调子已经变了，都

对难民进行责难。

争取建立安宁局面的风暴渐渐地平息下来了。争取建立安宁局面的目的是使甘地先生结束绝食，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人们都开始忙各自的事情。

白天，公馆门前小贩们络绎不绝。有提着用包袱裹着的绸缎的，有卖粗布单、厚线毯和羊毛毯的，有挑着小筐卖椰枣叶和麦秸的。有卖网兜的女人，也有卖纽扣、针线、发带的小男孩，还有卖书籍、杂志、墨水、雪花膏、香粉、凉鞋、拖鞋的男人。小贩们几乎都是旁遮普难民。

阿格尔瓦拉夫人出于好奇心，把小贩们叫过来，对东西粗略地看上一眼，然后说："唉，都是冒牌货。我买了两回全上了当。都是骗子。"

达拉见到难民小贩便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人。不管怎么样，过去达拉在饮食和穿着上从来没有这样富裕过。一月二十二日，女主人又给了她七十五卢比的月薪。达拉身边还留着先前的三十八卢比。她犹豫地说："姐姐，我身边有钱花，我要这钱有什么用呢。请您把买大衣的钱扣了吧。"

"哈，那件大衣才七十五卢比？你就是这样不知道行情。道莉的那件大衣是一百一十卢比。你那件大衣多少钱，我哪里知道呢？谁告诉过我？"

达拉下定决心要把大衣的钱还给纳罗德姆。她知道这件大衣是九十六卢比。

纳罗德姆生气地回答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见外。等需要时，我就大大方方地问你要。那天我在格纳德·布莱斯不是向你要了三个半卢比买香烟的吗？"

"我就扣回我的三个半卢比。"达拉冷漠地说。

“我不给。我没有说过向你借的。大衣是妈妈说了才买的。你跟她说去吧。”纳罗德姆拒绝听她再说。

达拉想：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也许现在还住在哪个难民营里。母亲是多么软弱无能啊，但是充满着慈爱。父亲也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受着穷困的逼迫。在目前情况下，不知道他们经受了什么样的遭遇。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卸去自己的负担才硬把我嫁出去的，为的是不让人家瞧不起。达拉开始原谅父亲和母亲对她的不公道的做法，但是对哥哥决不原谅。……哥哥经常吹嘘自己是一个思想开通的进步人物。他想使自己的婚姻打破种姓观念。……他向我做过保证，可是却欺骗了我。

达拉又想：要是通过电台或其他的方法寻找的话，难道她就打听不到自己家里人的下落？先要打听到戈巴尔沙赫家的地址。现在阿格尔瓦拉先生从名字上就知道他，那么他一定能够打听到戈巴尔沙赫。她今后不会跟自己家里的人住在一起的。但是她可以把放在身边的一百卢比寄去支援他们。……婆家的人不知道在哪里。婆家着了火，但是他们或许都被救出来了。如果父亲和母亲认为我重回婆家才是有德行的话，那如何是好呢？想起这件事，达拉心头压上了沉重的负担。后来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才平静了下来。她暗自思忖：目前操这份心思有什么用呢？

一月三十日傍晚，是邻居杜格尔先生的小女儿舒吉的生日宴会。拉尔莉和布登要随女主人一起去出席宴会。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拉沃德先生邀请阿格尔瓦拉先生和夫人，还有纳罗德姆到詹姆斯·福特俱乐部进餐，特地要求把达拉也带去。

达拉对纳罗德姆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哪家俱乐部。我有点

胆怯。我的凉鞋也坏了。孩子们要去杜格尔先生家。我想去买双鞋。到格纳德·布莱斯商场去买吧。”

五点一刻到了格纳德·布莱斯商场，纳罗德姆说：“你先请我到‘蓝色尼罗河’餐厅喝咖啡。回头去看你的鞋。”

纳罗德姆和达拉还没有把咖啡喝完，就感到餐厅里似乎有点慌乱。突然人们都站了起来。

“什么事？”纳罗德姆惊讶地问。

餐厅经理朝他们走来说：“请原谅，餐厅现在要停止营业了。圣雄甘地先生在比尔拉大厦遇刺。”

达拉和纳罗德姆心里一震，放下手里的杯子，默默地走出餐厅。各家商店都在匆匆地关门。人们东一堆西一堆地站着议论着。满载武装警察的卡车一辆又一辆地来回穿梭而过。纳罗德姆和达拉立即赶回公馆收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

纳罗德姆等不及上楼去打开自己的收音机，便打开餐厅里的收音机，拨到德里短波波段。收音机里播出了薄伽梵歌的诗文，声音沉重悲哀。两分钟后听到：

“今天傍晚将近五点一刻时，当时国父圣雄甘地在比尔拉大厦里正朝祈祷场地走去，有一名青年印度教徒用手枪开了三枪，杀害了甘地先生。圣雄甘地中弹身亡。临终时他念着‘善哉，善哉’。甘地先生中弹时，哈丁夫人医学院的一位女青年毕业生正在祈祷现场。那位女青年立即扶住甘地先生。几分钟内，帕尔格沃大夫和吉沃拉杰·梅赫达大夫到达，给他做了检查。甘地先生的身体已经僵硬了。现在，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总理潘迪特·贾瓦哈尔拉尔·尼赫鲁、内政部长瑟尔达尔·沃尔勒普·帕伊·巴代尔、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毛拉纳·厄布尔格拉姆·阿贾德都已到达了比尔拉大厦。

“……政府要求人民不要到比尔拉大厦来。过分拥挤，可能会给组织工作增加困难。有关这方面的其他消息过一会儿再播送。”

阿格尔瓦拉夫人在杜格尔先生那里就听到了消息，她把孩子们留在那里就回来了。她穿上了土布纱丽，准备去比尔拉大厦，但是阿格尔瓦拉先生那里还没有任何音讯。过了几分钟，报贩们骑着自行车卖号外来了。

达拉给孩子们吃了饭。她自己没有吃。

阿格尔瓦拉先生八点三刻回来了。阿格尔瓦拉夫人哭了起来。阿格尔瓦拉先生立刻带她去比尔拉大厦。

早晨八点，收音机里播送了通告。播送完甘地先生逝世的事件后，便宣布了甘地先生出殡和葬礼的日程安排。按照政府的命令，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均已下了半旗，以示对国父逝世的哀悼和对他的尊敬。政府命令所有的政府机关停止办公三天，全国所有市场停业三天。十一点十二分，甘地先生的遗体将在比尔拉大厦的大厅里停放十分钟供最后瞻仰。十一点三十分，国父的遗体开始从比尔拉大厦出殡。葬礼将在朱木拿河边的火葬场举行。

国父的遗体将举行国葬。出殡将由德里军区总司令通过军事系统作出安排。灵柩将安放在搭在炮车上的高台上。灵柩前后将由骑兵队、四千名步兵、一百名水兵、一百名航空兵护卫。

播送完甘地先生出殡前往火葬场的规定路线之后，要求人们不要前往比尔拉大厦；要站在出殡经过的路边等候，为士兵和灵车留出通道；大家可以在路边瞻仰国父遗容。政府正在作出安排，以便使大家都有机会瞻仰到国父的遗容。

阿格尔瓦拉夫人专心致志地听完了通告，告诉达拉说：她将

在九点跟阿格尔瓦拉先生一起前往比尔拉大厦，然后从那里去火葬场。送殡的队伍很长，去往火葬场时将途经印度门。接着，她嘱咐说："你领孩子们到沃赫拉先生家的天台上去看送殡队伍。我给他去个电话告诉一下。"

一清早她就派嫩德拉尔去买花圈，然后把希沃妮叫来说："你去告诉妈妈，我和老爷的早点叫他们做酥油烤饼。中午我们不回来吃饭了。"

收音机里不断地播放哀乐。过了一会儿后，就播送薄伽梵歌、古兰经、圣经、格兰特·沙哈卜和曾特·阿维斯陀①的经文，以及有关甘地先生殡葬的通告。

根据电台通知，甘地先生的灵柩到达印度门的时间是十二点三十分。但是纳罗德姆不到十二点一刻就已经把祖母、达拉和孩子们领到了在印度门附近阿格伯尔路口上的沃赫拉先生的公馆里。希沃妮抱着拉尔莉跟着一起去。

沃赫拉先生的两层楼房的天台上已经聚着来自附近邻里的一百多名男女。朝印度门左右两边一看，到处是人。从两层楼房天台高处看去，街道像是一条由无数人头组成的在大地上流动着的黑色水渠。临街的房顶上都挤满着人。路边的树杈上，电线杆子上，电话线杆子上，只要是猴子或飞禽能待的地方，人们都掂量自己身子的重量坐了上去。

骑兵队开始来了。他们的长矛上都挂着表示哀悼的白旗。他们将长矛前倾志哀。随后是枪杆前倾、步伐整齐、行进缓慢的数

① 意为"智识"、"经典"、"谕令"。古代伊朗的宗教经典。该经除记述伊朗的宗教神话、赞歌、仪轨、戒律外，还有伊朗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民间传说、英雄史诗等内容。

千名步兵队列。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以五十人一行排成四行的两百名步兵，用几条绳子曳着一辆大炮车。炮车上筑着一个作为灵柩的高台，高台上安放着甘地先生的遗体，全身覆盖着花朵，只露着脸。

沃赫拉小姐拿着双筒望远镜坐着。她看得非常清楚，不断告诉大家说："甘地先生的儿子坐在甘地先生遗体旁边，瑟尔达尔·巴代尔坐在甘地先生脚边。尼赫鲁先生、毛拉纳·阿贾德、伯尔代沃·辛赫、拉金德拉先生都挨着高台在炮车上站着。"

灵柩后面也是枪杆前倾的几千名步兵的队列。步兵列队后面是每四辆汽车为一行组成的队列。沃赫拉小姐把双筒望远镜递给了纳罗德姆。纳罗德姆给达拉也看了半分钟。虽然靠肉眼也看得见，但是达拉用望远镜还能看清领导人的双眼和脸上流露出的悲哀的神情。

"这种显示国王式权威的做法是不符合甘地先生的精神和理想的。"听到身边有人说。

达拉和纳罗德姆转过身去，看到说这话的是一个身穿土布衣服的男青年。青年的表情很激动，他并没有理会别人望他，继续说道："甘地先生是穷人的公仆，愿意跟种姓低贱的人生活在一起，平时只穿一件衣服。他是暴力和武力的反对者，他是不会同意这样耀武扬威的。即便把甘地先生囚禁起来，他也不喜欢把自己关进阿迦汗① 的宫殿里去的。平时他把在他身上花去的警卫费也看作是对全国人民的压榨。甘地先生教导部长们离开大厦，进茅屋去住。他刚一断气，他们就把部长们送回了大厦。"

纳罗德姆说出了达拉的心里话："这是我们的精神。我们是在表示我们的敬意。政府在代表国家向他致敬。"

① 伊斯玛仪派的一个首领。

这个男青年说:“根据甘地先生的思想，这并不是对他的尊敬。这是对他学说的侮辱。甘地先生并不希望跟随他的政府这么耀武扬威,而是要它谦恭,为人民服务。政府是在借这位圣人显示自己的威力。富人的政府从穷人那里夺走了属于穷人的甘地先生。”

有一些人对青年的话很生气，都转过脸去不理睬他。达拉和纳罗德姆静静地听着。青年人继续说给他们听:

“这种事情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了。圣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属于穷人们的。死了之后，富人们就把他抢走。佛爷从前是靠化缘生活的。在他涅槃之后,国王就成了他的宣扬者和代表人物。耶稣也是这样。现在对待这位圣人就是那样。明天他们就会去建造一座与泰姬陵造价一样高的甘地陵墓，把甘地先生的学说埋在这座陵墓的地基里，就如已经建造起的许多存放佛牙的佛牙舍利塔一样，和莱瓦以佛‘禁受’为名带领军队出征扩展帝国一样。于是,甘地跟佛和耶稣一样并不是仿效的典范,只不过成了一尊崇拜的偶像罢了。”

阿格尔瓦拉先生和夫人在傍晚六点一刻以后才回到公馆。阿格尔瓦拉先生悲痛不语。女主人不断地流着泪。从附近公馆来的几位女士和先生正在会客室里等着听她讲述在火葬场上举行葬礼的情况。达拉也在一边站着。

阿格尔瓦拉夫人说道:

“是上等的檀香木,满满几大桶酥油，堆着几大堆椰木。蒙巴顿勋爵先生、甘地先生的夫人及其女儿们都跟潘迪特先生和巴代尔先生一起坐在地上。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坐着。……”

阿格尔瓦拉夫人由于泪水哽咽了嗓子而停顿了一下，接着

又说："圣雄甘地先生的心灵中有着神。他早就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日子。大家都在比尔拉大厦里说，七天之前他曾经说过：既然这是我的真正的苦行，那么我将不会死在床上。我将被炸弹炸死，或者被枪弹打死。

"昨天早晨有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他：'您将于二月一日去塞瓦格拉姆吗？'

"他说是谁说的？

"新闻记者说，各家报纸上都登着。甘地先生说：'对，报上登着：甘地将于二月一日去塞瓦格拉姆。但是，请你看看，是哪个甘地会去。他既然连给塞瓦格拉姆发电报都被禁止了，那么你为什么要他白白地浪费钱呢？'

"当时他正去做祈祷，那时他还什么都知道，还在笑呢。人们对他说，有两个人从加提亚瓦尔来见他。他说，好了，现在时间到了。等祈祷回来见他们。他知道是回不来了。他的一生就此告终了。"

阿格尔瓦拉夫人又抽噎着哭了起来。

阿格尔瓦拉先生用手绢擦干了眼泪。其余的几个人也擦起眼泪来。

"咳，他真是天神的化身。"有人说。

有几个人叹了声长气，表示赞同。

五

当人身陷空无一物的深坑时，他便成了赤手难摧的坑壁中的囚徒。在他眼前没有一条可以取得成功的道路。当人得到一架可作工具的梯子时，他的眼光便会越过空无一物的深坑。在

他眼前就会展现出一条可望成功的康庄大道，一条条攀登宏愿之巅的道路也开始出现了。

在九、十个月以前，杰代夫·布里对于一个月能挣四百卢比薪金，或在某家报纸当个主编这件事，只能做些暗暗的幻想，或者做上一个梦罢了。因为他怕把这种话说出口来惹人耻笑。凭自己的才能，布里在心里确实隐藏着这种宏愿。但是他知道，必须耐心地度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这种地位。过去只有甘娜格才会跟他提起这种事情。甘娜格哪会不了解布里呢？甘娜格在说起这番话时的那股充满信心和热情洋溢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仍使布里为之陶醉。

远在国家分治之前，布里就开始努力攀登那实现宏愿的渺茫的山峰了。但是他栽了跟头。他被撤销了《辩护者》杂志的助理编辑职务，掉进了失业者的贫困的泥淖。布里使尽全力挣扎，不使自己在这个泥淖中沉没。这时发生了国家分治的政治性的地震。国家的大地突然颤动了，分成为两个部分。一座座宏伟的大厦哗啦啦地倒塌了。在这一座座宏伟的大厦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条条鸿沟、一个个水塘和泥淖。在布里陷进的泥淖里也冲来了一股吞噬一切的潮水。潮水把布里冲出泥淖，冲向死神之口。他失去了知觉，随波逐流，后来他感到他的双脚触及了土地。他的双脚碰到了一块沉没在潮水里的岩石，他便站了起来。那块岩石开始浮出了水面。布里睁开眼睛后看到，他平平安安地在一幢漂亮而又坚固的房屋的屋顶上。在这幢房屋上面没有人向布里的权利挑战。毫无疑问，这幢房屋现在是属于他的。

四个月以来，布里在全心全意地经营着格马尔印刷厂。他感到他具有通过与苏德先生的势力不断结合的官方的贸易活动和市场的贸易活动赚得的大约三千卢比资金的实力。他不能不想

到：只有取得苏德先生的同意，他才可以动用这笔资金去创办支持苏德先生的周报。他也曾经得到过这样一种不太明显的暗示。

见到各种机会之门正在敞开，布里的头脑里又出现了另一个念头。分治前，旁遮普警察里穆斯林占多数。现在所有穆斯林官员都已离开旁遮普去巴基斯坦了。从西部来的印度教徒官员的数量不敷需要，而管理工作却大量增加。为了使秩序正常化，旁遮普政府正在任命一批新官员。可靠的人都被任命担任相当于警长和副警长的地区司令官和地区副司令官等新职务。除了伴随这些新职务一起而得到的地位和行政权力外，还有四百卢比和两百卢比的月薪。在苏德先生的帮助下，布里要得到这种地位和工资并不是十分困难的。

布里在苏德先生面前腼腆地说，要是他的工资对于印刷厂来说负担太重的话，那么他想征得苏德先生同意递呈担任地区司令官的申请书。

苏德先生听了布里的话很不高兴，说道："警长的工作是落实政府的指令。重要的是指令，是合理的政策。警长这种职务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印刷厂倒是一种政治力量。把印刷厂白白地交给别人，这难道是聪明的吗？你的工资对于印刷厂哪是负担呢？伊萨格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他还会来要还他的印刷厂的，到时候他会要价的。磨损了的二手货的机器的价钱不会超过原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布里曾梦想有朝一日能主编一张报纸。现在从苏德先生的话来看，他的梦想有实现的可能了。

能够正规地印刷报纸的工具在布里手里。要是报纸的老板是苏德先生的话，那么报纸的主编将是他了。出于这种企望，布里全身热血沸腾。不管在外国统治时期当什么，在独立自主的

国家里，警长在报纸主编面前算得了什么啊。布里感到很骄傲，因此他根本不在乎这四百卢比的差使了。连报名他都已经想好了，叫《观察家》——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问题的传达者，人民的真正代表。

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冷得令人牙齿都直打哆嗦。布里毫不犹豫地放弃享受乌尔米拉的肉体的温暖，从被窝里爬了出来。他也不顾刺骨的寒风和大雾，在六点钟，拂晓之前就到了在门帝市场里的苏德先生家。

苏德先生虽然被任命为国会秘书，但他仍没有搬迁他的住房，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到他这里来的人数大量增加了。一般只有在大清早才肯定能够找得到他，能够跟他单独谈谈。布里是苏德先生的心腹，苏德先生的私人秘书或老用人都不会阻止布里进入他的房间。

苏德先生醒来后伸伸懒腰，消除一下还未消失的疲劳。他睁开眼睛看到布里在他身边默默无声地坐在椅子里等着。

"这么早就来了？说吧，有什么事？"苏德先生问。

布里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详细地向苏德先生谈了自己的建议。他准备以两百卢比的月薪雇一个助理编辑，由自己负责出版一份周报。《王公报》不是苏德先生的对立派，但它还得发表国大党官员古尔辛欣派的言论。政府的所有通告也都由它承包。格马尔印刷厂在银行里有一千八百卢比，向地方法院、救济粮供应处和市政委员会可以收到二千三百卢比的帐。布里算了算说道：如果三个月完全收不到广告，报纸也办得下去。等奠定基础之后，还有可能把周报办成日报。

苏德先生弄清了对刊登广告和销售报纸的进益所作的估

计，提出了一些关于在收不到广告或从报纸销售商那里未能按期收到报款的情况下产生资金困难的问题。他用手抚摸着他那理得很精细的头发，还作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苏德先生答应布里在他的新闻纸定额申请书上批几个字，给予推荐。

正当布里对苏德先生的保证感到满意而准备起身走时，苏德先生示意让他再坐一会儿，问道："你有好几天没有来了。你什么时候把你的妻子接来的啊？你连说也没有说一声就结婚了。"

"没有。"布里突然一口拒绝说。他来时并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是哪位姑娘住在你那里？"苏德先生不高兴地问。

布里对苏德先生的问话和问话的样子感到害怕，他定了定神回答说："她是拉合尔市门索胡同的伯塔瓦默尔·纳伦格先生的姑娘。纳伦格先生全家都很惨。他们现在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我让他们住在印刷厂楼上。我父亲跟纳伦格先生是朋友，也是他儿子贾格迪什的家庭教师。我也教过乌尔米拉几天书。"

布里说了几件事情来回答苏德先生的出乎意料的问话，企图搪塞过去。他还告诉苏德先生说，纳伦格先生和贾格迪什把母亲、乌尔米拉和她弟弟留在他这里到德里去找住的地方了。

"那么说来姑娘的母亲和弟弟也都跟你在一起住着啦？"

"母亲早先在这里。三、四天前领了小儿子走了。贾格迪什来信说他父亲身体不舒服。"布里回答说。

"当母亲的把年轻的姑娘单独扔下走了？这算什么呢？"苏德先生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了。

"对，我给了她一个房间，乌尔米拉现在就在那里住着。"

"叫她怎么住呢？说来当母亲的能这样把年轻的姑娘扔下走吗？这真叫人疑惑不解。"

布里说不上话来了。他掩饰自己惊慌的心理，为了把话说得严肃一些，便以英语来做挡箭牌，说道："可怜的女孩子很不幸，骚乱开始时，就是四月间，就成了寡妇。她是在一月份刚结的婚。"

"那么难道他们把守寡的女孩子从家里撵出来了？"

"倒不是这么回事。"

"说来你把她收房了？"苏德先生的声音变得更加严厉了："你不考虑你的地位？"

"大哥，您怎么说这种话呀。"

"我……我……我说什么来着？"苏德先生斥责说："女孩子说来既然守寡了，但奇怪的是却扔下父母跟你在一起住。你是她什么人？莫非你早跟她有关系了。人家会怎么说呢？现在，说起来，大家都认为她是你的妻子。我当初听人说，你把妻子叫来了。你跟她一起住，一起出去玩，说起来，她的样子不像是寡妇人家。她为什么不到她父母那里去？有人跟我说起，我才跟你说的。"

"大哥，人家的话哪能听呢。事实是她跟她父母观点不一致。"

"观点不一致？女孩子说来是共产党员啦？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吗？"

"不。"

"那么还有什么观点不一致的呢？"

"乌尔米拉想继续读书。她想自力更生。"

"莫非是父母不准备让她读书？"

"就是这么回事。"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这是你的责任吗？你是被她迷住了。"

“不，没有这回事。”

“你有没有在谈结婚的事，或者说在提亲呢？”

“对，曾经提过，不过没有定下来。因为分治，就这样搁下来了。”布里不得不说，以证明他对乌尔米拉出于一片好心。

“过去在哪里提的亲？也许是在拉合尔跟人家说的亲吧。跟谁家说过亲？现在他们去哪里了？”

“根本没有定下来。”布里为了在苏德先生眼里抬高身价，便说道：“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曾经这样跟我提过三四次。当时我已经辞去了《辩护者报》报社的工作。我正处于动荡不定的状况，叫我怎么答复他呢？”

“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是谁？噢，就是那位老革命家，《新印度》的发行人！”

“对。不过根本没有定下来。现在我也不这么急。先让家里的人来了再说吧。”

“你真是个大蠢货。说来你打听不到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的下落啦？这怎么会呢？你……你大概没有花力气去找吧。”

“他们早就去奈尼塔耳了。九月底时，我按照他的地址曾经写过一封信去。没有任何回音。”

“九月底的时候有谁到山里去住？也许他们邀请你到奈尼塔耳去吧。难道你不喜欢他的女儿吗？”

“大哥，不是这么回事，不过当时我心境不好。”

“别耍嘴皮了。你给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去封信，让他们把她领走。要是他们不来领的话，说起来，我就把她送到妇女收容院去。你这种行为对于政界人物来说都是要不得的。人家总会有些流言飞语，你会给别人钻空子的。”

布里离开门蒂市场返身朝马伊·希兰门市场走去，他的脑

海里一直在回旋着这个可怕的问题。他本来准备去谈别的事情的。苏德先生却突然提起了乌尔米拉。

布里由于事先没有准备，辩解时错误百出。他怎能把乌尔米拉送走呢?能把她送去哪里呢?……但是他对甘娜格又将如何交待呢?……按照法律，或者尽管别人不明真相，他跟甘娜格的婚姻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布里忧心忡忡，想道：跟乌尔米拉纠缠在一起真是大错特错。然而情况就是这样，使他无法回避。尽管有个甘娜格，但却不在跟前。乌尔米拉在跟前。乌尔米拉完全依赖着他。布里想：不管怎么样，得对付一段时间让情况稳定下来。现在他怎么能抛弃乌尔米拉呢?……但是，要是甘娜格来到跟前，那将怎么对她说?两个妻子?……他怎么会陷入旋涡之中了呢?

布里忙着创办周报的筹建工作。苏德先生关照要把乌尔米拉送回她父母那里去，或者让她从布里那里搬走，这是一件烦恼的事情。处于这种为难的时刻，父亲又每星期都要来信，这使布里更加忧愁不安。父亲在他第一封信里写道：托天神保佑，他们生活得称心如意。布里的母亲急着想见见儿子。布里把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和想给家里一点支援的事告诉了苏德先生，领取了自己从十一月份起算的两百卢比的月薪。他每个月给父亲寄五十卢比。现在父亲每次来信不说称心如意了，而是谈些忧虑的事情。他现在在家里教赫里代沃读书。由于赫里代沃不能参加考试，他担心孩子要荒废一年的时间。离索讷万最近的学校是在镇上。让赫里代沃去那里上学就得住宿。

乌莎已经中学毕业从拉合尔回来了。她想读大学。她荒废了一年了。但是十六岁的女孩除了上学以外哪有别的办法呢?

在索讷万举目无亲，没有熟人，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布里的父亲从儿子和女儿的教育考虑想来贾朗达尔。

布里担心：父亲来了，乌尔米拉将怎么办呢？父亲可以替代里基拉姆的工作，但是乌尔米拉的事怎么能瞒得过他。布里找了个借口把父亲和家里的人留在索讷万。布里给父亲写了封信说：现在他自己住在朋友家里，没有找到房子。一旦找到房子就会请父亲来的，或者派人去接他们。现在就让赫里到镇上的学校里去住读吧。

布里相信，二月底以前报纸的纸张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他在印刷机的喧闹声中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胳膊肘撑着桌子，手托着下巴，想像着会把这份报纸办得富有吸引力、具有很大的影响，就像未来的妈妈初产前在心灵深处幻想着胎儿在子宫里蠕动一样。

布里深信自己有当作家的天才和能力。他可以通过想像来渲染事实，以便把思想表达在行动之中。他可以为事实创造一些合适的人物，也可以为读者创作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可以提起笔来在纸上构造思想和情节。他感到自豪的是：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去做这样的工作。他可以对某一事件或某个特殊问题发表合乎逻辑的观点。词汇和笔法是现成的，在他的宝库里是取之不尽的。

布里到区法院办理登记出版《观察家》周报的申报手续。他从新闻秘书的房间里走出来时，遇见了默亨德尔·奈耶尔。

奈耶尔欢欢喜喜地走上前去招呼说："您好！"紧紧地握了握手。

布里意外地遇见甘娜格的亲戚有点不知所措，强装出笑容说："您在这里？什么时候来的？您在这里开业当律师？生意怎

么样？”

“我刚在新地方开业，老弟，要过些时候才能站住脚跟呢。”

“潘迪特先生也在这里吗？”布里为了解除自己的忧虑而问道。不问是不合适的。他全身紧张，害怕听到肯定的回答。

“不，潘迪特先生在德里。现在没有印刷厂了，但他买了间房子，在门口写了个‘新印度印刷厂’的牌子。房子在德里市大门市场路杜尔拉妮胡同里。”奈耶尔主动把地址告诉了他。

布里为了掩饰自己窘困的心理，表示自己很繁忙，很焦虑，说道：“我是来办理出版报纸的申报手续的。起初是报纸的纸张定额问题。现在就我单独一个人，还得管理印刷厂。我正在物色一名助手。”

“祝贺你！这太好了，你找到了一个适合你性格和兴趣的工作。你在哪里住？找到房子了吗？大家经常见见面吧。你把地方告诉我，我去找你。”奈耶尔亲热地说。

“没有，哪里找得到房子啊。我住在格马尔印刷厂里，有时候住在苏德先生那里。您找到房子了？工作怎么样？”

“好歹找到了一所房子。工作刚开始四个月。这是个新地方，一切全靠介绍和关系。”

“找一天带您去认识一下国会秘书苏德先生。这张报纸是我跟他合办的。”

“谢谢，我一定去。不过现在我要去给被捕的国家服务团的团员们具保。也许苏德先生讨厌这种事情。”

“奇怪，您同情国家服务团？见面时我见您穿着土布上衣就有一番估计。”

“这件上衣？不错嘛。我没有把法院的官服带到奈尼塔耳去。拉合尔我根本去不了了。不得不新做一件。现在哪有钱来

做律师衣服啊!”

“您同情国家服务团?甘地先生被杀害之后还同情?”

奈耶尔笑了笑说:“布里,我听到你说这种话感到吃惊。他们是在什哈勒米案件中被捕的,当时你真的去煽风点火了?你知道,人家都是这样被捕的。看来国家服务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没有参加过杀害甘地先生的行动。公正地去对待这件事也是律师的权利。”

“算了,您得开辟新场所,这样可以使印度教徒兄弟们同情您。”布里为报宿仇而挖苦他说。

奈耶尔瞪了布里一眼说:“谢谢你提出有同情心的建议。不过,一个不怕政府不高兴的人也不会去企求印度教徒兄弟们的同情的。”

布里的脸沉下来了。

“好吧,再见。”奈耶尔连手也不握就走了。

布里坐上马车从法院返回城里,一路上围绕着甘娜格在胡思乱想。……奈耶尔会写信去德里叫她来找我吗?他有必要这样做吗?关系破裂也许会使他们得到解脱。……如果他还给老头子写信的话,那么老头子是不会告诉甘妮的。布里在到达印刷厂之前一直在想着甘娜格的事。

撰稿人、编辑和经理全由布里一个人担任。他寻思:在第一期报纸出版的时候,手头应该有整整四期的质量很高的稿子。他需要有一名助手,需要一名在实际工作中从思想感情上能够跟他合作的助手,具有艺术感官和热情的助手,能执行他的指示和建议把报纸办得热火朝天,把报纸办成激励人心的喉舌。……甘娜格也有这种宏愿。现在是时候了,她却不在。假如现在甘娜格

在，那么他们两人在实际工作中齐心合力不会办不好报纸的。甘娜格也曾有这种想法：有一幢小小的好房子，两人坐在桌子旁埋头于创作。现在乌尔米拉突然来到，替代了甘娜格。这一切怎么都变了呢？然而这变化了的一切都是眼前的事实。

乌尔米拉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形象就在眼前，布里哪能会对甘娜格动情呢？哪能会去想到她的才华呢。乌尔米拉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蔷薇色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她的嘴唇经常带着蒟酱叶的淡红颜色，犹如玫瑰花的花瓣。布里可以轻而易举把乌尔米拉托在手臂上，可以紧紧地把她抱在胸前，只要略微低下头去就可以亲吻她的双唇，从中得到男性的满足。在这样的时刻，有时在布里的回忆里也出现甘娜格的影子。布里感到很骄傲，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他开始对甘娜格和乌尔米拉作一番比较。甘娜格跟他齐肩高。……她能以同样的感情支持他。……她能认真地跟他一起争论一些问题。乌尔米拉却把头埋在他胸前对他投降。甘娜格是伴侣，而乌尔米拉完全是奉献给他的情妇。

乌尔米拉的事情在苏德先生面前弄糟了。现在要能把握现状而不失体面却不是容易的事情。这就需要把跟乌尔米拉的实际关系掩盖好，演一出公开娶她为妻的戏。布里思忖：去央求苏德先生，把乌尔米拉送到大学里去读书。为了使苏德先生满意，不妨让乌尔米拉到别的人家去住些日子，然后体面地提出结婚，当众宣布把她接到自己家里来。这样做父亲的也会感到满意的。奈耶尔已经把甘娜格的地址告诉过他了，但是还是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为好。

布里正在准备公布《观察家》创刊的大幅墙贴广告。他考虑叫人在从旁遮普到德里的所有的大城市里都贴上。关于报纸能

否办好，关于布里的才能和地位，人们是有怀疑的。而布里自己怎么会怀疑自己呢？布里处于意气风发的幻想之中，打算对报纸立刻大肆宣传，使各地都有人提到它。……内心的激动使得布里手中的笔几乎掉了下来。难道酷爱文学、经常读书写作的甘娜格就不会注意这张报纸吗？布里把笔放在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手捂着头。怎么办呢？……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布里想道：只有赶在任何复杂的情况出现之前以社会公认的方式跟乌尔米拉结婚，这才是保护自己的办法！布里睁着眼，眼前出现一种幻觉：甘娜格来了。当她弄清一切之后便站在他面前为自己的权利而痛哭。她说道："在乌尔米拉来到之前你已经认我为妻了。……"

布里沉浸于忧虑和后悔之中，但他决定：感情用事将会一无所成。……甘娜格哪会努力寻找我呢？我曾经跟家里人失散，流落街头，忍饥挨饿，被迫以乞讨来填饱肚子。她却过得舒舒服服，不愁吃，不愁穿。她什么都可以做。我要对她说：你已经把我忘记了。你下工夫寻找过我吗？

布里又想理由来为自己申辩：难道像甘娜格那样性格开朗、好动的姑娘直到现在还这样等着我？只要我在跟前，她就要花招来赢得我。她的鬼花招已经得逞了。从那时起她也许又要出另外的花招来寻找快乐和刺激。她不就是那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女人吗？……

布里提起了笔，以经理的身份夸大其词地用别人所惯用的手法来赞扬像杰·布里这样有造诣的文学家的作品，宣传《观察家》周报大有发展前途。他写了一张措词有力的广告吸引读者去注意由这样一位编辑主持出版的《观察家》周报。他让办事员用

漂亮的大字体把这份广告写在二十二英寸长、十八英寸宽的纸上。

宣布出版《观察家》周报有一个星期了。有三个爱好文学、满怀壮志的失业青年来找过《观察家》周报的未来的编辑、著名的文学家杰·布里，要求给他们一个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积极性的机会。有一个从拉合尔被驱逐出来的、曾经在报社工作过的人和另一个比他还有经验的人都来找过布里。布里不想急于挑选一名助手。他想看看青年人的作品，衡量一下他们的能力，再作出选择。布里坐在印刷厂的房间里正在跟这样的人交谈着。突然有一个中年人来到跟前用可怜巴巴的声音喊道："孩子！杰代夫！"

布里惶惑地站了起来说："向您礼足！"他从椅子和桌子间走出来俯身摸了摸他伯父拉姆杰瓦亚先生的脚。请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他自己仍然站着，问道："您什么时候来的？"接着说："我上星期收到过父亲的信。我几次想到霍希亚尔布尔去看您。但是说什么好呢，抽不出时间来。现在就我一个人，脱不开身。"

布里告诉来谋助理编辑工作的候选人以后再来。接着他就跟伯父谈起家常来，询问了伯母、弟弟吉绍尔金德、妹妹希萝等所有人的情况。

布里见到拉姆杰瓦亚先生后心神一直不定。这位拉姆杰瓦亚先生，他说的话即便明明知道是行不通的，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回答说个不字。连布里的父亲也不能不听他的话。现在拉姆杰瓦亚先生的头上，戴的已经不是上过浆的上等细布头巾，而是一顶普通的旧的黑帽子。他的胡子全白了，脸上的红光也已经消失。脸上蒙上了一层疾病和忧郁的阴影。他身上穿的不再是按照自己心意而缝制的冬衣，而是一身蓝衣蓝裤，是铁路的制服。

裤子很瘦，上衣破破烂烂，也不干净。手里提着一只布袋。要不是上星期从索讷万来的父亲的信里谈起过关于伯父的情况的话，那么布里见到他时也许不会立刻就认得出来。

布里的父亲从收音机里得到他儿子的下落后，情绪高涨了起来。他开始努力寻找他的其他亲人和朋友的下落。跟铁路上有关系的难民中心是在阿姆巴拉。布里的父亲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通过阿姆巴拉难民中心转交。三个月以后他收到了拉姆杰瓦亚先生从霍希亚尔布尔寄来的回信。拉姆杰瓦亚先生曾经在难民营里住了一个半月，此后便调到了霍希亚尔布尔车站。布里的父亲来信告诉过布里，霍希亚尔布尔就在贾朗达尔附近。大哥的处境很困难，要布里去看看他。布里恼火了，他怎么能把这一切事情一下子全办好呢？布里的父亲哪里清楚，哪里估计得到，布里被什么样的情形和什么样的问题缠着。

现在正是下午四点钟，然而布里仍坚持问伯父道："我叫人去买点吃的来好吗？"

"不用了，孩子，我吃过饭来的。"

布里从脚踏印刷机旁叫过小男孩凯米，把他拉到一边，塞给他手里一个卢比，叫他去买半赛尔热牛奶和一些咸的、甜的点心回来。

拉姆杰瓦亚先生早已从弟弟的信里知道，杰代夫已经找到了一个月薪一百五十卢比的工作。他为杰代夫事业上的成功表示高兴。他一口气继续说下去："孩子，我的家产全光了。我把两幢三层楼的房子扔下跑出来了，现在大家都挤在一间小房间里过日子。随身什么都没有带。本来有五十七多拉[1]的黄金。假如随身带着的话，就会被警察抢走。"他低声说："我出来时把它

[1] 一多拉约等于十二克。

埋在家里了。听我说，有朝一日老天爷保佑，那么……可怜的吉绍尔金德现在在家赋闲。我们家就数你有出息，事业上有成就。这个家全靠你了。孩子，在这种物价昂贵的时候，一百二十卢比能顶什么用啊。过去在拉合尔时，收房租要比它多一倍半呢。吉绍尔金德一般都对付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卢比收入，还有拉合尔车站的工资呢。你是知道的，酥油、大米这一切东西，我们平时都从农村买的。”

布里正在跟伯父说话，里基拉姆过来问道：“老兄，快五点了。让收工呢，还是叫他们把滚筒印刷机上的版排完？现在还剩三千字。”

“老兄，你自己看着办吧。你看看明天的工作，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布里很神气地表示信任说。

“孩子，你现在不回家吗？”拉姆杰瓦亚看了看戴在手腕上的旧手表问：“你在哪里买了间房子？你父亲在信里只写了印刷厂的地址。我是找着来的。”

提到房子的事儿，布里沉默不语了。他朝四周环视一下，看到印刷厂里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便把放在桌子上的红铅笔攥在手里说道：“伯父，房子根本没有找到。我正在尽力量找。要是找到房子，我就把父亲和母亲接来。现在赫里和乌莎的学习也都受到损失。我一般在苏德先生那里住。有时住在国大党的办公室里，有时候就睡在这里长凳上。”

布里正在说话，里基拉姆又来了。布里停下话来问道：“什么事？”

“我让他们把脚踏印刷机停了。滚筒印刷机开到八点钟。您现在不走吗？现在没有别的事了，我可以走吗？”

布里慷慨地同意了。

里基拉姆走了以后，拉姆杰瓦亚先生用手按着腰说："孩子，我在这条长凳上躺一下吧。八点钟才有火车。我休息个把钟头。我腰很痛。孩子，我没有盖的。我把被子、毯子都扔下跑出来的。这里冻得受不了。我早先受的凉，现在腰痛还没有好。"

"我叫他们弄张凉榻来？"

布里喊鲁尔杜说："把你的凉榻搬来用一下。"

布里把椅子拉到一边，空出地方来放凉榻。布里看出鲁尔杜感到惊讶。里基拉姆穿好上衣往外走时也朝这边看了看。布里没有去看他们。他想，他要叫他们明白，他不想让这个客人给自己添麻烦。

布里看到拉姆杰瓦亚先生处于这种状况心里也很难过。他有心想好好款待一下伯父。过去伯父一直把他看作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布里本想把伯父带到楼上房间里去看看自己已经变化了的景况，但他不得不克制住这股热情。他怎么向伯父交待在楼上坐着的、跟他单独生活在一起的乌尔米拉呢？

拉姆杰瓦亚先生紧按着腰躺在凉榻上向布里诉说着自己遭受损失的经过和当前遇到的困难。在这以前伯父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这么多钱财。布里也诉说了亲身的遭遇。他说道："过去只是为寻找工作而发愁，现在是为找房子而奔波。城里连一间倒塌的房子也空不下。一旦有了地方，我就到霍希亚尔布尔去一天，把您、把伯母、把吉绍尔和嫂子都接来，请你们在这里住些日子。现在我们都处于同样的景况，无论如何得合起来过日子。"

七点钟时布里跟拉姆杰瓦亚先生一起上火车站，把他送上火车才回来。

布里从火车站回来时，一路上都低着头，他没有能让伯父在

自己家里住下而感到内疚。他对自己迫不得已地向别人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懊悔。被迫掩盖自己的行为，便是承认自己有过错。当时他虽然坐在伯父身边，但他却是战战兢兢，深恐乌尔米拉突然走下楼来。

五个月来，布里已经在城里混得很熟了。但他从来不请别人来自己家。他快要当受人尊敬的主编了。他生活中的这种外强中干的状况是多么不体面啊！……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乌尔米拉成为受人尊敬的妻子。因此必须先跟乌尔米拉解释清楚。他不能让她焦虑不安，他对乌尔米拉充满着爱。

从火车站回来后，布里还得到国大党的办公室待上一个小时。乌尔米拉已经做好饭在等着布里。趁等布里的时候，她在为他编织第二件毛衣。她埋怨说："唉，你刚才去哪里了？连奶茶也不回来喝！弄得这么晚！"

"叫我怎么说呢，来了一个人。他跟我说着话把我领到了火车站。我又到国大党办公室去办了点事。"

两人在一只餐盘里吃过饭。饭后乌尔米拉想出去到远一点地方散散步，有好几天没有跨出过家门口了。从前布里在下午或傍晚时总带她出去散散步。乌尔米拉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跟他一起走着，布里总感到很骄傲。自从苏德先生干预之后，他就不敢再带乌尔米拉出去散步。布里推托很疲倦便躺下了。

乌尔米拉微笑着说："我把一切都献出来了！我为了谁呀。"她开始亲热地为布里捶腿。

布里心底里开始揣摩着：难道甘娜格也会这样做吗？她有这种兴趣吗？

乌尔米拉开始说些情意绵绵的和逗笑打趣的话。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他的思想说："你怎么不说话呀？唉，难道累成这样

了？实话告诉我，有什么心事？”

布里无法把内心的话说出来。他为了不使乌尔米拉心里起疑，便跟她亲热了一下，然后睡着了。

就在布里的隔壁，有一个难民养了几条奶牛，经营着牛奶生意。他一般早晨六点就来送牛奶。门链一响，布里和乌尔米拉便醒来了。平时乌尔米拉由于没有穿齐衣服，天气又冷，便在被窝里缩着，由布里起床把牛奶取来放好。他习惯于早起，起身后便开亮电灯编辑《观察家》最初几期的稿子。近来天气太冷，他就坐在被窝里写稿、阅稿。乌尔米拉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再加上天气异常冷，便紧挨着布里的背，总要在被窝里躺到七、八点钟。

那天也是由布里起身把牛奶拿进来放好的。他跟平时一样，接过牛奶便把门掩上，但没有打开灯坐下来工作，而是又躺下了。他搂住乌尔米拉，把嘴凑到她耳边说："你听我说。"

乌尔米拉紧偎着他说："现在睡吧，太冷了。"

"我跟你说句话。"

"嗯。"

"我们结婚吧。"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婚没有结呢？"乌尔米拉用双臂紧紧搂住布里的脖子问。

"不是。我的意思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结婚。到雅利安社或法院去办理新式结婚[1]手续。"布里跟她解释新式结婚说："这样结婚，要是今后男人抛弃女人的话，那么男人就要受处罚。女人不会上当受骗。"

乌尔米拉满怀深情地把他搂得更紧了，说道："别说了。还有什么东西比爱情和信任更要紧呢？要是我怀疑你的话，那我

[1] 即不举行宗教仪式的结婚。

就死。”

“不是什么怀疑不怀疑的事情，但是也应该注意一下别人的看法。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结婚的事告诉大家，好心里舒舒坦坦地过日子呢？”

“现在有什么不舒坦的？我公开跟你住在一起，同进同出，谁没有看见？谁不知道？”

“但是人家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什么时候结的婚？是谁看见的？”

“谁不知道我父母从前也在这里。他们把女儿留在女婿身边了。”

“不，乌尔米拉，这里有很多人，有苏德先生，人家都知道我从拉合尔来的。当初我是一个人来这里定居的，那时我还跟他们说过，我没有结婚。他们都希望我规规矩矩地把婚事办了。我们去登记结婚，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我心里想，去什么地方都能带着你。”布里长长地叹了一声气。

“唉，你这样做不叫人笑话？”乌尔米拉惊讶地说，她压在布里胸膛上，跟他脸对着脸解释说：“迎亲的人从这个家出去，然后再回到这里，你来这里跟我结婚。接着你从这里把我接走，然后你再把我接来这里。对不对？你真是个傻瓜！假如是这样办婚事，那么人人都会办。只要见到单纯的姑娘，就逮住不放。”乌尔米拉亲热地在布里的面颊上拍了一下，吻了吻。

布里解释道：“不是这样。我先把你安排到人家那里住些日子，然后从那里举行完婚礼再把你接到这里来。”

“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只有一件事你最精明。”乌尔米拉把鼻子挨着布里的鼻子，用充满嘲笑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布里的眼睛说：“你过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以后跟我结婚吧。

六个月之后人家就会笑话我了，到时叫我说什么好呢？我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她又格格地笑了起来。

“人家为什么要笑话？笑话什么？”

“真是个傻瓜！我说过，你只有一件事在行。还有，你会吹牛。”

“这样啊？……从什么时候起？”布里听懂之后焦急地问。

“现在说不准。四五天之内就会知道的。我们吵什么呢？我们在拉合尔时就结婚了，就是这样。事实上结婚已有两年半了。”乌尔米拉看着布里的眼睛问：“在默里没有吵过？要不怎么会抽我嘴巴呢？你就是这样神气。那时还把我打了一顿。现在时常折磨我，又说这种话。我不说了。”乌尔米拉把脸埋在布里的胸口上。

楼梯口响起了敲门声。好像有人在叫门。

“哪个死鬼在这时候来！”乌尔米拉不满地说。

传来了两扇虚掩的门被推开的声音。一个女人走进房来。她朝里面房间里探了探头。

乌尔米拉迅速躲进被窝。布里穿好衣服从床上下来。

布里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大吃一惊，连呼吸都停住了。

六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甘娜格在勒克瑙车站下了车。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警觉而又有些胆怯。给她最初的印象是，人们的面貌和言语与德里不同。刚跨出火车站就目睹一幅熟悉的景象：火车站前面，由一大片花坛围绕着的广场上，挤满了一户户流离失所的难民。即便来到这离德里三百英

里远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到处是无家可归者的洪流。她和他们一样，也是来寻找庇身之地的。她早就打听明白，本德夫人住在议员住宅区里。她从火车站雇了辆马车来到了本德夫人的家。

本德夫人热情地欢迎了甘娜格，说道："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你要是累了，那就歇着吧。要不，就歇到十点半，洗个澡，吃完饭，跟我一起到议会去。在那里你会见到阿瓦斯提先生的，他还会让你看看议会开会的情况。"

甘娜格坐在立法会议大厅里的旁听席上。这是一间非常豪华的圆形会议厅。每个议员都有一张宽敞的像安乐椅似的坐位，面前是一张犹如大方桌的写字台。内阁和议长都坐在大厅中央。大多数议员都穿着白精纺土布衣服，戴着甘地帽。甘娜格在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颇有权威性的气氛中发呆了有二十来分钟。她尽量集中注意力去听。有一位议员站在自己位置上说："各家报纸都有消息说，坎普尔发明了一种足以能够替代水泥的建筑材料！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这种发明呢？"

有一位先生从会议厅中央回答了这个问题。

甘娜格以为，有可能本德夫人也会发言。使她感到好奇的是，本德夫人在会议上发言时会是个什么样呢？她看起来是个非常直爽的普普通通的女人。如果她能在这里发言，那么肯定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甘娜格两眼找到了本德夫人。本德夫人跟另一位年龄大致相同的女人坐在一张双人沙发椅上。两个女人彼此凑拢着头正在说话。看来她们并不注意在会上提出的议题，而是在专心一致地交谈。坐在本德夫人身后的一位议员正低着头打瞌睡。甘娜格因为肃穆气氛而产生的畏惧心理开始缓解了。

甘娜格聚精会神地聆听会议的议题。她对会上提出的议题

并不熟悉。有一位先生站在部长席旁边正在用英语宣读一份已经打印出来的文件。议员们的写字台上也放着同样的文件。有些议员并没有听发言人念，而是自己看；有些议员伏在写字台上，或者将胳膊肘撑在写字台上，用手掌托着鬓角，眼望着另一个方向，全神贯注地在听；还有些议员似乎在想别的事情。有几位议员先后离开坐位走了。过了一会儿，本德夫人和坐在她身边的妇女也起身走了。大会在继续进行。

本德夫人从旁听席门口招招手把甘娜格叫了出来，说："走，带你去见阿瓦斯提先生。"

一个中年听差坐在阿瓦斯提先生的办公室门口，办公室的门关着，听差为了表示对本德夫人的尊敬，站起身来替她开门。

在一间很漂亮的大房间里，阿瓦斯提先生盘膝坐在一张紧靠宽大而又结实的桌子放着的椅子里，正在跟一个身体臃肿、穿着印式外套、戴着甘地帽的人说话。阿瓦斯提先生见到本德夫人就表示欢迎，说："请进！请进！"

阿瓦斯提先生认出了本德夫人身后的甘娜格，便兴高采烈地更大声地说："请进！请进！甘娜格小姐！您什么时候来的？"他做了个手势请她们在靠近桌子旁的椅子里坐下。他向甘娜格询问德里的情况，说："……现在德里乱得很。那里到了不少难民。前段时间骚乱还很严重呢。甘地先生去后已经安定很多了，是吗？"

"对，现在几乎很安定了。在我们去以前德里很乱。"

阿瓦斯提先生在穿印式外套的人面前对甘娜格大加赞扬地介绍了一番，便告诉甘娜格说："他就是你们旁遮普的。他在这里坎普尔也买卖做得很大。"

房间的门又开了。有两个穿着土布衣服的人走了进来。阿瓦

斯提先生跟他们是老相识，毫不客气地说道："来吧，兄弟！来，坐下。"

两位刚进来的先生正要坐，阿瓦斯提先生问道："嗯，舍尔马先生，那天是不是拉里亲口说过'我们要把这里划归巴基斯坦'？"

舍尔马先生的同伴脱口而出说："唉，老兄，党派的领导人都是这样。议会里使用印地语，他们就火冒三丈，这样固执己见是没有用的。唉，老兄，只要你发言时大量用波斯语词汇，那么我们就用梵语词汇。我说，你就讲你平时常讲的语言就行了。……得了，他们的想法已经流露出来了。要是你主张民主的话，那就听听多数人的意见。"

舍尔马先生说："他们对印地语这个名称很恼火，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说什么，穆斯林们的语言是乌尔都语。在我们的瑟苏尔村子里，在古尔布杰瓦尔的五个村子里，只听到一个穆斯林讲乌尔都语，念乌尔都语！如果你改变了宗教信仰，你还要改变自己的祖宗和自己的语言？农村里大家都讲阿沃提话①、本代利话②、波杰布里话③。只有在城市里才有争议。不过是坚持要把自己与印度教徒区分开来罢了。他们一旦挨了打，就去甘地先生面前哭诉，说我们是印度人，印度是我们的祖国，然而却不把印度的语言当做他们自己的语言。"

"别提了。"阿瓦斯提先生说："这位大爷在威吓我们，要把这里划归巴基斯坦，要注意他这一点。"

舍尔马先生赞同说："这有什么，凡是走的人，都在走之前恫

---

① 印度北方邦阿沃特地区的方言。
② 印度北方邦西部地区的方言。
③ 印度北方邦东部地区和比哈尔邦的大部分地区的方言。

吓说：他们要回来的，要像穆罕默德·戈里[①]那样并吞联合邦，奏凯而归。”

阿瓦斯提先生张开被蒟酱叶染红了的嘴唇，露出微笑说：“阿马·舍尔马先生，您这次派人送来的蒟酱叶非常好。太好了，没有说的。我的槟榔包就是用这种蒟酱叶包的。”

阿瓦斯提先生从放在桌面上左右两边的几个卷宗中间找到了他的槟榔盒。他打开盒子递给本德夫人说：“您请拿！请给甘娜格小姐也拿两个！”

阿瓦斯提先生看着舍尔马先生和什里瓦斯德沃说：“本德夫人的客人甘娜格小姐是旁遮普人，是旁遮普的老资格国大党领导人拉拉·拉杰伯德拉伊先生的同事潘迪特·古尔塔里·拉尔先生的女儿，是位文学硕士，很有才干。”

甘娜格向舍尔马先生和什里瓦斯德沃先生默默致意。

本德夫人将槟榔盒递给甘娜格，自己将两个槟榔包放进嘴里，赞美说：“非常好，包得一样大小。”在阿瓦斯提先生的示意下，她把槟榔盒递给了舍尔马先生。

舍尔马先生接过盒子，将手举到额头表示感谢。他一边将槟榔盒放回桌上，一边说：“老兄，叫人弄点茶喝，槟榔包等喝完茶再说。我不习惯多嚼槟榔包，一天不超过四至六个。”

阿瓦斯提先生按了按铃，听差走了进来。

“你听着！”阿瓦斯提先生朝在坐的人扫了一眼，数了数说：“你去叫人送六杯茶和一张茶几来！”

阿瓦斯提先生从舍尔马先生那里接过槟榔盒，递给旁遮普商人说：“您请！贾沃拉先生！”

---

① 即舍哈布丁·戈里，1193年击败默哈拉杰·布里特维拉杰，在印度奠定了穆斯林帝国的基础。

贾沃拉正拿起一个槟榔包，阿瓦斯提先生止住说："先生，槟榔包通常是嚼两个的。实际上旁遮普人对槟榔包不作数量上的规定。为什么呢？甘娜格小姐！"

阿瓦斯提先生转向甘娜格说："您一天嚼多少个槟榔包？您大概很喜欢嚼槟榔包。"

在这么多陌生人面前甘娜格怎么好承认她喜欢嚼槟榔包呢。她记得，在旁遮普，除了节日和宴请外，没有出嫁的姑娘们嚼槟榔包，被认为是不好的。她承认说："嗯，我没有嚼槟榔包的习惯，只是有时候嚼一点。"

"有时候？"阿瓦斯提先生哈哈大笑说："我每天的量是五十个槟榔包。"

甘娜格吃惊地望着阿瓦斯提先生。

阿瓦斯提先生正要把槟榔包放进嘴里，没有说话。什里瓦斯德沃说道："老兄，塔古尔·吉沃尔辛赫的卡车许可证……"

阿瓦斯提先生嘴里含着槟榔包，突然想起来说："噢，我倒忘记了……"他开始在卷宗堆里寻找。

他找出一只小银盒，递给本德夫人说："请，请嚼烟草！"

"我刚才就想说。"本德夫人满嘴槟榔包说。

"这是光明出版社送来的，您尝尝味道吧。先尝一下，这烟辣味。"

本德夫人拿了几粒烟末扔进塞满槟榔包的嘴里，接着把小盒递给甘娜格。甘娜格双手合十致谢，请求原谅，她不会嚼烟草。

什里瓦斯德沃从本德夫人那里接过烟盒，在手心里稍微放了点烟粒扔进了嘴里，接着把烟盒递给了贾沃拉。

贾沃拉也请求原谅，他不习惯嚼烟草。

“您不拿点烟草跟槟榔包一起嚼?”阿瓦斯提先生对贾沃拉的愚蠢表示既怜悯又惊讶，说：“嚼槟榔包不加点烟草有什么滋味呢? 您是嚼槟榔包呢，还是嚼树叶? 不加烟草的槟榔包，就像跟没有乳房的女人……”

什里瓦斯德沃和舍尔马拍手哈哈大笑说：“好极了，好极了！老兄说得多好啊！一言值千金！”

什里瓦斯德沃在哈哈大笑中忘记了把他被打断的话说完。

甘娜格低下了头，打开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翻来翻去，好像她什么都没有听见似的。

“得了，您竟说出这种话来。”听到了本德夫人的淹没在笑声之中的羞涩的说话声。甘娜格感到耻辱。她不得不压住火。难道她为此才来勒克瑙的吗? 父亲和姐夫多次提醒过她：要谨慎，无论在哪里说话都要非常客气，非常文雅。

舍尔马开始兴奋地谈论起克利古泽曼从勒克瑙逃跑和副专员没收他所有的财产的事情。

一个人跟在听差后面用大托盘端了茶和点心来了。听差把一张茶几放在旁边。本德夫人绕着茶几在一只只小碟里分好点心便冲起奶茶来。

什里瓦斯德沃见到有机会便说道：“嗯，老兄，可怜的塔古尔·吉沃尔辛赫申请卡车许可证的事一点儿没有办成。一旦他不乐意了，那么区行政机关的选举就会产生障碍。卷宗已经给压了两个月了。请您在古布达先生那里照准一下，其余的一切手续我会叫人去办的。……”

甘娜格对茶和点心根本没有兴趣，但她不好开口拒绝。她不愿意在这些人面前说话。为了避免说话，她只好把点心和茶对付下去。阿瓦斯提先生和他的朋友还在高谈阔论。

喝过茶以后，槟榔盒又打开了。

突然某处响起了很响的铃声。

"是会上意见不一致呢，还是没有到法定人数？"阿瓦斯提先生手里拿着槟榔包问什里瓦斯德沃和舍尔马说。他又一本正经地说："这样不好。有些人就应该在大厅里坐着。请走吧！"

立法和政权的中心所具有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在甘娜格身上产生的影响消失了。

"好吧，你们开会去吧。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办点事。"本德夫人说。

甘娜格也向他们道别，跟她一起走了。

本德夫人走出议会大厦来到了宽广的街道上，指了指左边说："我们就是从这边来的。你认识路了。你把钥匙拿着，回去休息吧。"

"这里附近大概有邮局吧？我想给父亲去个信，告诉他，我已经到达这里了。"

"右边倒是有家大邮局。我们房间正对面的大街上有家巴林格顿饭店，那里面寄信、打电报也都可以。你叫切蒂拉尔从那里买几张邮票来，你愿意的话，就让他给你去打电报。"

甘娜格独自坐在本德夫人的房间里想着：我来这里难道明智吗？关于这些人待人接物的态度，布里早就正确地指出过。现在她该怎么办呢？要是立即返回德里，那么她就成了傻瓜了，当初跟父亲吵着要来的。这些人的观点是多么卑劣、多么无耻呀。那些把妇女当作消遣享乐的物品的人怎么会尊敬妇女呢？本德夫人早就应该嘲笑这种做法，或者提出异议。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甘娜格想起，在拉合尔的时候也曾听到过放荡的人

在大街上用令人作呕的语言谈论一些无聊的事情，或者漫骂，而现在有这种行为的却是这里的受人尊敬的、有威望的高级人物。

单独一个人呆在陌生的地方，使甘娜格感到害怕。当初布里就是对这些人的行为感到生气、感到耻辱才回去的。……我为什么来投靠他们呢？……但是，假如不来的话，还有什么可干的呢？在德里，阿西尔和辛哈哪个是好人？

甘娜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道：的确，女人没有男人保护就显得无依无靠。没有布里，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依靠。但是我在哪里能找得到他呢？直到现在为止，我除了等待之外又做了些什么呢？由于父亲，到现在为止，我畏畏缩缩地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不清楚他在哪里。我可以通过电台传播音讯，但是地址怎么告诉呢？现在怎么能肯定在这里呀！难道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吗？……我受过这么多的教育，连挣钱维持生活的本事也没有吗？甘娜格想到了在德里遇到的比自己年龄小的卖报女孩。

一定要把自己平安抵达的消息立即告诉父亲。她心想，信里写些什么呢？使他担心的事情我一点也不能写。只有拍电报最合适，仅仅只是通知已经抵达。我既然来了，就得忍耐。

甘娜格一个人在房间里倚在沙发上睡着了。等她睁开眼来，太阳已经西下。本德夫人没有回来。甘娜格洗了手，洗了脸。她想：该怎么办呢？她在房间里看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书好看。房间里找不到什么报刊或书籍。小茶几上放着一些铅印文件样的纸。甘娜格拿起这些纸来看，是立法会议的文件。她看了两三页，不感兴趣，于是便从她随身带来的几本书中抽出一本看了起来。

离开德里的时候，父亲送给甘娜格一本名为《成功之路》的书，作为指导的读物。甘娜格开始阅读其中的一章《人们为什么

帮助您?》。作者的意见是:“……您将会在社会上遇到一些情投意合的人，也将会遇到一些令您讨厌的人。对于那些不合您心意的人，您也要对他们表示出尊敬，这样做对您说来是最恰当的。您不要去责难别人而使其与自己对立，相反地要能获取别人的同情，这样做对您将更为有利。……遇事惶惶不安，就表示自己软弱无能。通常，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不会去帮助弱者，却会为强者作出牺牲从而使其有助于自己。”

甘娜格把手指按在这一页上，合上书本想了起来:难道只有虚伪和假心假意才是明智的吗?

本德夫人到晚上八点才回来。她们俩到议员公寓的餐厅吃了饭。饭后本德夫人又到别的房间里跟别人说了一阵话。甘娜格继续看了一会儿书。本德夫人十点钟才回来。

第二天，在去议会大厦之前，本德夫人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几张纸来，生气地说:“秘书处的人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发了几张英文表格给我，今天到期了。过期后就得下个月支钱了。”

“你不是会写英语吗?”本德夫人问甘娜格，看到对方承认后又说:“你按我告诉你的填上，我签字。这帮家伙总要给你找麻烦。我全月的车马费一般固定在一百二十五卢比上。”

甘娜格把本德夫人的帐单填好了。有除十节①她探家往返的旅费帐。甘娜格在填写表格时不断地想，昨天会上有几个人是用英语发言的，她听得懂吗?

本德夫人临走时对甘娜格说:“昨天你都看到了，坐在那里免不了要叫人厌烦。我得去签个到。阿瓦斯提先生今天一点钟前在议会大厅里。你要是想见他的话，那就一点钟以后去。一切你都熟悉了。你走时，就把钥匙交给切蒂拉尔。我们还是像

① 印度教徒庆祝恒河女神下凡的节日。

昨天那样去见见阿瓦斯提先生，大家说说话。”

毫无疑问，甘娜格心里对自己的工作或职业是着急的，但她不想到阿瓦斯提先生那里去。她想：要是不依靠阿瓦斯提这样的人，就什么也办不到了吗？她已经来到勒克瑙了。这里也总会有几家报纸吧。如果一家也没有，那么可以到学校找工作。在这里的哪家医院里当个护士也总比回家吃闲饭要好。

甘娜格拿出她随身带来的一本长篇小说《清白的肉体》看了起来。甘娜格不断地以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奥丽莎来对照自己。一天又过去了。甘娜格除了焦虑不安，无所事事。她闲坐着，心神不定。她自己安慰自己：不过来了才两天。太阳下山了。甘娜格把电灯打开。本德夫人没有回来。甘娜格又看起小说来。

响起了敲门声。“我可以进来吗？”

甘娜格走近门帘张了张，是阿瓦斯提先生。

“请进，请进！”甘娜格开开门说：“您请坐！”

“本德夫人在哪里？现在还没有回来吗？”阿瓦斯提先生问。

甘娜格请阿瓦斯提先生坐在沙发上，自己端过一把小椅子离开一些距离坐下。

“今天您没有来。我从秘书处回来想起来看看您怎么样了。”

“我考虑您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我去会妨碍您的。一旦您叫我去，您会安排出时间的。”

“当然会安排，为什么不安排呢？您在这里没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很方便。”

“不，您不应该客气。您请直说吧。要是生活不方便的话，那么可以另外设法。”阿瓦斯提先生带着提示的口吻说。

“不，我生活很方便。”

“我的意思是：如果您习惯于其他饮食的话，那么请您跟本

德夫人说，不必拘束。请您把这里完全当做是您自己的家。”

“对，不过没有什么困难，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阿瓦斯提先生问了问甘娜格父母在德里的起居情况等，提议说：“勒克瑙将会比德里好。请您把大家都请来这里吧。”

甘娜格把父亲在杜尔拉妮胡同里买了一幢房子和有关房子方面所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阿瓦斯提先生深表同情地说：“甘地先生经常说到理想。我们大家都得过日子啊！”接着问道：“您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呀。”

甘娜格回答说，她什么工作都准备做。但是要是能在政府部门里找个工作，这就比在女子学校里工作或者纯粹在妇女中间工作要好得多了。

“你的想法很合情理。”这次阿瓦斯提先生露出了一点笑容，说道：“一切都会成功的。您放心吧，别焦急。对，您还需要什么东西，不必顾虑钱，请您完全把这里当做是您自己的家。”

“不，我现在有钱花。”甘娜格说。

“要是您需要钱，我就派人送来好吗？”阿瓦斯提先生笑得更明显了。

“不，我现在有钱花。”

“如果您讲客气的话，那我就要生气了。”阿瓦斯提先生眯着双眼，笑容从嘴边一直挂到耳边。

“好，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说。”甘娜格压抑着内心的厌烦说。

“好吧，现在我走了。”

甘娜格为了表示礼貌从椅子里站了起来。

“哎，坐下，坐下！不必站起来。女士们一般都不站起来。”阿瓦斯提先生高声笑着，但仍然坐着不动。

“这里餐厅里的伙食怎么样啊？”

"伙食很好。"

"我想也许吃不到荤腥吧。你习惯吃荤腥，叫他们替您买一点。"

"我一般习惯吃素。这样，我们家里的人都没有消化不良毛病。"

"好吧，我又要走了。"阿瓦斯提先生又微笑说。甘娜格又从椅子里站了起来。

"哎，你坐下嘛！本德夫人没有在家。她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昨天很晚才回来的。"

甘娜格一直站着。阿瓦斯提先生站起来说："好吧，您的事，您以后来找我，我会告诉您的。"想了想又说："您不用麻烦了，我会亲自通知您的。您什么也不用担心。"

阿瓦斯提先生微笑着，犹豫不决地走了。临走时他将手放在甘娜格肩上，表示安慰。甘娜格很反感。甘娜格并不反对大大方方地跟别人握手，也不觉得这是缺点。但是她觉得阿瓦斯提先生触摸她的肩膀不是大大方方的做法。过了一会儿，她内心里讥笑：国大党人从甘地先生那里只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把手放到哪一位姑娘或者妇女身上，她们都会把自己当做国父看待的。

甘娜格吃过晚饭后，在房间里躺在床上想着。她下定决心要自力更生。她曾经决心要努力去寻找布里，但是五天以来，这件事她一点也没有做。她想不出办法可以给布里捎个音讯，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电台广播。在德里时，父亲和其他人也都是采取这种办法把自己的住址告诉失散的亲友的。但是，通过电台广播，父亲也会听得到。她这样躲躲闪闪熬到几时呢？但是没有决定在勒克瑙定居，怎么广播地

址呢？她曾在奈尼塔耳的皇家饭店里跟布里一起度过了两个晚上，这些时间的回忆使她全身热辣辣的，产生一阵冲动感。甘娜格突然感到不安，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了。她平时不爱哭，但是现在只有她孤单一人，便把头埋在披巾里大哭了一场。

整整有一个星期，她没有找到工作，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这使甘娜格开始惶惶不安了。但是她在给父亲的信里却是这样写的：她跟北方邦立法会议议员本德夫人在一起过得很舒服，在议会秘书阿瓦斯提先生的帮助下，有希望很快找到工作。然而在写往贾朗达尔的给姐姐和姐夫的信中，她并没有表示出那么大的信心。她给他们写道：现在一点眉目也没有，但我在耐心等待。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那也是自然的。她写给姐夫的信，仿佛是在做自我安慰。

一天一天地坐在本德夫人的房间里等待着从阿瓦斯提先生那里传来得到工作的喜讯，对于甘娜格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本德夫人见她发愁，不安，便在晚上带她去赫杰勒德根杰市场喝咖啡。同行的还有住在议员公寓里的另一位议员塔古尔·穆尔利特尔辛赫。

塔古尔·穆尔利特尔辛赫身材很魁梧。上身穿的是土布印式衬衫和羊毛坎肩，正好盖住凸出来的肚子。通过本德夫人对甘娜格的介绍和了解到甘娜格的问题之后，塔古尔·穆尔利特尔辛赫先生向她肯定地保证，可以推荐她去西达布尔当教员，月薪为一百五十卢比。

甘娜格不能立刻答应去西达布尔这个陌生的地方。她对他的善意表示感谢，说道："阿瓦斯提先生正在这里努力。如果这里不行的话，到那时候我一定请您帮忙。"

第二天晚上阿瓦斯提先生又来了。本德夫人正在房间里。她把切蒂叫来，吩咐给阿瓦斯提先生端茶。喝过茶后，本德夫人跟阿瓦斯提先生说她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便走了。

阿瓦斯提先生很亲切地安慰甘娜格说："要是你相信我才来找我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依靠我。不要跟我不好意思。"他微笑着说，并且从披肩下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五张十卢比的钞票，拉住甘娜格的手，塞在她手里说："你手头很紧，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甘娜格把手抽回去，沉下脸说："我手头并不紧。我的目的是使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我需要钱用的话，会向父亲要的。"

甘娜格把穆尔利特尔辛赫保证推荐她去西达布尔当教员的事讲了一遍说："要是您同意，我就跟塔古尔·穆尔利特尔辛赫先生说去。"

阿瓦斯提先生朝甘娜格看了看，把钱放回口袋里，用严肃的声音说："算了，没有关系。我本来就是来告诉你的，你明天给新闻处主任写一份要求当记者的申请交给我。在申请书里一定要把有关自己的文学生涯写上。不要焦急。"阿瓦斯提先生没有多坐，安慰她要信任他，便走了。

晚上，本德夫人一般没有早回来的可能。甘娜格感到饿了，便去餐厅。那时候餐厅里没有别的人。甘娜格还没有把饭吃完就见到塔古尔·穆尔利特尔辛赫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他看到甘娜格显得格外高兴，走过来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招呼餐厅的侍者贝均说："喂，你到拐角上的铺子里去买半巴沃① 甜奶酪来。"他在桌子上扔了一枚八安那的钱币。

穆尔利特尔辛赫劝甘娜格说："西达布尔比勒克瑙要舒服得多。那里一切东西都很便宜，气候也好。在勒克瑙哪里去找房

① 约等于一百二十克。

子啊？那里住房也没有任何困难。您还可以把家里的人都接去。”

甜奶酪买来后，穆尔利特尔辛赫把装着甜奶酪的树叶放在甘娜格面前。甘娜格表示不想吃，摇摇头。但他不依，仿佛他有这种献殷勤的权利似的。

甘娜格一般都在吃完饭后付帐的。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两卢比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塔古尔·穆尔利特尔辛赫不让贝均收钱，吩咐他记在自己帐上。甘娜格要贝均把她的钱拿走。

穆尔利特尔辛赫拿起钞票刚想塞进甘娜格的手提包里，吉尔贾大嫂正从门口进来。她忽然说道：“为什么呀。什么事呀，争什么呀？”

塔古尔·穆尔利特尔辛赫吓得往后退了一下，接着笑了笑说：“您瞧，大嫂！她是我的客人。硬是要付饭钱，您说过分不过分？”

“我每天都自己付帐，做客是一天半天的事儿。”甘娜格说完把钞票推给贝均。

“她真固执。但是大嫂，这就不合适了。”穆尔利特尔辛赫朝大嫂露出牙齿笑着走了。

“再见。”甘娜格说完也走了。

“哎，姑娘，请等一等，坐一会儿吧。”吉尔贾大嫂耐人寻味地用正确的乌尔都语命令似地说。

吉尔贾大嫂肥胖的身体在椅子里塞得满满的。她的容貌、雪白的肤色和表现出来的神态博得了人们对她的尊敬。大多数人都称呼她为“吉尔贾大嫂”，有一些人还称呼她为“大妈”。她是北方邦国大党一位老干部的女儿，出身于有名望的家庭。

甘娜格在吉尔贾大嫂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我在这里见到你有好几天了。你就住在这个奈尼塔耳女人，叫什么来着？本德夫人的房间里吗？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你是旁遮普难民吗？”吉尔贾大嫂的雪白的、胖乎乎的脸上皱起了眉头，似乎不太高兴。

甘娜格有点惶惑。她扼要地介绍了一下自己，谈了跟阿瓦斯提先生和本德夫人相识的目的，以及到勒克瑙来的意图，还忧心忡忡地说：“八天过去了，昨天才叫写申请书。现在我已经把申请书给了他了。”

“他要给你介绍工作，就要你写申请书。或者说什么，年轻的姑娘早就该请她脱离家庭随便找个人家了。”吉尔贾大嫂挑起眉毛，额上的皱纹变得更深了。

甘娜格心里一震。

吉尔贾大嫂继续说道：“孩子，你中了某些人的圈套了。你要当心一点儿，懂吗？看来你是生长在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里。他们这帮人全都是卑鄙无耻的家伙。他们把自己的老婆、闺女藏在幕后不让人见到，而去勾引人家的媳妇、闺女。你要当心一点儿，女人的贞操掌握在女人自己的手里。你在这里如果见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那就赶紧回家去，或者告诉我一声。我会把你安排到规矩人家去住的。你听着，你在阿瓦斯提面前提起我好了。你要跟他说：请你告诉我，什么地方有位置，申请书交给什么地方了，事情谁在办。”

在勒克瑙等了三个星期，新闻处主任派人来叫甘娜格去面试。主任的听差把甘娜格带进一间房间，让她等着，房间里早有两个男青年坐在椅子里说着话。这两个人见到甘娜格进来便站起身来向她问好。一个男青年，身材瘦小，黝黑的脸上戴着副显

得有点宽大的眼镜，头上戴着白色甘地帽，身上穿着件褐色的印式上衣。另一个男青年，身材匀称，穿着套卡其军装，在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淡黄色的脸上显出奇特的严肃的神情。他那双棕色的眼睛里流露着锐利而又机警的眼神。

"大姐，您也是来面试的吗？"当甘娜格在椅子上坐下后，身穿印式上衣的男青年朝她欠了欠身子问。

"是的。"甘娜格回答说。

"是搞印地语的，还是搞乌尔都语的？"

"我用乌尔都语比较多，印地语也懂。"

"您大概是应征搞乌尔都语的吧？"男青年露出被槟榔包染红的牙齿急切地问。

另一个男青年默默地望着甘娜格。

甘娜格低下头承认了。

穿印式上衣的男青年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拉平胸前衣服的皱纹，自我介绍说："我是志愿服务队队员，叫希沃布尔萨德·迪瓦里·阿洛格。我经常向报馆投稿。我也写诗。我经常参加各种诗会。吉尔先生是旁遮普人。"阿洛格指指身穿卡其军装的男青年。

这个男青年仍然没有说话。他低下头回答了甘娜格的问候。

阿洛格看了看手表，向额上点着大大的吉祥痣的阿尔德利招呼说："喂，潘迪特①，什么意思？主任先生要到十一点才来？"

"他一般十一点至十一点半才来。"阿尔德利将压在舌头下的烟草转了个个儿回答说。

"舒格拉先生也许来了吧？"

阿尔德利点了点头，阿洛格便说："我到舒格拉先生那里去一下。要是主任先生早来的话，告诉我一声。"

---

① 对婆罗门种姓的人的尊称。

征得阿尔德利同意后，阿洛格先生就出去了。

甘娜格双手按着放在怀里的手提包，望着空空的墙壁。

“您过去也许是住在拉合尔吧？”

“是的。”甘娜格转过去看看穿卡其军装的男青年回答说。

“我想起来了，在一九四二年运动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拉合尔见过您。”

“噢，您过去也在拉合尔吗？”

“我过去在拉合尔的《明星报》工作。您全家都来了勒克瑙吗？”

“父亲、母亲和姐姐都在德里。现在就我一个人来这里。”

“当时您也许在学生会。您的父亲以前是在行政机关呢，还是在商业界？”

“父亲以前办了一家新印度印刷厂和出版社。”

“您父亲是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男青年睁大眼睛问。

“是的。”

男青年不说话了。他两眼望着地板。甘娜格也转过头去。这位神态忧郁的青年以谈论有关拉合尔的事情来消磨时间，使甘娜格颇有好感。

“请原谅。”甘娜格听到男青年讲英语的声音便朝他看。“您是希望谋到这个职位而从德里来的吗？”

甘娜格点了点头问道：“您现在就住在勒克瑙？”

男青年看了看甘娜格回答说：“是的。”接着有点犹豫，问道：“现在潘迪特先生处境很困难吗？”

“大家都是这种景况。我们的印刷厂、房子、一切东西都留在拉合尔了。在德里找了间断垣残壁似的房子住。”

男青年沉默了一阵。甘娜格见他低着眼睛。接着他又说道:“我过去也曾抱着希望应征当乌尔都文记者。但是我为了糊口现在在一家英文日报里当校对。”

两人都默默无声地低下眼睛。

“潘迪特先生大概也认识这里的国大党人吧?”男青年沉默了一阵想了想问。

“没有知己的。”甘娜格回答说。

阿洛格快步走进来说:“主任先生来到办公室了。”

“也许也有人给您推荐的吧?”男青年问甘娜格说。

“议会秘书阿瓦斯提先生给担保的。”甘娜格承认说。

“那肯定行。”阿洛格忽然说道。

可是他立即像自我揶揄似地笑着说:“您等着瞧吧,看谁先找到工作。我希望大家都等到面试结束,然后一起去咖啡馆喝咖啡。”

听差听到铃声走进房去,出来后叫道:“比·埃斯·吉尔先生。”

吉尔没有从椅子里站起来。他说道:“我不去面试了。”

甘娜格吃惊地望了望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听差走进办公室去,出来叫道:“甘娜格小姐。”

甘娜格回答完主任先生的提问后出来了。阿洛格在被叫进去之前要求说:“请你们两位等一下我。我们都是同行。我也去面试六七分钟。”

阿洛格被叫进去后,吉尔问甘娜格说:“您面试都答对了吗?”

“我能说什么呢?两三天里听消息。您本来应该也去面试一下。”

“我现在有职业。”

“您本来就是为面试来的嘛。”

“对，这里工资高。我过去认为，将没有人去搞乌尔都文了。军队里的联络官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他问了问我在报馆里工作的经验和关于笔译的经验等等。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说，我相信我可以干，经验却没有。您倒是有经验的。”

甘娜格直言不讳地表示：她感激吉尔的宽宏大量，但是他也许得不到什么好处。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吉尔转过双眼，说甘娜格的感激是没有必要的，然后望着她说：“我这个样子是找不到工作的。根本没有人替我推荐。只是《先驱报》的编辑给我写了两行字。军队里的联络官说过：带封有份量的介绍信去。我让谁推荐啊？我原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应征，所以我来了。”

吉尔和甘娜格静静地坐着等待阿洛格。甘娜格想了想招呼吉尔说：“请原谅我。向您问一件事。”

“请说。”吉尔望着她说。

“您从前在《明星报》工作，也许您认识杰·布里先生吧？”

“是的，我肯定认识……”他听到阿洛格走来的脚步声便把话停住了。

“我全搞妥了。”阿洛格先生很高兴地说：“我事先就知道。叫我亲自来一趟。好，现在我们走吧。”

阿洛格、吉尔和甘娜格从房间里出来，听差潘迪特走上前来行了个礼。阿洛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卢比给了他。

从秘书处出来走到马路上，阿洛格为了便于跟两个人说话便走在甘娜格和吉尔之间。他详细地叙述了他和主任之间的问话和答话。他们说着话走到了咖啡馆。阿洛格对面试的叙述比

他面试的时间还长。阿洛格询问了甘娜格和主任先生之间的谈话情况，谈了他对本该如何回答的看法。阿洛格很兴奋。

甘娜格无精打采。按照阿洛格的说法，她全答得不对。

阿洛格问吉尔说："您在拉合尔时当乌尔都文编辑吗？"

"编辑是报社主人自己，但工作得由我来做。是份周报。"

"那么您现在在《先驱报》搞英文编辑工作吗？"阿洛格好奇地问。

"要是有机会，那么我可以搞一点。现在我只找到一个校对的位置。"

"校对？当校对能挣多少钱？"

"挣不了多少。"

"究竟挣多少？"

"八十卢比。"

甘娜格的目光从吉尔的脸上移开了。

"这个职业，您可以得到比它多三倍的工资。"阿洛格说："您是有把握的。您不去面试，您做错了。"

这次甘娜格没有把眼睛离开吉尔。阿洛格认真地向吉尔建议说：将来新闻处招募记者时，他一定得争取一下。还保证说，只要他在那里，一定帮忙。

喝咖啡时阿洛格建议甘娜格多练练印地语，他说："现在您要知道，印地语就是国语。英语和乌尔都语将来有谁需要呀。"他安慰甘娜格，她的作品是会在印地语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他还问道："您也写诗吗？"

甘娜格摇摇头。阿洛格朗诵了他的两篇短诗：《变迁的吼声》和《陌生》。甘娜格和吉尔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有两次甘娜格的眼睛与吉尔相遇。她觉得阿洛格是不会给他们彼此说话的机

会的。她急着想问问有关布里的情况。

喝完咖啡，阿洛格准备雇辆三轮车把甘娜格送去议员公寓，但是甘娜格不肯。阿洛格表示想到新闻处去看看便走了。

甘娜格得回议员公寓去，吉尔也得同路去乌代根杰。走到街上，甘娜格说：

“您说过，您认识布里先生？”

“对，我们很熟。布里现在在德里吗？可能在某家报社工作吧？”

“不清楚，没有一点音讯。从前不是在《首领报》和《辩护者报》报吗？”甘娜格的热情低落下来了。吉尔不知道布里目前的下落。

“哪会在《辩护者报》报社呢。”吉尔打断她的话说：“格希什太欺侮他了。在这件事情上，我还在报业公会上帮他说过话。”

“八月十九日时布里先生在奈尼塔耳。此后就没有他的音讯了。”甘娜格告诉说。

“我看，布里也许就在联合邦，在阿拉哈巴德，或者在亚格拉。他的印地语很好。”

“八月十九日那天，他离开奈尼塔耳到拉合尔照顾他父母去了。”

“八月十九日？那是很糟糕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拉拉穆萨难民营里。当时我们觉得会死在难民营里的，可是活下来了。对前途从未能估计得到。”

甘娜格和吉尔在隆冬午后的阳光下边谈边走。他们俩是第一次相识。在他们周围全是不相识的人，所以他们俩由于拉合尔的关系和与布里相识这条细小的纽带而变得亲近了。在跟吉尔的初步接触中，甘娜格觉得他为人宽宏、崇高，对他产生了信

念和崇敬的心情。

吉尔是布里的熟人。甘娜格得到了谈论布里的机会。平时她不能毫无拘束地跟自己家里的人谈论布里，但是跟吉尔却没有必要那样拘束。

甘娜格要求说:“您能否通过电台广播您的地址联系到布里先生的地址?”

吉尔同意说:“好，我一定照办。但是多少人有机会收听收音机呢?要是布里在难民营里的话，那么也许有机会听得到收音机。自从我在这里的乌代根杰找到一个逃跑的穆斯林空出来的地方之后,有两个月了，一次也没有听过收音机。即便这样,给德里电台再写封信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甘娜格继续说道:“布里先生教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的课。我本来想投考印地语研究院的。当时他在帮助我。父亲一再说不妥,但他从来不收教课的钱。他鼓励我写作,还教我写作。父亲很喜欢他的短篇小说,原想出版他的小说集的,但这一切都在动乱中落空了。他经常帮我修改小说。他把我的两篇短篇小说在《辩护者》的星期版上发表了。有几篇散文没有机会发表。我看在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就是我们把他请来奈尼塔耳的,所以我就特别担心。”

吉尔同意说:“布里确实有一手好文笔。看来，他的想法很现实。我们是老相识。布里比我大两岁。过去，他在德亚辛哈学院,我在基督教学院。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我们经常在文学座谈会上见面,还一起参加运动。到一九四二年,因为对有关战争的政策有意见分歧,见面就少了。但是今年五月,他又到《明星报》来过几次。”

甘娜格和吉尔走到了议员公寓门口。吉尔突然停下脚步，把

手插进西裤口袋，好像一个人突然停下来想什么似的。

“您急着回家？不喜欢阳光吗？”甘娜格问。

“我不急于回家。再走一段好不好？前面是车站路。”

甘娜格和吉尔穿过胡赛恩根杰的十字路口，走上了小坡。甘娜格问道：“您是共产党员吗？”

“现在不是了。但是在一九四三年至四四年，我曾在《民族战争报》编辑部工作。”

“您大概也认识纳伦德尔、阿瑟德、普尔杜姆纳等人吧。在三、四、五月份时，为了建立安宁的局面，布里先生也跟他们一起工作过。在那些日子里，您也许也跟他在一起吧？”

“四五年底我已经脱离党了。”

“为什么？……是不是当时他们在支持巴基斯坦的要求？”甘娜格估计说。

“是他们把我开除出党的。”

“为什么？为了什么事？”甘娜格惊讶地问。

“说来话长呢。”吉尔停了停，接着很快地说道：“因为我把长发剪掉了。从前我头上留长发。我的父母都是锡克教徒。四五年前，我头上还留有长发。”

甘娜格仔细地朝吉尔看了看，他长得很漂亮，很端正。心想，吉尔留着满头长发、满脸胡子的时候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吉尔未裹头巾的头上已经剪短的又浓又粗的头发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显示出勇敢和信心。甘娜格觉得硬要在这张脸上留胡子、蓄长发、戴头巾是不公道的。她对吉尔非常同情。

甘娜格忍不住问：“保留长发，或是把它剃掉，这应该是个人的爱好和信念的事情，在这样的事情上，能有什么理由给开除出党呢？纳伦德尔·辛赫和他的妹妹苏伦德尔是一点也不偏激的。”

“我知道，共产党员是没有，并且也不应该有迷信或者宗派性的偏激情绪的。很多的锡克族的同志都不信留长发，但是旁遮普共产党曾经规定：锡克族同志不要把长发剪掉。这样做恐怕会使广大的锡克族群众产生与党对立的情绪。”

甘娜格在对吉尔同情的同时，对共产党表示不满地说：“强迫人做违背信念的事情，就是逼人做违心的事情。这是很不公道的。”

吉尔尽管同意甘娜格的说法，但仍想反驳她对共产党的看法。说：“这不是逼人做违心的事情，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是出于对形势的考虑。”

“您做得很好，摆脱了长发的束缚。不然，不知道您会是个什么样呢。”甘娜格对自己失言感到害羞，立即说：“算了。您为了个人的自由而没有去理会他们的规定。这倒也是个理论性的问题。您做得就是对。”

“嗯，已经过去了。……”吉尔低着头看着人行道走着。他没有把话说完，陷入了沉思之中。甘娜格见吉尔沉默不语便问道：“难道个人的自由，个人本身的思想，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

“我不知道。”吉尔像一个正在回想往事的人那样地用含糊的声音说：“我失去了党，失去了自己，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一切。”

“这是怎么回事？”甘娜格深表同情地坚持问。

吉尔只是低着头，默默无声地走了几步，又说：“我把长发剪掉了，我叔叔把我赶出来了。父亲在我童年就死去了。我考大学时，母亲也去世了。我是在叔叔那里长大的。叔叔是水渠工程处的监督。是他让我读的书。他对我剪掉长发很恼火。他听说后就给我写了封信，说如果我真的把长发剪掉了，那就永远别

去见他。当时我正在拉瓦尔品第学院，我爱着当地的一位律师的女儿。在我脸上长出胡子之前，我们俩就已经有感情了。很早以前我们俩就决定要结婚。瑟尔斯沃迪担心我的经济情况欠佳，她父亲不会同意我们结婚。她也知道，当时我正在做党的工作。所以她在拉瓦尔品第取得文学士学位后就来拉合尔师范学院。她想在结婚之前就自力更生。在拉合尔时我们经常有机会见面，还可以谈谈心。她很讨厌我留长发、蓄胡子。一九四五年我去拉瓦尔品第时，她就说：'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你就不能听我的话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除掉吗？'我自己也不信那些东西。我来到拉合尔后就为此事请求党的领导人允许我这样做。他们不同意。我提出理由说：我心里没有宗教信仰，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束缚呢？党不同意开这种错误的先例。他们不同意，我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就把长发、胡子全都清除了。"

甘娜格有两三次抬起眼来望吉尔。她说道："这是一种欺骗。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而违背自己的想法。"

吉尔回答说："不，他们把它看做是一种自我节制，以便与人民站在一起。"

吉尔低着头似乎想谈得更远些。他走了一阵又开口说："五月份，由于发生骚乱，拉合尔的女子师范学院关闭了。瑟尔斯沃迪不得不返回拉瓦尔品第。八月十三日听到了拉瓦尔品第发生严重骚乱的消息。我就立即动身去拉瓦尔品第，以便能帮助瑟尔斯沃迪一家。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我花了三天时间才到达拉瓦尔品第。在我到达之前，他们住区的房子全都摧毁了。她家没有一个人能幸免。我自己不得不投奔难民营。我在十月四日跟在难民营里相识的一个锡克木工一家人来到了这里。我倒是找到了校对这个工作。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彷徨，找不到职业

呢。您已经见到了，是什么样的情景啊？过去潘迪特先生在拉合尔情况倒是很好的。现在您也不得不出来找工作了。"

甘娜格不自觉地听着。他们俩一边说着话，一边沿着由车站朝前的艾什花园旁边的街道一直走到了铁路大桥。太阳西斜，照在他们的眼睛上。甘娜格静静地听着。往回走时他们俩都默默无言。从吉尔那里得到的安慰和对他的同情，使甘娜格沉默了。她想设法打破那种充满痛苦的沉闷的气氛，但是她无法打破。吉尔沿着肯特路走到议员公寓门口停下步来。

"甘娜格小姐，请原谅。"吉尔深深地吸了口气用英语说："我只顾说话，没有考虑到时间。"

"您今后不再来了吗？我在这里感到很孤独，没有熟悉的人。"甘娜格请求说。

"我每天经过这条路去印刷厂。今后有什么事，请一定吩咐。我在印刷厂没有多少活儿，经常也是闲着，根本找不到别的位置。那里有电话，号码是 893 。"

"今后您有空就请来吧。我住在十七号房间。您几点钟回家？"

"回来的时间不合适，是夜里两点半到三点。明天午后来好吗？"

"您一定要来呀！今天我逛得很痛快。在家里呆着真叫人心烦。"

第二天，甘娜格把本德夫人的房门打开，坐在门帘后面的椅子上，一会儿看报，一会儿看书，在等着吉尔。她在想：多好的人哪，真不幸……

两点钟时，吉尔贾大嫂吃完饭，用牙签剔着牙，来到了走廊。她把甘娜格叫进自己的房间询问面试的情况。她自己躺在床上，

让甘娜格坐在床沿上，谈了许多事情。吉尔贾大嫂很喜欢拉合尔，她有几个亲戚住在那里。拉合尔住着不少克什米尔人。甘娜格被耽搁了三刻钟没有能回房间。

直到夕阳西下，吉尔还没有来，甘娜格呆不住了。坐在房间里闷得慌，她就去走廊想打 893 电话跟吉尔通话。

吉尔回答说："两点一刻至两点半光景我去过十七号房间门前，房门关着。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

甘娜格心里很不痛快，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吉尔的话。

下一天甘娜格焦急不安地等着，仿佛在等着自己的亲人或老友。为了走起路来方便些，她换下纱丽，穿上衬衫和长裤，披上了披巾。

吉尔说："昨天您讲的是旁遮普语，但是穿的却是纱丽，又肥又大，有点不自然。今天看起来就非常自然。"

甘娜格满意地笑了笑。

这天甘娜格和吉尔说着话，从立法会议门前经过赫杰勒德根杰，从两旁连片的花园中间穿过，跨过戈姆迪大桥，走到了法伊扎巴德路。在冬天的阳光下，被树荫覆盖着的一条条宁静而又洁净的街道使人感到分外惬意。甘娜格讲述了德里的几起事件，也谈到了在杜尔拉妮胡同的房子问题上赛伊德去谋求甘地先生的袒护，警察和群众之间发生冲突的事情。

吉尔扼要地谈了谈他从拉瓦尔品第至菲罗兹浦尔徒步旅行的感受。

甘娜格还谈到了《首领报》经理兼编辑阿西尔。她还毫无羞涩地谈到了跟阿西尔和辛哈在餐厅里的感受，她在他们的要求下做出了喝杜松子酒的蠢事和她对辛哈的流氓行为的反抗。她因减轻了自己内心的负担而感到舒坦。

甘娜格感到快无话可说了，便问道："您跟瑟尔斯沃迪是怎么认识的？"

吉尔开始详细地叙述了起来。

甘娜格和吉尔沿着赫杰勒德根杰往回走。吉尔的话还没有说完，走到咖啡馆附近，甘娜格说道："我们得喝点咖啡。"

两人在咖啡馆里坐在一起，甘娜格想起说："我满意的是，今天这个讨厌的阿洛格先生不在。"

第二天甘娜格一直等到太阳下山，吉尔还没有来。她很不安，便打电话给他。

吉尔回答说，中班的一个校对病了，他正在顶班。

吉尔有两天来不了，甘娜格很不高兴。从五天前起她就感到很寂寞。那天晚上本德夫人来说："你该请我吃糖了。拿去吧，这是你的任命书。从明天起你去那里不？"

甘娜格心里非常欢喜，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工资和物价津贴合在一起总共有二百三十五卢比的工作。她想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吉尔，告诉他说：是您把自己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即便做了这个工作，但我还得学习。

第一天，甘娜格在办公室里从上午十点一直呆到下午五点才回家。整整一天都是在熟悉情况中度过的。她没有能做些特别的工作，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得在椅子上坐着。她无疑觉得很疲劳，便盖着披巾躺下了。寒冷的季节，太阳一下山，天色就很快朦胧了。甘娜格懒得把电灯打开。人在疲劳的时候是不喜欢强光的。她想：最好出去走走，解除一下疲劳，跟吉尔聊聊第一天工作的体会。……

"本德夫人在里面吗？"从门外传来了阿瓦斯提先生的声音。甘娜格立刻整理好纱丽的边从床上起来，把披巾披在肩上朝房

门口走去，说道："请进！"

阿瓦斯提先生笑着走进来说："怎么样啊？我想来祝贺你。"

甘娜格不好意思了，立刻说："全托您的福啊。是您的功劳。我本来想明天中午到您办公室去感谢您的。"

"坐下，坐下，不必感谢。"阿瓦斯提先生在放在两张床铺之间的沙发上坐下来说道："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嘛，但是前一阵子你很焦急。你为什么不坐呢，坐下吧！"

甘娜格走过去开电灯。

"哎，不必开灯，你又不绣花！看了一整天的公文把眼睛都看累了。你让我稍微凉快一点吧，坐吧！"

甘娜格在沙发旁的床沿上缩着身子坐下说："我给您要茶好吗？"

"哎，茶有什么好喝呢。"

"我也喝。"

"哎，一会儿再喝吧，忙什么呢！"

甘娜格盘着双膝，两手扶着膝盖，缩着身子坐着。阿瓦斯提先生拉着她的手微笑着问："现在你满意了吧？"

甘娜格把手缩回去，整理着披巾说："谢谢您，您帮了我很大的忙。"她的声音变得严肃了，朝床另一头稍微挪动了一下。

"你像扔砖头打我似地感谢我吗？哎，你就让我庆贺庆贺吧，到这里来。"阿瓦斯提先生在留着嚼槟榔包痕迹的嘴唇上露出了奇异的微笑。他伸开双臂想从甘娜格的胳膊上方搂住她。

甘娜格从床上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朝门口走去，生气地说："您这是干什么？您有话就请说吧。"甘娜格把电灯打开了。

"我有什么说的。这是感谢和感激的最好方式。"

"假如您这样认为的话，那我宁愿不要工作。我可以回德里

去。”

门帘子揭开了。“什么事情?”本德夫人走进来问,接着忽然高兴地说:“喔,阿瓦斯提先生! 您什么时候来的?”

本德夫人朝阿瓦斯提先生看了看,又朝甘娜格看了看,说:“怎么啦? 什么事情?”她表示惊讶而又好奇地问,并且朝两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阿瓦斯提先生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坐着,脸色变得很严肃。他瞪了瞪甘娜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懂什么?”

“怎么啦?”本德夫人又问。

“你就问她去吧。”阿瓦斯提先生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声,走出房间,下了台阶。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怎么啦?”

“我不喜欢这样。”甘娜格低着头回答说。

“如果你不称心的话,那你就拿起行李走吧。你有什么不称心的?”本德夫人叱责说。

甘娜格的脑子里和身体里突然热血沸腾。她以锐利的眼光望了本德夫人一眼,低下头去咬着嘴唇,一动不动地站着。她心想立刻离开房间,但是到哪里去呢? 她倒并不在乎寒冷和黑暗,但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是一个衣着讲究的大户人家的姑娘,怎么能突然走出去坐在马路上过夜呢?

本德夫人又用叱责的口吻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有什么不称心的? 我能办得到的事,我没有给办吗? 如果你住惯高楼大厦的话,那你到对面的大饭店去住!”

“不,姐姐,不是这么回事。我是很感激您的。”甘娜格恭敬地说。

“那又怎么啦? 你说是什么事?”

“我不喜欢动手动脚。”甘娜格为了使本德夫人相信并不是对她不满而说道。

“是呀，是呀，你是个懂得羞耻的、懂得贞操的女人。我就看到你在追他。在奈尼塔耳时你还急匆匆地追他呢，现在从德里追到这里来了。你污蔑人家不感到羞耻吗？他的为人，他的地位，有谁不知道啊？”本德夫人压低声音对她认为的甘娜格的不道德的行为表示愤慨说。

甘娜格仍然低着头站着。她小声地说：“姐姐，刚才您不在这里，我能说什么呢？算了，您看到的都对。这个时候我能去哪里呢？我明天就走。”

“你感激谁啊？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吧。”本德夫人开始换纱丽，同时嘟哝着讽刺甘娜格说：“这个世界真叫人看不透！说是感激，得到的却是污蔑。往火里洒酥油、大麦祭神，却烧痛了手，做好事不得好报。”

本德夫人一出房间就用另一种声音喊道：“哎，贝均兄弟，给我也来几个烤饼吃！”说罢朝餐厅走去了。

甘娜格就那样原地不动站着想了好几分钟，突然走出了房间。她把房门扣上，朝吉尔贾大嫂的房间走去。她用手指在掩着的房门上敲了敲，里面传出从粗嗓子里发出来的低沉的声音：“什么事？这时候是谁呀？”

甘娜格一面进屋一面说：“是我呀，大妈！”

吉尔贾大嫂住的是套间。她躺在里屋的床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戴着眼镜，把晨报举得远远的，正在看报。

“你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吉尔贾大嫂摘下眼镜问道。接着看了看甘娜格的脸，她便改变了口气：“出什么事了？到这里来。”她在床上挪了一下，给甘娜格腾出一个地方。

甘娜格在床沿上坐下，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吉尔贾大嫂把手搭在她背上安慰地问道："什么事？那该死的母老虎说你什么了？"

甘娜格咬住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把阿瓦斯提先生的行为和本德夫人的指责扼要地说了一遍，说道："大妈，此时此刻我能去哪里呢？我要回德里去，我不要干这种工作。"

"哎，哎，瞧你这股傻劲儿！"吉尔贾大嫂从积满脂肪的嗓子里发出表示亲切而又愤怒的声音说道："你说什么来着，工作怎么啦，难道说是为阿瓦斯提的老子工作？你给政府工作，领的是政府的薪金。你是鼓着勇气为了谋求自力更生而来的。你要是哭，我就抽你一巴掌，你小心点儿……那个婊子养的对你有什么可恼火的？如果他要流氓，我就把他揪去议长那里。真是个流氓！给国大党丢脸。他曾经受过饥饿，蹲过监牢，在这以前人还不错。怎么搞的，一有交椅坐，思想就变坏了。狗吃酥油就消化不了。要是那个奈尼塔耳女人说什么的话，那你就说跟我大妈说去。真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不明事理的女人。她有资格当议员吗？我会给你全部安排定当的，你别担心。我看见你在她那里早就感到惊讶了。……"

那晚甘娜格根本想不起吃饭。她受到侮辱，心里十分愤怒，盖着毯子睡觉还觉得热，头似乎有点晕。她似睡非睡，整夜在想着：女人是多么无依无靠啊，总在担心会被人侮辱。男人希望的是有别的男人来侍候，想从别人的劳动中得到好处，夺取别人的钱财，但是他们对女人却只是侮辱。她想起布里不禁流下了眼泪。……唉，你在哪里啊？你难道把我遗忘了吗？……他为什么听不到电台找他的消息呢？我能做什么呢？我能不依靠父亲生活吗？……假如那时出现的不是本德夫人而是吉尔呢？甘娜格

在想象中看到，吉尔的强有力的手对着阿瓦斯提的双颊噼噼啪啪地抽打。吉尔多好啊，可是我得别人来维护我的尊严吗？难道我就不能自己保护自己吗？……大妈说得对。……本德夫人恼我什么呢？丢人现眼的恰恰是她。……除了布里，有谁能得到我呢？…他在哪里？……焦急有什么用？就看看吉尔吧，他什么没有忍受过呀？也许明天就能和吉尔见面。……

吉尔贾大嫂把甘娜格安排住在靠近议员公寓的肯特路上的一个有教养的迦伊斯特[①]种姓的家庭里。蒙希·申格尔舍伦是个退休校长，有点退休金收入，还出租了半幢房子。他的三个女儿都出嫁了，但是最大的女儿已经守寡，带着她六岁的女孩住在父亲家里。大女儿守寡之后领到了教师合格证书，现在在一所女子学校里教书。

蒙希先生就在自己住的那半幢房子里腾出了一间房间给甘娜格住。房间的宽度正好放下一张床。墙上有一个壁柜，床和房门之间还有一张床大的空地方。蒙希先生在这块地方放了张竹茶几和一张椅子，把房间给布置好了。面对着房门，在床铺的上面和旁边还各有一扇临街的窗，因此可以说房间的通风条件很好，光线充足。甘娜格由于吉尔贾大嫂照顾她能在蒙希先生家里住，只好花了七十五卢比买了件礼物作为酬谢。

甘娜格被迫突然改变住处，未能通知吉尔，所以跟他暂时失去了联系。吉尔贾大嫂是甘娜格的依靠，但是甘娜格跟吉尔有着都是来自拉合尔的、坦率的、平等的熟关系。她可以跟他开诚布公地交谈，这使她感到满意。甘娜格下班以后就给吉尔打了个电话，把自己的新住址告诉了他。

① 印度的一种以文书工作为职业的种姓。

甘娜格回到家里换下纱丽穿上衬衫和裙子。街上已经亮起了电灯。她从窗口里眼巴巴地望着街上。见到吉尔朝自己的住房走来，她便立刻走下楼去。彼此相见分外高兴。

"您就这样把我忘了吗？"甘娜格用责备和傲慢的眼光看着吉尔。

"啊，每当我白天从这条路上经过，我总要在议员公寓十七号房间前面看看再走。我哪里知道您搬了地方呢？昨天我见到本德夫人还问起过您。她像联合邦人那样冷淡地回答说：'我哪清楚。她从这里搬走了。'假如您不来电话的话，我真犯愁了。"

甘娜格的眼睛又跟吉尔的眼睛相遇了。她感到心满意足了，有一个男人在关心她，她并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啊。

"这怎么啦，您也不穿件厚一点的衣服！"甘娜格关心地责备说，而她自己只披了条披巾。她是十一月初来勒克瑙的，来时把冬衣都留在德里了，只带了一件毛线衣和一条披巾。

"哪有这样冷呢？"吉尔推托说。

"现在是冬天了。我来给您织件毛线衣。我每年都给姐夫织的。您知道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纠纷吗？"

吉尔问她，她就一边在马路上溜达，一边把跟阿瓦斯提先生、本德夫人和吉尔贾大嫂的事叙述了一遍。她还提到了来勒克瑙为布里寻找工作和对此的感受。她又谈到了她爱布里和遭到父亲反对的事。甘娜格把这方面的事情全都跟吉尔说了。最后她说："要是知道他的下落，那我有什么必要去找这种工作呢。我们俩的想法是一起搞文学工作。"

"布里的下落一定要打听到。"吉尔以低沉的声音说："可是你离开时，请你给我个音讯。我们相识不过八天，但是，甘娜格，遇到你就使我感到世界并没有毁灭。你肯定是要走的——也会

把我遗忘的。是吗?"

吉尔毫不拘谨地叫着甘娜格的名字,并且以"你"称呼,亲热地把话说完。甘娜格激动起来了。

"您为什么说这种话呢?"甘娜格望着吉尔的双眼说:"会这样吗?我从来也没有跟任何人这样快就相识,这样信赖过别人。我什么事情都没有瞒您。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愿意跟您说真心话。"

甘娜格又看了看吉尔的眼睛,接着低着眼说道:"我很佩服姐夫,对他比哥哥还佩服。但是我跟他没有说过这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快我们的性情就相投了。我们大家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住下来。我们的联系为什么要断呢?当然,现在还不清楚,不知道命里是怎么注定的?"甘娜格低下了头。

吉尔安慰甘娜格说:"你别急,我也会做出努力的。一定会打听到布里的下落的。"

甘娜格在新闻处办公室里的工作是研究分析各种乌尔都文报纸,提出报告。她对这项工作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也并不感到困难。在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姑娘,主任给她在边上安排了一张办公桌。主任先生在另一间房间里办公。记者们都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聊天、嚼槟榔包和抽烟上面。她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随心读点东西。有时遇到用英文写的政府声明,那就需要把它译出来。这一切对于甘娜格来说比起在蒙希先生家跟他的年老的妻子和性格孤僻的守寡的女儿相处更自在一些。

办公室在傍晚五点下班。这星期吉尔的班是下午四点至午夜两点。有两次他是抽出七点至八点这段时间来的。两人去到施粥所门前的马路上散步。甘娜格由于跟吉尔相识,在勒克瑙

就不孤单了。每天傍晚她总是盼望吉尔能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是圣诞节放假。甘娜格早已请好了星期六的假，去德里取冬天用的被褥、衣服和一些必需品。远离家庭单独生活了一个半月，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样一段时间，对于她来说仿佛感到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她想探望一下父母，跟他们见面，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点勇气。她给姐夫也写过信，希望他带上纳诺和姐姐来德里住两天，那么大家就都能见面了。

现在勒克瑙已经很冷了，早晚还充满着雾气。甘娜格想在去德里之前把毛线衣织出来给吉尔送去。她跟吉尔一起去阿米纳巴德买毛线。毛线店面前在吵架，挤满了人。在阿米纳巴德的一些大商店门前，难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的人行道上搭起了铺子。经常为抢生意而吵架。阿米纳巴德的商人都抱怨说：正是那些当初被认为是受苦受难而受到欢迎和帮助的印度教徒兄弟们在抢他们的饭碗。难民们惶恐不安的是：他们到哪里去填饱自己的肚子呢？

甘娜格自己找到了工作，成为一个独立生活的人了。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把女儿拉到身边坐下，对她的成功表示非常满意，感到骄傲。他滔滔不绝地说道："孩子，你很勇敢，很明白事理。工作是生活的手段，并不是目的。你现在还应该注意到其他一些必要的事情。一切事情都应该有个时间性。生活应该正常化了。你在那里完全是孤身一人。要是你住在这里的话，那么有熟人关照，有些事情就可以定下来。你自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不应该没有你意中的人。你应该对生活做出考虑和安排。"

甘娜格明白这种暗示，说道："爸爸，哪有必要专门去找呢？

我现在生活得很惬意。我想等定当一点再说，要是在那里弄到一所像样的房子的话，就请您，请妈妈和甘吉也都去那里。勒克瑙比德里清静得多。”

甘娜格得在星期日晚上赶回去。那天潘迪特先生一清早就惦记起布里说：“杰代夫·布里一点音讯也没有。你们早就该想办法去找找。他是个很有才干的青年，是个有个性的人啊！我估计，他现在一定是在某家报社工作。要不，是在从事文学工作。这样的人是藏不住的，但是应该设法找找。这是责任。一旦知道下落，那就应该保持通信联系。我一直很喜欢他！他小说写得很出色。我想起来了，他的小说可能会拍成电影呢！”

甘娜格觉得很满意。这是父亲对她的意愿表示同意的暗示。在这之前，潘迪特先生从来没有谈起过布里。甘娜格也充满想像地说：“有可能。他也许在电影界工作。他过去倒是有过这个想法。”

“到那时候他就会一鸣惊人。慢慢地所有的人都会有下落的。人总是要逐步把脚跟立定下来。我曾经想过，通过电台给他送个信儿，但是他并不是那种想躲藏起来的人。他是个才气横溢的人。如果不在今天，那么不出十天也准会见到他的名字。肯定有一天会见到他写的小说或文章的。”

星期一早晨八点半，当甘娜格回到勒克瑙时，吉尔早已等在车站上了。他雇了辆三轮车把甘娜格送到了住处。甘娜格得赶紧准备去上班，没有说话的机会。她约吉尔一定在晚上见面。她心里急着要把父亲在感情上的变化告诉吉尔。

晚上散步时，甘娜格把在德里遇到的一切事情都对吉尔讲了。

听完甘娜格的叙述，吉尔用英语说：“好了，别说是从你的道

路上，而且是从你的心里已搬走了一块石头。你的心轻松了。对于我来说，除了你再也没有别的朋友了。我因为你心满意足而感到高兴。”

甘娜格沉默了。接着，她也用英语回答说：“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对你的感情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你自己说吧，我在这里还有别的知己吗？”

甘娜格和吉尔拖着疲惫的步子走着，谈论着没有一个在感情上相一致的、值得依靠和信赖的人，人生就会失去意义，变得寂寞孤独，又谈论到爱情在精神上和实践上的种种界限。他们说着说着就走到了车站旁边。在那里，街道两边搭满着难民的帐篷，人山人海，一片嘈杂声。他们俩沉醉于幻想和激情之中，以至于容不得那些像自己一样的难民们存在。为了便于说话，他们便沿着拉伊布雷利路在黑暗中走了很远一段路又返回走。

吉尔和甘娜格都很喜欢一起散步。有机会而不一起散步，对于他们俩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元旦那天，甘娜格中午就从家里出来了，两人来到了亚历山大花园的树林里，在大树的树荫里坐着聊天。甘娜格经常向吉尔提起瑟尔斯沃迪。吉尔一点也不隐瞒，全都告诉她。甘娜格听着他讲，沉浸在甜蜜的梦幻之中。她对准备为爱情而做出一切牺牲的吉尔越来越有好感，深深被他吸引。两人有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彼此相视，然后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这样的交往和相处使他们内心都感到满意。

远离家庭、孤独一人在勒克瑙的甘娜格正领受着人生的激情和欢乐。她为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生活的人而感到骄傲和欣慰。父亲已经从她爱情和抉择的道路上挪去了他不同意的障碍。她完全自由了。除了理智之外，最要紧的是没有障碍。具有无限的信念、值得依靠而又深知她一切秘密的同伴就是和她交往时

不顾寒冷和风雨的像吉尔那样的男朋友。

甘娜格和吉尔彼此依靠和信赖达到了非常深厚的程度，不再需要讲究尊重对方来博得彼此间的好感了。他们哪有别的办法来满足生活中娱乐和消遣的自然需要呢？吉尔有时会无拘无束地对甘娜格发脾气，开始用“喂，喂”来招呼她。甘娜格也会对他撒撒娇。甘娜格亲热地把吉尔的名字叫做吉卢①。吉尔也伸手去拧她的手臂，表示生气或开玩笑。甘娜格抓住他的手不让他拧。她完全相信吉尔是尊敬她的，爱她的，所以对吉尔的举止既不反感，也不生气。

吉尔晚上十点至凌晨四点在印刷厂上班。当星期六晚上跟他见面时，甘娜格心里早就压着一件事。她与吉尔一起在车站路上走着，紧贴住他的手臂说道：“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你不要拒绝。”

“什么事？”

“你先发誓，不拒绝我。”

“是什么事？叫人这样摸不透。你为什么要叫我发誓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布里曾经拒绝过那样的事。我感到很丢脸。彼此间即便有一丝一毫的见外，我就很反感。我能对你的事情推托不管吗？”

“你经常把布里扯到你和我的事情上来，这有必要吗？”吉尔的话里带有醋意。

“你为什么要有反感呢？我越想念他，就越喜欢你。我心目中还有什么人呢？你不是在想念瑟尔斯沃迪吗？”

“说实话，现在我并不想念她。我爱瑟尔斯沃迪，在她生前爱了有四年之久。我为了她竟然不顾同伴，也不顾我的家庭。假

---

① 是松鼠。

如我可以为她去死的话，那么我肯定去死了，但是我并没有死，而现在她却不在人世了。当我认为自己已经死去时，那么过去的事情也就不存在了。你为什么要让我感到我现在还活着呢？现在对我来说只有你，然而对你来说首先是布里。"吉尔怒气冲冲地说。

甘娜格一直低着头。她抓住吉尔的手安慰他，开导说："吉卢，难道爱情也可以被遗忘吗？"

"爱情是人生的客观实践。它并不是靠想像和回忆能取得成功的。"吉尔把甘娜格的话看作是一种侮辱，坚定地回答说。

"不，吉卢，你别生气。我想问个明白。"甘娜格紧紧地抓住吉尔的手，似乎不让他走。"你告诉我，难道爱情确实有可能忘掉吗？我觉得爱情的愿望是天生的，但不相信爱情是可以抛弃的。"

"这跟可以抛弃有什么关系？"吉尔气愤地说："你自己说吧，如果伤口开始愈合了，就不应该让它愈合吗？就应该让它继续疼痛和溃烂吗？如果说，企望满足就是罪恶，那么你为什么不把企望罪恶的人踢开呢？"

甘娜格拉过吉尔的手，想用爱抚来平息他的怒气，解释道："你听我说，说真的，我不能忘记他，但是我对你的爱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的心灵上和行动上没有任何区别。"甘娜格双手紧握着吉尔的手，以使他充分相信自己的话。假如现在不是在街上的话，那么甘娜格为了能说服他就会去拥抱他。甘娜格的哽咽的声音在提醒他：难道我没有用爱情和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权利在拥抱你吗？

甘娜格可以信心十足和自由自在地摆布吉尔。吉尔是一头被她驯服的老虎，她可以将自己的头伸进它张着的口里去戏弄它。她相信吉尔是理解她的心意的，他不会用他的牙齿去咬她

的头的。甘娜格认为，玩完这一切无损于爱情的游戏之后，只要暗示一下还是能留住吉尔的。

吉尔的气并没有消，说道："好吧，别提这件事了。"他想挣脱自己的手。

"不，我不许你生气。"甘娜格没有放开他的手。

"你既然要踢开我，还不让我走开？"吉尔越发生气了。

"吉卢，我踢开你吗？"甘娜格两眼泪汪汪，嗓子哽住了。

"你踢了我还不想承认，可是我挨踢了。你为什么装作不知道？所以我说，你让我离得远远的。现在你心满意足了。你就是要叫我心神不宁才感到高兴，所以你才设置种种障碍来让我心神不宁。"

"吉卢，我设什么障碍？我使你心神不宁了？"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别再提了。"

"吉卢，不过是一种正当的考虑。你是个很明事理的人，我……"

"我就这样说。我的脚现在开始在你认为的正当和不正当的界线上滑倒了。我挨了踢，所以离远一点好。"

"我求求你，说话别带刺。"

"你为什么要刺人？挨刺的是无法摆脱你束缚的人，是遭到你故意踢伤的人。"

"好，别说了。够了，你别生气，由你去理解吧。"甘娜格哭了。

"咳，算了。请原谅。我很难过，我不该说这种话。我心里很难过。"

"你还在说那种话呢。"

"怎么啦？"

"你别骂人。你理解去吧，我一点也不理解。"

“你生气了?”

“我哪里生气呢。是你自己生气。算了,我走不动了,累了。”

吉尔和甘娜格拖着极其疲惫的步子总算走到了花园车站前。吉尔雇来了一辆三轮车。

肉体和心灵的激动使甘娜格感到疲惫不堪。她把头靠在吉尔的肩上。吉尔用手臂扶着她的背。三轮车从车站路往回走。甘娜格在吉尔的手臂上拧了一把,表示对吉尔弄哭她的惩罚。在此以前,甘娜格从未让吉尔吻过她。

吉尔考虑到有三轮车夫在,便轻声地用英语说:“明天一清早焦特·辛赫带老婆孩子去他内弟那里做一整天祈祷,晚上才回来。胡同里就这么几个人。他们跟旁遮普人没有任何来往。我住的是间小土屋,我要在骑楼上搭间小屋。现在我指给你看通往水渠尽头的路。”

甘娜格紧偎着吉尔没有做声。

“你到门口喊加尔达罗,或者敲门环……”

吉尔把他在乌代根杰的胡同指给甘娜格看,重新雇了辆三轮车把她送到她在肯特路上的住处附近。他见到甘娜格一言不发便说:“喂,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生气了?”

“去你的,疯子!”甘娜格柔媚地笑了。

下三轮车前两人一直手拉着手。甘娜格答应十点半至十一点去吉尔那里。

星期日早晨从十点钟起吉尔就屏着呼吸等着门口的叫唤声和敲门声。他不安地等待着,也顾不上冷了。他在虚掩着的大门前面的天井里踱来踱去。一听到门环的敲打声就朝大门奔去,开开大门说:“请进!”

“不!”甘娜格说。她停下来喘了口气。

吉尔感到惊慌不安。甘娜格两眼通红，脸色发黄，没有梳理的头发用披巾盖着。她身后停着一辆送她来的三轮车。

“怕你一直等下去，所以我来了。请原谅，你晚上到我那儿去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甘娜格气喘吁吁地说，说罢转身走了。

晚上，吉尔带着重重疑虑、复杂和不安的心情朝肯特路上的甘娜格的住处走去。甘娜格从窗口看到他就下楼来了。她衣着整齐，完全打扮好了，但是很忧愁，沉着脸。

吉尔走上立法会议大道就问她：“看来你身体不很舒服。走得动吗？到哪儿去坐一坐吧，要不，雇辆三轮车？”

“我能走，我身体很好。”甘娜格低着头说：“请你原谅我的所作所为。”她断断续续地说着：“我过去欺骗了你。我不单是爱着布里，我们已经成了夫妻了。……昨天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我沉浸在对你的爱之中，心想得到你，于是我就打算欺骗你。你处于爱情的狂热里，也想占有我。我把我们俩都骗了。我很卑鄙，但是我不想再骗下去了。我认罪，我感到非常羞愧。我一夜未能入睡，我内疚，哭了整整一夜。请你原谅我吧。”

惊讶、沮丧和羞愧使吉尔全身汗毛竖立。他用犯罪者的声音说道：“罪人是我。我过去以为分治带来的灾难使一切都改变了。我得到了你，将你替代了瑟尔斯沃迪。我们今后是可以成为夫妻的。过去是我逼迫了你。”

“不，不，这不可能。还是我的罪过。我为了你竭力夸大了我的爱情，从而使我们俩都受害不浅。我也使你的爱情越来越向深度发展。我知道这是不正当的，但我却不自觉地在走这一

步。”

甘娜格和吉尔两人开始做自我批评，他们不是把造成这一不愉快的事情的责任推给对方，而是自己来承担。他们都认为事情已经过去，现在要采取客观的态度来进行评论。甘娜格说：“……我本来也有这种愿望，这是事实。但我一直克制着，掩盖着，不去承认。是你迫使我承认了它。对布里的思念使我得以自拔。你的事另当别论，在任何第二者面前，你都不是罪人。是我对你隐瞒了真情。”

甘娜格痛苦地哽咽着说：“我现在还是不能抛弃你的爱。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我使你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如果你可以原谅我的话，那么请你继续给我以依靠。否则，我就会认为是我跟你有了不正当的行为而失去了你的。我决不会忘记你，你给了我无私的爱。……我不能放弃你的爱，但我也不能忘记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过，该怎么罚我，就怎么罚我吧。……”

甘娜格说完这番话感到非常疲劳了，她不得不雇了辆三轮车返回住处。

从甘娜格的严肃的神情看出，她心里压抑着某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忧虑和痛苦在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来。蒙希先生及其妻子、女儿建议她到他们熟悉的顺势疗法医生那里去看看。有时候他们猜测：莫非是甘地先生的逝世使姑娘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有时候他们想：也许是从老家得到了什么令人不安的消息吧？机关里的人都感到惊讶，她刚来时显得落落大方，无拘无束，跟大家都谈得来，为什么现在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呢？现在她虽然也笑，但是在强装笑容，见了真叫人怜悯。

整整过了一个星期，这才看出甘娜格的身体复原。她又恢复到和往常一样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她跟吉尔才见过三次

面。他们谈话时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气氛，好像两人在对方面前都是罪人似的，彼此都感到羞愧。他们之间没有再谈论到那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每个星期五，甘娜格都收到父亲从德里寄来的信。去信后的七八天里一般也都收到姐姐的回信。奈耶尔很忙，写不了信，甘达便简简单单地附上几句，问个好。甘达也很劳累，很忙。家里没有雇用人，做饭的事和全家的事，哪怕是丁点小事，都得要她去料理。她要求说，一旦她没有时间写信，仍希望甘娜格继续来信。二月份的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甘娜格下班回来，蒙希先生的妻子叫住她，给了她一封从邮局寄来的厚厚的信。由于信很厚，甘娜格看了看信封上写的笔迹，认出这是姐夫奈耶尔写的。

甘娜格开开房门，坐在床上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和姐夫用英文写的信一起，附着一张很大的铅印纸。甘娜格首先把信看了一遍。

奈耶尔在信里写了几句问好的话之后写道："也许你在三四天以前就收到布里的信了吧。不然，我就告诉你一个意外的消息：一星期之前，我曾经在法院里偶然遇到过他。"

看到这里，甘娜格全身颤抖了起来。她紧紧地捏着信纸，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信中说："太好了，我哪知道他也在贾朗达尔。我高兴地迎上前去。不知道为什么，分别了这么久才见面，他却没有任何高兴或愉快的表示。我告诉他，我就住在贾朗达尔，但他没有表示出再次相见的意思。他问起父亲。我告诉他，父亲现在住在德里，我把父亲的地址也告诉他了。我心想，他一定会问起你的地址的。但他没有提到你，我也就没有说起你。有可能，你已经通过父亲的地址收到他的信了。不然，这张广告将会告诉你一切。他也许很忙，没有能够好好地跟我谈谈。现在

就告诉你这些情况。我现在正忙于力争站住脚跟。希望你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顺心。纳诺现在开始会说整句话了。她经常惦念着你：'乌鸦乱叫，船儿开了。'请来信详细谈谈你的情况。你的姐姐和纳诺问候你。……"

甘娜格一口气就把信看完了，接着又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她打开广告来看，上面写着："由布里主编的《观察家》出版消息。第一期将于三月一日出版。地址：贾朗达尔，马伊·希兰门，伯哈杜尔格勒住区，格马尔印刷厂，《观察家》主编杰·布里。"

甘娜格把广告也看了两遍，又非常仔细地把信看了一遍。甘娜格对奈耶尔提到布里的那些话不大相信。她觉得：姐夫对布里的每一件事情经常采取讽刺和挑剔的态度，这完全是一种偏见。她又亲切地把广告看了一遍，接着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信中提到布里的这一段。她坚决认为：姐夫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这是他的自由。她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叫唤着："主编杰·布里。"在她想像中布里仿佛已经听见了她的声音，她感到高兴极了。

但是甘娜格心里又不安起来，怎么办呢？她的心简直无法在自己的身体里和房间里呆下去了。她躺到床上闭着眼睛控制自己。在她的脑海里，布里以各种状态出现了。报纸的办公室，一所印刷厂，非常繁忙的布里……

好了，蒙希先生的外孙叫甘娜格说："阿姨，吃饭吧。"蒙希先生家一般六点左右吃晚饭。吃饭对稳定情绪多少有点帮助。她心想，假如能与吉尔见个面，那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可是吉尔从晚上八点到深夜两点要上班。她又躺到床上反复地想着，似睡非睡地想了整整一夜。

在早晨来临之前，甘娜格把一切都想定当了。这天是星期

日。她早晨八点就雇了辆三轮车去在乌代根杰的吉尔的住所。她把他叫到胡同里。吉尔见甘娜格这么早就来自己这里感到惊讶。

甘娜格把奈耶尔寄来的广告拿给吉尔看。她没有把姐夫的信给他看，因为信里有讽刺布里的话。但她把姐夫来信的事跟他说了。

吉尔向她祝贺，并且表示高兴。

"这一切都是托你的福呀。"甘娜格被吉尔的善良的心意所感动，说道。

甘娜格想乘当天午后的旁遮普邮车去贾朗达尔。现在父亲虽然不再反对，但在结婚之前她怎能请求父亲允许她去布里那里呢？父亲听到消息后是会亲自给布里去信的，但双方信来书往，到时候就算布里能来勒克瑙，那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何况布里身上担负着创办新报纸的任务呢。耐心地算了算时间，要等待这么多天，这不是甘娜格现在能办得到的。甘娜格想像，突然到贾朗达尔会让布里大吃一惊，想到这里她的心高兴起来了。……心想去一次好好看看布里，跟他谈谈，确定下来：今后干什么，怎么干。此后，她可以耐心地等待。让惶惶不安了半年的心情平静下来吧！

吉尔想了一下，对甘娜格的想法表示支持，建议说："我送你上下午的邮车。星期一早晨我替你送假条去请假。你现在才上班两个月，不要多请假。你看到布里后就从那里给我来个电报……"

旁遮普分治造成铁路交通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已有好几个月。现在火车又开始正常通车了。旁遮普邮车冒着一夜的黑暗和迷雾奔驰着，越过北方邦和旁遮普的上千英里的漫长的平原，

在天快亮的时候到达了贾朗达尔车站。空气里饱和着浓密的雾，天冷得叫人发抖。甘娜格在长大衣外面还披了条披巾。她提着简单的行李，雇了辆二轮马车去马伊·希兰门。经过反复打听才找到了帕哈杜尔格勒住区，来到了格马尔印刷厂门前。

在格马尔印刷厂的招牌下面，大门关着。从关闭着的两扇门的门缝里正向外冒着机油、纸和布燃烧发出的充满焦臭味的浓烟。甘娜格敲了敲门，从里面传来粗声粗气的问话："谁？"门开了，一个冻得缩着身子的男人向外面张望了一下。见到停在胡同里的二轮马车旁站着一个穿大衣的妇女，这个印刷厂的仆人便不作声了。

鲁尔杜不认得这位穿着大衣披着披巾的妇女，猜想她是乌尔米拉的母亲，或者是她的什么人。这位衣着讲究的妇女是坐马车来的，找的是老爷。于是他就明白了，肯定是家里的主妇。他不声不响地把里面天井的门打开，从马车上取下甘娜格的毯子和手提箱。

鲁尔杜拿起手提箱和毯子，走在前面领甘娜格上了楼梯。但是上了楼，他就闪到一边，给甘娜格让路。见门关着，甘娜格便喊道："请开开门。"出于内心的激动，她不想喊得太响，所以把声音稍微压低一些。她的心高兴得快要跳出来了，因为她的声音正传入布里的耳朵里。

甘娜格是一口气走上楼的，她喘着气，把手撑在房门上。

"谁？"从里面传来了布里的声音。甘娜格将手撑在门上，门便朝里开开了。

甘娜格走进房间里去。这时天已亮得足以看得见一切了。左手边的另一间房间的门敞开着，见到布里钻出被窝正从床上下来。

甘娜格全身充满了一股欢乐和激动的暖流。她真想跳过去扑在布里的怀里。她忽然看到布里身后的床上有一张脸正从被窝里向外张望。这是一张姑娘的脸，洁白，美丽，迷人，满头蓬乱的头发，额上有一颗被蹭模糊了的吉祥痣。

这张脸立刻羞涩地躲进了被窝。

布里并没有露出兴奋的样子，却是呆住了。

鲁尔杜已把手提箱和放在箱上的折好的毯子放在楼门口走了。

甘娜格身上的这股暖流消失了。她全身发软，双膝颤抖。

"你？"布里朝她走过去问。这个词似乎是从他嘴唇里不自觉地迸发出来的。他睁大着双眼，呆若木鸡。

甘娜格转过头去，把头低下来，双手捂着脸。

布里定了定神，抓住甘娜格的手臂走出床前的房门，把她拖到一边问道："你刚到吗？是从德里来吗？"

甘娜格站不住了，差一点跌倒，她控制住自己，蹲了下来。她找到布里的唯一的愿望实现了，为他而作的斗争完成了，然而如今的结局使她实在说不出话来。她感到天旋地转，气也喘不过来。

布里把房门带上，将甘娜格拉到另一扇门处。布里将立在墙边的席子铺在地上，让她在席子上坐下。他抱住她，把脸凑到她耳边叫道："甘妮！"

甘娜格哭了起来。

布里压低着声音不断地在甘娜格耳边叫道："甘妮！甘妮，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嘛！"

甘娜格双手捂着脸，靠在膝盖上不断地痛哭着。她一股劲儿地哭，既听不到，也说不出话来。在她那双充满泪水用双手捂

着的眼睛里似乎又出现了那张从被窝里向外探望的迷人洁白的脸、蓬乱的头发和模糊了的吉祥痣。她接着又一阵痛哭。

布里搂着甘娜格，温存地发着誓，抓住她的小腿，求她听自己说话。半小时之前，甘娜格巴不得能听到他说话。

甘娜格把手从脸上移开，两眼全哭肿了，哭红了，现在还满是泪水。"这是怎么回事？你搞的是什么名堂？"她问布里说。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瞒过你，你耐心地听我讲。你刚见到我，还没有听我说就开始哭了。"布里的声音有点湿润，下巴在颤抖着。他用牙齿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接着把脸转了过去。

甘娜格双手握着布里的手问："你说吧，这是怎么回事？"

布里把嘴唇咬得更紧了，显得难以掩饰自己不安的情绪，说道："事情根本没有弄明白，你该这样哭吗？"

"我都看见了。"

"你应该听我说嘛。"布里哽咽地说："你应该知道我的苦衷。"

"您请说吧！"甘娜格语音坚定，却有点软下来了。

布里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清了清嗓子，很小声地说："你看到的是一瞬间的情景，但是你却没有看到处在其背后的威胁着生命的、使人束手无策的和痛苦非凡的悲惨情景，这些都是你连想像也无法想像的。你不知道我是怎么从死神口里脱身的，我过去和现在都处于多么无可奈何的地步……"

甘娜格把下巴支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布里的脸。布里避开她那双刺人的双眼，慢慢地说下去：

"……你已经看到我处于这种状况，但你并不知道这种状况是什么环境造成的。当一个人受伤失去知觉时，他自己也不知

道怎么去寻找依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东西上。当他苏醒后，他惶惶不安，毫无自救的力量，现在只有你才能挽救我。”

布里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气。甘娜格两眼瞪着他问道：“她是谁？是怎么回事？”

“甘妮，瞒你什么呢？过去我都对你说过。”

“什么？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

“我以前告诉过你在默里的事情，我是去默里给那个姑娘当家庭教师的。”

甘娜格想起来了，两年前当布里和甘娜格彼此倾吐自己内心的秘密、表示相互信任的时候，布里谈到了他在默里时与乌尔米拉相处的体会。他说，他是不会倾倒在那种只能以形态上的美吸引他的姑娘的面前的。

“她怎么来这里的呢？”甘娜格问。

“这是她的命运注定的！”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回答说：“是谁把我带来这里的呢？我思想上受到了打击，使我现在还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完全清醒。在这场灾难中我什么没有遇到？我从奈尼塔耳来的时候，还未到卢迪阿纳，车上就打起来了。从萨哈兰普尔、阿姆巴拉上来了一大批穆斯林，车上挤得满满的。挥刀屠杀，血流成河，发狂的人对谁也不放过。我也被长矛刺了好几下。……”布里看到甘娜格听得浑身发抖，于是继续说道：“我坐在车厢的尾部，被往后退的人们压倒了。长矛就刺在压在我身上面的那些人身上。在死尸堆下爬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我苏醒过来时，我不相信我活着。我相信我并没有发疯。”

甘娜格吓得发抖，双手抓住了布里的手臂。布里继续告诉她说：在漆黑的路上，有人把刀架在他脖于上，把他的口袋抢劫

一空。他饿得发慌,在路上徘徊,想把自己的衣服卖掉。他到烤饼铺里给人家洗碟子,挣得两块烤饼吃。……

甘娜格又流下了泪水。布里似乎处于梦幻之中，用带哭的声音说着。

“布里大哥!”从楼梯上传来了喊声。

布里立刻起身走了过去。

里基拉姆就在几级楼梯下站着。因为乌尔米拉在家，况且从鲁尔杜那里已听到新来了一个妇女，所以里基拉姆从老远就咳了几声。

平时布里总是提前几分钟就准备定当到印刷厂了，看看大家是否准时上班，是否立即开始工作。现在里基拉姆见他这时竟还穿着睡衣,便问道:“大哥,你身体好吗?”

“没什么,不过有点头痛。你派人在脚踏印刷机上印杰兰辛赫的收据。法院的表格上滚筒印刷机印。我就来。”

布里回到甘娜格身边,为了便于小声说话，便弯下身子说:“你冒着这样的严寒,经历这样长的旅途来了,喝点茶吧……”

甘娜格抓住布里的手臂，让他在席子上坐下说:“算了。你说说,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首先我没有能来得及告诉你,我是怎么来到这所房子里的。”

“这等会儿再说。你先告诉我,你在哪里遇到她的?”

“说来就话长了,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布里以悲痛的声音说道:“她全家人流离失所来到了这里。这个可怜的姑娘在拉合尔守了寡。她父亲的家产被洗劫一空。情景很凄惨。父亲心跳过速,母亲也是这样。身边有一个小男孩。我回难民营看到,他们把她扔下走了。她用头巾勒住脖子企图自杀，她昏迷了过

去，连手都软了。我们俩受命运的驱使，都处于疯子样的状况。她一次又一次地企图自杀。如果我在尽力使她情绪稳定下来的过程中不能忘却自己的处境的话，那么我自己也许也寻短见了。那时候，我怎么能对她的过去记仇怀恨呢。我怕她在我睡着的时候再勒脖子，所以我就不得不抱着她睡。我有必要使她相信：她不是一个被剥夺了生的权利的、无依无靠的、孤独的人。不管合适不合适，为了扭转她的想法，我使她相信我是爱她的。我从思想上到肉体上采取了一切措施。这是一个救人性命的问题。我没有看得比这更远，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让她替代你，或者说把她当作妻子。你可以把它说成是淫乱，但是当她一恢复常态，我就立即考虑到让她自力更生，迅速把自己解脱出来。处于这种为难的情况之下，我就不能一见到奈耶尔就给你写信。”

甘娜格低头听着。

“你等一下，我有点头晕。我给你沏茶吧？……”布里没有敲门，推开旁边的门就进去了。

乌尔米拉正站着把耳朵贴在一扇门上听着。她已经把衣服穿上了，裹了条披巾。额上的吉祥痣现在仍散着。她的脸像放久了的纸一样焦黄。布里明白了，乌尔米拉在偷听甘娜格和他的谈话。

布里头昏眼花。然而，他拉住乌尔米拉的手臂，把她拉到离房门稍微远一点的布幔里，靠着墙，用非常轻的声音说：“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你别慌！”

乌尔米拉不高兴布里拉她的手臂，但她没有抬起眼来看布里。

“你沏了茶了？”布里问。

乌尔米拉一声不响地站着。

布里张了张身边的厨房。炉上没有火，空空的。布里想起来了，从早晨起牛奶还原封不动地放着。布里一手搭在乌尔米拉的肩上，另一手把她的下巴抬起来，用非常胆怯的声音安慰说："你别慌，相信我。别慌慌张张地把事情弄糟。你现在是在自己家里。你把她当作客人那样好好地招待她。"

乌尔米拉没有跟布里相视，低着头进厨房去了。

布里走进楼下的门叫来凯米，给了他一个卢比，吩咐他去面包铺、奶油铺和甜食铺买点甜的和咸的点心来。

吩咐完，布里又回到甘娜格身边，在席子上坐下说："甘妮，这时候，你看见这种情况，一定非常痛苦，但是你是来帮助我的，你要帮我把我的处境处理好，解决好。她的不幸的遭遇和无依无靠的情况都摆在你的面前。我很早就跟苏德先生说过，给她找一户好人家住，让她能读点书，有个工作做。这是今后的事，但是眼前得把她安顿好，别让她再发疯。"

甘娜格低着头沉默不语。布里把在烤饼铺当伙计时遇到苏德先生和苏德先生建议他掌管印刷厂的事说了一遍。说话中间他要求甘娜格说："她会把茶沏好送来的。你把她叫过来。"接着又说："我刚摆脱困境有一个喘气的机会，就按奈尼塔耳的地址给你写过一封信。得不到回信就又写了一封。这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就寄了封挂号信。"

布里从席子上站起来，到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封挂号信，作为直接证据放在甘娜格面前，说："这封信退回来了，我感到很失望。接着，忽然在法院里见到奈耶尔。他告诉我，父亲住在德里，在德里门旁边，但是没有告诉我确切的地址。我考虑到他过去的态度，也就不好多问。"

“你跟姐夫谈了些什么？”甘娜格问，这时布里听到背后的脚步声，便转过身去，看到一只放着茶具的托盘。乌尔米拉躲在布幔里伸手把托盘递出来。

“来，来，你也来。”布里接过托盘招呼说。

甘娜格没有能说出一个字来，低着头一动不动。

布里把托盘放在席子上，对乌尔米拉劝说一番便进去把她拉了出来。两人相互扭转着脸，低着头坐着。布里把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早点放在中间，要她们两人吃。他又拿出一只茶杯来，沏了三杯奶茶。

甘娜格和乌尔米拉两人低着头不言不语地坐着。这时有可能甘娜格在想着刚到时看到的情景，乌尔米拉的耳朵里回响着从门背后听到的说话声。布里也低着头，既不指名道姓，也不看谁一眼，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劝大家说：“吃吧，吃一点吧，喝茶！……快凉了！”

布里把一块奶糖塞进了嘴里。处在这种令人烦恼的情况，他感到塞进嘴里的似乎是一块土块。接着，他开始喝茶了。甘娜格没有吃东西，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着茶。乌尔米拉一动不动地坐着。

布里不知所措，怎么办呢？说什么呢？在她们俩面前，他是罪人。才喝了半杯茶，他的想法就变了：她们俩彼此是不能相容的。她们在表面上应该做出一套来，何必闹什么名堂呢。该有什么话说，都跟我说！

他想起来了，听说他有两个祖母。……究竟是怎么回事，过去人们都有两个老婆，现在也许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有两个老婆。她们应该各说各的，各做各的。……

楼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同时听到说：“喂，布里，怎么啦？有

什么事吗？”

布里大吃一惊，几乎是跳起来一样。他刚要朝门口走去，便听到说：“在被窝里躺着吗？”

虚掩着的门从外面推开了。苏德先生走进屋来，突然站住了。

布里身后的席子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姑娘，似乎在生气，都低着头。苏德先生突然闯进来遇到这两位姑娘，觉得很不好意思，便一句话也不说地退回到楼梯。布里自己也朝楼梯走去。

听到苏德先生招呼说：“布里，我有事跟你说，你过来一下。”

布里走下楼去，苏德先生和他的听差杰甘纳特在门前站着。苏德先生气得涨红了脸，他吩咐听差到胡同里去坐在马车上等着，接着把布里带进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关上两边的门，说道：“你搞的是什么名堂？你是在往你自己的脸上抹黑，也会给我脸上抹黑。说起来，呃……呃……你推说身体有病，弄来两个姑娘在楼上鬼混！干这种坏事不坏身体坏什么呢？说起来，我过去说过，你要么跟这个姑娘结婚，要么，呃……呃……把她送回家去！你竟然藏了两个姑娘在家里。”苏德先生怒气冲冲说：“你变成土邦王公了，说起来，竟然要两个老婆？”

“大哥，您听我说，我原先不知道，她是刚来的，不怨我。”布里想解释。

苏德先生打断他的话继续训斥说：“原先不知道？你守着她们俩坐着，活像是个古时候的土邦王公。你不认帐，还撒谎！”

“大哥，您去看看吧，鲁尔杜把她的手提箱和毯子放下刚走，现在东西还在门边放着呢。她事先也没有通知我一声就来了。”

“怎么？这个姑娘是来找你的？说起来，你圈套设得够多的了。你经常干这种事吗？说起来，你真给国大党增光啊！”

“大哥，您在说什么呀，她是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闺女甘娜格。她是从报纸的广告上得到消息才来的。”

“你曾经说过，说起来，你跟她的关系还没有定。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撒谎。”苏德先生越发生气了，说道：“过去跟你没有什么瓜葛，她怎么会来呢？说起来，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你抛弃了她又骗得了另一个。这是什么行为，到处糟蹋清白无辜的良家妇女？你这样搞，那就离……离……离开这儿。”

“大哥，您听我说呀！”

“听什……什……什么？我……我……我没有看见吗？”

“关于乌尔米拉的事，您过去说过。从那时起我就在努力，但是我在这里认识……”

“你跟我说了？”苏德先生打断了他的话，看到布里沉默不语便威吓说：“你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你在装傻吗？说……说……说起来，你怎么又把吉尔塔里·拉尔的闺女叫来了呢？你想要两个女人？”

“大哥，我并不需要。如果证明是我把她叫来的话，那您就用枪打死我。她的姐夫默亨德尔·奈耶尔律师已经来到贾朗达尔了。她也许是来这里看她姐姐的，也顺便来这里看看我。”

“说……说……说起来，她是带着手提箱和毯子来找姐姐的啦？”苏德先生打断了他的话，气愤地说：“当初你既然想干这种事，那么有什么必要来……来我这里呢？说起来，你当初为什么要当监察委员会的秘……秘书呢？你干这种坏事，就会败坏你自己的名声，也会败坏我的名声，也会败坏国大党的名声。你……你能编报纸吗？”

布里怎么会承认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他认为这全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他被苏德先生的愤怒和虚伪所激怒，很想说：

"我并不在乎你，也不需要什么印刷厂和报纸。"可是他不能这样说。现在对他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正在逐步成为事实。他无可奈何地沉默了，苏德先生也气得不再说下去。

"大哥！"布里可怜巴巴地说："这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使我在您面前成了一个罪人。……"

苏德先生又发怒又担忧，他从他那理得整整齐齐的头上脱下甘地帽，用手摸着头思索了一阵，然后把手插进毛坎肩的口袋里望着墙想了想说："走，上楼去！得把事情决定下来。"

苏德先生走在布里的前面踏上了楼梯，上了一半楼梯便突然停住了。他想到楼上有两位姑娘，便对布里说："你前头走。"

布里和苏德先生走进了房间，甘娜格还在席子上坐着，乌尔米拉已经起身走了。

"这位是苏德先生，议会秘书。"布里告诉甘娜格说。

苏德先生回答了甘娜格的问候，问道："你是不是牛奶市的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闺女？"

甘娜格点头承认。

"潘迪特先生现在在哪里？"

"在德里。"

"你是问过他才来的吗？"

甘娜格对这个问题很反感，但仍回答说："我在勒克瑙住，我是从那里来的。"

"你为什么不问问潘迪特先生就来了呢？这不好。"

"跟您有什么关系？"甘娜格望了苏德先生一眼，对他的干涉表示抗议说。

"嗯……嗯，跟我有关系。"苏德先生气得有点发抖说："现……现……现……现在你还没有结婚！"

甘娜格感到气愤和羞辱而低下了头。她没有朝苏德先生看，便用英语说道："这些事情跟您有什么关系？"

"对，对，就是跟我有关系。潘迪特先生，说……说起来，是国大党的一位资历很深、颇受尊敬的人物。他的声誉跟我有关。说起来，布里是我……我的兄弟。他的身份跟我有关。说起来，如果潘迪特先生想让你们两个结婚，那么我跟你也有关系。"

苏德先生把这层密切的关系所赋予他的权利说了一遍，借此来羞辱甘娜格。甘娜格感到似乎是姐夫奈耶尔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她的面前。甘娜格被抢白了一番，一时说不出话来。她头垂得更低了，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望望布里，想从他那里得到援助。

"大哥！"布里鼓起勇气说："我在拉合尔时经常去她家。她也经常来我们家。"

甘娜格松了一口气。

苏德先生训斥布里说："呃……呃……难道潘迪特先生说过，不……不……不结婚就在一起住吗？你罗唆什么！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如果潘迪特先生愿意，你们愿意，那么为什么不结婚？你们难道想把我们这些人的名声都败坏了吗？"

布里不做声了。

甘娜格用披巾蒙住眼睛哭了。她过去没有想到会有苏德先生这样的人和这种情况。假如姐夫奈耶尔这样训斥的话，那么她就干脆回答说："好吧，你给我们办婚事。"然而对这个素不相识的、说话口气很大的人，回答什么呢。

苏德先生指了指正在痛哭的甘娜格对布里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好处。说起来，我今天就给潘迪特先生写信，快点结婚，把这场纠纷解决了。啊……啊……还有，她不要住在这里，到她姐

姐那里住去。说……说起来，你可以去那里看她。"

苏德先生把双臂在胸前一搭，吐了一口气，表示他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接着转过身来轻声问布里说："她在哪里？"

布里已经完全听凭摆布了。他低着头走出凉台的门看了看，见到乌尔米拉在凉台上，背靠房间的墙，把头撑在膝盖上，蜷缩着身子，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布里朝她看了一会儿，看到乌尔米拉的这种表情，也就没有勇气对她说要她到苏德先生跟前去了。他走回来给苏德先生往凉台上指指。

苏德先生犹豫了一下，朝凉台走去。乌尔米拉仍然这样坐着。苏德先生站到她面前用很轻但又很严肃的声音说道："你不想结婚，想自……自……自力更生，那么你在这里住着有什么意义呢？"

苏德先生不等乌尔米拉回答就接下去说："你应该学会一种本领，上正规学校，或者学习护理，或者当用人。你想读书或学点什么，费用会有安排的。你住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乌尔米拉仍然低着头一动不动。

苏德先生想了一下说："好吧，医院里的护士长会来接你的。"

苏德先生和跟在他身后的布里朝楼梯走去。

布里把苏德先生送到印刷厂门口。苏德先生没有跟他说什么，坐上停在胡同里印刷厂门口的马车走了。布里已没有勇气上楼去见甘娜格和乌尔米拉，他坐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想：怎么办呢？真被逼得无路可走了。乌尔米拉将去哪里呢？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什么过错呢？我为什么要欺骗这个可怜的姑娘呢？……我也不能欺骗甘娜格。我在她们两个人面前是罪人。

里基拉姆走来问点事。布里没有听懂他的话，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事都要我亲自动手吗？我不是在筹备报纸吗"？接着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职责，便稍稍平静些说："我听苏德先生的好呢，还是听你的好呢？你过去没有开过印刷厂吗？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工作吗？"

里基拉姆必恭必敬地回答这种训斥说："我做是在做，但还是问问主人为好。"说完就走了。

布里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反抗的情绪。苏德先生的压力在践踏他，他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压力呢！……苏德先生凭什么要干涉我的事情？我做的事由我负责，由我来承受后果，哪怕要我牺牲生命去承受也好。在不寻常的局势下发生的事情怎么能用寻常的眼光来鉴别呢？不管他有什么特殊的手段，就让他用吧！反正后果由我来负，不要别人来负。我怎能把她们两个人中的某一个人推出去呢？……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别人为什么要说话呢？……但是不去理睬苏德先生，我又能把她们俩带去哪里呢？印刷厂和房子都是苏德先生的，不是我的。我们三人能抛弃这个家不住而去流落街头吗？布里的强烈的反抗情绪平息下去了。

处在这样难以忍受的压力下，布里本想把自己的心抠碎，本想自己撞得头破血流，来阻止这种对待乌尔米拉的蛮横无理的行为。但是能够左右情况的力量并不在他手里。他去甘娜格和乌尔米拉面前干什么呢？

布里无可奈何地想道："我投靠苏德先生，却陷进了印刷厂、房屋和报纸的罗网。我怎么才能冲破这张用无形的网丝织成的罗网呢？假如没有印刷厂和房子，怎么会有这一切呢？假如我一直呆在烤饼铺靠刷洗碟子生活的话，那就不会有这种罪孽和

屈辱。”

印刷机一停，布里就注意到现在已经一点钟了。他想起从早晨起表还没有上过。于是他将表上足。他怎么上楼去呢？

印刷机又开动起来了。布里看了看表，又过了半个小时了。他把皮尔古叫来，要了一杯水。

印刷厂门口响起了很响的敲门声，皮尔古走了出去。回来时他身后跟了一个身穿衣裙、披着披巾的穷苦的中年妇女。

随皮尔古进来的这个妇女递给布里一封信。信是写给布里的，写在“国民医院”的信笺上。信中说：“遵照苏德先生的指示，望将乌尔米拉交本院女仆带走。”

布里明白了，他成了一部没有知觉的机器了。人家是在用他的手杀人。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

女仆提醒他说：“老爷，请你把姑娘叫来。救护车在外面停着。司机要不耐烦的。”

布里使尽全力站了起来。他回答女仆说：“我把她叫来。”他朝楼梯走去。

苏德先生曾经对一动不动地背靠墙坐着的乌尔米拉说过：“……你在这里住着有什么意义呢？……你应该学会一种本领。……医院……会来……接你的。”苏德先生做出决定就走了。

乌尔米拉仍然丝毫不动，一言不发地低头坐着。过了几分钟后她才醒悟：…… 他们要把我从这里赶走。……我到哪里去呢？……现在对我来说人世间哪里还有地方呢！乌尔米拉不禁流下了眼泪。她想嚎啕大哭一场，但她怎能让这个突然出现的、像小老婆似的女人听到她的哭声呢？她憋着气，低着头，不停地掉着眼泪。她竖起耳朵在等待着脚步声的出现。要是布里来，她就

抱住他的脚说:"你别把我推出门外! 只要你说一声，我就睡到一边去。别把我赶出去呀。你就用毒药把我毒死吧。"

乌尔米拉竖起耳朵等待着脚步声，等着等着开始失望了。她的眼泪早已停住，双眼发干了。眼前，太阳已经当头，接着墙壁的阴影投在她身上，伸延到前面两尺远。乌尔米拉仍然这样坐着。她听到了脚步声。是布里来了。乌尔米拉立刻站起身来。布里的双眼也是红红的。

"女仆从医院来领你了。你别害怕。我会去那里看你的。你随身把衣服带上。女仆站在楼下等着。"布里用极其低微的声音说。

乌尔米拉含着眼泪双手合十说:"你别把我赶出去! 我……"

"你别害怕。现在快走吧。"布里立刻返身走了。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乌尔米拉抱住头靠在墙上，又坐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从楼梯口传来了呼唤她名字的声音，这是一个妇女的声音。

乌尔米拉失望地使尽全力站起身来。她不顾箱子咯咯作响，猛力把它打开，取了一身洗净的衣服和一条披巾。她知道，另一间房间里有一个新来的女人也许在席子上坐着。乌尔米拉低头走了，不想朝她看一眼。她随着在楼梯中间站着的女人扶着墙走下楼去。

布里站在印刷厂门口。乌尔米拉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布里朝她伸过手去说:"把这拿着，必要时花。"

乌尔米拉虽然听到了，但没有朝他看。

布里倚着门站在那里看着。女仆和跟在她后面的乌尔米拉低着头从胡同朝市场走去。

司机打开了救护车的门，女仆扶着乌尔米拉上了车，接着

女仆自己也上了车。司机关上了车门。

布里朝印刷厂后面的厕所走去。他禁不住直流眼泪。过了一刻钟，他从厕所出来，在自来水管子那里洗了洗手，回到办公室坐下。坐了几分钟后，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走上了楼梯。

刚才布里来叫乌尔米拉的时候，甘娜格正盖着毯子面朝墙睡着。他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叫道："甘妮，你在睡觉吗？"

甘娜格坐起身说："你走时我就困了。昨晚通宵没有睡。啊，三点钟了吗？你刚才去哪里了？"

"甘妮，你饿着肚子就睡了。叫我说什么呢，我去料理这桩头痛的事情了。我刚把这个可怜的姑娘安顿好。"

"她走了？"甘娜格宽心地问。

"我早就跟苏德先生说好了。她没有上过大学。她过去想学习护理，但是只要在她尚不能自食其力之前，我总想尽我的义务。"

甘娜格对布里的想法没有表示反对，说道："你的兄弟苏德先生说话怎么这样的呢？我住在这里跟他有什么关系？"甘娜格说着羞得满脸通红。她撒娇地把头靠在布里的肩上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她看了看布里的眼睛说道："我这么远赶来就是为了挨他训吗？"

布里搂着甘娜格劝说道："父亲不会不听苏德先生的话的。"

"你的苏德先生真了不起啊！"甘娜格神气地说："我十二月份时去过德里。当时父亲主动谈起过这件事。父亲希望快点把事办了。"甘娜格把脸埋在布里的怀里。

甘娜格询问了出版《观察家》的准备工作，谈了自己在勒克瑙的工作情况。她把阿瓦斯提先生的恶劣行径也说了，又说道："你没有邀请我来，我还是及时支援你来了。"

甘娜格觉得晚上在姐姐家过夜为好。她知道奈耶尔的通信地址。布里陪她一起去门蒂市场帮助寻找奈耶尔的住所。布里本来不想在奈耶尔未曾邀请的情况下去他家的，但是在甘娜格的恳求下，并且考虑到将来，他只好去了。

默亨德拉·奈耶尔和甘达听到的是，甘娜格是从奈耶尔那里一得到布里的音讯后就赶来贾朗达尔的。布里得到她要来的消息之后亲自去车站接她。姐姐和姐夫哪会对她的来意产生怀疑呢？

奈耶尔和甘达亲热地责怪甘娜格说："你不能给我们一封信通知要来这里吗？"

甘娜格推托说："我来得出乎你们的意料不好吗？"接着她便逗着纳诺玩，故意装作什么都听不到，于是就不谈这方面的事情，而转了话题。

奈耶尔住得很窄，但房子却并不很陈旧，是本世纪造的。楼梯开在小院里。一间房间面向市场，另一间房间在侧面。此外还有一间小厨房、一间洗澡间和一间柴房。前面的那间房既是办公室，又是会客室，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普普通通的椅子，贴墙放着一块小坐板。一到晚上，奈耶尔的母亲就在这间会客室里搭铺睡觉。奈耶尔跟甘娜格一直聊到九点半左右，接着他就专心一致地准备辩护词。甘娜格只得跟甘达同睡一张床。这不能不使她联想起过去奈耶尔在拉合尔模范区里的既豪华又气派的房子，可是现在提它已没有用了。

当苏德先生接触到布里和甘娜格的事情时，根据他的秉性和习惯，他就想很快地对它作出处理。他从布里那里知道了奈耶尔的地址后，便请他来见了面。甘达和奈耶尔写了一封信去德里给潘迪特先生，信里并来提到是否出于他们的本意，只是建

议他要尽快地安排甘娜格成婚，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布里认为自己的过错是由疯狂的生活引起的精神错乱造成的，但他还是承认为自己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是道义上的职责，为的是使自己在将来能循规蹈矩地和有节制地生活。他把甘娜格送上了开往德里的火车后，便在返回印刷厂之前去了趟医院。

乌尔米拉听说有人找她，便来到了走廊。她见到布里就低下了头。

布里安慰她不要害怕，保证全力帮助她，问她需要什么东西。

乌尔米拉没有抬起头来，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回去了。

三天后布里再去医院，得知乌尔米拉到卢迪阿纳上护士学校去了。

七

甘地先生逝世之后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内政秘书拉沃德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曾经保证要为达拉想想办法，但现在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了。一天晚上，他筋疲力尽，心灰意懒，去了俱乐部。在那里遇上了阿格尔瓦拉先生。拉沃德先生想起来了，他把曾经约请阿格尔瓦拉先生的事也给耽搁了。

阿格尔瓦拉夫人很不乐意带达拉到俱乐部去赴内政秘书的宴请。她的担忧完全是有道理的。在拉沃德、德埃先生和纳罗德姆这些人眼里只有达拉一个人。拉沃德用手臂挽着达拉，请她坐在自己身边的椅子上。他跟她谈得很亲热，简直像是多年的熟人。……他也不想一想，论年龄，达拉只配当他的女儿。夏玛却这样地怂恿着他。

阿格尔瓦拉夫人穿着做工考究的贝拿勒斯纱丽，戴着全套

首饰到俱乐部来出席宴请，但谁都不在乎这些东西。达拉身穿镶黑色宽边的棉布纱丽和黑外套，脖子上和耳朵上什么首饰也没有，两只手腕上戴的只是两只粗大的黑玻璃镯子。跟自己的女仆达拉相比，女主人对自己受到冷落而感到很生气。她想，男人们对首饰和衣着哪在行啊？他们只看得上年轻的姑娘，每天得有个新的。

阿格尔瓦拉夫人看透了男人们的心思，平时分外小心，尽量少带达拉在丈夫和客人们面前露面。她曾经有过随身携带她家第一位家庭女教师爱德华小姐和自己的寡妇妹妹的体会，但是姑娘们哪肯不在男人面前露面呢？纳罗德姆一见年轻姑娘就神魂颠倒。从在楼上客厅里举行酒会的那个晚上起，阿格尔瓦拉先生的两只眼睛就开始围绕着达拉转了。他头发都快花白了，可仍然是那种老毛病。平时不过要张报纸而已，却也要让人把达拉找来问问。女主人气得真不想跟达拉多说话，但是话总得说呀，所以，有时候生起气来就挖苦她几句。

达拉初到"埃·埃"公馆所体会到的欣慰之感慢慢地消失了。她知道女主人在生气，也知道生气的原因。有哪个姑娘看不出女人的忌妒心理呢？有哪个姑娘猜不出男人的情意呢？达拉知道，她是公馆里的女用人，对谁也不能不顺从。达拉本身也一直对女主人耿耿于怀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感到不安。这是对她的孤立无援的处境的作弄。即使阿格尔瓦拉先生对她只有一丝一毫的倾慕之心，这也使她感到讨厌。她期待拉沃德先生对她有所关照，但那也是足以使她提心吊胆的事。

达拉把谋职申请书送去了。这份谋职申请书是纳罗德姆亲自动手写的，叫人打好字，让达拉签了名。申请书写上达拉是攻读文学硕士的学生。在这段编造的谎言上签字，使达拉心里感到

害怕。纳罗德姆解释说，他一直跟父母他们说您是文学硕士。拉沃德在给援助和安置难民总监的电话里也说过您是文学硕士。现在怎么好说这都是编造的谎言呢。您会找到临时性工作的。一旦问起证明来，就到时再说吧。

纳罗德姆把有关拉沃德的事都跟达拉说了。他说，这个人很有势力，心肠很好，但听说是个色鬼。拉沃德的妻子早去世了。有个男孩子在比哈尔当税务兼地方行政副长官。家里有老姐姐和女孩妮勒姆料理家务。在米兰达时，妮勒姆有一次考试不及格，留了级，现在还在读文学士。拉沃德想赶在退休之前把女儿的婚事办好，因此拉沃德对纳罗德姆特别宠爱。阿格尔瓦拉先生也准备在这件事情上抛弃狭隘的种姓观念，并且不去向拉沃德索取十多万卢比的嫁妆，可是纳罗德姆并不喜欢像妮勒姆这样的轻浮的姑娘。

从三月份开始，达拉更加遭殃了。阿格尔瓦拉夫人脾气变得愈来愈暴躁。达拉也失去了纳罗德姆在家时的依靠。达拉谋职的心情更加迫切，但是纳罗德姆找到工作比她要早。纳罗德姆不管父母心里不乐意，还是在舍德纳格尔军工厂担任了培训部的业务经理。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就骑上摩托车从德里去往舍德纳格尔，晚上不到六点半至七点钟是不回家的。

晚上阿格尔瓦拉夫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七点钟时达拉正在给孩子们开饭，阿格尔瓦拉先生从外面回来了。他向用人问起女主人，接着叫人把达拉找来说："我要到俱乐部去，你也一起去，拉沃德先生一直惦着你呢。"

达拉倒是想去提醒一下拉沃德先生，她的工作至今未能得到安排，但她还是回答说："姐姐不在家，不告诉她一声……"

"哎，你就去吧。要换件纱丽的话，那就去换了来。我等你。"阿格尔瓦拉先生吩咐说。

拉沃德先生正在台球房里。阿格尔瓦拉先生跟达拉一起直接到了台球房。拉沃德瞧见了他们两人，打了个手势让他们等一下，他继续打这盘球。

拉沃德打完球后便领客人们走进休息室。阿格尔瓦拉先生立刻要了两杯威士忌，为达拉要了一杯凤梨汁。拉沃德主动问达拉说："你没有从援助和安置难民总监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吗？"

达拉从拉沃德那里移开她那令人非常怜悯的目光，摇摇头说："没有。"

"什么？……为什么？"拉沃德表示惊讶说，立刻把侍者叫来。他一边点着烟斗，一边把电话号码告诉侍者，说道："挂通电话后叫我。"

过了几分钟，侍者告诉说电话挂通了。拉沃德叼着烟斗朝电话机走去。

打完电话回来，拉沃德对达拉说："你为什么不去跟全印援助和安置难民总监艾·明·米德尔谈谈呢？"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他什么时候叫过我？"

"你真是个傻姑娘。"拉沃德叼着烟斗说："他替你空着个位置正等着你呢。他说，他昨天还给你们公馆去过电话。"

"噢，我根本不知道。"达拉急忙表示歉意。

拉沃德装出对阿格尔瓦拉表示不满说："怎么啦，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想让姑娘摆脱你的控制吗？"

"阁下，我有什么本事。"阿格尔瓦拉大笑说："我哪能敌得过你呢！"

达拉不喜欢别人开她的玩笑，但她为了讨好，抬起眼来感激

地朝拉沃德微微一笑。

“您瞧！”阿格尔瓦拉忽然说：“她在您面前含羞微笑；在我面前从来连笑也不笑。”

达拉不好意思地也朝阿格尔瓦拉看了看，笑了一笑，以便使人无法摸透她究竟向着谁。

拉沃德举起手指提醒阿格尔瓦拉说：“后天十一点，达拉小姐得去见援助和安置难民总监，请你记着。”

“一定，后天十点四十五分用车送她去。”

拉沃德把一杯威士忌喝完了，阿格尔瓦拉便问道：“您再来一杯吧，我去叫人准备饭？”

“不用，不用。”拉沃德推辞说，接着，问阿格尔瓦拉说：“你吃过野鹿肉吗？金多拉从拉尼凯德给我送来了野鹿肉，你来我这里尝尝吧。”

达拉想离开俱乐部回家去，但是拉沃德的话总是没完没了。

拉沃德来到他的会客室吩咐侍者说：“叫人准备饭！”他还指了指客人说：“有两位客人。先拿点威士忌苏打来。”

阿格尔瓦拉和拉沃德坐到桌前一边喝威士忌，一边等上饭。达拉拿起一本画报看。可是隔壁房间门上的布帘动了一下，她知道有人在探望。布帘下面露出了纱丽的边。

阿格尔瓦拉先生和达拉返回寓所时已是十点一刻了。女主人从客厅里走出来，本来就鼓着的脸气得似乎更鼓了。她一句话也不说。

阿格尔瓦拉先生朝楼梯走去，回自己的卧室。达拉经过客厅旁边，朝后面的房间走去。“到这里来一下。”她听到女主人的严厉的声音后便走回客厅。

“你刚才去哪里了?”女主人问。

“先生领我去了俱乐部。是拉沃德先生叫去的。”

“你是到这里来当用人呢,还是来寻欢作乐的?你出去问过谁了?”

“我曾经跟先生说过,应该问过您以后再去,可是先生……”

“你跟先生扯得上吗?你是来这里当用人呢,还是来当小老婆的?莫非我没有眼睛?就算是条蛇,你养着它,喂它奶喝,它也不咬人呢。”女主人大发雷霆,达拉低头站着。

久古尔走来压低声音对女主人说:“先生请您去。”

“你去吧,我就来。”女主人对久古尔说,接着又对达拉发了一通脾气说:“我不要你了,你明天回难民营去。”

“什么?”阿格尔瓦拉走了进来。

达拉立刻走出客厅,走到门口时听到阿格尔瓦拉先生在发火,也传来了女主人的声音。达拉迅速回到自己房间,关上了房门。

达拉出于害怕、羞辱和气愤,整整哆嗦了一夜。她的命中好似注定从来就不会有安宁,她想还是死掉算了!

以往孩子们六点钟就被叫起身,在这以前达拉早已梳洗完毕穿着定当。她一夜都没有睡着,然而她仍看了看小钟上的时间。到六点钟她已全准备好了,但是在房间里坐着,没有去孩子们那里。已经告诉过她,回难民营去,她准备离开这里。昨晚她受了侮辱,现在谁也不想见。她已经决定了,不回难民营,而是带上夏玛的住址去她那里谈谈。她身边有一百七十五卢比,她可以租房子住。明天她还得去总监那里,完全有希望能找到工作。

希沃妮在门口喊了一声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件拉莉上学穿的长外衣,问道:“妹子,怎么现在还躺着,身体不舒服吗?我

给她穿这件衣服呢，还是换一件？”希沃妮说话跟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你就给她穿这件吧。”

“等您过去我再给孩子们端早点好吗？我去给您端茶来。”

达拉明白了，情况不像想像那样令人寒心，于是回答说：“我马上就来。”

达拉把孩子们领进餐厅，这时纳罗德姆正在进早餐。他一般六点半进早餐，好早点走。有时候他比孩子们进早餐还早。他用英语问达拉说：“昨晚吵什么来着？”

“没有什么。”

“昨晚爸爸妈妈吵得很凶，我在房间里还听见呢。”

“我哪儿知道呢。”

“昨晚爸爸带您去俱乐部了，当时妈妈打听得很详细。她很冲动。晚上大吵大闹了一场。我还模模糊糊地听到哭声。吵得凶着呢。”

达拉不得不告诉他，说道：“我今天就走。”

“这怎么行呢？您上哪里去？要走先得把地点定下来。”

“难道我就这样给自己丢丑？让人家把我撵出去？”

“有谁会侮辱您，有谁会把您撵出去？到俱乐部去并不是不良行为。是爸爸带您去的，责任是在他。”

“阿格尔瓦拉夫人已经说过，叫我走。”

“您让她唠叨去吧，要走的话，那得像个样子准备定当才走。”

“她现在再来叫我走呢？”

纳罗德姆沉默了一下又说：“今天我在家。我不去厂里了。我打个电话去。”

达拉坚持说："不，您去厂里吧。"

纳罗德姆没有理会达拉的话，拨了281电话号码，打了电话。

八点钟时有两个人来找阿格尔瓦拉先生。阿格尔瓦拉先生在客厅里跟他们说了一阵话。八点半时他要了早点，在临上班前差人把达拉叫去。

达拉低着头。阿格尔瓦拉先生用英语问："没有什么不痛快吗？"又说道："你不必担忧。"

纳罗德姆知道达拉被叫去见阿格尔瓦拉先生了，也走了过去。阿格尔瓦拉先生见到他便问道："你今天没有到厂里去？"

"去不成了。摩托车的火花塞不打火。我已经去电话了。"

"需要的话，为什么不开小汽车去呢？算了，你听我说，你今天闲着，达拉小姐从明天起得去上班，她需要衣服或者别的东西的话，你给操点心，帐单交给我，明白吗？"

女主人没有走出房间来。公馆里的一切事情仍跟往常一样地进行着，只不过没有听到女主人的声音。当婆婆问起媳妇时，希沃妮回答说："她头疼。"

达拉由于整夜未能入睡，不断思索，这时觉得头也疼起来了。中午，她跟孩子们一起吃饭没有能吃下东西。她把孩子们送去休息后，便对希沃妮说："你知道安眠药片或者止疼药片在哪里吧，给我拿几片来。给我沏杯茶或者倒杯热开水来。我要躺一躺。"

希沃妮拿来了茶水和药片，坐在床铺旁边的地上亲切地说："我给你头上抹点万花油好吗？给你搓搓额角好吗？"

达拉拒绝了，但希沃妮还是没有站起身来，压低声音说："太太没有吃饭，在发脾气呢。她昨晚挨了顿打。她这个人说话根本没有分寸，废话连篇。她经常这样唠唠叨叨，总是挨打。她自

己不自重呗。她过去有个亲妹妹，那时候也常发生这种事情。她出身商人家庭，并不是什么当官的家庭。大人物就不像我们穷苦的小户人家那样，女人不跟别的男人说说笑笑。她自己跟谁都往来。我们看在眼里不说而已。大户人家的媳妇、姑娘我见得多了，我服侍这帮人服侍了一辈子。但是妹子，像你这样好性子的姑娘我没有见过。所以大家都服您，……"

"我要睡了。你也休息吧。"达拉翻了个身说。

希沃妮走了，但是达拉并没有睡着。她在想：唉，生来就是个女人哪，这就是你现实的写照。这样一个大富翁的太太——主妇、孩子们的母亲，有公馆，有汽车，有几十万卢比的首饰，有用人，有社会地位，有声誉，可是丈夫想打就打。她回忆起自己的新婚之夜。女人的一生除了被男人们虐待还有什么呢？

十点钟时希沃妮给达拉传话说，司机勒奇门已经把汽车开来停着。达拉在早晨把孩子们送去上学了。女主人那天还是没有下楼来。达拉早已决定要离开公馆。她并不在乎女主人，但她仍然让希沃妮去给女主人说一声，并且去厨房告诉大妈自己到哪里去。

阿格尔瓦拉夫人不吃不喝，不知道要在"怒室"① 里坐到几时。这是对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是自己的耻辱。第三天早晨，她走出房间下楼来了，但是只去后面的厨房，不去客厅和餐厅。达拉按部就班，早晨将孩子们送出去上学。她必须在十点钟到达秘书处所在地的人民大厦。她早就打听明白，印度门旁边有公共汽车。当她九点一刻动身时，虽然心里并不愿意，但她还是觉得跟女主人打个招呼为好。女主人坐在厨房前面的一块板

① 印度人发怒或生气时坐的房间。

上正在剖茄子往里面填调料。

达拉低着头告诉说："我上班去了。"

女主人在昨天就已经从希沃妮那里把一切事情都问清楚了。

"你跟勒奇门说过要车吗？"女主人眼不离茄子问。

"我坐公共汽车去，路线我都看好了。我每天都得去上班。"达拉头也不抬地说。

"瞧你说的这些话。"女主人稍稍提高嗓门说："大户人家的姑娘坐公共汽车去，不叫人笑话？"

"听说，她在机关里找到工作了？"女主人的母亲问。

"我说她，完全是为她好。"女主人说："现在她才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她是个大人物了。"妈妈表示惊讶说："孤零零的一个姑娘家在这么多的男人中间怎么行呢？她不害怕吗？"

达拉徒步上街搭公共汽车去了。

虽然已经上班了，但达拉还是在公馆里住了十三天。她没有找到租金合理又适合住的地方。达拉到"劳动妇女公寓"打听过，那里没有空地方。星期日，纳罗德姆凡是打听到有空房间或空房子的，都领达拉去看了一遍。为年轻的单身姑娘寻找居住的地方，必须要考虑周到。纳罗德姆劝她说："不会找不到地方而去住森林的，你急什么？"

阿格尔瓦拉夫人经常冷言冷语说："她在这里有什么不安逸的？她付房租、雇用人嘛，要不，就雇人做饭。在这里呀，受苦受累操心思的是我们。换个地方有谁肯？我一直把她当作妹妹那样收养着。有时说她几句，那也是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妹妹，为了她好才说的……"

阿格尔瓦拉夫人确实不想达拉走。达拉早晚一直在照看孩子，平时照看孩子就是这个时间。现在工资问题也不存在了。阿格尔瓦拉夫人难道要把一张床的地方空出来种庄稼吗？达拉一日两顿饭只需要从面缸边上扣下一点面粉就足以对付了。

纳罗德姆在为达拉寻思一个合适的住处的过程中想到了护士莉拉·默尔西·索勒尔小姐。八个月以前布登病得很重。那时候有两位护士昼夜照看着他。默尔西·索勒尔感到纳罗德姆为人明智而又善良，和他关系很好。默尔西在德里亚根杰买了一套单元跟另一个护士住在一起。她那里还有电话。纳罗德姆跟默尔西相识还有另外一条线。默尔西是纳罗德姆的老师尼伦金·杰塔同志的女友。十六年前，纳罗德姆在德里的欧罗巴学校读书，尼伦金就是那所学校的教员。在三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纳罗德姆在报上一看到共产党人在好几个地方被捕的消息后便注意到了默尔西。他跟默尔西见了面，谈了不少话。

莉拉·默尔西·索勒尔小姐住在德里亚根杰的新住宅区里，在二层楼上有一个小单元。单元里有一间靠着楼梯的小客厅，还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盥洗室和走廊。她小时起的名字是默尔西，族名叫索勒尔，爱称莉拉。跟默尔西合住的护士锡尔娃也是个私人护士。锡尔娃已经结婚到迈索尔去了。两年半来，默尔西一直住在那个小单元里，付的是原来的房租，每月四十卢比。有不少人想租默尔西的房子住，但是她不准备把她隔壁的房间租给整家人住，深怕通宵护理病人回家后白天无法安睡。当然她不能将房间租给某个单身汉去住。

经过纳罗德姆介绍，默尔西同意把房间租给达拉，不过条件也提得很清楚。达拉不能带亲戚或女友来住；不能在走廊里或

房间里安炉子单独做饭。如果想合伙吃饭的话，那么把每天两顿正餐、一顿早餐、茶水、房间、用人等一切都包括在内，每月付一百卢比。如果不算吃饭，或者到外面去吃饭，那么房租连电费每月三十五卢比。如果要使用电话，那得付钱，每个月的七日以前得预付费用。达拉哪里去找比这更理想的地方呢？虽然她觉得这笔费用比通常要贵，但是省钱有什么用呢？她接受了所有的条件。

莉拉·默尔西·索勒尔，年纪二十七、八岁，黝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脸蛋儿长得端正、诱人，像是一尊铜像。她的个子与达拉完全一般高，长长的头发，苗条的身材。当她上班穿长外套时，系上腰带使细细的腰身显得格外优美。从前她在医院里当护士长，因为得不到提升而辞了职。现在她跟欧文医院还有关系。她在私人病房里一直有工作做。每天收费十五卢比，晚上是十八卢比。她跟医生们都很熟，所以一个月里闲着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六七天。她是五年前来德里的，在这以前住在勒克瑙。她讲印地语常会出现一般性的语法错误，还夹带一些英语词汇。她受启蒙教育时用的是英语，所以她常常毫不拘束地讲英语。她不看报，但很爱看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杂志。起初的四五天里，她没有多交谈，以便对达拉有个正确的认识。她一直称呼达拉为达拉·布里小姐，或者达拉小姐。她们很快就亲密起来了，只称呼达拉了。她要求达拉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大姐呢？没有必要讲这么多的礼节。我在家里时，大家都叫我莉拉。"

达拉对默尔西有了好感。她说话有点随便了，不过始终很诚恳。

达拉不得不为自己杜撰了经历。她不想回忆起过去一年中的种种悲惨遭遇。她不想把遭受过的种种痛苦和耻辱公开出来，

使别人对她产生怜悯和憎恶。她虚构了一个故事：她从小在姐姐家长大。在拉合尔读完文学硕士学位后就开始当家庭教师。姐姐和姐夫被赶出了拉合尔，现在去了孟买。她现在在德里找到了工作。

默尔西安慰她说："现在你还年轻，不到二十一岁。你如今在政府机关里找到了一个好工作，那么你也一定会找到一个好丈夫的。在德里机会是很多的。我认识很多人，等我有空，也给你介绍认识认识。一般来说，谁家有病人，也就认识上了。你知道，只有有钱的人家才会有病人叫我服侍。连出租汽车费都算在一起，他们每次大约得花十八至二十卢比。"

在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默尔西和达拉之间的友好关系又进了一层。傍晚五点三刻，达拉从机关回来了。默尔西白天都在照料病人。因为在"埃·埃"公馆里经常喝茶，达拉有了茶瘾。金莫已替她沏好茶放在客厅里。达拉洗过脸，换了条纱丽，正在对奶茶。门铃响了，好像是默尔西按的铃。一长声和一短声，仿佛在长声上又点了个点。金莫正在厨房里。达拉走下楼去给默尔西开门。

开开门来见到面前是一个男青年。男青年有点窘困，问道："默尔西大姐不在家吗？"

"她要过二十分钟左右才回来。"达拉觉得他是默尔西的熟人才回答说，可是觉得青年的声音有点熟。

达拉把男青年请到客厅里坐下，问道："让我替您沏杯茶好吗？"

男青年微微一笑回答说："请沏一杯吧。你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达拉仔细一看，是希拉·辛哈大哥，说道："怎么啦？原来是

希拉·拉尔①。我刚才觉得声音挺熟呢。”

“你现在就住在德里吗？布里现在在贾朗达尔，他出版了一份报纸。你在这里考了文学硕士学位了吗？”

“我已经工作了。”达拉定了定心回答说，好像她对哥哥的情况早就知道似的。

“你做得很好。你好像一下子长大成人了，也许是穿了纱丽的缘故。你现在在学校里教书吗？”

“不，我现在在援助和安置难民部机关里工作。您在德里做什么？”

“就是那件事。”

“是什么事？纳伦德尔、普尔杜姆纳大哥也在这里吗？”

“你不经常看报？”

“报纸上没有关于您的消息。也许是我漏看了。”达拉微微一笑。

“你没有看到大逮捕的消息吗？纳伦德尔·辛哈在阿姆巴拉被捕了。普尔杜姆纳躲起来了。自从党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各地在到处抓人。久贝达大姐早在二月初就从拉合尔来这里了。她跟普尔杜姆纳结了婚就加入了印度籍。如果她听说你在这里，那一定会来看望你的。”

“对，我一定要见见她，我自己会去找她的。行啊，逃跑对您是有好处的。您从领导人变成老百姓了？”

默尔西见楼梯门开着便上楼来了。见到拉尔和达拉像老相识似地正在交谈感到很惊讶。拉尔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交给默尔西，指指达拉说：“她也清楚我原来的面目。在拉合尔时她经常到研究会来，她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援。她哥哥也曾经参加

① 希拉·辛哈的全名是希拉·拉尔·辛哈。

过和平运动。"

默尔西拿了信一边朝房间走去，一边喊道："金莫，给我拿茶和吃的东西来。"

她回到客厅时，已经梳洗完毕，穿了一条纱丽。拉尔正在向达拉解释说：

"…… 我们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在我们国家里政权并不是在封建阶级或地主阶级手里，而是在资本家的手里。我们的任务是带领没有土地的农民和工人去夺取政权。"

"用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呢？"达拉问，"人民群众既不懂您的理论，也不懂您的纲领。过去我们家的胡同里只有两个人——哥哥和布尔普德亚尔博士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两人都是反对您的纲领的。在我们机关里有个助理叫德尔巴里·拉尔，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只有那些双手长满疥疮的人才得到烤饼。我在这里的俱乐部里听到过两次谈话，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把一切都抢光，把一切都毁掉。他们怎么会同情您呢？"

"我们得跟这种愚昧无知进行斗争。"拉尔说。

"您还没有扫除愚昧无知革命就已经开始了。那就请您运用政权的威力来向人们解释共产主义吧！但是人们是不会让您取得政权的。将要反对您的却正是您想为他们的利益去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他们不会跟随您，他们将去跟随甘地先生的继承人。人们都愿意为反对英国人而进行暴动，但他们却不愿意为反对自己的政府而进行起义。您早就应该走立宪的道路。人们对国大党熟悉多少年了？您想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办成功。您的党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都被宣布为非法，您办成什么事情了？"

“那就还是让比尔拉和塔塔去执政好了。”默尔西忽然说。

“你的看法是，希望我们等待时候，让资本家去巩固他们的统治。”拉尔也说。

达拉回答说：“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在资本家那边呢，还是在您那一边？在一月份以前你们高呼口号：‘甘地先生是国父，支持尼赫鲁！’今天，尼赫鲁却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人们会不会被你们搞得晕头转向啊？”

“尼赫鲁完全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默尔西说。

“好吧，我会把党的整个纲领带给你看看。以后再谈。”

默尔西早已把三十卢比的钞票放在桌子上了。拉尔拿起钞票一边塞进口袋，一边看着达拉说：“现在你工作了，你也支援不？现在是党的危难时刻。”

“我对您的纲领没有信心。私人交谊是另一回事。”

“你应该支援党。你每月给二十卢比吧，这对你来说不算太多。”默尔西要求说。

“今天我给，但我不许诺。我觉得这条路线不正确。”

“政府工作对你的影响真快啊。”拉尔嘲笑说。

“这也是一种理论吗？我倒要领教领教。”

默尔西责备拉尔说：“她准备帮助你，你倒说这种话。”

默尔西问达拉：“我拿钱给他？”

“不，我给。”达拉从钱包里拿出二十卢比交给拉尔。

金莫在天台上洒完水正提着空水桶走下楼来。达拉走上天台去乘凉。从希拉·辛哈那里听到久贝达和普尔杜娜纳结婚的消息后，使她重又想起在拉合尔发生的一桩桩事情，重又想起了阿瑟德。久贝达已经来到了德里——假如我们的幻想真实现的话，那么我现在是在拉合尔，或者是在更远的西部。生活该是什

么啊？……过去我哪能想像得到我如今所看到的一切呢！达拉回忆起了在哈菲兹·伊纳德·阿里家度过的一个月的生活。当时那种环境真使她无法忍受。她想道：难道一切都好了吗？

太阳落山，风渐渐凉了。天在慢慢地黑下来，星星还没有出现。达拉两眼凝视着天空，沉浸在幻想之中——假如当时有可能跟阿瑟德一起走的话，那么就跟久贝达是普尔杜姆纳的妻子一样，她是阿瑟德的妻子了。阿瑟德也跟普尔杜姆纳一样，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然而就像她居住在巴基斯坦时四周都住着穆斯林一样，久贝达也将在四周都是印度教徒的地方居住。……难道她准备为阿瑟德而居住在巴基斯坦吗？……肯定得居住，但是现在不必了。达拉翻了个身，胡思乱想地伤这种脑筋有什么用呢？

达拉翻过身后看见默尔西正上楼来。身边还有一张凉榻，可是默尔西却在达拉身边坐下。她很焦急——同志们正在被捕，他们躲来躲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工作呢？渐渐地默尔西把一些非常秘密和担忧的事情告诉了达拉。在一九四四年，尼伦金·拉尔·杰塔因肩骨断裂而住了两个月医院，默尔西是在医院里认识杰塔的，两人渐渐地关系密切起来，产生了爱情。默尔西告诉达拉说：杰塔是个非常聪明和无私的人。从前在欧罗巴学校教书。一九三二年曾密谋革命而被捕，坐了三年牢，获释后当家庭教师谋生。他是共产党员和重要的领导人。默尔西和杰塔想四月份登记结婚，但是从三月份起杰塔就不得不躲起来了。他在信中说，要设法和她见面。

在希拉·拉尔来默尔西那里的第三天早晨，达拉出去上班的时候，默尔西仍留在家里。那天她没有什么病人。默尔西对达拉已经完全信任了。她告诉达拉，她在等候回音。一旦有回音，

她就去见杰塔。

达拉傍晚从机关回来时，一上楼就见到久贝达坐在面前的客厅里。久贝达一见到她就紧紧地拥抱住她。两人抱了好一会儿，都噙着眼泪说不出话来，又过了一会儿才彼此问好。

久贝达把默尔西出去的目的告诉了达拉，说："当我从希拉那里听说你时，感到十分惊讶。好像在去年四月初见到过你。五月以后则连布里兄弟也没有见过。但是大约在九月二十八、九日左右，阿瑟德慌慌张张地来到了我们这里。他曾经说过要把你安排到我们这里住。傍晚他带我到雅利安毗湿奴学院难民营去接你，可是你们已经离开那里了。你是怎么去到谢克布拉的呢？"

达拉默默地思索了好久。久贝达知道她内心隐藏着极度痛苦的秘密。在拉合尔时，阿瑟德和达拉都严守着自己的秘密。只有三四个人才知道他们的秘密，久贝达也是其中的一个。

达拉向久贝达叙述了自己在新婚之夜受到了虐待，趁着火时从婆家逃跑出来的经过。最后她很扼要地说："我在这里跟谁都没有说过，我连提也不想提。在这里，大家都以为我是个未婚的姑娘。"

久贝达支持她说："让他们这样理解好了。况且你这种情况谁会把它说成是结婚呢？还好，我没有跟希拉谈过这方面的事情。我倒是有可能会跟默尔西说的，但是并没有机会。现在就再也没有必要说了。"久贝达很了解索姆拉杰在大学里的事情。她对布里的不仗义表示气愤，说道："布里兄弟的头脑怎么这样僵化！"

久贝达把自己的大部分情况都告诉了达拉。她为了使普尔杜姆纳家里的人满意，便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杰姆娜。在普尔杜姆纳还未出走之前，见到他们对久贝达的各种各样的歧视，

他总是扬言要分开单独住。但是在他出走之后，久贝达对婆家的举动就无法忍受了。警方相信外逃的普尔杜姆纳会来跟自己的妻子见面，就紧紧盯住了她。她曾经去过劳动妇女公寓，暗地里同情共产党的人想方设法为久贝达寻找工作，久贝达本人也在进行努力。她找到了塞瓦·帕伊小姐，把自己的申诉送到了总理那里。

默尔西要到晚上九点半以后才回来。久贝达等不到这时候就走了。默尔西回来后跟达拉谈起了久贝达。她很喜欢久贝达。达拉早已体会到了，默尔西要么对人很喜欢，要么根本无法容忍。默尔西听说过，久贝达婆家待人很刻薄。她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也亲身体会到印度教徒的狭隘性。她当着达拉的面，就对待久贝达的蛮不讲理的行为表示愤慨，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比印度教徒更高傲自大、更缺乏宽容性的了。不知道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圣洁性而使他们如此感到骄傲。他们受人鞭打几千年，然而仍然认为自己要比所有的人都圣洁。别人有另外种种特性，而他们却只认为圣洁性最值得骄傲。有谁会比那种认为别人碰都不值得一碰的人更加骄傲的呢？……

达拉一般在傍晚五点半至五点三刻光景从机关回来。假如默尔西在家，那么两人就一起坐在客厅里喝茶，或者蜷缩在椅子里聊一阵天。有时候为了散散心，便让老用人金莫去洗澡间洗衣服，她们两人自己下厨，一边聊天一边烹调旁遮普的或马德拉斯的饭菜。达拉通常晚上不出门。默尔西有什么熟人来，那就陪着一起出去走走。有时候有什么熟人来坐上个把小时，默尔西便跟熟人一起坐在客厅里说说笑笑，达拉就躺在自己房间里看书。有时候默尔西把达拉请出来介绍给自己的客人，坐在一起

谈谈。纳罗德姆常常或者星期六晚上来，或者星期日来。默尔西的客人大部分是在护理中认识的。有时候医生来了，默尔西便盛情招待，百依百顺，说起话来必恭必敬，事后还告诉达拉说，就得好好招待他们，病人就是他们给介绍的。要是不讨好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阻挠你，不给你病人护理。

默尔西经常谈到医生压迫护士和医院里的黑幕。她说："医院是个人捞外快的基地。医生光靠工资哪能维持得了生活？每月挣四百至四百五十卢比的工资，个人的外快可以捞一千至一千五百卢比。你要是事先不给点钱，那么你在医院里就得不到床位。勒克瑙有个医生，给私人动手术时猛敲竹杠。"默尔西双眼睁得大大的，流露出怕人的神情，"……有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腹部动手术。医生把肚子打开了，手术动了一半就停下，跟孩子的父亲说，再给一千卢比就把肚子缝上。你也许不相信，可是我了解医生和病人。这些医生都是刽子手，刽子手！他们以死来威胁人，拼命要钱。穷人会叫他们治病吗？有谁比他们更卑鄙呢？我们的活计就操纵在那些残暴者们的手里。纵然顾不上生活，那也要去巴结他们。要是把他们巴结好了，那么他们就发点慈悲。要不，他们就随意败坏护士们的名声。……"

刚进机关的第三、四天，达拉在走廊里见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不禁停下步来。年轻的姑娘也睁大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她喊了一声："达拉大姐！"

达拉不再犹豫了，这是拉合尔波拉邦泰胡同里的女邻居布伦黛伊的女儿西达。两人相互拥抱了一阵。西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达拉的脸。达拉也惊异地看着西达。九个月中间西达的变化真大啊。看来，她已经结婚了。她

脸上抹着粉，擦着胭脂；两眼勾着黑眼圈，一直勾到耳边，嘴唇上涂着唇膏，额上点着吉祥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是波浪式的发型。她上身穿着件衬衫，胸部突得高高地，把衬衫绷得很紧。达拉把眼睛移开了。达拉几乎感到惶惶不安。旁遮普的姑娘们来到德里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啊？现在谁也不管谁了。

“你打扮得很漂亮。大妈呢？你是怎么来这里的？”达拉打破沉默问。

“这些日子您在哪里？”西达问。

“我就在德里。从前我在一个地方教小孩们念书。现在我在这个机关里。”

“不，姐姐，在胡同里大家都有另外的说法。穆斯林们不是把您在本尼哈代的婆家放火烧了吗？大家都说，不见您的下落，也许未能幸免。”

“我就在你面前站着啊。”

“是啊，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母亲、父亲、布里大哥、乌莎都哭得死去活来的。我们大家都哭了很久。我们都以为……希萝、布什巴哭得……”

西达三言两语告诉说，住在胡同里的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进了神社的难民营。是一个当官的，过去是达拉的父亲的学生，把他老师带走了。达拉的父亲到印度的联合邦去了。

达拉若有所失地呆了一阵子，然后说：“我要去办公了，要迟到了。一点钟吃午饭时见。”

“过两分钟不碍事。姐姐，我也在这个机关里工作。”

达拉遇到了自己以往生活中的第一个熟人，感到很快乐，但是她顿时又变得不安起来。西达告诉她说，她家里的人和胡同里的人都认为她已经烧死了。从谢克布拉的住处来的时候，阿

瑟德也是这样告诉她的。达拉对人家认为她已经死去很反感。她心里又想，我已经为他而死去了，那就好了。这样也就使他跟我一刀两断了。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忧虑呢？她现在开始用达拉·布里的名字来进行工作了。她一般不写达拉·布里，而是写"达拉布里"，就像哥哥给他自己取了个杰布里的别名一样。西达就在这个机关里。她知道达拉结婚的事。西达已经在这里当办事员了。她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在拉合尔，西达母亲的景况并不好。现在她的衣着和打扮很引人注目。

到一点钟达拉才把足以使西达听了信服的故事想好。她告诉西达说："晚上，家里的妇女们让我坐到楼上的房间里去。当时我的身体不太舒服。楼下的人们正在大吃大喝，这时穆斯林来袭击了，放了火。大家都各自逃命去了。没有人来关照我。整个楼梯都着了火，我怎么下楼去呢？我从这边的天台跳到隔壁人家的天台上，这时脚扭伤了。我好歹到了后面的胡同里。那里有一位善良的穆斯林把我送到了在第二条胡同里的印度教徒的家里。一直到天亮，我的脚肿得很厉害，还发烧。一个善良的男人反复问我：'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哪里也不去。你把我扔到河里去吧。没有人念着我。我在他们那里住了有半个月。我跟着他们到了阿姆利则、阿姆巴拉，然后来到了德里。我到这里后就找到了工作。"

达拉和西达在机关里没有更多的谈话机会。两人相差三个等级，办公室也各有各的。午饭时达拉也一般不出办公室。

达拉很少去市场，也很少出去走走。她对德里还不太熟悉。有时默尔西坚持拉她一起出去，她才不得不出去走走。看来，从西部来的旁遮普人像一大群蝗虫似的布满了整个城市。在月光

市场的人行道上，在德里亚根杰，在格纳德·布莱斯，到处见到全是旁遮普人在卖东西。默尔西指了指红堡前面的新形成的地区说："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新市场了。人们都想买便宜货，都不去月光市场，而到这个市场来了。"

从秘书处坐公共汽车回德里亚根杰，达拉常常见到在格纳德马戏场的拐角上，公共汽车站附近，有一个绝妙的流动小食摊。整个小食摊都在一辆自行车上。自行车的车头上有一个编织成星状的大篮子，里面装满了盛着煮熟了的三角小豆的盘子和烙饼；自行车中间的横梁上挂着一只只布袋，里面装满着作料。车子停在汽车站上，尾架上铺着一张小小的折叠桌子，桌上放着一只小炉子。自行车的主人从挂在车把上的一只铁桶里拿出几只碟子和匙子，在分着三角豆；小炉子上烙出一块块烙饼。有三四个顾客围着桌子站在那里吃着。车子主人的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从挂在自行车另一侧的车把上的铁桶里取出一只杯子，从附近的自来水龙头上一杯一杯地接水，把用过的碟子和匙子在自来水龙头上刷洗。在这个拐角上接待完顾客之后，这辆自行车小食摊就给推到另一个拐角上。这就是对非难难民们要求提供免费的场地和免费口粮的一个很好的回答，达拉因此而感到自豪。

达拉·布里在机关里时间长了，对机关里的情况的了解也多了。办公厅主任希沃纳特·米什拉先生是个老式官员。他寸步不离地在自己的坐位上坐八个小时，却仍然扣着衣领，戴着礼帽。他在办公室里既不嚼槟榔包，也不叫听差给他送午餐。米什拉先生是个勤奋的人，十三年前进机关时是个高级办事员，因为勤奋而被提升为主任。总监委任达拉当助理这样一个临时性的职务，并且暗示她是内政部秘书推荐来的。

米什拉先生对委派一个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缺乏实际经验的二十一岁的姑娘担任助理而感到不满。他哪里能期望她协助工作呢？像这样的难民姑娘在机关里还来了六、七个。米什拉先生疑虑重重地开始对达拉交派工作。但是他的想法很快就改变了。他把很多文件都送给她处理。两个半月之后，他就让达拉帮他审批缝纫机申请书了。

六月初，主任米什拉先生把达拉·布里叫来填写履历表。达拉由于在拉合尔时是文学硕士生，并且在德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按照政府通告，已被认定为文学硕士而担任政府雇员。米什拉先生正式向她提问说："您不是哪一个政党的成员吧？您跟全国服务联盟或共产党没有联系吧？您不同情它们吧？不然，这样的人是不能雇用的。"

"我都不是。"达拉回答说。在发表了甘浦尔、加尔各答和孟买罢工的消息之后，她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她不想承认对那些徒劳无益地制造骚乱的人表示同情，也不想承认跟他们有关系。

从一九四八年六月起，援助难民的工作交给了一位新部长负责。新任部长瑟格塞纳先生的政策与原来不同。现在要把小笔贷款申请书统计好之后才能发放贷款，各个难民营里要把拨给一百万人的款项计算出来剔除后，才办其他的事情。现在援助的含意并不是去满足难民们对衣食和药品的需要，而是尽力安排难民们就业，以结束难民不断需求的援助。部长阁下通知，在六个月内撤销各个免费提供食宿的难民营。为了给国家解决缺粮和失业问题，他不打算让政府在担负沉重的经济负担的同时再继续承担为难民提供每天一百万卢比的开支。

人们对难民有各种怨言：难民已经开始营生了，钱赚得不少，可是仍在领取救济粮；他们白吃惯了，根本不想工作。他们有吃有穿的，却仍然在白拿白住。分治的结果是什么呢？招来了一个白吃白住的女婿！现在正在安排他们到奥克莱和尼洛克里去定居、就业，但是他们不愿意离开德里。别人纵然勒紧裤带，哪能给得起他们每天一百万卢比啊？达拉听了心里很不愉快，因为她也是个难民呀。她现在每月挣两百七十五卢比工资。这样的生活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心想放弃这份工资，仍然做同样的工作，准备领一百二十五卢比或一百五十卢比的工资。她每月的开支根本超不过这个数字。

机关里增加了好几件工作，给难民们安排地方建房，为各种家庭工业提供生产资料和优待。新任部长指示：机关不再增员。于是重新调整了工作安排。根据主任的提议，总监助理先生委托达拉负责受理妇女贷款和援助各种家庭工业的申请。为此给她单独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还给她派了一个听差。

达拉正埋头于卷宗堆里，听到禀报声便抬起眼来。总监助理锡多莱先生的听差双手合十报告说："总监助理先生吩咐我把这位大娘送来您这儿。"听差说完，闪到一边，让一位老妇人进来。

老妇人裹着条肮脏的披巾，双手合十。她那破烂的、褪了色的衣裙，满是皱纹的脸，一双刚擦去眼泪的眼睛，叫人看了感到刺心。

达拉朝老妇人看了看，不禁喊道："碧多的奶奶！"

从森格鲁尔逃难来的老妇人、她的媳妇和孙子、孙女曾经跟达拉一起在克什米尔门难民营里住过。老妇人干瘪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达拉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身来，走上前去握住老

妇人的手臂。

老妇人听出是达拉的声音，跪在她脚前哭了起来。达拉也流出了眼泪。她伸出双手扶起老妇人，让她在椅子上坐下。

老妇人说："不用，不用。"她又推辞说："孩子，我从来不坐椅子。"达拉硬拉她在椅子上坐下，她便双膝一盘，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达拉自己坐在桌子上，将手搭在她肩上，开始听她说话。

从十二月起，克什米尔门的难民营就结束了。从那时起，老妇人便带着媳妇和孙子、孙女在莫里门围墙边胡同里的一幢快要倒塌的房子里找到了一间小房住着。所有的房间里都整家整家地住满着人。她和媳妇俩有时在香料店里捣香料，有时在杂货铺里筛选豆子、磨谷子，靠干这些活来挣钱谋生。两人合起来有时挣十四安那，有时挣十八安那。有的时候还找不到活干。媳妇的所有的首饰都变卖光了。

老妇人在三月八日曾经提出申请缝纫机。四月二十二日，她还给过督察员五卢比。现在听苏米德拉说，再给十卢比就可分到缝纫机。

老妇人对天发誓说，她身边没有钱了。如果分不到缝纫机，那就把五卢比退还给她。碧多现在有病。医生说，给她吃点桔子，喝点牛奶。只要手里还有点首饰，那早就把它卖掉买给她吃了。现在哪来牛奶给她喝啊！苏米德拉早已第二次分到缝纫机了。她还得到两百卢比的援助款。她的男人还在配制墨水出售。督察员根本不听穷人们的呼声。

达拉深深地吸了口气，咬着牙。两个月以来，就是她代表总监助理发放缝纫机的，已经发出了七十二台。这种怨言，她在德里亚根杰的胡同里也早已有所闻。达拉撑着面颊思索了一阵。她对机关里的这种行为早已司空见惯了。

达拉把办事员伯德默·辛赫叫来，吩咐说："塔古尔先生，请您把这位老太太的证词写下来，让她盖个指印。请您要当着两位办事员的面记录，让他们也在上面签个名。"

达拉对碧多的奶奶说："你先让塔古尔先生把你的话写下来，然后到我这里来一下再走。"

碧多的奶奶回到达拉的办公室里，又想给达拉下跪。她苦苦哀求说："你让政府给我台缝纫机吧，我媳妇会踩缝纫机。我对天发誓，我们尽量每月还款，还付利息。"

达拉在碧多的奶奶手里塞了两张团成团的十卢比的钞票，说："你给孙女去治病吧。你就照医生说的买给她吃。再需要就跟我说。我希望你在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之前分配到缝纫机。"

老妇人抱住达拉又哭了起来，说道："孩子，老天爷注定让我要饭的。只有老天爷发慈悲救我了。我会把钱还给你的，我不会背着债死的。今生好歹过去了，不知道来生是个什么样呢！"

达拉把凯米大娘对督察员帕努达德的控告整理成卷送到主任先生那里。主任先生在询问帕努达德时要来了分得缝纫机的人的名单，并且吩咐达拉亲自跟高级督察员因德尔纳特一起坐吉普车去调查一下：看看分得缝纫机的人的家里有没有缝纫机，他们的住址对不对。

达拉和因德尔纳特检查了十一个地方。有三个地方控告督察员分别向每家勒索了二十卢比。有两处根本没有分到缝纫机。

总监助理锡多莱下令撤销帕努达德的职务，并将案子上报总监，要求批准开除他的公职。

机关里议论纷纷。帕努达德是国大党的具有民族感的工作人员，在坚持真理运动[①]中还进过监狱。他到有影响的国大党

① 即甘地的不合作运动。

人那里呼吁反对对他的迫害，还企图发动机关里的高级办事员和低级办事员罢工。因为很多办事员都明白真相，所以罢工没有发动得起来。

帕努达德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迫害。他穿了一身白色土布衣裤，戴了顶甘地帽，在机关走廊里铺了条黑毯子躺着，在白报纸上写了一篇声明放在旁边。有人来问就读一遍。声明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主任助理达拉·布里小姐制造假案，污蔑我受贿。她对我恼火的原因是：我没有按其指令给其姨母凯米分配缝纫机。达拉·布里小姐在本机关每月领取三百卢比的薪金，她为什么不去接济自己的姨母呢？达拉·布里小姐对部里的官员们有着不正当的影响。她经常到俱乐部去跟官员们一起喝酒，跳舞。她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否正当，那是众所周知的。

达拉在提出帕努达德案件时早已写得很清楚，凯米大娘是在三月八日，也就是在自己到机关来工作之前，提出申请的，同时还附有收受申请书的办事员的登记为证。关于这方面，她什么都不用说。

有好几个有影响的国大党员给援助和安置难民部的总监米德尔先生来电话，劝他把事情压下去。米德尔先生对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并不是不关切的。他无能为力地表示说："案卷在部里的秘书那里。我得按照他的决定办。"

在帕努达德绝食的第四天，达拉中午时接到总监先生的电话，叫她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一下。她见到一个没有胡子的、头发披散在脖子上的男孩子模样的帕坦人坐在总监先生的办公室里。上身是一件土布衬衫，肩上搭着一条折好的披巾。

米德尔先生很有礼貌地介绍说："这位是达拉布里小姐，在

'援助妇女办公室'工作。她将亲自说明一切情况。"总监指了指客人说："这位是门久拉·塞瓦帕依小姐，她是我们部的创始人和顾问。达拉布里小姐请坐。……"

米德尔先生告诉塞瓦帕依小姐说："达拉布里小姐曾亲自跟高级督察员一起去调查过。……"

"调查什么呢？"塞瓦帕依小姐打断了总监的话，用英语对达拉说："我一切都知道。政府对穷人们施加压力，想叫他们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有很多人曾经来我这里说过，帕努达德是老国大党人，他进过监狱，难道他现在变得不诚实了？你是盯住这个穷人不放。你这么高的工资竟然管不饱自己的肚子，还想把缝纫机往自己家搬？……"

总监先生被塞瓦帕依小姐这一意外的行动惊呆了。他跟这位有威望、有影响的女人有什么话可说呢。

塞瓦帕依小姐就当着总监的面威吓达拉说："你有什么资格叫人开除他的公职！我给内阁总理去个电话就把你撵走。你得向帕努达德赔礼道歉。"

达拉昂起脖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用缓慢而又坚定的声音说："夫人，我是这个部的工作人员。您要跟我说什么，那就请您通过这个部的总监跟我说。"她瞪了米德尔一眼说："先生，我可以走吗？"

米德尔先生说："达拉布里小姐，我感到遗憾。现在您可以走了。"

十分钟后，总监又给达拉来了个电话说："达拉布里小姐，我对发生这种事情深感遗憾。您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请您来一下，我有话要跟您说。"

达拉来到之后，总监请她在身边坐下解释说："我之所以请

您来见塞瓦帕依，为的是两位妇女之间可以心平气和地交谈。可是这个女人想的不着边际。她声称要告到内阁总理那里去。她到处找人麻烦。我一定给部里的秘书写封信，但是务必请您在拉沃德先生耳朵里灌点话。”

达拉受到羞辱心里很恼火。傍晚默尔西见她气鼓鼓的，便一再问她：“出了什么事情？”

达拉把整个事情说了一遍。说道：“我想辞职。”

默尔西劝她说：“你别这样做。这些国大党人到处都是这样。你到医院里去看看吧，他们都是带了部长们和议员们的信来的。一得感冒便住进病房，什么事都不用做。穷人病了呢，没有床位。医生们见到上面的那些人都这样做，也就一有机会便捞油水。”

七点半，达拉给纳罗德姆去了个电话，说想见见拉沃德先生。她觉得跟纳罗德姆一起去拉沃德那里比较好。

九点钟，纳罗德姆亲自来了。他告诉她说，拉沃德去西姆拉了，星期一才回来。达拉把事情也跟他说了一遍。纳罗德姆同意她的想法，说道：“首先要考虑您的自尊心。吃了这种亏还去上班？在您去的时候，总监自己早就应该把话跟她说了。总监也许想嫁祸于您。”

达拉回答说：“总监亲口说，她扬言要告到内阁总理那里。大家都怕她。不知道她跟内阁总理说什么呢！”

在塞瓦帕依小姐的劝慰下，帕努达德停止了绝食。机关里人心惶惶，因为塞瓦帕依小姐向总理控告了达拉布里小姐迫害人，手段残忍。达拉布里是临时工作人员。机关里的人都担心这个可怜的姑娘会受到残酷的报复。

帕努达德吵闹的事情，夏玛也听说了。她给达拉去了个电

话说："塞瓦帕依小姐的脾气有点暴躁，但是心并不坏。我去跟她说说。你也去找她谈谈。一切都会解决的。"

达拉没有同意。她已经准备辞职。她身边有足够的钱，她相信她在中学或者大学里总会找到工作的。她不打算忍受屈辱。

星期二晚上，纳罗德姆来到德里亚根杰，把达拉领到了俱乐部。拉沃德正被一群人围着在说话。纳罗德姆和达拉站在一旁，想找个能单独与拉沃德谈话的机会。

拉沃德朝他们走了过来。他毫不犹豫地搂住达拉，仿佛她是他自己的女儿或者最小的妹妹似的。他开口道："好，勇敢的姑娘！你把这个粗鲁的女人击败了！我一切都听说了。米德尔在夸奖你呢。那个女人直接去到内阁总理那里，想把你吃了。你瞧，总理的头脑，他通过自己的自动电话交换台给瑟格塞纳先生挂了个电话。

"瑟格塞纳先生接到自动电话交换台的电话后反而火了。这位可怜的部长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想跟内阁总理谈谈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内阁总理没有时间跟他交谈，但是却有时间去听塞瓦帕依说话。他给内阁总理写了一个非正式性的报告，说：塞瓦帕依小姐干涉我部的公务是不恰当的。她有事应该跟我说。对于督察员帕努达德的案子业已作了非常合理的处理。如果内阁总理得便，可以听取情况汇报。"

纳罗德姆嘲笑达拉说："她已经打算辞职了。"

"傻姑娘！"拉沃德责备她说："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这种事情对你来说有什么丢人的呢，丢人现眼的是政府。你要记住，你是在执行公务，你这个人没有一点个性，你是在代表印度总统办事。假如部长不按照政策对这个不诚实的督察员作出处理的话，那么总监还是要把你的工作积极性、办事能力和对你的表扬

记在你的服务手册上的。我们不会让你遭殃的。”

纪律检查助理提出了一个不利于西达的报告:“西达没有能做好助理收发的工作。平时也不按时上班。请予通知本人，一个月内予以辞退。”报告还指控西达行为放荡，机关里的两名办事员曾为她而殴斗。

米什拉先生不想让难民姑娘失业。如果一个女孩子必须出来工作的话，那么她的家境必定很凄凉。机关里还有四名难民姑娘在工作,她们都很规矩,不像一些年轻人那样抽烟,聊天,浪费时间。她们的工作比起跟她们在一起工作的男办事员来要好得多。米什拉先生希望,要是这个女孩子也检点一点的话,那么还是可以工作的。米什拉先生自己怎么好跟女孩子谈呢。他把事情告诉达拉布里之后，要求她说:“要是你能开导开导这位姑娘的话，那么她的差事就不见得会丢掉。”他给纪律检查助理去了个电话说:“你告诉西达,让她找达拉布里小姐谈谈。”

西达来到达拉的办公室时，达拉正全神贯注地在工作。由于是老相识,达拉便用旁遮普语说:“死丫头,你从来没有到我家来过。算了，今天我一点时间也没有。你认识德里亚根杰这个地方吗?你到我家来吧。晚上一起吃饭。”她把自己的住址给西达说明了一番,还把它写下来给她。

西达答应了，但当天晚上她并没有去达拉家。第二天晚上八点钟，她来了。她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外套。达拉很亲切地问她:“死丫头,你昨天为什么不来?”

“姐姐,我昨天去看电影了。”

达拉朝她看了看,没有说话。她想了想问:“你在衣着上花这么多钱,还经常去看电影,钱够用吗?”

“我不像您那样考虑存钱。您工资这么高，但瞧瞧您自己的衣服！总穿得像老太婆似的。”西达仗着大家是老相识，便开玩笑说。

达拉还是亲切地说：“死丫头，别说存钱，可是现在一百卢比经什么用呢？大妈现在还在工作吗？”

西达点点头表示认可说：“我跟我妈不知说了多少次了，没有必要去工作。可是她根本不听。”

“你做了多少件西服啊？啊，你的外套真叫人喜欢，花多少钱买的？”

“人家送的。”西达羞答答地笑了笑说。

“看来，你平时做很多衣服，经常看电影。你哪来这么多钱？”

“每个月的钱都花得精光。”西达满不在乎地说：“平时得给她点钱，我就在壁柜里和角落里把剩下的钱搜罗一下。”

“莫非是穆斯林走的时候偷偷地在你们房子里埋了金子了？你真走运啊。”达拉猜测说。平时听人说，有些人就是这样得到了不少金子。大家都说，这就是老天爷的法术。有的人的积蓄被抢劫一空；有的人的口袋则装得满满的。

“除非是石头脑袋！住在德里还缺钱花？花多少就挣多少呗。这里可不是拉合尔。”西达摇头晃脑地吹嘘说。她从旁边的窗口探出头去，朝胡同里看了看。

达拉沉默了一会，拉着西达的手，让她跟自己一起在沙发上坐下问道：“你花这么多钱，大妈不说什么吗？”

“我也不是问妈要的。”

达拉感到惊讶，这个女孩变得喜欢大吹大擂、放荡不羁了。她想还是一把把她推开，告诉她，你去死吧，不关我什么事。但是米什拉先生关照过，要开导开导她。达拉想起来了，过去在一

条胡同里住的时候，她平时也总跟比尔辛哈和梅瓦拉姆眉来眼去的，但是那时候胆子小。现在胆大了，不过结局将会怎样呢？

达拉不让内心失望的情绪流露出来，说道："你清楚，你受到了指控。米什拉先生说，你也许不想在机关里工作了。"

"凯拉迪·拉尔这个死鬼总跟我过不去。"

"究竟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呢？"

"他认为我是他的女仆。"

"扯不上什么女仆不女仆的事儿。他指控你没有把机关的工作做好。"

"我有多少本事，就做多少事情。我平时什么都做。"

"要是差事丢了，你将怎么办呢？"

"啊，我够谨慎了！不过我会再找到工作的。我每个月能挣得到一百五十卢比。在那里我还可以学会打字。"

"你做什么事情能挣一百五十卢比？"达拉冷冷地问。

"怎么？是我自己说的吗？他已经跟我说过好多次了。"

"要是真这样的话，你给韦多和瑟德耶也在那里找个工作好吗？"

"根本没门儿。她们不瞧瞧自己的模样？"

达拉严肃地说："西达，你这种作风不对吧？你干什么事儿了？你简直没有一点儿羞耻心。"

"我干什么事儿了？难道连玩一玩、开开心都不行吗？"

"这是玩一玩、开开心吗？"达拉责备说："收人家的礼，用人家的钱去享乐，这是玩一玩、开开心吗？"

"你怎么啦？"西达不高兴地说："我经常玩，经常开心，你忌妒吗？我向你要钱花了？"

达拉心里很生气，但是为了不让女孩子发火，她克制住自

己，说："妹妹，我怎么会忌妒呢？我把你像乌莎一样看作是我的妹妹才跟你这样说的。你需要钱花的话，你有权问我要，但是这个给你钱花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西达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说："那个给你三百卢比月薪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先到你自己床底下去瞧瞧再跟别人说话！你为什么要离开婆家到这里来？你要威风到机关耍去。各人都有各人的命。我不缺工作做。"西达嘟哝着走了。

达拉感到很沮丧，她想与西达亲近，却碰了一鼻子灰。她担心跟西达谈了话而把自己卷入到这件纠葛中去。……让这个倒霉鬼胡说去吧，我怕什么呢？她早已在对我说三道四了。……恐怕有些人还为我添油加醋呢。西达也是这样的人。人们只要谈论起女人，只要对女人产生怀疑，那无非是关于她的贞节。有些女人很害怕别人对她的贞节产生怀疑，所以就有一些人把贞节问题当作武器、罗网和筹码……

达拉为了不让自己心里烦恼，开始为默尔西编织已经开始编织的毛线衣，但总定不下心来。假如默尔西在家，那么达拉就会跟她扯扯。今天默尔西值夜班。达拉吃过饭，钻进了被窝，竭力想睡着，把事情忘记，但是很晚才睡着，第二天一早就起了身，接着一连好几天都在想着西达的话。

达拉为人明白事理，工作积极，在机关里很受人尊重。她也感到工作起来很有劲。默尔西对她很知己。有时亲热地把达拉扎得很朴素的辫子解开，按自己的爱好替她梳了个新发型。默尔西在领达拉去市场时，尽管达拉不肯，但她还是硬捉住达拉，给她抹上口红。达拉使劲将口红擦掉，还是擦不干净，嘴唇上留下了淡淡的红色。默尔西更高兴了，说："这样更好，显得更自然

了。”她便给达拉买了一支淡色的口红。

达拉笑着对默尔西说，抹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呢？达拉的心里重又出现了一件件往事。她刚满十四五岁，街坊的妇女们就开始夸她了。就这样，母亲和伯母就一心一意地希望她嫁个有钱的人家。索姆拉杰只见过她一面就打算跟她结婚。……阿瑟德也说：“当你带着微笑凝视的时候，你的脸已经把你心灵之美表达出来了。”她朝他看了看，心里乐滋滋的。达拉不想去回忆那些令人心烦的事情。回忆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一九四九年二月，春风从一棵棵大树上清扫着干枯的老叶，给新芽空出了地方。德里宽敞而又洁净的街道上，阵阵旋风把枯叶刮得翩翩起舞。冬天老人脚步踉跄地离去了，但是走着走着，还向人们作最后的挑战。姑娘们借机说了声“现在哪里冷啊”，便把掩盖她们线条美的宽大而又沉重的冬衣挂到了衣架上，仿佛处以绞刑似的，一直要挂到下一个冬天。她们竟然不怕被风吹得汗毛竖立。

在援助和安置难民部里，临时得到就业的人们因为另一种原因也在汗毛竖立。部长已下达命令：三月三十一日晚将结束在德里的被四万名领取救济粮的难民挤得满满的王权难民营和住满着一百万难民的全国所有的难民营。部长还代表政府保证说：政府将为愿意谋求生计的人们安排各种各样的小工业，提供得以定居的住房或土地，提供商业贷款，但在三月三十一日晚间以后将不再给任何人发放救济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就曾经说过，在六个月的期限内，即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把难民们安置到别的地方去。

在援助和安置难民部里就业的人们都担心，结束难民营也

就是结束这个部的第一步。他们以后将怎么办呢？将去哪里呢？别说是住在难民营里的一百万难民，就是别的难民也反对部长的这道命令。各邦政府都担心：在中央不承担这项义务之后，住在各邦难民营里的难民将要由它们去负担。不知道这些失去职业、无家可归的、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各邦政府也都主张延期执行这个命令。

一个抗议援助和安置难民部部长的命令的运动正在开展。在这场抗议运动中，有好几个代表团都在会见总理。塞瓦帕依小姐也在进行努力，以便能推迟执行部长的决定。在援助和安置难民部的机关里，大家都在对这种形势进行估计和议论。

几天以前，达拉在俱乐部里还听到过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呢。有一个大承包商正在向拉沃德做解释。拉沃德不同意每天花费一百万卢比给难民们发放救济粮，说道："这一百万卢比谁在给呢？我们的水利计划、教育计划和改善健康计划都成为泡影。让人们无所事事地坐着，持续不断地每天花费一百万卢比，这难道是聪明的做法吗？我们可以花二十亿卢比去安置失业者就业，或者让他们从事生产，这就会使国家今后受益。……发了这么长时间的救济粮还在发，是错误的。很多人在难民营里住了一年多了，他们整天在做什么呢？我听说，他们场场电影都看，还做买卖，赌博，可说是吃白食吃惯了。奇怪的是耕地的农民每天靠挣三、四安那过日子，还要缴税，而我们却在吃白食的人身上每人每天花费一卢比。……"

达拉同意拉沃德的说法。尽管她担心将失去这三百卢比月薪的差事，但她仍然愿意去支持实施部长的命令。机关里很多临时就业的人们都对她不满。

远在五个月之前就已经通知在三月三十一日结束难民营，

但是离开难民营的人很少。广大群众都相信结束难民营的日期将会推迟。很多国大党领导人和塞瓦帕依小姐也都在为此作出努力。在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难民们还为要求推迟结束难民营而举行过盛大的游行。但是援助和安置难民部部长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决定。

难民营的一个资深国大党人、女社会活动家为抗议政府的这种残酷行为而开始了绝食。这位妇女要求延期撤销难民营；要求在撤销难民营之前对在难民营工作的几千名雇员和在部里就业的人员安排到其他地方去工作。这位妇女的绝食推动了抗议部长命令的运动。难民营里和市里也开始了一些抗议政府命令的示威游行，还呼喊要部长下台的口号。

由于运动的影响，援助和安置难民部的机关里也群情激愤。谣传说，总理对部长固执己见表示不满。他要求部长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援助和安置难民部部长怀疑难民营雇员本身在插手难民营里的为声援难民营雇员而进行的绝食和示威游行。部长命令部里的总监把难民营的负责人召集起来，通知他们：如果七天之内难民营里不停止绝食和示威游行，那么就要解雇难民营的所有雇员，对难民营实行军事管制，此后再考虑有关今后的政策。

机关里有一些人提议，由机关里的所有临时工作人员和难民工作人员联名给部长阁下递呈一份请愿书，支持那位绝食的妇女提出的种种要求。有一些办事员要求达拉也在请愿书上签名。达拉拒绝了。他们便跟达拉展开了辩论。

达拉回答说："设置这个部和难民营的目的是在于解决难民问题。这个部和难民营早就不应该长期存在下去。如果这个部和难民营都不能解决难民问题的话，那么最好由政府采取其他

办法。我完全不同意为了保留我自己的工作而去要求保留部，或者让别人为保留我的工作而去绝食。……”

达拉的这个论点使其他几个害怕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也得到了力量。有不少人以在机关工作人员内部造成分裂为由对达拉表示不满。赫韦利拉姆说达拉在讨好总监和官员们，打算呼喊口号反对她。纳伦德尔·贾沃拉费了很大的劲儿去劝说这些人要克制自己而把他们劝阻住了。他相信达拉是可以被说服的。

第三天，纳伦德尔拿来了一期《观察家》给达拉看。《观察家》在提出许多反对撤销难民营的论点的同时发出了非常令人伤心的呼声。达拉平时很少阅读乌尔都文书写体。她只能看懂印刷体。她在学校里没有学过乌尔都文，只是出于爱好，曾经跟父亲学过一点。达拉感到这篇文章的文笔很好，很熟悉。她尽管不同意文章的论点，但还是把它全部看完了。看到文章结尾的作者的签名后，她全身颤抖起来了——杰·布里。

达拉镇静了一下。她想起希拉·辛哈说过，布里在贾朗达尔出版一张报纸。她把报纸翻过来，想看看报纸的出版地，看到最后一版下面写着：主编杰·布里，编辑甘娜格·布里。贾朗达尔，马伊·希兰门。

达拉的头晕了。她想起：她跟哥哥去过牛奶市。哥哥派甘娜格去她家捎过信。……哥哥见到她跟阿瑟德一起从饭馆出来非常生气。……在马车上跟哥哥争论和第二天被哥哥辱骂之后撞得头破血流的事情都在放在耀眼的电灯下的报纸上掠过。她想起，哥哥曾经打算在她结婚之后去奈尼塔耳的。

达拉开始想像：哥哥听到了我在本尼哈代被烧死的消息，当他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之后，或许已经去过奈尼塔耳了。在那里

与甘娜格结了婚。难道家里的人没有反对这件婚事？她想起：……母亲对姑娘属于婆罗门种姓这件事曾经感到焦虑，但是哥哥却是个思想进步的人，他哪里在意家里人反对呢？达拉把报纸折好放到一边。

达拉的心很乱，难以集中精神去工作。现在是四点钟了。她将胳膊肘支撑在桌子上用一支蓝铅笔在纸上画着圈，接着把它们划去。听到脚步声后，她抬起头来，看到纳伦德尔·贾沃拉拿着一本卷宗走进了办公室。

达拉拿起《观察家》递给他。

纳伦德尔的脸上露着一种奇特的微笑，说："大姐，解决了，我们不送请愿书了。难民营的负责人让大家无条件地停止绝食了。"

八

布里去德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前，早就派人把父母和弟弟、妹妹从索讷万接到贾朗达尔来了。印刷厂楼上有两间房间、一间厨房、一间洗澡间和一个凉台，地方虽不宽敞，但他已下决心：不能光图自己舒服而不顾家里的人。他毫不客气地对甘娜格说，在拉合尔时我们就在一间房间里住。

布里在苏德先生的照顾下跟国大党来往非常密切。他不再穿西式衬衫和西裤了，而穿上非常朴素的服装——土布的印式衬衫和紧身裤。甘娜格坚持要他每天更换衣服。她每天亲自把布里的衣裤洗好，然后便去照看印刷厂。

在格马尔印刷厂的招牌上方已经挂上了一块《观察家》的招牌。在印刷厂办公室的角落里又另外放了一张桌子。社论、短

评和两栏非常有趣的文章——栏目叫《庙会》，由布里亲自撰写。人们觉得，外国统治时期的敲诈勒索、物价飞涨和家庭生活的问题，在国大党统治的七、八个月中显得更加突出。在外国统治时期，人们出于恐惧而默默无声地忍受着一切。而现在，人们不准备那样忍受下去了。人们说话了。他们开始气愤地说：……英国统治时期比现在要强。现在谁也不怕搞敲诈勒索、贪污贿赂了。甘地先生曾经批评新政权铺张浪费，反复提醒要做出榜样，现在不用害怕他的批评了。布里经常就这些方面撰写文章进行尖刻的讽刺。

布里平时很少有时间去关心印刷厂的业务。对于拉姆卢帕亚先生来说，很不习惯于无所事事地坐着去消磨时光，布里便把印刷厂和报纸的帐目托付给了拉姆卢帕亚先生。

甘娜格平时负责从各种英文报刊上摘录下来的文章段落的翻译工作。此外，布里还让甘娜格将前几个月各期《贱民》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关于甘地先生提醒要做出榜样的评论和共产党人报纸《十字街》上发表的几篇批评政府的支持资本家的政策的文章综合改写出来，将人民大众的看法在《观察家》上发表。两人密切配合，辛辛苦苦地准备出《观察家》周刊的全部稿件。

甘娜格在勒克瑙做过两个月的官方新闻工作。在那里，她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便拿二百五十卢比的月薪，感到内心有愧。在贾朗达尔，她整天辛苦，但却没有她名下的工资。一般星期四晚上付印《观察家》的最后一个版面，星期五她就能看到整期周刊。这种满足和自豪就是她的工资。她感到生活很有意义，很完美，心里很满足。

甘娜格的婆婆帕格文蒂对像学者似地受人尊敬的自己的儿子一样坐在办公室桌子前又写又看的儿媳妇很是器重，觉得她

出身于有名望的富裕的家庭而对她还特意照顾。但是甘娜格并不是她婆婆想像中的儿媳妇。布里的母亲即便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从来不在公公面前摘下遮脸的纱丽边。人世间哪有这种媳妇呢，在丈夫面前，在公公婆婆面前，在所有人面前竟然都张口说话，丝毫也不胆怯和羞涩。她哪需要别人来保护她，哪需要别人来帮助她呀？

甘娜格没有用纱丽边来遮面盖脸，不慌不忙地对公公叫了声“爸爸”便说上话了。她平时对公公只有这么一点敬意，那就是：当她注意到时才在公公面前把纱丽边往头上一盖。婆婆根本没有机会去跟儿媳谈谈有关饭菜和家务方面的事情。她跟儿媳妇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有时候想起来，便含着眼泪说说乌莎的姐姐达拉的事情，说道：“达拉的英语也读到硕士。一到婆家就遭到不幸。”

布里的母亲没有见到过儿子在结婚时头戴花冠骑在马上的情景，她的心愿没有得到满足。她在大伯子的儿子结婚时和其他亲戚结婚时送过礼，当轮到她要收别人的贺礼时，儿媳妇却像一个来做客的亲戚似地事先不通知一声就突然来到了。所以，帕格文蒂只是把认甘娜格为媳妇看作是自已应该承担的义务。

在德里时，由于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景况和当时局势，甘娜格告别娘家的仪式很简单。婆家的欢迎仪式同样也很简单。从马伊·希兰门来的瑟尔达尔·梅赫尔·辛赫和拉拉·格里巴拉姆家的妇女跟已在胡同里定居的人家的四、五个妇女来到帕格文蒂家道喜，送礼。乌莎高兴得不得了，从邻居家邀来了与她同年龄的三、四个姑娘，这才高高兴兴地热闹了一番。拉拉·格里巴拉姆的女孩子根加带来了一只手鼓。姑娘们让甘娜格坐在中间唱起了旁遮普民歌德巴，一直唱到半夜。

有一位姑娘唱道：

“我们双耳有环，
是天神将我们锁绑，
锁绑在你的胸膛。”

有一位小伙子答道：

“当我工作回来，
定给你解锁松绑，
拥抱你紧贴胸膛。”

布里已将乌莎送去上大学。帕格文蒂不乐意自己的姑娘受儿媳妇的影响，然而乌莎却把甘娜格当作是自己的榜样。她经常将自己干枯的头发梳成两条长长的辫子，头上根本不披披巾。在每一件事情上，她都效仿嫂子。她不喝鲜奶和酸奶，而喝奶茶。男孩子倒也罢了，姑娘家喝奶茶，布里的母亲实在看不惯。

乌莎每次从学校回来，总带回什么报纸或书籍之类的，坐在那里看。要不，就在楼下办公室里挨着嫂子坐在男人们中间。

帕格文蒂平时并不数说儿媳妇，但是背着儿媳妇便阻止女儿说：“这算什么样子啊。姑娘家就该像个姑娘家的样子。你难道想做男人?!”她心想，赶紧把姑娘许配出去算了，她见到过让姑娘家念书念多了的结局。

甘娜格是通过朝思暮想和艰苦奋斗而实现自己的意愿的。她对眼前的生活深感满足，而且沉浸在爱情和工作之中，这等于是在度她的蜜月。她整天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平时在布

里睡觉之后，她仍然要在下面的办公室里呆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为《观察家》翻译消息，给评论选题目和校对，这些工作都不是那种甘娜格梦寐以求、足以激励她心灵的文学工作。甘娜格无疑会想到阿西尔曾经很确切地说过，报纸像工厂一样有各种工序。甘娜格尽管对这种工作并不感兴趣，但她还是热情洋溢地去履行职责，经常熬到深更半夜。

由于天气热，布里和甘娜格的床铺都搬到了上面的天台上。她在下面印刷厂里热得大汗淋漓，疲劳万分，便走上天台拥抱着熟睡在凉爽的露天下的布里。她不好意思去弄醒疲倦的丈夫，但是她疲劳的脑子并不能一下子就进入梦乡。她克制不住爱的激情。……并不是只有她才属于丈夫的，丈夫也是属于她的。尽管甘娜格内心并不愿意，但她还是把丈夫弄醒了。最后，她因丈夫发脾气而感到后悔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七月份的一天早晨，甘娜格身体不太舒服。她感到头晕，脸色焦黄。布里按了按她的脉搏，摸了摸她的额头，对母亲说："给她抹点万金油，要不就请大夫给看看。"

母亲对布里的话不以为然，说道："不碍事，会好的。"

母亲对儿媳妇并不像儿子那么担心。儿媳妇的这种情况，难道她没有看出来吗？……要是有生命危险，那是另一回事。

布里不放心。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到甘娜格床前，弯下身子问道："身体怎么样？要不要我去请医生？"

甘娜格的身体到中午已有很大好转。她叫布里坐在床沿上，羞羞答答地说："看来妈妈另有看法，也许就是那回事。"

布里感到担忧和惊讶，他想了想说："我想请医院里的大夫詹娜夫人看看。大夫一般都说，处于这种情况应该格外小心。"他又想了想说："如果真是这样，你进出就不方便了。你怎么还能

做《观察家》的工作呢？”

第二天，尽管甘娜格不好意思，布里还是把她带去医生詹娜夫人那里。

詹娜夫人认得《观察家》的编辑。大夫听到甘娜格也在帮助编报纸，便对她像女友似地亲热。对她做了一番检查，问了几句话，然后大夫亲切地说："你也怎么啦？结婚不到四个月就有了喜。痛痛快快地玩一两年，然后再有不好吗？听布里先生说，你是个很出色的作家，编辑工作搞得很好。可是今后你只好像猴子那样缩着身子坐在办公室里一动也不能动了！你一下子就是这种情况，怎么能再在办公室里工作呢？有职业的妇女就得控制自己一点。……我在医学院读三年级的时候就结婚了。我生活非常小心，但是在毕业考试前也坏事了。应试的时间通常都是全天的。于是我留了一年级。你知道，医学院一年的费用要多少啊？而我却自己在跟自己闹着玩。你考虑一下吧，现在打掉还来得及。”

甘娜格跟布里商量了一下。

布里平时总带甘娜格参加社交活动。两人经常一起去。布里觉得身边带着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妻子就显得自己高人一等，有身价，有地位。而《观察家》的工作也需要甘娜格合作。雇一个别的助手，需要花费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卢比。布里也不想这么快就取得当父亲的荣誉。而甘娜格在想像怀抱幼小可爱的孩子时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欢乐的感觉，但是她不愿意失去在社交方面和工作方面与丈夫合作的机会。

甘娜格的身体完全复原了，这时母亲却板起了脸。她害怕新时代的罪恶会给她带来后果而祈祷起天神。她看到乌莎偎依在甘娜格身边，就叱责说：你没有事可做了？你想学点家务活呢，

还是想当个假小子?

布里没有跟苏德先生谈起过他本人或甘娜格编辑《观察家》的工资问题。即便不谈，印刷厂和报纸也是属于布里的。他自己给自己付什么工资啊? 在三个月时间里《观察家》越来越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开始有了声望。但是报纸根本没有人来登广告。在大部分情况下，报纸都是靠印刷厂的收益来维持的。

布里没有时间来照顾印刷厂的工作和兜揽印刷业务。他为了使里基拉姆满意就将他的工资增加二十五卢比，把印刷厂的所有的工作都推给他去管。为了谨慎起见，拉姆卢帕亚先生也照看一下现金、帐目和印刷厂的其他事情。由于在帐务上有很多分歧，里基拉姆跟拉姆卢帕亚先生经常吵吵嚷嚷。拉姆卢帕亚先生平时对细小的事情都要干预。在报帐的时候，里基拉姆说，为了使寄包裹处加快办理手续而付了三、四安那的小费，或者是在法院里给了听差半卢比或一卢比的小费，这时拉姆卢帕亚先生就提出异议。

里基拉姆说：都得给小费。

拉姆卢帕亚不同意说：不管是一拜沙，还是一千卢比，贿赂就是贿赂。

在这种时候，布里总是默不作声。对于布里保持缄默，两人都认为是同意自己的看法。

印刷厂下班后滚筒印刷机仍在转动。里基拉姆给了纸张，交待要把表格印完，便走了。七点半，纸印光了。工人把拉姆卢帕亚先生请来问：现在还拿纸呢，还是停机? 当时正在印地区行政机关的表格。拉姆卢帕亚先生来到楼下一看，从地区行政机关拿来的纸现在只印了二十令，有五令纸放着。拉姆卢帕亚先生

交待工人把这五令纸印完。

第二天里基拉姆对拉姆卢帕亚先生糟蹋纸张大发脾气。拉姆卢帕亚先生指出他的错误说:"订的是五万张表格。你算算看吧，你只给了四万张表格的纸。在这二十五令纸中有五令放着没有印,是不是?"

里基拉姆当着工人的面就叱责拉姆卢帕亚先生说:"您真会算啊。您不懂,那您别插手!您白白糟蹋了六十五卢比的纸!我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机关的办事员们?"

拉姆卢帕亚先生当然缺乏印刷业务的经验。但他也不是外行得连诀窍都不懂。很明显,里基拉姆让人印四万张表格报五万张的帐，要把政府的五令纸张扣下。在四百五十卢比的帐单里有八十卢比的假帐。这对于拉姆卢帕亚先生来说是难以容忍的。政府的工作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这一点拉姆卢帕亚先生也知道。他的哥哥拉姆杰瓦亚是怎么做的，他略知一二。但是他认为这是罪过。现在是自己的政府。他们的恩人苏德先生在政府里是议会秘书。竟然欺骗起自己的政府来了!

布里经常在《观察家》上呼吁反对行贿和受贿。拉姆卢帕亚先生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有出息的儿子正在为真理和正义而战。他曾经有一次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愤然辞掉了自己的差事。

拉姆卢帕亚先生在儿子面前告了里基拉姆一状，说他为人不忠实和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羞辱了一通。布里听完这一切诉说,便告诉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吵。

拉姆卢帕亚先生平时很佩服儿子有才能。他觉得布里比自己高明，有学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不做声，这是关系到自尊心的问题。他当众嚷开了:"你在报上写的是什么?是你自己写的:政府的钱就是人民的钱。既然偷窃水罐、偷窃衣服的

人都得坐牢，那么对于盗窃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的人就应该处以绞刑！”

布里对父亲的不切实际的话很生气。他不满意父亲当着众人的面这样说。在报馆和印刷厂里最有权威、最有尊严的只有布里一人。他冷冷地说：“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好的话，那您就别操这份心思了，就请坐在家里休息吧。”

甘娜格对布里这样对待父亲很是反感。平时她忙于工作的时候，尽管拉姆卢帕亚先生在场也忘记把纱丽的披巾披在头上，但是她跟拉姆卢帕亚先生说起话来总是必恭必敬的。每当有机会为他老人家做点什么事，她也是非常尽心地去做。甘娜格觉得他老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当然，他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布里不太合适，然而他毕竟是父亲。不过甘娜格没有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压在心里了。

那天晚上拉姆卢帕亚先生没有吃下饭去。布里为自己说了那些冷漠无情的话语也感到难过，辩白说：“我自己一直很讨厌这种事情。但是要是不讨好机关会计，那么他就会把这个活交给别人去做。在帐上这样斤斤计较，其结果将会造成一年也付不了款。我孤身一人没法一下子就消除掉几世纪来业已病入膏肓的这种不忠实的行为。只要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那么就得容忍一下这个社会的坏习气。我们可以慢慢地利用机会来跟这种不良现象进行斗争。目前报纸还没有收到广告。我们现在是在依靠印刷厂的收益来办报呼吁反对受贿和不合理现象的。一旦报纸有了自己的收益，那么我们就不必要再忍受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了。当前我们怎么好把印刷厂停下不办呢？”

甘娜格亲自盛好饭菜端到拉姆卢帕亚先生面前。她低着头坐到他身边，彬彬有礼地说：“爸爸，您说得完全正确。可是，请

您原谅，我们现在实在无能为力啊。以后我们不会让它再这样下去了。”

父亲向甘娜格祝福，说道：“孩子，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活，尽管人穷也没有忘记要为人诚实、清白。现在我怎么能视而不见，不予理睬呢？愿天神使你们幸福、智慧。听天由命吧。天神毕竟是有神性的。”拉姆卢帕亚先生嗓子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由于拉姆卢帕亚先生没有吃饭，甘娜格的婆婆也不吃饭。乌莎给哥哥和嫂子盛好饭菜拿去另一间房间。布里和甘娜格平时就在一个盘子里吃饭。当乌莎招呼她吃饭时，甘娜格轻声说：“你去叫他吃吧，我不想吃。”

布里把甘娜格叫来，发火说：“……大家都恨我，把我当做贼似的。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填饱我一个人的肚子的话，那就毒死我吧！”

甘娜格眼里涌出了眼泪。她饭也没有嚼烂就一口一口地咽了下去。

在办公室里或者在家里叫唤布里，甘娜格总是叫他“喂”。单独在一起时也只叫“喂”，但是口气有变化，含意也变了。这天晚上两人单独在天台上时，甘娜格握住布里的手说：“喂，连你自己也觉得这样做不好，你应该采取点措施。别的报纸登的广告够多了！……”

布里说出了自己的难处：“还得要有时间。难民们经常在闹事。你看到了，你也每天总工作到十点、十一点的。不再雇一个人就干不下去了。”

因为办报，布里的影响和地位提高了，也变得非常繁忙。他早就是国大党的监察秘书。当时难民协会里正出现一些纠纷。在

五月份第二次选举时，布里当选为这个协会的部长。市私立学校教师协会期望能得到《观察家》和布里的支持而将教师拉姆卢帕亚先生选为该会的主席。

拉姆卢帕亚先生觉得自己在印刷厂的工作中丢了面子，便不再做下去了。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对他来说是困难的。他尽管已经看到了儿子的威望和自己因为儿子而获得的威望，但是仍然想靠自己挣钱过日子。然而布里怎么肯让他的父亲去干月薪七、八十卢比的差事呢？拉姆卢帕亚先生不肯，于是布里想了另外一个办法。他求苏德先生将拉姆卢帕亚先生分配到煤库里去。于是拉姆卢帕亚先生就有了月薪为二三百卢比的收入。

拉姆卢帕亚先生在离格马尔印刷厂有两英里远的位于铁路边上的伯西-尼加尔坎找到了一个用做煤库的地方。那里有一块空地和两间房子。拉姆卢帕亚先生为了方便起见，想在伯西-尼加尔坎居住。甘娜格的婆婆也这样想。甘娜格无疑对她是尊敬的，但是乌莎在甘娜格的影响下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母亲想使乌莎远离甘娜格的影响。

当初布里单身一人或单独跟乌尔米拉一起住了有四五个月的这么一块地方如今挤满着全家的人，他也感到不方便。布里和甘娜格出于礼貌挽留父母在印刷厂再住了几天。有一天吃过早餐之后，拉姆卢帕亚先生终于带着乌莎、赫里、他的小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去了伯西一尼加尔坎。

布里的母亲在家的时候，不会产生雇用人、雇厨师的问题。他们一离开家，麻烦就来了。甘娜格是呆在办公室里搞报纸的工作呢，还是去做饭呢？布里跟她说过，在没有找到用人之前就从烤饼铺买饭吃。凯米会叫他们装好盘子端来的。

十一点半甘娜格放下办公室的工作上楼去了。这么长的日

子，楼上的两间房间里挤了这么多人，使甘娜格感到地方很狭窄，尤其是下雨天。现在楼上没有什么人了，这两间房间似乎大了许多，并且由于房间空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暖和，格外明亮。甘娜格在厨房里找到了昨天剩下的蔬菜，便很快地把它切好，点上炉子，放上锅，接着开始揉面粉。在拉合尔时，甘娜格家厨房的活都是母亲亲自动手的，可是家里仍然经常雇着几个用人。母亲不时把女儿们叫到厨房，教她们炒菜做饭。她从来不把整个厨房的活都推给心爱的女儿们去做。但是女性生来就懂得烹饪知识，就像鱼不需要经过游泳训练就能在任何水里游一样。

当布里被叫上楼去时，他便闻到了一股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酥油加热发出的香味。

布里走进厨房，见到甘娜格正冒着中午的酷热坐在炉子旁边在烤酥油烤饼。脸像西红柿一样红，额上布满汗珠，双颊和额边淌着汗水。

甘娜格微笑着说："这里热得很，我给你装上盘子，你坐到房间里吃去。"

布里的头脑里闪现出往事的回忆。在去年冬天，乌尔米拉不时让布里坐在厨房里，自己一边烤着烤饼一边喂他吃。布里不让自己回忆过去的事，亲切地装做生气说："唉！你真固执！我说过，叫凯米到烤饼铺买去。瞧你多受罪呀？"

"怎么？你不想吃我亲手做的饼？"甘娜格的眼睛里露出充满爱情的神情。

"那么你也给自己装一份吧。"

"行，只剩一个酥油烤饼了，我把它拿下来。"

布里手扶着厨房的门框，含情脉脉地站在那里看着甘娜格。最后一个酥油烤饼也装进了食盘。甘娜格从炉子里抽出柴火，开

始收拾平底锅、面板和擀面杖。布里把食盘端到房间里去。

只有半分钟的时间，布里又回到厨房，说："来吧，甘妮！你在做什么？"他离开甘娜格只有半分钟，仿佛就想念她啦。

"唉，你瞧，我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甘娜格指了指给汗水贴在身上的衣服说："让我去拿两罐水来冲个凉，换换衣服。"

"你这个样子多美呀！"布里用双臂托起被炉火烤红脸、满身汗水正朝洗澡间走去的甘娜格。他开始急切地一次又一次地吻她的额头、面颊、下巴和嘴唇。甘娜格对这样强烈的爱感到自豪，这就更挑逗起了布里的热情。她说道："脏啊，你瞧，多少汗水！"她双臂搂住布里的脖子。

公公、婆婆和全家人迁走使家里一片冷清。现在这种冷冷清清的气氛消失了。家里充满了交融在狂热的爱情中的说话声和甜蜜的私语声。甘娜格和布里有了机会将自己遗忘在激情里。

对于甘娜格来说，为布里生火做饭、铺床叠被、清扫房间并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她在操持这一切家务的同时，仍然在做报纸的工作。她是在电扇下长大成人的，在山区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夏天，现在即便在七八月份，她也并没有因旁遮普的闷热气候而感到过心烦。

有一件事情却经常使她感到烦恼，那就是布里不时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尤其是在爱情的欢乐满足以后感到疲劳的时候。结婚三星期后，甘娜格初次有了这种感受。在甜蜜的如醉如痴的时刻，他的羞辱人的、刻薄的话语，深深刺伤甘娜格的心。

当初甘娜格来到婆家时，布里对她是这样地彬彬有礼，必恭必敬，结果她在家里成了一个比布里本人还受尊敬的人物。把儿媳妇捧得这样高，这使婆婆很反感。然而不到两个月，布里显

得疲劳、兴奋和忧愁，开始不像从前那样对待甘娜格了。甘娜格由此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企图不去计较这种事情，或者是把它忘掉。家里人迁去伯西—尼加尔坎之后，两人有了自由自在地疯狂相爱的机会，甘娜格因此感到快活。她愿意牺牲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服侍好自己心爱的人。但是纵情相爱、无拘无束的夫妇生活，却得到了恰恰相反的结果。甘娜格感到，布里的激情在逐渐淡漠下来。他原来所急切需求的情欲方面的事现在对他没有吸引力了。有时候布里还有冲动，但是最后他的强烈的感情还是消失了。

甘娜格认真地反复思索，终于想明白了：他正在为这么多的工作受累，操心，这就够使他费神的了。我不应该为这些庸俗的事情而苦恼。她内心感到后悔和羞惭。甘娜格决定克制自己的欲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布里的精神和激情又显露出来了。甘娜格很是满意，但是结果获得的却又是布里的怒气和冷漠，甘娜格的热情也随之烟消云散。她想：难道我就这样渴望他的爱抚吗？她感到非常委屈。

《观察家》的方针是支持甘地主义和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除了布里和甘娜格以外，在《观察家》的办公室里和格马尔印刷厂里没有任何人支持《观察家》的方针。《观察家》的经理门莫亨·锡图看到分治的后果之后，早就变成了国大党的反对派了。国大党接受了分治，所以锡图认为国大党要为分治的种种后果和杀害印度教徒负责。对全国服务者联盟被确认为非法组织，他也不满意。里基拉姆和操作滚筒印刷机的工人也是反对国大党的。他们反对国大党的原因是：国大党不反对穆斯林。但是他们都是《观察家》的，或者说是布里的雇员。只要把写好的

稿子给他们，他们就付印。布里有时候也感到办事棘手。他想，要是有几个观点一致的助手的话，那么事情就非常好办，报馆里的气氛就会正常。

在拉姆卢帕亚先生去伯西—尼加尔坎之前，布里就以一百二十五卢比的月薪请了门莫亨·锡图担任《观察家》的经理。锡图过去在拉合尔时是《狮子》报馆的经理助理。他组织报纸发行和征订一些广告，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才干，但是在编辑工作方面只有甘娜格一人在帮忙。布里在群众工作方面比起从前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从十一月份起，甘娜格的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了。布里觉得，要让甘娜格在办公室里坐上十一二个小时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合适的。

普贝恩德拉·勒格斯在拉合尔时曾在《王公报》编辑部工作。他经常写小说，还写讽刺性文章。他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和一篇尖锐地讽刺共产党的新政策的文章，很友好地交给了《观察家》。从十二月起布里就请他担任助理编辑。然而布里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勒格斯完全是商人的一套。他语言掌握得很好，办报也另有一套实际经验，然而他仅仅是在为工资而工作。把报纸交给他负责，布里实在放心不下。

甘娜格好歹工作到了四五月份，可是现在她的状况已不适合坐办公室了。勒格斯却连甘娜格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工作量的一半也不打算做。布里需要的是一个在甘娜格无法工作时能够补缺、并且还能够多少分担他本身工作的助手。

布里和甘娜格早已把他们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布里德姆辛赫·吉尔。他们一期不漏地按照他的地址给他寄去《观察家》。布里和甘娜格要求吉尔说，你办报是有经验的，我们希望你给予

帮助，提出意见和建议。吉尔在整整一年之中给《观察家》写了四篇文章，满足他们的要求。

甘娜格把在勒克瑙认识吉尔的经过、吉尔的宽厚为人、彼此取得信任等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布里。她为爱情而感到自豪，竟然说：

“假如我心中没有你，那么我就向吉尔投降了。你是个骗子，早就把我缠住了。你把我缠得紧紧的，尽管离开你有好几百英里远，在没有任何把握能找到你时，我仍然在迷恋着你。”甘娜格眼露嗔色说：“你自己一直在干着不三不四的事情，却把我当作你的玩物紧紧缠住不放。”

布里生气说：“甘妮，你为什么要提起我这桩痛苦的、失去理智的事情呢？”

“开开玩笑嘛，你别不高兴。除了你，我跟谁去开玩笑？”甘娜格撒娇地说。

每当布里面临需要找一个助理编辑的问题时，他首先就想到吉尔。他跟锡图和甘娜格也谈起过。锡图说：“要是你们两位请得到吉尔的话，那太好了。《明星报》就是仗着他才办下来的。”

布里也说，要是吉尔来的话，那就什么都不用愁了。可是他对请吉尔的事总有些犹豫。这有两个原因。

布里在拉合尔时一直称呼吉尔为自己的兄长。两年前失业时他曾经求吉尔帮助过。现在吉尔在勒克瑙担任校对，尽管月薪只有八九十卢比，可是难道他肯在布里手下工作吗？布里准备付给吉尔每月一百五十卢比的薪金。现在布里每月的薪金是二百五十卢比，但是实际上这是布里和甘娜格两人的劳动报酬。吉尔是单独一个人；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同志，他是不应该计较拿一百五十卢比的工资的。假如他在自己党内工作，那就只

拿四十四卢比的月薪。但是他会不会接受邀请呢？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吉尔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想把自己的观点也在报纸上发表，那怎么办？吉尔已经被开除出党了，他对共产党不会再有什么信念，可是布里凭经验知道：一个人即便跟共产党断绝了关系，但是共产主义信念是仍会继续保持的。布里不打算让自己和甘娜格退出主编和编辑的位置。吉尔难道会接受工作而不在报上署名？

没有经验也就不会有做生意的诀窍。布里的经验告诉他，当报纸的编辑和主编，关键并不是写一手好文章。士兵的本领是使用武器，可是司令不需持枪作战。司令的任务是正确地指挥有技术的士兵。能够善于使用有造诣的作家，是编辑的任务。自己为撰写一篇好文章而整天绞脑汁，还不如请别人对一些合适的题目撰写好文章，这样既可以使用他们，又可以拉拢他们。布里心里对格希什先生的愤怒情绪消失了。现在他对像普贝恩德拉这样的人感到不满，这种人总觉得卖力气卖得越少才算精明。

布里自己没有给吉尔写信，而叫甘娜格给他写了封信，要求他来《观察家》合作。甘娜格由于跟他关系密切，就把话说得很直率：

"……要是你想按你的才能计算报酬的话，那么我们就给不起了。但是你也将会像我们目前那样生活下去的。报纸的方针现在摆在你的面前，也许你对它并不满意，但是对于你来说，也并不存在难以接受的原因。主编和编辑是别人的名字，所以你不需要对报纸的方针负责。我们需要支援，你应该理解友谊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吉尔到贾朗达尔来了。现在对于《观察家》报馆来说，只有印刷厂楼上一间房间用作办公就不够了。布里和甘娜格一直住

在印刷厂和报馆里也总不得安宁。有一位政府官员调任去了西姆拉，在比格尔姆布拉住宅区里空出了一幢小房子，布里将这幢小房子分配到了手。吉尔的住处呢。印刷厂楼上的厨房并不太小，把里面的炉灶拆掉，就可以放下一张床，门前还有两英尺半至三英尺的地方空着。吉尔的住处就这样安排好了。

里基拉姆几乎主持着整个印刷厂的工作。报纸和门市的业务加在一起，印刷厂里活儿很多，因此里基拉姆一直建议再买一台脚踏印刷机。在他的坚持下还买来了印地文和旁遮普文字体的铅字。政府的文件和布告在旁遮普一直沿袭用英文和乌尔都文印刷的，但是现在锡克教徒们要求在一切工作中给旁遮普文以一定的地位；印度教徒们也要求在所有的地方都要给印地文以一定的地位。对于印刷行业来说，业务不少。各处都在开办印刷厂。

吉尔已经主持起了《观察家》的工作。当甘娜格不能来上班时，布里也就不来。布里其他工作很多。他即便去印刷厂，在那里也呆不上两三个小时。社论有时候就由吉尔来写。正当布里工作顺心的时候，有一天大祸临头了。

布里正在楼上办公室里，鲁尔杜从楼梯下喊道："老爷！你快来呀！从法院来了执行官和法警。"

布里估计是有急件要印。

里基拉姆已有三天没有来印刷厂，他既没有送假条来，也没有送任何消息来。印刷厂里估计他也许病倒了。别人不懂印刷业务，布里只好走下楼来。

知道了法院来人的意图之后，布里的双脚站不稳了。法院派来的没收财产和罚款的执行官是来向格马尔印刷厂执行一万

三千一百二十五卢比罚款的。拿不出钱，他们就查封印刷厂。

布里焦急万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叫人把吉尔请来。看了法院的命令才知道：法院已裁定印刷厂的经理里基拉姆拖欠阿奇鲁拉姆·默哈金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卢比的事实，宣布没收印刷厂的财产。布里和印刷厂的其他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布里留下吉尔，跟没收财产和罚款执行官一起去到旁边的市场。他从瑟尔达尔·梅赫尔辛赫那里给苏德先生挂了个电话。苏德先生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要求瑟尔达尔·梅赫尔辛赫本人和拉拉·格里巴拉姆为布里帮帮忙。如有必要，可交保证金。别的方面由他来打听。

布里告诉梅赫尔辛赫和格里巴拉姆说：里基拉姆不是印刷厂经理，只不过是普通工人。他没有权利以印刷厂名义借债。印刷厂并没有向阿奇鲁拉姆借过任何债。

瑟尔达尔·梅赫尔辛赫和拉拉·格里巴拉姆懂得打官司。他们对案子作了推测，接着向布里解释说：这是里基拉姆设下的圈套。法院凭证词认定里基拉姆是印刷厂的经理和代理人，才把钱判给阿奇鲁拉姆的。你必需采用法律手段来抗诉法院的判决，但这是以后的事情。目前必需把印刷厂保存下来。

瑟尔达尔·梅赫尔辛赫看在苏德先生的面上才同意当格马尔印刷厂的保人。印刷厂的全部财产，直到傍晚才列出清单。一份清单由阿奇鲁拉姆收存，另一份清单由执行官保存。

布里和吉尔去阿达一霍希亚尔布尔寻找里基拉姆。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里基拉姆的房子。胡同里传出来脚踏印刷机转动的响声。这才明白，几天前他已经买回了一台脚踏印刷机。

里基拉姆瞪着眼说："随你的便！印刷厂是你老子留下的？这印刷厂本来就是我的，我逃出来时把我的印刷厂留在杰赫勒

姆了。你知道什么？这间印刷厂是拍国大党部长们的马屁拍来的，你不用跟我吹胡子瞪眼睛。印刷厂不是你的，是我的。我在十八个月里给你赚了这么多钱，你感激过我吗？我让你从一个要饭的变成了有钱的人，你却来说我偷东西。你先把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卢比付清再来。你有话说就到法院说去……”

晚上，布里、甘娜格和吉尔去到奈耶尔那里。甘达和奈耶尔焦急而又仔细地听完了他们对案情的叙述。甘娜格、布里和吉尔弄不清法院怎么会认定里基拉姆是印刷厂的经理。阿奇鲁拉姆怎么会只根据印刷厂的字号就借给他这么多的钱？法院又怎么会判给阿奇鲁拉姆？

布里回答奈耶尔的提问说：在前几个月里法院已经给里基拉姆来过好几次传票了。他有好几次请了半天假或一天假去法院。里基拉姆曾告诉他说，他的街坊打架，他得去出庭作证。

一九四七年九月间，里基拉姆曾经去要求苏德先生同意将伊萨格·穆赫默德被迫停业的格马尔印刷厂恢复营业。他出于无奈才相信印刷厂是苏德先生的产业。他为了生活就在格马尔印刷厂就业。

一九四八年五月间伊萨格·穆赫默德带了证件从巴基斯坦来到了贾朗达尔。过去伊萨格把自己的印刷厂托付给了苏德先生。他希望通过苏德先生的帮助能够收回印刷厂的资产。

伊萨格谈了他的悲惨的情景。在巴基斯坦，他被遣送到了信德邦的瑟克尔。他不懂信德邦的语言。瑟克尔市里到处是从联合邦和比哈尔邦城里逃难来的穆斯林。这些人认为旁遮普穆斯林粗野，耻笑他们讲旁遮普语和信德语。他们认为，不会讲乌尔都语的人哪算得上是穆斯林呢？

被从巴基斯坦各个城市里赶出来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通

常都是做小买卖的、大商人或有正当职业的人。而从印度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却都是当雇员的，或者是手艺人。他们哪里懂得开铺子、做生意呢。伊萨格分配到了一家印度教徒开的杂货铺子谋生。他对这种新行当一点也不懂。他把店里的干果、巴旦杏、葡萄干、无核小葡萄干、枣椰，有一些给孩子吃掉了，有一些按进价卖掉了。店里有几千卢比的货物，但是对他来说，不过是堆垃圾而已。他懂什么呢。什么草是浅绿色的，什么草是墨绿色的、金黄色的，他完全不懂。他根本分不清白姜黄和黑姜黄！有半袋胡椒被他用三卢比一赛尔的价格卖掉。到贾朗达尔他才知道，每赛尔的价格是三十五至四十卢比。这个可怜虫后悔莫及。有的人到店里来买葫芦籽和榅桲籽。他哪认得这些东西啊。有时候他母亲跟他说说。老人们认识这些东西。他打开货包往里张张，或者打开盒子瞧瞧，弄得他直打喷嚏。他心里嘀咕了，也许不是良药，而是毒药吧。假如里面装的是小麦、三角豆、玉米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顾客走来跟他说："老兄，你认识的话，那给找找吧。"

伊萨格也把情况讲给了他的老邻居、马伊·希兰门的钟表匠哈济·伊马姆丁听。伊马姆丁也在瑟克尔住过。他分配到了一家印度教徒开的卖英国酒的酒店。他是到过麦加朝过圣、做过祈祷的人。他不能碰酒。政府官员想起来就到他店里拿酒喝。一些有权势的人把五十卢比一瓶的酒付上十卢比就拿走了。可怜虫的店铺被拿空了，没有赚到钱。他去拉合尔买修表工具，但是价格不对。一卢比的实价却讨价五卢比。可怜虫只好望天兴叹，饿着肚子过日子。

布里恭恭敬敬地请伊萨格住下。他用加冰的酸牛奶、酥油烤饼、牛肉款待伊萨格。伊萨格也感到满意，他的几台机器都在

有节奏地运转。按照法律规定，伊萨格完全有机会把他埋在地里的金、银、首饰挖出来的，但是准备离开印度的人却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财产卖光就走。苏德先生不打算让他去做不合法的事情。

里基拉姆向伊萨格叙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他也是把自己的印刷厂留在杰赫勒姆跑出来的。这是天神的意愿啊。苏德先生偷偷地告诉布里给伊萨格准备两千卢比。他还让布里向格里巴拉姆借一千卢比送给伊萨格。

伊萨格失望地回去了。但是里基拉姆的心里产生了仇恨。于是他跟阿奇鲁拉姆·默哈金一起策划了一个圈套。里基拉姆在印刷厂里有办理各种事情的机会。他在几张铅印好的信笺上面事先盖上"格马尔印刷厂经理"的印拿走了。在这些信笺上，他把时间一段段间隔开来，分别用过去的日期写了几张付百分之六的利息的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卢比的借据交给了阿奇鲁拉姆，他自己拿到了三千卢比的现款。

奈耶尔估计，里基拉姆也许跟阿奇鲁拉姆讲好了：我会在法院里承认这笔债务的。法院会作出判决的。我们两人合股开办格马尔印刷厂。布里哪里拿得出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卢比呢？目前印刷机的价格不低于一万五千卢比。我和你一起开办印刷厂。每个月的营业收入有七百至八百卢比。拍卖的价格则更高，有两万卢比。如果你还给上七千至八千卢比，那么就可以得手一万五千卢比的东西。

阿奇鲁拉姆也许想：如果布里证明自己有一半股份的话，那么他将合法地成为持有印刷厂另一半股份的股东。

甘娜格、布里和吉尔惊慌不安。甘娜格表示不相信说："这怎么成呢！法院怎么会这样判决呢？"

奈耶尔说："可是，法院怎么不会这样判决呢？根据法律，借

据就是借款的证据。借款人也承认这些借据。帮助追索债款是法律和政府的责任。”

“但是法院本来应该确认印刷厂是属于谁的。”布里表示怀疑说。

“法院是根据印刷厂的经理里基拉姆的名字发的传票。里基拉姆接受了传票。他代表印刷厂出庭，代表印刷厂承认有责任。在法庭面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借据本身用的是印刷厂的信笺。借据上面有印刷厂和印刷厂经理的印鉴。证据很充分。法院还有什么可确认的？”奈耶尔回答说。

“法院确认什么了？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甘娜格对法律和法院的审理方法表示不满说：“大家都认识我们。法官本该把我们叫去问问，里基拉姆是谁？是怎么一个人？在印刷厂里工作有多少日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印刷厂工作的？也可以派人去问问附近的邻里。”

“甘妮，你说话真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奈耶尔训斥她说：“法院跟个人和事实是不相干的。根据法律，要是法院或法官熟悉个人和事实的话，也不应该因为熟悉而对此施加影响，或者说，通过自己的法庭去改变案子。”

“这是为什么？”甘娜格表示惊讶说：“法官不了解事实真相怎么能主持公道呢？”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怎么能用自己的论点去说服法官们呢？”吉尔插嘴说。

奈耶尔解释说：“法律的用意是生怕因熟悉情况和个人而在原告或被告中间偏袒一方。”

“为什么要让有可能会偏袒的人去当法官呢？”吉尔问。“工业化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律也完全变成机械化了。这种机

器是属于掌握它的人的。”

奈耶尔朝布里看了一眼，想结束这场争论。说道：“算了，现在您只能依赖这种法律来挽救自己的印刷厂了。您想不想挽救它？”

“但是您自己说，阿奇鲁拉姆可能已经给了他三千卢比了。”布里提醒说。

吉尔也说：“这种情况说明借据是假的，是伪造的。”

“即便帕伊·阿奇鲁拉姆一个子儿都不给，但借据并不是伪造的。事实是一回事，借据又是一回事。借据怎么是伪造的呢？写借据的人承认这张借据。纸上有他的签字。”奈耶尔解释说。

“尽管没有拿钱？”甘娜格激动地问。

“不拿钱却写上拿钱不是捏造吗？”吉尔支持甘娜格的提问说。

“肯定没有拿！”奈耶尔将手往桌子上一拍，回答两人说：“可是根据法律，借据应该是对的。”

“他们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对不对？”吉尔问。

“借据的含义是写借据的人承认承担借款的责任。”奈耶尔插话解释说。

“从文字上说应该是这样。”

布里问道：“里基拉姆有什么权利写借据？这不是问题吗？”

“所有的人都有书写借据的全部权利。法律赋予大家都同样具有借债、还债和进行贸易的权利。你说，印刷厂对里基拉姆的借据不承担责任吗？”

“说得对。”甘娜格同意说。

“这份心思本该由阿奇鲁拉姆去操的，但是阿奇鲁拉姆与里基拉姆纠合在一起了。借据写在印刷厂的信笺上，盖了印刷厂

的印。对于法院来说，这个证据很充分，那就是里基拉姆是印刷厂的代表。法院的任务是维护阿奇鲁拉姆能够收回债款的权利和给他帮助。"

"资本主义政府总是帮助索取债款的人，对可怜的还债人是漠不关心的，他们都站在有钱人一边。"吉尔说。

"这有什么说的呢？同志！"奈耶尔招呼吉尔说："在旁遮普地主势力很大的时候，他们就制订了转让土地的法律。农民即便处于克帝利种姓的地位，在经商或在法院扣押土地的情况下，也都不能购买地主的土地。在拍卖的情况下也只有其他从事耕种的人才能购买农民的土地。"

"对。"吉尔同意说："法律是偏向于可以制订法律的人或者能够影响法律的阶级这一边的。"

"那你还在梦想有某种永恒的公道吗？"奈耶尔刻薄地问。

"算了，要是我们证实印刷厂根本没有借债呢？"布里问。

"你怎么去证实呢？借据证明：债款已经给了。"

奈耶尔让布里安静下来，又说："你得证明里基拉姆没有权利以印刷厂的名义借债。"

"但是根本就没有借过债。印刷厂根本不需要钱，我们为什么要借债？我们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你又在说没有用的话了。有没有借钱，法院跟这个事实没有关系。已经借了钱了，这个证据存在。法官不管事实真相，他只管证据，因此法官即便了解事实真相但还是不能反对证据。"

"但这是非常一般性的看法。"甘娜格也插嘴说："人们是可以制造假证来运用法律的力量给某个人找麻烦的。"

"这肯定是能做到的。法律并不是一般性的认识，是特殊的理解。要是在法院里只是一般性的理解，那么要律师们干什么

呢？好吧，你先向警察局控告里基拉姆背着人不正当地使用你的信笺和印鉴。在这个基础上没收财产的命令就可以延期执行。你得去证明他实际上并不是印刷厂的经理和代表。”

布里一直非常犯愁。奈耶尔分文不取地在为他辩护，不然他就得花费五百至七百卢比的费用，而且得不断出庭。阿奇鲁拉姆已为里基拉姆请了个律师。

布里在法庭上提出了伊萨格·穆赫默德写给维什沃纳特·苏德先生的信，信中说明伊萨格已将印刷厂托付给了苏德先生。苏德先生不得不作证：他已委任布里为印刷厂的经理，并且出示了银行的支票簿。里基拉姆则出示了他以经理的身份在收据本上和签到簿上的签字。开庭审理案子的次数开始增加了。

布里、甘娜格和吉尔对运用法律来耍手腕很感头痛。律师可以运用法律来大耍手腕从而给能够获得公正的判决制造极大的困难。律师们可以在所有的辩论中提出法律条款和论点来支持各方，可以解释法律来支持各方。在两个很有钱的人打官司的时候，双方都聘请法律知识渊博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法庭不了解事实真相，却在双方证人的证词和论点的基础上作出判决。人们尽管了解事实真相，但仍然被迫去接受这种判决，因为这种判决的背后有着政权的力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判决下来了。格马尔印刷厂对里基拉姆的债务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对布里来说官司并没有到此了结。里基拉姆偷偷使用格马尔印刷厂的印鉴和信笺的刑事案件还在审理中。

奈耶尔建议布里不要插手这桩案子，把它交给警方办理。力图使里基拉姆判刑，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以后得出庭十五至二

十次，把自己的时间白白浪费掉。

给里基拉姆判刑，对警察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倒不如帮帮他忙让他脱身还能得点外快。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人的证词控告里基拉姆，所以他没有被判刑，获释了。诉讼的结果布里也没有损失。官司结束后，苏德先生为了避免今后可能产生争议，把格马尔印刷厂过户给了布里。

九

印度政府的援助和安置难民部机关里的人只不过虚惊了一场。难民营在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关闭了，都不发放救济粮了，只有王权难民营还没有撤销，但是援助和安置难民部的机关却原封未动。难民们在哪里找到个地方，就在哪里安家。大部分人都在经营一些小行业，剩下的人现在也凑上一些钱开始自谋出路。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些新行业已经开始在德里出现。有些地方一天之中可能只有十来个过路的人，现在也开了家商店。熨衣服的人推着一辆辆小手推车在小巷子里转来转去。人们已经不需要自己去付电费、水费和电话费，难民们会登门送单收费，只要付上四拜沙的小费就可以避免一场口角。在市场上买东西都开始用纸兜来包了。过去来德里定居的旁遮普人讨厌别人称他们“难民”，现在他们给自己起了个“男子汉”的名称。

部机关的工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部长不同意增编。他认为办公室里减少两个人，工作依旧可以进行，而增加一个人却会使工作搞乱。机关里在发放小笔贷款和处理难民们对失落在西部财产的索赔方面的工作量很大。达拉现在正在做对索赔财产的核查工作和提出调查报告的工作。

达拉依次看索赔财产申请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份申请书上写着申请人莫汉拉尔·登登，父亲的名字是莫迪拉尔·登登，原地址是拉合尔希沙莫迪胡同，她惊住了。她想起了希萝，心里突然忐忑不安。童年时期的情景历历在目——希萝顽皮淘气、爱恶作剧、喜欢谈情说爱、常和人吵架，是个难以叫人捉摸的女友。希萝偷偷地爱着尔登，结局是……她回忆起了这一切。申请书上有目前的地址：德里，莱市，舍格迪讷格尔，门牌1315号。莫汉拉尔现在是中央秘书处的教育司的雇员。达拉想带上地址去找他。但她考虑了一下，还是先去找希萝。

对于每天从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被迫在椅子上坐着的公务人员来说，星期日是最最舒服的日子，中午可以在床上直直腰睡上一觉。这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的中午，热风觉得这是它足以显示威力的好时机，便发疯似地在被太阳晒得正在熔化的宽广的柏油马路上急速地吹着，吹进了市场，也吹进了狭窄的胡同，吹到很遥远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候，市场里已经没有什么顾客了，于是店老板便在店门口挂上粗布门帘睡觉了。出租汽车司机、马车夫、三轮车夫都找了荫凉的地方，躲在车子里打瞌睡，等待着太阳下山，热风减弱。只听到那些带着旁遮普语腔调的卖冰的、卖桔子水的、卖冰淇淋的"男子汉"们在高声叫卖。连热风也吹不垮他们的男子汉气概。

在德里亚根杰四面通风的新住宅区里热风更加吓人。默尔西早在五月份就在自己单元的阳台上和窗户上都挂上厚厚的粗布帘子了，然而电扇吹出的风仍是热的。老女用人金莫在厨房地上洒水降温，然后睡在地上。默尔西已经在阿耶尔医生的诊所里找到了永久性的工作。工作的时间只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一点。她现在也正在睡觉。达拉躺在床上，但没有睡着，在想念希

萝。

达拉好歹耐着性子一直熬到下午四点钟。她实在忍不住了，便起身换了件纱丽，到厨房里把金莫叫醒，告诉她把楼梯门关上。金莫劝她别冒着太阳和热风出去。达拉没有听她的话，出门走了。

司机把车开到舍格迪讷格尔，问达拉在哪里下车。正在新建的舍格迪讷格尔的街道上一边矗立着一幢幢两层楼楼房；另一边宽广的土地上至今还是一片出家人住的茅屋。新建的楼群被正在西斜的阳光照得闪闪发光，使人难以注目。

达拉把楼房的门牌号码和拉合尔人莫汉拉尔·登登的名字告诉了司机。司机一边看着楼房的门牌号码，一边把汽车朝前开了一段。他叫住正在玩陀螺的孩子们打听拉合尔人莫汉拉尔·登登的住址。

有三个孩子听到出租汽车司机叫，便跑了过来。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说，莫汉拉尔就住在这里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那几个孩子给达拉指着路，绕过一间新房的走廊和天井，把她领到了房子后面。

达拉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旁遮普的景色。两层楼的楼房后面是一片伸展得很远的荫凉的地方。在各个大小房间的前面放着很多张床，铺着几条凉席。周围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妇女正在一面高声聊天，一面手里干着活。东拉一条绳子，西绑一条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离妇女们不远的两个地方，男人们坐在门前的床铺上轮流吸着放在中央的水烟壶，交谈着。妇女出于礼貌都背向着男人。楼房的后面还有几间汽车房。从汽车房的敞开的大门里可以看到里面放着几张铺好的床铺和家庭用具。

有几个妇女好奇地朝来客看了一眼。领达拉来的孩子们说：“莫汉拉尔家到了。”孩子们把达拉领到一间小房间面前叫道：“库尔卢的妈妈！婶婶！库尔卢的妈妈！有人找你来了。”

小房间的门没有关。达拉走了进去。有一个妇女脸上盖着一条披巾在一张大床上躺着。妇女听到叫声蓦地爬起身来。妇女身后有一个用纱布盖着的孩子正在睡觉。

希萝坐在达拉面前的床上。希萝的模样完全变了，但是毫无疑问，这就是希萝。蜡黄的脸，一头乌黑、蓬乱的头发。

希萝睁大着一双睡得发红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地朝达拉盯着看。

“希萝！”达拉喊了一声，扑在希萝身上，紧紧地拥抱着她，把自己的脸紧挨着她的脸，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希萝从达拉的双臂中挣开，面对着达拉，疑惑地问：“达拉，你是达拉吗？”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莫非是在做梦。

达拉把满是泪水的脸埋在希萝的怀里，然后又紧紧抱住她。希萝像做梦似地又扶起达拉的脸看了看，使尽全力抱住达拉大声哭了起来：“唉，我的姐姐！听说你被烧死了。让说你死了的人都去死吧，我的姐姐！我的姐姐……”

希萝嚎啕大哭，把睡在旁边的孩子惊哭了。达拉挣脱希萝的拥抱，把库尔卢抱在怀里贴在胸前，说道：“唉，我活着，你哭什么呢？”但是希萝不想放开达拉。

有四五个女邻居听到希萝的哭声走来，好奇地朝里面张望了一下。妇女们看出是相见时的痛哭便将手指支着面颊猜测说：“走散的姐姐找到了。老天爷让她找到至今没有找到的人了。”妇女们走开了。

希萝哭了好一阵才停住。她摸着达拉的脸问道:“死鬼，你过去在哪里?你遇到什么事情了?你是从火堆里逃出来的?”

达拉点点头,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便反问道:“莫汉先生在哪里?”

“你以前是在贾朗达尔吗?你是从哪里来的?”希萝没有理会达拉的提问又问道。

“我就在德里。”

“姐夫也在这里吗?”

“不清楚。”达拉低下头摇摇手说。

为了避免谈自己的往事，达拉就问希萝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们哪死得了啊,哪有这种福气啊!我们随天神领着的上百万哭哭啼啼的人走，终于来到了这里。”希萝伤心地说完这两句话,又急不可待地询问达拉的事情。

达拉说:“你别问我这一切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本尼哈代着了火,我就死了。或者说我做了个恶梦。等我清醒过来,我在难民营里了。我初到这里的时候，在新德里的一家人家做事。现在在政府里工作。”

库尔卢从达拉的怀里爬到了母亲的怀里。达拉为了能压制住内心的痛苦，便把他又拉过来抱住。她用鼻子碰了碰他的鼻子,温柔地抚摸着他,说道:“我的宝贝,留在我身边，别去你妈妈那里。”

达拉博得了库尔卢的喜欢。希萝把下巴靠在膝盖上，默默无声地坐了很久，然后断断续续地擦着眼泪回答了达拉提出的许多问题。她捡重要的说:

“我们曾经去过雅利安毗湿奴学院的难民营,在那里根本弄

不到什么吃的。一间小房间住两户人家，非常热。库尔卢生了病。面粉卖一卢比一赛尔，牛奶也卖一卢比一赛尔。孩子根本吸不出奶。你是完全清楚的。他过去根本不跟我说话（希萝不提尔登的名字，而说'他'）。但是那时候找来了。你们胡同里的人都住在'神社'难民营里，他们见到库尔卢的情况便问：'哎，怎么啦？'

"我哭了。我哪来奶喂孩子呢？肚子里有点东西下去也好啊，或者身边有点钱，就买一点给他吃吧？我哪来钱呢？他硬塞给我五十卢比，我把钱给了我丈夫，告诉我丈夫，不管怎么样，给孩子弄点牛奶喝。我们从拉合尔到了菲罗兹浦尔以后，他还到难民营里找我。那时候库尔卢经常肚子痛。我有好几次对丈夫说去找个大夫瞧瞧。我丈夫和公公、婆婆都不听。他来时我就哭了。我说，你无论如何要救救孩子。他请了个有名的大夫来，掏钱给大夫。这样一来我可遭殃了。婆婆和我丈夫大叫大嚷说：他是你什么人！

"婆婆说：'这孩子就是他的。眼睛和面貌都跟他长得一样。'我们在古鲁格谢德尔的难民营里住了四个月。他一星期或半个月总要来看看孩子。我却倒了霉。我怎么对他说得出口，叫他别来呢。婆婆在西姆拉的机关里找到了工作。我丈夫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我来这里以后，他还经常一个月来一次。本地有个格罗尔花园吧，他就在那里住。"希萝把脸伏在膝盖上哭了起来。

达拉对天发誓，保证保守秘密，问道："你讲给我听，发生了什么事？"

库尔卢见到妈妈哭也哭了起来。达拉抱起孩子哄他。

希萝擦了擦眼泪从窗口里喊道："苏曼，乖孩子，你来听我说！"

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跑了过来。希萝亲切地对她说："苏曼，你把库尔卢领出去。这一安那你拿着去买玫瑰糕，你们两个吃。"

苏曼哄着库尔卢，把他抱走了。

希萝痛哭了一阵，然后说："上个月小姑子跟婆婆一起到这里来过。有一天，她们两人上市场去了，他就来了。给孩子留下了两听牛奶、桔子、石榴和四块布。在这之前他也经常送些东西来，我丈夫一直没有说什么，所以我把东西收下了。这一次小姑子大吵大闹，说道：他为什么这样经常关心库尔卢？孩子的长相完全像他。从那时起这件事情就扎在我丈夫的心里了。天天说，你过去跟他有不正当的关系，老实说出来，孩子是谁的？我回答说：你有怀疑，那就把我杀了吧。有时候他又对我说：如果你是贞洁的，那么把火放在手上让我瞧瞧。有时候对我说，你把手放在我头上发誓：如果不贞洁的话，那就是妓女。你说叫我怎么办呢？今天一早他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姐妹俩默默无声地坐了一会儿。希萝又说："我真倒霉啊，心想抱起孩子跳河死掉，那就一切都了结了。现在我实在受不了了。"希萝又哭了起来。

"你别说那种没有用的话。"达拉捂住希萝的嘴对她说："你既然受这么大的罪，那我把你接走。我们俩可以住在一起。"达拉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

希萝流着眼泪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确实是想让我和孩子死了算了。可是我放心不下他。他一旦听说我死了，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你为什么不到他那里去呢？"

"你也发疯了？叫我怎么去呀？"希萝非常痛苦地用手拍打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做了什么了？我倒霉就倒霉在这个死鬼身

上。我愿意给我自己脸上抹黑吗?我愿意给我父母脸上抹黑吗?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今天我才说。我跟这个死鬼一起生活从来也没有称心过。可我却跟这个死鬼结了婚，那是因为要遵守妇道横下一条心忍着的。他每次接触我的身体，我总是浑身感到火辣辣的。死鬼却不断地缠住我。他经常跟我吵架，打架，骂我，但是还是要折腾我。我一拒绝，他就发火。你说叫我到哪里去呢?"希萝又哭了起来。

"你别再受这份罪了。"达拉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我死了才不受罪呢。"

达拉劝她道:"瞧你，尽说这种胡涂话。"

达拉把自己的地址和默尔西的电话号码写给了希萝。把自己机关的电话也写给了她。达拉问清了尔登在格罗尔花园的地址，还想留下一些钱给她必要时用，希萝不肯收，说:"死鬼见我身边有钱，就会认为是他给的。我又要挨骂了。"

达拉安慰她说:"好吧，我星期日再来。我走了。你把库尔卢叫来，让我抱抱他。"

"你来我家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就这样走了?"

达拉想了想同意说:"好吧，买点来吧，你准备买什么?"

"好，难道我不记得吗?"希萝脸上露出了笑容，说:"你喜欢吃三角小豆和棉花饼。我记得我们俩经常跑到鱼市去买。现在我叫别的孩子去买去。拉合尔的一切东西在这里都买得到。"

趁希萝出去一会儿的时候，达拉把房间打量了一番。全家就一间房间。大床的床脚下垫着几块砖，把床架高，床底下还放有一张小床。小床底下放着两只箱子。绳子上和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在放在墙角里的洋铁小桶里分别放着面粉和豆子，上面放着干瘪的青菜。在床头的角落里放着擦洗干净的盘子。墙上

挂着一个架子，架子里放着两听奶粉和一小罐一小罐调味品，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东西。左边角落里还放着一只在旧桶里糊上泥巴做的炉子，炉子从早晨起就没有生火。

邻居的一个小男孩买来了在两张树叶和报纸里装着的吃的东西和一块冰块。希萝在水罐里做好了冰水，从墙角落里拿了一只食盘，装上在两张树叶和纸里放着的东西，然后将盘子放在坐在床上的达拉的面前。她自己坐在达拉身边亲热地说："来，吃吧，棉花饼很热。"

"你也吃吧。你从早晨起就没有吃东西，所以我同意你去买。我并不饿。"

"我怎么能吃呢。我不知道他吃了没有。"

"我真想抽你一个嘴巴。蠢货！"达拉真的发火了，说道："还是点把火把你烧死的好！你竟然还这样关心让你受尽折磨的人？你从他那里得到过什么好处呢？"

"他毕竟是我的丈夫嘛。这是我自己命苦。"希萝低下头深深叹了口气。

"你不吃，我也不吃。"

"你是知道的，我怎么能吃得下呢。"希萝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达拉对希萝很恼火，一口东西也没有吃就起身走了。

达拉星期一傍晚从机关回来收到了纳罗德姆的信。从昨天起她的心情就很沉重。纳罗德姆的来信使她精神略微振奋了一些。三个月来纳罗德姆一直在加尔各答。他在坎普尔时当技术经理，调到加尔各答便当了助理副主任。他有规律地每星期都给达拉写信。他的信通常是一张至一张半信纸。他在信里谈论

自己的种种新的感受，有时候也开开玩笑。达拉的回信总是很简单。她在信中说：“…… 你别言过其实了。为什么要想着我呢？……可怜的尼勒姆在等待着你。你在那里没有看中哪个孟加拉姑娘吗？你倒该留意这件事情。当然，我相信你是个大好人。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你在加尔各答也许认识不少人，还经常去俱乐部、剧场、电影院吧。我只有两个熟人，一个是默尔西，另一个是你。你却走了。等你回来时再谈吧。你说总是想念着我，这是骗人的话。

“当然，你因工作而住在那里是应该的，我有什么怨言呢。这么远能说什么呢，等你回来当面说吧。平时在机关里我总是专心一致地工作，但是遇到星期日，没有你在就觉得很寂寞，一般说来大家都有些寂寞。”

纳罗德姆在复信里写道：“……我相信，你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我已经调到新德里当工厂与国防部的联络员。瞧，你有这种愿望，我就调动了。在这之前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我将在星期五到达德里。现在我要看看，你见面时有多少话说，或者是像往常一样只是对我的话语表示微微一笑。你还提不提我所期待着的事情呢。你不提，我却要说了。我不知道是否能说得好。我是一个粗人，说话直来直去，不像你那样说话考究措辞。

“我仿佛已经坐上了邮车，正在向你飞去。……”

星期五晚上纳罗德姆就来到了达拉那里。默尔西也在家。她们俩热情地欢迎他。他一直坐了两个小时，但是话很少，几乎一直在微笑。达拉也话不多，她在担心希萝，心情很沉重。当纳罗德姆要走时，达拉说道：“你过去说有许多话要说，还没有说呢。你去了五个月才回来，现在你该经常来了。”

第二天傍晚六点，纳罗德姆又来了。默尔西也在一起。那天晚上纳罗德姆也没有多说话，使人觉得他仿佛去了这么久，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专心一致地从事严肃的工作，因此人也变得严肃了。

默尔西插进来说："怎么回事呀，你们两人都不说话。达拉在生气，你扔下她一个人去了加尔各答。你得哄哄她才是。"

临走时纳罗德姆说："明天是星期日。要是你们两个有时间，那么我九、十点钟来好吗？"

达拉本来心里想去舍格迪讷格尔的，但是她同意了。并且说道："就在这里吃午饭吧。"她心里想只好明天午后去舍格迪讷格尔了。

有一次达拉曾经为纳罗德姆做过土豆烤饼。纳罗德姆赞不绝口。达拉吩咐金莫准备好做土豆烤饼的材料。因为有一个从外地来德里的病人要到诊所治病，所以默尔西星期日那天还得去诊所。她说："我也回来吃，稍等我一下。"

纳罗德姆到十点一刻才来。达拉在厨房里亲自动手往青蒜里加佐料。沾满姜黄的手东碰西碰，在裙子上沾上了许多斑点。达拉想，纳罗德姆来，换不换衣服没有什么关系。

达拉考虑到午饭没有这么早吃，便叫人给纳罗德姆买来了一些芒果放在冰水里。她请纳罗德姆坐下，在一只盘子里把勒克瑙的芒果切开，说："你尝尝吧，金莫不会烧菜，我一会儿就来。"

达拉回来时，纳罗德姆还没有吃芒果。在达拉催促下，他只吃了一片便用手绢擦了擦手，不说一句话。

"怎么啦，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在想尼勒姆吧，你没有去她那里？"达拉微笑着说。纳罗德姆沉下了脸，达拉羞得满脸通

红。

“你把我看得这样坏?”纳罗德姆问。

“没有什么理由改变我原来的看法。”说完，达拉咬着嘴唇，然后惊讶地扬起眉毛问：“你官当大了，也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了。你想在自己家门口就听到赞扬声吗?”

“不，我不想听人赞扬。我也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人家把我看作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任何人都不清楚自己的缺点。”

“那你又在想什么呢?”达拉避开纳罗德姆的眼睛问。她心里暗暗笑他一本正经，可是竭力不让自己笑出来，因此满脸涨得通红。

“你会实现我所想的事情吗?”

“我尽力而为吧。”达拉想回答得严肃些。

“这么久了，我想你对我有足够的了解了，对吗?”

“嗯，想必是这样。”达拉真诚地说。

“我要求你能把你所看到的我的缺点跟我说说。”纳罗德姆的声音变得低沉了。

达拉低头想道：他今天怎么啦?

“你为什么不说话?”

“有一个缺点。”达拉把眼睛盯在地板上，认真地说。

“什么缺点?”

“你经常提些没头没脑的问题来欺侮人。”

“我没有欺侮人的意思。我提什么没头没脑的问题了?”

“你真蠢，我看到你有缺点还一次又一次地叫你来这里吗?”达拉为了表示对纳罗德姆的问题不值得再谈下去，还是低着头。

纳罗德姆不做声了。

达拉站起身来说：“我一会儿就来。我去看看金莫在做什么。

她什么都不会。”

达拉为人精细，她担心小伙子思想上有什么疙瘩，于是就决定打破这种不必要的沉闷气氛。从厨房一回来她就说：“怎么啦，什么事情啊？尼勒姆指出你什么缺点了吗？”对开这样刻薄的玩笑她自己也脸红了。

纳罗德姆脸也红了。他坐在椅子上朝前弯下身子，声音低沉地用英语说：“尼勒姆的事情成问题了。拉沃德跟父亲提出要我订婚。你是清楚这方面的实际情况的。”

达拉低着眼睛问：“什么情况？”

“你完全清楚，我不想跟尼勒姆结婚。但是要是跟姑娘的父亲说我不喜欢她，那是很不讲情面的事。”

达拉对纳罗德姆的困难感到同样难过。她低着头用同情的声音说：“可是无论如何得说出来。”

“不要这样不讲情面，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把实际情况说清楚的。”纳罗德姆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了。

“什么办法？”达拉也领会到了纳罗德姆对她很信任，于是用好奇的口气问。

“我必须征得你的同意才好把这一切事实说出来。”

“我难道会损害你吗？我难道会一方面替你保守秘密，另一方面却做出有损于你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我想说明这样的事实：我内心敬佩尼勒姆，但是我早就做出了另一种决定。……我跟你已经立下了誓言。”纳罗德姆鼓足勇气把话说了出来。

达拉触电似地震了一下。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起身朝厨房走去。

但是达拉并没有走进厨房，而是通过阳台走进了自己的房

间。她在床上躺下，躺了大约二十分钟，脑子里有些昏乱。这小伙子怎么啦？接着想起他一个人在客厅里坐着。她起身洗了洗脸，还在头上抹了点水，喝了一杯水，换了条裙子，梳了梳头发，又在床上坐了几分钟想了想，然后来到客厅，坐在紧挨着纳罗德姆的椅子上用英语说：

"诺登①，你脑子糊涂了？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我和你是什么关系？你难道不记得了，你说过我是你和道莉的姐姐。"

"我很难过。"纳罗德姆感到有些困窘。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很难过，很惭愧，我立刻收回我的话，永远收回我的话。"

"诺登，这并不是丢人的事情。你爱慕我，那是不妥当的，不自然的，并且很不相称。这是你的幼稚。我很喜欢你。对我来说，有你，有默尔西，还有一个不幸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任何亲近的人了。所以我永远都爱你。可是你至少应该考虑到你自己的年龄和我的年龄。你现在还是个孩子。而且我对男人终身都感到可怕和憎恶，这是我对男人的一种看法。我所以能够爱你，因为我并不把你当作是男人，而是把你看作是孩子，是弟弟。现在我仍想爱你。你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孩子。你忘掉这件疯疯癫癫的事情吧，我会把这件事情完全忘掉的。"

纳罗德姆低下头来说："我很难过，请原谅我。……我想走了。"

"算了，别提它了。你既不必难过，也不需要提什么原谅。姐姐已经说过早点回来跟你一起吃午饭。要是你能把这件事情忘掉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再坐一坐呢？"

"达拉姐姐，我会把一切都忘掉的。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但是

① 对纳罗德姆的爱称。

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我这种模样在默尔西面前很不好看。我还会来的。”

“好，那你走吧。”达拉同意说。

默尔西回来了，她看到客厅桌子上放着的盘子里已经切开的芒果上叮满着苍蝇，便对金莫嚷了起来，吩咐把盘子扔掉。

“你想叫我们得霍乱死吗？你这个死女人真不懂事。死神在把你往坟墓里拖，你想把我们也一起带走？”

达拉在自己的床上躺着，听到在默尔西大吵大嚷之后金莫说道：“芒果是小姐切开的，我哪知道呢？”

“他们俩吃了？”

“没有人吃。少爷走了。”

达拉正从床上爬起来，默尔西走进了她的房间，说：“纳罗德姆怎么走了呢？我大叫了一场。”把盘子打碎后，默尔西的气消了。

“诺登说他一点钟有件要紧的事要办。”

“你要是饿得慌，那我们就吃饭吧。不然我就先去洗澡，我浑身是汗。”

两人坐下吃饭了，默尔西狠狠瞪了达拉一眼问：“怎么啦，他怎么走了呢？你的身体？……”她抓住达拉的手腕问：“你觉得怎么样！你们为什么单独在一起时吵架？”

“没有嘛！你想到哪里去了呢。你刚从外面回来，莫非是热昏头了？”

达拉尽管没有胃口，还是吃起饭来。她吃不下饭，瞒不住默尔西。她们每天都在一起吃饭。

“我的小宝贝，你对保姆瞒着肚子吗？”默尔面一面在土豆烤饼里卷着调有作料的整条青蒜和青辣椒，一面笑着说：“孩子，我

是照顾你肚子和心灵的双重保姆。你的脸色清清楚楚说明了这一点。”

“你就摸摸你自己的心和肚子吧。”达拉眼不离盘子地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我从前天起就在留意着，你们俩满脸愁容，彼此说不到一起。”

默尔西拿起卷成卷的烙饼咬了第二口，眼睛里含着狡黠的笑意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好吗？他大概向你求婚了吧。小宝贝也许装腔作势，装出一副非常害羞的样子，而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姐姐，你说话得有点头脑。”达拉生气地说：“你瞧瞧我的年龄，也瞧瞧他的年龄。他像是我的弟弟。”

“哎呀，我的姑奶奶！”默尔西诧异地睁大着眼睛说：“年龄怎么啦？你已经二十了。”

“你为什么不说十二岁呢？我快二十二了。”

“难道他只有十八岁？”

“他说是二十四岁了，却满身孩子气，说话像个小孩。不提了，我根本不想结婚。”

“他向你求婚，这对你很有好处。这样青春对你来说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么后悔在后头呢。现在正是结婚的年龄，否则往后像我一样……”

“你唠叨些什么呀，姐姐！”达拉又生气了，说：“你自己去结婚好了。”

“难道我会等下去吗？我希望我的青春很快就恢复。算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你会后悔的。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说法：当处于充满活力的青春时期，男人向姑娘提出结婚的要求时，姑娘总是

皱起眉头问：你怎么啦？当姑娘已经成熟时，她便问求婚者：你算得了什么？等到青春开始消失时，她只好到处嚷道：往哪里找呢？往哪里找呢？"

"姐姐，请问，除了结婚，人间就没有别的重要事情了吗？"

"你就永远不结婚了？"

"我不结婚。"

"你年纪已经不小了。你从来没有恋爱过吗？你将来不恋爱吗？你没有心灵和肉体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没有呢。爱情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不是也爱着你吗？"

"你爱我会得到什么呢？贡德先生用你的旁遮普语说过：同性者睡在一起，谁也不会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

"请你别说了！难道除了性的活动以外人间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你没有性的要求吗？难道你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吗？"

"你就这样认为吧。我没有这种要求。"

"那么我得领你去看看医生了。"

"姐姐，我不吃了。"

"好吧。"

默尔西吃完烙饼，喝了两口水，一边伸手去拿芒果，一边用英语说："你听着，达鲁①，你是在扼杀自己的感情。你是在欺骗自己。两人相差三四岁结婚的多得很。你内心里倾慕他。自从他给你来信的那天起，你就默默不语。现在你不过是犹豫不决而已。"

"不，姐姐，确实没有这回事。你理解错了。"达拉严肃地回答说："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有一个妹妹。她的丈夫乱怀疑她，

① 达拉的爱称。

拼命折磨她。她怀里抱着一个二岁零三个月的小男孩。我为她而感到非常苦恼。我心想，如果他把这个可怜的女人赶出来，那她怎么办呢？她书读得不多，是个难以独立生活的人。”达拉将纱丽边蒙住了眼睛，希萝似乎出现在眼前。

默尔西一声不响地在吃着芒果。她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道：“你想在这里收留她几天，那是你的事。但是我早就说过，在这里多留几个人，我是无能为力的。还有孩子，你是知道的……”

达拉躺在床上，将近四点钟才合眼。她起来时已经五点半了。她想到舍格迪讷格尔去，但是身体支撑不住，心想，以后再去吧。

达拉心里主要担心着希萝。纳罗德姆的事情，她想把它忘掉。她对这个小伙子并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可怜的希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莫汉拉尔这样盯着她，那么她为什么不说，孩子就是他的呢？她为什么不发誓呢？既然她现在还承认他是丈夫，那么她为什么不发誓使他安静下来呢？不知道这个倒霉鬼怎么会相信拿丈夫的头发誓，丈夫的头真的会掉下来！她说，她讨厌他碰她，可是丈夫不吃饭，她自己就不吃饭。……还有什么奴隶比印度教妇女更愚昧无知呢？……如果有一天莫汉拉尔确实把这个可怜的女人从家里赶出来呢？我为什么不另外租一间房子或者另外租一幢房子？花七、八十卢比就可以租到了。我们两个一起过日子。我的命里注定要永远跟倒霉的人在一起的。从前遇到了本蒂。男人总是随心所欲地毒打妇女。

达拉又想到，为什么不去找尔登谈谈？她头脑里重又回忆起九、十年以前童年时期的情景。尔登时常作弄她。她很讨厌尔登的恶作剧，但是她还是喜欢尔登这个人。……当时她在天台

上看到希萝和尔登在一起，她心里是多么憎恶啊。她对尔登生气，同时也嫉妒希萝。她童年时经常跟尔登打架，然而她仍然对尔登有好感。接着是阿瑟德！现在是纳罗德姆！……她一直在爱着人，但最好是别像希萝那样陷进去。爱情确实是个大灾难。跟尔登谈谈是我的责任，然而尔登本人早就准备把希萝接走。在这个新时代没有人会反对的。他肯定会这样做的。童年是另一回事。他这个人是好人。先问问希萝再跟尔登谈比较好。有可能莫汉拉尔大吵大嚷一些日子之后就会安静下来的。然而这个该死的女人又说，她不想跟莫汉拉尔在一起生活了。这个该死的女人真蠢，真固执，什么事都做不了。

默尔西那里有台很好的收音机，但是没有机会开。胡同里正对门住进来了一个旁遮普"男子汉"，他的收音机向来不关。收音机的声音也开得很响，也许他家的人要声音高才听得见，要不然，就是想让自己的收音机给全胡同里的人都享受一下。达拉星期一八点半上班前正在吃饭，那时候收音机里大声播送着填词的歌曲。歌曲唱道：

啊，女友啊，夫君离我远去，
情离爱别，片刻也难以返回。
啊，女友啊，夫君离我远去！
出门营生，走遍天涯海角，
我从此独数寒星，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达拉不能不想：这个女人盼望情人多么痛苦不安！可是女人爱自己的丈夫，结果怎样呢？本蒂、希萝、阿格尔瓦拉夫人，有谁没有挨过丈夫的鞋底呢？在拉合尔的胡同里，有哪个女人没

有挨过丈夫的骂呢？默尔西也需要有一个丈夫。她以后遭受到丈夫打骂时会尝到味道的。可怜的希萝……。

星期四达拉正下楼要上班去，电话铃响了。默尔西经常有人来电话找。达拉有时一周半月才有一次电话。默尔西已经去诊所了。平时别人打电话找默尔西有什么事情的话，达拉就留下一个字条。

达拉返回接了电话。电话里说："请找一下达拉大姐。"是一个男孩子的说话声，带着旁遮普口音。

男孩子说："库尔卢的妈妈，希萝大婶说，请达拉马上来一下。"

达拉想问：你是谁？什么事情？可是男孩子已经把电话挂了。

达拉心里很担忧，希萝一定遇到了不一般的困难。怎么办呢？九点钟了。不能去上班了。怎么打电话去机关请假？现在那里连听差都没有来呢，但是既然打电话来叫她，那就不能不去。

达拉坐着出租汽车来到了希萝的家门口。她急匆匆地走进屋去，连车费都没有来得及付。库尔卢在外面坐在苏曼身边。希萝在床上盖着床单躺着。达拉叫了她一声，挨着她在床上坐了下来，拉开希萝脸上的布。

希萝的脸像她身上穿的黄绉纱衬衫一样，又黄又脏。她头发蓬乱，眼睛通红无神。她躺在床上拉住达拉的手臂，把头放到她怀里，既不说话，又不哭。

达拉亲了亲她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达拉再三追问，希萝才轻声说："你把库尔卢带走吧。"说完又不作声了。

达拉反复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老说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说。

达拉粗声粗气地说:“你不告诉我，那我就什么事情都不帮你做，我也就在这里一直坐着。你说呀!”

希萝低着头请求说:“你做到这件事就够了，其他没有什么事情请你做了。”

“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走呢？在你没有说清楚之前，我不会照办的。”

希萝低着头说:“昨晚我都说了。我烦恼极了，我认输了。我说，对，孩子就是他的。好吧，你打死我吧，你把他也打死吧。早晨起床后我丈夫说，不要我了。把我手上和脖子上的首饰都取下来拿走了。说什么，你到你父亲那里去，傍晚下班回来送你上火车。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你把库尔卢带走吧。”

达拉听完后不做声了，从希萝的通红无神的双眼里已经猜出了她的想法，没有必要再问了。达拉让希萝的头靠在她怀里，双手抱着自己的头想着：该怎么办呢？

出租汽车司机往门里探了探头，提醒达拉说:“大姐，汽车还等吗？”

达拉定了定神回答司机说:“我马上就走。”又对希萝说:“我半小时之内回来。”

达拉坐上出租汽车，告诉司机去格罗尔花园。达拉从来没有去过格罗尔花园。她心里很踌躇，不知道尔登在不在家。要是在他家碰上他父母的话，那么她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她为什么要去找尔登呢？

达拉并不知道尔登的确切地址，只知道尔登住在一条新胡同里面，门牌号码是3号。

司机把汽车停在格罗尔花园新居民区的一条胡同前面，打听起来。

达拉喊道:“尔登兄弟!”

正在胡同里的尔登,听到喊声转过身来,又往出租汽车里张了张。他弯下身子,张大着眼睛,在出租汽车的窗口前呆住了。

“达……”

“希萝要死了。”达拉没有理会尔登的惊愕的表情说道。

尔登口里发出来的喊声变成了问话:“发生什么事情了?”接着他把张得很大的嘴闭拢了。他又问了一遍:“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没有去过那里吗? 你从什么时候起没有去过?”

“有好几天了。”

“跟我一起走,我讲给你听。”达拉把身子挪到一边, 在车子里给尔登腾出了地方。

出租汽车转身朝舍格迪讷格尔方向驶去。达拉毫不犹豫地说:“希萝把一切都对莫汉拉尔讲了。莫汉已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她准备上吊,叫我去把库尔卢带走。”

尔登焦急地听着,问道:“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带两三天,那我就带着。你难道不能做什么吗?”

“我什么都可以做。”

“姨妈和姨夫会怎么说呢?” 达拉眼睛里流露出焦急不安的神色。

“他们俩昨天去代赫拉敦了,姑母过世了。他们星期一才回来。”

“你把她留在家里吗?”

“为什么不呢? 对,你现在在哪里?”

“先别说我的事,以后会告诉你的。你先为希萝操心吧。”

达拉喊过苏曼,把库尔卢抱在自己怀里。她用手拉起希萝,

把希萝拉到门外，让希萝坐进汽车，然后把房门锁上，把钥匙交给苏曼，说："你把钥匙交给莫汉拉尔。希萝回她母亲那里去了。"

星期六晚上，纳罗德姆给达拉来了个电话，话说得非常自然。他提议说："星期日日场有查利[①]的《摩登时代》。默尔西也一起来，我们三个人去。我八点半到你们那里，在你们那里吃早餐。午饭在格纳德·布莱斯吃。行吗？"

纳罗德姆的毫无拘束的口气使达拉心灵上的负担减轻了。她同意了。

星期日，达拉跟默尔西和纳罗德姆一起走下楼时，看到尔登在胡同里的楼梯门口。达拉走到一边跟尔登说话。

尔登在他父亲回来之前就在伯杰古伊扬路上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地方，星期六晚上就把希萝接去那里了。他是来领达拉到他那里去的。

尔登知道达拉现在去不了，便说："没有关系。我在两点至两点半，或者是晚上，看你方便，我再来接你。"

达拉说："我路过格纳德·布莱斯时就到你那里去。"她问清楚了确切的地址。

在看这部非常有趣的、很有意义的讽刺性的影片和在"皇宫饭店"吃饭时，达拉心里就急着要去希萝那里。

尔登对达拉解释得很清楚：在伯杰古伊扬路上挨着裁缝铺的胡同里走过三幢房子，在楼梯边的汽车库的大门上尔登将会写上自己的名字。

汽车库的门没有关，虚掩着。达拉想敲门说明有人来了，从里面传出了尔登的很熟悉的声音："太好了，太好了！……"

---

① 即查利·卓别林。

达拉轻轻地推开门一看，尔登盘膝坐在铺在房间中间的席子上，背对着胡同，双臂搂着坐在他的一条腿上的希萝，另一条腿上坐着库尔卢，兴高采烈地说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的家庭！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的家庭！"

达拉不好意思，想退出去。尔登和希萝听到了门啪的一响，回过头来看到了达拉。希萝害羞地跑了。尔登使劲地把她抓住。他看到达拉并不觉得难为情。希萝不好意思地把脸蒙了起来。库尔卢也"喔！喔！"地欢呼着，跳跃着。

尔登说："达拉，你看看我的家庭！"

达拉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不禁流下欢喜的眼泪。她亲切地用温柔的声音责备说："尔登兄弟，你怎么搞的？你为什么要折腾希萝呢！"

尔登没有放开希萝，对达拉说："你为什么叫我兄弟呢，叫我姐夫吧。"

"去你的，调皮鬼！她比我小。我以后叫你名字，你叫我姐姐。"达拉坐到凉席上，抱起库尔卢。

达拉粗粗地朝周围看了一眼。住的地方跟希萝在舍格迪讷格尔的房子一样。靠墙放着一张床。衣架上和晾衣服的绳子上挂着衣服。壁架上除了两只铝锅、两三只瓷碟和几只芒果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尔登和希萝十分知足。

把机关里的卷宗搬来搬去，这对于达拉来说是挺吃力的事。工作很多，所以她一般在六点至六点半以前是回不了家的。冬天的傍晚，在这个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默尔西通常每个晚上都出去。好几天以来她心里总有些惆怅。起初杰塔在第二、第三个月里总偷偷地来找默尔西，或者把默尔西叫到别处去。现在

他却音讯全无了。默尔西心情不好，只好去找熟人闲聊，以消除心头的烦恼，或者出去看看电影。

那天傍晚下着毛毛细雨，天气非常冷。达拉从机关回来喊道："金莫阿姨，我冻僵了。沏杯滚烫的茶，送到我房间里来。"

达拉把被雨水淋湿的衣服挂到衣架上，走进自己的房间，上床钻进了被窝。金莫把茶几搬到床边，正在茶几上放茶、油面和油炸花生，楼梯下铃响了。达拉感到讨厌，心想，大概是纳罗德姆，或者是马图尔。她不得不起床到客厅里去。她一边披着披巾，绕过楼梯来到了客厅。一个穿着大衣的年轻姑娘出现在她眼前。仔细一看，达拉不禁有些惊讶，是西达。

达拉亲切地说："西达，请过来！你怎么想到我了呢！来，请过来，好冷呀。衣服淋湿了吧？挂在衣架上。披上这条披巾。这儿有滚热的茶。"达拉不断地说着旁遮普语，又用印地语喊道："金莫阿姨，再送一杯茶来。"领西达进了她的房间，她又钻进了被窝，并且挪了挪身子空出了地方给西达坐。

西达还是穿着去年的那件外套。脸上已没有那种欢乐和得意的神气，似乎有些疲倦和忧愁。走起路来脚步也不那么轻快了。她把外套挂在客厅里的衣架上，露出了肮脏的衣服。

西达披上披巾在达拉的床沿上坐下。她裙子边上溅满了街上的泥浆，所以脚没有上床。

"先喝点茶吧。油面很香，你尝尝看！死鬼，你平时总是吃得很辣的。"

"您喝吧，我不想喝。"

"喝一杯有什么关系呢？你尝尝油面吧！"

"不，姐姐，我刚吃过饭来。我不想吃。"

达拉吃惊地朝她看了看，又再三请她吃一点，可是西达根本

没有碰。

西达低下头来告诉说："大姐，我已经把工作辞掉了，现在我生活很困难。"

"怎么啦？"

"姐姐，他们这种人很不讲信用。已经有两个月了，不发工资。我在那里把工作辞掉了。我正在另外找工作。现在我很需要钱用。我得还人家一百五十卢比。我很快会还给您的。"西达一直低着头。

达拉想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你会还给我的，但是你现在到哪里去找工作做呢？怎么去找呢？"

"姐姐，好歹找个活做做吧。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您的。您会帮助我的。"

"我能帮你什么呢？当时我劝你，米什拉先生打算给你个机会，你就是听不进去。那时候我说话，你一点也不在乎。你乱花钱，没有个限度。"

"姐姐，那时候是我太不对了。现在不这样了。……"

达拉正在说话，门铃又响了。金莫听出了铃声的按法，便自己走去开门。

"怎么钻进被窝了。"默尔西走上楼来喘着气问，走进了达拉的房间。

"是呀，大姐，今天确实很冷，请进来吧！"达拉挪了挪身子给默尔西也让出个地方来，说："这是原来跟我在同一条胡同里住的姐妹西达。现在她在这里的瑟德尔市场住。"

默尔西的外套没有淋湿。她穿着外套，挂着双脚坐在达拉的床头。她仔细地看着西达。西达低下头，稍微缩了缩身子。

"你曾经去过阿耶尔医生的诊所吗？"默尔西问。

西达一直低着头。

“你吃一堑还不长一智啊!”默尔西厉声问西达说：“如果你丈夫不体谅你的话，那么你也得为自己的性命着想啊?阿耶尔说可怜你一次。他照顾了你，你却不在乎，那就乱搞吧。你就付一百卢比吧。”

达拉一言不发，一直看着默尔西和西达。

“达拉，我也要喝茶。”默尔西对达拉说，接着吩咐金莫再送一杯热茶来，起身说：“我马上就来。”

西达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达拉压低声音厌恶地训斥说：“你从这里滚出去，不要脸的东西!你要钱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西达双手合十哀求说：“姐姐，您就救我这一次吧，我给您下跪了。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以后不犯?”达拉狠狠地说：“有谁强迫你了?这是你自己要寻欢作乐。快滚出去，你死去吧，跟我有什么相干?现在教你寻欢作乐的人到哪里去了?”

西达把手放在达拉的双膝上哀求说：“姐姐，我愿意做你的奴隶，我即便去干洗碗碟的活也要把钱还清的。否则我就吃毒药……”西达把纱丽的披巾捂着嘴压住了哭声。她的肩膀因抽噎而抖动着。

达拉感到不耐烦。默尔西快要来了，她知道了西达的实际情况之后会说什么呢。我只告诉她说是原来住在一条胡同里的。达拉又严厉地对西达说：“我告诉你快从这里滚开，她快要来了。”

西达挨了骂只得朝楼梯走去。她把头靠在楼梯旁边的墙上忍不住哭了起来。

默尔西正在厨房里跟金莫说话。达拉起身走到西达身旁又骂道："你走不走，是不是要把我的脸也丢尽？"达拉说是说了，但她的双眼也眼泪汪汪。

西达从她那里移开充满泪水的、红红的、恐惧的眼睛，双手合十说："姐姐……"

"好吧，你明天来。"达拉说。

默尔西已脱下外衣，披了条披巾，拿着放在碟子里的茶杯走进会客室来。她在沙发上坐下，便用英语问："你的女友走了？"

"嗯。"

"她的丈夫是做什么的？"默尔西喝了一口茶问。

"我哪知道呢？"

"你刚才很亲热地把她称做是住在同一条胡同里的姐妹。她大概是来借钱的吧。"

"让这个娼妇去死吧。"

默尔西又喝了口茶说："使我恼火的是，她来打过胎。"

"怀了孕难道不是喜事吗？"

"不是什么喜事，而是她的苦事，迫不得已呀。如果打不了胎，那么她就要抚养孩子。"

"让她去受罪好了。"达拉非常厌恶而又不耐烦地说。

"如果能抚养的话，为什么要把头一胎打掉呢。"默尔西喝了一口茶估计说："真胡涂啊。当初稍微注意一点，花两卢比至两卢比半就可以免找麻烦了，现在却要花一百卢比。要是不打掉，就麻烦一辈子。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跟阿耶尔去说说，我不要这百分之十的提成了。"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我在阿耶尔的诊所里工作吗？我拿百分之十的提

成。他原来想给我每月二百五十至三百卢比，我没有同意。他的第一个护士结婚后去了德利久尔了。我每天有十五至二十卢比的提成，工作时间只是上午八点至下午一点。一星期当中有时还有一天至两天的空闲时间，那有什么不好呢？有时我一天还能赚四十至五十卢比呢。有一天我提成了一百卢比。要钱要得真狠哪。全看对象决定。如果是没有结过婚的闺女，或者寡妇，那么要价不少于二百五十卢比。曾经有个富翁的十八岁的闺女来打胎，他要价一千卢比，富翁便一声不吭地给了。有的女人每月赚一百至一百二十五卢比，那就收四、五十卢比的钱，但是阿耶尔是技术高超的专家。他的技术并非一般。这个倒霉鬼对自己的技术保密。他手术一般不超过十分钟。只有一点点疼。"默尔西用手势做了个器官的样子和手术的动作来进行解释。

"请别讲了。"达拉不好意思地、又有些厌烦地转过脸去。

"怎么啦？这有什么！这是科学。它也像别的手术一样嘛，是为了挽救妇女们的生命，使妇女们摆脱痛苦。唉，死亡只是属于可怜的妇女。每一个妇女都会陷入困境，以后你如果陷入困境，那该怎么说呢？"

"你唠叨什么呀？我对这些无聊的事情不感兴趣。"达拉不高兴地说。

"你怎么这样蠢呢！"默尔西并没有闭嘴，说："为人消愁除痛是无聊的事情吗？阿耶尔说得对，难道其他的手术也都是罪过吗？"

"这是疾病吗？这是罪过。"

楼梯下的门铃又响起来了。

"金莫，到楼下去看看是谁。"默尔西说，接着激动地说道："阿耶尔说得对，这不是疾病又是什么呢？所有的疾病都来自没

有自制性和粗心大意。凡是使身体感到不适和产生痛苦的都是疾病。”

伴随着沉重有力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可以进来吗?”马图尔走进里面说:“争论得很热烈啊。默尔西大姐,争论什么来着?”

一个年轻的男人在这种时刻到来使达拉更加害羞了。

“她在反对人工流产。”默尔西毫不羞涩地用英语说:“我说,有节制地和小心谨慎地生活的人一般都可以避免生病，避免不了生病的人就必需接受治疗。这有什么可以憎恶的?这怎么能认为是无聊呢?这是消除痛苦嘛。”

马图尔低下了双眼。达拉也一直低着眼睛。默尔西激动地继续说道:“目前有多少人想生四、五个孩子，这对他们来说健康、饮食和教育能得到保证吗?他们所有的人都像生活在地狱里那样痛苦。对于他们来说,怀孕和生产不是终生的疾病,那又是什么呢?”

马图尔没有抬起眼睛来。他用非常地道的英语回答了默尔西的挑战:“根据人们的家庭境况和思想来说，这完全是他们的私人问题。当然,在经济状况很差和人口压力很大的国家里,这也可能成为民族问题。”

达拉一言不发,脸转向一边。但是默尔西又忽然说道:“哎,对于像你这样想摆脱婚姻大事的成千上万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来说，难道他们就没有肉体吗?难道他们从未感到有肉体的需要吗?或者说,以后也不需要吗?”

马图尔这次看了看默尔西回答说:“那些不想去承担婚姻和家庭的义务的人们,也不应该放弃结婚,而应该禁欲。”

“别说那种放弃不放弃的多余的话了。”默尔西生气说:“结

婚和性爱，所有的人都想，这是人体的本能反映。只是她们没有机会而已。就我所知，那些正在步入护士界、教师行列和机关的姑娘们都想结婚。她们的父母没有能为她们物色到相配的小伙子，或者说，有一些人还没有找到意中郎。这种情况对小伙子们来说同样存在。但是她们也有肉体，也有性的要求。如果她们一直抑制自己，日久就会成疾。如果一旦失足，那么就毁了一生。”

“默尔西大姐！”马图尔对默尔西说：“如果性爱与爱情相关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使性爱变成如此下贱和放荡。”

默尔西更加生气了，说：“男女间的爱情是什么呢？爱情就是性关系的受人尊敬的名称。”

达拉感到不便谈论，于是改变话题说：“马图尔兄弟，您的事情怎么样了？”

很多年前，当时马图尔是德里的一所学院的教师。他由于同情秘密的武装革命运动，不得不坐了三年的牢。出狱后，他怎么能在英国统治下的政府部门里工作呢？他又哪能在政府部门里找到工作呢？他的人缘关系很好，于是在一家大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当时连同附加津贴在内，他的月薪已经拿到九百卢比。一九四七年独立之后，马图尔的心里重又产生了为国家服务的宏大意愿。印度政府把印度文职官员的名称改为印度行政官员，把具有民族精神的有能力的和有经验的人物委派担任高级职务和领导职务。马图尔放弃了九百卢比的月薪，在政府机关里找了个五、六百卢比的工作，想在使民族政府取得成就方面作出贡献。

马图尔是杰塔的老合作者。两人一起冒过险。一九四二年，杰塔和马图尔在政治方面发生了分歧，但是马图尔尊敬杰塔为

人忠实。他也尊敬默尔西，因为默尔西不考虑金钱，也不顾危险，爱着杰塔。她想跟杰塔结婚。马图尔一直非常严肃地发表自己的理论——人的个性比政治崇高！马图尔每个月总有三、四次来默尔西那里看看，问问情况。默尔西是个自食其力的人，但是马图尔认为关心她是崇高的职责。

默尔西曾经向达拉介绍过马图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信赖的人，是个'独身的青年修道人'。他经常帮助自己所有的熟人的妻子、母亲和姐妹，很尊敬她们。"默尔西还特别说了一句："任何女人都对他不会有什么怀疑。"

马图尔回答达拉的问题说："……我在内阁总理面前提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印度行政官员中宗派关系很严重。第三师的人都被招收进去了，最出色的人却被挡在门外。"

"内阁总理怎么说？"达拉急不可待地问。

"他能说什么呢？他说，最出色的人通常都是共产党人。怎么能把共产党人招收到行政部门里来呢？"

默尔西高兴起来了。她说："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在等他给饭吃呢？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是有才能的。"

"可是您并不是共产党人呀。"达拉对马图尔说。

"对，我对内阁总理说：我既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也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许你的报告里会有话可说的。

"我说得很清楚：警察部门和官僚机构的报告的尺度是什么。军队里的傀儡历来是英国人的密探，他们把印度陆军里的人说成是不可信赖的。就这样，继承英国人衣钵的警方和官僚机构根据他们的旧报告把老革命者都说成是不适合在政府机关里工作的人。内阁总理无言可答。他能回答什么呢？"

马图尔继续激动地说:"阿贾尔伊·格里布拉尼说得完全正确，革命是怎么发生的?是在哪里发生的?甘地先生的理想在哪里?只不过两年时间,'甘地万岁'就变得空漏无物了。整个统治机构都操纵在旧的印度文职官员的手中。他们没有学会服务，却学会了统治。他们不要民主，而要官僚政治。还是原来的法律,原来的警察统治。现在还有未经审讯的囚犯,而且在印度保卫法方面警察的手伸得很长。警察完全不受约束。高级法院把人放了,警察便另加罪名把人抓了起来。我们感到羞耻的是:英国政府没有扣押珀格德辛哈在法庭上发表的声明，但是这个政府却把戈德塞的声明扣押了。难道他们无法答复戈德塞吗?把口封住就是民主吗?格里布拉尼说得对，革命从来就不允许维持旧的统治,革命是改变旧的统治。现在哪里是革命呢?您说说吧!"

达拉回答说:"当然,变化没有那么大。但是统治机器,或者说执行统治的人是会根据告诉他们的政策办事的。制订政策的人肯定已经变动了。本国的统治替代了外国的统治也是个很大的变化。"

默尔西一直显得很激动,说道:"什么变化?情况更糟糕了。资本家们的气焰嚣张了:现在的政权掌握在我们供养的人手里。可怜的工人也被剥夺了罢工的权利。为了使资本家称心如意地赚钱和给国大党捐款，限价取消了。人们得到了什么呢?现在吃的、穿的东西的价格比战争时期要贵。吃的和穿的东西都缺,那你就给大家限价定额供应吧。你为什么要让资本家涨价呢?"

达拉躺到床上以后就把电灯熄了。她睡不着，她心里担忧的倒不是官僚统治、民主和资本家剥削的事情,而是西达。她对

西达的放荡的行为及其后果感到厌恶和气愤。这样不正派的女人毫无疑问应该得到惩罚。……但是怎么惩罚呢？……多大程度的惩罚呢？西达应该得到惩罚，但是为什么不去惩罚欺骗她的那些人呢？……默尔西说得对，并没有人对在食物中搀假的人、传播疾病的人、抬高粮食价格从而使人受饥挨饿的人给予惩罚。而西达却是一个最大的罪人!……达拉心想，过一两个月以后，西达的情况给人知道后，那么有谁会给这种姑娘工作做呢？她哪里能嫁得出去呢？这个该死的女人说，做些刷锅洗碗的活挣钱来还债。分娩的费用上哪儿去筹措呢？要是在分娩中死去呢？此外，又有谁来给这种女人做刷锅洗碗的活呢？任何印度教徒都不会去喝她拿过的水的。……要是人家知道我过去的事情，难道就不会憎恨我吗？她全身颤抖了起来。……她仿佛看到了西达在一条胡同里怀抱着饿得哭哭啼啼的婴孩的情景。这个孩子的爸爸在哪里呢？

达拉对西达的孩子的不相识的父亲感到愤怒，因而对西达产生了怜悯。她忽然想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会不会再发生些什么事情呢？达拉哆嗦起来了。西达的情况也跟我类似。我身不由己，而她是陷进了别人的圈套。……为什么要只是为了得到痛苦而生下这个无家可归、无人抚养的孩子呢？达拉翻来复去地很久才睡着。

第二天，达拉在默尔西面前对西达的愚蠢表示出同情的情绪，透露了不得不帮助她的心意。整整一天，她的心情很沉重。

西达在晚上七点左右来了。达拉很严厉地对她说："……你贪图享乐闯下了祸。你做出这种事情，我真一辈子也不想见到你。……你给我发个誓，以后要好好做人，我这才帮你忙。有什么人会给你一百五十卢比一月的工资呢？你会什么呢？收发员

的工作你都不会做。……规规矩矩地做人，化上五、六个月的时间学点别的本事。你去学习印地语打字和速记吧。学费我来付。要是你不听我的话，那你就走你自己的路吧。……你的事儿由大夫给你办。要多少费用，由我来付。我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你妈妈那里我每月给五十卢比，但是我没有责任一辈子这样做。要是我稍微觉察到你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那么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费用我就不管了。”

马图尔对年轻的达拉的外貌、能力、才智、性情、笑容可掬的脸，很有好感。达拉已经二十二岁了。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说，这样的年龄也该结婚了。一个可怜的姑娘由于没有保护人关心她的婚姻大事、为她筹措嫁妆而一直没有出嫁，对这种情况马图尔认为是十分不合理的。现在达拉在政府机关工作，每月的薪金是三百卢比。这就是达拉的嫁妆。即使没有这笔嫁妆，任何一个有声望的富翁因为达拉的人品而娶她为妻也是会心满意足的。

马图尔认识不少人，交游很广。他有时候把他的已经结婚的妹妹领到默尔西和达拉这里来。达拉和默尔西也时常应马图尔的邀请到他妹妹那里去。另外还有三、四个人也经常到他妹妹那里做客。马图尔经常安排达拉和默尔西跟一些人接触，后来他们都搞得很熟。马图尔从前的学生尼德亚嫩德·迪瓦里从德里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在德里大学当讲师。他自从认识了达拉和默尔西，就跟马图尔一起，或者有时候也单独来默尔西家。达拉爱好看书，平常他总给达拉带几本书来。达拉对迪瓦里的谈吐和风度很有好感。马图尔也经常赞扬迪瓦里。迪瓦里所获得的成就都是出于他自身的勇气和勤劳。没有几个月，迪瓦里在阿利格尔大学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星期日那天迪

瓦里特地从阿利格尔来看望达拉，达拉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马图尔觉得很难亲自跟年轻的姑娘谈论结婚的事，他就经常不断地在达拉面前谈论自己替人介绍和奔波而促成的一件件婚姻，夫妇双方都过得很美满。马图尔又谈到他对男女双方的秉性能有种种正确的认识，向达拉证明自己很有眼力。他向达拉介绍了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或四十岁，月薪从三、四百卢比至两千卢比的已到结婚年龄的三名男青年的家族情况和他们的性格。马图尔单独跟默尔西在一起时常问默尔西："达拉对你说过什么吗？她有什么想法吗？"

达拉相信马图尔为人正派、直爽而又善良。但是她讨厌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论婚姻方面的事情，便对默尔西说："大姐，你为什么不去阻止他谈这个呢？他为什么要为我操心找个人家呢？他为什么认为没有结婚的女人就像流浪者似的呢？好像就一定要让她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主似的。……"

十

一九四八年在贾朗达尔男子汉协会选举的时候，杰代夫·布里遇到了索姆拉杰·萨赫尼。索姆拉杰正在为支持布里的竞选对手布雷姆纳特·古拉迪奔走。布里这才知道，索姆拉杰的家也在贾朗达尔。他的父亲苏克拉尔一月份过世了。

七月二十九日夜晚，在拉合尔的坐落在赛德米塔附近的本尼哈代的索姆拉杰的家，遭到了邻近的穆斯林居民的袭击，被纵火焚毁。在这次事件中，三层楼上由于被火包围，索姆拉杰的残废的姑母、他的媳妇——布里的妹妹达拉都未能从大火中救出来。索姆拉杰父亲的肩上也中了子弹。

在拉合尔时，拉拉·苏克拉尔还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往来于东部和西部的运输行业。他拥有两辆运货卡车。在本尼哈代的不幸事件之后，就在八月十四日之后的十二天以前，他带领全家人从拉合尔来到了贾朗达尔。当穆斯林们逃离贾朗达尔时，索姆拉杰在伯西一尼加尔坎占领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也开始干起从贾朗达尔至阿姆利则、菲罗兹浦尔、卢迪阿纳、阿姆巴拉的运输行业来了。在这场可怕的灾难性的骚乱中，大家在运输生意上都漫天要价。只不过四个月时间，索姆拉杰从德里又买来了一辆运货卡车。

拉拉·苏克拉尔在拉合尔时是印度教大会党人，但是他也是博士先生的亲密的同盟者和支持者之一，来到贾朗达尔之后，仍然是博士先生的支持者。在这过程中，他也是有利可图的。在内部的政治派系方面，支持博士先生的含意就是反对苏德先生。两个派别争权夺势对难民组织也产生着影响。布雷姆纳特·古拉迪是博士先生一派的人，而杰代夫·布里是苏德先生一派的人。索姆拉杰自然要为援助布雷姆纳特而到处奔走了。

布里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把索姆拉杰当作什么朋友。在本尼哈代着火时，索姆拉杰对他的妹妹漠不关心，这使布里心里一直窝着火。既然妹妹已经不在人世，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作为一个大舅子去向索姆拉杰求情呢？何况现在他也并不处于赤贫如洗的境地，或者是可以被人吓倒的境地。

在相见的时候，他并没有对索姆拉杰表示出特别关心，只不过冷冷淡淡地问了问情况：你目前在哪里？生活得好吗？

拉姆卢帕亚先生听到瑟默提死去的消息，就开导布里说："如果是天神不让我的女儿继续活下去，那也出于他的意愿。既然已经成了亲家，那就不能断绝往来。怎么能对亲家采取冷漠

的态度呢？他们有他们的因果报应，而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拉姆卢帕亚先生领着布里的母亲、布里和甘娜格到伯西一尼加尔坎为瑟默提之死表示哀悼。

在跟瑟默提家里的人见面时，不可能按照拉合尔的古老的风俗习惯进行适当的祈愿仪式。由于形势的变化，只不过半年，情况已经改变了，不像从前那样讲究传统风俗和排场了。然而毫无疑问要痛哭一场，表示对拉拉·苏克拉尔的怀念。拉姆卢帕亚先生、索姆拉杰、布里都表示赞同，因为现在已不讲过去的那种风俗了，妇女们也大致感到满意。

拉姆卢帕亚先生对在目前东分西散的危难情况下未能及时得知拉拉·苏克拉尔逝世的消息表示遗憾，对未能按时前来吊唁表示歉意。他充分赞扬了拉拉·苏克拉尔生前为人如何英勇、宽厚和仁慈。

现在布里是《观察家》报的编辑，又是难民协会的主席和国大党多数派领袖苏德先生的助手。索姆拉杰对布里表示尊敬和友好。他长篇大论地描述了本尼哈代遭到袭击和被纵火焚毁的经过。索姆拉杰想起达拉就一次又一次地流着眼泪。他保证说，他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想把达拉从大火中救出来。他展示了自己小腿肚子上和两只手臂上被火烧伤的痕迹说：“哪里能违背得了天神的意志啊？既然她已不在人世了，那么倒霉的房子有什么用呢，我们撇下它就来这里了。”

八月里拉姆卢帕亚先生被分配经营一个煤库。当他在伯西一尼加尔坎寻到一个地方用作库场时，索姆拉杰也帮起他忙来了。从火车站上运煤就是用他的卡车。拉姆卢帕亚先生的库场离开索姆拉杰家只有几步远。索姆拉杰家用的煤就来自拉姆卢帕亚先生那里。索姆拉杰还介绍过几位好顾客，把碎煤块和

煤粉也介绍卖给烧砖窑的人。

两家成为邻居之后，妇女们便开始走动起来。逢到要煤烧，索姆拉杰的母亲、妹妹或外甥女就告诉送煤。妇女们来时总要坐上一会儿说说话。过于亲近，双方就无法掩盖自己的家丑，尤其是在妇女之间。她们总是想依靠别人来消除自己的痛苦，因此她们总是舌头发痒，想诉说一下自己的苦衷。

索姆拉杰的守寡的姐姐默海尚一直在娘家住。她经常到达拉的妈妈那里坐坐，有时候索姆拉杰的妈妈也去坐坐。她们用纱丽的披巾擦着眼泪谈起自己心里烦恼的事情，诉说家中的不幸遭遇。她们说："我们真是前世修的，娶来了一个像月亮样纯洁无瑕的儿媳妇。她简直是个女神。她早就清楚这个家会遭受什么样的灾难。她保住自己的贞节走了。真倒霉，我们家变得一无所有了。"

拉拉·苏克拉尔的哥哥贡登拉尔在古杰兰瓦拉开了一个小小的钱庄。他除了自己住的那幢房子外，又造了两幢房子。他死了之后，长子格尔达拉姆开始经营这家钱庄，生意日趋清淡。小儿子在邮局里谋到了一个差事，日子过得很困难。

格尔达拉姆是个胖子，脑袋和面孔好像是硬粘在双肩上似的。他的嗓子眼里也积满了脂肪，发声孔已变得非常细小。他生来就非常胆怯。格尔达拉姆的媳妇尚迪跟丈夫恰恰是个相反的长相，她身材修长，苗条，像闪电似的轻快，活泼。从古杰兰瓦拉逃出来时，格尔达拉姆在火车站上滑了一交，脚踝骨跌断了。他的弟弟达达拉姆跟母亲、嫂子、自己的媳妇和女儿一起扶着哥哥好不容易来到了贾朗达尔。

拉拉·苏克拉尔在伯西—尼加尔坎霸占了一所很大的房

子。他让嫂子、侄子和儿媳妇都住下。两个半月之后，达达拉姆调去格尔纳尔。当他领着自己的媳妇和女儿去那里时，妈妈也跟着一起去了。格尔达拉姆和尚迪就在贾朗达尔留下。格尔达拉姆的脚包扎错位了好几个月，现在医生说要把骨头敲断重新接。格尔达拉姆没有这样大的勇气和耐力。他不愿意动手术，情愿跛脚。

布雷姆纳特·古拉迪是难民协会的秘书。索姆拉杰跟他说好，把在金融市场里的一家商店划到格尔达拉姆的名下。于是格尔达拉姆就开起店铺来了。店铺里什么商品也没有。格尔达拉姆从古杰兰瓦拉带来了八千至一万卢比的金银和三千卢比的现款。尚迪把这些东西全部交给了索姆拉杰。格尔达拉姆提出要钱要物，索姆拉杰告诉说，东西押在银行里兑了现钱了。我会付你利息的。尚迪也责怪丈夫说：开铺子要不少钱，你想把剩余的钱都花掉吗？

格尔达拉姆无能为力，干生气，只好不做声。

索姆拉杰的姐姐默海尚和母亲得到了帕格文蒂的同情，便跟她一起坐在床上，双手托着脑袋，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了，比用人们还不如，真想找个地方去跳河，死了算了。她像个家庭主妇似地主持着家，好像这个家就是属于她丈夫似的，我们都在靠她吃饭。酥油、牛奶，我们碰都碰不到。她把丈夫的一切积蓄都卡在手里，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了。有主意着呢。……”

默海尚和她的母亲每次来总要先说上一通：“这个女妖婆一定是把索姆拉杰这个皇上逗乐了，她懂得讨好这一套。他呢，就听她摆布，我们的话根本不听。有一个占星家收了两卢比说，拜拜神，她丈夫会醒悟过来的。可是无济于事。那个死剃头的也

拿走了一卢比四安那。我们把那个女妖婆用梳子梳断的头发取下来丢掉，仍然无济于事。穆斯林守道士和求施者有本事，能马上使他神智清醒。可是这些死鬼们都逃到巴基斯坦去了。……”

默海尚不好意思地把手放在嘴上说："他这个死鬼比一堆臭垃圾还不如。他要是真是个男子汉的话，那早该用铡刀把这个女人铡死扔了。她呀，把那个死男人的床像对待用人那样给架在过道里。她自己在楼上睡，这种把戏有谁不清楚啊？可是两个人既不知道耻辱，也不懂得害羞。在拉合尔平时干的这种事情，就……这个死女人结婚之后有过一个女孩子，生下来六个月就死了。从此就不生了。现在就……真不知羞耻。”

达拉的母亲听到这些下流的事情就火了。直到现在她还把索姆拉杰当作女婿看待。女婿一生一世都应该受尊敬的。她平时把索姆拉杰的家当作达拉的家。现在来了一个坑害别人的婊子，霸占了她女儿的家，这使达拉的母亲难以容忍。达拉死后，索姆拉杰如果按照礼俗又结了婚，她对此没有异议。妻子死了之后，年轻的男人们都可以再结婚。帕格文蒂由于索姆拉杰是她的女婿的关系，会把这位媳妇像达拉一样请到自己家来招待一番，但是她不能容忍这种卑鄙下流的事情和坑人的行为发生在达拉的家里。

帕格文蒂去到格马尔印刷厂，求救儿子。她知道，现在布里的地位也不算低，平时索姆拉杰也尊重他。布里不会阻止不住索姆拉杰的。

布里听了后说："这种磕磕碰碰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索姆拉杰很早就是一个放荡成性的人，是一个流氓。对于达拉的亲事我早就说过不同意，谁都不听。现在我们家的姑娘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家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平时不跟他

多打交道。他跟我既没有情谊也没有仇恨。他会自作自受的。博士豢养的就是这种人。一切都会暴露无遗的，人们自己会明白过来的。我的烦恼的事情还少吗？父亲和你却都一直认这个家伙的关系。捅这个马蜂窝有什么好处呢？你想吃蜜糖，那就受点苦吧。……”

甘娜格同意布里的看法：彼此之间只是偶尔来往而已，何必要跟这种人保持关系，陷进他们家的纠纷里去呢？然而她心里却非常难过。甘娜格从姐夫那里也听说过索姆拉杰不是一个好人。布里也承认他不是一个好人。听说，他对那次婚姻并不乐意，然而达拉却被索姆拉杰迷住了。她伤心的是，像达拉这样美丽而又明智的姑娘怎么会中这种坏蛋的圈套的呢？在奈尼塔耳时，她也从布里那里听到了达拉死去的消息，感到十分悲伤。假如达拉活着的话，那么她们两人一定会相亲相爱的。

布里跟索姆拉杰家恢复联系已整整一年了。当旁遮普内阁里第二次发生政变时，苏德先生才进入内阁。那时旁遮普政府的中心还是在西姆拉。苏德先生在西姆拉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布里就成了他在贾朗达尔的代表。索姆拉杰跟布里日趋亲近。他经常到《观察家》的办公室来，或者还上布里的家里来，就准备见证人跟里基拉姆打官司问题提出建议，或者随便来拜访一下。他准备提供一切形式的援助，甚至于叫人把里基拉姆的旧的脚踏印刷机搬到了格马尔印刷厂放着，并且叫人在市场里殴打里基拉姆，惩罚他的那种恶劣的行径。布里对这一切做法并不喜欢。甘娜格听到这种种事情十分恼火，但是只得默不作声。

索姆拉杰对甘娜格也因出于内兄的妻子的关系经常随随便便地说说话。在没有什么话题的时候他便当着甘娜格的面赞扬

起她为人能干和刻苦来了。她女儿生日那天，索姆拉杰给女孩送了一只小银碗、一只小银杯和一串银铃。这些东西甘娜格都拿起来放着，从未用过。她一看到索姆拉杰便想起了达拉，心里非常恨他。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有一天皮尔古给楼上的办公室送来了下午的邮件。甘娜格拆开写给经理、编辑的信件和布里的私人信件。有时候也有父亲的来信。有一封信在信封的角上写着"私人信件"。信是从德里寄来的。布里当时不在办公室里，甘娜格怀着好奇心将信拆开了。

甘娜格读完信感到很惊讶。她又把信读了一遍。这封信是戈宾德拉姆从德里的格罗尔花园写来的。他在信里称呼布里为"亲爱的杰代夫"，对知道他的地址表示很高兴。他在信里亲切地向拉姆卢帕亚先生和母亲问好，回忆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像亲兄弟一样，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地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的情景，表示出要跟拉姆卢帕亚先生见面和能收到他回信的强烈的愿望。有些事情想见面时再说。

信里赞扬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工作，表示遗憾的是，从未见到编辑是谁。信里还对布里表现出自己的才华表示祝贺。信里令人感到吃惊的话是："你们大概经常收到达拉姑娘的信吧。我见到姑娘生龙活虎的样子和健壮的体魄感到很惊讶。她前天曾经来过这里。她告诉我说，婆家着火时没有人能去救她，楼梯上全是火。她朝邻居的屋顶上跳去，脚受了伤。有一个好心肠的穆斯林帮助了她，把她送到了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家里。她有福气，遇到了一些帮助她的人。她就跟着他们来到了德里。姑娘真好像是下凡人间来的女神。她秉性温存，有一张笑容可掬的、

令人喜爱的、纯朴的脸。她来时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伯母。听了使人高兴的是：她在救济和安置难民部里做着很体面的工作，月薪有三百五十卢比。……"

甘娜格难以克制自己心里的欢乐而又兴奋的情绪，喊道："吉尔先生！"吉尔来到贾朗达尔时，甘娜格曾称呼他为吉尔先生，从此就一直这样称呼他，保持对他的尊敬。有时还称他为帕拉先生。

"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达拉现在还活着。"

"谁？"吉尔问。

"您不知道吗？您不知道我的小姑子达拉吗？"

吉尔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在分治以前，她也经常参加共产党人的保卫和平运动。"

吉尔记不得了。

"她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才气横溢的人。过去经常考第一名。"甘娜格朝吉尔弯下身子压低声音说："她跟这个坏蛋索姆拉杰结过婚。就在新婚的第一个晚上，这位可怜的姑娘的婆家遭到了穆斯林的袭击，被穆斯林放火烧了。大家以为她跟年老的姑母一起在着火的房子里留下，没有能幸免。"甘娜格兴奋地把信的全文念给吉尔听，说道："我过去跟她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很喜欢她。我要亲自去把她接来。"

吉尔表示高兴，对她祝贺。

那天下午布里没有到办公室里来。甘娜格很兴奋地等着告诉他消息。从孙女出生以后，布里的母亲就住在儿子这里。她亲自照料小女孩。甘娜格一般回家吃午饭和给女孩喂奶。因为有孩子，所以傍晚五点又回家一次。甘娜格因为没有先跟布里说，所以她尽量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而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

婆婆。晚上九点，布里回来了。甘娜格一见到他便高兴地说："你请我吃糖，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见到甘娜格这样高兴，母亲也问道："怎么啦，什么事情呀？"

布里看完信一声不响，一动也不动，接着便搔着头思索了起来。

甘娜格说："信里有地址。你写封信去吧，叫她马上来见见面。唉，我心里真想飞到她那里去，把她接来。"

"什么事情？"母亲走过来急切地问。

"这件事情我得想想。"布里焦虑地叹了一口气，用英语说："先写封信去把情况弄清楚。"

"会有什么情况呢？"甘娜格用英语说："为什么不让妹妹来跟我们和爸爸妈妈见见面呢？"

"你不知道索姆拉杰的为人吗？姑娘跟他的关系最早。"

"这个坏蛋自己会把尚迪赶走的。现在我们得说话了。怎么能再容忍呢？"

"你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我对达拉的事很有疑问。她不可能不听到关于《观察家》报的事情。而她本人到现在还没有来信。对她来说，要知道我们的地址并不困难。也许她不想来。因为她对这桩婚姻并不乐意。"

甘娜格吃惊地说："可你说说，她爱索姆拉杰吗？"

布里定了定神说："当时是年纪轻不懂事，后来变了。你也许知道一个另外的小伙子、穆斯林共产党人阿瑟德吧，在困难的情况下他爱上了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肯定。在我坐牢时才把这桩婚事肯定下来的。这涉及到两家的面子问题。"

母亲见到儿子和儿媳妇用英语在争论，便又问道："跟我也

说说，是什么事情？”

“好，好，马上告诉您。”布里请母亲等待一下。

甘娜格疑惑不解。她想起了从姐夫奈耶尔那里听到的一些事情，想像起强迫成婚产生的痛苦。甘娜格似乎认不出站在她面前的布里了，他仿佛有些异样，便问道：“妹妹过去不同意这桩婚事吗？”

“先愿意，后来又不愿意。处于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什么呢？”布里想起了达拉用头撞墙的事情。

“真是怪事，大家都在这样称赞她。报上也……”

“别人哪里知道实际情况呢？”布里恼火了。

甘娜格没有安静下来，说道：“算了，她会来说明实际情况的，叫她来跟爸爸妈妈见见面吧。”

“你想看笑话吗？”布里怒气冲冲地说：“要是她来了，那么妈妈就会把这个女人的事情讲出来，闹得满城风雨。萨赫尼[1]的妈妈和姐姐也会在这件事情上闹得天翻地覆的。萨赫尼会问，她这么久为什么不做声？如果他说：既然她这么久不情愿来，并且我事情也弄妥了，我就不能收留了。你看，那时我就遭殃了。”

“你就是同情萨赫尼。”甘娜格抗议说。

母亲不高兴地说：“索姆拉杰的什么事情呀？你这个死鬼瞒起爹娘来了。我们就不配听听吗？该死的英国人都走了，把英语给留下了。”

“你没有必要生这种气。”布里看了看母亲说：“索姆拉杰想提出地区行政机关的候选人名单。你知道这种事情干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好呢？”

布里看到甘娜格一声不响扭过脸去表示抗议，便又说道：

---

① 即索姆拉杰。

“你听着，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不许你对爸爸、妈妈和任何人讲。他们听了不会不说的。我考虑考虑后再回答你。我尽可能去做。我会亲自给她去信的。”

甘娜格不做声了。她想起全家都曾经反对她跟布里结婚。奈耶尔不喜欢布里。奈耶尔指责过布里，说他希望爱情和婚姻自由，这不过是为了他自己而已。当时甘娜格完全不同意这种指责。现在她不得不同意这种说法。在奈尼塔耳时布里没有说到过达拉讨厌索姆拉杰的事情。既然她讨厌索姆拉杰，那么为什么要她嫁给他呢？要是奈耶尔说，你年轻幼稚，受布里骗了，那么……

甘娜格心里很不满意，她饭都吃不下去。布里对她更恼火。甘娜格没有理他，借口头疼便躺下了。第二天，她仍然不想跟布里说话。

甘娜格走进《观察家》办公室时，吉尔嘲笑说：“怎么啦，你们夫妻俩悄悄地把得到妹妹消息的糖吃了？我这一份呢？”

“别提这件事了。”甘娜格竭力忍住，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怎么啦？”吉尔看了看她的脸问：“什么事情？”

“不清楚，也许其中有些复杂的情况。关于这封信的事情，请您别对爸爸说，别对任何人说，也别对他提了。”

“为什么？”

“他不让说。”甘娜格羞怯地要求说，朝吉尔的眼睛看了看，低下了头。

关于达拉的事情，甘娜格再也没有对别人说过，也没有跟布里提过。她心上增加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负担。她感到她像达拉一样受到了侮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奈耶尔的话是有道理的。公公扔下印刷厂的工作不干的事情，还有跟里基拉姆打官司

的事情，都跟奈耶尔的话联系起来了。上当了……上当了……他的脾气和性格怎么这样古怪呢？仿佛有一种忧愁蒙上了她的心头。既然布里感到跟她合作没有兴趣，那么甘娜格就借口忙于孩子的事情，几乎不理睬他。

甘娜格对达拉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冲动的感情和固执己见的想法，使布里默默地生气。他没有去抚慰甘娜格，但是家里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他也是不能忍受的。大约过了三个星期，他向甘娜格解释说："你觉得我不关心达拉，但是她连信也不回我一封。你自己去想想吧。"

"要是你点头，那么我给她写封信去。"

"你不相信我吗？"布里激动起来了。

"我没有表示不相信你，但是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写信呢？"

连续好些日子，甘娜格说话语气总是很生硬，渐渐地就发展到了家里三天两日地拌嘴。

儿子和儿媳妇之间关系紧张，母亲感到生气，她开始冷言冷语地对布里说："这是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管去。我还得去照顾你父亲和其他孩子呢。你瞧瞧这种新时代的、只图自己喜欢的婚姻吧。……既然男人把女人捧到头顶上，那么女人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只要她今后老是在椅子里坐着，那她就还有嘴好吵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们都知道这样的规矩，女人在男人面前不许坐床，连方凳、小凳都不许坐。"

当布里来办公室的时候，甘娜格考虑到不能过分，便完全跟平时一样对待。两个人虽然说话，但是不像从前那样亲热。

婆婆并不同情甘娜格。她认为儿子赶时髦跟一个大人物的饶舌的女儿结了婚，是怕媳妇。现在甘娜格也很少去甘达那里，白天甘达也很少有空来。每当甘娜格到甘达那里谈起布里，她

总是怕说漏了嘴。她只有从公公和吉尔那里才能得到同情。尽管甘娜格极力进行掩饰，但是吉尔还是看出了布里和甘娜格之间的紧张状况，然而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作任何暗示。其他的话题多着呢。甘娜格经常跟吉尔和勒格斯闲聊，多说说笑笑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由于从西部来旁遮普定居的人数增加，为下一年度的选举重新划分选区的工作正在进行。阿加利党和锡克教徒们试图这样划分选区：即便锡克教徒的数字在总人口中占的百分比少，但他们的多数候选人仍能获胜。在争夺执政的过程中，国大党的两个派别满足了国大党内部的锡克成员和锡克教的各个宗派组织的要求，力图取得他们的合作。锡克教的各宗派组织的要求越来越高。布里的头脑里对政派活动的种种阴谋诡计考虑得很多，思想负担很重。甘娜格呆在家里的时间更长了。情况确实很复杂，布里在群众性的生活方面卷进了一场争斗之中，对他来说在家里也没有一个悠悠自得的机会。

布里对甘娜格进行了劝说，他出于爱的冲动，喉咙哽咽，因为感到委屈而眼泪汪汪，说道："……我们从宏伟的理想和斗争中获得的生活变成什么样了呢？……要是你瞧不起我，那么我要家庭、报纸和政治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要误解我？……达拉不管怎么样，总是我的妹妹。你别耍孩子气了。她受苦已经受得够多了。……如果她想来这里，那么她早给我回信了。如果让爸爸妈妈知道，那么他们就会坚持要她到婆家去住。我能叫她来再把她推到像索姆拉杰这种残暴无情的人的手里吗？……社会和法律是在索姆拉杰这一边。可怜的妹妹在偷偷地过日子，莫非要让她断绝活路？你自己不能想一想吗？你想给她写信，这

有什么必要问我呢?而我想的是,你到德里去一下,跟她见个面,当面谈谈。到时候你会把一切情况都如实地弄清楚的。……见到你对她这样仁慈,我对你更加尊敬了。你的良心确实真好。”布里显得很难过的样子。

分治之前,贾朗达尔是一个只有五六万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城市。三年来贾朗达尔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三十万。从西旁遮普城镇来的印度教商人都会做生意。在贾朗达尔各条小巷的房子下面的起居室都已打开,开起了商店。各条小巷全成了商业点。房子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政府为了帮助中下层的人们解决住房问题,在离市内一英里远的地方开始建造一个由一幢幢小别墅式房子构成的新住宅区,叫做“模范区”。为了帮助从西部来的人,模范区拍卖价格为一万五千卢比至两万卢比的现成房屋和建房用地。房屋和土地的价格都是固定的。只是把付清房价的百分比作为拍卖时的出价。任何人都只限购买一幢房屋或一块宅地。模范区的房屋在开卖时,大部分现成房屋都以立刻付清的出价售掉。接着有些房屋以付清百分之七十五的出价而售出。此后价格又下跌:从每年偿还百分之五十至四十、二十、十的出价售出。

索姆拉杰大清早就来到了在维格尔姆布拉的布里的家。每当他要送什么特别的消息或提什么建议,总是在这个时候来的。他是大清早来的,嘴里咀嚼着洁齿树枝。甘娜格不喜欢索姆拉杰。她对嚼洁齿树枝的人也都一样讨厌。然而索姆拉杰见到她却叫道:“大嫂,给您送信来啦!”

甘娜格走过来,索姆拉杰鼓动地说:“您给大哥说说,模范区里正在拍卖房子,分期付款,每年付百分之十。一年付一千五百

卢比至两千卢比算得了什么呢？这个地方的房租每年也得花五百卢比。模范区里的房子买下来毕竟是属于自己的。这块地方四面通风。您去看看就明白了。房子的结构很好：要是您愿意，一半还可以出租。”

这是索姆拉杰得到甘娜格好感的第一件事。胡同里那幢房子的房间很狭窄，楼梯也狭窄，周围都是住宅，这使甘娜格感到不舒服。她是在漂亮的住宅里长大的。过去她也愿意去拉合尔模范区里的姐姐家住。那边房子的前面有一块长着青草的院子和一个小的花圃，这一切此刻正在她头脑里闪现。杰雅①在那样的地方玩耍将会长得多么健康，生活得多么快活呀。

“兄弟，四面通风的房子该有多好啊，有谁不想呢。但是每年哪里拿得出两千卢比。现在家里的生活刚勉强维持得了。”

布里支持甘娜格说：“到十五年为止，每年要负担这么大一笔钱，那有什么好处呢？把印刷厂和《观察家》报的帐目加在一起也拿不出五千卢比来。现在好不容易刚把格里巴拉姆的债还清。纸张得买，一切事情都得考虑。头上得顶两万卢比的债啊。……”布里皱起了眉头。由于从小就穷惯了，一想起这么一大笔钱他就感到害怕。

布里对本身的利益看得不远，索姆拉杰很亲热地装出发脾气的样子说：“你说什么来着？会负债？那么说，这幢房子就不是你的财产了？”

“怎么会是财产呢？只要债不还清，房子就是属于政府的，这笔钱得付利息。”

“会有什么利息呢？这里的房租不会省下来吗？所有的房子都是两套，你把一套租出去，那末你在房租里就会赚到一半的

① 甘娜格的女儿。

钱。你留意着看吧，两三年之内这份财产的价格就会涨一倍半。"

"早上好，布里大哥！"争论中间苏勒杰布尔加什也来了。

当苏勒杰布尔加什弄清楚他们在争论什么时，他便在索姆拉杰的面前举起他那全是肉的手掌说道："朋友，那种利润和财产的事情你在解释给谁听呀。他是个艺术家和作家，他们跟财富结得了缘吗？他们只希望有两顿饭吃。要是饭也吃不上，那么就喝杯茶吧。他们都沉醉于狂想之中。他们的笔尖下面能出珍珠。他们对珍珠也不贪图。人家从他们写的东西里赚到成千上万的卢比，但是他们并不在乎。直到现在为止你对布里大哥并不了解呀！他是个修道士式的人物。这种事情你得考虑。"

苏勒杰布尔加什又高声说："不提存钱，但是总该有间庇身的房子吧。有妻子，有女儿呀。"他兴奋地朝前走了过来说："你听我说，我也在模范区里买了三格纳尔[①]一块地皮。我要自己设计造房子，你别错过机会。"

"但他要是愿意……"索姆拉杰重复说。

"你别听他的，你就用他的名义以百分之十的利息购买一套乙级住房，我负责。"苏勒杰布尔加什用他肥胖的手在他软绵绵的胸脯上拍了一下说。

"不，不，我不需要借钱。"布里摇手拒绝说："等有了钱再买地皮和房产吧。"

"你说什么呀，布里大哥！"苏勒杰布尔加什表示惊讶说："钱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有，可是地皮和房子却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卖的。办这种事情有什么风险担呢？完全不是损耗钱财的事情。这是把钱存在地皮上，可以多赚一倍半的钱。拉合尔的克

---

① 印度旁遮普的面积单位。

里什那纳格尔和模范区的情况怎么样呢？人家买了块五十卢比的小地皮，卖出去是三百卢比至四百卢比。根达沙赫就是在这中间发起来的。……”

“不，不，有什么必要呢？我不需要借钱。”布里仍然表示不愿意说。

“你听我说。”苏勒杰布尔加什摊开手说：“我是买地皮，我不买别的房子。”他朝索姆拉杰看了看说：“你买房子吧，这三千卢比给你。要是分期偿还有困难，那……”他拍拍胸脯说：“我负责。需要的话还可以问我要三千卢比。这算什么借债呢？我没有损失。这笔钱的利息由房租偿还。我是有利可图的。”

甘娜格心里很想离开胡同里的房子搬进别墅式的住区去住，然而布里对这个问题要作细致的思考。

布里怎能贸然接受苏勒杰布尔加什的话呢？他一直在提防着苏勒杰布尔加什。

布里在拉合尔就对苏勒杰布尔加什略知一二。阿达伊拉·蒙沃尔的高斯穆哈默德曾经请布里写了一本历史书以沙赫教授的名义出版。历史书写好的时候，高斯穆哈默德在骚乱中遭到杀害。布里带着这本书到了苏勒杰布尔加什那里。苏勒杰布尔加什不需要这本书。他对布里很冷淡。

一九四八年在男子汉协会选举时，苏勒杰布尔加什支持过《观察家》报的编辑和苏德先生一派的人物布里。布里对他的帮助表示感激，苏勒杰布尔加什正直地说：谈不上什么感激，我支持的是真理和真挚。两人见面时，他总是跟布里打招呼，从来不提在拉合尔相识的事。苏勒杰布尔加什在贾朗达尔还是在搞教科书出版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苏德先生让布里担任中等教育局考试用书审批委员会委员。一九五〇年二月的一天晚上，苏勒杰布尔加什来到了布里家。当时布里不在家。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布里起疑了，教科书出版商不会无缘无故到他家来的。布里知道，平时教科书出版商为了能获准教科书出版都在进行大量贿赂。从原则上讲，布里很憎恨这种行贿受贿的风气，特别是在关系到未来一代的教育方面进行行贿受贿，他认为这是对国家未来的欺骗。他是恪守自己的职责的。

苏勒杰布尔加什是来向布里提供"全国服务者同盟"的秘密活动的消息的。从那时起他到布里家有九、十次之多。他从来不提生意上的事。他赞扬《观察家》报上"庙会"这一栏的文章，并且还谈谈文学。有时候讲讲笑话，平时还谈起博士这一派人的阴谋诡计。他跟布里这样交谈的时候，仿佛他跟坐在面前的布里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布里的这一政治派别和政治上的美德的崇拜者。布里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支持接受印地语为旁遮普通用语言的文章。苏勒杰布尔加什觉得布里的想法非常合理。他不懂印地语，但是喜欢印地语。

由于莫卧儿王朝的影响和英国政权的势力，旁遮普受到波斯语字体和乌尔都语文体的束缚。政府方面把乌尔都语作为行政上和教育上的工具。为了谋求政府工作和靠脑力劳动生活，就必须学习乌尔都语。旁遮普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使用乌尔都语，而是使用旁遮普的各种方言。但是教育和行政事务方面都使用乌尔都语。这种文体和字体也就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工具。但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并不承认乌尔都语是自己的语言。分治以后，他们获得了自决的机会，于是就不准备容纳乌尔都语了。

用印地语或者旁遮普语来替代乌尔都语，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广泛的竞争。从这场竞争的范围来看，在倾向于印地语和旁遮普语的同时，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宗派的影响也在增长。依靠宝剑的威力宣称不让成立巴基斯坦的人的代表马斯德尔·达拉辛哈及追随他的锡克教徒，也正在要求在旁遮普成立锡克教政权。印度教徒们认为这种要求是少数人的不合理的意见。他们讲旁遮普语，却高喊决不容忍旁遮普人只讲旁遮普方言。还有人建议将印地语和旁遮普语同样接受为旁遮普的语言。双方都认为采纳对方建议便是对方的胜利而进行反对。苏勒杰布尔加什也跟布里一起反对采纳两种语言。他说："如果每本教科书都用两种语言编写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益不浅。然而不应该只去考虑自己的口袋，必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布里相信，苏勒杰布尔加什并不自私，实际上是他的支持者和赞扬者。

布里对购买模范区的住房毫无疑问是犹豫不决的，但他心里却有一种使自己的居住条件能适应自己的新的环境和势力的强烈意愿。甘娜格要求能到通风条件好的住房里去居住，这种要求就不能使布里总是停留在犹豫不决上了。一九五一年三月，布里全家终于搬进了模范区居住。房子是这样构造的，那就是可以分成两个面积相等的部分。有两间厨房和两间洗澡间。布里觉得出租一半房子既不方便，又不体面。一间房间用来接待来访者，另一间房间早就应该作为布里工作室用了。甘娜格希望自己也单独有一间房间。她为布里在他的工作室里放了一张床铺，为自己在另一个方向的紧靠洗澡间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床铺，把杰雅的小床也放在那里。那年乌莎得参加文学士考试。伯西—尼加尔坎的房子里没有电灯。她跟母亲吵着要来模范区

住，结果来了。甘娜格又把一间厨房作为住房给杰雅的保姆希兰马伊住。

布里早就担心住到模范区会增加开支。来去城里得花不少钱。为了买一丁点儿东西就得往城里跑。单单一个希兰马伊能顶什么事呢？由于《观察家》报办公室和印刷厂路途远，甘娜格感到中午回家不方便，于是又雇了一个用人。布里除了在报馆和印刷厂的帐目中为自己领取二百五十卢比薪金外，又每月领取了一百二十五卢比作为甘娜格的工资。他一直在为年终要付出二千五百卢比的购房屋的债而发愁。家里的开支增加了，布里很恼火。他觉得增加开支的责任在甘娜格，是她坚持来模范区住的。操持家里的开支是妻子的事情。

布里的母亲在伯西—尼加尔坎养了条母牛挤奶喝，五口人的开支不消二百五十卢比。拉姆卢帕亚先生和帕格文蒂对此非常满意。婆婆也经常责备甘娜格说：要是媳妇们全都坐在椅子上办公，那么家里谁来管啊？甘娜格对这种责难和布里的恼火经常很反感，说道：“好吧，我没有意见。钱你亲手经管吧。”她也开始后悔了，住在维格尔姆布拉的狭窄的房子里总比这样吵吵闹闹要好。她想，吉尔比我们要强，他一个人领一百五十卢比工资过日子。这种别墅式的住宅、家具和用人，这一切享受让它见鬼去吧。因为在享受的幻景中滋生着痛苦的原由。这难道是梦？原来把一切都遗忘在文学和艺术之中的梦，现在根本不提它了。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布里一篇小说也没有写。甘娜格曾经两次动手写，都没有写完。每次她就这件事与布里交谈，布里都说：等待一下吧，以后会有时间写的。当甘娜格看到什么好作品想读给布里听或者给布里看时，布里由于忙于其他的事情，总提不起兴趣来。

有一天，苏勒杰布尔加什在布里面前表示了自己的苦处。苏勒杰布尔加什得在德里、阿拉哈巴德和阿利格尔托人印刷他的课本。印刷厂的人们总是刁难他。他有九本中学课本、大学入学考试课本、大学一二年级课本和文学士课本已获批准出版。他便托人印刷大学入学考试课本、大学一二年级课本和文学士课文的答案。由于课本未能按期到货，其他出版商都把书卖出去了。"文库"的海姆拉杰是他的老竞争对象。苏勒杰布尔加什到哪家印刷厂印书，海姆拉杰也就去哪家印刷厂稍微提高些价格托印他的书，使厂家把苏勒杰布尔加什的印书工作停顿下来。

苏勒杰布尔加什建议布里在格马尔印刷厂里安装一台活版滚筒印刷机，好经常印刷苏勒杰布尔加什的书，不然他自己就得安装印刷机了。苏勒杰布尔加什每年总得花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卢比印东西。花这么多钱可以满意地买到一台二手货的滚筒印刷机。苏勒杰布尔加什打算借款给格马尔印刷厂购买印刷机，钱可以逐步在印刷费里扣除。

布里自己也急着想买一台活版印刷机。旁遮普语和印地语在官方事务中正在逐渐替代乌尔都语，所以乌尔都语的印刷业务开始减少了。布里正处于后退等于自杀的情况之下，只有前进才能捍卫自己。于是他接受了苏勒杰布尔加什的建议。

由于旁遮普议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内阁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一九五一年年初，首席部长掌握政权已经很困难了。现在离开新选举只剩九、十个月。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旁遮普总督不是试图去组成新内阁，而是亲手掌权。不仅是旁遮普，全国所有邦的人民对于在新政权下的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抢劫掠夺、尔虞我诈的情况都感到失望和愤慨。

从前英国政府的拉伊巴哈杜尔①、好心的和平会议者和从英国政府的统治中得到好处的人，现在都已成为国大党的党员，开始戴上了白色的船形帽了。现在国大党募捐就不止每人四安那或几卢比了，从工厂和公司里募捐选举基金往往是两万至四万卢比和一、二十万卢比的支票。那些跟国大党有关系的人在四年前都是靠干一百至一百二十五卢比的差事在过日子，现在他们的亲戚当上了部长或某个重要的委员会的委员之后，走到哪里就能挣一千至一千二百卢比的工资。那些连当部长的资格都没有的高贵的人，居然当上了政府部门的首脑，每月领一千卢比的工资还不满足。对于部长们的女婿来说，安排低于总经理的职位就根本不予理睬。

唯利是图的大资本家们不惜血本地对国大党的人表示孝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这样一些传说和消息。人们对议员们不叫议员，而憎恨地叫他们为“臭家伙”。现在没有其他任何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以与国大党匹敌。在新出现的组织当中，全国服务者联盟和共产党发动了暴动，给了国大党政府以镇压它们的合法机会。大家都知道，只有国大党才会在选举中获胜。人们都垂头丧气地说：就让他们去执政吧。他们五年来一直在鱼肉人民，他们的肚子也许有些饱了吧，只要再吃一点点下去，他们的肚子也就完全填饱了。如果换一个来，那么要吃下他们过去曾经吃下的那么多之后再要吃一点才能饱呢。

处于对国大党政权的失望和不信任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不属于人们所谴责范围之内的国大党领导人和部长。对于苏德先生来说，人们既不指责他积财买地，也没有流言蜚语说他建房造屋、存款获息。苏德先生的敌对派也承认他对金钱、美女和土地

① 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政府授予印度的一些头面人物的称号。

一概不沾。他的成千上万名支持者们都得到过好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期望着得到好处。他们大家都全心全意地拥护苏德先生，准备好去帮助他。苏德先生在旁遮普议会里势力很雄厚。他这时候由于没有担任行政方面的工作，便有充分的时间去布置新选举的阵势。摆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是他本人当选的问题，目标还是要在议会里能够取得绝对多数。

苏德先生想把布里也提名为这次新选举中的国大党候选人。布里就这个问题跟甘娜格交换意见，接着在吉尔面前也谈起了这件事情。甘娜格和吉尔两人对这个问题兴趣不大。《观察家》报一直在批评国大党政权和议员们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到现在为止，它一直按照甘地先生逝世前不久的教导，没有被国大党人的统治势力迷惑，而是发出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的忠告。现在居然一下子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布里成了议员候选人，这怎么叫甘娜格满意呢？甘娜格根据她在勒克瑙所看到的跟国大党政府和议会有关系的人的种种行为，以及所听到的有关旁遮普的情况，是不可能对布里的打算产生热情的。

布里的说法是：一方面给窃贼们以闯进家来进行偷窃的机会，另一方面自己却站在门外高呼捉贼，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很有必要进入议会去帮助苏德先生，不然，我们就只好像共产党人那样公开搞一个反政府的暴动，而其结果大家都已看到了。应该争取进入议会，按照国大党在卡拉奇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方针走民主的和立宪的道路来执政。必须抑制正在增长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利益对统治方针的压力。把代表人民群众的机会让给自私自利的人，这等于是全国性的自杀。拉姆卢帕亚先生、奈耶尔和索姆拉杰都跟布里站在一起。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也从德里来信鼓励布里。这样，甘娜格只好不做声了。

在筹备选举的过程中，布里想把《观察家》报完全用来支持自己和苏德先生。为了不使别人指责自己在自吹自擂，他便在《观察家》报上删去了自己的名字，把主编的名字改为甘娜格，把编辑的名字改为吉尔，觉得这样做比较合适。

吉尔很讲义气，他聪明地把自己内心的喜悦和布里的意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观察家》报上开始谈论公民在民主制度下的职责。他把对统治方针和宪法抱无所谓的态度说成是一种缺乏自爱和缺乏责任感的倾向，号召人民要在选举中保持清醒，同时提醒人们不要意气用事，把票投给没有实际力量的政治组织，而要投给国大党的进步派。他向人民保证，国大党是属于人民的。如果人民拥护的话，那么国大党将会是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代表。

布里对吉尔的编辑工作和文章都感到很满意，假如晚上不见吉尔来模范区，他就不高兴。

六月份有一天，当甘娜格十点钟来到《观察家》报办公室时，吉尔正恭恭敬敬地跟一个看上去有病的、显得很苍老的男人在亲切交谈。吉尔把老人向甘娜格作了介绍。

道拉德拉姆·阿贾德同志两个月前刚从菲罗兹浦尔监狱里释放出来。这个可怜的人每当在商店或工厂找到工作，印度警察局侦探部门的人便坐在商店或工厂门口监视他。有谁愿意雇用这样一个在政府眼光里看来是可疑的人物，而激怒警察呢？他找不到工作，也没有资金来做别的营生。

道拉德拉姆·阿贾德的乌尔都语只念到中学。一九三〇年时他在拉瓦尔品第的一家工厂里当车工。他曾经参加了向英国政权要求国家独立的武装革命小组，并且经常帮忙购买炸弹外

壳。当旁遮普的好些地方发生炸弹爆炸事件以后，阿贾德也跟其他的人一起被捕了。

阿贾德以具有武装性质的政治阴谋罪坐了七年的牢。在监狱里他跟有文化的政治犯们来往很密切。由于这种往来的影响，国家独立的蓝图在阿贾德的想像中有了改变。他不仅反对英国人的统治，并且梦想国内有一个工人、农民和穷苦大众的政权。他从监狱释放出来时，他的弟弟已经把家操持了起来。道拉德拉姆成了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每月向党领取二十五卢比工资，终日致力于工人组织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他因反战又进了监狱。一九四二年党的政策改变为在战争中予以合作的政策，阿贾德才从监狱获释，重新开始搞党的工作。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提出了积极革命的口号，他又被捕入狱。

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被捕的共产党人相信监狱内外都在进行斗争。他们在各个监狱里暴动，举行反政府的示威，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政府！打倒国大党政府！打倒官僚主义！要烤饼，不要王位！对准腐朽的政府再踢上一脚！工人政权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忠于国家和政府的、惟命是从的监狱当局怎么能容忍这种行为呢？

监狱的官员们在英国统治时期反对"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现在是国大党统治时期了，他们便反对那些反国大党政府的口号。共产党人曾经不断地在英国政府的监狱里举行反英国政府的示威。他们在英国统治下坐牢的本领已经很熟练了。阿贾德也是其中之一。他们高呼"打倒政府的走狗！打倒监狱的走狗！"的口号来回答监狱的官员们。

相信非暴力和民主的国大党政府对英国统治时期的狱规曾经作了很大的修改。

阿贾德在英国统治时期坐牢的时候，囚犯都是用洋铁碗吃混合面烤饼和豆子的。现在洋铁碗改为青铜碗了，给的是纯小麦的烤饼，还有红糖吃。现在监狱里穿的裤子已从当初只到膝盖下小腿肚子处的短裤改为长腿的印式紧身裤了。但是铁链、手铐和狱卒们手里的棍子却依然如故。单身死牢也是依然如故。警察来监狱的次数比从前大大增多了。依法审讯却比从前减少了。

阿贾德最早是以武装暴动反对英国政府罪而入狱的。由于他是一个政治犯，住在二等牢房里。他的伙食有烤饼、奶油、肉和牛奶，另外还有书看。他从代沃利监狱营获释的时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的体重增加了十磅。在跟英国人斗争的时候，国大党执行的是低头挨揍的方针，以此来回答英国人的棍棒和子弹。但是国大党政府对待信奉暴力的共产党人却是另一种方针。政府说有证据证明共产党人正在筹划武装暴动反对现政权，所以不能赋予他们合法待遇和权利。

阿贾德跟其他共产党囚犯一起以违反狱规罪而双脚被戴上了间距为两英尺的脚镣有好几个星期。他稍稍反抗，就被狱卒拉着在监狱的小道上拖来拖去，挨棍子打。他被关进死牢后，就绝食了好几个星期。为了不让他和他的同志们死去，就在他们的鼻子里插上橡皮管往里面灌牛奶。

在监狱里发动各种暴动而受到了惩罚之后，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们从报上知道了党的方针已经改变了。他们得到了从监狱释放后到人民中间去工作的指示。

阿贾德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在监狱里挨过打，他左眉变弯了，鼻子有点向左倾斜，额头上和下巴上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疤。根据监狱医生的报告，他的肺已经坏了，他的年龄看起来已超过五十岁。

阿贾德的弟弟在拉瓦尔品第遭到杀害。他的媳妇下落不明。阿贾德曾经花尽力气把他年老的母亲和侄子、侄女们救出来带到了这里。可是他在一九四八年又被捕了。从监狱释放后打听到他的一个十四岁的侄子在阿姆巴拉军营的一家自行车修理铺里干活，挨打受骂，每天只挣八安那。年老的母亲在一个穿土布衣服的①律师家里干洗碗扫地的活。九岁的侄女在律师先生家抱小孩。老人和她的孙女每天有两顿饭吃，每月有十五卢比的工资。

阿贾德从监狱释放时党的力量已经很薄弱了。领党的工资工作的人数下降了。而阿贾德也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想去照顾年迈的母亲和侄子、侄女。他想让他的侄子和侄女进学校读书。阿贾德的专长是车工，但是警察像他的影子一样总跟着他。有谁敢雇他呢？阿贾德拼命蹬三轮车，但是由于有肺病，艰苦的劳动使他开始咳嗽了，痰中带血。

吉尔过去在拉瓦尔品第读大学预科的时候，认识了阿贾德。就是阿贾德让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吉尔上大学以后，阿贾德就聚集一帮青年请吉尔和别的学习好的青年经常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己也参加听讲。一九四五年，吉尔因剪去了头发而被清除出党，当时阿贾德对吉尔不听党的话感到很生气。可是吉尔在辞去党的工作以后便进入了《明星报》，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卢比，他一有机会便帮助阿贾德。他从内心里敬佩阿贾德。阿贾德在《观察家》报上看到了吉尔的名字，于是就来贾朗达尔找他。

甘娜格认识了阿贾德，并且听说了他的病情，对他很同情。她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气愤，由于政策多变，阿贾德才在监狱里

① 即国大党人。

弄得这么惨。她说道："这算什么党，政策每天变。一会儿反对战争，一会儿又说这场战争变成人民的战争了。一九四八年是彻底革命，一九五〇年就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了！把大家弄傻了。"

"而你的国大党一贯做些什么呢？甘地先生一贯做些什么呢？"阿贾德瞪着她看，不客气地说，以此来回答甘娜格的同情。"先前让成千上万的学生离开学校投入不合作运动；成千上万的人们辞去了职业；上百万的人挨打，关进了监狱。你的甘地先生感到了，哦，连喜马拉雅山都被震动了！于是把运动又收了起来。起初把外国服装当众烧毁，后来就停止了。起初搞食盐的坚持真理运动，接着就停止了。开展森林的坚持真理运动，拒交地租运动，都停止了。开始是抵制议会，后来就进入各级议会。先是抵制圆桌会议，后来就参加了会议。起初把抵制战争说成是不合适的，后来又说是合适的。先是对分治持对抗态度，后来却又接受了。甘地和国大党什么时候不改变政策啊？政策改变了多少次了啊？你教训我呀？我从一九一九年起，那时你还没有出世呢，我就为自由而战了。你们国大党的目标一直在变。一会儿是'自治领地位'，一会儿是'完全自由的帝国'，一会儿是'独立'，一会儿是'革命'，一会儿是'国泰民安的时代'，一会儿是'资本主义'，一会儿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只有一个目标：工农专政！只是策略经常变化。你这个国大党人却来教训我们，你到镜子前去照照你自己！……"

吉尔因为阿贾德咳嗽，便有好几次答应"对，对，对"，想让他安静下来，但是他咳过之后仍然说下去。

由于阿贾德的指责，甘娜格的脸沉下来了。她说道："大哥，甘地先生对国大党人犯的错误承担不了责任。过去天神是怎么

开导甘地先生的，甘地先生都接受。共产党人要求以理服人。”

听了甘娜格的话，阿贾德张着嘴思索了一阵，接着便拍手大笑说：“啊，真是个机灵的姑娘，真机灵。”

吉尔和甘娜格向阿贾德保证：他要是把全家都带来贾朗达尔的话，他们会帮他安顿好的。

布里表示同情说：“就把他安顿在印刷厂里吧，他是一个政治人物，虽然不需要，但他应该有点事做。可怜虫已经转过很多地方了。但是给他的工资不能超过四十至四十五卢比。”

吉尔求情说：“他家有四口人，房租最最便宜也得要十至十五卢比。他是个有病的人，还得花钱治病。你经常帮助很多人。现在一切都掌握在苏德先生手里。他并不是名义上的部长，而且，六个月之后他将又是部长了。大家都在照他的眼色行事。最近在筹备选举中正在发放许可证和分配洋铁皮定额。维谢什瓦尔·德亚尔和凯姆辛赫各自分到了五吨。你就给这个穷困的人分配一吨吧。为什么要由你负担呢？”

布里想了想说：“我去说说，但是老弟，他是共产党呀。”

“他不是受迫害的政治家吗？共产党人不是政治人物？况且现在他有病。”吉尔婉言说：“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也是为了反对战争而坐牢的。共产党也并不是非法的。对于政府来说，一切政党都应该是平等的。”

“你的话是对的。好吧，我去说说。”布里同意说：“大概还剩下一些定额。苏德先生也有想法，对受迫害的政治家得少给一点。”

布里经过说情，叫人在定额单上写上了阿贾德的名字，分配了一吨洋铁皮。使吉尔感到宽慰的是，阿贾德可以开家小铺子了。如果开不了铺子的话，那就像别人一样转手卖掉，这样他也

可以每个月赚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五十卢比。定额分配不断推迟。苏德先生已经告诉地区供应官员，等几天再分配。苏德先生一会儿去德里，一会儿去阿姆巴拉，一会儿去西姆拉。

到十一月份，苏德先生把定额分配单改变了。他把分配在阿贾德名下的一吨洋铁皮的定额勾掉了，给申格尔拉尔·默塔尼分配了三吨洋铁皮的定额。

布里在甘娜格面前表示无能为力，说："我把一切手续都办了，但是苏德先生把它勾掉了，我有什么法子呢？"

甘娜格大发雷霆说："你曾经对我们许下了诺言的。可怜的吉尔五个月来一直负担着他。苏德先生连这一点人事都不尽吗？阿贾德是受迫害的政治家，而默塔尼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呢？"

"这种事你不懂，却一味瞎嚷嚷。"布里生气地用英语说："默塔尼在信德人当中很有影响。阿贾德的工作还是可以解决的。"

"你们的这种选举真可恨，这些坏蛋们真可恶。"甘娜格话是从嘴里说出来了，但心里却有些害怕。

"你懂什么？"布里气得两眼发红说："你把你自己看作是什么了？要我听你摆布？……"

甘娜格将纱丽边盖住嘴到后面走廊里去了，但是布里大声叫喊，把杰雅吓得尖声哭了起来。

雨季正要过去。苏勒杰布尔加什平时晚上总来布里家聊得很晚。因为对适用旁遮普各学校的业已通过批准的各种教科书进行修改的时间已经临近了。甘娜格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兴趣。布里在这方面也没有跟她谈起。甘娜格只知道由于教育制度的改变，教科书正在修改和增加。教科书的修改和增加对苏勒杰布尔加什很有好处。将教科书委托格马尔印刷厂印，他就更有好

处了。自从在格马尔印刷厂的院子里搭上了洋铁皮顶篷、安装了活字版滚筒印刷机之后，印刷厂每天两班轮流开工。布里看来不像从前那样为沉重的开支而担忧了。然而他已经说过两三次了，他和甘娜格来回城里的车费、外出逛逛的车费，每天总得花两三卢比，金钱和时间两者都有浪费。因此他想买一辆二手货的小汽车。甘娜格也想，要是行的话，那就好了。

布里隔壁的乙级别墅是退休会计欣默德拉伊的。欣默德拉伊的儿子吉文拉伊是铁路上的客运和货运汽车的总督察。前段日子他调去了阿姆利则。阿姆利则的住房也非常紧张。天神很慷慨地把子女施舍给他，在十年中间施舍给了他两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吉文拉伊从开支考虑，让老婆和子女住在他父亲那里。

欣默德拉伊对孙子、孙女们的昂贵的学费经常表示吃惊和不安，说：在我们那个时代读小学只消一支石笔和一块石板。现在孩子们读两三年级就要这么多本子，我们读大学预科也没有买过这么多本子啊。……在我们那个时代，七八年级的课程不是四本书就是五本书，现在课程数不清，书也数不清。瞧他们的书包，好像是律师上法庭！瞧他们的能力吧，却什么都学不到。学费这么贵，穷人们怎么负担得了呢？每天这个孩子要买本子，那个孩子要买书。这是普及教育呢，还是限制教育啊？……

甘娜格知道，父亲在德里景况并不好。在分治之前他也有四、五本书被批准为教科书，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非常艰难地买了一台脚踏印刷机，只能印小本书。由于书商跟他断绝了生意往来，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追索旧债了。因为市场上买不到他的书本，教科书审核委员会就不得不把他的书本从教科书书目上划掉。布里经过努力才在教科书目录上保留了他的两本书。

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正在努力重新立足。要靠印

刷一般性的文学作品是难以维持生活的。书商的佣金就占这种书的三分之一，或者比这更多。如果一年里卖出五百本的话，那赚得了多少呢？请人写书就得从跟教科书审核委员会建立关系的人那里预支稿费。

潘迪特先生给甘娜格写信说，他以公民的道德标准为主题辛辛苦苦地为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少年们写了一本既有趣又实用的书，现在正在努力争取在教科书审核委员会开会之前把它印出来。甘娜格把这封信给布里看了。

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到了。甘娜格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深怕布里把父亲的书给忘了。她为阿贾德的定额配给洋铁皮的事而跟布里吵架现在还无法忘记。由于这件事使吉尔深感失望，她在吉尔面前感到很惭愧，一气之下便说出了尖酸刻薄的话。现在她自己就在做这种事情呀！她心想：不知道他给别人许了些什么样的愿？我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奈耶尔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来一次。布里也由于忙很少去奈耶尔那里。母亲从德里为两个女儿把格尔瓦节① 的斋礼寄到了甘达那里。在斋礼未到之前得派人到甘娜格家去。甘达的用人在发烧，所以甘达亲自来到了布里家。她把奈耶尔也一起带来了。为阿贾德定额配给洋铁皮的事而吵架才刚过五天，布里和甘娜格之间的关系还很僵，现在还没有缓和下来。甘娜格尽量不让姐姐，尤其是不让姐夫看出她跟丈夫吵架的事，可是奈耶尔却猜出来了。他以意味深长的目光朝甘娜格的眼睛看了一下，接着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甘娜格真是羞死了。

甘娜格喜欢姐夫，相信姐夫，对姐夫具有由衷的感情，跟姐

① 也称黑天生日节，印度毗湿奴教派的重要节日之一。节日期间，教徒斋戒，沐浴，油身，对黑天礼拜，已婚妇女给女儿送斋礼等。

夫的关系很好。甘娜格凭着她跟姐夫的至亲关系和无需讲究拘束，最先在他面前承认了她对布里的爱情，还跟他吵过要他给帮忙。由于她这样爱布里，所以自己这种不体面的、可怜巴巴的情况给姐夫看出来，她觉得实在丢人。

在甘达和奈耶尔回去以后，甘娜格便一直在想：我们俩怎么啦！她提醒自己：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了。有时候在她心里也产生爱的激情，然而见到布里之后这种激情就消失了。……她经常想到布里在生气、发怒和自暴自弃的时候抓自己头发的样子和在感情非常真挚的时候告诉她他跟乌尔米拉在一起时事业取得成功的事情。甘娜格的心承受着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

甘娜格心里断定：这是他的性格。抛开这种性格倒还是可以产生爱情的。我们也像姐姐和姐夫那样毕竟是夫妻啊。

第二天是格尔瓦节的斋戒日。全国的妇女都为来世能找到自己理想的丈夫而斋戒。甘娜格对这种信念并不虔诚，但她仍然斋戒。在太阳尚未出来之前就起身，忍受寒冷，作好白天一整天不吃东西的准备，这对甘娜格来说是办不到的。她只好当个白天的虔诚者。

在为丈夫斋戒的那天，跟丈夫关系闹僵的羞怯心理使她更加显得垂头丧气了。在办公室里她又想起了父亲的事情。她不好意思跟丈夫提起怎样帮助她的处于困境中的父亲。这并不是爱情上的祈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赌气。他说的是伤人心灵的话语。……唉，长此以往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甘娜格欺骗自己：这种厌恶的情绪完全来自我这方面。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是他能控制得住的。甘娜格决定改变这种局面，怎么合适，她就怎么做，她要打掉自己的傲气。她在办公

室里就这样想了一整天。她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

甘娜格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五点钟左右她开始头有点晕了，感到浑身无力，于是喝了一杯奶茶。她按了按放在桌上的铃，把皮尔古叫来，告诉他在胡同拐角上雇辆三轮车。

吉尔问道："怎么啦？你一声不响。身体不舒服吗？"

"我在斋戒，没有吃饭，感到身子有点软，我回去休息一下。"甘娜格微笑着说。

甘娜格回到家里便躺在床上了。她没法跟杰雅亲热太久，一声不响地在床上躺着。白天想过的事情又在脑海里出现了。她重复着自己的决定。她快要睡着了。天已经黑下来，可是布里没有回来。希兰马伊走来问道："孩子，有什么事吗？我开电灯好吗？"

甘娜格说："没有什么事情。好吧，开电灯吧。"她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七点钟了。她叫希兰马伊把电灯再关上。她闭上眼睛，等待着布里回来。

"孩子，来，看看月亮！"

甘娜格是按照风俗习惯斋戒的，并没有许过看月亮的愿，或者是还其他的愿。不过希兰马伊叫她，她还是下了床。

希兰马伊在围裙里点了盏灯站着。在走廊里还放了木板。甘娜格曾经见到过母亲这样做过。三年前跟婆婆一起在家里住的时候婆婆也这样做过。在过去两年里希兰马伊也都准备过，甘娜格为了领她的情，都一一照办，可是一点也不感兴趣。

甘娜格站到了木板上，从希兰马伊手里接过灯和围裙，把灯放在围裙角里，提起围裙看月亮。

希兰马伊开始念格尔瓦节斋戒经："洁身红妆，登顶踏木，祈神保佑，……"甘娜格认真地听希兰马伊念。

甘娜格也由衷地祝愿丈夫长寿、幸福。

布里一回到家里就喊杰拉:"杰拉，送饭来。"

甘娜格听到脚步声便站起身来，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条新毛巾，走到布里身边说:"拿着毛巾，洗洗脸去，我把饭给你送到房间里去。"

饭桌在后面的走廊里，布里已经在那里坐下。他说道:"手上和脸上没有什么脏，干干净净的。"

"唉，东跑西走的出汗，城里土倒不多。"甘娜格疼爱地说:"杰拉会把水端来这里的。我去拿饭。"

甘娜格把饭盛在同一只食盘里端来了。吃饭的时候，甘娜格滔滔不绝地讲着心里话，然而布里却在讲着即将来临的大选，说道:"国大党至少得给锡克人四十个席位。那纳克教派的所有候选人都将是锡克人。在锡克人占多数的地区，对于国大党的印度教候选人来说，是没有当选的机会啦。锡克人肯定会在议会里占多数。照这样看来，他们只占百分之三十三。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饭后甘娜格亲自端来水让布里洗手，把毛巾递给他。接着便随他走进他的房间。布里在床上躺下，她也在床边坐了下来。她没有说什么开场白，说道:"父亲为自己的新书写信来了，你记得吗?"

"嗯。"布里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一次事情很复杂。好吧，我跟焦特·辛赫说说。这些人对每件事情都讲价钱。"

"叫他们看看书吧。"甘娜格说。

"书有谁看?"

"这件事情你得办办。"甘娜格以恳求的目光说道。

"当然。"布里拉着甘娜格的手拨弄着。

甘娜格心里突然出现了那些令人生厌的回忆，她不想让自己爱情的义务成为烦恼，便微笑着说："我要睡了，有些头疼。今天我斋戒，头晕晕乎乎的。"

"什么斋戒？"布里把甘娜格拉到身边问。

"啊，你竟然不知道！格尔瓦节只为这一件事斋戒嘛。"

"你也迷信了。"布里把甘娜格的头搂在胸前，紧紧地搂着。

甘娜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此刻坚持起身走是不合适的，她真想跟布里亲热一番，但是……

十一

达拉两年来一直在援助和安置难民部工作，生活已经稳定了下来。在她的关怀下，西达也在很好地学习印地文速记。

尔登带着希萝在伯杰古伊扬路上的胡同里住了五个月。他跟父母说得很清楚，他可以回家；不过得把希萝带回家，否则他就单独过。戈宾德拉姆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缄默了五个月之久，接着就同意把希萝带回家。尔登的母亲亲自去接希萝，像对待儿媳妇那样亲切地把她接到自己家来。尔登的母亲没有跟邻居们谈起希萝的过去。还有谁来打听这种事呢？尔登跟希萝一起回到自己家以后，有一个星期日亲自过来把达拉请到他在格罗尔花园的家。他的父母很想见到达拉。

达拉第一次去跟尔登和希萝见面时，一直在那里呆到晚上。尔登问起布里、拉姆卢帕亚先生和婶婶，达拉回答说：哥哥在贾朗达尔当《观察家》报编辑，也许全家都很好吧。

尔登自从来到德里之后，整天忙于干活挣钱，根本没有时间看报。知道了布里的地址以后，他热情地表示想给布里写封信，

打算去看看他。

达拉很简单地回答说，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费神，也没有必要写信去。希萝对达拉的话领会得很透彻，她还把事情跟尔登和婆婆解释清楚，劝他们不要声张。可是尔登哪会把这种不能声张的秘密事情告诉父亲呢？

按照戈宾德拉姆先生的地址，从贾朗达尔来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戈宾德拉姆先生的回信，另一封是通过他转交达拉的。

戈宾德拉姆先生曾经在要求对他在哈夫扎巴德的一所房子和在拉合尔的克里什那纳格尔的两所房子作出赔偿的基础上提出过申请政府贷款。他过去是公共事务部的有经验的老雇员，知道叫人办事的种种方法。尔登告诉父亲说，达拉就在这个机关里工作，请他放心。达拉的确很快地叫人把他的事情办好了。戈宾德拉姆先生过去虽然花费过二百至二百五十卢比，但并没有寄希望于这么快就会把事情办成。戈宾德拉姆先生从心底里喜欢达拉，很感激她。他想为达拉办点事，帮帮她的忙。他从尔登那里要到了布里的地址，给布里写了一封信，还对尔登说：等来了回信就设法去看看拉姆卢帕亚先生和布里的母亲。

尔登早就意识到，他在信里一定还会提到达拉，等着瞧吧，有什么办法呢？他觉得把这件事情告诉达拉使她担忧并不合适。

傍晚尔登一回到家里就拿起写给达拉的信到了德里亚根杰。他把信放在达拉面前，似乎要求谅解地说："我觉得不便跟父亲说什么，而他却很兴奋，不写信忍不住。布里大哥在信里写道：拉姆卢帕亚先生，母亲，乌莎，赫里，大家都安好。布里大哥已经结婚了。"

达拉把信拿在手里，低着眼睛一直在听着尔登说话。尔登走了后，她才把信封打开。布里的信写得亲切详细，许诺要来德里

看看。信里还对达拉为什么没有能从电台或者通过别的途径打听到他的地址表示惊讶。他还估计说，也许她不习惯看乌尔都文才不知道有《观察家》这份报纸。他询问了她的住址，要求定期写信。信里还提到了甘娜格已经作为达拉的嫂子过门来了，拉姆卢帕亚先生的煤库经营得很好，全家都生活得很幸福，要求达拉需要钱用时来信告知，不必顾虑。在写完这一切之后，还提到了索姆拉杰·萨赫尼的情况和他的所作所为：索姆拉杰霸占了他自己的嫂子。信中安慰她说，并没有跟索姆拉杰提起过她的事情。现在索姆拉杰就住在拉姆卢帕亚先生的隔壁，为了不使他知道达拉的下落，所以也没有跟父母谈起过她的情况；同时保证在收到达拉的回信之后会按照她的意愿去办。最后又许诺将很快来德里同她见面。……

达拉读完信一言不发，这种事情她怎么好去对别人说呢？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了往事：波拉邦泰的胡同里的生活，不如意的婚姻，哥哥的举止，新婚之夜的情景……像地狱样残忍的感受。现在她已经完全独立自由了，她是不会放弃它的。……索姆拉杰爱怎么就怎么吧，跟我没有关系。在母亲和父亲面前没有提到我活着，这样做很好。

尽管这封信令人心烦，但达拉却在三天之内把它读了三遍。她一直在想，信怎么回复呢，回还是不回？第三天，内心的痛苦不安和精神上的刺激缓和下来，达拉便开始努力去领会信里文字所包含的意思。布里写道：在你来贾朗达尔的前几天，务必请你给封信。我并没有要求你来贾朗达尔见面。现在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索姆拉杰或旁人。……我一定照你的意愿去办。

她想道：我突然去那里会造成麻烦。要是我不回信，那么情况将会依然如故。我有什么必要去吹燃已经压熄的火呢？灰烬飞

起来反倒会落进我的眼里，落到我的头上。……达拉觉得没有必要向哥哥提出任何要求或者祈求帮助。她觉得不回信为妥。

布里的信在达拉头脑里所掀起的风暴没有多久便自己平静下来了。个人的前途在她面前展现得很清楚。她得依靠自己去生活。援助和安置难民的问题解决之后，部有可能要撤销。但总有人会帮助达拉和推荐达拉的。纳罗德姆、拉沃德先生和夏玛大夫都鼓励过她。现在她正在准备去"公共事务委员会"应试。总理倾向于提高妇女的地位，目前的方针是，特别要赋予政府雇员中有才能的妇女以地位。一九五〇年，达拉被选进了中央秘书处。

作为副部长级的达拉被新任命为"妇女福利中心"主席。她有资格住公房了。新政府的各个机关里官员和雇员的数字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增长。比达拉早任命的或者在德里的无数地方官员都在等待住房。达拉的工资也提高了，她开始领取每月五十卢比的上下班交通费，还给了她一名听差。现在从工资考虑，单独租幢房子来住，那也住得起，然而独身一人摆这么大的场面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雇员们知道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眼下正谣传雇员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他们目无纪律，很可能铤而走险。考虑到一下子升高会引人注目，所以她犹豫不决。毫无疑问，她的衣着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上班时她穿的是经洗衣匠浆洗过的发光的白纱丽，她不愿意排队等公共汽车，上下班几乎都坐出租汽车。她想把跟默尔西合伙开饭改为在她那里搭伙。

马图尔、纳罗德姆和默尔西都鼓励达拉说："现在你每个月有五十卢比的交通费。显赫的政府官员都可以贷款买汽车，你的地位和待遇正适合买辆小汽车。"马图尔和纳罗德姆都积极准备帮助她选购汽车。

达拉不好意思地说："你们为什么要作弄我呢？那些无依无靠的妇女们每天为了能挣上一卢比十二安那都在辛勤地劳动，这些组织都是为了帮助她们才建立起来的，我是主持这些组织呢，还是坐汽车？"

"抛弃这种理想主义的狂热吧！"纳罗德姆当着马图尔和默尔西的面说："你是印度政府和印度总统的代表。总统住的是宫殿，他见到本国农民们住在草棚里，见到人们露宿街头都并不觉得羞耻。我和你都是政府雇员。我们就应该显示出政府的权力和它的威严。你想为民分忧，那就去维诺巴修道士那里吧，或者是当共产党员领党发的工资去搞运动！"

达拉尽管无言可答，但仍不想去租新地方住，或者买辆汽车，然而只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她的地位的确是变了。

七月份，不知道杰塔是被哪股风吹来了。分离了这么久才见到杰塔，默尔西真想让他一直呆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杰塔外逃有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外逃前他住在什勒塔嫩德市场后面的胡同里。在他外逃的时候，房东霸占了他的房间，把它出租给别的房客，收取双倍房租。

默尔西毫不犹豫地将杰塔留在自己那里，到法院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默尔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欢乐，嘴唇上一直挂着微笑，一对充满喜悦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美丽、细嫩、深棕色的脸上泛着红晕，就像血液要迸出来似的。她整天乐呵呵的。

马图尔也由于杰塔在，来得比从前更勤了。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也经常来，时常展开长时间的辩论。辩论的内容几乎相同，那就是批评共产党的方针和为共产党的方针申辩。焦希的方针是"支持尼赫鲁"这个战争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口号；还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工人阶级在民主

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垄断资产阶级的威胁，人民民主主义革命！……

达拉讨厌这些辩论。杰塔现在仍然相信靠民族资产阶级的援助来结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针，他想把铲除地主制、实现农田和大工业国有化的纲领提到首位，在他看来，国大党政府结束各土邦统治是朝民主共和政体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马图尔和迪瓦里是支持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但是他们竭力反对党的方针。他们认为印度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全民族的组织，而是共产国际的附属物。他们不赞成的是：共产党的方针并不是根据本国形势的发展程度，而是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来制定的。

"那有什么错误呢？"杰塔回答说："在任何国家里，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制度的结束都将有助于民主主义的建立。这种进步的国际合作怎么会违背某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呢？国大党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有没有接受国际援助呢？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您需要不需要国际声援呢？为了发展本国的工业和企业您接受不接受英、美的援助和贷款呢？"

"我要告诉您。"马图尔插进来说："英、美援助我们是为了使我们一直依赖它们。请您记住，它们是在援助我们制造商品，并不是援助我们兴建基础工业。它们并不援助我们能自己去生产战争物资。同样，俄国也在利用我们扩张它的势力……"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帝国主义的！"杰塔提醒说："你看看苏联在中国和朝鲜的例子吧！"

达拉支持杰塔而插话说："国大党政府为了这些贷款不得不连国有化的条件也暂时放弃了！国大党现在为什么不执行它二十年以前通过的几个卡拉奇决议呢？"

“他们把一切都交给资本家了。”默尔西激动地说。

“不，不。”马图尔坚持说：“共产党并不是把国家的形势放在首位，而是把共产国际的方针放在首位。他们在一九四七年时看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政权的可能性，看到了东欧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看到了缅甸东部和印度尼西亚正在试图进行暴动，于是准备在印度也搞社会主义革命。……”

纳罗德姆在椅子上朝前挪动一下身子说：“先生，”纳罗德姆出于老习惯和对杰塔的尊敬，所以称呼他为“先生”，“在那些日子里，同志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有一个朋友是老同志。”纳罗德姆朝达拉看了看说：“你认识他，就是那位不时也来公馆的作家同志，他经常出售作品。去年六、七月份我从加尔各答回来时在格纳德·布莱斯见过他，当时他随身带着他新写的两本短篇小说集。他给了我一本说，这是新型小说，你看看吧！提提意见。”

“这位同志的确小说写得很好。”达拉想起来说：“我曾经读过他的一本集子。”

“嗯，您请听着，过了十多二十天之后，这位同志到公馆来，当时我已经把这些小说都看完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老兄，这本集子中的小说并不那么讨人喜欢。

“那位同志一下子火了，说：‘你怎么会喜欢呢。你需要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和黄色作品。你怎么会喜欢进步的文学作品呢？这是你的阶级本性。’

“我申辩说：‘老兄，不是这么一回事。你第一本集子我很喜欢。’

“他说道：‘你之所以喜欢，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把话说明白。现在我以工人阶级的观点作了明确的答复。’

“然而我还是想向那位同志说明，进步的文学作品也应该以其本身的文学特点来博得人们的喜爱。我喜欢高尔基、阿历克塞·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法斯特、海明威。我还提了两至三名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作家的名字。

“这位同志很生气说，这些算不了什么。你那也是资产阶级的高雅情趣。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时代，因为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期。你不喜欢我的书，这是你的阶级倾向，以后你是会明白过来的。

“这位同志气呼呼地站起来要走。

“我问：‘明白什么呢？’

“那位同志攥紧拳头提醒似地说：‘不帮助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法国、俄国、东欧发生的变化也将在这里出现。’”

马图尔插话说：“他没有吓唬你要把你吊死在电线杆子上吗？”

“可能会说的。”杰塔微笑着说：“人冲动起来有什么吓唬人的话不能说的？你们国大党政府现在在代伦加那①干什么来着？”

“你要对代伦加那负责。你曾经用武力向当局挑战，现在得到回答的也是武力。”

纳罗德姆举起手来做了个叫大家听的手势说：“我表示担心说，‘同志’兄弟，我们一直在支持你们，我们拥护马克思主义。我一直在购买党的文学作品，有时候也捐款给党。

“这位同志狠狠地说：‘讲空话有什么用？有时候扔给十卢比，那管得了什么用呢？你买化妆品，买纸牌，要花二十多卢比

① 安德拉邦的古名。

呢。检验理论的是行动。’

“我胆战心惊地求他说:‘同志,我怎么会反对你呢？难道你不想想我们还是老朋友吗?’

“这位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以此来作交易。’”

马图尔和达拉笑得跳了起来。

“闭上你的嘴。你就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默尔西斥责说。她讨厌别人拿共产党人来开玩笑。

“幼稚的人到处都有。”杰塔微笑着说。

马图尔说:“我不是在说幼稚的人说的话。你们经常按照从别的国家得来的指示来制定方针。大家都知道,你们根据刊登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的文章来改变自己的加尔各答大会的方针。你不会否认吧!”

“有什么必要否认呢?”杰塔回答说:“如果党注意到了国际进步的趋向而试图确定国家的方针,那有什么关系呢？要是在某个时期本国的同志们未能根据形势来恰到好处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么可以向其他的有见解的或有经验的人学习嘛,这有什么可反对的呢？国大党政府还从外国聘请专家呢。”杰塔用手指在茶几上敲了敲说:“企图摆脱帝国主义的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两者的利益将肯定是一致的。”

“不,不,你们党的观点决不是民族主义的。”马图尔反对说。他为了证实这一点又重复叙述了一九四二年发生的各种事件。

这些事情达拉已经听过好几次了。她站起身来要回房间去。

“哎,再坐一坐,忙什么?”默尔西阻止她说。

默尔西已经完全沉浸于自身的满足之中,所以有时候她也猜疑:也许姑娘会感到受到了冷落吧。她开始对达拉更加亲热、更加关心了。她希望达拉作为她的妹妹能跟杰塔开开玩笑,逗逗

乐，家里就会有热闹的气氛。开个玩笑，逗个乐，达拉自己也会感到有乐趣的。然而她却跳不出礼节这个圈子。

默尔西不想让达拉感到和过去有丝毫的差别或见外。从前，她有时候不等达拉回来就吃饭，喝茶，可是现在杰塔和默尔西经常等达拉。只要自己或杰塔不困，默尔西总希望达拉也一起在客厅里坐着。她跟达拉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她当着达拉的面就毫不害羞地跟丈夫拉拉扯扯，称呼杰塔为"宝贝"或"亲爱的"，把杰塔的手握在自己手里，或者说着话就把头靠在他的手臂上。达拉转过脸去，或者站起身来想走，默尔西便阻止说："坐下，坐下，现在还去哪里？"

达拉不愿意在他们夫妇中间呆着。她童年住在胡同里时，看到夫妇之间和各个家庭之间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那个社会里爱情完全是私人的和不公开的东西。新婚夫妇在别人面前羞羞答答地彼此不说话被认为是理应如此。达拉并不认为那样羞羞答答是必须的或者应该的。她知道，默尔西是个新时代的人，她的礼节是另一种方式。她为什么要装出一副羞羞答答的样子呢？他们是夫妻，爱怎样就怎样，然而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装作这样呢？达拉看到这些觉得有些不自在。她走进自己房间之后，从隔壁房间里还是不断传来他们两人的哈哈大笑声和说话声，她听了非常不舒服。

达拉正在为扩大妇女福利中心，并且能使它们发挥作用而辛勤工作着。她从机关回家经常是筋疲力尽，然而在家里却被大笑声和说话声弄得难以安宁。她在这个家里已经非常平静地度过了两年零三个月了。她养成了安静休息的习惯。现在她从机关回来，家里总在展开辩论。假如没有辩论的话，那就是默尔西表示爱情的场面。达拉心里烦得真想逃到别的地方去。

从新出现的情况来看，达拉很难再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下去了，不过配给公房需要等候。她考虑去住“劳动妇女公寓”。现在人们对“劳动妇女公寓”有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她对这种种流言飞语倒并不在乎，然而达拉决定想去，那里却没有空地方。不久，有地方空出来了，她却又不想去了。她跟本机关的两三名要好的办事员说过，要他们给她找找房子。现在带有两个房间、一间厨房和一间洗澡间的很小的一套房子，租金都不少于六十卢比。如果租一所独楼，那么饭谁给做呢？在达拉上班的时候谁来看守这个家呢？达拉觉得雇上一个人单单为她做饭和看家，那是十分荒唐的，因为要供一个人食宿，还要付给工资。在两年以前，她是不会去想这种事情的，那时候她认为上班前和下班后自己动手做饭吃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现在似乎需要别人帮她做饭了，因为她要别人提供方便，以便集中精力做好工作。人们对她的看法和行动上的表示使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处于很高的地位，但是想到独身一人每月要花费两百至两百五十卢比，她心里总感到有些舍不得。而且她仍然每个月要给西达六七十卢比呢。因此她克制住自己，只好继续忍受默尔西那里给她带来的不便。

停止对西达接济是不合适的。现在姑娘行动上很节制，工作也很刻苦，打字打得很熟练。有时候马图尔也交给她打字的活，一般有十五至二十卢比的收入。母女俩住在一间黑乎乎的房间里，房租就得付十二卢比。西达的母亲经常从针织厂取来袜子，母女俩在家里缝袜头、袜跟，每天挣一卢比多一点。停止对她们接济是不合适的。

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副秘书巴德拉先生把达拉叫来问：“你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达拉回答说。她对这样盘问感到惊讶。在她被提升为副部长级的时候，已经对她的政治看法和政治活动作过盘问。为什么这次还要这样盘问呢？她好奇地望着巴德拉先生。

巴德拉先生又问："共产党人经常在你住所来来往往吗？他们是不是经常在你住所开会？"

达拉的脑子里忽然出现了疑虑。她早就听说过有"特种警察"。她已经学会了在官方场合说话要小心谨慎。大家都知道，拉贾先生和瑟尔达尔·巴代尔先生都认为共产党人是最大的敌人。政府认为，跟共产党人有联系的，或者同情共产党人的官员都是不可靠的。

达拉回答说："怎么会有人上我住所来呢？我自己根本没有房子。我在德里完全是孤身一人。孤孤单单地另租一所房子住，我还感到害怕呢。现在我是私人护士默尔西小姐的搭伙房客。默尔西小姐过去也是单身一人，不过她有一个单元的房子。今年八月，她跟杰塔先生结了婚，经常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找他们。我不清楚他们中间是不是会有共产党人。看来我不方便再在那里住下去了。"

巴德拉先生了解到情况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同意达拉的猜想说："现在已经要求对你进行秘密调查。我想，从你的地位考虑，你不应该再做搭伙房客了。你有汽车吗？……没有，根据你的需要和地位，你应该购置一辆汽车。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好吧，我给你写个答复，但是最好你马上换地方住。我写上你正在找房子。作为一个公仆，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你知道，现在对你的评价很好。你分配到房子了吗？"

"听说还不大可能，有好几十人都在等候分配房子，我哪里会分得到呢？"

"嗯，说得对，不过妇女可以优先照顾。我可以把这件事也写上。政府还可以租房子分配。好吧，需要时间，有可能要花半年时间。你快些换房子吧，房租贵点就贵点，公众舆论方面你就别管了。"

尽管默尔西很亲热，但是达拉对她家的环境日渐感到不安。同时，虽然她自己正在考虑换住房的事情，但是她对政府向她施加压力强迫她搬迁很反感。她懂得政府的规定，政府的雇员都不应该是某个政党的党员。从理论上讲，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们都不应该偏袒某个政党，或者反对某个政党，然而同情国大党，却并不认为是对政党的同情，反而认为是对它的忠诚。

关于强迫搬迁的事情，达拉觉得不好对默尔西讲。说出她是在政府的压力下才搬迁的，这简直是丢自己的脸。达拉心里一直在生气。总统，总理，其他的部长们不都是国大党党员吗？说起来，他们并不是国大党的执行干事，但是他们所制定的方针却都是向着国大党的。这种容不得其他政党的做法，不是国大党专政那又是什么呢？间接施加压力要大家购买土布期票① 是什么回事呢？

从甘地诞辰纪念日前两周开始，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在鼓励雇员们购买土布期票，还宣传秘书们一百一百地、两百两百地购买期票的事例。巴德控先生也购买了一百五十卢比的期票。事情传开了，大家都得以工资来计算购买占工资数百分之十的期票。尽管达拉并不想去出风头，但还是购买了一百卢比的期票。

达拉这个部门的两三个雇员因为达拉这个负责人和蔼可亲，便鼓起勇气说道："钱倒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们不穿土布。

① 当时国大党政府借甘地诞辰纪念日号召印度人民购买土布期票，穿土布衣服，借此抵制英国纺织品。这是甘地不合作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不喜欢土布，土布价钱太贵。不过要是您说句话，那么我们就把它买来放在家里。”

达拉回答他们说：“这哪是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呢？请大家把期票买了吧，土布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并不强迫穿土布衣服。”

所有的办事员都或多或少买了些期票，但是怨声载道。拉姆斯沃鲁布·珀德拿着公文卷宗走进了达拉的办公室。他有时候称达拉为“长官”，有时候称达拉为“阁下”。他恭恭敬敬地站着，指着办事员们的名字告状说：“……他说：甘地的说教和号召买土布都是党派政治。我们不喜欢土布，价钱也太贵。……他说：一卢比里面有七安那是手续费。政府向群众收取七安那的手续费，都装进他们自己的腰包里。那都是我们的钱哪。税让我们付，而让穿土布衣服的人去买便宜衣服穿。为什么让我们购买期票呢？……他说：有人对我说，进步作家协会和人民戏剧协会都是共产党组织，政府雇员不要参加这些组织。他们都是被迫穿土布衣服的。他们向公众收税来填补甘地基金的亏损。尼赫鲁喜欢纺纱，就让他们整天去‘码头’[①]上纺纱吧，为什么要把土布往我们头上摊派呢？……”

面临立即搬迁的压力，这时达拉回忆起了办事员们的牢骚。她不想跟任何人谈起强制搬迁的事情使自己丢丑。难道为这么一丁点儿小事而丢掉差事吗？……这是为某种理想做出牺牲吗？我只不过是为了糊口才活着的。别说是我，人人都是这种情况。

在马图尔、尔登和机关里的两个办事员的奔波下，达拉终于在伯杰古伊扬路上找到了一所房子。这个单元有点与默尔西的单元相似。房租得花八十卢比。必须雇一个女用人做饭，在达拉

① 印度领导人集中纺纱的地点。

上班时看家。假如达拉是个男官员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难处了。现在做听差的，老婆、孩子都不在德里。听差们都在寻觅能给地方住的官员。听差们一般都做饭、扫地，只要有个住的地方，有顿饭吃就行，抽的烟也靠主人赏给。他们的全部工资都省下来了。达拉怎么能在家里用男听差呢？可是妇女们的地位正处在提高的第一个阶段，当上了办事员和官员，没有一个想当用人的。

达拉把西达叫来，对她明确地说："现在我的开支很大，得租新房子住，我每个月怎么能给得了你七十至七十五卢比呢？我想给你们母女一间房间住，由你母亲操持家务，我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这一带还流传着许多尚未定居下来的妇女们为非作歹的事。达拉觉得冒险地去依靠和信赖某一个陌生妇女还不如这样做合适。对于西达和她的母亲来说，还有什么安排比这更好的呢？

达拉为安家忙了一些日子。楼梯前面的阳台式的房间给来往的人住，或做起居室用。自己在第二间房间里放了一张床，把大房间给了西达和她的妈妈住。后面挨着厨房还有一个阳台。房东在那里放了一张既笨重又难看的旧桌子，达拉在桌子上铺了块油布。

达拉的住房后面是由一幢幢小房子构成的几条胡同。一九四七年以前，那里住的是穷苦的穆斯林，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中下层旁遮普人。星期日那天，当达拉在后面阳台上跟西达同桌吃饭的时候，胡同里的男男女女见到她们便大声说道：

"瞧，瞧！住上阔太太了。"

"肯定是阔太太！"

"啊，这两个旁遮普女人真漂亮！"

胡同里有两个坐在凉榻上正在一只餐盘里吃饭的男人嘲讽地说道："是大绅士太太！在桌子上吃饭……"

达拉和西达拿起餐盘走进屋里。西达的妈妈从厨房出来斥责说："你管得着吗？你管你自己家里的事儿去吧！你没有坐在床上吃饭哪？像我侄女那样温顺的姑娘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她是政府官员，副部长。要是去个电话把警察叫来，你就知道厉害了。"

那天傍晚，西达仍然坐在那里吃饭，再没有人说什么了。达拉也坐在那里吃起饭来。

住进新居后达拉时间很富余，很少有人来找她。马图尔一般有规律地在星期三或星期四傍晚六点左右来。马图尔承担起了对达拉作为大哥或保护人的责任。他有时用手帕包点水果带来，有时从月光市场买包糖果或油炸辣味绿豆带来。纳罗德姆也来。他固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来带达拉去俱乐部。假如买到什么新书，他就看完之后给达拉看；假如在家里碰到看不惯的事而生气，那就到达拉那里坐坐散散心。他不愿跟尼勒姆订婚的事已经解决。现在他经常夸奖拉沃德。拉沃德猜出了他的心愿，再也不提这件事情了，但是他对他的女儿并没有撒手不管。拉沃德替尼勒姆又相中了一个小伙子。

机关里有两个人，就是部门助理拉姆斯沃鲁布·珀德和高级办事员库希拉姆·梅赫达，经常到达拉家来。拉姆斯沃鲁布比达拉大约大十多岁。他在机关里总是非常恭敬地称达拉为"长官"或"阁下"，不好意思称达拉为小姐。到达拉家来，还称呼西达或西达的妈妈为大姐或大妈。达拉脸上总是没有一点笑容。拉姆斯沃鲁布是来向达拉提供信息的，谁在机关里说什么，做什么。他告诉达拉说，默哈代沃和维什瓦斯为妇女福利中心购货

时收佣金，但是他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达拉只能作罢。

主要是由于梅赫达的努力，达拉才找到这个单元的。梅赫达也在伯杰古伊扬路上住，他的单元和达拉的一样。这个可怜虫每月的工资和津贴合起来才两百二十卢比。他在单元里留了一家房客，五年来一直在这个单元里住。从那时起他就只要付四十五卢比的房租。

梅赫达每个星期天总抱着他两岁半的女儿来达拉家。他跟女儿说："向姑姑问好！向小姑姑问好！向大妈也问个好！"

梅赫达经常问布伦黛伊说："大妈，有什么要做的，请告诉我。"起初他还帮助买粮食，买盆盆罐罐。梅赫达的舅舅在伯哈尔根杰开了一家香料铺，他把所有的货物都弄干净，经过筛选装在袋子里出售，铺子的生意非常兴隆。达拉家所用的香料，梅赫达都是从那里拿来的。

达拉搬进新居之后，尔登领着希萝和库尔卢来过。布伦黛伊和西达知道情况以后脸色就沉了下来。达拉看出来了，于是就对希萝和尔登更加亲热。她抱着库尔卢，跟库尔卢在同一只餐盘里吃饭。布伦黛伊和西达不得不把厌恶的表情掩盖起来。

格罗尔花园离伯杰古伊扬路并不太远，可是达拉看到希萝尴尬的处境便说："这儿的马路很不好走，你别受累了，以后我到你们那里去。"

有一天晚上纳罗德姆来了，同时马图尔也来了。纳罗德姆见到马图尔手里的盒子便问："拿什么糕点来了？你来得是时候。我也想吃一点。"

"不是糕点，老兄，你看看！"马图尔把盒子伸到纳罗德姆面前。彩色的盒子上印着："拉合尔赛义德甜食店，代维金德"。打

开盒子一看，里面是奶糖。

“好！老兄，好！”纳罗德姆说：“旁遮普难民来了之后教德里学会文雅了。要不然，这里买到的都是苍蝇夹心糖。”纳罗德姆坐在椅子上朝前欠了欠身子兴奋地说：“我舅舅在皮瓦尼住了几年，前几天来德里。他想尝尝德里的酸辣点心，我就领他到月光市场去吃。点心放在盘子里端来了，旁边还放着把匙子。舅舅是旧脑筋的印度教徒。他平时不用瓷盘和玻璃盘，于是不好意思地说：孩子，我不要这种英国吃法，给我把点心放在树叶上吧。吃酸辣点心不用树叶盛，不用手抓来吃，就品尝不出滋味来，那算吃什么酸辣点心呢？我活到这么大岁数，到店铺子里吃薄饼和酸辣点心都是用树叶盛的，喝水用陶土水罐。我这么大岁数了，学什么新东西呢？我舅舅到哪儿都表示惊讶。他说：唉，德里完全变了模样了！变得很繁华了。他看到妇女透明胸衣里的肌肤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眼睛。……”

达拉害羞得转过脸去。

纳罗德姆立刻表示歉意，又说：“喂，这是商业道德问题。为了把将会造成大量损耗的商品销售出去，商品的展销将会增多。在欧洲的商店里，女袜的广告都是显示女人的大腿。在一双大腿上就可以看到女性的美。”

纳罗德姆朝达拉看了看说：“大姐，要是您不责备我的话，我就告诉您一件事情！”

“嗯，什么事？”达拉问。

“正像这里的小无赖彼此间为了消磨消磨时光所说的：走，老兄，去给那几张脸蛋儿评评分数去。那面的说法是：走，老兄，去欣赏欣赏大腿！”

“别说了，真无耻！”达拉止住笑，叱责说。

马图尔改变话题说："老兄，旁遮普人弄得德里人走投无路了。他们是在竞争哪！所有的旁遮普商人都联合起来了，他们把拉杰伯德拉伊市场、格姆拉市场、格罗尔花园都占领了，把月光市场也从旧德里人那里抢过来了。现在德里人在支撑着。他们在向旁遮普人学习做生意。不然的话，他们舒舒服服地到十点钟才开店门。"

梅赫达的妻子和他的妹妹俩上楼来了。梅赫达的妹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抱着古蒂。古蒂见到达拉便张开手臂叫道："姑姑好！"

古蒂也打扮得很漂亮。卷曲的头发上扎着丝带，身穿漂亮的连衣裙。达拉抱过古蒂亲了亲她，给她奶糖吃。纳罗德姆和马图尔也抚摩着孩子说道："长得真讨人喜欢。"

梅赫达的妻子和妹妹没有坐下。她们站着说："明天是春至节①，请您给古蒂取名。他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想也来提醒您一下。婆罗门学者我们已经请过了，但是他说，名字请您取。"

"你们还为这点事跑了一趟，我一定到。"

达拉接受了邀请，两位妇女便走了。

"您跟邻里的关系很不错呀？"纳罗德姆说。

"这是我机关里的办事员梅赫达的妻子和妹妹，人很好。"

"办事员？"马图尔惊讶地说："从模样和衣着来看，好像是新德里某个承包商或月薪为两千卢比的官员的家属呢。联合邦和德里的人从来没有衣着超过自己家境的习惯。她们决不会被人认出是中下层的妇女。"

"这有什么必要去辨别呢？这跟她们的财产和富裕境况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要让她们穿得寒酸呢？"达拉问："难道他们

---

① 表示春天来到的节日，在印历十一月，公历一、二月。

没有权利去满足自己的爱好吗？”

纳罗德姆朝马图尔看看说：“教授先生，经济情况是无法用衣着来掩盖的。”

“为什么不能呢？你怎么看得出来呢？”马图尔问。

“从指甲和脚后跟都能看出来。在劳动中使用的手和脚上面都能看出来。游手好闲的人的手和脚不可能柔软、红润，一定会干瘪或者有皱纹。”

“你研究得很到家，诺登，你真是个坏蛋。”达拉问：“你喜欢游手好闲的人的手和脚吗？”

“我看到这种寄生虫的特征——长长的红指甲很讨厌。”纳罗德姆说：“不过，这些人怎么有钱花呢？”

“他们爱好穿。肯定有钱花。不去问人讨。”达拉说。

“不讨钱，可怎么生活呀！现在在德里人中间还流行着疾病呢。”马图尔发愁说。

“肯定生活得下去。”达拉说：“这无非是凭着坚定的意志罢了。你到后面阳台上去站一下，看看吧，是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衣服的男男女女从这些房子里进进出出。她们自己洗衣服。家里连个衣柜都没有，也不肯给木匠两个钱做个柜子。在机关里全是从服装来识别人：某人是旁遮普人，某人是联合邦人、比哈尔人或者孟加拉人。旁遮普人说，我在哪件事情上不如你？我的工资和财产与你有什么相干？旁遮普人不想显露自己的艰难或穷困。……”

“然而旁遮普和印度其他邦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性格上的差别呢？原因何在呢？”纳罗德姆一本正经地询问说。

马图尔皱起眉头沉思了一阵，估计说：“我想，也许是旁遮普没有遭受过英国统治在骚乱之后对联合邦和比哈尔这样的压

迫，尤其是联合邦、比哈尔的土地制度。在英国统治时期旁遮普人到军队和警察里服务的机会最多。我不认为水土有影响。……”

马图尔和纳罗德姆就难民造成了德里变化的问题谈论了很久。

春至节那天，达拉和西达一起早晨八点就到了梅赫达家。家里聚集着三、四十个男男女女，还有五、六个机关办事员。有几位老人也在场，但是大家对达拉最尊敬。达拉感到不好意思。她坐在妇女们中间，尽力表现出好像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命名仪式是按照吠陀时代的风俗准备的。在用吠陀咒语祭火的圣火里投进了香料做祭品。祭火结束后，库希拉姆·梅赫达在达拉面前双手合十请求说：“我母亲求您给孩子赐个名。”

这么尊敬，这么大的荣誉，使达拉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不禁出了汗。她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说道：“从大妈口里说出来的祝福性的名字将是最吉利的。大妈，还是请您给说个名字吧。”

仪式的祭司婆罗门学者招呼达拉说：“小姐，女孩子的奶奶和父母都想得到您的许可，孩子以您的名字命名。让她能像您一样有才能，有美德，有成就。”

“对，对！完全正确！”很多男男女女都赞成说。

达拉低下了头，她脑子里嗡一声响，好像有一只很重的铜盆掉在地上那样。她心里说道：不，但愿不要像我那样遭受不幸。接着她定了定神，说不出别的话，只是说：“祝愿她幸福！”

婆罗门学者念了吠陀咒语，给孩子命名“达拉”，并且祝福说：“这个小姑娘在学识渊博、温柔美丽、生性无畏的小姐的祝愿下命名为‘达拉’，愿这个小姑娘像那位小姐这样有美德、有名

望，在自己的一生中像北极星那样永放光芒！”

“祝她幸福！祝她幸福！一定会这样！”很多人附和祭司说。

古蒂被送到达拉怀里接受祝福。达拉用牙齿咬住下嘴唇止住几乎夺眶而出的眼泪，把古蒂紧紧贴在胸前。

仪式结束以后，梅赫达最先给达拉拿来了珠糖，接着把一袋袋珠糖分给了来客。

祭司开始唱起吉祥如意的雅利安社赞神曲：

“今天同声高歌，歌颂那位天神。”

所有的男男女女一起和唱起赞神曲。

达拉低着头。她回忆起五年前的一天，也像这样的场面。她的女友苏伦德尔的外甥的命名是按照锡克教派的风俗举行的。不是由祭司祭火，而是由经文学者念古鲁·沙哈卜的经典。那天很凑巧，小男孩命名为达拉·辛哈。阿瑟德朝她躬身说：“变成你的弟弟了。”

达拉不习惯在大伙儿中间坐着，一唱完赞神曲，她就在古蒂的小手里塞了一张五卢比的钞票以示祝贺，接着要动身回去。大家一起唱过几首赞神曲以后，姑娘们都想敲起小鼓唱德巴民歌。西达想留下来唱歌。梅赫达要送达拉回家，达拉不肯，一个人回家去了。

达拉回到家里躺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五年前的命名仪式。那天用的不是小袋装的作为祭品的珠糖，而是用手抓着分油炸甜饼，满手是酥油。她知道，圣洁的祭品是不应该用纸或盘子来装的。阿瑟德口袋里没有带手绢，弄得很不好意思。他们俩说着话，一起从牛奶市场走到她家的胡同里。那

天是他们俩之间的第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多么有进展啊……他想得多远哪，勇气多大哪。……错误完全在于我呀，而他却很有勇气！……他没有及时娶我！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并不是自私！最后他还是说了。对，当时我已经被毁了。假如这种幻想实现了的话，那么我现在在哪里呢？是个什么样子呢？难道他是值得爱的吗？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吗？……难道我的命运真是早已注定的吗？国家是因为我的命运而分裂的呢，还是因为国家的命运使我遭受苦难呢？每当达拉想念起阿瑟德时就沉溺于这种种幻想之中。她安慰自己：回忆过去的这一切有什么用啊！我现在还是像从前那样的我，我现在很好。……我为什么要承认现在我已经被毁了呢？

达拉睡着了。西达把她叫起来。布伦黛伊亲切地说："唉，连吃饭都忘了。来吧，姑娘们，我来盛饭。"

达拉坐下来吃饭，西达告诉她说："姐姐，您回家了。在您离开以后大家还在谈论您呢。妇女们说，啊，那张纯朴的脸长得多美啊。这位姑娘看来二十至二十二岁模样，可是官做得多大呀。为人多稳重，多有风度，像贤人们那样，像上了岁数的老太婆那样。"

"好了，别说了，我不是个老太婆，那又是什么呢？"达拉插话说。

"叫她们哪儿凉快哪儿蹲着去！她们自己才是老太婆呢，她们的女儿、儿媳妇才老呢。你哪里老啊？"布伦黛伊不同意说。

副秘书巴德拉先生在电话里对达拉说："他对你针对计划而提出的第二个报告还是要求作非常详细的说明。他一下子又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会把咨询单给你送去的。我的意见是：你先

准备一下答复这份咨询单，然后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这件事我跟纳特博士打过招呼。就这样吧！”

达拉在三天之内准备了一份新的报告和新的详细说明，三点钟时叫听差把卷宗拿来，按照约定的时间去在曼辛赫路上的计划委员会的新办公楼向计划委员会工业部的顾问纳特博士当面做详细说明。

布兰纳特博士的听差见到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听差走来，便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递过一张纸条让达拉写上名字。达拉写上：小型工业妇女部副部长达拉·布里。

听差很快从里面出来为达拉撩起门帘。

在十一月初的令人惬意的温暖的气候里，纳特博士坐在慢速转动的吊扇下，用手肘撑着宽大的办公桌，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坐在他右边的速记员念速记记录。他没有抬头看达拉便用英语说："对不起，请您等一下，请坐！"速记员继续念着记录。

达拉坐在椅子上朝纳特博士看了看。她吃惊地张大着眼睛，原来是教授布兰纳特博士啊！……在他的鬓角上和耳朵下方留有童年时被开水烫伤的永久性的轻微的伤疤。……达拉几乎听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她将手移到嘴唇上，接着扶住椅子，抓着纱丽边。

教授让速记员念完记录之后便在上面签了字，然后朝达拉转过身来。教授见到来客，眼睛张得更大了，他吃惊了一下，朝放在桌上的纸条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说而又说不出话来，接着眼盯着达拉的脸，把身子朝前一弯，以肯定的声音用英语说："你是达拉！"他又朝放在桌上的纸条看了一下，说："达拉·布里！这是你自己写下的名字。我不是在做梦，我不会认不出达拉来的！"

见到教授布兰纳特博士，达拉的脑海里像起了风暴似的，五年前的往事又出现在眼前。她低下头，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纳特博士在办公桌上弯过身去把手伸向达拉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达拉承认纳特教授的估计是对的，伸手过去跟他握手。然后她将两手的手指彼此交叉，紧紧地捏着，一动也不动，使情绪完全稳定下来。

纳特心里很激动。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达拉的脸，朝前走了几步，继续说道："这难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吗？……可是，这是拉姆卢帕亚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当时他在痛哭流涕。他来我的寓所时心里很难过。他告诉我说，你在婆家的楼上，未能幸免。这难道是胡说八道？"

纳特一停下话来从隔壁房间里就传来了打字员的噼噼啪啪的很响的打字声，达拉的头脑仿佛像一只炉子，里面也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达拉的心里涌起了一股回忆往事引起的悲痛的激流。她真想放声痛哭。教授难道不清楚吗？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在他的资助下解决了经济困难的。由于这种秘密，达拉在哥哥面前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不得不撞得头破血流，企图自杀。教授一直是同情达拉的。当这种秘密成为羞耻的原因时，教授曾为她保守过秘密，但是现在她必须继续克制自己，难道在这么大的人物面前哭吗？如今她已不是一个孩子了，是一个妇女，一个官员！达拉感到天旋地转。她将双手的手指彼此交叉，紧紧地捏着，咬着牙，一动也不动。从隔壁的房间里不断传来打字员很响的打字声。

教授用手肘撑着桌子，朝达拉稍稍弯下身子，将玻璃镇纸像

玩陀螺似地转着，不断地回忆着往事，往下说道："拉姆卢帕亚先生曾经去了索讷万，但是我在拉合尔呆到八月底。真是一片毁灭性的景象，到处一片呼喊声！我害怕走出旅馆，生怕旅馆的穆斯林茶房把我认出来用刀杀我！旅馆里几乎都是欧洲人，所以还没有恐怖的气氛。我坐着坐着忽然想到：我们过去总是不相信存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两个民族的事实，但是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如果建立巴基斯坦的人认为我们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强迫他们跟我们联结在一起。我的意思是：对于那些我们觉得从集体社会的结构来看接触一下都犯禁的人①，如今把他们说成是本身的一部分而试图进行安抚，这难道不是欺骗吗？我们尽管出于某种原因而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但是必须付出代价。在按照宗教的级差将政府雇员们分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日子里，或者是将他们分为各个单独的选区时，并没有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播下分成为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的种子，而这颗种子却是在把穆斯林们看作是非雅利安人和不可接触的人之日起才播下的。您把一个印度教徒当作不可接触者还可以压得住，因为他受您的宗教束缚。穆斯林却不受印度教的束缚。他为什么要去忍受被视为不可接触者这样的侮辱呢？正是那种我们为捍卫我们的政权而制定的法规把我们吞噬了。这是多么辩证呀？"

纳特博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了闭眼睛，也许考虑到达拉无法应答他说的话，便将眼睛盯着双手摆弄着的镇纸又说下去："我从西姆拉给在索讷万的拉姆卢帕亚先生写了一封信。收到他的回信以后，我就没有能再写信去。我白白地在西姆拉住了六个月。当时旁遮普大学里大家都在耍手腕争高位。旁遮普邦

① 和不可接触者接触会触犯印度教禁例。

将我送给了中央，中央把我派去孟加拉邦。

“首席部长科什先生想按照甘地先生的设想制订发展计划。我也感到，我在这件事情上将会有用武之地了。但是这些计划不符合那些掌握孟加拉命运的有权有势的人们的私利。他们把科什撤换了。新上任的首席部长认为我是科什的人。我讨厌他的帮派体系。我整整一年就在这里跟萨利斯教授一起合作搞五年计划。”

达拉还是两手十指交叉紧紧捏着，一声不响，一动不动。教授将镇纸不停转着问道：“拉姆卢帕亚先生已经来德里了吗？还有布里呢？”

“在贾朗达尔……”达拉干咽了一下，说。

“现在你在婆家吗？”纳特猜想说。

达拉摇摇头否认。

“嗯，你在这里是因为工作。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是当选的吧！”

达拉点点头承认。

“看到你使我想起了拉合尔。过去你经常到楼里来教吉盖、古利、伯卢念书。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最后一次我去你家的时候，你穿着结婚穿的红红绿绿的镶边衣服，双手给凤仙花染得红红的。当时你看起来还很小。现在你穿着一身白衣服，完全成了个庄重的女士了！”

达拉抬起眼睛，尽力在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你婆家的人，你先生……”纳特微笑着问：“现在在哪里？”

达拉又低下了头。

纳特哑口无言了。他想了一下又问：“布里现在在贾朗达尔做什么？”

“办报。”

“哪家报纸？”

“《观察家》。”

“《观察家》，大概是乌尔都文的吧。从来没有看到过。办得顺利吗？”

达拉点了点头。

纳特说：“你也说话呀。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你知道，我急着想知道你的情况。你把你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达拉又干咽了一下，说了几句关于她眼前的情况的话。

纳特仔细地朝达拉的脸看了一下，移开目光说：“这就对了。”

打字机发出的声音仿佛一次又一次地也在大声说：对了，对了，对了！

纳特目不转睛地朝右边的墙上盯了一阵，不使达拉因为自己盯着她而感到窘困。他一直把镇纸像陀螺似地转着。接着他看了看手表说：“四点半了。现在我什么也做不成了。我看到你很高兴，注意力集中不到工作上了。”

达拉觉得他还是那样和气，平易近人，低下头，感激地微微一笑。

“请你明天十点半至十一点来，那时就可以工作了。你能来吗？没有什么不方便吗？”

“不，不，没有什么不方便。”达拉保证说。

纳特一边把手伸向叫听差的铃，一边问：“我叫人送茶来好吗？”

“要是你想喝茶，那就叫人送来吧。”

纳特问：“你现在一定得回机关吗？”

“并不一定。”

“那么我们就到外面找个地方去喝茶，好谈得长久一点。分手好久了才见面，大约有四年了，在这期间经历了一场灾难。”

达拉低下头表示同意。

纳特把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按了按铃。听差进来后他吩咐说：“你把这些文件拿到我住所去，坐公共汽车去。我七、八点钟回家。对，把小姐的这些文件交给她的听差。”

纳特在汽车里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我住得很远，住在阿利布尔路上，过了旗杆。来来回回要走十二英里的路。”

在格纳德·布莱斯市场里，纳特考虑到不要挤来挤去，便把达拉领去皇家餐厅。达拉想，她也该说说话了。她把督察帕努达德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

七点钟，纳特把达拉送到她住所门前。

达拉邀请说：“请到楼上去坐一会儿吧。”

“今天不了，以后有时间再来。”

布伦黛伊作为达拉的姑母，西达作为达拉的妹妹，跟达拉一起住在伯杰古伊扬路上的房子里。布伦黛伊那条旧的黑绸裙子已经破烂不堪了，得做一条新的。按照拉合尔和阿姆利则的风俗习惯，中产阶级的妇女——即便是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也好——最体面的衣着就是黑绸裙子，但是来到德里之后，哪怕是年老的旁遮普妇女也都不穿裙子而穿起纱丽来了。达拉和西达向布伦黛伊建议说：“你穿倒霉的裙子干什么呢？你也跟大家一样穿纱丽和衬裙吧，或者做件印式连衣裙穿穿！”

布伦黛伊脱去了黑绸裙子，连被煤灰染得黑不溜秋的披巾也不用了。从达拉的地位着想，她觉得进进出出得穿得干净一

点。达拉跟人说了说，在二月份给西达在新闻处找了个印地语速记的差事。现在西达连津贴费在内已有一百二十五卢比的收入了。

西达领回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就欢欢喜喜地做了几件新衣服。她没有买讲究的缎子的或绉纱的衣服，而是买浅色的薄布和粗布衣服，还买了一套仿平纹花布长裙。在达拉的影响下，西达的爱好也有些改变了。西达还想拿自己的工资给妈妈买两条纱丽。

布伦黛伊亲切地反对说："你怎么说这种话？天神是不会让我吃女儿的，穿女儿的。我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摸过你一个子儿。愿天神保佑，让我体面地把你嫁出去吧，我什么都不需要。"

女儿在政府里找到了月薪为一百二十五卢比的差事，布伦黛伊心里骄傲得不得了。她还去邻居戈兰黛伊和达伊家说：你们瞧瞧，我闺女说些什么话了。

达拉想：过去我买回套长裙、披巾来给她，那时姑母就不这样说话。西达是个有心眼的女孩子，所以她挣来的钱不用，或者借口把钱存起来。达拉想起，从前在波拉邦泰胡同里人们说了布伦黛伊一些什么呀："……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死了才好呢。苍天使她处于这种境况，但她仍然没有改变爱吃炼乳和奶糖的嗜好，经常偷偷摸摸地弄钱买来吃，她要把女儿毁掉。"达拉想道：难道这不是罪恶，花女儿的工资倒是罪恶？生怕别人批评的事情就是罪恶。

布伦黛伊的好日子来到了，她手头不再拮据了，然而她并没有跟针织厂割断关系，还是从那里取回袜子缝袜头、袜跟，但是如今她却是躲着别人干这个行当的。因为她是女官员的姑母，她的女儿也在做受人尊敬的政府工作。吃过晚饭之后，西达也跟她一起干一段时间。

达拉几次三番地说："姑母，你别拼命了，费这种神干什么呢？做饭，干家务活，对你来说还少吗？现在你该息息了。念念经吧！"

布伦黛伊回答说："孩子，这算什么拼命，但愿你身体健康。我有什么活儿呢。天神给了我一根舌头就是念经用的。只要手脚动得了，就是个壮实的人。我不过散散心而已。你是知道的，闺女也快要成人了，出嫁也需要花钱，我还依靠谁呢？对我来说，你就像是我的儿子①，你得为妹妹操操心呐。"

拉合尔的旧阿纳尔格利的杜利金德·德尔瓦尔住在达拉隔壁的单元里。他在拉合尔时搞房地产经纪业。来德里他就发了横财，他一到德里就在默图拉路上以四安那一码的价格买下了一些田地和一些荒地，在地上标上街道和胡同，勾划出蓝图之后再出售。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他的地皮每码卖八至十卢比。他曾经在格姆拉纳格尔造了两幢大楼，住房和商店的租金收一千三百至一千四百卢比，而自己却每月花一百二十五卢比租单元住。他买了一辆摩托车。他的儿子跟父亲一起做生意。杜利金德早已把他两个女儿的婚事办好了。他的年纪大约有五十八岁，红光满面。大家都称呼他"老板"或"大伯"。由于这个关系，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在整个住宅区里被人叫做"大娘"。

大娘出于邻里关系就主动充当了达拉的保护人。她家里有儿媳妇，有用人。大娘有的是时间去照顾邻居们，经常给邻居们出点主意。布伦黛伊家里没有任何男人，只有两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大娘觉得必须关心她们。她来串门的时候总要谈论邻居们的愚昧无知，并且压低声音询问达拉和西达的婚事，帮忙出主意。

① 按印度的习惯，妹妹的婚事可由哥哥管，而不是姐姐管，所以此处称"儿子"。

达拉当初就严厉地嘱咐过布伦黛伊，没有必要跟任何人谈论她的家庭、婚事和遭受火灾的事情。

大娘经常大加夸奖达拉，也特别关心她，说道："小的那个怎么样，目前看来年龄不会超过二十至二十二岁吧。我让我小女儿二十岁就结婚了，她已经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了。妹妹，要是给女孩子多读书，那么找婆家就更困难。只有我自己才清楚，我给我小女儿找个小伙子多费劲哪。……现在她是个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官员，那么对她来说应该找个比文学硕士还高的。她是个有八、九百卢比收入的官员，那就应该为她找个有两千多卢比收入的官员。妹妹，女孩子的婚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姑娘的官当得这么大，可是为人却像母牛那样正直。说话真甜哪，只要开口就彬彬有礼。啊，真像从嘴里吐着花似的。天神会许配一个相当的小伙子给她的。"

大娘开始谈到她的几个侄子说道："兄弟的小儿子在林业部当官，工资只有一千卢比，可是外快很多。公家配给他汽车，有六个用人。大儿子在铁路上当官，工资五百卢比，可是外快比小的还多。有一个男孩子八岁，在代赫拉教的一所英语学校里住读。可怜的媳妇在怀第二个孩子时患心脏病死了。这个不幸的大儿子岁数也不大，大概三十岁出头一点吧。不少亲戚都找上门来说亲，可是他说不跟岁数小的姑娘结婚，姑娘要明事理，有教养。他本人有地位，一些大官、副专员、地方行政长官兼司法官都到他家里来做客。为人真好。……"

这些话大娘在达拉面前也经常说。她一直在等着从布伦黛伊那里得到什么有暗示的回音。

由于自己的惨痛的教训和达拉的影响，西达已经很能把握

住自己了。然而达拉的精细的眼光觉察到姑娘在克制当中又开始有些不安起来。从收音机里听过的爱情歌曲和离别歌曲，她都记得。她的嗓子很圆润，平时总在哼哼，什么“要珍惜正在消逝的青春”，什么“裙带连情情不断，别离难断夜相思”等等。

在马图尔、纳罗德姆或其他男人来的时候，布伦黛伊总派西达去客厅送茶，送桔子水，但是她不高兴西达在那里坐下不走。因为她认为达拉是官员，为人认真，精明，和男人在一起无所谓，而西达是个无知的姑娘。她根本没有想到平时西达在机关里整天跟年轻的男人们呆在一起。达拉注意到西达在马图尔、杰塔、代文德尔和别人来的时候并不想在客厅里呆着，然而在纳罗德姆在的时候，她总要在那里来来回回地转三四次。她出于什么原因在那里坐着不走，并且还不断地整理着纱丽。达拉怀疑纳罗德姆的目光里含有什么不良的意图。达拉不希望纳罗德姆会这样，但是目睹的事实怎么叫她不相信呢？

达拉对纳罗德姆说：“诺登，什么事呀！有什么想法就干脆说吧！”

“姐姐，你这是什么话呀！”

“那你为什么要挤眉弄眼的？”

“要是有个姑娘不断挤眉弄眼地挑逗，那怎么办呢？”纳罗德姆为摆脱自己的窘境而回答说。

达拉心里立刻明白了。

“要是你挤眉弄眼毁了她，那怎么办？”

“这是什么话，我没有走得这么远。”

“你挤眉弄眼的，要是她认为你的确对她有意思而得了心病，那怎么办？她并不是那种老于世故的人，在这条胡同里她是最实在的女孩子。说实话，她想找个一辈子的依靠。”

"不，这是不可能的事。"纳罗德姆说。

"诺登，难道刚才那样好吗？"话已经说明了，达拉想把话说完："我不喜欢这样。"

"什么？"

"最近你成了只大黑蜂了！天天交新的女朋友。在两三个月内，先是勒文格·沃亚斯，接着是雷卡·米娜，现在是黛瓦。"

"黛瓦？姐姐，你在说什么呀？她是道莉的老师，在米兰达，年龄比我大。你跟她谈过什么吗？她是个很严肃的学究式的人物，挑不出任何毛病。"

"好吧，不说她了，可是你让别的女孩子对你寄托希望，跟她们玩上两天就把她们扔了，这样做好吗？你没有想到有损于你的名誉吗？"

"姐姐，我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对我寄托希望，也没有追任何人。是她们想拉住我，我总是在躲。"纳罗德姆笑了笑说："我并没有成为大黑蜂，而是一群蝴蝶在围着我。"

"别贫嘴！"达拉皱起了眉头。为了纳罗德姆好，所以她训斥他："你把你自己当作是什么人了？"

"完全正确，我并没有昏头昏脑，我没有被甜言蜜语所迷住。她们像蚂蟥一样，需要有一只肥胖的动物供她们享用。我不想当这样的动物。"

"你够傲慢的了，姑娘们都在拼命追你，而你就去玩弄她们。这是好事情吗？"

"谈不上什么拼命追我，她们只不过是想玩玩罢了。"纳罗德姆在椅子上将身子朝前挪了挪说："她们都是在下赌注，下赌注也不怕输掉。我并没有参加赌，只是躲避。"

“这不是傲慢，是什么呢？”达拉不同意他说的话。

纳罗德姆变得非常严肃，说：“姐姐，我傲慢吗？你跟我说说吧，她们中间有人想作为终身伴侣或者说是配偶那样跟我生活在一起吗？她们需要丈夫仅仅是为了生活。她们不是看某个人的人品，只是看他的收入。她们为了寻找那些收入多的人而彼此竞争得很激烈。‘美德’和‘爱情’，什么都没有。你说说吧，她们中间有一个人想面临生活的斗争吗？举例说吧，要是明天我也变成像杰塔那样的话，她们中间会有一个人像默尔西那样嫁给我吗？人们都在诽谤夏玛大夫，但我觉得这位小姐有德行，她并不为牟利而去骗人。……”

达拉吸了一口气，用手撑着下巴默不作声。这个小伙子也在对自己的行为苦恼不安啊。

她暗自思忖：父母把女孩子看作是灾难，这是对的，我白费口舌了。

大约在梅赫达女儿的命名仪式两个月之后，梅赫达的妻子瑟罗杰来到达拉那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件事情。梅赫达的小舅父在奥加拉开了一家很大的绸布店。来到德里之后没有资金做绸布生意了，就开了家小小的洋铁铺子，卖洋铁炉子、洋铁桶和洋铁箱，以后就开始叫人加工小洋铁盒，接着买了部机器。现在每月的收入就有一千至一千二百卢比。男孩子已经取得了文学士学位，但是他哪里愿意去做月薪为一百五十至两百卢比的工作呢？现在他就在操持这份生意。举行命名仪式那天，梅赫达的舅母也来了。她看中了西达。西达是婆罗门种姓，舅母知道之后就求瑟罗杰在达拉面前提提这件事。

瑟罗杰说，舅母并不特别关心嫁妆，只要姑娘模样好、身材

好就行了。瑟罗杰说得很明白，小伙子的年龄二十七、八岁，只有单身一人。分治前一年结的婚。在分治动乱中媳妇回娘家生头胎，全家人都惨遭杀害。

达拉把瑟罗杰提亲的事告诉了布伦黛伊。布伦黛伊很兴奋，但是一下子就答应并不合适，她用手捂着嘴说："男孩子已经结过一次婚了，不是什么童男了。"

达拉只好不说了，她还能说什么呢？她没有给瑟罗杰答复。逢到星期日梅赫达总领着古蒂来问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做。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便觉得再提这方面的事情就不合适了。

当达拉不再谈起这件事情时，布伦黛伊在梅赫达走了之后却在达拉耳边悄悄问："他们没有再提到那个小伙子吗？"

达拉惊讶地说："姑母，你不是说过小伙子不是童男了吗？他们没有得到答复就不做声了。"

"唉，我真该死，我根本没有这样说过。我是说你看着办吧。"

"现在等梅赫达来我就跟他说，叫瑟罗杰来一下。你自己跟她说吧。"

"孩子，我没有读过书，人又笨，说什么呢？"布伦黛伊表示无能为力说："一切都靠你了，只有你才明白。这件好事只有你来办。你把这件事给办了，我就去恒河洗个澡。我有什么说的呢？你是她的姐姐，你是她的哥哥。我就是这样说的。你想吧，只要没有孩子，那就是单身汉。男人们有什么呢，男人和公马一样，一洗一身清。"

"你为什么不问问西达，要是我去问她，她有什么想法呢？"

"唉，这种事情去问姑娘？"布伦黛伊颇感惊讶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懂什么呢？你却不同，你是最明白事理，最聪明的人。你

告诉他们，要去看看小伙子。以后你说一声我就去，不过现在跟谁都别说。你是知道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哪！"布伦黛伊知道戈兰黛伊也在愁眉苦脸地为自己的小女儿找对象。

达拉没有说话，心想，我聪明什么呢，不过现在我一定得把这几个女祖宗的事情给办了。

瑟罗杰来了，布伦黛伊就拐弯抹角地说道："我大伯子在阿姆利则，哥哥和嫂子在阿杰纳拉，我还要问问他们。现在根本定不下来。你们农村人不知道城里的风俗习惯。在拉合尔和阿姆利则，这种事情不能以'行'或'不行'来答复。每一件事情都有一种规矩。男家的妇女到女家提亲总要来回跑上六个月。"

瑟罗杰和梅赫达的嫂子已经跟布伦黛伊坐在一起谈过四五次，事情完全定下来了。但是他们想让小伙子看看姑娘。布伦黛伊怎么拒绝呢？在拉合尔和阿姆利则也开始这样做了。布伦黛伊打算在星期二晚上把西达穿戴好领去哈奴曼神庙，瑟罗杰从远处把姑娘指给小伙子看，她不愿意把小伙子指给西达看。

从表面上看，没有人跟西达说过，然而她从第一天起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达拉觉得劝布伦黛伊没有用，便问西达她自己的意愿。西达害羞了，说道："姐姐，我知道什么呢？您看合适就行。"

达拉发火说："你今后别说是瞒着你把你推出门去的。我没有见过小伙子，有人说，长得很黑，满脸麻子，一只眼睛有点斜。"

"您觉得行就行呗。"西达低着头咬着嘴唇。她早已在哈奴曼神庙的路上见过跟瑟罗杰一起来看她的小伙子是什么模样的了。

"你不想看看那个小伙子？你不好意思，那就算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目前大家都看，彼此还说话呢。"西

达没有抬起头来。

"你这个死鬼，为什么不早说呢？叫我怎么知道你的心思啊。你现在说了，事情还是要我办。"

西达用纱丽的披巾捂着脸。

库希拉姆·梅赫达的舅父布拉吉拉姆不想把孩子的婚事拖得太久。梅赫达和瑟罗杰走来当着达拉的面向布伦黛伊保证说："我们是男家的人，也是女家的人，我们根本不会骗你。我们也是弄得家破人亡的，现在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家庭建立起来，无论如何要成全这桩好事，希望您不要发愁，我们亲自来把这一切事情张罗好。"

布伦黛伊叫人给她在阿姆利则的大伯子写了封信。他们远在十六年以前就已经断了关系，现在他怎么会来担负姑娘结婚的费用呢？布伦黛伊的哥哥和嫂子从阿杰纳拉来了，她的妹妹从杰格尔万来了。达拉对这桩婚事哪里会有兴趣，家里挤满了人，四五天不得安宁，还得担负六、七百卢比的费用，她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马图尔也尽了义务，代她出主意，进行筹备。他时常来问问。

纳罗德姆也得到了西达结婚的消息。他当着达拉的面把西达叫来说："向你祝贺，你说吧，你要什么礼物啊？"

西达害羞地低着头。

达拉说："好吧，我们想想。"

既然邀请了默尔西和杰塔，那么达拉为什么不邀请博士和纳特夫人呢？

在偶然遇见计划委员会工业部经济顾问布兰纳特博士的下

一天十点半钟，达拉到了他的办公室。工作结束之后，她一点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离开博士办公室时，达拉邀请博士星期日到她家吃饭。

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达拉花了五十至六十卢比把自己的会客室又布置了一番。这一切她都做得非常细心，非常认真，仿佛是在准备过某个节日似的。门帘和窗帘都换了新的，茶几和坐板也铺上了跟门帘和窗帘同一颜色的桌布和单子。

在拉合尔时博士住所里的所有院子都是用砖铺的，没有地方种树和种花。博士就在自己住的地方的走廊里放了几盆花，在房间前面的空屋顶上用土盆栽上牵牛花，房间里还有两株非常小的，但又长得很茂盛的棕榈树。达拉记得，博士先生很喜欢水仙花。这些植物的名称都是教授自己告诉达拉的。达拉从苗圃买了一盆小棕榈树和一盆颜色非常鲜艳的聚花，把它们放在从商场买来的青铜花盆里。

博士问："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跟波拉邦泰胡同里的一个女邻居和她的女儿在一起住。"

"你是什么时候从贾朗达尔来的？"

"我根本没有去过那里。"达拉低下头说。

"发生火灾之后你是怎么打听到婆家的人的？"

达拉低着头一声不响。

纳特称赞了达拉那虽然窄小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说："我住所前面有一块很大的地方，可是荒着。我妻子哪有这种雅兴呢？"

"哎！"达拉睁大了眼睛惊讶地说："您为什么不带嫂子来呢！您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还没有见过她。"

"嗯。"博士撇了撇嘴，不说话了。

"您什么时候结的婚?"达拉好奇地问。

博士看着别处说:"在我的住所里种什么都白费。我五月初就要去西姆拉,去年九月份在西姆拉住了半个月。回来什么都枯死了,有的被野兽啃掉了。"

"下星期日我去看嫂子。"

"我让她来这里吧?"

"这怎么能行呢?"

"为什么?"

"我先去为好,以后请您带她来这里。"

"这有什么可客气的呢?"

达拉不做声了。人家是大人物,一旦不乐意,就会认为在跟他顶嘴。

博士一直非常亲切地说着话。他告诉达拉说:"在一九四八年,我的父亲代维拉尔先生在索讷万去世了。我曾经有一次对你说过家里因家产吵架的事情。兄弟们把拉合尔住宅的保险单上所有的家产都作为资本投入了另一家糖厂。现在我的兄弟们把我也拉进去合开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兄弟们都作为经营合伙人每人拿一千卢比工资。公司为了逃避税收就必须亏损。工资他们拿,亏损还是有我的份。我这一股以后准会被他们吞掉。"

达拉也得说说话,她把在阿格尔瓦拉先生家里教孩子的事情说了一下。

达拉很想去看看嫂子纳特夫人,但是博士却把她的心愿说成是没有必要客气便搪塞了过去。达拉不太高兴,心想:他急于想知道我婆家的事情,我没有能回答他,也许他就因为这个而生我的气了!……可是我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当时对索姆拉杰

也并不喜欢。达拉还记得博士说过的话："你伯父让你跟一个傻小子订了亲。"她还记起了其他的事情：博士尽管当时已经知道了订亲的事情，但仍然提起阿瑟德！于是她又想，他是个非常宽厚的人，不会为一丁点儿小事就不高兴的。

在三四个月前，有一天，报纸上的消息激起了达拉对往事的回忆。报上报道巴基斯坦粉碎了涉及面很广的政治阴谋时提到了有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在被捕的人中间有阿瑟德的名字。她想：阿瑟德现在还在搞党的工作。这件事件使她想到阿瑟德对党的忠诚。……假如那天在雅利安毗湿奴学院难民营里投靠了阿瑟德呢？我幸亏没有铸成大错！我哪是自己躲过的呢？高什利亚代维和难民营的人们是怎么让我走的呢？一个人在社会的旋涡里真是身不由己啊！……有时候社会使你沉下去，有时候社会把你救起来，然而社会永远是残酷无情的。

大约在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达拉又在报上看到了阿瑟德的名字。消息说：佐赫拉·阿瑟德夫人请求保释自己的丈夫。阿瑟德被保获释。佐赫拉和阿瑟德在被捕前两星期刚结婚。达拉记得佐赫拉的容貌：像熟透了的小麦似的红棕色皮肤，宽大的圆脸，卷曲的头发。当时她在医学院上学。达拉仅仅想到这么一些，好啊，跟佐赫拉结婚了，可是刚结婚，这个可怜的人就被捕了。好了，从监狱放出来了，太好了！……确实是成了两个国家，两个世界了。

五月初，纳特博士去了西姆拉。博士连西姆拉的地址也没有留下。八月、九月事情办完了。纳特博士从西姆拉回来时给达拉打了一个电话问好，告诉了自己回来的消息。

西达的婚事已经选定在九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的黄道吉日

办。达拉用电话邀请了大家。达拉在早晨八点钟就给教授的住宅打了电话。她想，一定会是嫂子来接电话。然而说话的却是一个年老的听差的声音。

达拉告诉说："我是达拉·布里，请叫一声纳特夫人或博士先生。"

"我通知先生去。"听差有点犹豫不决地回答说。

达拉有点疑惑：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达拉吗？"纳特的声音很兴奋："告诉我，你好吗？我刚才在想：是到你那边去呢，还是先打个电话。"

"您一定得来啊。"达拉恭敬地说："今天西达结婚，请您一定要把嫂子带来。"

"嗯？"纳特停了停说。

"请您一定把嫂子带来。"达拉坚持说。

"好，好。"

"不是好，而是一定！"

"太好了。"

布伦黛伊除了自己这个身子外还有什么呢？她的第一个女儿在丈夫在世时只活了一年就死了。她二十一岁守了寡，当时西达还在怀抱里。布伦黛伊看到在大伯子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便领着三岁的西达到了在拉合尔的舅父家。舅父供养她也没有超过两年。于是她就开始在学校里当工友，每月工资十五卢比，还得为女校长家里干些零碎活。校务委员会可怜她，有时候给她的工资加上八安那或一卢比。对正是年轻美貌、缺穿少吃的二十五、六岁的布伦黛伊来说，少不了有人会甜言蜜语地引诱她，或者出于嫉妒而平白无故地去败坏她的名声。她就这样活

了下来，还让西达读到了十年级。后来巴基斯坦成立了，她不得不从拉合尔逃了出来。

布伦黛伊虽然穷困，但她的礼仪观念却是属于中产阶级的。这是女儿的大事啊。她从大伯子那里没有得到一丁半点的援助，她在她那只洋铁盒里找，找来找去找出了不多几个卢比。六百五十卢比早已拿出来花了。二十五年来她手腕上一直戴着副金镯子，这副金镯于已经磨损得像线一样细了。布伦黛伊把这副金镯子卖了，可是仍凑不了多少钱。她不时地落泪，在达拉面前双手合十说："孩子，我连买块裹尸布的钱都没有留下，现在全靠你来给妹妹办事了。你功德无量啊……"

邻居老伯母也在关心着一切准备工作。布伦黛伊的处境和跟达拉的关系都瞒不过她。老伯母的慈爱使达拉十分感动。遵照老伯母的吩咐，达拉也让人给打了四只四多拉[1]重的金镯子。

结婚那天，老伯母见到布伦黛伊手臂上空空的，便说："你脸往哪儿搁呀？姑娘出嫁办喜事，你手臂空空的，就不想图个吉利？"

达拉把自己的两只金镯子交给了布伦黛伊，却还是挨了老伯母一通训斥："孩子，你们怎么啦！平时四处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现在却连自己的寿命、地位和体面全不顾了？……她是政府官员，旁遮普人的脸面都要被你们丢尽了。迎亲的人快要来了，你看看她手上！"

老伯母从自己家里拿来了一副粗手镯、一条项链，并且从邻居家借来了四只小手镯给布伦黛伊和达拉戴上。

---

① 一多拉约等于十二克。

当初达拉算过帐，她得花五、六百卢比。但现在已经超过八百五十卢比了。马图尔虽然也想到要大大节省费用，但仍然不断提出一些必要的开支。她实在迫不得已，因为习俗和体面的尖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表面上看来，这一切开支都是心甘情愿、愉愉快快地花出去的。不过使达拉感到放心的是城里实行限量供应，任何宴会的人数都不准超过二十五人，达拉不能违反政府的规定。

梅赫达非常谨慎，不让达拉感到有所为难。他跟伯哈尔根杰的舅父一起操办着这方面的一切事情。马图尔也在照料着。现在已不再沿袭分治前的风俗习惯了，那时候办婚事必须几天以前就在家里砌好炉灶，请来做糖果和点心的师傅。现在由附近的商店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了承包，根据需要按时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为招待迎亲的人和来宾而摆设的宴席，安排得像中产阶级的人家因城市地方狭窄而能办到的那样。

座落在伯杰古伊扬路上的一幢幢单元楼房下面的街道边上都是商店，晚上是顾客上门买东西的时间，这时候各家商店的门前都搭上顶篷，聚集了一大堆人，把马路堵得死死的，吵吵嚷嚷地跟老板讨价还价。达拉这个单元是在胡同的末尾。胡同里搭起了几个帐篷，作为招待迎亲的人和客人的地方。喜棚用芒果叶做的花环和彩纸小旗装饰了起来。在天还没有黑之前就亮起了一串串彩色电灯。喜棚里摆着几排椅子，落地电风扇在转动着。两只大木盆里用冰冰着一瓶瓶甜汽水。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

梅赫达为了增加节日的气氛，没有忘记放一台留声机和一台扩音机。在迎亲队伍到达前的半小时，响亮的流行的电影歌曲声音开始宣告喜庆良辰的到来。歌里唱道：

“让我那红色的纱巾不断在微风中飘荡，
我那红色的纱巾啊！啊……
我的心啊，撒出无数朵小小的花，
有的落向这里，有的落向那里……”

当朦胧的黄昏降临时，传来了给迎亲队伍开道的乐队的吹奏声。布伦黛伊的哥哥、嫂子、妹妹和那些亲如一家的邻人都涌上前去迎接迎亲队伍。达拉也适时地穿上了红纱丽。默尔西穿着玫瑰色的纱丽，在黑得发光的脸上点了颗红色的吉祥痣，在头路中间抹上了殊红色的吉祥道，辫子上结了条茉莉色绸带。杰塔、马图尔、纳罗德姆、黛瓦小姐和马图尔的妹妹都跟达拉站在一起。人们来参加姑娘的婚礼，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来帮忙做事的。从达拉的机关来的部门助理拉姆斯沃鲁布·珀德、几位办事员和主管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被邀请来做客的，站在旁边总是问有没有需要自己做的事情。

乐队在演奏旁遮普民乐。乐队的后面是步行的迎亲的人。新郎骑在马上被迎亲的人簇拥着，头上戴着桂冠，花带遮盖着脸。工人们头上顶着四盏汽灯走着，为的是能让人看清楚新郎的打扮。一群旁遮普青年借着新郎前面汽灯的亮光，伸开双臂，随着乐队演奏的曲调扭着腰，欢跳着，一边拍着掌一边高呼“啊，啊”，跳着旁遮普“彭格拉”民间舞走来。小伙子们高唱着旁遮普民歌：

“离家营生十二载，赚了个空手回家来，
姑娘等得心破碎，唉！青春何时再能来？

离家营生十二载，赚着了银子回家来，

女奴载满了一大车，嗨！小伙子一个个乐开怀！”

住在邻近的旁遮普年轻媳妇和姑娘为了用歌声来欢迎迎亲队伍，都聚集在楼上窗口里。她们马上齐声回答小伙子们的挑战：

“离家营生十二载，赚着了银子回家来，

男奴载满了一大车，嗨！姑娘一个个乐开怀！”

随着迎亲队伍一起，还有一些妇女。马图尔、杰塔、纳罗德姆和黛瓦小姐看到她们穿的绣花的、天鹅绒的和缎子的衣服以及身上佩戴的首饰都感到说不出的惊讶。

杰塔开口说：“有谁敢说这些人都是五年前的难民呢，当时他们都在大树下面寻找栖身的地方。”

梅赫达的一个朋友就在旁边站着，说道：“老兄，要是男家在四年前来，那就连推小车卖绸缎的本钱都还没有。父亲和孩子们卖了四个月的冰冻奶制品才熬过来的。妇女们在家里做，父亲和儿子卖。现在已经赚了有五、六万卢比了。”

达拉说：“在迎亲队伍里跳‘彭格拉’舞的风俗过去在拉合尔是没有的。只有农村里的人才在集市上跳跳。农村里的人和边境地区的人现在到德里来了。这里正在形成一种新文化。”

男女双方的人行过拥抱礼和新娘给新郎献过花环之后，姑娘们和媳妇们便把新郎迎上了楼。迎亲来的人就开始在各个喜棚里吃婚宴。此刻达拉仍在楼下站着，不断朝街上望。为了不使纳特博士来得过早而感到厌倦，达拉请他八点一刻至八点半

时来。达拉已经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为自己的贵宾准备好了宴席。

达拉看到博士的汽车迎面开来，便朝街上走过去。汽车里只有教授一个人。博士看到达拉穿着红纱丽，就朝她梳得整整齐齐的辫子指了指，高兴地说："你自己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的确非常漂亮。"

达拉急忙转入其他的话题，不使对方看出她害羞的神情。她问道："您没有带嫂子来吗？"

"我没有让你久等吧？"博士问。

"您为什么不带嫂子来呢！"达拉再次埋怨说。

"唉，不谈了。"教授说。仿佛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似的。

达拉心里起疑了：他们之间怎么啦？

达拉把博士迎到楼上，向其他人做了介绍："这位是教授布兰纳特博士，是计划委员会的经济顾问。"

杰塔、马图尔、纳罗德姆、默尔西和黛瓦小姐对博士表示欢迎。杰塔在他身边一坐下便开始发起议论来："……政府的计划是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和发展农业来提高粮食生产。然而不对土地进行合理的分配，这样怎么能使农业在全国的土地上合理地发展呢？……没有土地的农民将会是什么状况呢？……即使生产有了发展，但是人们因为失业买不起粮食，那么扩展农业提高粮食生产有什么用处呢？"

达拉猜想纳特博士和他妻子一定是吵架了，她感到很遗憾。这种遗憾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叩击着她的心灵。她的眼光落到了博士敞着的衣领上。博士没有穿外套，衬衫洗得干干净净，完全是刚换上的，在齐及胳膊肘的两只袖子上和两边腰部处还留着熨斗熨过的压痕。衬衫虽不是新的，但并不算太旧，只是衣领

的缝针处开了线。

达拉想道：他夫人连这一点也不注意，想必相互已经不说话了。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俩在一起过。博士先生为人这么认真，这么明白事理，怎么会跟这种女人结婚的呢？也许纳特夫人也跟阿格尔瓦拉夫人一样是个游手好闲的女人，或者像德埃夫人那样总是弄得使人不安。……西达的婚礼正在进行。不知道半年以后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婚礼。

默尔西对杰塔和博士之间的谈话不感兴趣。她问达拉："西达今后是继续工作呢，还是辞职？"

"工作比较好。"马图尔发表意见说："要是辞职，那么你在她身上的学费也就白花了。"

"我想她是不愿意辞职的，可是我倒并不希望她工作。"

"这确实是全国范围内的很大的浪费。"纳特说："只有家境好的人家的女孩子才能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她们结婚以后就什么工作也不做。国家对她们的一切教育费用都白花了。特别是医学院和师范学院，应该招收那些接受开业条件或供职条件的女孩子才对。"

"女孩子们都只是为了具备结婚的附加条件才去读文学士、文学硕士的。"纳罗德姆也参加进来说。

"我从来没有看见她们谈政治和文学。平时只是谈些纱丽呀，电影呀，孩子出生时唱的颂歌呀。"马图尔说。

"文学对做饭、洗衣服能有什么帮助呢？"默尔西问。

"可是在给丈夫写信时莎士比亚和拜伦的诗句还是很有用的。"纳特也说。

达拉估计：这是对嫂子的嘲笑！达拉没有专门去参加谈话，她还得照料一切，西达这时候是帮不了忙的。

第二天一清早，西达就随着她的新郎到在瑟德尔市场的婆家去了。达拉从机关回来感到非常寂寞。布伦黛伊有点忧郁，然而她也很满意，因为她卸下了一个很大的包袱。布伦黛伊坐在达拉身边说道："孩子，托天神的福和靠你的帮助，把一切事情都办妥了。现在我得祈祷天神，是他把我的包袱给卸掉的。孩子，你积了大德了。今后你就是我的女儿。……"

达拉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假如我是她的女儿的话，那么，她也会焦急地把我这个包袱卸掉的。她把话在心里压着，只跟布伦黛伊谈起关于办婚事借来的东西需要归还的事情。

两天以后，布伦黛伊去瑟德尔把西达接回娘家。假如不去，那么西达的婆家就会认为女孩子的娘家没有人关心她。达拉从机关回来时西达已经在家里了。两人拥抱了一会儿。在拉合尔时西达并不是达拉最要好的女友。在德里，达拉曾经厌恶过她的所作所为，此后迫不得已去帮助她，但是在一起住了十个月便产生了感情，正像同拴在一个牛棚里的牛之间具有的那种感情一样。

达拉仔仔细细地把西达从头至脚看了一遍，好像只有两天时间这个女孩子就已经变了样了，脸上不仅露出了一种地位平等的表情，而且似乎还有一种高傲的和神气的神情。

达拉神秘地问道："告诉我，你不心慌吗？"

西达羞羞答答地笑着说："唉，我可害怕极了。"

"人怎么样？"

"很好。"

"现在不会害怕了吧？"

"现在怕什么，一般只在刚开始时心慌。"

“两人谈得怎么样啊？”

“不错！”西达自豪地却又不好意思地说，她哪能把两人间说话的内容告诉达拉呢。

达拉也笑了笑表示满意。不过西达眼睛里流露的自豪和满意的神情使达拉感到她似乎有点忘乎所以。达拉心想：西达之所以感到得意，是因为她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依靠了。过去西达就是在为这件事情而不安。相识只不过才一天，哪里来的爱情呢？达拉自己在想：不过爱情又是什么呢？爱情就是实现过去所期望的一切的基础吗？爱情也不过是对情欲的追求而已，或者说，是急于追求情欲的手段罢了。……

达拉理解西达的心情，她想起了往事：当初我被领到三楼去坐着时，我在等待什么呢？那时我心里倒并没有任何憎恨和对立的情绪，只有对爱情的期望和等待。不过是非人道的行为才唤醒了我憎恨的情绪。

达拉似乎看到自己忙于家务，忙于做饭，忙于孩子，处于另外一种情景之中。这些情景在头脑里不断地转动着。

她想起了默尔西的话：你不想吗？你是超人？

达拉生气了：不，我不想。我不想成为这么一个平凡的人。我就这样好。

今天是星期六。达拉一点半就从机关回来了。西达的婆婆和另一位妇女来领儿媳妇回婆家去。西达已经捆好包袱正等着达拉回来。当两点半钟婆婆领着西达走时，西达和达拉又拥抱了一次。布伦黛伊用纱丽披巾捂着眼睛哭着。达拉的眼里也流下了泪水。婆婆和西达走下楼去，布伦黛伊和达拉也跟了下来。出租汽车开走了，达拉孤单一人，心里很忧郁。

由于西达结婚那天晚上人多，默尔西没有得到跟达拉说话

的机会。临走时她嘱咐达拉:“有件要紧事要跟你说。你来我家，或者在电话里说。晚上我也可以来。”

达拉打电话给默尔西问她想说什么事情。达拉估计：也许是想悄悄地给共产党募捐吧！哪里会有别的私事跟我说呢，不过达拉此时正想跟个人说说话散散心。

默尔西回答说:“现在不行,还有两三个人在我这里坐着呢。你明天中午来吧,在我家吃饭。”

达拉不得不一个人呆到晚上。虽然布伦黛伊跟她在一起，那有什么用呢？她心里希望纳罗德姆和马图尔两人之中有一人来这里。她忽然想去希萝家走一走，接着又想：我不需要什么人。她没有换纱丽就躺在床上了。一件件往事……她想起了从哥哥那里听来的一首两行诗,没有人在听她,她就低声地吟了起来:

“夜莺的歌声激怒了狐狸嚎叫，
我默忍的痛苦却难以有人知晓！”

达拉欺骗自己:……我遭受到什么啦？我有痛苦吗？我并没有任何痛苦。

纳特给了达拉一份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她虽然不感兴趣，但还是看了起来：应该知道一下国内有些什么大事。布伦黛伊孤独一人,也感到凄凉,现在她有什么事情可做呢。闲着干什么呢？于是就到针织厂取袜子去了。她六点才回来。到那时为止，达拉已经看了四十七页报告了。

布伦黛伊从针织厂回来途中还去看望了瑟德尔市场的老邻居们。她步行了四、五英里,很累了，加上为西达办婚事的疲劳

至今还未消除，她乏力地坐下来，跟达拉聊天。

达拉把报告放到一边，从床上起来说："姑母，你累了，躺一会儿吧，今天我做饭。"

"不，不，怎么你做饭呢。累不死我，我来做饭。"

"不，姑母，今天你就让我做吧，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做饭了，我看看，我的手艺忘了没有。"

"去你的，疯丫头。"布伦黛伊亲切地说："女人还会把做饭的手艺忘了？女人生来就是给人做饭吃的。"

达拉不肯，走进了厨房。布伦黛伊坐在厨房的门槛上告诉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老伯母来了，她肯定要问布伦黛伊在女儿临走时给了她些什么。老伯母见达拉在厨房里便乐了，说："厨房和婆家就得由女人操持才像样。现在你操操心，给她找个落脚的地方吧！"老伯母说起了她多次说过的话："你得为她好好物色物色。"老伯母说到了她弟弟的孩子："对她来说就要有这样的家庭。"

"还是要托天神的福啊。"布伦黛伊想把话说到这里为止，她知道谈这种事情达拉会生气的。

星期日下午一点，达拉去了默尔西家。默尔西叫金莫把饭端到桌子上来。

达拉没有见到杰塔，便说："忙什么呢，把姐夫也叫来。"

"他去勒克瑙了。我这才把你请来，可以单独谈谈。你对迪瓦里有什么想法？"默尔西突然进入正题说。

"什么想法？"达拉惊讶地问。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不知道迪瓦里先生呢，尼德亚嫩德·迪瓦里，在阿

利格尔。”

“马图尔曾经说过你们俩的事。”

“我那时候就说过，我没有任何想法。”

“你过去说的是：现在还没有想法。你根本没有说过不喜欢迪瓦里。”

“我不想说他的短处。他是个好人，可是我根本不想结婚。”达拉有点不高兴说。

“好啊，马图尔却说你说过，迪瓦里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像你这样高傲的姑娘根本不会爽爽快快地答应的，何况你现在地位这么高。马图尔很敬仰你，也很敬仰迪瓦里。迪瓦里是马图尔过去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了领导了。对，他工资比你少，没有什么钱！”

“马图尔兄弟的记性不好。”达拉用英语说，“见到别人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就感到得意。他想替人做媒，他为什么不替自己操操心找个妻子呢？”

“他是个死心塌地的禁欲者，已经过了四十三岁了，现在还结什么婚？”

“所以才撮合别人婚姻来寻开心？”

“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知道，他很钦佩你，他把你当作女儿那样关心你。”

“我难道对他不够尊敬吗？他头发没有白，不然我就叫他叔叔了。”

金莫端来了饭。金莫忘记了达拉平时不太吃辣椒。达拉一面吃，一面辣得不断发出嗞嗞声。

“你知道，马图尔说过，给迪瓦里提了好几门好亲事，他都没有接受。他一直在眼巴巴地等着你。”

“废话。”

“不是废话，我想告诉你，他老是在欣赏你的相片。”

“你再添油加醋地说吧。”

“我对你发誓，是马图尔说的。”

“我的相片他是从哪里弄到的？”

“是马图尔问我要去的。”

“那张相片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照的，也许是欣赏你吧。”

“我把我的一半剪掉了，给的是你的那一半。”

“你对我真是尽心竭力，我要感谢你喽？”达拉真的生气了。

“难道我做了缺德的事情吗？有人喜欢你，崇拜你，你却生气？”

“我对这样的爱表示什么好呢？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他也许是经常做梦做到我。他经常为我指明出路，揭露我的秘密，好像我是个肥皂泡，一个钱也不值。他要是碰我一下，我就跟他翻脸。”

“你为什么发火呢？”

“我怎么不发火呢？我并没有向他们表达过这种想法，也没有向他们作过任何暗示，他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呢？他们是要毁坏我的名声！”

“你什么人都不喜欢吗？”

“难道我现在要急于找丈夫吗？”

“你为什么不急于找呢？”

“我并不需要寻找庇护栖身之处，我不像西达那样迫不及待。”

“马图尔说，从年龄、文化程度、相貌等各方面看，迪瓦里跟你是非常相配的。”

"然而就有必要作出这样的决断吗？我从来没有对他有过任何好感，也从来没有对他有过这方面的任何想法。请他不要期望我了。"

"那么你曾经想过其他什么人？"

"以后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吧。"

"嗯。"默尔西望着达拉只好不再说下去了。

"姐夫什么时候回来？"

"他有一大堆事情。先到勒克瑙、巴特那，然后是加尔各答，要花两个星期。有什么事情吗？"

"他不是说过，回来后想找一天跟博士先生见见面，谈谈。博士先生说，他家离公共汽车线路还有一英里远。等姐夫回来后，我去邀请博士先生，或者把他请到这里来。"达拉改变话题说；"姐姐，我再三考虑后，不买小汽车了。我想买的那种福特牌汽车，价钱非常贵。博士先生也这样说，要节约汽油，哪会整天在外面转呢。"

"你对博士很崇拜，经常提起他，莫非你心里是想着他？"

"你胡说些什么呀，姐姐。"达拉生气地抬起头来说。

"我胡说？难道我瞧不出来？你不声不响地在进行着，背着大家。"

"我在他面前算得了什么！你没有想想他的状况？"达拉说着，脸不禁发红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人家的？是什么状况？难道他是天神？他是年轻的男人，你是年轻的女人。你为什么脸红？"默尔西看到自己的估计是对的，感到十分高兴，挑战似地说："到什么程度了？"

"你得想想，他已经结了婚了。他有妻子。"

“妻子?”默尔西感到惊讶说:“那天他妻子没有一起来吧?”

“我怀疑他们之间有点纠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妻子在一起。”达拉很认真地说。

“不是因为你才发生纠纷的吧?不会发生像德埃那样的事情吧?”

“姐姐,你说话要有分寸。”达拉的语气变得严肃了。“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纳特夫人。”

“她也许见到你们俩了?她大概起疑心了吧?”

达拉的眼睛里流出了愤怒的泪水,说:“姐姐,你再这样瞎说,我就永远不来这里了。你并不知道博士先生对我们家来说是位多么亲近的人物!他帮助过我的父亲,帮助过我的哥哥,也帮助过我。我对他比对我大哥还尊敬,他曾经是我们全家的保护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恩情的。”

默尔西只好不做声了。达拉也不声不响地坐了十来分钟,没有说话。然后她忽然说道:“我要走了。”

“再坐会儿吧!”

“不了,你让我走吧!”

默尔西把达拉送下楼梯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抱住达拉,吻了吻她的面颊。

达拉心里的气消了。

整整过了一个月,杰塔才回到德里。他迫不及待地想跟纳特博士见面,要求达拉去邀请他。星期日那天四点,博士来了。达拉听到他汽车的喇叭声便从楼上走了下来,把博士带到在德里亚根杰的默尔西的住所。

家里只有杰塔、默尔西和马图尔。博士和杰塔谈了很长时间。默尔西一直彬彬有礼地不做声。由于她岁数比达拉大,便

由达拉来负责招待。达拉和马图尔也很少在中间插话。

阿格尔瓦拉夫人并没有跟达拉断绝来往。尤其是在为自己做短外套的这段时间里，有好几次给达拉打电话，还派汽车去接。她说：谁去叫该死的裁缝量衣呀，该死的裁缝不管怎么量，做出来总不合身。逢到孩子们做生日，她也总要把达拉请来。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里的一天是布登的生日。

达拉从机关回来，在家里喝完茶，换了身衣服，稍微推迟一点去到了“埃·埃”公馆。

这是一个非正式性的家庭式的宴会，都是妇女和孩子，非常热闹。客人们自动分成三拨。一拨是孩子们；第二拨是妇女们；第三拨中有妇女，也有男人。还有五至七个戴着甘地帽的人。达拉已经认得了几个国大党人。他们都是通过介绍或由于某件工作经常到她办公室来的。

布尔萨德先生神气十足，并且带着责备的口吻欢迎说：“达拉小姐，您真是贵人难见啊。现在您是政府官员喽。怎么会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来往啊！”

“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你们都是皇家贵族嘛。”达拉回答说。

“好，好！太好了！”阿格尔瓦拉先生说，其他一些附和的人也都打着哈哈。

达拉向阿格尔瓦拉夫人和先生表示祝贺。

瑟拉夫先生和戈比先生也认识达拉，向她问好。阿格尔瓦拉夫人用手臂挽着她说：“我说，尽管你已经当了大官，但你仍然是我的妹妹。”

达拉从言谈话语中知道：大家正在议论选举。在德里，到处

都在谈论选举。还有两个月就要选举立法会议和人民院了。谁将参加竞选？谁将取得国大党的提名？谁有希望呢？

达拉把给布登的礼物藏在纱丽里边，她朝孩子们走去，疼爱地抚摩了一下布登的脸。

当达拉回到阿格尔瓦拉夫人那边时，布尔萨德先生和戈比先生正在说话。达拉有点犹豫，想避开，但是阿格尔瓦拉夫人指指她说："请问问她吧，她都知道。有好几次达拉在俱乐部里还见过她呢。她在俱乐部里跟德埃和拉沃德一起还喝过酒呢。"

戈比先生嘴里塞满了槟榔，转动着眼珠说道："唉，她的名声太坏了。她有什么声望哪！我跟她早就认识。她在克什米尔门住的时候就跟贾夫里大夫有关系，他经常把穆斯林病人都介绍给她去治。'马尔格姆·黑'的经纪人瑟默尔特一直在她家住。现在她把德埃勾引上了。"

布尔萨德先生将双手插在印式衬衣的两只口袋里，为了伸展他那削瘦的肩膀而朝后仰了一下，直着脖子附和说："这一切我都有信息。辛赫和阁下对她很恼火，难道我们去投她的票来败坏国大党的名声吗？她有什么声望啊？"

纳罗德姆在旁边站着，他听了之后撇撇嘴走开了。

达拉明白了，这是在指责夏玛大夫。她知道，夏玛在国大党里是布尔萨德先生和阿格尔瓦拉夫人的对立面。

阿格尔瓦拉忽然说道："她在俱乐部里喝酒，抽烟，赌博，吃蛋，吃鱼，吃肉①，有什么不干的？她的鼻子上根本不戴鼻环②。她是基督教徒，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有关她的一些事情，请你去问问可怜的德埃夫人吧。她一面闹得人家夫妻不和，

---

① 印度教徒是素食者。

② 鼻环犹如耳环，是虔诚的印度教妇女戴在鼻子上的一种饰物。

一面却去选举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那里哭诉。……德达先生那里她也去了。……”

布尔萨德先生说:“德达做得了什么主呢?她瞧瞧自己那副模样!就是我把她拉进国大党的,就是我把她带出来的,她在我面前神气什么?我这真叫做自作自受!……就是我把她介绍给所有大人物的。我要破坏她行医。难道市里再也没有别的女医生不成?格里菲思小姐,布罗德格尔,杰兰夫人,辛克尔都是。她在清道夫聚居地看病一直收诊费,这叫为人民治病吗?我要让她难以在德里住下去。……”

达拉喊了声拉尔莉,便朝她走了过去,跟她说了几句话又朝道莉走去。道莉绷着脸显得很冷淡。她用在英国学校读书的姑娘们的语言说:“您一来我就盼您过来,您却不理不睬!我决心永远不跟您说话了。”

达拉真诚地向她保证:没有瞧不起她,现在不是主动找她来了吗。道莉满意了,赞扬达拉的纱丽说:“啊,好漂亮呀,真华丽呀。”

达拉还去向大妈请了安,接着跟纳罗德姆说了一会儿话。达拉知道急匆匆地告辞势必会使阿格尔瓦拉夫人不高兴,所以她一直在等待别人先走。瑟拉夫、布尔萨德先生和戈比先生走了。纳罗德姆早已许诺要把她送回家去。

达拉也答应了。

阿格尔瓦拉夫人又跟达拉聊开了:“我们有什么可图的?我们看不上那份议员津贴费!他们这些人总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我们倒希望单独参加竞选,取得胜利。……委员会是不会提她名的,她会白白地使自己倒霉的。从她的好处考虑,你去开导开导她。她一般很听你的话。”

达拉不爱听阿格尔瓦拉夫人对夏玛的指责。夏玛是她的恩人。夏玛每次见到她，总是对她很亲热。默尔西经常尖锐地批评国大党人，然而在她提到的无私、真诚的国大党人中，说起夏玛的名字显得特别崇敬，说夏玛是真正的大夫，她从不贪图出诊费，随时都可以请她来看病。要是很穷苦的病人，她还会从口袋里掏出两卢比给他买牛奶喝，买药吃。但是默尔西也听到过一些谣传，说夏玛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正当的关系。默尔西还告诉说，德埃夫人到处指责夏玛，然而这对德埃夫人自己的名声有什么好处呢？作为一个私人护士，有关大人物私生活的谣言也经常传到默尔西的耳朵里。

达拉回到自己的寓所以后，一直在想着关于夏玛的事。有两次，她在俱乐部吃饭确实见到夏玛无拘无束地在喝酒，抽烟，可是她心里却不愿意去责备夏玛。达拉想，自己有时候也见过阿格尔瓦拉夫人喝酒。想到这里，她对阿格尔瓦拉夫人的厌恶的情绪油然而生。夏玛自然大方，不去指责别人，她也许并不对别人有什么反感吧。阿格尔瓦拉夫人说喝酒不好，而自己却也喝酒，还在背后净说别人喝酒的闲话。……在阿格尔瓦拉夫人的思想里，肉并不比酒坏。

她忽然想起：……默尔西曾经说过我的不好听的话："纳特博士和夫人之间不是因为你才发生纠纷的吧？"他们也许也是这样地在说可怜的夏玛的坏话吧。德埃夫人也许出于猜疑而心里嫉妒，才在背后说夏玛的坏话的吧。夏玛哪里是这样的人呢？她为人如此善良……这些人为竞选而吵吵嚷嚷，跟我毫不相干，他们造某个人的谣言，我也不会去上当！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跟可怜的夏玛过不去呢？

达拉跟夏玛已有很久没有见面了。整整一年之前，有一次

她到夏玛的公寓去过。她想，星期天一个人在家里闲着，不如去夏玛那里看看她。

夏玛住得很远，在拉杰布尔路上。达拉觉得预先给她打个电话为好。夏玛在答复达拉的电话里的问候后说："有什么事吗？你身体好吗？不要客气，下午我来伯杰吉伊扬路来看你，好吗？"

达拉说："姐姐，我只是想去看看您，好久没有见面了。"

"请过来吧，请过来吧，热烈欢迎，你四点钟来！今天这里从四点钟起打桥牌，你也来玩玩。"

"姐姐，我不会打桥牌。我七点正来。"

"你平时总玩一手同花五张牌。"

"不，姐姐，我是迫不得已才玩的。"

夏玛仍然央求说："不玩没有关系。快来吧，来这里喝茶。"

七点钟，达拉到了在拉杰布尔路上的夏玛家。房前的平台上放着茶几和几把椅子，但是没有一个人。

花匠和女仆告诉说：两点钟时有一对男女来请她去给病人看病，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有些女士和先生也来过走了。

达拉在跟花匠说话之前就让出租汽车开走了。不知道附近什么地方有出租汽车站。她正让花匠去给她雇出租汽车，夏玛坐着自己的小轿车来了。她招呼达拉说："让你久等了，你想回去了吗？"

夏玛一边问她近况，一边领着她走进屋里。从夏玛脸上看出来，她已经很疲倦了。她在沙发上坐下，精疲力竭地仰靠着说："是很特别的病人。总算母子两人都得救了。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你了。你还记得我？现在你当上大官了，哪里来的闲工夫啊？"

"姐姐，您在说什么呀？"达拉双眼露出不安的神色看了看

她。

"不，不，说说而已。你很漂亮。从前我第一眼见到你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亲切感。"夏玛把手搭在达拉的肩上说："不记得了吧！"

"我怎么能忘记呢。很久不见了，非常想念您。"达拉几乎要哭了。

夏玛把她往自己这边拉了拉说："喝茶吗？"

"我喝了来的，但我陪您喝。"

"嫔多！"夏玛叫道："拿茶来。"接着对达拉说："你坐一坐，我去洗洗脸，洗洗手。我累得很。"

四、五分钟后，达拉从旁边门里听到："你上这里来吧。"夏玛穿着睡衣在布幔后面站着。

夏玛让达拉坐在床边放着的安乐椅里，说道："达拉，请别见怪，我累得很。"接着就在床上躺下了。

女仆端来了茶。达拉拉过托盘，在茶里对起牛奶来。

夏玛问道："你说给我听听，你是怎么消磨时光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是在机关就是在家里。这星期四晚上我去了'埃·埃'公馆，是布登的生日。您没有来。"

"离开那些人远点才好。"夏玛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茶说。

"什么事情呀，姐姐？"达拉为了想把话说下去而问道。

"会有什么事呢。"夏玛正色地说；"我还要喝一杯。"

夏玛将第二杯茶喝了一口，说："这帮人和这个国大党真叫我腻烦透了！不去说它了，够了，疾病，病人，还有寂寞！今天我本想玩它三、四个小时桥牌的，散散心。这个倒霉的病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有病。"

夏玛把第二杯茶喝了一半就不喝了，眼睛盯着墙一言不

发。

“是什么事情叫您发愁呢？”达拉疑惑地问。

“除了烦恼还有什么。”她深深叹了口气说。

“对这次选举的候选资格有什么争执？”达拉问。

“唉，争执是在给妇女们的三个席位上。阿格尔瓦拉夫人想要国大党提她名。布尔萨德支持她。有些人提我的名，使我很为难。他们不喜欢阿格尔瓦拉夫人。这也对。一九四七年以前她在哪里呢？当时她正跟在英国的部长太太们的屁股后面转呢。她根本没有学问，进议会去干什么？她笼络了这么几个人，他们就把她往前推。我总认为，这中间并不存在妇女和男子的问题，谁懂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就选谁进议会。默哈谢先生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坚持提我的名，结果弄得我倒了霉。”

达拉沉默了一阵子又说：“您为什么让他们有机可乘，散播乱七八糟的流言飞语呢？”

“什么？”

“姐姐，请您别以为我有意使您不快。只要有人散播关于您的流言飞语，我就讨厌。我是很尊敬您的。”

“是谁说的？说什么了？”夏玛朝达拉欠过身去问。

“就是阿格尔瓦拉那个女人。有谁会去相信她说的呢，可是听了叫人讨厌。她提到德埃夫人，还不知道在那些国大党人面前胡说些什么呢。”

夏玛一言不发径自躺了下去，闭上了眼睛。

达拉也不说话。房间里一片宁静。达拉把目光移向夏玛，见到夏玛在用手指按太阳穴。

“您头疼，我给您搓搓好吗？”达拉问。

“嗯。”

达拉坐到床头，开始搓夏玛的脑袋。过去两分钟之后，夏玛说：“别搓了。”

“没有什么，我给搓吧，我不累。”

“不，我头并不疼，只是我心里很苦恼。”

“为什么呢？什么事情？”达拉把手放在夏玛的额头上问。

“你来这儿。”夏玛把身子挪了挪，让达拉在她身边躺下。

“什么事情呀，姐姐，你很苦恼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这一生该怎么过。……也许坏就坏在没有结婚上。圈在家里的女人们也许都比我好。忙于家务，为孩子操心，为孩子而吵闹不已，在她们的脑子里也许再也没有其他别的了。……吃饱肚子，也许性欲也得到了满足。然而我对这些是无法忍受的。如果要把妇女束缚起来的话，那么有什么必要让妇女注意人格，学会自力更生呢？假如有丈夫，那他也许会狠狠揍我一顿，把我给杀了。有可能我的心会变，变成像畜生一样，永远不会挣断绳索，即便被驱赶，但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直叫。”

夏玛停住不说了。达拉也陷于沉思之中，一言不发。

夏玛又说道：“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如果现在我想结婚，我去跟谁结婚呢？难道我去跟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结婚？有哪一个该结婚的男人会一直等到三十五岁至四十岁呢？叫我从别人那里去抢个已经结了婚的！过去，通常是男人一定尽力把他所喜欢的女人娶走。现在不同了。假如我也有这种心愿的话，那么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这样想过。我也不可能这样想。德埃的老婆为了什么事情急得要死呢？她认为，我在抢她那匹驾着家庭生活大车的马。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有时候不过是跟他说上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的话而已，我抢她什

么了？男人是属于她的，就在她家生活嘛！她吃的是他赚来的，她受他庇护，却要威胁他。她是靠着他才有地位的。要不然，她本人算什么？吃、穿都得去靠别人接济！我有时跟他说上几句话，难道这就抢去了她的什么钱财弄得她饿肚子不成？……叫我随随便便嫁个人吗？我又不是什么牲口。凡是能相处得很好的人，都担当得了一切家务活。"

达拉感到，夏玛正在向她展示一张某种令人厌恶的疾病的图片。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姐姐，你为什么要去想那种没有用处的事情呢。难道你不想生活就维持不下去了吗？"

"哪能维持呢？怎么能维持呢？"夏玛表示无能为力说："经常不断地去克制自己，难道不痛苦吗？对结了婚的人说是自然而然的，对未婚者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人们都在竭力克制。只有相信克制得了才行。"夏玛把脑门靠在手上，不说话了。

达拉发表自己的见解说："难道在恋爱的过程中就不能对行动有所克制吗？"

夏玛嘘了口气说："急切的意愿不就是爱情吗？爱情难道不图满足吗？这只不过是血肉之躯的展示而已。然而心灵又有什么？头脑又有什么？把人体解剖开来检查一下，找不到存放在心灵里面的爱情，或者是头脑里的思想。爱情和思想就是人体的实践行为。"

夏玛深深地叹了口气，又说下去："有时候我真想去麻醉一下自己，然而我的心里并没有什么精神，这怎么能硬叫我去相信精神的力量呢。有人相信，那是另一回事。还有不少这样的妇女，她们相信施了巫术就会生孩子；她们出于这种信念而去冒生命危险，我和你能那样相信吗？"

达拉想了想说："姐姐，我们还是要接受我们所处的社会的

惯例，虽然饿得发慌，但也要克制。”

“你饿些日子看看，到时候再说话。”夏玛看了看达拉的双眼说。

“我曾经三头两日地挨过饿，好长一段时间里只吃个半饱。姐姐！我见过一些女人为了几小块饼而动武。我也见过一些并不是为几小块饼而动武的女人。有些人把自尊心看得很重，可以为此而献出生命。”

达拉简单地说了一下关在谢克布拉的体会。夏玛睁大眼睛听着。最后，她沉默了一会问达拉说：“你打算承认这是你的业果吗？”

“这怎么叫我承认呢？叫我怎么能认为天神为了给我的所作所为以报应而让别人去造孽呢？我无能为力，所以得忍受，我将不得不承认我的力气有限。”

夏玛沉默了一下说：“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德埃总是非常痛苦。”

达拉想了想说：“可是姐姐，他有三个孩子。孩子们将怎么办呢？”

“对他们有什么损害？就是那个坏女人在兴风作浪。我拿了她什么了，抢了她什么了，你说说看！她是嫉妒。她为什么高兴？除了占有者的骄傲还有什么？嫉妒！除了嫉妒，那个坏女人有什么可干的？一天到晚就是吃，穿，诉苦。这个家现在还是德埃的妈妈在料理。既当厨子，又当保姆。那个坏女人早就胡说八道了。德埃跟谁说话，谁就受到她侮辱。……有一次可怜的德埃打算服毒自杀，好永远摆脱那个坏女人。过去有一个时期，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就杀这种女人的头，现在尽管知道女人在败坏他的名声，他还是把事情掩盖起来。……她到处在

别人面前败坏他的名声。德埃忍气吞声，压抑住自己憎恨的情绪，默不作声。有一天，他非常烦恼，心想到晚上把住宅的所有门都关上，放一把火烧了，谁也活不成。……”

达拉一句话也不说，沉浸于想象之中。痛苦和忧虑真是无穷无尽啊。在某种情况下是肉体上的，在某种情况下则是精神上的。我的痛苦，本蒂的痛苦，碧多奶奶的痛苦，阿格尔瓦拉夫人和德埃的痛苦，希萝和夏玛的痛苦，各式各样。要是没有别的痛苦的话，那么便是不完满的爱情的痛苦！与人世间一切错误相比，最大的错误便是不相称的婚姻的错误。……我怎么去回避呢？……难道等经历过之后才回避吗？……然而，一旦遭受这种痛苦的折磨，那么这种折磨只有在人死去后才能结束。……

晚上十点钟，夏玛用自己的汽车把达拉送到伯杰吉伊扬路后才回来。

布伦黛伊听到了敲楼梯门门环的声音，便为达拉开了门。她板起了脸，似乎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达拉没有理睬她，想道：“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自己对自己负责。”

德里由于刮起了一股竞选的旋风而显得激动不安。所有政党的人都到过伯杰吉伊扬路上的住宅来拉选票，以便争得一个为国家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墙上，门上，交通工具上，到处都贴满了各个政党的拉选票的广告。墙上用大字写着自己政党必胜和打倒其他政党的口号。会动脑筋的人还把自己的口号写在到处独自游荡的牛的背上。孩子们也被煽动了起来，去撕毁别的政党的广告，或者用辱骂的文字去涂改别人的口号。孩子们往往是为了两粒糖果先高呼某个政党必胜，然后又高呼另

一个政党必胜。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根本不去考虑是否合适。

使达拉感到满意的是：夏玛拒绝了当候选人，但是阿格尔瓦拉夫人也没有能得到国大党的提名。竞选的最浩大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要数国大党了。国大党跟其他党派的斗争正像是许多头公羊围着一头巨象在拼搏，在相互争吵。政府官员们都清楚，将要建立的仍然是国大党政府。所以他们讨好国大党，站在国大党那边。

杰塔、默尔西、马图尔在这场竞选的旋风中都显得无动于衷。他们也知道，尽管国大党在执政时期表现得昏庸无能，但它仍将获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都称国大党为资本家的组织，高呼要求工人、农民执政的口号。他们指责国大党为了竞选获胜而在动用行政力量。

各个反对党提出要求：在竞选的时候，要像英国那样，在这个国家里不要有属于某一个政党的政府，先将政权交给无党无派的人去掌握。然而国大党政府没有接受这一要求。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彼此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都知道，反对国大党的力量分裂，双方都会被国大党击败。可是他们彼此就是合不到一起。

达拉和纳罗德姆都没有参与这场疯狂的竞选活动。由于他们都是政府官员，不会希望他们去参加竞选宣传的。按照选举法，在选举日的二十四小时之前结束竞选宣传、竞选演说、游行，停止使用扩音器。与整整一个星期以来的喧哗、叫喊相比，达拉似乎感到冷清了，整个城市仿佛变得荒无人迹似的。

选举那天，纳罗德姆也休假，他与哪一个政党在竞选中失败或获胜没有一点儿关系，但是毫无疑问，他有一种好奇心，总想

知道谁胜谁败，就像想知道赛马结果似的。邻居赫尔苏克拉伊就人民同盟候选人获胜这件事跟他赌了五卢比。阿格尔瓦拉先生的朋友拉伊·讷温金德则是反国大党的无党派人士。独立自主的印度现在正在进行第一次选举。纳罗德姆在城西各投票站前面转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投票站附近搭着各个竞选党派的帐篷，各个党派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将写有他们候选人号码的纸条递给选民们。各个党派的工作人员都是甜言蜜语的。无党派候选人的帐篷里还为选民们准备了油炸薄饼、糖果、茶和槟榔包。

在克什米尔门市场，纳罗德姆在人行道上走，无意中碰见了黛瓦小姐。纳罗德姆把她拉进汽车里。黛瓦是出门到法伊兹市场去的。她为乘公共汽车而排了好长时间队之后，想雇辆出租汽车，但是所有的出租汽车不是被这个党派便是被那个党派包走了。有的党派没有能找到交通工具，便拦截出租汽车。

黛瓦非常不满地说："警察不知道把选民们拉进汽车是非法的吗？"

纳罗德姆笑着说道："难道向选民送油炸薄饼、糖果、茶是合法的吗？"

纳罗德姆把黛瓦送到法伊兹市场后便将车往回开，到了新德里商行，想到已是三点钟了，庙会只剩一天了，再过五年之后不知道这种庙会还有没有，于是又转了一圈。后来他忽然想起，达拉担任菜市的监票官，看看她在做什么。要是她回家时雇不到出租汽车怎么办呢？把她送回家吧。

纳罗德姆来到菜市投票站，这时候达拉正遇上一件棘手的事情。在她的办公桌前后团团围着一群情绪激昂的人。一个戴着人民同盟的标志"一盏油灯"的监票员指责一个戴着国大党的

标志“两头公牛”的男人收购选票。有三四个人民同盟的盟员正围着那个男人。人民同盟盟员要求立即对他搜身。那个人不愿被搜身。

达拉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处理。

人民同盟盟员们要求当着他们的面搜身。

达拉回答说:“我的权利和任务不是搜查，只是将可疑的人交给警察,我不能超越这一点。”

警察将这个人带去警察局搜身。

人民同盟盟员们指责达拉有偏心，说道:“国大党政权的警察难道会从他身上搜出选票吗?”

选举部门有吉普车送达拉回家，可是她坐上了纳罗德姆的汽车。纳罗德姆询问争吵的原因。

“走吧,回家告诉你。”达拉显得有点疲倦说。

纳罗德姆绕道瑟德尔市场走,还要去看看杰塔,不知道他的投票站情况怎样。

杰塔跟布里杰比哈里在一起。布里杰比哈里是布尔萨德的同事,跟纳罗德姆也有点头之交,于是他不得不让他们俩都坐上自己的车。

选举已经结束了。现在脸红脖子粗地争选票没有什么用了。保卫选举的警察也都精疲力竭。现在大家说话都比较有耐心。布里杰比哈里指责杰塔说，共产党人为了获得选票而在煽动种姓情绪,要求种姓低的人们不投婆罗门种姓的票,这难道不是挑起种姓仇根吗?

塔杰反过来指责说:“当你在指责共产党人是种姓主义的时候,你们的首席部长却当众散布宗派仇根。联合省首席部长说,无神论者是不会害怕造孽的。信仰神不早就是国大党和民族性

的标志了吗？你们的人公然说：如果组成共产党政府，妇女将会成为公共财产。”

纳罗德姆打断他的话说：“同志，你又在高谈阔论了。”

“我两只耳朵都听腻了。”

“难道这些人都这样蠢，或者都这样欺骗人？”纳罗德姆问。

“恋爱和选举都是合法的。”布里杰比哈里对杰塔的窘态嘲笑了一下，说：“同志，受了一下打击就头昏目眩了？受了打击就要跟国大党较量吗？竞选宣传会出现什么奇迹呢？如果要举出例子来，那请听听一九三五年竞选的事吧，当时刚组成第一个国大党政府。国大党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候选人战胜了全国闻名的政治家、《首领报》编辑西·瓦伊·金达默尼。”

“那是历史上的事情。”杰塔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说：“以后不会遇上这种对手了。”

“怎么回事？”纳罗德姆急切地问。

“啊，老兄！金达默尼是自由党的。他是作为国大党的对立面而站出来参加竞选的。大约二十年来，他是联合省阿拉哈巴德的唯一的一张英文版民族报纸的编辑。与他相对立的是国大党提名的候选人，一位拉其普特妇女。她来自阿格拉的农村选区。你是知道的，全国识字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懂英文的人还能有多少啊？况且是农村。在那里，人们哪里懂英文？哪里知道英文报纸的编辑？哪里知道西·瓦伊·金达默尼呢？国大党的伙伴们宣传：请说，你将投拉其普特人的女儿的票呢？还是去投阿拉哈巴德妓女金达默尼[1]的票呢？有谁会去投妓女的票，国大党的女候选人获胜了。金达默尼到甘地先生面前哭了一场。”

---

① 金达默尼是男子，宣传者故意把他说成是妓女。

“你看看吧，掌握宣传工具的人们在做些什么！这就是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自由和国大党的非暴力。”杰塔评论说。

“真是绝透了！甘地先生说什么了？”纳罗德姆问。

“甘地先生表示非常难过。可怜的甘地先生能做什么呢。”

“不，我是问，甘地先生没有为反对这种做法而绝食吗？没有让国大党候选人辞职吗？”

“我说过，恋爱和竞争都是合法的，选举就是竞争！这并不是甘地先生的私事。”

纳罗德姆把汽车停靠在达拉的房子前面。达拉不得不彬彬有礼地说：“你们几位都很累了，请上楼喝杯茶……”

杰塔迅速走下车来。纳罗德姆也没有异议。布里杰比哈里也一起下了车。

纳罗德姆问达拉说：“你们站里刚才吵什么卖选票、买选票的？选票一般在进投票站时才拿到，把选票投入票箱之后人才出来。要是不投，就不能进第二次。手上打有记号呢。”

布里杰比哈里笑了笑。杰塔为了不使达拉多说话累着，便解释说：“你领了选票不往票箱里投，随身带出来，把它卖给我。我在你以后进去。票箱里面谁都不能看。我可以把一百张选票一起往票箱里投。”

“我的天哪！”纳罗德姆叹了一口气说：“为了能争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怎么能用这些手段来进行竞选呢？如果使用这种手段进入议会的话，那么进到议会之后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这是组建民主政府的方法吗？专政都比它强呢。”

“否则独裁者从哪里来呢？”达拉问：“这样就可能选出独裁者来的。难道还能剥夺业已当选的坏人的权利吗？”

“谈专政有什么意义呢？”杰塔大声说道：“难道现在不是国

大党专政吗？一切政府都是专政的政府。任何一个政府的实力和权力只受其本身的意愿和决定所制约。确认罢工为非法，是什么呢？宣布国家服务团为非法组织、逮捕所有的共产党人、稍有嫌疑就予以逮捕以及未经审讯就予以囚禁的法律是什么呢？不招收共产党人当政府雇员的命令是什么呢？五千名工人被怀疑为共产党人而遭你们'西'工厂解雇，这是什么呢？这不是专政又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于政府为哪一个阶级谋利益，是窃贼者们的专政呢，还是劳动人民的专政。"

纳罗德姆看到达拉已经累得厌烦了。他立刻站起身来说道："老兄，我坐得太久了，你们想走的话，我就把你们送到格纳德·布莱斯。"

随着选举的旋风，夏玛的一些事情也使达拉的头脑里产生了一股旋风。她同情夏玛，就像同情一个有病的姐妹那样。她想：既然德埃夫人会这样嚷嚷，如果默尔西的话是正确的话，那么纳特夫人就不会嚷嚷吗？博士先生的生活不就乱套了吗？自己内心的种种感情也可能会被人捕风捉影地猜疑，虽然猜疑是可以消除的。

达拉开始想象：纳特夫人将会怎么样呢？难道会像德埃夫人那样吗？德埃夫人多少有些理由，纳特夫人能有什么理由呢？也许她真的看到我跟博士先生在一起了吧！想到这里，达拉感到非常沮丧。她决定：不管怎么样，如果被人这样猜疑的话，那就有必要去消除这种猜疑，可是要有机会。

达拉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见见纳特夫人，到时候一切自然会清楚的。她不想见纳特博士，只想见见大嫂。可是纳特虽然知道她的心思，还是推托了。所以达拉尽管想和纳特见面，却一

直没有给他去电话。

三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纳罗德姆把达拉带去了俱乐部。达拉九点钟回到住所，布伦黛伊告诉说："那位博士先生来过了。"

达拉立即给纳特的住所去了电话。听到老仆人熟悉的声音说："我是先生的用人，您是哪位？"

"我是达拉·布里，请太太听电话。"

"您要哪一位？这是计划委员会博士先生的别墅。"

"对，请太太听电话。"

"小姐，我听不懂，请老爷听电话吧？"用人叽咕地说。接着传来了博士的声音："您好！"

达拉对博士先生来访未遇表示歉意，并且主动说："我明天上您家去好吗？"

"你买了汽车了吗？还学会开车了？"

"现在哪里买得到啊。纳罗德姆说，那辆车不好。有的是出租汽车。"

"嗯，太远了。你也不知道地方。我下午去你那里。"

达拉要求说："好吧，请您听着，一定要把嫂子带来。到现在为止，您还没有让我见见她呢。您不让见，我不干。请您明天一定带她来。"

"好吧，我明天四点钟到你那儿去。"

"那就请您一定要把嫂子带来。"

"好，看情况吧。"

"别看情况，我等着她。"

"好吧。"

达拉热情洋溢地做好了准备。晚上和下一天她还一直在想，

说些什么话，怎么说，这才能使情况完全明朗化。……父亲的事情，哥哥的事情，在阿格尔瓦拉夫人家给孩子们教书的事情！在很久以前，当她很小的时候就跟博士先生认识了。

纳特独自一人来了。

达拉感到很失望，抱怨他没有把嫂子带来，不让她见见。博士满脸不高兴，勉强笑了笑说："好吧，以后再说。"

达拉思忖，她的努力白费了。博士不想让她见他的妻子。她有什么办法呢？话再说多了也不好。她一直在想，也许情况已经恶化到了这种程度，博士先生觉得暴露出来有失体面，已经失去改善的希望了。……也许是草率完婚的吧，内心却不中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不好了。……怎么会做出这种错事来呢？

选举的风暴完全平息下来了。一部分人修筑起来的推翻国大党政府的空中楼阁就像云雾似地早就被吹散了。印度的所有的邦都建立了国大党政府。各级立法会议中国大党占有决定性多数，可是抨击国大党政府的人数比前有了增加。有几个邦里共产党人也进入了立法会议。人民院里五百名议员中有三名是共产党人。现在共产党不能被称为非法的了。依据法律，共产党的地位与其他政党完全相同。然而推行的仍然是原来的制度。官方正在谈论对五年计划成功或者失败的种种估计和促使五年计划得以成功的种种努力。达拉已经调到了工商业部工作。

一天晚上，纳罗德姆在电话里跟达拉说："爸爸想认识一下纳特博士。爸爸跟他的'戈巴尔沙赫父子商行'有老的贸易关系。我父亲问：请他来吃饭好呢，还是来喝茶？要是他喝酒的话，那就吃饭好。爸爸叫你也来。"

达拉不知道纳特会不会喝酒。她想他也许会喝酒，因为他在英国呆过，可是不能肯定，于是便回答纳罗德姆说："如果请我的话，那就喝茶吧。"

纳罗德姆又说："默尔西姐姐说过，还有位纳特夫人。把她也请来比较好。"

"对，是比较好。"达拉附和说。

请客约在星期日晚上。达拉心里非常高兴，这就好了，他一定会把嫂子带去的，见上一面就行，其他以后再说。

达拉到"埃·埃"公馆时，博士还没有到。纳罗德姆一见到她就满脸不高兴地说："默尔西和你从哪里虚构出了一个纳特夫人的神话呢？"

"怎么？是什么样的神话？"

"爸爸在电话里说，请把纳特夫人也一定请来。博士表示惊讶，回答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什么纳特夫人。他还没有结婚呢。"

达拉不禁觉得太意外了。但她微笑着掩盖自己的窘态，说道："是你自己说的：姐姐说有纳特夫人。"同时心想，这真叫人糊涂了，等会儿瞧吧。博士先生毫无疑问曾经跟我说过："我的妻子哪有这样聪明呢？"他还曾经保证让我见见她。现在却成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神话了。

阿格尔瓦拉先生对纳特博士很亲热，提到跟"戈巴尔沙赫父子商行"有老关系，在这个季节还从索讷万和格达里进白糖。他有一次在拉合尔还见过纳特博士的父亲代维拉尔·沙赫。阿格尔瓦拉谈论并且询问了五年计划中有关私人企业和各国营企业得以扩展的机会。

阿格尔瓦拉夫人赞扬了达拉，提起话头说："真是个很好的

姑娘。我把她当作是妹妹。她非常爱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住了有半年。孩子对她很亲热，只听她的话。她说，她在我这儿是个冷酷无情的家庭教师，我说哪里找得到比她更好的姑娘啊？"

"冷酷无情的家庭教师？"布兰纳特[①]以吃惊的声调打断说："她早已是很多母爱中心的家庭教师喽。"

阿格尔瓦拉先生和夫人对纳特的话哈哈大笑。阿格尔瓦拉夫人因为纳特对自己的话开了个玩笑而感到兴奋。她没有改变话题，说："可我要说上一千遍，这位可怜的姑娘一点也没当官的架子。早先我在难民营里见到她时，她是个什么处境啊？"

达拉把眼睛从纳特身上移开了，可是纳特没有朝她看，好像眼神定住了似的。他一面思索，一面从口袋里拿出香烟盒，朝阿格尔瓦拉先生递过去。

阿格尔瓦拉先生把三五牌香烟盒递向博士说："抽这个吧，香烟盒就在你面前放着嘛。"

"您抽吧，我习惯抽绞盘牌。"纳特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阿格尔瓦拉夫人继续说道："后来我跟拉沃德先生说，这样一个有才能的姑娘……"

纳特想走了，便朝着达拉问："你留下来呢，还是我送你回家？"

达拉也向阿格尔瓦拉先生和夫人告辞。

博士把汽车一开上路便说："你让我出什么洋相？哪来纳特夫人呢？你到处宣传是吗？"

"大人物就是这样，我以后不跟您说话了。……"达拉脱口而

---

① 即纳特。

出。她害怕自己不礼貌，又说道："这么久了，您一直把我当作傻瓜。"

"傻瓜是你自己当的。你报复报得好啊，可是你怎么这样认为呢？你没有想一想吗？你是个很精明的人，……"

"您过去不是说过，'我妻子哪有这样聪明呢？'还说过要让我见见嫂子。"

"唉，他是我的老用人普伯辛赫。保管东西的用人称他为我的妻子。这个保管东西的用人偷了东西跑了。普伯辛赫说，以后由他来做饭，打打扫扫也由他来干。他就跟我在一起住。"

"可我几次三番地要求见见嫂子，您为什么不说呢？"达拉抗议他霸道。

"你尽说没有用的话，每当有什么事情，我没有主动说吗？我什么事情没有跟你说过？是你自己胡乱猜想出来的。"

现在达拉还有什么脾气可发的呢？她心潮澎湃，感到无比快乐，说道："要使人相信，就该作弄人吗？"她朝博士看了一眼，期望得到回答。她此刻好像不是坐在汽车里而是在随风飘荡。

"最终玩笑还是开在我身上。刚才那位阿格尔瓦拉夫人在说什么？你是怎么进难民营的？"

"她说得对。"

"在难民营里？既不在娘家，也不在婆家，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什么婆家。"

"什么意思？"

达拉的住所就在前面了，说道："回家告诉您。"

十二

在就格马尔印刷厂的产权跟里基拉姆打官司的时候，奈耶尔和布里变得很亲热了。但要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对布里来说是很困难的。布里感觉到奈耶尔在日常行动中往往总表现得盛气凌人。这种感觉唤醒着他一系列痛苦的回忆。

分治前，在什哈勒米门市场的一起纵火案中，布里无缘无故地被逮捕了。甘娜格闻讯去看守所探望他。奈耶尔为保他出狱而免费辩护。布里从看守所获释后曾去牛奶市向他表示感谢。奈耶尔礼节性地接待了他。成为朋友之后，奈耶尔运用当律师的手腕为布里向甘娜格求爱，接着就跟布里闹翻了。奈耶尔的那些话在布里的记忆里就像触摸到一块烧红了的铁一样灼人心肺：你诱骗了一个感情脆弱的姑娘。她为你的爱将不得不跟家庭断绝关系，将不得不放弃人们对她的同情、社会地位、富裕家庭的优越条件这一切的一切。你为了爱情将给她什么呢？将为她作出什么牺牲呢？……也就是说，布里是个没有任何能力的人。他不过是在争夺一种无法兑现的权利。

布里既感激奈耶尔在拉合尔对他的帮助，也愤恨奈耶尔对他的侮辱。尽管奈耶尔反对，布里还是得到了甘娜格。在这场斗争中布里把奈耶尔击败了。出于这种骄傲的心理，布里打算原谅奈耶尔。但是在印刷厂的这场官司中，布里对奈耶尔又是感激不尽了，还不得不去讨好一番。布里并不喜欢这样。他想自己宽慰自己：这有什么呢，甘达是姐姐。奈耶尔在亲戚关系上和年纪上都比自己大，帮我们忙是他的职责。然而他还是想为奈耶尔做点什么，有所相应地报答他。

这是一九五〇年一月份的一天。布里很早就去奈耶尔那里了。这天是星期日。奈耶尔没有出庭。天气很冷，所以他七点半还在被窝里坐着，喝茶提神。布里亲热地在他床边坐了下来。

甘达问:“伯布莉在做什么，起床没有？这样冷的天气，你这么早来有什么事情吗？甘娜格在做什么？”

布里回答说，他打算去苏德先生那里。去迟了，大家会围住苏德先生的，还是早一点好。他望着奈耶尔说:“姐夫，‘默贾纳’案件方面，政府想再请两名律师。我已经跟苏德先生说了。德利洛格金德·伯加也在努力。您到苏德先生那里走一趟，大家见见面吧。”

“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去过他那里。”奈耶尔把棉被朝两只肩膀上拉了拉说:“为了案件而去会使人感到是奉承。再说我有什么求人的呢？人家伯加两年前就是国大党党员了。”

“您别在乎这个。”布里劝慰说。

“谢谢你这样关心。不过，朋友，我不能这样侍候人。”奈耶尔用英语说。

甘达一边把茶杯递向布里，一边赞同布里说:“这谈得上什么侍候人呢？平时你不到人家那里去吗？”

布里很不高兴。心想不去接茶，起身就走。但他压住了火。他为了掩盖自己愤怒的情绪，跟纳诺说了一阵子话。后来他跟奈耶尔开玩笑说:“我来得太早妨碍你了。好吧，幕间休息过了。现在该把‘日场戏’的美梦做完了。”

甘达挽留布里，可是他没有再坐就走了。

布里回到家里，为奈耶尔的傲慢的态度而对甘娜格发火，说:“他神气得不得了，简直是要让部长去他那里求他受理诉讼

案子似的，或者，好像是我要拿诉讼费似的。你曾经说，他们经济很拮据。他出几次庭只有十至二十卢比，可是仍然是从前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在拉合尔时，他瞧不起父亲的收入，谁有他本事大……”

甘娜格打断他的话说：“他有他的性格。和你有什么关系？别提了。”

奈耶尔的经济实际上是很困难。他已经把存放在银行保险柜里的首饰和证券找到了。他的和拉金德拉的各自拥有六万卢比的所有权也被承认了。他在门蒂市场的寓所里住不下去，便以认领的方式在拍卖中把位于“新区”靠近法院的一块地皮买了下来。地皮的实际价格还不到三万卢比，但是在认领的基础上喊价人都以超出实际价格的三、四倍喊价。认领是没有希望从政府那里取到现金的。一般人都想到，要是认领一卢比能拿到四安那，那也算是多的了。奈耶尔出价出到九万卢比买下了这块地皮。布里和其他朋友都反对干这种蠢事，但是奈耶尔犯愁的是房子。他现在正在盖房子，把一切都卖了，花在盖房子上面。为了能把房子盖起来，他还不得不抵押地皮来借债。债息负担很重。说起来现在他的律师行业不错，通常有五、六百卢比的收入。可是过去在拉合尔时房租就收三、四百卢比。他的生活习惯还是老一套。布里本来是很乐意去帮助他的。现在他觉得奈耶尔甘愿蒙受损失，只不过是为了轻视他。

布里和奈耶尔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甘娜格、甘达和双方家庭的人也很苦恼。

乌莎住在索讷万的时候没有能继续上学。她来到了贾朗达尔，布里为了不让她错后一年，便把她送进大学二年级插班。分治骚乱后各项制度都出现了疲沓的现象，所以她在这方面并没

有遇到特殊的困难。但是为了能通过大学考试，乌莎不得不拚命用功，还请了一位辅导教师。少念一年书对今后多少会有影响。乌莎为了取得文学士学位，一定得勤奋学习。在伯西一尼加尔坎，拉姆卢帕亚先生的住房里没有电灯。乌莎想在晚上也能够看书，从十二月起就到维格尔姆布拉的哥哥这里来了。在乌莎考试之前，默亨德拉·奈耶尔的弟弟拉金德拉·奈耶尔中尉有三星期假期，来到了贾朗达尔。拉金德拉跟甘娜格早就相识。他经常来找嫂子的妹妹。

拉金德拉来贾朗达尔成了乌莎学习中的很微妙的障碍。

拉金德拉是在四六年考上文学士学位的。他除了学习外，对其他一切事情都很感兴趣，好歹混了个毕业，但他没有勇气去读文学硕士学位了。他希望靠熟人帮助弄些资本做点生意，或者找个好差事干干。他还想依赖家里的那份产业。可是分治使一切情况都起了变化。

分治之后，拉金德拉只要一有机会就设法找工作做，持续了六个月，却没有能找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大哥刚摆脱了困难的境遇，正试图在贾朗达尔立足当律师。他怎么能向大哥要钱做生意呢！一九四八年年初，他为自己能被选进军队而进行了努力。他是一个健康、强壮、精明的小伙子，终于被选上了。

拉金德拉·奈耶尔集中精力完成了艰苦的军训。一九五〇年他成了一名中尉。现在他的动作不像从前那样鲁莽了。甘娜格也不对他生气了，也不讨厌他跟乌莎说话。

乌莎快满二十岁了，不比她姐姐长得差，不像姐姐那样说话尖锐刻薄，但比她姐姐要活泼，傲慢。虽然没有周围人的议论压力，她的行动举止还是检点的，但不是那么拘束。仅仅跟拉金

德拉说过三次话，乌莎便接受了他的目光。拉金德拉和乌莎的感情，甘娜格也看出来了。

甘娜格跟布里说："两人都愿意。对于乌莎来说，还有谁比他更好呢。母亲和父亲也不会反对的。"

布里也不反对这种看法，但是他说："现在他们交往太密切不大好。让拉金德拉跟他哥哥和嫂子说去，你别吭声。你是知道奈耶尔的脾气的。他会以为他弟弟快要当上尉了，所以我们在巴结他。你让他们自己把事情提出来。要是乌莎考完试，那么毫无疑问在天热时就可以把婚事办了。"

甘娜格对甘达和奈耶尔并没有任何意见，可是当布里阻止时，甘娜格就没有跟甘达谈起这件事。她不想自己说了而伤害布里的自尊心。整整过了四个月，四月份拉金德拉·奈耶尔又来到了贾朗达尔。这次他是请了六个星期的假来的。以往几年里，拉金德拉很少来贾朗达尔。他是在比雷利军营里，放假时一般都去门苏里和奈尼塔耳。这一次，他夏天也是在贾朗达尔住。每天都去在模范区的甘娜格家。乌莎放假正在准备考试。

拉金德拉现在总说英语。他的观点完全是另外一种观点。他在甘娜格和布里面前经常毫不怕羞地说："让我们去看场电影吧，""让我们去散散步吧。"喝茶时，嫂子把乌莎叫来了。

处于这种情况，乌莎怎么念得进书呢。她的两只眼睛里充满着另外一种神情，根本盯不到书上。甘娜格一旦不允许，乌莎的脸便会拉长。于是甘娜格只好叮咛说："好吧，早点回来。"

甘娜格记得：六七年前，她跟布里见面总是偷偷摸摸的。现在的小伙子和姑娘的勇气有多大呀。她为什么要去阻止他们呢？可是甘娜格直率地提醒说："要散步，看电影，等乌莎考完试后有的是时间。你让她准备一下考试吧。"布里心里很生

气，对甘娜格说：“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认得我们。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遛马路不好。要是拉金德拉这样急不可待，那就结婚吧，不用吵吵嚷嚷了！他们愿意，为什么不来提亲？拉金德拉是个男孩子，他们不在乎。姑娘是我们的，我们名声要紧。”

甘娜格惊异地说：“你怎么说这种话？”

布里生气了。说：“你每一件事情上都想争论。你不考虑考虑实际情况。”

从走廊里传来了姜尼先生的叫唤声。甘娜格不得不沉默下来。那天晚上她就没有允许拉金德拉和乌莎去散步。

拉金德拉在贾朗达尔快五个星期了，没有一天不来找乌莎的。甘娜格到走廊里把拉金德拉叫了过去。

“你过来一下听我说。”甘娜格问：“你究竟想怎么样？你们两个这样逛来逛去合适吗？”

“您有什么意见？嗯，我们想结婚。”拉金德拉坦然回答说。

甘娜格按捺住笑说：“兄弟，你想结婚，那么你就应该这样把话说出来。你跟姐夫、姐姐说过没有？”

“他们哪会不同意呢？是我要结婚嘛。”拉金德拉说：“乌莎是同意的。要是你们同意的话，那就太好了。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人，见到别人满意你就高兴。”

“你在军队里学的是射击呢，还是耍嘴皮子？”甘娜格亲切地责备说：“姐姐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

“现在说有什么用？”拉金德拉说：“现在一下子结不了婚。等我回去写份申请书报批。批准得有三四个月。我在明年四五月前请不到假。即便能请到两至四天的假，那有什么用呢？结婚以后，我们想到克什米尔去。”拉金德拉说完，微微一笑。

甘娜格开导说：“明年很好。可是你们应该有个结合的基

础。这样的话，那就要把事情定下来，先订婚。"

"这种俗套没有必要。"拉金德拉说："一旦时间方便就结婚好了。"

"订婚也是结婚的一部分。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你要懂得自己的职责。"

"您愿意的话，那我没有意见。"拉金德拉捏着手指，表示心里很气愤，但是接着说："您和大哥不会说未婚夫妇在结婚前来来往往是不对的吧？有旧思想的人对这一切都认为是不合适的。而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接触。"

"好，我不反对你们见面，但是应该订婚。你今天就代表我去跟姐姐说说，不然我就不让你跟乌莎说话。"

"我今天就去说，可是姐姐，今天却……"

"不行。"甘娜格摇摇头。

"姐姐，对不起！"拉金德拉笑了笑双手合十说："您真好！"

"去你的！别迟了。"甘娜格不得不说，同时心里想："没有给布里看见总算好。"

第三天晚上甘达来到甘娜格家。姐妹俩单独谈话。甘娜格说："姐姐，有这层关系肯定是好。可是假如你们早就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您该先暗示一下才对！"

甘达羞惭地说："我跟你说什么呢，你姐夫喜欢拉金德拉跟乌莎结这门亲。事实上只要拉金德拉喜欢就行。我跟他说过，我去跟甘妮，或者布里说说。你是知道的，他脾气很暴躁，要你什么都别说。他说：我们的家境不如从前了。布里现在成了大人物。万一他嫌弃，那将如何是好？他也许要为自己的妹妹找个部长的儿子，或者是工厂主的儿子呢。你让小伙子和姑娘自己决定吧。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甘娜格气愤地说:“姐姐,姐夫太过分了。他这样想对吗?我们那一位对他是够尊敬的了。”

甘达承认说:“你说得对,我也当着我这一位的面说过。没有跟你说,是怕你不高兴。算了,你让它去吧。”

甘娜格没有把布里说过的话说出来。她想,说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样,要消除双方含有敌意的情绪。可是她心里很不高兴。她一面想,姐姐真的会那样毫无顾忌地批评姐夫吗?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另一面又想,布里瞧不起人的情绪确实很严重。

就这样,在拉金德拉假满之前,拉金德拉和乌莎订婚了。在举行订婚仪式时,布里和奈耶尔紧紧拥抱在一起,非常亲热。

立法会议第一次常会结束后,布里从西姆拉回来了。晚上奈耶尔和甘达来模范区见他。拉金德拉来信说,从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起,他肯定会休假。应该把婚事安排在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甘达和奈耶尔是来找布里和甘娜格谈这件事的。甘娜格出于爱好和勤劳,在房前种了些花草。这时正是五月初,因为天气热,她便在那里放了几把椅子。

奈耶尔感到,布里在这两个月中间有了很大的变化。说话的态度很严肃,开口之前总要停顿一下,斜着脖子思索一番。奈耶尔很喜欢西姆拉,询问着有关西姆拉的一些事情。

布里略微斜着头说:“姐夫,法院将在八月份继续关闭。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到那里可以在我寓所里住。”

“你为什么不去西姆拉?”甘达问甘娜格说。

“我怎么能扔下《观察家》走呢?四天时间去不成德里。”

甘娜格的话没有说完,奈耶尔便说道:“谢谢,我是希望白住房子才去西姆拉的吗?我要去的话,就付房租。”

布里缄默了。

甘娜格低下了头，起身到里面去了。

甘达走进去一看，甘娜格正用纱丽边捂着脸在哭。甘达安慰她。甘娜格擦了擦眼泪说："他们快要成为亲家了，彼此的感情却这样。"

甘娜格不想来外面，可是甘达不依，把她拉了出来。奈耶尔没头没尾地开了下玩笑，自顾自哈哈大笑。布里勉强地笑着。奈耶尔对自己的鲁莽无礼正在竭力掩饰，而布里对奈耶尔的态度装做毫不在乎。

甘达一出来就指责奈耶尔，说道："你不管什么时候说话都没有分寸。这是什么风度呀！对别人的好意要有个好的答复才对！对待亲家是这种态度吗？"

奈耶尔板起了脸，说道："我对我自己说的话感到很遗憾。"他承认说："可是，布里，我刚才并不是藐视你的好意才说这番话的。我是怨我自己无能为力。好吧，我向你们两位道歉。"

"姐夫，没有事儿。我早就不当一回事儿了。"甘娜格的气消了。

表面上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然而事后布里和甘娜格之间还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吵了一场。布里列举了奈耶尔的一些行为，想让甘娜格知道，奈耶尔内心卑鄙，非常瞧不起人。

奈耶尔已经对自己的粗暴的行为表示遗憾了，所以甘娜格不想说奈耶尔内心卑鄙，非常瞧不起人。布里火了，发脾气说："你对他很信任吗？这种偏袒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你是在煽动这种已经按捺住的情绪。为了按捺住这种情绪，我说话都不得不有所克制。"

甘娜格用含着泪水的红红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下，毫不

含糊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明白了！"

"我说得够明白了。"布里气势汹汹地说，并且提出了一些含意模糊不清的证据。

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的结局表面上还很好。奈耶尔早已决定，一旦跟布里有了这层亲戚关系，他就将改变自己对布里的这种冷漠的态度。在拉金德拉和乌莎结婚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这样。

然而在办婚事的时候布里和甘娜格之间还是发生了一些口角。婚礼前三四天，乌莎身上涂上姜黄[1]，开始唱赞美诗，这时布里的母亲想念达拉哭起来了。

甘娜格对布里说："这时候把妹妹请来是再好不过的了。"

布里骂她愚蠢，说道："你干什么想掀起一场风波，弄得大家惶惑不安呢？你不知道，我已经写信去叫她来了，她连回信也没有。她早该来的，却不来。你是知道的，现在索姆拉杰跟他嫂子有了两个孩子。处于这种情况，你要让他，让达拉，让全家都遭殃不成！"

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天甘达的小用人到格马尔印刷厂来送信。甘达在从德里来的甘金的信里附上了一张纸条。甘金的信里为甘娜格也捎来了音讯。甘达得到了母亲身体欠佳的消息后准备去德里两天，她问甘娜格是否也去。

甘娜格那时候去不了，布里因为开立法会议尚在西姆拉，两三天后才回来。甘娜格不能把房子扔给希兰马伊去照管。住在伯西一尼加尔坎的婆婆也正在发烧。甘娜格还得去那里看看。

[1] 按照印度的风俗习惯，新郎、新娘在结婚前几天要在身上涂上姜黄和油。

怎么能扔下有病的婆婆不管而去看母亲呢？甘娜格从印刷厂回来时到甘达那里去了一下。她表示自己力不从心，说："等他回来，我们俩再去看妈妈。要不然，我一个人在下星期四晚上准到德里去。你到了之后一定要给我来个电报，说说妈妈的情况。"

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布里回到了贾朗达尔，他非常忙，实在去不了德里。甘达从德里回来之后安慰他不要担忧。布里准备过一星期就去。

第二个星期四清早，布里正去洗澡间洗澡，电话铃响了。甘娜格听过电话马上就喊布里："你来听，你来听，吉尔从印刷厂来电话说，你弟弟吉绍尔金德从霍希亚尔布尔来了，正问起关于达拉和希萝的情况。他正在听电话，你自己跟他说吧。"

听到电话里说的话，布里的脸沉下来了。他在电话里说："你从印刷厂把鲁尔杜一起带来，他会领你到这里来的。来这里说话好。"

布里现在仍穿着晚上的衣服——土布内衣和下裙，他就这样地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由于突如其来的焦虑，他将下巴靠在右手紧攥的拳头上，口中不禁说出："不知道这个姑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

"什么事情？是谁？"甘娜格忧心忡忡地问。

"达拉喽。还有谁呢！"布里把手从下巴上移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吉绍尔金德说，希萝的丈夫莫汉拉尔说：达拉把希萝从家里领出来送到她娘家去了。而希萝从来没有到过霍希亚尔布尔。现在根本找不到她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是怎么把她带走的？"

"等吉绍尔金德来了才明白。"布里朝窗外看了看说："在印

巴分治时，希萝就有一个小男孩。达拉是怎么到她那里去的呢？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希萝会去什么地方呢？”布里走进洗澡间，趁吉绍尔金德没有到先去洗个澡。

甘娜格并不认识吉绍尔金德。布里是在德里法院跟甘娜格结的婚。那时候他没有条件花钱请人迎亲。布里说：“大家都没有一个住处，到处是一片惊慌的景象。在这种时候怎么搞奏乐唱歌、迎亲设宴呢！”

拉姆杰瓦亚先生由于布里在婚姻方面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并且没有请他去参加婚宴，便生气了。由于生这份气，侄子办婚事时该送的礼品和给侄媳妇的见面礼钱，都省了下来。在乌莎办婚事时他也并没有不生气。拉姆卢巴亚先生亲自到霍希亚尔布尔去请他，但是拉姆杰瓦亚先生气是消了，却不打算为姑娘的婚事花费一文钱。布里想起这件事情就恼火，说道：“这些人装出生气的样子，跟我们断绝了关系。现在有难处了，干什么要找到我头上来呢？”

吉绍尔金德很苦恼。他告诉说：“希萝，或是莫汉拉尔，三年来没有来过一封信。给他们写信也没有回信。十天前，莫汉拉尔的父亲杰吉欣来了封信。他在信里表示很愤怒，说他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希萝回婆家的消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不及时将姑娘送回的话，莫汉拉尔又要结婚了。今后对于我们的姑娘，他就不负任何责任了。”

拉姆杰瓦亚收到亲家的信后不知如何是好，很是担心，三年来这个姑娘在哪里呢？为了把情况弄清楚，他就立即让吉绍尔金德到德里来。

莫汉拉尔很生气。他说，拉姆杰瓦亚对这封信是怎么个回答法。希萝并没有给他写过信。她走了已经三年了。平时她就

几次三番地吵着要回娘家，每天都跟他吵架，没有不吵的时候。他同意了，下星期日早晨送她上火车。跟她说，给娘家去个信，让他们到车站接一下。星期五傍晚，莫汉拉尔从机关回来，家里的门锁着。邻居妇女们把钥匙给了他，告诉他说希萝的姐姐来过了，把希萝和孩子带上出租汽车走掉了。说希萝要去娘家。

听说是达拉，吉绍尔金德完全不相信。莫汉拉尔告诉他说：达拉在婆家房子着火时没有死，逃出来了。在把希萝接走前几天，达拉还来看过希萝。达拉告诉希萝说，她在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里工作。达拉是从莫汉拉尔的要求认领财产申请书里知道他们在舍格迪讷格尔的地址的。莫汉拉尔对希萝和达拉的这种恶劣行径感到很气愤，他既不想去打听达拉，也不想给霍希亚尔布尔写信。既然女人不服管束出走了，他为什么还要去讨好她呢！他以为希萝会后悔的，会讨饶的，会回来的，直至现在他连一封信也没有给她写过。他说他并不在乎。现在是他父亲写去的信。

由于希萝的无礼，莫汉拉尔很生岳父全家的气。他也不叫吉绍尔金德住下。吉绍尔金德觉得跟他提起达拉没有什么好处。要是他给贾朗达尔写信，那么他到哪里去等回信呢？他干脆坐晚上的火车，早晨就到了贾朗达尔。

布里扶着下巴忧心忡忡地听完了吉绍尔金德的话，没有办法去领会其中的奥秘。他想了想对吉绍尔金德说："达拉没有来过这里。只有到德里去打听一下。你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去洗个澡，喝点茶或者饮料，然后再想法子，应该怎么办。"

吉绍尔金德感到惊讶，说："达拉没有来过这里？什么原因呢？来信中谈过情况吧？"

布里摇摇头。

"这算什么呢?"吉绍尔金德忧愁地说:"既不住在婆家,又不住在娘家?把大家都毁了?"

布里没有对着他看,一句话也不说。

吉绍尔金德在面前坐着时,布里一直板着脸。当他去洗澡后,布里愁眉苦脸地对甘娜格说:"我一点也不明白,达拉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难道是在报复吗?她把一个有孩子的年轻女人教唆坏了。我们是有身分的人家。要是伯父来闹,那就麻烦了。已经过了三年了,现在怎么会这样呢?她是要让我们把脸丢尽。希萝也真单纯……"

是在报复——甘娜格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你在说什么呀?是什么事?什么报复?"她问道。

"叫我怎么告诉你呢?我都晕头转向了。"布里敲敲脑袋。

吉绍尔金德非常焦急,马马虎虎地洗了个澡,把双叠围裤往腰里一围就来到了客厅。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身子,一边走过来。甘娜格把脸转了过去。吉绍尔金德的注意力并不在她那边。从下层人们的行为来看,他的举动并没有不合适的地方。甘娜格走到后面的走廊里去,她从那里叫道:"我叫人送茶和冷饮来。"

吉绍尔金德想喝冷饮,他没有想到要穿上衬衣。他对布里说道:"你跟我一起走一趟。达拉在搞什么名堂呢?不问问我们就把女孩子从婆家接走了,这是什么意思?要是莫汉拉尔再结婚,那么难道达拉把希萝和孩子在自己家养一辈子?你今天就走。"

"我去。"布里同意说:"可是莫汉拉尔会说什么呢?已经过了三年了,他为什么这么久不说一句话呢?"

吉绍尔金德生气地说:"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算这样,可是希萝为什么不给你写信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呢？既然婆家人虐待她，那她应该给你一个音讯嘛！”

“叫我怎么说呢。那时候达拉就在当地，也许跟她说过。两个人彼此交换过意见。达拉岁数大一点。过去希萝遇到事情经常跑到你们那里跟她商量的。”

“大也大不了多少，只不过差六个月。”布里说。

“毕竟是大。只有她住得近。也许希萝跟她说过自己的苦衷。达拉自己抛开婆家和娘家才获得自由的，也许说过：‘你也像我一样图个快活吧。’”

甘娜格对吉绍尔金德的话很反感。她朝布里看看。

布里反驳说：“哪里谈得上图个快活呢？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有她的一些利益。她现在很体面地在政府机关里工作。”

“不在婆家呆着，这算体面吗？”吉绍尔金德打断他的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看法。不过把我们的女孩子拐走，这是什么意思？”

“这说得上拐走吗？希萝并不是什么小孩。”布里的声音变得严肃了。

“莫汉拉尔气得三年没有吭声，那么希萝肯定也会发脾气的。她难道是经达拉一说才抛下丈夫和孩子而走的吗？”甘娜格对丈夫说，但话却是说给大伯子听的。

布里示意甘娜格不要说话，他说道：“嗯，希萝早就应该亲自写封信给你，她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布里把话点到这里为止。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不去德里了解一下能说什么呢？我们今晚就走。”

“叔叔不在这里吗？婶婶、乌莎、赫里在哪里？”吉绍尔金德问。

“你来的时候赫里早就去学院了。父亲带着母亲到索讷万去了，要住些日子。他老人家一直惦着索讷万这个地方。你的衣服脏了，换一换吧，我叫人拿来好吗？”布里示意吉绍尔金德穿上衬衣。

“我有衣服。”他还是那样坐着，用手指在胸脯上抓着。

甘娜格从桌边站起来走开了。吉绍尔金德和布里对问题进行猜测，又从多方面做了考虑。平时甘娜格坐九点半的公共汽车去办公室，布里在家时一般都是一起走的。现在她为布里和吉绍尔金德把饭盛好，自己进厨房吃饭去了。

布里对吉绍尔金德解释说：“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到达德里不好，我们坐夜里的火车走，清早到太阳出来就到德里了。你整整一夜没有睡，也累了。我叫人给你支好了床，歇歇吧。我好几天没有出去了，印刷厂和报社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黄昏前我就可以回来。”

由于耽误了时间，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布里和甘娜格只得坐马车进城。布里在吉绍尔金德面前一直板着脸，这时他心里非常焦急不安。为了不让马车夫听懂，他便用英语说：“这将是一件十足的丑事。这个笨蛋是不会明白的：三年来女孩子躲着不出来，那么肯定是逃出来的。不然的话，她不去自己娘家？逃出来也罢，落进火坑也罢，跟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达拉为什么要插进中间去呢！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对我们有威胁性。我们对达拉的行动不负任何责任，只不过是考虑到名声不好听而已。”

“达拉是不会强把希萝带走的。”甘娜格支持布里说。

“他说莫汉拉尔又要结婚了，那么女孩子将怎么办呢？莫汉拉尔在三年间也许还做过努力。女人在这种人家不过是做点吃的、缝点穿的，当个用人罢了。他无计可施时也许就想到把权威

人物找来。希萝是个成年人，她不愿意回去，那我们有什么法子呢！双方都沉默了三年，搞什么名堂啊！达拉有必要去那里自找麻烦吗？”

“达拉知道我们的地址，你也给她写过信。她不给这边回信，却亲自跑到他们那边去。戈宾德拉姆的家里她也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甘娜格怀疑说。

“叫我怎么说好呢？”布里回答说：“她大概是不想露面吧。”

“为什么？你刚才说，她是在报复，这是怎么回事？”甘娜格以焦急而又神秘的口吻问。

“我在她悄悄地跟阿瑟德幽会时把她抓住了。可能她还在生这份气。我问她在耍什么花样，她为了表明自己清白而把头撞破了。”布里继续说道：“我还就索姆拉杰这件事给她写过信。她没有回音，你去理解吧。我们能借哪件事情去跟索姆拉杰吵架呢？”

甘娜格沉默了。她回忆起了布里自己悄悄地幽会的情景，回忆起了在同样的情况下，在奈尼塔耳被奈耶尔和甘达看见的事情。她对奈耶尔的高尚品德很感激。她还想起戈宾德拉姆先生从德里的来信，信中说：“达拉这个女孩子是个有德行的人。”姐夫也说过：达拉的婚事是违背她本人意愿的。……

到达印刷厂，在开始工作之前，布里把甘娜格叫到一边说：“我去德里不合适。你曾经想去看看母亲，你去一趟吧。达拉的地址戈宾德拉姆那里有。达拉的心事我一点也说不上来。结婚的时候和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她还挺满意呢。现在她知道了婆家的地址，仍然不理不睬。她见到我也许心里会发慌，会闹出笑话来的。戈宾德拉姆和尔登经常跟她见面，你就跟他们一起去。你还要跟赫里说清楚，叫他不要跟吉绍尔金德多说什么。关于这

件事情，现在没有必要跟父亲说。谈话过程中要掌握分寸，而且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好了，希萝的地址你拿到后给吉绍尔金德。其他任何责任你都别去揽。达拉的地址和戈宾德拉姆的地址都没有必要给吉绍尔金德。"

星期四是报纸发稿的最后一天，甘娜格工作很多，但心里忽然想起：他自己不去，肯定是他现在还在生达拉的气。达拉也是个很神秘的人物，有的对她大加赞赏，有的却对她严加谴责。我不想陷进这场纠纷中去！要是出什么事，我要呆得远远的。

傍晚，布里跟吉绍尔金德解释说："突然间发生了一件纠纷，两天之内我走不了。这是女人们的事情。甘娜格可以在女人们中间斡旋，比较方便。你就在甘娜格家里住吧。"

甘娜格和吉绍尔金德一清早就抵达了德里。甘娜格跟母亲、父亲和甘吉说说话，问寒问暖，洗个澡，洗洗衣服，费了不少时间。十点半，甘娜格带着甘金出门去格罗尔花园。甘金在姐姐的要求下给学院打了个电话请了假。她告诉吉绍尔金德在家里等着，或者自己去市场逛逛。杰雅一岁半后就来到外祖父、外祖母身边了，认出她后就投进她的怀抱里。甘娜格抱抱她、亲亲她，把她逗乐了，可是当她见到母亲出门便拉开嗓门大哭起来。甘娜格不得不把她带走。甘娜格跟母亲说，要是时间长了，不要担心，因为得去好几个地方。

出租汽车把甘娜格和甘金送到格罗尔花园。大约在五年以前甘娜格跟父亲一起来过格罗尔花园参加甘地先生的祈祷会。现在这地方完全认不出来了。那时候是一片宽阔的居民区，几乎都是一层两层的房子。现在这里是稠密的市场。上午市场里并不拥挤，商店里摆满了商品。卖水果的小贩在手推独轮车上

将桔子和香蕉堆成了山，在树荫下或楼房的阴影里站着，大声吆喝，彼此竞争，完全是拉合尔的拉合尔门外面阿纳尔格利市场的广场上的景象。在各条胡同的背阴的地方，旁遮普的女人们支上大大小小的凉榻，坐在上面专心一致地在做着活计。有的地方，砌在胡同里的炉灶在冒着烟；有的地方在洗衣服，洗衣棒敲打着衣服发出拍拍的声音。旁遮普女人们将衣袖挽到胳膊肘上，将裤子卷到膝盖上，避开男人们的目光，连披肩都不披来来回回地走动着。

甘娜格身边有三年前收到的信中的戈宾德拉姆先生的"剃头师傅胡同三条"的地址。按照这个地址却没有找到戈宾德拉姆。这幢房子里住的是另外一家人家，可是这家人家的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陪着她们走，指给她们看在市场店铺二层楼上的戈宾德拉姆·肯纳的新住所。在胡同口上，店铺的旁边有一间楼梯间，门上挂着一只信箱，上面有一块小牌，用英文和乌尔都文写着："戈宾德拉姆父子"。还装有一个电铃按钮。

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来开楼梯门。甘娜格说："我是从贾朗达尔来的，是达拉妹妹的嫂子。"

小姑娘睁大了眼睛，闪到一边让路，但她没有呆住，转身跳跳蹦蹦地上了楼。

甘娜格和甘金刚走到楼梯一半就听到上面传来叫声："奶奶，嫂子从贾朗达尔来了。布里大哥的媳妇来了。"

梅拉黛伊把纱丽边往头上拉，来到了楼梯口，向甘娜格和甘金祝福，把她们领进房间里，请她们俩在铺着线毯的坐板上坐下，问道："行李在楼下吗？"

甘娜格回答说："没有带行李。我住在法伊兹市场，我父亲那里。"

梅拉黛伊用埋怨的口吻说:“好呀,如果那边是你家的话,那么这儿也是你自己的家呀。那边你是经常去住的,这一次你该来这里住。”

梅拉黛伊转过脸去朝隔壁一间房间喊道:“金娜,孩子,过来,你嫂子来了。”

年轻的媳妇走来,羞羞答答地问过好。

“她是你嫂……你男人的嫂子,行个礼!”梅拉黛伊以欢快的口吻说。媳妇弯下身去要行触足礼。

甘娜格缩起脚,抓住媳妇的手拉到坐板上。媳妇抱起杰雅亲了亲。她向大家请安问好。

梅拉黛伊说:“孩子,你是冒着烈日来的,你先告诉我,要喝点什么?桔子汁,蜜汁酸奶,果汁酸奶,还是绿豆汤?喜欢什么就说,别客气。你是我的儿媳妇,对你来说,我跟帕格文蒂一样。”

“大妈,我刚吃完还不到一个小时呢。现在我不想吃。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会说的。”甘娜格和甘金回答说。

梅拉黛伊表示惊讶说:“这怎么行呢?”接着点点头说:“对我来说,你跟德姆、达拉、乌莎、金娜都一样。想吃就等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以后再吃吧,可现在喝点水吧。”

梅拉黛伊询问了甘娜格的公公、婆婆、杰代夫、赫里、乌莎、多希的情况。她对布里当上了议员、乌莎结婚表示很高兴,并且还埋怨地说:“乌莎结婚都不告诉我们一声。”又说:“这一切都是有德行的拉姆卢帕亚先生修行的结果。”她赞扬布里勇敢、忠诚、有才干,继承了老一辈的善良、真诚的品德。一提到达拉的名字,她的嘴里简直是喷出了一朵朵鲜花:“她真是个品德完美的女人,和蔼,善良。要是天神想赐给女儿和媳妇的话,那就赐

给这样的人。她什么好事没有做过呢？过去在我们波拉邦泰胡同住的穷苦婆罗门女人布伦黛伊这个可怜虫，当时正碰上一些麻烦的事情，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要抚养，没有人帮助她。达拉有勇气，送姑娘去受职业训练，给她在政府里找了个一百二十五卢比的工作，接着自己花钱给她办婚事。这种给别人做好事的人哪里找去。她对我们做得还少吗？我们赞美她，祝福她，愿老天爷让她活到一百岁；让她当个最大最大的大官。……”

“我想见见达拉妹妹。她住在哪里？”

“你不妨到伯杰古伊扬路的房子里去问问。”梅拉黛伊估计说：“换房子已有两年了。你近来没有来过德里吗？”

一点钟光景，有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教会学校校服来了。梅拉黛伊用纱丽边擦了擦他额上的汗说：“库尔卢，给舅妈行触足礼。”

孩子长得很漂亮。甘娜格亲切地把他搂在怀里。

甘娜格听到的是“嫂子”和“舅妈”，她听了觉得又亲切又生疏。

尔登回家吃饭来了。戈宾德拉姆先生有事情已经去了米拉特，最晚到晚上就回来。尔登听到甘娜格的介绍之后便很尊敬并且亲热地叫了声嫂子，行了礼，坐在旁边问长问短，埋怨布里结婚没有邀请他们。接着尔登也开始询问梅拉黛伊问过的一些问题。

梅拉黛伊打断他们的话说：“没有什么好吃的，随便吃点吧。吃完饭想聊就一直聊到晚上。”

在甘娜格和甘金一再推托下，梅拉黛伊便没有坚持留她们吃饭。媳妇在一只盘子里装满了葡萄，另一只盘子里装满了桔子，第三只盘子里装满了香蕉，放到她们面前。尔登为自己要了

一盘饭，就在那里吃。在他吃饭时，梅拉黛伊一再请甘娜格和甘金吃水果。看到她们推辞，梅拉黛伊亲切地责备说："孩子，我们虽然来到德里，但是在饮食方面仍然是旁遮普人的习惯。你们在旁遮普人中间也不吃不喝。你们是怎么啦？……"

尔登吃好饭了，甘娜格再次表示，要求把达拉的地址告诉她，或者把她们送去。

"日头太毒，我不会让你们走的。身边带着孩子，这怎么行呢！孩子在打瞌睡了。我们这里有地方，就在这里休息吧。晚饭早点吃，吃完再走。"梅拉黛伊说。

尔登支持妈妈的意见，说道："达拉姐姐现在可能在机关。平时在五点一刻到五点半之前是回不到家的。歇一歇吧，现在大家还没有好好说说话呢，我们五点钟走，我送你们去。"

尔登的女孩在电扇前面罩着纱布的小床上睡觉。德姆在大床上铺上褥子，哄蒙妮和杰雅在大床上睡着之后便给两人盖上纱布。梅拉黛伊就在旁边给自己也搭了张床。恐怕说话声把孩子们惊醒，所以大家在另一间房间的地板上铺上线毯坐下。

金娜从箱子里取出两条洗净的围裤要甘娜格和甘金换上，不要在傍晚前把纱丽弄皱了。尔登滔滔不绝地讲着达拉跟默尔西护士一起在德里亚根杰居住的详细情况，帕努达德的案子，难民营撤销时机关里棘手的事情，达拉当上了副部长，工作非常勤奋，她的批示连部长也没法修改。一些机关里受贿成风，工作人员私下都受点贿，然而即使有人用一百万卢比去引诱达拉，她也不会动摇。达拉对他们帮了不少忙，让人借了一万六千卢比给他们，不然真会活不下去的。……

"我把所有的资金都凑在一起买下了这幢房子下面的一百三十四码地皮，接着把这块地皮抵押出去，又买下了相连着的一

百码地皮。这就是旁遮普人的胆量啊。我用高价把地皮买了下来。德里人讥笑我。价格的一半是支付现金，而另一半却是百分之十二的利息！嫂子啊，三家商店的地基打好了，那你就清楚了，口袋里勉勉强强剩下了三千卢比。大家开始付定金租赁店铺房子来了。父亲说，中间的铺房收一万卢比，两边角上的铺房每间收五千卢比的定金，不能少一个子儿。大家很快都把钱付了。三家铺房的租金定为七百卢比。他整夜点着汽灯，亲自站在那里指挥干活儿，三个月之内把三家铺房盖了起来。这间房间是去年盖的，那边的部分以一百二十五卢比的租金租出去了。我们并不觉得百分之十二的利息贵！要是造好第三层，那么每月就花不了一百五十卢比了。……从前我跟格金德尔·辛赫一起十六分之一股干活。这是迫不得已。今年我用分期付款买了辆卡车。格金德尔开始求我了。我说，好吧，把我的卡车也用上，你给十六分之三股吧。……”

尔登见甘娜格对生意经不感兴趣，甘金已有两次转过脸去打呵欠，说过“对不起”了。于是尔登说道：“嫂子，钱财上的话不说那么多了。金娜的性命完全是达拉救的。靠她的慈悲才建了这个家。我曾经发誓不结婚了。”

金娜不好意思走开了。

甘娜格以询问的眼光朝尔登看了看。

尔登微微一笑说：“您还不认识，金娜就是达拉的妹妹希萝。假如达拉不及时去救她，她就自杀了。”

甘娜格不禁大吃一惊。

尔登继续说道：“现在我们是双重亲戚。您是我的双重嫂子。”

甘娜格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好勉强笑笑。

尔登站起身来说："嫂子，我得出去一会儿。您打会儿瞌睡吧。我五点钟来领你们去。我到下面商店里去给达拉姐姐打个电话。"

甘娜格哪里能打瞌睡，脑子里乱糟糟的……她想到吉绍尔金德和布里的焦急和愤怒！现在她却来到了希萝家里。她亲眼看到希萝生活得很美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提起莫汉拉尔和吉绍尔金德呢？

希萝又到了甘娜格身边，问道："嫂子，你喝茶呢，还是喝绿豆汤？"

"不，不。"甘娜格拉她坐下，问道："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希萝低着头不说话，当甘娜格再次询问时，她便轻声说："达拉会告诉你的。"

尔登大约五点一刻才回来，接着又开始招待甘娜格和甘金，端来了炸豆粉丸子，冻奶，点心。这个时间甘娜格有喝一杯奶茶的习惯。然而主人这样客气她怎么好另外再提出要求呢？

杰雅的外衣被冻奶弄脏了。甘金早就在手提袋里放了件外衣和一条短裤随身带着。临走前给她换了衣服梳了头。

甘娜格要走了，费口舌的事儿来了。梅拉黛伊要给甘娜格一条纱丽和十卢比钱。甘娜格不好意思接受，但无论如何推辞不了。

甘娜格塞给库尔卢和蒙妮每人五卢比。希萝不让甘娜格这么客气，而自己却往杰雅手里塞钞票。费了好一阵口舌以后彼此都把钱收下了。

甘娜格从尔登的房子里走下来，看到市场已经午觉睡醒，各家商店门口拥挤不堪，男男女女摩肩接踵，走上十来步都困难。

过去在拉合尔，人们就讲究衣着，而现在在德里，人们比拉合尔人还讲究衣着。甘娜格觉得自己不像是从贾朗达尔城里来的，好像是从农村来德里的。

尔登知道，达拉想疏远自己的家庭。三年前，当他把布里的信送去她那里时，她并不感到喜出望外。尔登见到甘娜格后就马上给达拉的机关里打了电话，想征得她同意把甘娜格带去她家。他在电话里告诉达拉，甘娜格就在他家里，并且已经把金娜的事情跟甘娜格说了。甘娜格跟金娜谈得很好。甘娜格很喜欢库尔卢和蒙妮。甘娜格急着要见见达拉。达拉同意了。

那天晚上，阿格尔瓦拉夫人已经邀请了达拉。达拉想给她去个电话。达拉心里一直在嘀咕：甘娜格来找我有什么目的吗？不过我怕什么呢？我跟索姆拉杰有什么关系呢？他续娶了自己的嫂子，我才不管呢。如果对方提出什么说法的话，那么这一次最好是给个明确的答复。

达拉从机关回来对布伦黛伊说："嫂子从贾朗达尔到德里来了，六点钟来我们家，我要跟她一起喝茶，你叫布尔苏去买点水果和糖果来。"

布伦黛伊听到消息后兴奋得心怦怦直跳。达拉的嫂子也就是她的侄媳妇啊。她早就听说了，达拉的哥哥杰吉[①]是贾朗达尔一家报纸的主笔，而且已当上什么"义员"[②]了。杰吉的媳妇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念过英语。布尔苏哪懂呢。三天前他把茶壶盖摔破了，现在不得不拿只小碗盖上用着。茶壶可以从老伯母那里去借一把，可要把消息告诉老伯母，还得征求征求她意见：侄媳妇第一次上门，应该给点什么见面礼或者贺礼。

---

① 布里的爱称。

② 布伦黛伊没有文化，将"议员"当成"义员"。

过去布伦黛伊娜有机会见这种世面，操办这样的事情呢。现在不像从前她结婚的时候了，把四安那的钱、十四个蜜枣、两个分成一半的椰子放进儿媳妇的小口袋里已解决不了问题了。现在盛行给五至十卢比的钱。只有问问老伯母才行。这样重大的消息不告诉一下邻居中的某个人她怎么憋得住呢。梅赫达那里也得告诉一声，不然以后会遭到责怪的。

甘娜格和达拉有五年半没有见面了。甘娜格高兴地拥抱达拉。达拉也必恭必敬地对待嫂子。甘娜格的那双热情洋溢的眼睛赢得了达拉的心。使人感到她仿佛找到了一位非常知己的故友。达拉跟甘金也亲热地拥抱。她亲切地说："啊，长这么大了，多可爱啊。你就在德里住，是不是？"

达拉把紧偎着甘娜格膝盖的杰雅抱在怀里。杰雅并不能立刻就跟达拉认识。达拉不得不哄她一阵子。

甘娜格和达拉五年前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是小姑娘，现在两个人都是成年妇女了。两人的身体都长得很丰满。甘娜格的身体看来比达拉结实。甘娜格一直在注视着达拉的脸。她觉得跟五年前相比，达拉更惹人喜爱、更有风度、更加漂亮了。

甘娜格曾经去过波拉邦泰胡同，那时候达拉在家里穿着皱巴巴的衬衣和裙子，坐在凉席上学习，准备考试。头发也没有梳整齐。现在达拉从机关回来换上了一条白纱纱丽。头上头路笔直，梳了条大辫子。两只耳朵上是一对镶着黑宝石的金耳环，在雪白的脸上显得很气派。脖子上没有什么首饰。左手的手腕上是一只配着黑色表带的小小的全钢手表。另一只手上是一只粗大的金镯子。

十月的晚上天气仍有点热。风扇在徐徐地转动，甘娜格拉

着达拉的手跟她一起在沙发上坐下。她嘴里不说什么，把达拉的手靠在自己肩上。后来她看见尔登坐在面前，便小心翼翼地开始说道："以前我来德里，总是带着地址，却没有时间来寻找。但心里是很想……"

达拉问了父亲、母亲、哥哥、赫里、乌莎、多希等各人的情况。

布伦黛伊也换了换衣服来向侄媳妇祝福。达拉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姑妈。"

布伦黛伊又问了一下各人的情况。

尔登猜测说："嫂子在这儿要呆上两个钟头，我回头把您送到法伊兹市场。"

甘娜格和达拉两人叫他别担心。

甘娜格有很多事情想问，有很多事情想说，但是话从哪里提起，怎么个说法呢？她说："我们是在四七年九月从奈尼塔耳来到德里的。……"

布尔苏把糖果和水果端来放下。布伦黛伊端来了奶茶，说："你们得吃了晚饭再走。"说完，不等甘娜格和甘金回答便走了。

达拉弯下身去对茶。甘金走上前来说："你们两人说话吧，我来对茶。"

从楼梯上传来声音说："可以进来吗？"

"可以，可以，请进来。"达拉坐着喊道。

"为什么现在准备……"纳罗德姆探了探头问，但见到有两位女青年在，便把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达拉向纳罗德姆介绍了甘娜格和甘金，接着指了指纳罗德姆说："这是诺登，我的弟弟。"然后问纳罗德姆说："你从家里来？"

“不，我去了一下格布尔那里。妈妈说过，你要来，所以我来这儿了，心想有个机会开开你的车。”

“我给你妈妈去过电话了。”

“好吧，刚才我不知道。我走了！”

“坐一会儿，喝点茶。”

纳罗德姆朝甘娜格看了看说：“姐姐告诉过我，您是一位很好的作家，见到您很高兴。您也许经常来德里吧？”他朝甘金也看了一眼。

甘娜格又跟达拉开始说话了：“对机关工作很感兴趣吗？”

“她非常感兴趣。”纳罗德姆忽然说：“请原谅我插话。”他东看看西望望，说：“您看，她把公文也带回家来了。”

“已经习惯了。”达拉回答说：“这是脱不开身的例行公事。遇到必须做的事情，厌烦和推托又有什么用呢？”

纳罗德姆喝完茶，在椅子上侧转身去看了看手表。达拉问道：“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走倒不想走，可是在这里坐着，我会不断插话的。”

“您就说吧。”甘娜格早已看出纳罗德姆对达拉的亲热劲儿。

“你没有事的话，那就坐坐吧，等会儿好开开车。现在我开得快就心慌。我的爱好将要实现了。我非常喜欢开汽车。”达拉说。

甘娜格不赞成去麻烦纳罗德姆。

“您也是我的嫂子呀。”纳罗德姆说。

“当然喽！”甘娜格接受说。

达拉跟甘娜格开始谈起乌莎和拉金德拉。

纳罗德姆跟杰雅已经搞熟了，然后将身子倾向甘金说：“两

位姐姐在说话。我们也谈谈好吗？”

“那当然好！”

“您也爱好写作吗？”

“哪说得上爱好，我根本写不出来。我过去是学化学的。”

“您爱好化学？”

“我过去对音乐多少有些爱好。可是我考上了化学专业。”

“很少有女孩子念化学的。您已经取得了理科硕士学位，现在有什么打算？”

“去教女孩子们化学。”

“您喜欢当教师。您没争取去当医生？”

“争取过。在竞争中落选了。从德里只招收九名女孩子，我是第十名。”

“唉，真不走运。没有再试一试？”

“没有机会。一年白白过去了。学了五、六年的课程。我真想自力更生。”

“急什么呢？”纳罗德姆非常小心地说着。

“从拉合尔来到这里后我们的经济情况不如以前了。”

甘金的回答深深地印在纳罗德姆的心间。

老伯母从楼梯上叫唤布伦黛伊。她是来看看达拉的嫂子的。布伦黛伊和老伯母走进了客厅。

纳罗德姆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凑到甘金身边轻声说：“请您对姐姐说一声，我出去个把小时就来。”

老伯母见到甘娜格表示很高兴，相互问好之后，她对达拉为人朴实、善良和大方大加赞扬，然后转过身去提议说：“现在你既然来了，那就把她的婚事定了吧。年龄太大就不好办了。对这样的姑娘谁不眼红哪！真是个女财神，去谁家，谁家幸福。”

达拉感到在甘娜格面前提这件事非常别扭。她把甘金叫过来说："来，我让你看看另一间房间和厨房。你不想洗洗脸、洗洗手吗？"

老伯母临走时把达拉叫到身边说："明天你和你嫂子到我家里来吃饭。"

老伯母走了，布伦黛伊告诉甘娜格说：老伯母很喜欢达拉，为自己的侄子说过十多二十次了，接着对老伯母的侄子，那个林业部的官员称赞了一番。

达拉火了，说："你还让我们说话吗？"

布伦黛伊不甘示弱地说："唉，你也让我说几句。侄媳妇来了，我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别人有谁会对她说啊！"

甘娜格心想，在这里大家都认为达拉是个没有结过婚的闺女。她也沉默了，仿佛大家的估计是对的。

梅赫达的妻子、妹妹和邻居戈兰黛伊也来跟甘娜格见面，都对甘娜格表示非常尊敬，非常友好。甘娜格心里很满意。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达拉的缘故。她不用问达拉就清楚地知道了达拉的清况和人们对达拉的看法。尽管丈夫有他的说法，但是她并不因此而认为这位小姑子有什么不好。她对自己的判断感到高兴。然而自己是有目的来的，却得不到机会谈这方面的事情。

梅赫达的妻子、妹妹和戈兰黛伊刚要走，纳罗德姆又回来了。甘娜格不能当着他的面去提吉绍尔金德的事情。现在快八点钟了，得回家去给大伯子答复了。

甘娜格朝纳罗德姆看了看，不好意思地说："要是您允许的话，我跟妹妹到那边去一下说点事儿。"

达拉把甘娜格领进了自己的房间。两人在床上坐了下来。

甘娜格把在有关希萝的事情上她父母的担忧和吉绍尔金德为寻找达拉和希萝而来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达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做了什么了?莫汉拉尔早就把希萝从家里赶出来了。现在赶出来的理由比从前更充分了。”

达拉把希萝和尔登从前的关系也告诉了甘娜格,说:“我认为当时希萝做错了,可是现在她改正了这种错误。他们现在想逼她再去忍受这种不道德的做法,认为只要把这种不道德的做法严严实实地掩盖着就保得住面子,那就让他们知道知道利害吧。我在这一切过程中没有任何责任。当时我只不过把希萝的消息传送给尔登而已。”

甘娜格一直凝视着地板。她突然朝达拉看了看问:“你是明白的,索姆拉杰现在就在贾朗达尔。”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达拉低下了头。

甘娜格把手搭在达拉肩上问:“听说你当时不愿跟他结婚。”

达拉低下头承认。

“可你怎么会接受这种强迫婚姻呢?”

达拉沉默了一会儿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现在叫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强逼你的吗?当时你哥哥没有帮你忙?”甘娜格表示惊讶问。

“当时坏就坏在哥哥信任他。我也有过错,我缺乏勇气,我同意了。”

“怎么坏在你哥哥信任他呢?”

“本来哥哥很反对这门亲事,很反对这个人。接着他的差事丢了,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手中在做些事,却拿不到钱。他被

这一切征服了，我能说什么呢？”

“我不理解，你既然不愿意，怎么会接受呢？”甘娜格又惊讶地问。

“缺乏勇气，还有什么？缺乏孤身一人站起来跟环境作斗争的勇气。我想，但愿人们不会把我看作是坏人，所有人的婚姻都是如此，我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不要让爸爸妈妈伤心。”

甘娜格沉思了一阵，又问道：“在婆家连一天一夜都没有住过？”

“请你别提了，说别的吧！”

甘娜格的心充满了同情。她不说话了。

“我心里不想丢下你就走。”

“有必要走吗？这是你的家。”

“是倒是，可是我来时没有跟妈妈说一声。爸爸妈妈会担心的。你永远不想去贾朗达尔看看你哥哥吗？”

“他为什么不来？”

甘娜格只得沉默了。

“好吧，现在我要走了。我只要来德里，就一定来看你。”

“走吧，我送你回家。”

“不了，今天不了。吉绍尔金德在家里等着。你是知道的，他是个粗鲁人。要是他唠叨些什么的话，我心里会不痛快的。”

“明天星期六，你和甘金中午来吧，一起吃顿饭。我十二点三刻从机关回来。”

达拉对纳罗德姆说：“明天快近一点钟的时候，你有空的话，把她和甘金接来。我请你们吃土豆煎饼。”

“一定。”

甘娜格提出异议说：“这么一点小事有什么必要麻烦他呢？

胡同口雇得上出租汽车。"

"你别担心他受累。"达拉神气地朝纳罗德姆看了一眼。

"您为什么要把我那份煎饼抢走呢。有您在，我才半年吃上这一次。"纳罗德姆求救说。

达拉抱起杰雅亲了亲，说："我明天听你消息。"

纳罗德姆用达拉的汽车把甘娜格和甘金送走了。

甘娜格回来很晚。吉绍尔金德等累了，很不高兴。他一见到甘娜格就问："找到了？"

甘娜格不想因为婆家的事打扰父母，说道："明天早晨告诉你。"说完便到母亲身边坐下。到早晨，她想定当了便简单扼要地答复了吉绍尔金德。

是莫汉拉尔自己把希萝赶出家的。如果他想另外结婚的话，那当然可以。希萝现在不回来了，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达拉跟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

吉绍尔金德怒气冲冲地要求亲自见见达拉和希萝。

甘娜格明确表示在这方面她不能帮助他。

吉绍尔金德对甘娜格的答复和举动很恼火，当时就提起行李奔车站去了。

吉绍尔金德从德里回来，就从贾朗达尔车站去了霍希亚尔布尔。听到关于希萝的事情，他气得两眼发红，简直要流出血来。可是好歹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他的怒气终于平息了下来。他心想，把自己家的丑事张扬出去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个问题上大吵大闹只有自己倒霉。他就把希萝当作死了吧。莫汉拉尔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跟他的关系已经断绝了。

甘娜格星期一早晨回到了贾朗达尔，把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跟布里说了一遍。在说到从大家那里听到对达拉的称赞时，她的声音变得很欢快，说："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她生气？"

布里带着气说："人家说，贼还考虑到不偷邻里七家之内的东西呢。尔登和戈宾德拉姆连我们这么一点儿面子也不考虑啊！"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甘娜格不愉快地问。

"难道你不懂吗？"布里觉得对甘娜格是白费口舌。

布里想了想又说："你是怎么搞的？你对每件事都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她是个已经结了婚的人。"

"现在希萝是尔登的妻子。她在他家受人尊敬，有权利。尔登的父母对她完全像儿媳妇一样疼爱。我感觉到并不是什么变节的行为。"

"她过去不是莫汉拉尔的妻子吗？你去问问吉绍尔金德和她的父母，现在他们在承受什么后果？要是这件事情在贾朗达尔传开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更受人尊敬啦！"布里的口气变得刻薄了。

"可是现在实际情况清楚了。达拉干什么坏事了？希萝过去做错了，命运使她改正了错误。为什么要逼她一生一世去忍受这种不道德的做法呢？想给她多大惩罚就给她多大惩罚吧，希萝的内心是不会承认莫汉拉尔是她丈夫的。"

布里恼火了："要是变心的话，就可以以躲避不道德的做法为名跟别人搭上关系吗？"

"你挖苦我什么？"甘娜格朝布里狠狠地看了一眼。

"你在支持什么事情？"

"那我就说把希萝的手脚绑起来送到莫汉拉尔那里去？"

布里更加发火说："我跟这种事情有什么关系？我是在说达拉有什么必要陷进这场纠纷中去？你是在支持和赞扬什么事情呢？"

甘娜格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达拉是你的妹妹，不过我要说，她的心胸比你宽阔得多。"

布里勃然大怒。他为了克制自己，站起身来从房间里走了出去，但还是忍不住，从房门口转过身来说："我看你的心胸也变得非常宽阔了。因为你是见了一个心胸宽阔的女人回来的。我可没有这样宽阔的心胸。你为自己去找个广阔的天地吧！"

甘娜格去不了印刷厂了。布里没有叫她，他自己十一点钟进城去了。甘娜格不清楚他吃过饭没有。她自己一点不想吃，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喝水。她一直避开杰拉和希兰马伊。她讨厌在别人面前流眼泪。她心里不断在想，怎么会这样呢？我说错什么话了？叫我怎么办好呢？让我撞死了吧！

第二天早晨，布里和甘娜格之间还是不说话。甘娜格没有端茶到布里房间去。两人单独喝了茶。希兰马伊和杰拉都提心吊胆。杰雅看到大家都不说话也难过地紧紧偎着希兰马伊，噘起嘴不停地哭着。希兰马伊一次又一次地为女孩子消灾①，竭力哄着她，尽可能让孩子远离她父母。甘娜格觉得很丢脸。为了不让事态扩大，她走进厨房里，问杰拉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从希兰马伊那里接过杰雅抱在怀里说了会儿话，亲手替杰雅洗了澡，换好衣服，结上蝴蝶结。她不断地跟杰雅说着话。她故意让布里知道已经九点钟了，便喊杰拉说："你给我们准备好饭吧，我洗过澡就来。"

① 这是一种迷信。由别人将双手从一个人的头边慢慢地抚摸到胸部两侧再向下，意思是一切痛苦和灾难由别人承担。

甘娜格洗完澡来吃饭，问杰拉说："你没有叫先生来吃饭？"

杰拉去了布里房间，回来后说："他现在在工作，十点半吃。"

意思很明确：他坐着等她去表示悔过。

甘娜格听到回答心里也火了，吃过饭就去印刷厂了。

"今天回来的吗？"吉尔问。

"不，我是昨天回来的。累得很，在火车里没有得睡。"

吉尔朝甘娜格看了看没有说话。甘娜格意识到，她的回答没有使吉尔满意。

布里一整天没有到办公室来。甘娜格跟吉尔和勒格斯平平常常地说着话，一直工作到傍晚。五点半，勒格斯起身走了。甘娜格没有动身的意思。

"你还不走吗？"吉尔朝她看了看说。

"我昨天没有做什么，想再工作一个小时。"

"你别操心了，你家里有事情做的话，你可以走了。要是你想再坐一会儿的话，我就叫人去买茶来。不过，市场上的茶你是不会感兴趣的。"甘娜格不喜欢用小锅煮出来的奶茶。

"我叫人去买，大家喝一点儿。"

"今天就算了吧，工作都快办完了。走吧，我送你到汽车站。"吉尔推开椅子站起来说。

"我再工作一个小时。"

"走吧！"

吉尔跟甘娜格一起在胡同里走着，问道："家里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

"什么意思？是谁说的？"

"我知道。"吉尔不想让她推托过去，"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丈夫。"吉尔认真地用英语说："布里现在已经

不是分治以前的无产者了。现在他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在思考问题。目前各个方面缺乏就业的机会，制度上存在种种不平等现象，这些他都没有看到。他似乎不需要变革，不需要各种主持正义的新思想。他是在为自己前途着想，他对各种推翻现政权的思想感到惶惑不安。而你呢，总是扩大思想分歧去激怒他，你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家庭生活呢？”

吉尔的话很清楚。甘娜格领会到布里已经跟吉尔谈过了。他指责她固执，这公平吗？

吉尔跟布里和甘娜格两人都非常亲近，把家里的纠纷瞒着他，不让他知道是很难的。然而甘娜格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抱怨过她和布里之间的种种事情。甘娜格觉得，布里为了发泄自己的痛苦和取得吉尔的同情，而在他面前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不公道的。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气愤，说道：“你说吧，掩盖现实而经常求助于自欺欺人，这怎么能生活呢？让我永远去自欺欺人吗？难道从前我就是为了这样才忍受大家的反对吗？”甘娜格的眼睛湿润了。她下了决心：既然吉尔早已听说了，那么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事情真相呢。她没有在吉·迪路上车，跟吉尔说着话朝模范区走去。甘娜格毫不隐瞒地把整个事情告诉了吉尔。

吉尔同情地说：“你既然爱他，并且结了婚，那就应该维持下去。”

“你说吧，我难道不在维持吗？这是我固执吗？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什么错呢？我有自私心吗？”甘娜格看着吉尔的眼睛。

“我已经说过了，布里现在不需要主持公道的新思想。而在五年前他是跟你看法一致的。”

“五年前？”甘娜格表示怀疑，说：“五年前，他是怎么对待达拉的？”她把达拉婚姻的事也跟他说了。她显得很激动，说道：

“那时候姐夫是知道的，还告诉过我。可是当时我根本不可能听进任何反对他的话。”

“从前你对他这个人究竟是怎么看的？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吉尔把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甘娜格眼泪夺眶而出，连路都看不清了。她虽然是在马路上，但仍想用纱丽边去擦眼泪。不过她立刻意识到了，便只好把眼泪咽进肚里，擦了擦眼睛，把纱丽边挪开。亏得前面没有人走来。她很长一会儿说不出一句话。后来她问道：“他是自己跟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劝劝他呢？”

“假如我支持你而反对他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呆下去了。”

“这是什么意思？”甘娜格表示惊惶。

“我反对他，支持你，布里是无法容忍的。如果我听了他的话沉默不语，那么他就觉得是同情。假如我支持你，那么他就会觉得是不适当的干涉，就会开始怀疑我是在唆使你，就会把你的话当作是我的反响。他会对你更加恼火。到时候我怎么能在这里呆下去呢？”

甘娜格和吉尔已经走到了住所。要是杰雅见到妈妈，就会扑过去。所以甘娜格跟吉尔一起就在走廊里站住了，以便把话说完。

夕阳将走廊染成一片金色。甘娜格的双眼从吉尔身上挪开。阳光照在她的睁大着的眼睛里，连深棕色的眼珠内部都能看到，仿佛她的心事集中到了那两只眼珠里一样。甘娜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胸脯鼓得高高的。她往房子里走去。

吉尔的那番话使甘娜格感到非常痛苦不安。她能从谁那里找到依靠呢？她从吉尔面前走过，同时喊杰雅：“伯布莉！”

杰雅跑过来紧紧地抱住甘娜格的膝盖。她要看母亲的皮包。甘娜格经常在皮包里为杰雅放太妃糖和红的、蓝的铅笔。杰雅结结巴巴地说着："妈妈，苍蝇掉进牛奶里了。阿姨把它这样抓住扔掉了。妈妈，杰拉把狗当作马，让我骑上去。妈妈，你来，我写给你看。……"

杰雅拿了蓝铅笔在房间里白色的墙上划了一条条像印地语第一个字母样的线条，划得像自己头那么大。

"唉，伯布莉，我的宝贝！墙上不能写！"可是划在墙上的一条条线条使甘娜格感到亲切。希兰马伊早就给杰雅擦过脸洗过手换好衣服了。甘娜格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她心里乱，重新又替她梳了头，结上新的发结。

吉尔在客厅里坐下了。甘娜格探身对他说："你不要喝点水吗？茶马上就送来。"

甘娜格走出来时布里还没有回来，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吉尔把椅子搬到外面草地上。杰雅坐在他椅子的扶手上，认真地想知道长"柠檬糖"的树有多大，树叶是什么样的，孩子能不能爬上树去？

甘娜格洗完手，擦完脸，换过纱丽，心情平静下来了。她一进来就一边对着茶，一边避开吉尔的眼光说道："他把你当作是可靠的朋友，那么就不会把你看作是我的朋友啦？"

"任何一个丈夫都不会接受妻子成为其他男人的朋友这件事。做丈夫的总想垄断一切。"

"怎么可以垄断？我承认有各种界线，我注意着种种界线，你也是知道的。"甘娜格继续说道："丈夫是从他自己的地位考虑，可是我并不认为连从某个人那里取得精神上的安慰的权利

都没有。我是不喜欢偷偷摸摸的。”

吉普车的声音好像越来越近了。甘娜格说:“他来了。”吉普车在住所的大门口停住了。

布里正在跟吉普车的司机谈着什么。吉尔低声地以请求的口吻对甘娜格说:“得啦,没有必要再逞能了。”

吉尔责备布里说:“我坐了个把钟头了!”

布里解释晚回来的原因,甘娜格用羹匙在那杯对好的茶里搅拌着糖,然后送到布里面前。第三杯茶早就对好放在那里。

“谢谢。”布里说。他非常疲劳,一到家就有茶喝,使他感到很满意。

吉尔朝甘娜格看了看,亲切地说:“别拉长着脸!两人爽爽快快地谈谈吧!”

布里得到了暗示,吉尔在支持自己。

“什么时候没有说话了?该挨骂的人总是在欺侮我。”甘娜格反对这种不公道的待遇说。

布里觉得时机有利,便想当着吉尔的面讲给甘娜格听听他的苦恼。他说他当了立法会议议员,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使他的开支大大增加,并且操碎了心。坐三轮车或马车去,他的工作没法做得完。他又说,索姆拉杰过去一直建议他买一辆二手货的汽车,但他害怕增加开支。可是现在体会到没有汽车就无法工作。

“如果买辆汽车,工作会因此而方便吗?”吉尔问。

“老兄,时间可就节约了。我不愿意天天去求苏勒杰、布尔加什和那些中间人。有辆汽车来回印刷厂也方便。”布里回答说。

“我认为,”吉尔叹了口气说:“坐汽车方便,避尘土方便,可是工作的负担并不会减轻,而且为了能弥补汽车的开支,将不得

不去操更多的心，做更多的事。”

吉尔和布里持续了好一阵子的哲学性的谈论：什么是实际需要？限制各种需要能不能成功？现实的满足是什么？

甘娜格在想，今天他不谈生意，不谈政治，却在谈这些抽象的问题，很久没有这样了。

布里和甘娜格之间再没有谈起希萝和达拉的事情。然而吉尔和甘娜格之间在这方面，尤其是关于达拉的事情，有好几次谈得非常详细，还进行过辩论。甘娜格亲眼见到达拉，听到过很多人对她的看法，所以她已经坚信达拉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有很好的品德，过去欺压她太厉害了，而她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甘娜格谈到这个问题难免又要批评布里几句。

布里是由东北部穆盖里扬地区选进立法会议的。投他选票的人并不认识布里，也很少有人听到过他的名字。地区的老居民和来自西部定居在穆斯林农民土地上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农民就投国大党的票，他们投票并不是按布里的名字投的，而是看国大党的竞选标志“两条公牛”投的。一般农民的看法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已经把国家的政权分割了，国大党获得了东旁遮普和印度的其余部分。现在就是国大党的天下。将来不是给英国政府交地租，而是给国大党政府交地租。从西部来的农民到东部之后只有取得国大党政府的认可才能占有这里的田地。现在尚未能获得土地的人把得到土地的希望寄托在国大党政府身上。

从立法上讲，国大党和国大党政府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可是国大党的党旗和印度政府的国旗是同一样颜色，旗帜上的车轮和纺车的细微区别只有在把旗帜全部打开之后才看得出来。政

府声明，政府在选举中是中立的。在选举开始之前，政府就开始宣传为了国家的幸福，主要是为了改善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和消灭失业现象而花费了几十亿卢比进行修建灌溉水渠、堤坝和分配廉价电力的各种计划。在这之前，人们学会了为反抗英国人而投国大党的票。现在农民为什么要撇开有实力的国大党而去投其他小政党的票呢？投国大党的选票就是投布里的选票。

苏德先生正从西姆拉动身去阿姆利则主持阿姆利则的一所学校的年会。现在这所学校没有取得足够的经济援助。校务委员会为了求得苏德先生的帮助才根据他的方便而选定它年会的日期的。苏德先生去阿姆利则的实际目的是跟锡克教领袖交换意见。布里一清早只喝了杯茶就去火车站了。他说过，也许他也得去阿姆利则。

杰雅在走廊里欢叫着骑三轮自行车玩。甘娜格在里面的房间里用电熨斗为杰雅熨带有堇菜花边的长外衣，希兰马伊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还没有学会这个活儿。平时她给小女孩身上擦酥油和黄油都是轻手轻脚的，在孩子的鼻子里和耳朵里也涂不少油，把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还编了几条辫子，可是她不会戴发夹，不会把头发松开来打上几只蝴蝶结。

谢拉高声吠叫，突然听到杰雅尖叫声。

“怎么啦，蒙妮？”甘娜格惊恐地问。恐怕是跌了一交吧。她把电熨斗放到一边跑到走廊里。

谢拉把闯进住所来的人们阻挡在大门口。杰雅害怕得叫起来。甘娜格把小姑娘紧抱在胸前，把谢拉叫了回来。

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贾德种姓[1]的锡克人跟一个妇女和三

---

[1] 分布在旁遮普、信德、拉贾斯坦和北方邦的部分地区，该种姓的人主要从事农业。

个孩子来到了走廊里。在他们进来时谢拉不让进所以叫起来，杰雅也吓得尖叫，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身材魁梧的贾德人手里拿着根齐头高的木棍，另一只手里拿着挂在肩上的用破披巾裹着的两三只器皿。早晨天气很冷，可是他上身没有穿衬衫，下身是一条非常肮脏的齐膝长的短裤。头上缠着像细绳子似的肮脏的头巾，头巾里露出几条发辫，拖挂着几条破头巾的碎片。满脸胡子又脏又乱。女人的披巾、上衣、裙子也都又脏又破。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像杰雅那样大的拖着鼻涕的女孩，身上裹着一块破的粗布单。六岁的男孩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破纱衫。他冷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大男孩的上身还有一件破衬衣，头上裹着条两掌宽的头巾。

男人的两眼暗淡无光，发红。他朝甘娜格看了看说："我要见布里先生。"

甘娜格心慌了。除了杰拉以外再没有别的男人在家。赫里一小时前去学院了。

甘娜格承认说："布里先生就在这里住。他今天去阿姆利则了，晚上回来。"

"坐下吧。"男人吩咐他的女人和孩子们说，"他晚上不回来，明天总会回来，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从昨天早晨起他就没有来国大党的办事处。我们转来转去到哪里去找他呢。"

看来女人非常疲劳，她背靠着走廊的墙坐了下来。男人和孩子们也坐了下来。

杰雅恐惧地将头埋在母亲的胸前，侧目看着这帮陌生人。甘娜格温柔地拍了拍她，把她送给希兰马伊抱。

平时经常不断有人从布里的选区来找布里，目的是呈送某种申诉或要求的请愿书。布里总是询问他们想喝茶还是喝加冰

酸牛奶，亲切地跟他们交谈。甘娜格估计这家人也许也是为这方面的事情来的。

甘娜格回到走廊里问那个女人说："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女人没有说话。

男人回答说："我们已经给收税官、副专员、国大党委员会都写过信了。布里是我们地区的议员，我们也给他写了两封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现在只有等做出决定，我们才走。要是得饿死、冻死，那么我们就死在这里。布里如果为我们办不了什么事，那么他把我们这五口子拉去火葬场去火化，这总办得到的。否则，祖先们会对他报复的。"

"什么样的信？"甘娜格问。

"什么样的信？"男人火了，"你们住在别墅里，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去过议员的奢侈生活吧。去吃油炸甜食吧，去喝加冰酸奶吧，去喝牛奶吧。你哪有闲工夫看我们的信呢？当初布里先生到处放着大票箱，说着动听的话拉选票，说什么国大党政府将分配给大家土地，将给大家贷款买牛和犁，将用电力进行灌溉。但是他们欺侮我们，连过去分配的十二库曼[①]土地也抢走了，却给自己的女婿每人一百库曼、二百库曼的土地。你们或是给我们土地，要不，与其冻死饿死在家乡，不如就死在你们这里。我们死了也不放过你们。"

甘娜格对丢荒或播种的农田分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不知道得很清楚。她仅仅知道分治之后紧接着是春季作物播种的时节，土地丢荒会使粮荒更加严重。出于这种考虑，过去政府把逃离印度的穆斯林农民丢荒的农田分配给了从西部来的人去耕

---

① 印度的地积单位，一库曼相当于4.8英亩。

种。现在，要看了农民们扔在西部的地产文书凭证之后才分配土地。原来在西部没有土地的人，来东部之后仍然没有土地。

甘娜格对这个穷困的家庭很同情。她感到他们的愤怒是能够理解的。杰雅穿着一件去年织的旧外套。甘娜格替她换上件新外套，把旧外套给了锡克人怀里的小女孩。她在农民面前坐下，听他讲他的问题。

贝拉辛赫是从西部锡亚尔科特地区来的。一九四七年时，他占用了已经去西部的穆斯林农民的十二库曼土地和一口灌溉井。

他在讷罗哈时是佃农。他拿不出在西部的任何地产权的证明文书，一九五〇年时他的土地被下令没收了。他的土地被交给了德松达辛赫。德松达辛赫原来有一块半正方形的用水渠灌溉的土地，有把土地扔在西部而来的文书。

贝拉辛赫参加过阿卡利和国大党的多次运动，懂得政治。现在他当了三年自耕农了，不打算再去当农业工人。他递交了抗议没收土地的请愿书。选举时他支持国大党。他的申诉拖了很久没有处理，直到一九五二年。选举结束后作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决。德松达辛赫带来了法院没收财产的执行官和警察，占领了他的土地。

甘娜格要去上班。勒格斯三天来患感冒很难受。办公室里只有吉尔一人。甘娜格准备坐下来吃饭了，她对贝拉辛赫的女人说："傍晚以前布里回不来。你们愿意的话就去市场吃一点喝一点再来。你们傍晚来吧。这是布里先生的家，他一定会回家来的。你为什么要坐着挨饿呢？"

贝拉辛赫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别的地方。我就是要等领到农田之后才吃饭喝水。先生晚上来也好，明天

来也好，后天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没有土地我们去哪里？我们怎么活？我们要么领到土地，要么付出生命。我们坐着，你把先生找回来。”

“你们不想走。”甘娜格安慰说：“我给你们面粉、豆子和柴火。你们在那儿搭两块砖做饭。孩子们饿了，我给他们先拿几块小薄饼来。”

甘娜格用一只盘子拿来了十来块小薄饼和一些豆子、蔬菜放在女人面前，又说要去拿面粉、豆子。

贝拉辛赫摇头拒绝说：“不，你太慈悲了。你给孩子们吃的很多了。我们要等把土地定下来之后才吃。”

平时去上班甘娜格在半路上把杰雅送到幼儿园；一点半杰拉让她坐在安在自行车上的小筐子里接回来。十点钟甘娜格领着杰雅动身时，希兰马伊不安地说：“这种人在走廊里坐着，我害怕。”希兰过去曾见过有人当着她的面把她的一切东西都抢走，有好几个人遭到杀害，她自己也头上挨了一斧子，受了伤。锡克族警察见她在呻吟，处于昏迷状态，把她抬走，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月。现在她遇到一丁点儿小事就心里直跳，有时候梦里也会大叫，昏过去，平时不能吓唬她，要让她安静。这时甘娜格安慰她：“别怕，有事杰拉会打电话的。我已经叫人跟隔壁欣默德拉伊先生家说过，请他照看一下。赫里也快回来了。”

她跟吉尔说到迟到的原因，谈到了贝拉辛赫。吉尔和甘娜格都知道，从法律上讲贝拉辛赫的申诉和要求都是没有用的。可是法律之外的问题呢，没有土地的人的处境怎么办？生活资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必需的。根据这种原因，难道就不可能有主持公道的另一派别吗？吉尔、勒格斯和甘娜格谈到这件事情就对新的法律表示不满。甘娜格的愿望是想在《观察家》上清

清楚楚地写上：曾经拥有土地的人难道就应该得到土地吗？难道就不可能有别的分配农业土地的公道方式吗？

吉尔劝说她，把她阻止住了。批评政府，布里会不高兴的。他举出了以往的例子。你曾经想写支持农村计算土地、农产品和租税的政府官员罢工的文章，遭到过布里的反对。制造理由吵架有什么好处呢？甘娜格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想法。她虽然没有跟吉尔说什么，可是心里一直在想：我们的性情在每件事情上都开始合不来了吗？他无疑是逐渐在变了。

傍晚甘娜格请求吉尔说："他要是出于某种原因傍晚不能回来的话，那我就麻烦了。请您跟我一起去吧！"

甘娜格和吉尔从马路的拐弯处拐向别墅时，见到紧挨别墅围墙的马路上站着十几个人。甘娜格感到讨厌。她跨进大门，看到布里在走廊里了。赫里代沃也在布里旁边站着，整整高出布里大约九英寸。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双拳支着腰，只要一得到暗示，他就会拖起农民往别墅的大门外扔去。布里的脸上满是汗水和尘土，黑色的茄克衫上满是灰尘，手里提着公事皮包。他刚刚才到。布里站着，贝拉辛赫背靠墙坐着。布里很耐心并且同情地说着："……我的老兄，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我无法去改变法律。你抱怨不公平，那就去法院上诉。我在法律事务上一定帮忙，但是不能靠暴力行事。"

贝拉辛赫大声说："你没有看见，我穿吃都没有钱了，你还叫我上法院去打官司！我一切都知道，你就是制定法律的人，你就是在法院里宣判的人。德松达辛赫敢于抢走我的土地，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不配活着，带上孩子们跳井算了。你的警察把我从土地上赶走了，那么是你的警察另外分配给我土地呢，还是你。从前我从讷罗哈被赶出来，到蒙德里栖身，现

在那里也不让我住。我冻死、饿死，就死在你面前。让你看了心里难受难受。”

布里想结束谈话，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是警察把你从土地上赶走的，你到警察家门口要赖去！”

“以前你是为了谁来拉选票的？”贝拉辛赫咆哮说：“我给所有人都递交请愿书了。我知道什么啊，谁是警察，谁是副专员，谁是处长，谁是总督？你来我这里拉过选票，你会主持公道的。……”

布里从会客室的门走了进去。甘娜格和吉尔也跟在他后面来到了屋子里面。吉尔把会客室的门关上了。

甘娜格招呼布里说：“你太累了，大概也饿了，我叫人给你做点什么吧？”

布里是很累了，但是他吃过午饭来的，还不饿。他叫人给沏茶，向吉尔说起在印地语和旁遮普语问题上阿姆利则发生的一些事情。甘娜格到后面走廊里看杰雅去了。

贝拉辛赫跟全家人一起在前面走廊里静坐。他的小女儿一阵一阵地哭着。甘娜格叫人把茶放在后面走廊里。杰雅已经喝过牛奶了，可是吵着还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喝牛奶红茶。甘娜格让她坐在旁边的椅子里。杰雅听到另一条走廊里的女孩子的哭声后，就把从大妈那里听来的话告诉妈妈说：“妈妈，那些哭的孩子都很脏。”

甘娜格说女儿的话是对的。

吉尔问杰雅：“伯布莉，我把你的牛奶红茶拿走，你会不会哭啊？”

杰雅睁大着眼，摇了摇卷曲的头发，有些怀疑地说：“我不给拿走。”

布里鼓励女儿说:“伯布莉,把牛奶红茶给叔叔。你说,请您拿去吧,我再要一杯。”

伯布莉不愿意把自己的牛奶红茶给吉尔。吉尔朝伯布莉的小碗伸过手去说:“我要拿喽。”

杰雅叫道:“不!”她怒气冲冲地瞪着眼举起柔软的小手要打吉尔。

甘娜格压住笑装做吃惊的样子说:“嘿!伯布莉!打叔叔吗?大家都喜欢叔叔。”

“这并不比贝拉辛赫差,对吗?准备为自己的牛奶红茶打架呢。”吉尔对布里说:“她将来要是当上立法会议的议员的话,对一切事情都会摆出动武的架式。”

甘娜格微微一笑,她不高兴吉尔对布里这样挖苦。

“嗯?”布里也朝吉尔狠狠地看了一眼,“共产党同志将永远支持暴力行为。”

“就是嘛。”甘娜格也支持布里说。

“为什么不呢,抢伯布莉的茶不是暴力吗?”吉尔问。布里和甘娜格笑过一次了,这时不吭声了。

又传来了贝拉辛赫女儿的哭声。

甘娜格说:“在分配被彻底赶出家园的人们的土地的时候,假如看一看农民们的家庭人口,考虑一下他们的生活出路,那就更好了。人家肯定都会索要土地的。”

“要是农民的家庭人口增加呢?”吉尔笑了笑问,接着又严肃地说:“老兄,正像制度是为生产的其他手段那样着想,也应该为农业土地着想。假如人们在不拥有大小工业资料的情况下,可以在各家工厂、各个机关里受雇谋生的话,那么农民们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当农业工人,或者实现一切生产资料国有

化。”

布里打断了吉尔的话，说了句很重要的话：“旁遮普怎么能轻视全国的根本大法呢？根据宪法，政府不能干涉私人拥有财产和谋求职业的自由。”

“在福利国家中，宪法没有保证所有的人都有生存的机会吗？其中也有为人民利益的生产国有化的话。沿袭至今的财产私有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可是被彻底赶出家园的人们的财产，只有在依法确定为国家财产之后才对此进行重新分配。有的人过去在西部是大地主，为什么要以这种理由来承认他对国家的土地有更多的权利呢？或者是不去分配这块土地而在这块土地上提供集体农业经济的机会……”甘娜格对吉尔和布里说。

“你在说什么？”布里打断说：“怎么能实行一半老百姓有谋求职业的自由和另一半老百姓去从事集体生产的规定呢？把大笔大笔的财产扔在西部而来的人……”

“重新去维持他们富裕的境况难道是政府的任务吗？”甘娜格也打断布里的话说：“那么把国有化说成是目标的意义是什么呢？”

“国有化！国有化！像共产党人那样反来复去地讲国有化有什么用呢？”布里怒气冲冲说：“当务之急是促进生产，推动处于冻结状态的生产。去搞穷困和饥饿的国有化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传来了贝拉辛赫高声说话的声音。赫里进来告诉说：“阿默尔辛赫来见。”

布里站起身来，到走廊里去了。贝拉辛赫正在跟阿默尔辛赫讲述自己的事情。他为了能使靠着别墅的围墙站着看热闹的

人听到，便大声说话。当阿默尔辛赫进去时，贝拉辛赫还是在大喊大叫地讲给站在马路上的人听，不断地呼喊不公平。

布里对贝拉辛赫不理不睬有两个小时了，可是他对这种带有威逼性的上门来吵闹和让别人看自己的笑话的做法能容忍到什么时候呢？布里对甘娜格说："你去劝劝他的女人，叫他们离开这里。要是他们要吃的，你就给他们弄点吃的。无论如何要把他们从这里赶走。我们像囚犯似的一直在屋里坐着，要坐到什么时候呀？"

甘娜格对贝拉辛赫的女人反复劝说，但是没有用。贝拉辛赫替孩子们买来了吃的，可是他和他的女人不准备停止绝食离开别墅。

布里用严厉的字眼向贝拉辛赫提出了最后通牒："闯进人家家里静坐并不是坚持真理。不合时宜地闯进别人的住宅是犯罪行为。你把你的帐篷之类的东西收拾好，离开这里，我会在瑟布德格尔或拉姆讷格尔为你努力设法的。假如你十分钟内不离开这里，那我就叫警察来把你抓走。"

"你算什么？我们不指望你，我们静坐是在指望宗师①。你想干什么就干吧。我们过去尝过英国人的警察的棍子，现在我们也想领教领教你的国大党警察的棍子！你可以把警察和军队全都叫来。你给不了我们土地，你就享你的福去吧！你也不用管我们的处境了！"

布里给贝拉辛赫的不止十分钟，而是二十分钟。布里滔滔不绝说："太难了。人们把自治的意思理解为有权制造混乱。那天在西姆拉，有一个新作家夹了一叠稿子躺在总统的汽车前面，

---

① 指宗教的祖师。

说:‘我为国家的独立坐过牢。现在我在从事文学创作,我的孩子们快要饿死了……’

“总统是位心地善良的人,告诉部长为他解决困难。此时这位作家先生说:‘把我的小说定为课本吧。’可是他连句子都写不通顺,还想把他的小说放到课本中去。这真够可怜的。要是对这些人严厉,那你就成为不受人们欢迎的人。人家都有投票的王牌。你就夹着尾巴在他们面前走吧。政府的威望已经丧失殆尽了。……”

布里往警察局打了个电话,把情况告诉了警察局长。警车很快就来了。贝拉辛赫带着为坚持真理而不惜牺牲的表情在走廊里躺下来了,呼喊起“祖国万岁!真理万岁!”的口号。很多看热闹的人走到靠别墅的围墙外面站着。

警察挥舞棍子恐吓他,要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坚持真理。

甘娜格从里面往外看,后来她走到门边用英语请求警官说:“麻烦您,请别在这里打他。请您把他拖走吧。”

两名警察抓肩抓脚地把贝拉辛赫抬走了。他的女人和女孩又喊又哭。当警察把贝拉辛赫押向警车时,贝拉辛赫高叫着:“大家看呀,这是一种暴行。我为正义而绝食,他们要把我关进牢去。”

贝拉辛赫的老婆害怕了:不知道他们要把她的丈夫抓去哪里?她抱着吓哭的小女孩,领着两个男孩子主动上警车坐下。警车开走了,贝拉辛赫还不住地呼喊着口号。

布里到西姆拉参加“交通咨询委员会”的座谈会去了。这一周的《观察家》他是在西姆拉看到的。读了社论之后,他非常生气。从笔调和文字来看,这篇文章毫无疑问是甘娜格写的。文

章写的是关于国有化和被疏散人员遗留的土地分配问题。布里想，写这个题目，应该和他交换一下意见才对。甘娜格这样随心所欲地从事，会惹出麻烦来的。他也对吉尔恼火，吉尔也该先看看稿子才对。

有些人因为看到苏德先生过分信任布里而十分嫉妒，他们常在苏德先生的耳朵边说布里坏话。当布里到苏德先生那里去的时候，苏德先生以非常尖刻的语气要求布里回答："这搞的是什么名堂……说起来，《观察家》是在帮我们很大的忙吗？"

苏德先生没有时间去读这篇文章，文章的内容早已有人跟他说过了。布里考虑到自尊心便以外交词令回答说："大哥，文章并没有批评内阁的或行政上的任何工作，谈的是关于土地政策的一种看法……"

苏德先生现在非常繁忙，他没有时间从字眼上来辩论。他被一些事事都赞扬他、事事都支持他的人包围起来了。依靠他的人想顶撞他，这叫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苏德训斥布里说："……现在你居然教训我来了！……说起来，报纸难道要拖我们后腿吗？你说这没有什么关系！说起来，如果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别人为什么不乐意？……如果这种举动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说起来，我就把报纸和印刷厂全封了。我不需要这一切……"

布里气得头昏眼花。他在拉合尔虽然也遇到过跟这相似的情况，但他没有经受过这种有倾向性的威胁，也没有忍受过这种侮辱。他对于作为生活的唯一来源的工作也不在乎，仅仅是一百卢比工资的问题。现在布里在大地上已经扎下了向四面伸展的根了。苏德先生的发怒虽然会突然断送布里，但是对于这

一点布里并不害怕。他不打算向别人的威胁屈服。

布里决定以理智的态度来对待苏德先生的恼怒。他平时总称呼苏德先生为“大哥”，苏德先生的话使他感到是对他的侮辱，他知道那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全是在苏德先生耳朵里吹风的那些卑鄙小人造成的。

布里和甘娜格之间在达拉和希萝的问题上发生的争吵已经结束了，家里恢复了平静，可是也没有欢乐和爱情的喧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毫无拘束地表示亲热了。想起以往几次的争吵，布里觉得甘娜格这次写这样的文章是对他的藐视。他想：她对任何人都不在乎。

从西姆拉回来，布里对甘娜格很恼火。他觉得甘娜格妄自尊大，内心里对他厌恶，因此他感到苦恼。他回想起乌尔米拉对自己的爱倒是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尽管乌尔米拉远离了他，而且受到了布里的极不公平的待遇，可是他认为她对他还是恋恋不舍的。

布里因为当上了立法会议议员，这就很容易见到乌尔米拉了。一年前，乌尔米拉就已经结束了训练，成了西姆拉医院的在编护士。布里去医院找她，在医院的走廊里跟乌尔米拉说了几分钟话。他告诉她，她可以大胆地到立法会议议员住地来找他。

在以往五年中，布里没有机会可以无拘无束地跟乌尔米拉谈谈。乌尔米拉找来了，布里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哽咽地倾诉了自己对她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当时迫不得已的境况。他详细地重复了在卢迪阿纳简短的会晤时说过的话，保证说：尽管他家里有妻子，但是他的心却在乌尔米拉身上。他说，不幸的是在拉

合尔时他已经跟甘娜格订了婚，可是在贾朗达尔遇到乌尔米拉之后，他就不打算跟别人结婚。当时他住的是苏德先生的房子，并且在苏德先生的印刷厂里，所以他就想把事情暂缓一下，准备以后再想办法。布里提醒说："我那时说，你别着急。下一天，我到医院去了，你没有见我。以后我又去过，人家告诉我，你已经到阿姆利则去了。我到阿姆利则找过，没有找到。八个月以后才知道你在卢迪阿纳。在卢迪阿纳，第一次你说了一些冷漠无情的话，可是我按捺不住自己，还是找你去了。"

布里现在所说的并不是真情，可是说话的时候句句都出自他的内心。乌尔米拉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他，使他浑身发抖。他在乌尔米拉的那双明亮的眼睛里仿佛还见到了自己的心愿。

乌尔米拉是傍晚六点半钟来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房间里的门上和窗上都挂着布帘。乌尔米拉坐在布里身旁的椅子上。布里想去拉她的手，乌尔米拉把手缩回来，躲开他。

布里为了打动她，强调说："你不记得了吗，那时处于什么情况下……"他突然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让我们拥抱在一起，硬把我们拆开！"

乌尔米拉在椅子里缩成一团不理睬他。

布里不打算冒失行动，他没有勇气去关房间的门。可是乌尔米拉躲着他，他无法忍受。假如乌尔米拉说："唉，会有人来的。"那他也就满足了。

"我把门关上好吗？"布里向乌尔米拉挑逗，建议说。

乌尔米拉低下了头，接着摇摇头拒绝了。

"有谁能忘记这种痛苦呢？"布里的声音变得更加温柔了，"你是知道的，诗歌就产生于这种心灵深处的痛苦。世界上第一

流诗人巴尔米吉说过：'尔体莫忧'……"

乌尔米拉不懂古文，也不熟悉诗歌产生的传说。布里解释了这几句诗的意思，并且讲了一对情人无法忘情的故事，说道："我们过去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俩所忍受的痛苦是不能在生活中抹去的……"

乌尔米拉的脸色严肃坚定。她站了起来。

回去时，乌尔米拉走到街上，看到四周没有什么熟人，便低下头说："过去是你把我赶走的。你有本事就把那个妖婆赶走！我等着。我不喜欢这样不三不四的。可是现在我先要结婚。以后看你的苏德拿我怎么样？"

这次从西姆拉回来之前，布里在马尔路上的一家商店里遇到了乌尔米拉。乌尔米拉是很讲究衣着的。当时她打扮得很漂亮，两眼抹着黑眼圈。她向他问好，介绍她身边的青年说："这位是蒙吉亚大夫。"他们俩是来买东西的。

按规定，布里的旅费津贴是头等车厢价的三倍。也有这样的立法会议议员，他们即便领了这么多的差旅费，但还是坐二等车厢或三等车厢，省下不少钱来。各个立法会议中的不少议员都认为这种行为有损于立法会议和政府的威望。他们认为，议员们该拿哪一等的差旅费就该坐哪一等的车厢。布里也同样是这种想法。由于接连不断地对这方面的控告，北方邦政府做出决定：立法会议议员不管坐哪等车厢，按规定有权领取头等车厢的三倍旅费津贴。政府使立法会议议员们的不道德的行为成为合法化。布里在《观察家》的《庙会》栏里就此事写了一篇短文：如果负责组成立法会议的人们的道德是这样的话，那么宪法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道德观念呢？道德在宪法中处于什么地位

呢？

布里坐的是头等车厢，因此晚上在旅途中可以睡得很舒服。他一般都是傍晚从西姆拉出发，早晨四点到达贾朗达尔。假如走晚了，那么就要在阿姆巴拉换车，六、七点钟时才到达贾朗达尔。

火车上有可以睡得很舒服的单人铺位，但是他脑子里很乱，没有睡着。他知道，跟甘娜格说起发表在《观察家》上的文章肯定会吵架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能保持缄默。每当他对甘娜格感到头痛时，在想象中总是出现乌尔米拉的影子。这样胡思乱想，使他更不能入睡。这一次他多么想跟乌尔米拉再见见面。

上一次在九月份，布里到过西姆拉参加"教育委员会"的座谈会，见到过乌尔米拉。当时乌尔米拉曾苦苦哀求，她无法忍受西姆拉的寒冷。去年冬天她很难受。她想要求调到阿姆利则，还提出过请调阿姆利则的申请报告。布里去卫生部主管人员那里说过，乌尔米拉对西姆拉的水土不服。乌尔米拉从西姆拉调走了。

在加尔加至阿姆利则的特别快车到达贾朗达尔之前，布里就醒了。他记得，多阿布工厂的吉普车也许停在车站上等他，可是急于跟乌尔米拉见面的心情却把他拉向阿姆利则。

布里把行李留在阿姆利则车站的候车室里，不到八点就到达了国民医院。现在病房里正在搞卫生。布里没有做自我介绍就问一个男护理员："在编护士乌尔米拉小姐是在班上呢，还是在宿舍？"

一个成年的男护理员想了想问："乌尔米拉小姐是不是跟蒙吉亚大夫结婚的那位？"

布里不禁脱口而出:“她结婚了?”

“对,上星期结的婚。她刚去蒙吉亚大夫的住所。她是外科病房的夜班。”

布里干咽了一下说:“昨晚夜班,现在也许睡了吧?好吧,我以后再来。”

布里心里对她恨之入骨。莫大的欺骗!他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蒙吉亚,跟她一起买东西的那个,当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才调来阿姆利则的!我说过,你调到阿姆巴拉吧,她却撒谎说:与我同一批的还有两个护士也在阿姆利则,在那里好。当时她没有说要结婚。唉,狡猾的女人!相信你就是傻瓜……岂不是受了她愚弄吗?这种欺骗有什么必要呢?

布里从车站上叫了辆三轮车回家。迎接他的只是爱犬谢拉。家里一片宁静。宁静中响着洗衣棒拍打衣服的声音。杰拉一边擦洗器皿,一边在放声高唱电影插曲。布里呼唤杰拉把三轮车上的行李拿下来。他的应声似乎有些胆怯。布里想:这是我的家呢,还是歇脚的地方?布里知道,甘娜格等他回来最多会等到七点至七点半。她现在也许到印刷厂去了,可是这哪像个家呢?

希兰马伊和杰拉立即来侍候主人。杰拉已经有些懂得甘娜格和布里的习惯了。可是希兰马伊在甘娜格家三年了,连对牛奶红茶也对不好。然而对她是可以信任的。在这个世界上对她来说根本没有别的可住的地方。甘娜格把家里的钥匙都交给她保管。希兰马伊对杰拉很不放心,她每时每刻都把钥匙挂在裙带上。布里洗过澡,等着吃饭。

布里心里非常恼火。他有许多工作要做，责任重大，在人们的眼光里他是有地位的，有的人还嫉妒他，可是在自己家里他算是什么呢？到处是欺骗！这是他为人爽直和宽宏大量的结果！乌尔米拉的话语在他耳边回响起来。她的激人情欲的苗条的身体进入了他的幻想。布里感到她像一条毒蛇，本该把它踩死，可是它溜进草里去了。女人可以相信吗？……她除了私利什么也不要，她唯一的能耐就是欺骗。

杰拉把饭装上盘子给布里端来了。他从早起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已经饿了。他不顾一切地吃着。在他的头脑中又出现了乌尔米拉的全身的影子。她的肉体一直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难道这么久以来她就一直这样生活吗？她耍的什么手法啊？现在好啦，他不会再受骗了。

布里不想去什么地方。他昨晚没有睡好，便躺下了。他为了把注意力从乌尔米拉身上挪开，便开始想……必须要跟甘娜格说说。如果她固执己见呢？假如吉尔或勒格斯这样做的话，那就让他们离开《观察家》，可是甘娜格的名字在报上是以主编出现的。在去年参加三月份的立法会议全会时布里考虑到不使今后出现麻烦，所以他把款子用她的名字存进了银行，不过报纸和印刷厂的老板还是他自己。

布里过去总是以乌尔米拉的爱来治疗甘娜格对他的冷漠无情造成的创伤，得到一些宽慰。如今这种治疗方法不存在了。他无法忍受甘娜格的冷淡的态度。他回想起他与甘娜格的恋爱史。全家人大力反对！当时我贫困，失业，即便这样，她还是到监狱探望我。我请她来奈尼塔耳。接着是她放弃了好的工作从勒克瑙赶来贾朗达尔。唉，当时我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啊。即使她亲眼看到蛇，但她还是相信我的说法：那是条绳子。她一切

都忍受了。她完全承认我的权力和信念！布里的心感激得快溶化了。他又有了另一个想法：把局面维持下去。我已经很机灵地把局面维持下来了，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格不入的情绪呢？它来自何处？她已不再是我的意中人了。这是爱情吗？这是夫妻关系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布里伤透脑筋，集中注意力想着。……原因是她狂妄自大，没有耐心。……从前她并不像现在这样。她总是欢欢喜喜地、卿卿我我地，说话像银铃般动听。现在她的这种秉性也许过分激动而丧失了。可能是像男人一样工作而使女性的性格受到了压抑。她有什么必要纠缠到《观察家》和印刷厂中去呢！难道这是家吗？不过，她为了我的爱情什么没有做过呢？还会有哪一位妻子比她更富有牺牲精神呢？必须把局面维持下去。……

布里醒来时快两点半了。睡了一觉，心里轻松了不少。入睡前的想法又出现了，他得把局面维持下去。他躺了几分钟，他感到无所事事难以忍受时，便起床给在印刷厂里的甘娜格打了个电话。

甘娜格在电话里惊讶地说："你是坐哪一趟车来的？八点钟时我问过火车站，火车都没有误点。"

"谢谢！"布里说，"早晨我在特别快车里没有醒来，坐到阿姆利则去了，十点半才回来。"

"如果你来过电话，是不是你也许感到不安了吧？"

"你也可能感到不安吧！"

"你这是说什么呀？"

"不，不，没有什么。我吃过饭睡了一觉。现在我要到维格尔姆布拉的姜尼先生家去一下，也许还会到印刷厂来。但是五点以后你就别等我了。你跟吉尔说一声，叫他来一下。"

甘娜格和吉尔等布里一直等到五点一刻才走。布里在他们到家十多分钟以后才回到家里。在随便闲谈的过程中布里说："交通委员会建议国营公共汽车在旁遮普另外一些道路上行驶。这种交通国有化的方式将是非常实际的。在竞争过程中将也会提高私营公共汽车驾驶员的水平。对于政府来说也有一个收入的来源。私营公共汽车慢慢地就结束了。"接着他提到了《观察家》上的文章。

布里谈到对于这篇社论他也有责任。他表示遗憾说："文章里没有有利于反对派的话，但是表现了对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形势方面的一种过激思想。这篇文章并没有反对国大党的基本政策。潘迪特·尼赫鲁平时自己就谈过这种观点，可是苏德先生的耳朵里听到了很多反对这篇文章的话。现在苏德先生变得很呆板了，他平时想的只是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内阁的组成和今后的选举。他不仅需要从思想上，而且需要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支持。他这样惶惑不安令人感到惊讶。我想说，他跟报纸没有任何关系，他不高兴，我是把他当做大哥才去的。

"我有什么必要怕苏德先生或其他人？你们两个都知道，当我完全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为了原则连生活都不顾。只是，对苏德先生不能不尊重。他说话刺耳，可是良心不坏。像他这样正直的人，我在国大党里没有见过有第二个。要是我不跟着他的话，那帮自私自利的人就会完全操纵他。大家叫着"先生"、"大爷"经常包围着他。那帮人使他得意忘形了。所有的报纸都想讨政府的喜欢，是靠广告来谋利的。……我们在《观察家》上稍微表示出一点勇气，可是有些狡猾的人要阴谋诡计，要挖我们的根，那将怎么办呢？现在我们要避开他们的打击，那样才好。要让一个进步的阵线保持下去，不然舰队就会被"先生、大爷"击

沉。现在就你们两人在主持报纸。我能说的只不过是：跟激进的做法相比较，考虑可以做些具体的工作，或者像其他的一些人那样写一些新鲜动人的报导去吸引读者，以便我们能在人民中间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布里说话时没有跟甘娜格和吉尔对视。他的声音里包含着压力、迫不得已的情绪和气愤。甘娜格猜想：他累了好几天了，所以才会这样。她又想，苏德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对我的文章肯定会有些说法的。有意见的话他会不说吗？现在不说，以后总会说的。

"这篇文章并没有批评政府的政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问题。"吉尔赞同地说。

布里什么也没有回答，默默无声地坐着，他似乎疲惫不堪了。

杰雅受到母亲的鼓励，唱起了在幼儿园里学到的歌曲：

"小鸟跳跃着走来，
嘴里衔着一颗豆子，
……"

甘娜格大加赞赏，为她叫好，叫她把全支歌唱给爸爸听。杰雅起劲地唱起来。布里却没有理会她，一声不吭地坐着。

吉尔见布里不做声，便起身走了。甘娜格去问杰拉一些事情。布里也回自己房间去了。平时甘娜格整天都是在《观察家》报社度过的，晚上在家里总有些家务要做。八点半杰拉叫吃饭。甘娜格一边往放在走廊里的饭桌走去，一边喊道："请出来吃饭吧，饭菜摆好了。"

“你叫人端到这里来。”

甘娜格从门口往布里的房间里探了探头问:“怎么啦，有什么事情吗?”

“好吧,我就来。”布里从床上起来。

吃饭时布里一言不发。甘娜格想挑起话说:“近来西姆拉大概很冷吧,也许使人感到非常荒凉。”

布里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吃过饭后,甘娜格叫希兰马伊替杰雅搭好小床,关照她把牛奶放好。在回自己房间之前,到布里房间去看一下,看看他的被褥铺好没有。

布里的被褥早铺好了。布里盖着毯子,手撑着下巴,在安乐椅里坐着。

甘娜格说:“你不在工作，累了就躺下吧。我去拿牛奶给你好吗?”

“谢谢。”布里头也不转地回答说。

“怎么啦?”甘娜格问:“早晨在电话里你也很客气。”

“那有什么客气? 劳你驾，我应该感谢你。”布里有礼貌地说,好像感激不尽似的。

“劳什么驾呢。有哪个女人不在自己家里干活的? 人家并不对她表示感谢。”

布里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生气?”甘娜格站着问,“就为那篇文章吗?”

“别提这件事了。我该说的都说了。”

“那又为什么呢?”

“可是你有必要为我受这么大罪吗?”

“你现在不喜欢我做的这一切吗?”

“那怎么可能呢？我很感谢你。”

“没有必要感谢。在这之前是怎么走过来的，就照样走下去。今天有什么必要把它看成是新鲜事儿呢？”甘娜格想走了。

“你可以坐下的话，我就告诉你。”

甘娜格在布里床边坐下。

布里的声音湿润了：“我之所以有权从你那里取得这一切，因为我和你是夫妻。”

“那么现在怎么样呢？”

“你先听着。我们为了这层关系曾经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然而现在我们是像夫妻那样生活吗？”

“我们是怎么样生活呢？”

“你是知道的，生活的本性……我们之间现在不存在人们所说的夫妻关系了。不存在这种关系，而且，我们之间有了裂缝。我们之间的差异难道不是超越本性的吗？”

甘娜格低下了头。她把眼光从开着的门里往走廊里看了一下，沉默了片刻说道：“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女孩就够了。我能把她照管好，那就不错了。”

“你这样说话好像夫妻关系仅仅是为了子女而已，或者是有了孩子就一劳永逸了。我们相互间的吸引力仅仅是出于生儿育女的目的吗？”

“唉，可是有些事情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对此我想请你谅解。”甘娜格仍旧低着头说。

布里问道：“难道我的意愿是不合理的，或者是超越本性的吗？”

甘娜格没有说话。

“至少你要回答。我是在说不合理的话吗？”

“我并没有这样说。可是我无能为力。”甘娜格还是没有抬起头来。

“要是我迫不得已在其他地方有所行动的话，你不反对吗？”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没有必要跟我这样说。”甘娜格站起身来。

“要是我认为这种隐蔽的事是不合理的话，那么我甘愿为此忍受惩罚。”

“我很遗憾。”甘娜格走了。

每当他们夫妻之间因为隔阂而板着脸的时候，杰拉和希兰马伊都感到害怕，杰雅也变得愁眉苦脸。布里肆无忌惮地发脾气。甘娜格也觉得丢脸。这对孩子有不良影响。她一筹莫展，怎么办呢？她总是违心地想掩盖这种局面。

第二天，她亲自把早茶送到布里的房间。该怎么就怎么，别丢人现眼就行。布里根本不说话，甘娜格把他的洗澡用具在澡间里放好，衣服也拿好。吃饭时她也同他坐在一起，可是布里还是不说话。饭后他叫杰拉雇了辆三轮车，独自进城去了。甘娜格也按时去上班。

第三天早晨也是这样度过的。三点钟时布里来上班了。他匆匆忙忙，板着脸，直接走进了经理室，耽搁了很长时间，仔细查看了帐目，然后来到了编辑室。他没有理甘娜格，只问吉尔下一期刊载什么文章，看了每一栏的内容，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站起身来，接着突然朝甘娜格微微一笑，“你要坐到什么时候？我到模范区去一下回来。”接着又朝吉尔看了看说：“你去那边吗？来吧。”

布里当着大家的面对甘娜格表示冷淡，让甘娜格丢脸，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在大家面前还总是把彼此的隔阂掩盖起来。

这是把甘娜格不当作妻子看待的一种惩罚。甘娜格非常生气。她写不下去了，放在面前的文章也看不下去了。她想不出法子可以说些什么话走开。过了十分钟，她说道："我有点要紧事去姐姐那里一趟。这些事明天再办。"

甘娜格回到家里，告诉希兰马伊说头疼，便进自己房里躺下了。杰雅想要叫从早就出门的妈妈抱抱。甘娜格在生着气，想让女儿离远远的，便把杰拉叫来说："你把活儿撂下，领伯布莉去外面转一圈！"

杰拉抱起哭哭啼啼的女孩走了。

希兰马伊用小碗盛来酥油说："来，我替你头上搓搓。"

"不用了，阿姨，别吵我。"甘娜格把脸埋在纱丽的披巾里。

"唉，疯丫头！你是喝多了浓红茶才把脑子弄坏的。整天地使唤脑子，头不疼才怪！"

希兰马伊拿着酥油就在旁边站着。她想了想说："孩子，不应该为这种事情哭。你是个明白人，男人总是要别人去奉承的。女人算得了什么呢。你是个命好的女人。愿梵天保佑你永远幸福。不像我弄得这样狼狈不堪。男人们好发脾气。……"甘娜格用纱丽捂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希兰马伊垂头丧气地去干别的活儿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从走廊里传来了吉尔的喊声："伯布莉！"接着又喊道："杰拉！"

希兰马伊走来告诉说："伯布莉的伯父来了。"希兰马伊就这样称呼吉尔的。

"你不知道我头疼吗？"甘娜格生气了。

"孩子，起来吧！"希兰马伊哄她说。

"好吧，你去请他坐下。"

甘娜格不得不起身。洗过脸，梳了梳头，把纱丽也换了。她知道，两眼一定哭红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布里没有回来？"吉尔问。

甘娜格摇摇头在身边的椅子上坐下。

"为什么事吵架了？"

甘娜格没有说话。

"又是为那篇文章的事情？"

甘娜格摇摇头。

"那为什么？"

甘娜格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吉尔亲切地生气说。甘娜格木然不动，好像断了气似的。

"你不想告诉我吗？"吉尔同情地问。

甘娜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难以忍受！"

"什么难以忍受？能说出来不是好受了吗？"

甘娜格盯着地板。她又叹了口气说："真能在这里呆下去吗？"

吉尔皱紧眉头说："甘妮，你太傻了。"他亲热地用英语说："我早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应该有耐心。"

"我忍受什么呢？我难道是妓女吗？"甘娜格气呼呼地说，接着不安地用纱丽披巾捂住脸，走回自己房里倒在床上，偷偷地哭了几分钟。她自己和自己争辩："为了在这个家里住下去，为了继续当妻子，为了想方设法使自己高兴，我得忍受一切。我算不了什么！这样想还会有什么痛苦呢？……不，我将永远不会这样做，我不会忍受。我不是妻子。"

床边传来了布里的声音："甘妮！你到外面来！吉尔坐着呢。"

甘娜格一动也不动。

布里生气了："你在外人面前都不能维持一下大家的面子吗？"

"不能。当时你在办公室里是怎么维持的？"甘娜格从纱丽披巾里用低闷而又愤怒的声音回答说。

布里出去告诉吉尔说："甘妮身体不舒服。经常头疼得很厉害。我怀疑是高血压。我要让大夫看看。"

"是的。今天白天看起来她非常疲倦。你一定要去问问大夫。"吉尔附和说。

十三

达拉对纳特博士恼火的是以下这件事。

在四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从阿格尔瓦拉先生家回来，达拉回答纳特博士的问题时说道：她没有什么婆家。可是当纳特惊异地想弄清楚这句话的含意时，真要把在婆家度过的半个夜晚的切身体会和与之有关的全部遭遇说明白不是三言两语能办得到的。达拉低着头用英语简简单单地说："他早就明白，我不想跟他结婚。他心里怀着敌意，把我强留在他家里，想对我进行报复。他侮辱我，我反抗。他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不多一会儿，突然遭到袭击，着火了，我跳到隔壁房顶上去了。"这是第一次达拉从口里非常痛苦地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说出来之后，她感到非常轻松了，仿佛是疖子经过动手术的痛苦之后流出了脓，不再胀得疼了。

纳特没有提什么问题，没有惊讶，也没有同情的表示。他一直是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地眯起眼睛听着。在叙述过程中达拉一次又一次地咬着嘴唇说不下去。即便是在这种时刻，纳特对她的窘态也好像是没有看见似的。

达拉把话说完后，纳特说道："我对布里的做法感到非常惊讶。"接着又问："你怎么去难民营的呢？"

达拉说出自己蒙受耻辱和迫害的事实，虽然能得到暂时的同情，但是她总认为在别人的眼光里名誉地位会一落千丈。达拉不愿意这样，所以她以前在这件事情上编造故事，然而在纳特面前她不能说假话。她低着头回答了以下几句话："有一个坏蛋把我从胡同里背走了。一个心地善良的穆斯林退休军官把我从他家救了出来。因为我不同意当穆斯林，所以我被撵出来了。接着我跟其他的一些印度教徒妇女一起被几个坏蛋囚禁起来。印度军队释放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到难民营里。"纳特会怎样想，达拉并不担忧。她在他面前应该诚实。

纳特只说了一句话："达拉，你很了不起，很勇敢。"他的声音里表现出尊敬和慈爱。

纳特的话使达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达拉打趣地说道："博士先生，您的内助，我的嫂子艾·明[①]平时是怎么做饭的呢？"

"过得去就算了。他并不是厨子，平时做做蔬菜、烤饼。中午用饭盘盛上饭，用一只小盒装点奶酪，那是必不可少的。"

"博士先生，您应该找个像样的用人，吃东西应该像个样。"

"对，应该是应该，不过像样的用人不好找，万一上当受骗

---

① 指纳特的男用人。

呢？我雇过一个不中用的。他的名字叫波拉①，可是却把我的东西全偷跑了，只给我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四百卢比的现款也拿走了。”

“博士先生，您平时不上锁吗？”达拉惊讶地问道。

“锁是上的，可是所有衣服全由他管。事情他都会做，缝个纽扣呀，熨熨衣服呀，都能做。有时候忘记从他那里把钥匙收回了。他很讨人喜欢。”纳特对自己蒙受的损失以笑话抹过去了。

“博士先生，这是您亲自给他的机会，可怜虫也许并不想偷。”达拉回答纳特的玩笑说。

“你认为我这么大方吗？”

达拉问道："‘嫂子’②也什么都经管吗？”

“可怜虫老了，连针都穿不上线。”

“那么您得到他什么帮助呢？”

“是他不离开我。他的房租、饭钱都省了，在我家吃东西大概吃得好一点，我还给他十几二十卢比。不要他不合适。他的儿子在念书，可怜虫借了五十卢比的应试费才送他去上学的，男孩已经上完大学二年级了。”

“那您就把‘嫂子’一直雇下去吧。家里有妻子，难道就不雇用人了？‘嫂子’还会对她进行监视呢。”达拉微微一笑，出主意说。

“对，对，你说得对。”纳特接受了，似乎这件事情早就应该考虑了。

达拉对博士的天真很有兴趣，问道："博士先生，我叫人给您

---

① 原意是厚道，这里是音译。

② 指老男用人。

物色一个用人好吗？”

“怎么？你那边有介绍所？”

“博士先生，真有介绍所。”达拉笑出声来了，“阿尔德利·杜尔加旁代的几乎整个地区的小伙子都在德里转悠，想当用人。是介绍所派来布尔苏的。邻居中有两个用人也是他们派的。”

“那你就叫他们派来吧。”

达拉问了一下公共汽车的路线和停车的地方。

“博士先生，您吃过饭再走吧，快八点半了，我去拿饭来？”

“正因为如此，我才坐着。”

“一会儿就来。”达拉站起来走了。她进厨房看看，布伦黛伊做了什么了。看来什么也没有做。她想，刚来时我为什么不说一声呢。她马上派布尔苏到下面饭店里和卖奶制品的商人那里买点东西回来。面粉揉好准备着。平时布伦黛伊用它来做热热的、松松的点心。达拉告诉做酥油烤饼。

达拉亲自装上盘子送来。

纳特问：“你呢？”

“您请用吧，马上就得。”

在纳特的坚持下达拉也为自己要了一份。

纳特看了看她的饭盘说：“你是从市场上买来请我吃的吧？西达结婚那天也是这样做的。”

达拉的饭盘里只有两小碗菜，博士的饭盘里却是四小碗菜。

达拉羞得无地自容。哪晓得他这样坚持，不然自己饭盘里也该多放一点菜。

达拉道歉似地说：“博士先生竟会注意到这个！好，找一天我自己来做。就这个星期日好吧。”

“这个星期日不行了，我要去巴特那整整一个星期。回来再

说。”尽管达拉坚持不要，但是博士还是把自己的各种菜分一半到达拉的饭盘里。

下星期日达拉仍然没有得到博士的回音。纳罗德姆早就离开德里去外地了。她想，下个星期日请博士来，也通知一下纳罗德姆。可是星期二在机关里杜尔加旁代把纳特博士在信笺上写的住所的地址给她看了看，说："主人，按照您的吩咐，人已经派到先生住所去了。主人，先生已经去西姆拉了。现在主人如有吩咐……”

达拉很反感，也很恼火：这是怎么回事，地址也不给一个。说是从巴特那回来后告诉我。要去，那可以把西姆拉的地址留下再去。……现在他也许要到九月底才回来。不过达拉自己也劝自己：抱怨、发火有什么用呢？她回忆起了阿格尔瓦拉夫人的话，她平时看到别人拉长着脸便说：柠檬挤得太厉害便变苦了。达拉心想，毫无疑问，跟博士先生是老相识，可是自己对失去了父母、哥哥仍然只字不提，那么为什么要对他苛求呢？

达拉的心里不时地感到很痛苦：我是什么人？哪些人是我的知己朋友？对，夏玛、纳罗德姆、默尔西、马图尔都是我的好朋友！拉沃德先生和博士先生也是。可是可以跟我相配的，我可以为他操心的，是什么人呢？

过去三个月来，达拉的心思集中在她的汽车上。开始，别人劝她买一辆微型的二手货汽车，她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是当上了副部长，汽车变得十分需要。于是她决心买一辆旧汽车。

她看了好几辆旧汽车总是不满意，这样过了整整一年以后，她就向政府贷款，索性买了一辆全新的小轿车。这辆小轿车花去了达拉的全部积蓄，对于达拉来说，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

西比这辆像黑宝石那样闪闪发光、外面有一根根铬条装饰、座位罩着红色天鹅绒的小轿车更使她关心，更使她爱护的了。考虑到不使汽车擦伤、碰坏，她一开始就雇了个司机，然而对汽车的保养常识和怎样驾驶都是纳罗德姆亲自教她的。达拉也买了两本有关这方面的小册子。

轿车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只有两个月她就非常熟悉汽车行驶的声音了。手指一触及启动器，引擎就发出细小的声音。脚踩上加速器，汽车发动的声音减低或者增大，好像它是有生命的，一触及就作出答复。它在达拉的示意下带着达拉冒着烈日大雨，风驰电掣地行进。但是它的力量都依赖于达拉的意愿和动作。达拉坐在汽车的怀里，可是对它却像女儿一样疼爱。每次她不得不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停车，她总是很担心，生怕有小孩用石块刮它的身子，或者哪个粗心的司机撞上它。达拉的从不言语但力气很大的汽车是她忧愁时的同伴。每当她感到孤独，她就开车转上三、四十英里。汽车的速度使她感到心情愉快。时速表指示出汽车的速度为六十英里，她就叫好。好啊！她叫了声好，对汽车更加亲热。

纳罗德姆有六七个月时间在加尔各答，达拉很有规律地每两个星期给他写一封信。迪瓦里也从阿利格尔写来了几封信。达拉只回了两封信。后来迪瓦里因为没有接到回信就不再写信了。除此之外，达拉没有别人写信给她。她的新的世界的所有熟人都在德里。七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她收到了一封信，地址写的是家里。这封信是黛瓦小姐寄来的，达拉是通过纳罗德姆与黛瓦小姐认识的，彼此还登门拜访，相处得很亲热。黛瓦在勒克瑙找到了很好的职业，七月份到那边去了。她到勒克瑙之后给达拉写过一封信，谈了她的新环境，还用邮包寄来了芒果。

在黛瓦收到信件和芒果邮包的回执之后的两三天，达拉在机关里收到了一封拍给自己的电报。达拉感到很惊讶，谁会给她拍电报？为什么事给她来电报？她想起了哥哥和父母。也许……

电文是：我暂不能回来见你，请告近况。——布兰纳特

电文中还有布兰纳特博士在西姆拉的地址。

达拉又高兴，又激动。她的心得到了宽慰，就像经历了一切灾难和煎熬之后，受到了良好的庇护。在她的所有的公文上都出现了印在电报纸上的英文字母。她想马上回封信。再一想，现在不写，回到家里安安稳稳地坐下来详细写吧。

达拉睡得很晚，给纳特博士写了封信。她埋怨他不通知一声就走，又埋怨他接受邀请来吃饭而没有来。有多少话要说啊……写了八张信纸，而实质性的话还没有写到。达拉觉得写的都是废话。给博士先生写信的目的不应该是使他苦恼。她想，是否先用电报来答复他的电报。现在已是晚上十一点了。她拿起电话，用电话发了封加急电报。电文是：对您的关心我深表感谢，我非常健康，非常高兴。——达拉。

达拉的身心都很兴奋。但她克制地想了想，不要去提那些没有用的事情，便开始写信。博士的印地语很一般，但是达拉想写的话却难以用英语表达。她经过反复修改，用清晰的印刷体的印地语写道：

"最最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的电报已经收到，这是令人感到无限幸福的祝福，叫我如何感谢好呢？自然，您待人慷慨大方，是从来也不需要这种形式上的感谢的。很久以前，在想上大学的事情上，您曾对我的前

途作出估计说，我应该自力更生。出于这个目的，加上您慷慨的支援，我有能力独立生活了。托您的福，我身体很好，心里也没有什么烦恼。是啊，有时候也不痛快，环境使我成为单身一人，可是当那天在德里突然遇到您时，那种对命运的抱怨也就不存在了。我领会到我的头上有着吉祥的护卫的身影。我家里的人一直从您那里得到援助，我现在也没有被剥夺那种仁慈。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权利，叫我如何感谢您好呢！

“纳罗德姆每次见面时总是恭恭敬敬地提到您。杰塔、默尔西大姐、马图尔兄弟也是如此。听到大家夸奖您，我心里就感到骄傲，对您的仁慈和慷慨我知道得比大家多。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您担负着为解决这个国家的无数问题而制订计划的重任，您担负着国家的最迫切的工作重任。您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是多么有用啊。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依靠自己，可是对于社会来说，我不会有什么大用处。请您给我指明道路。

“您也许要呆上两个月才能回来，但是我还是在从您那里得到您的令人感到幸福的恩惠，这种恩惠我并不感到遥远。

有权并永远期望您的祝福的

您的女学生达拉”

达拉估计，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将会收到纳特博士的回信的。一星期之后她开始焦急地等待着，可是直到两个星期都没有收到回信，她想去提醒他回信。但是她估计他也许离开西姆拉了，也许非常繁忙，那么提醒他有什么用呢。我是不是一定要报答他什么呢？直到八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纳特还是没有回信。

达拉安慰自己：当时也许他只是想知道我身体健康，没有烦

恼，现在他得到答复，就不回信了。对呀，我并没有写上叫他回信呀。

九月底达拉从电话里得到了纳特博士的音讯。他回到德里来了。傍晚六点钟将到她家里来。

傍晚，纳特到了达拉家里，提着个用毛巾裹起来的小包。他把小包递给达拉说："你拿着吧！"

包里的苹果发出诱人的香味。达拉心满意足。她沉浸在纳特的充满友爱的祝福之中了。她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小包，贴在胸口，带着深情地问道："您没有给我写回信吧？"

"回什么信？你问我什么事情了？……这样难懂的印地语！简直是用梵文写的。查词典也难懂，好像是在读经文似的。……托老天爷的福，现在得学印地语了。印地语快要成为官方语言了。我要跟你学。"

达拉对纳特的温和的责备毫无反感，可是后来她又想到：也许是我写了"权利"、"重任"等等字眼，他感到过分了些。

五三年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是默尔西的男孩阿绍格的剃胎发仪式。

希拉拉尔遇到机会不跟默尔西嫂子抬抬杠是决不肯罢休的。在举行剃胎发仪式时默尔西请了一个婆罗门来主持祭祀仪式。举行完祭祀仪式，把阿绍格降生时带来的黑黑的、蓬乱的头发用剃刀剃尽。

希拉拉尔突然说话了："嫂子，你真糟蹋人哪！你跟印度教徒结了婚，也就成印度教徒了。你变得糊涂透顶了。把这样漂亮的男孩的脸弄得简直像口铁锅似的！"

默尔西朝希拉拉尔眨眨眼说："我哪就成了印度教徒了？孩

子的父亲吵着要把头发剃掉，我能把它留到什么时候？”

主持完祭祀之后，婆罗门实在忍不住了，说：“胎发有损孩子的健康。从母体里带来的头发是不洁净的。这种头发会使脑子里有热气。雅利安人的一切仪式都是科学的。……”

默尔西听不进婆罗门的说教，打断说：“不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剃胎发的，难道那里的人的脑子里都有热气？我就从来没有剃过胎发，我的脑子里有什么热气？”

“肯定有一点。”纳罗德姆轻轻地说。

默尔西朝纳罗德姆看了一眼，继续说道：“孩子的头上长疖子，就得剃头。”

婆罗门高兴地说道：“这就是科学的道理。雅利安人……”

纳罗德姆说了：“姐姐，为什么要把整巴沃的酥油烧掉呢，请大家吃酥油烤饼吧。”

默尔西响亮地说：“你们政府为了庆祝国庆没有几十万几十万卢比地花吗？为我儿子花一恰丹格的酥油算多？何况可怜的孩子这样漂漂亮亮的头发被剃掉呢！”

一提到“政府”和“国庆”，马图尔便说道：“内阁总理却着了游行的魔了……”

一场政治辩论开始了。

达拉把阿绍格抱在怀里。她一边给孩子脱外衣，一边说：“按照风俗习惯，剃掉胎发后，孩子得穿外婆家的衣服。没有外婆，就穿姨妈的衣服。”她为阿绍格做了套连裤外衣，作为礼物。达拉替阿绍格穿上连裤外衣抱在怀里。

“听着！”默尔西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指了指达拉说：“你说实话，你感到怀里空荡荡的舒服呢，还是怀里实实的舒服？”

达拉羞得脸都红了。她装做生气地说:"姐姐,瞧你! 好吧,你就坐着吧,我把孩子抱走了。"

达拉朝楼梯转过身去,抱着孩子要走开。

在九点半至十点钟,大家吃过糖便起身走了。默尔西曾对达拉和纳罗德姆说过:"你们吃了中饭再走。"

达拉对纳罗德姆说:"在这里听那些同志们辩论三个小时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已经到过了,你愿意的话,我们到甘金家去吧。"

达拉对默尔西说:"我们来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得去法伊兹市场的另一边看看别人去。"

纳罗德姆随着达拉走下楼梯。他让达拉坐上汽车,自己开车。接着他突然说:"姐姐,这时候去他们那里不合适。"

达拉对纳罗德姆不想去甘金家感到惊讶,问道:"怎么啦,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把车子往那面开。"纳罗德姆思索着不说话了。

"有什么事情吗?"达拉又问。

"甘娜格嫂子来过了。"

"什么时候来的?"

"已经有一个月了!"

"噢,你可没有跟我说过吧?"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怎么样了吧?"

"昨天傍晚我才去过那里。嫂子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很忧郁。她父亲也很忧郁。家里冷冷清清的。甘金送我上车时告诉说,甘娜格在德里整整呆了一个月了。那个星期天她去过你那里了,她没有说别的?"

"完全没有，奇怪。"

"我正在想，她在这里整整一个月，你也不知道。我问：她去过你家吗？甘金摇摇头。我问，她要住到什么时候？我想给你送个信儿。她说以后再说。"

纳罗德姆没有在戈尔贾的拐弯处拐弯，直奔德里门。

达拉忧心忡忡地说："应该打听清楚，是什么事情。"

纳罗德姆和达拉为了躲避默尔西家人多拥挤，到了格纳德·布莱斯，在"蓝色尼罗河"餐厅坐下喝咖啡。纳罗德姆说："我昨天刚去过。这样急着再去合适吗？"

"找个什么借口去一下。"

"什么借口好呢？"

"找不到借口？买上两赛尔的芒果，你说，这是黛瓦小姐从勒克瑙寄来的，我拿了一点给甘金。"

"那你写一张纸条吧。我今天就去呢，还是明天？"

"你这样实在啊？平时你干坏事的时候问过谁了？"

"姐姐，这是另一回事嘛。"

"你听着，明天去。你说，甘娜格来德里你跟我说过了。我说我要去看看她。从那里回来你一定要把情况告诉我，哪怕来个电话也好。"

达拉从默尔西家回来便拿起纸写了一张纸条，写道："……听纳罗德姆说，甘娜格大嫂来了。请给我来个电话，她什么时候回去。我要在她走之前见见她。"

星期一傍晚，纳罗德姆来说："甘娜格大嫂没有说过要走。她父亲出去了，不在家。她母亲在厨房里。我们大家在院子里坐。她想在德里找个工作做。她说，希望找个一百五十卢比至两百卢比的工作。肯定有事情。她说就她自己一个人来的。"

达拉听了感到惶惑不安。她很担心，在贾朗达尔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下星期日早晨八点半，甘娜格单独一人来到了达拉家，没有把甘金和杰雅带来。达拉正坐在风扇下吹头发。她很高兴地跟甘娜格拥抱。

"没有把孩子带来？"

"回去时怕太阳晒，所以没有带来。"

"这么久了才来？假如你不说亲自来，我就去了。"

"我是闲坐着，你整天忙着工作。"

两人都怕把话说下去，沉默了一会儿。达拉开始询问家里所有人的情况，甘娜格说完了，又开始了沉默。达拉问道："纳罗德姆说，你想在这里找工作？"

甘娜格低下头承认了。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你对报纸工作是很有兴趣的。"

"我不能在贾朗达尔呆下去了。"甘娜格两眼看着地上，变得很严肃。

"出什么事儿了？母亲说什么了？嫂子知道，她……"达拉搂着甘娜格的背以神秘的声音说。

"不，不是这回事儿。"甘娜格打断她的话说，接着又不说话了。

"那么？"

"对我来说不可能再在那儿呆下去。我承认我有缺点。我没有耐心。他的秉性也是那样。他要大家都尊重他。可是叫我怎么做得出来呢？我不能再呆在那儿了。你就认为是我自己在惩罚自己吧。我说实话，由于我的软弱，我已经忍了很久，现在无法忍下去了。我感到他没有一件事情是符合我的心意的。结婚

六个月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开始尖锐化，不过总算维持了五年了。现在不能再继续了。你要指责就指责吧！我有什么办法呢？”甘娜格用纱丽边捂着脸说。

达拉一点也不明白真实情况，但是她看到甘娜格很痛苦，就搂住甘娜格的脖子，说道：“走，到里面房间里去。”

甘娜格哭了十分钟。尽管天气热得怕人，达拉还是紧紧拥抱着她。当甘娜格平静下来以后，在达拉的一再请求下，她终于扼要地说出了一些和布里发生分歧的事情，也提到了达拉，还把因为希萝而争吵的事说了出来。最后她说：“我们的兴趣和性格相互都不一致。为了怕别人笑话，我们尽可能地维持夫妻关系，现在维持不下去了。……”

达拉不害怕哥哥发脾气或者不高兴，可是知道了哥哥对待自己的事情上的感情和态度，心灵受到了很大伤害。她觉得已经没有希望跟家里联系了，也没有那种必要了。她同情为自己和为真理而斗争的甘娜格。她想了好一会儿，可怜的甘娜格怎么能当一个一声不响惟命是从的女人呢。不结婚要比这样的婚姻强。一见钟情会使人产生多大的错觉啊！她跟甘娜格说了她的这些想法。

甘娜格又淌下了泪水。她说，父亲，姐夫，所有的人当时都反对她和布里结合，还说到在布里的事情上跟姐夫吵过架，面布里在达拉的事情上说过谎话。她自己为布里做了些什么，她也都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她说：“我为他尽了一切力量，今天我却是这样的下场。如果我可以克制自己，鞭笞自己的话，那么为什么要维持这样的婚姻关系呢？”

达拉说得很清楚：“我看不到你有什么过错。当时你做得对，是有良心的，现在我也不会怪你。”

甘娜格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说这么多话，她因此得到了宽慰。她把头埋在达拉的怀里痛哭了一场。

达拉把甘娜格送到家，一路上她没有叫甘娜格为嫂子，而叫她的爱称甘妮。

甘娜格对她的丈夫只是这么说："我不回贾朗达尔了，想住在德里。母亲的身体不好，甘金得上大学，我要住在母亲身边。我不在贾朗达尔住，有什么影响呢？报纸的工作不多，有两个人够了。我想休息一些日子。……"

尽管甘娜格不说，吉尔塔里·拉尔先生也猜出了女儿跟女婿发生了矛盾。他对矛盾发展下去深感忧虑。他听人说甘娜格在德里找工作，就更加担忧了。他觉得矛盾已经变得很严重了。他很了解女儿的性格，如果执拗下去，那么结果是不会好的。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用文学的笔调给布里非常亲切地写了一封信："……甘妮是我的女儿，你就是我的儿子。对我来说，你们俩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因为我无法想象你们俩有各自的利益，能各自独立存在。你们俩的幸福是完全相依相存的。你的理解力很强，经验很丰富，你负的责任是重大的，因此甘娜格应该迁就你。我们将竭力劝说她，可是跟我们相比，你有更多的权利和责任劝说她和安慰她。甘娜格是属于你的，她的指引者就是你，因此尽管她有错误和缺点，但你应该把帮助她看作是你的责任，否则你会受到损失。你来把她接走，这样做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布里一接到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信便来德里了。他希望借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威信和帮助能把甘娜格接回去。布里来到之后，吉尔塔里·拉尔先生为了向他说明情况，单独跟他

说："孩子，事情和原因我不知道，我有必要去知道吗？"他眯着两眼大笑起来，"你们俩现在不是孩子，是大人了。"接着低声说："我感到甘娜格内心很痛苦。这个局面只有你能控制。她现在在这里找工作。达拉也许劝说过她的嫂子。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我还从甘金那里知道，达拉同情甘娜格，在替她找工作。达拉这孩子是想帮大家的忙，但是对甘娜格的真正的帮助是把她送回自己家去。……"

对达拉的这种赞扬布里听了只有恼火。她在为甘娜格找工作！……甘娜格不回贾朗达尔！达拉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和我对着干！她破坏了莫汉拉尔的家庭，现在又处心积虑地破坏我的家庭。……我绝对不跟她见面！

布里在甘娜格面前提到了她当初的爱情和牺牲，信誓旦旦地噙着眼泪劝说甘娜格，还想向她行触足礼。当甘娜格不接受时，布里怒气冲冲地提起达拉，甚至说："……你被那条毒蛇骗了。谁没有毁在她手里？她是个奇怪的厌世者。见到人家的家庭被拆散，她就高兴。……"

布里失败了，独自一人离开德里回去了。他怎么会去见达拉呢？

在去德里之前和从德里一事无成回来之前，布里把甘娜格领着杰雅去德里的事情瞒了一个多月。在拉姆卢帕亚先生和母亲面前也没有提起过。家里没有一个女人肯定是不方便的。希兰马伊的理解力和能力都很低。布里把母亲接来模范区了，他跟母亲说，甘娜格因为她母亲有病去德里了，也许要在那里住上一两个月。他跟甘达或奈耶尔也一点也没有说。他希望甘娜格会回来。这种妻子抛弃他出走的丢人的事，他要一直隐瞒下去。

奈耶尔对甘娜格有影响，布里历来都是嫉妒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去求助于奈耶尔。他准备借奈耶尔的影响让甘娜格回来。他的耻辱只想局限于在奈耶尔面前暴露。他知道，由于跟布里有双重关系，奈耶尔和甘达从他们的利益着想，也希望把事情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所以布里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奈耶尔和甘达：

"……由于自己缺乏耐心，发了火，她就把一丁点儿小事看大了，一个多月来一直在德里呆着。报纸和印刷厂的工作叫我一点也不说，那怎么行呢？我一向都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也是为了她的利益。在这方面我有什么特殊呢？钱财方面的事情，始终是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房子用的是她的名字。我一直把她放在比自己还重要的位置上。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合适的话，我今后对什么事情都不会说什么了。议会、国大党和几个委员会的工作弄得我哪来的空闲时间呢。出自这种想法，所以我平时总说，见到花费很大心血建立起来的东西受到毁坏，心里无疑很痛苦……"

奈耶尔低着头，用手指揉了揉眼皮，同情地说："这是件叫人难过和担心的事情，没想到普普通通的分歧竟闹得这样大。"

布里想要让人相信，说："还会有别的事情吗？如果有的话，她会讲给你们两位听的。如果我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错的话，那就请你们告诉我吧。"布里变得似乎非常丧气和可怜的样子。

奈耶尔安慰他说："你放心吧，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冲动。对她来说，在世界上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心爱的人呢？你放心好了，天平的一边放上整个世界也没有你重啊。……"

布里希望甘达和奈耶尔从家庭的尊严考虑，到德里去一下，

劝甘娜格回来。甘达安慰布里，他们俩将尽可能去做。要是有必要到德里去把甘娜格接回来的话，他们就去德里。不过事情一点也不要声张出去。

奈耶尔很干脆地对甘达说:"这件事你和我都办不了。他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性格。甘娜格一直耐心地带着恭敬和虔诚的神色服从,可是与甘娜格相比,布里却不是这样。甘娜格是在青春时代强烈的激动期爱上这个男人的。当她热恋时，她想的是忠诚和自尊心,是恋爱自由,别的一概不听，一概不考虑。那时候他们都没有彼此考验和了解的机会。我们反对，更激起了甘娜格的不满。他们结婚之前能有多少次见面?当然也偷偷摸摸地幽会,可是却是处于冲动带来的愚昧之中,处于对我们的反抗的气愤之中。他们这种结合是不会持久的。他们也许就这样吵吵闹闹下去。"

奈耶尔没有能去德里，甘达一个人去了。她担心的是对于处于经济困难中的父母来说,这又是一种打击。在这方面,父亲没有给她,也没有给奈耶尔写过一个字。显然,他觉得这件事情很丢人,他想由他一人来经受一切痛苦。根据奈耶尔的分析,家庭的尊严是很难保得住的。对甘娜格劝说一番当然必要，可是妈妈根本不会说什么，而这种事情父亲又怎么能跟女儿开口呢?

甘达到了德里后,直接问她和布里不和的真实原因。

甘娜格不想把这个问题说透，只是说:"……就是这样。我的心情就是这样。"想应付过去。

甘达为了使她说实话,便把从布里那里听来的话告诉了她，说道:"在这方面你发这么大脾气做什么呢?"

甘娜格不得不开始申辩，把各种事情说了出来。甘达感到

不安了，两个人的说法差别很大，可是甘达无论如何得进行调解。她说:“我认为你的话是对的，可是他对这些情况并不太重视。他打算，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今后在印刷厂和报纸的事情上不多说话了。我的意思是，你何必再去管报纸和印刷厂那些吵吵嚷嚷的事，你主要得把自己的家管好。我觉得你们两人都不大注意家。让《观察家》见鬼去吧!”

“过去我专心于编好《观察家》，所以还度过了五年。假如没有《观察家》，我两年也过不下去。”甘娜格说。

“你说的话真奇怪。我是要你把分歧的根源抛开。你为什么要去干涉他的公务呢？你只要把家管好就行了。让家像个家。我不是也在生活吗？你就当好妻子，当好家庭主妇吧。”

“妻子的职责和丈夫的权利是最大的矛盾。”甘娜格被逼得脱口而出说了这句话。

“你说什么?”甘达不解地问。

“叫我还说什么好呢?”甘娜格低下了头。

“难道你没有和他结婚吗？难道你不是他的妻子吗?”甘达惊讶和气愤地问。

“那又怎么样呢，就活该送命不成?”甘娜格竭力屏住气说。

甘达想了想问:“这是怎么回事?”

甘娜格把话说下去:“我是结婚了，但是我不是牲口，不是卖身的女奴，不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甘达想了一会儿，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有一个女孩，已经四岁了。”

甘娜格点点头，说:“可是我不愿意他总要找我麻烦。他把找麻烦当作他的权利一样。”

甘达表示不相信，说:“这谈得上什么找麻烦呢。”接着她关

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吗？找个好大夫看看？"

甘娜格不得不说道："我没有什么病。如果说有病的话，那是他有病，不管是思想上也好，心灵上也好，身体上也好。"

对于甘娜格来说，她现在没法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她以前一直迁就他，事后又感到后悔。她说："他一会儿发怒，一会儿忧郁。他在生气时有好几次嘴里总是咕噜乌尔米拉这样，乌尔米拉那样；你却这样，你却那样。他抓我头发，骂我，就这样侮辱我！"

甘娜格的噙满泪水的双眼红了。她愤怒地说："他一直表现出好像是男子汉应有的疯狂性。毫无疑问，他认为欺侮妻子是当丈夫的权利。对于这一切我怎么能继续忍受下去呢？我受不了。"

甘达低下了头。她用手支着下巴想了足足有一分钟，随后用同情的口吻说："可是你有必要抛弃自己的家吗？你在自己的家里呆着吧。有些纠纷没有必要看得很严重。"

"我已经克制了五年了，可是他没有丝毫改变。他一再强调夫妻的合法关系。他甚至威胁说，他要在别的地方找一个，不许我说话。我说，你没有必要告诉我这件事。他是不会同意不再找我麻烦的。"

甘达又想了一会儿，说道："他没有什么病吧？"

"这我怎么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去知道。"

"唉，你确实不能忍受下去。但是，甘妮，你应该在自己家里呆着。离家出走对你的名声多不好啊。别人会怎么说呢？"

"我刚才说过，我已经克制了五年了。别人会怎么说呢，也许他们会认为是我把我自己毁了。总之我不能忍受下去了！"

甘达能再说些什么呢？她沉默了一会儿，问："这个乌尔米

拉是谁?”

甘娜格把她第一次到贾朗达尔亲眼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

甘达睁大着眼，托着面颊，屏住呼吸听她说，听完以后，斥责甘娜格说:“你真丢人！你亲眼看见了丑事，却把活苍蝇往肚里咽。你真明白事理，真有自尊心啊！当时你一点也没有其他想法吗?”

甘娜格淌着泪水。她咬了咬嘴唇，叹了一口气说:“他痛哭流涕，编了一些谎话。……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相信他。”

甘达想叫甘娜格回家，没有成功，便自己回贾朗达尔去了。她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奈耶尔。

奈耶尔听了后，担心地说:“我很早就清楚地看到他们性格上的差异了，所以早料到会出事情。甘娜格固执己见，她的愿望虽然实现了，可是她的一生将在争争吵吵中度过。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度过的。苏珀德拉也是这种情况，然而她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对这种尴尬的处境谁事先也不会估计到。乌尔米拉的难以满足的情欲在布里的脑子里已经留下了影响，所以布里对迫使她离开的原因总是耿耿于怀。为了报复，布里才这样对待甘娜格，然而他也恨自己。这也是可能的。从身材来看，甘娜格比布里更健壮。布里因而有自卑感，觉得有损男子汉的尊严。但是他在力图洗刷这种自卑感的过程中，却更感到受屈辱。两个人的性格不同，早就表露得很明显了。让一生在隔阂中结束，这没有什么好处。然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对于彼此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

“什么意思?”甘达焦急地问。

“布里带着这种仇恨心理是不可能对甘娜格满意的。仇恨

将折磨他们双方。不会忘却仇恨，不会有和好的心愿。假如布里能把乌尔米拉领回来，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风暴了。否则他会吵闹不休的。”

“你在唠叨些什么？哪有人为自己的妹妹这样想的？”

“我对甘娜格一直是喜欢的，所以才这样想。”

“可怜的妹妹命苦，有什么必要这样说她呢？”

“她是我们的妹妹，她是活生生的人。假如她偷偷地自杀，那怎么办，我们只能表示同情，或者内心感到悲痛就算了。她是个暴烈的人，勇敢的人。她已经采取了两个勇敢的步骤了。如果脑子里出现什么别的想法的话，她会怎样呢？我非常担心，而且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又会怎么样呢？”

甘达深深地叹了口气。

过去在纳罗德姆的要求下，达拉时常跟他一起去俱乐部。可是现在纳罗德姆对俱乐部的热情不那么高了。去年十一月，甘娜格曾经来过达拉家，那时达拉跟她一起去过她家。甘金在达拉家走动起来了，跟纳罗德姆有了交往，她经常到达拉家跟纳罗德姆会面。两个人来往达拉没有意见，感到很合适。

三四个星期以来达拉有空就出去转转，为的是能给甘娜格找到一个工作。所以她也不上俱乐部了。

七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纳罗德姆说：“格布尔多次要求我带你去俱乐部。……”

“少校说什么了吗？”

达拉在俱乐部里跟格布尔少校见过三四次面。他常用英语讲话。当不得不跟用人们讲印地语时，他用的是英语语法和英语的发音。他的行动很有节制，用达拉的话来说，是几何图式的

举止！

纳罗德姆对她说："少校的妹妹肯纳夫人和肯纳上校都知道你。他们想跟你在俱乐部见见面。"

达拉跟肯纳上校和肯纳夫人是在印度阴历二月节时在"旁遮普人协会"的年宴上认识的，是纳特博士介绍的。此后，在俱乐部里见过一次，在阿格尔瓦拉先生家里也见过一次。

到了俱乐部，由于肯纳夫人的盛情邀请，达拉不得不去参加募捐游戏。是走运呢，还是倒霉，达拉的"雪球"① 滚来了。达拉不是俱乐部的成员。纳罗德姆便为自己和达拉分别花两卢比买了两张卡。达拉凭这张卡玩。纳罗德姆还留意到别让达拉失去中彩的机会。后来纳罗德姆凭达拉手里的卡得到了一百六十四卢比。纳罗德姆把钱领来塞到达拉手里。

达拉缩回手去，说："卡是你的。"

"我拿回买卡的两卢比。"纳罗德姆抽出两卢比，把剩下的钱放在达拉的手里。达拉只好把钱收起来放进钱包里。

肯纳夫人说道："达拉小姐该请客吃饭。"

"哎，为什么要达拉小姐请呢，她是客人。"格布尔不同意说。

"纳罗德姆也有份，滚来了这样大的雪球，应该庆祝！"肯纳夫人坚持说。

纳罗德姆回避说："我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这时达拉的钱包还没有合上，立刻把钱拿出来放在纳罗德姆面前。

"得，贼给逮住了。"肯纳夫人嘲笑纳罗德姆说。

---

① 指一种滚"雪球"的有奖活动。

"唉，你总是烦人。"纳罗德姆好像对达拉生气似地说。接着，他说："好，有饭吃了。"

"不！"格布尔摇摇头，"把钱还给她！卡是达拉小姐填的，吃饭的帐应该你付。请你注意礼节。"

"可是卡我是为纳罗德姆填的。"达拉说："按照惯例和礼节，客人的卡得奖，那么奖金是属于客人的。"

"你应该把两卢比也还给她。"格布尔坚持说。

"可吃亏了。"肯纳夫人笑着对纳罗德姆说。

"请大家听着，达拉小姐在俱乐部是客人。她以后在皇宫饭店请客。"纳罗德姆脱身了。

"完全正确。"达拉同意说。

"这怎么能行呢？拿客人的奖金是绅士的行为吗？"格布尔狠狠地看了纳罗德姆一眼。

"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姐弟间的事儿。"纳罗德姆说，接着朝达拉看了看，问："怎么样？"

"对，对，完全对。"达拉表示同意。

格布尔输了，有些不好意思，脱口而出地说："熟悉生意经的人是坏蛋！"

"瞧，瞧！他多粗鲁啊？"纳罗德姆对达拉抱怨说。达拉微微一笑，可是脸红了。

肯纳夫人乐了。

格布尔很有礼貌地用英语请求原谅。在他脸上蒙上了一层后悔的阴影。他说："达拉小姐，我很难过，请您原谅我使用粗鲁的语言。刚才我只不过是骂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您的弟弟呢？您请说吧，他不是很坏吗？"

达拉微笑说："弟弟就是弟弟嘛。"

“你说不是吗！”纳罗德姆故意气格布尔。

达拉只好跟纳罗德姆、格布尔、肯纳上校和肯纳夫人一起去皇宫饭店吃饭。饭到十一点一刻才吃完。达拉对高级饭店的做法和费用并不是完全陌生的。然而，帐单送到面前来时她还是吃了一惊。三位男子和一位女士的酒钱是五十二卢比，五个人的饭钱是四十四卢比。达拉将六张十卢比的钞票和五张十卢比的钞票分开随几张帐单一起放进了托盘里。

纳罗德姆在达拉耳边说：“别忘记该找的钱付小费。”

一百六十四卢比中有一百一十卢比花在一顿饭上了。

肯纳夫人和肯纳上校临走前邀请达拉，请她下星期日到他们家吃午饭。格布尔或者是纳罗德姆送她去军营。

对达拉来说，一百一十卢比不是笔小数目，可是她也不在乎它。在她的钱包里还剩下五十四卢比，对这笔钱她也无所谓。可是不去想是不可能的。一百一十卢比，毕竟是一百一十卢比啊。一个普通的政府文职人员一个月挣的还没有这么多。五个人吃吃喝喝一次就把它花掉了。十四卢比是小费。要是侍者每天碰上一个这样的顾客，那么他的收入就比公家医生的固定工资还多。这是什么怪现象啊？

达拉跟纳罗德姆坐汽车回家，她在路上一直这样想着：这太不公平了。不过，达拉不跟纳罗德姆说话是忍不住的。她问道：“在社交场合，月收入四千卢比或两千五百卢比的政府官员怎么也花得起这么大一笔钱呢？”

“谁会掏自己的腰包？”纳罗德姆说：“这一切费用都是算在那些商人和工厂主的头上了。如果他们花上五百卢比领取一张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话，那就可以认为，是付了官员们上班的出租汽车费。一切社交活动不过是做生意的手段罢了。老老实实地

挣钱，谁也花不起大笔钱。”

八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达拉到在军营里的肯纳上校家吃午饭。饭后，肯纳夫人不让她跟纳罗德姆回去，留着喝晚茶。晚上下起雨来了。下雨天他们怎么走呢？格布尔少校用自己妹夫的车送达拉回家。格布尔开车，达拉坐在他旁边。在路上，格布尔用英语给达拉讲着下雨天的感受。

沥青马路被雨水一冲刷变得很滑。格布尔的汽车前方，在伯杰古伊扬路的拐弯处出现了前后行进着的两辆二轮马车。前头一辆二轮马车的马失蹄倒下了，马车翻了。马车里是女乘客。骑自行车路过的三个青年和后面一辆二轮马车的男乘客不顾下雨，停下来帮忙把马车扶起。

格布尔见到路上有障碍，便把车速放慢了。由于马路正中央聚着一堆人，给汽车留下的通道很窄。格布尔低声说着对挡路的人不满的话，轻轻地按了两次喇叭作为警告，试图慢慢地贴着左边人行道开过去。尽管这样，他的汽车的挡泥板还是碰上了放在马路中央的一辆自行车的轮子，自行车朝前滑了一下。

“对不……”格布尔没有把话说完，正在帮着扶马车的人转过身向汽车扑来。两个小伙子站到汽车前面。第三个小伙子扶起自行车看了一下。自行车没有一点损伤，可是这个小伙子却走到车窗旁边骂起来：“你瞎了眼了，没有看见？”

其他的人也帮小伙子说话。

达拉看到格布尔气得涨红了脸。她自己也很生气。格布尔压住怒气，克制地驳斥说：“您没有看见汽车来？要把整条马路都挡住吗？我按了两次喇叭，还没有听见？”

“按的屁喇叭！”围着汽车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走过来气势汹

汹地说，那副样子好像准备打架似的。

格布尔不想和这些人争吵，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骂人的人。围着汽车的人一个个嘴里辱骂着，似乎不肯罢休。

格布尔恨得咬牙切齿，不过他决心不理睬他们，把汽车发动了起来。他什么话都不说，可是达拉知道他因为受到了侮辱心里很不痛快，尤其是当着一个姑娘的面遇到这样的事。

格布尔把汽车开到店铺面前，接着开进胡同里。达拉可以从汽车上踩到下面的地基，可是到楼梯下的门槛有块一英尺长的地方，在这中间达拉得淋雨。

格布尔坚持不让达拉下车，亲自上楼向布尔苏要来了达拉的雨伞。他自己淋着雨为达拉打伞。达拉感到自己像怀抱的孩子或病人那样受到照顾，很不好意思，可是她也无法拒绝。

“请上来坐一会儿吧！”达拉对格布尔刚才遭受到侮辱非常同情，并且出于礼貌，这样要求说。

“您已经很累了。”格布尔说：“如果您感到不方便？”

“不，您一定要坐一下，累的是您，车是您开的。”

格布尔一坐上椅子就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您说说，那些人不是耍流氓吗？”

“确实是这样，他们的行为是很不讲理的。您很克制。我当时有些害怕。”

“这是自治的成果！”格布尔压抑着愤怒说：“到处藐视纪律，有权要无赖。大家以为这就是自由。”

“藐视纪律，要无赖，怎么是自由呢。”达拉顺着生气的格布尔的口气说，接着问道：“您喝茶吗？我叫人沏？”

“不，不！我刚喝过，不想喝了，您想喝的话，请便吧！”格布尔站起来说：“您休息吧，我要走了，跟您在一起谈话我感到很高

兴，以后有时间我再来。”

格布尔走了。电扇的风带着从窗口进来的清凉的湿气，吹得人十分惬意。达拉半躺在小沙发上想着：马路上的人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可是格布尔为什么会这样生气呢？她回忆起了阿格尔瓦拉夫人和夏玛的话，坐汽车的人为什么总觉得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的行为永远是怀着敌意的呢？她以前二十四年的生活中都是步行的。她不同意阿格尔瓦拉夫人的说法，什么步行的人只是为了给坐汽车的人找麻烦才从家里出来在马路上走的。她从小到现在，有很多次看到坐汽车的人由于粗心大意或者摆威风而向步行的人扬起尘土，溅起泥浆，看到骑自行车的人和赶马车的人受到汽车的欺侮却是无可奈何地一声不响。也许坐汽车的人对这一切都认为无所谓！现在人们不想像从前那样受欺压了。他们想进行反击。如果格布尔说一声：劳驾，请把自行车挪开。……

达拉又想起阿格尔瓦拉夫人得到她买了一辆新车的消息后，在电话里责备她说：“向你热烈祝贺！为什么你不把汽车给我们看看？让我们也高兴高兴！”达拉不好意思坐自己的汽车去阿格尔瓦拉夫人那里，然而对方邀请了不去又显得不礼貌。于是她坐了汽车去公馆，当时是司机格里巴尔·辛赫开的车。

焦西亚夫人和潘达里夫人也到公馆来了。大家都对达拉的汽车大大赞扬了一番，问完价钱之后，又谈起了警察对坐汽车的人的态度太蛮横，并且表示了对步行的人的厌恶。潘达里夫人说：“有个司机好。现在自己开车很危险。遇到一些事情，别人就准备跟你打架。虽然是走路人错，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和马车夫错，但是人家还是想打开汽车的。要是司机开车，那就好推托了。如果主人开车，就怎么也不放过你。不打你一顿不罢休。

至少要把你臭骂一通。现在是什么世界呀?……"

达拉想:"是司机,那就好推托,可对主人怎么也不放过! 这是为什么? 这难道也是等级观念吗?……算了,但愿我以后别碰上这种麻烦。"

格布尔少校说过了,找一天来说说话。他星期六给达拉打了个电话:要是她下午方便的话,他想来看她。达拉回答说方便。格布尔就定在五点半来。

达拉喜欢自己的衣服自己做,对裁缝做的衣服总是不满意。现在她不穿裙子和衬衫。看来,仅仅是为了做短外套或无袖套领罩衫而买架缝纫机就浪费了,可是她并不这么想,刺绣用的零件也都买了。她经常要绣点台布之类的东西,并且可以为默尔西的男孩、希萝的宝贝和梅赫达的女孩这些"小达拉"做点东西。

从机关回来之后,达拉休息了一会儿,便用了半个小时给缝纫机加油,把它擦干净,接着坐下来做外套,还没有来得及把外套缝好,一看摆在茶几上的钟已经五点二十五分了。她想,格布尔快来了,要准备一下。她叫布尔苏去商店买点东西回来。达拉想把外套做完,把肩缝好。

从客厅里传来了轻轻的低沉的讲英语的声音:"我可以进来吗?"

达拉又看了看钟,五点半还没有过三十秒。达拉觉得格布尔真像邮车一样准时,他是不是眼盯着手表站在马路上等着的呢。这时布尔苏刚走下楼梯。她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就像不得不把纱丽边拉到头上那样。她在纳罗德姆、杰塔、马图尔和梅赫达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可是格布尔的举止总有些造作。

等达拉坐下，格布尔才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达拉为了消除不安的心情，说道："请别在意，我正忙着家务活儿，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敲了五点半。"

"可能是我的表快了。我来得急了一些，是不是？"格布尔很有礼貌地想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

"不，不，是五点半了。我在埋头做衣服。我身上全是灰。希望您不要认为我失礼。"达拉微笑着说。

"噢，这没有关系。"格布尔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您允许我说的话，我认为自然的举止正可以显示出个性。"

"我对您的宽容表示感谢。"达拉笑着回答说。

格布尔指着放在小桌上的《文摘》说："您每期都看吗？"

"不每期看，纳罗德姆扔在这儿，我就看看。"

格布尔拿起杂志一边翻着一边说："这期我还没有看过，我几乎每期都看。我很喜欢这本杂志。"

"是的，编得很吸引人，特别是一些短小精悍的资料很精采。"

格布尔扬起眉毛，同意说："您说得对。"

在一番短短的谈话之后，达拉说："现在您请喝杯茶吧？"

"我是喝完茶来的，您别费心了。如果您要喝，我可以陪您喝。"

格布尔喝着茶又谈起了文学。他谈到了莎士比亚、莫泊桑、萨特和他们的一些作品，赞扬了萨特的作品的深刻性，并且想知道达拉的看法。格布尔得到了达拉的允许点了一支香烟，他想认认真真地听达拉发表意见。

达拉只读过萨特的一部长篇小说，她说："……我感到，他认为要摆脱精神上的苦恼只有先置身于苦恼的旋涡之中，这种观

点是很了不起的。对不起，我不能正确地表达我的话。我在这方面懂得很少。”

“不，不，您分析得很好。”格布尔赞赏地说：“您触及到了他的作品的灵魂。纳罗德姆说您对文学很有研究。”

“他瞎说什么？他是言过其实。他总喜欢把大家都夸奖一番。”

“不，不，文学是您的一家人的特长。纳罗德姆告诉过我，您的哥哥是大作家，是报纸的编辑，立法会议的议员。您的家庭是个文化艺术的家庭。”

“我哥哥确实是个有名的作家，我的嫂子也是个很好的作家，然而我对文学并不那么懂行。我过去是学经济学的。”

格布尔把话题从文学转到了电影上来，并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是您没有别的安排，不是不方便的话，我们去看六点半的那场电影《马达姆·苏博里》好吗？”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不过今天晚上我要等一个女朋友。”

到了六点三刻，格布尔为坐得太久而表示歉意。他说，他在军官食堂里住。他希望能在俱乐部或者他妹妹家里见到达拉，还希望能再到达拉家来。然后他彬彬有礼地道别走了。

格布尔的身材和外貌都很漂亮，达拉也很喜欢，不过他表现出来的拘谨的举动使达拉不得不存有戒心。这时达拉感到实在有些累了。

达拉从机关回来刚坐下，电话铃响了。

“达拉小姐在家吗？”传来声音说。

“您好，肯纳夫人！请说吧，我就是。”

“我就亲密地叫你达拉吧。我比你大，你愿意的话，你就叫我尼米姐姐。”

“一定，一定，姐姐！”

“我现在去格纳德·布莱斯买东西。你那天把拉贾惯坏了。从此他就‘达拉阿姨！达拉阿姨！’叫个没完。他忘不了你，要来看你。我们七点钟来好吗？”

“姐姐，请您一定来！我等您。”

肯纳夫人带着拉杰什沃尔来了。达拉待拉贾十分亲热。拉贾一心玩着新买来的上发条的“我的戈拉温德”玩具。可是肯纳夫人很会交际地说了许多话。后来她要走了，达拉有礼貌地说：“忙什么呢，吃了饭再走吧。随便吃一点儿。”

肯纳夫人说：“你跟我走吧，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到我家里去吃饭吧，到十点钟我送你回来。”

“姐姐，以后再说吧。”达拉暂时摆脱了，可是肯纳先生和夫人非常客气，达拉不得不答应在下星期日跟他们一起去奥克拉野餐。

十月一日傍晚，达拉从机关回来，喝过茶，拿起晨报躺下休息一会儿，看到已六点一刻了，便起身叫来布伦黛伊说：“姑妈，我今天要跟肯纳夫人一起去军营，在那里吃饭，明天早晨才回来，你别为我担心。你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好了。”

达拉把晚上穿的围裤和下一天换的衣服收拾好，想放到旅行袋里，等肯纳夫人七点钟来接她。肯纳夫人曾经对她说过：“现在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同时明天你机关里放假。”

肯纳上校去勒克瑙要住四天。晚上吃饭时格布尔也要来。达拉想到离开家要在外面住一夜，心里也有些犹豫，可是在上校住宅里的非常开阔、种满花草的院子里坐坐和散散步是很舒适的。这有什么差别呢，这里是姑妈，那里是尼米姐姐。

电话铃响了。达拉问道：“喂，是谁？”

达拉高兴极了，是纳特博士的声音。

博士问她："你好吗？我是前天回来的，我快下班了，你不出去吗？"

"不。"达拉脱口而出，接着一想，尼米姐姐可别马上就来啊。

达拉知道，纳特博士在机关里四五点钟之间经常叫人去茶点部买茶喝的。所以达拉立刻把沏茶的水准备好。博士十分钟不到就来了。这次他还提着一个用小桌布裹着的两个多西尔重的小包。从包的形状清楚地看出，里面是水果。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博士的身体似乎很好。

达拉从博士手里接过小包。她坐下来以后，手上还拿着它。

博士问："你说给我听听，这一向情况怎么样？"

"完全正常。纳罗德姆和阿格尔瓦拉先生都问起您好多次。您的哥哥从索讷万来过了，就在阿格尔瓦拉先生家住。"

"谁来过了？是伯里杰吉绍尔呢，还是拉塔格里什纳？"

达拉不知道名字。她抱怨说："这次您连一封信也没有写。"

"你呢？"

"博士先生，我写什么呢？没有什么话可写，反而会浪费您的时间。"

"你真是个有理智的人哪！"

达拉羞得说不出话来，起身去拿茶。

博士问了杰塔、默尔西、马图尔的情况，接着说，西姆拉的天气还是这么好，可是萨利斯博士觉得冷得难受。工作还得征求一下部长的意见，这是必要的。达拉知道，博士的办公室正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案。

达拉听到来自马路上的肯纳夫人汽车的喇叭声。她从窗口伸出头去看了看，向博士表示歉意说："请等一会儿。"接着走下了楼梯。

达拉对肯纳夫人说："姐姐，上楼去坐五分钟吧，博士先生来了。我马上就走。"

肯纳夫人认识博士。达拉对她说："我从在拉合尔时起就是博士先生的学生。我的哥哥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博士站起身来热情欢迎，用旁遮普语说："她说起来是我的学生，其实只是她父亲叫我抓抓她功课。我跟她全家人都很熟。"

肯纳夫人埋怨说："除了在旁遮普人协会的午餐会上，平时从来就见不到您。"她要求博士找一天一定要到她在军营的家来玩。

博士意识到肯纳夫人是来接达拉走的。他坐了三四分钟就站起来说："我该走了，再见。"

达拉因为害怕住在胡同里的妇女多嘴多舌，曾经对西达和布伦黛伊严肃地关照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别人谈到波拉邦泰胡同和她在婆家被烧死的谣言。她从来没有什么婆家。布伦黛伊掩盖这个秘密像掩盖自己肉体一样。布伦黛伊领会达拉内心的意思，认为她是想在愿意时就找个婆家。女大当嫁，这是自然的。因此她对老伯母的提议很热心。

达拉对老伯母外甥的事一点不感兴趣，可是在甘娜格大嫂偶然来两个小时的时候，老伯母和布伦黛伊又提起了这件事情。达拉生气了：甘娜格将会怎么想呢，她已经从甘娜格那里得到了超过原来所企望的同情，现在当着甘娜格的面提这样的事怎么

叫她不害臊呢？她想，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她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错觉？

甘娜格走后，达拉在晚上睡觉以前，把布伦黛伊叫到自己房间，压着声音，狠狠地说了她一通："姑妈，你的脑子怎么啦？为什么你当着嫂子的面唠叨这些？她将会怎么想呢，她会以为我又在找婆家了。"

布伦黛伊也低声回答说："她喜欢怎样想就怎样想好了！你结婚有谁说话！跟她有什么关系！完全是梵天不依，火神在那些死人的家里显身把你救了出来。那些人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能再建立个家庭？"

"姑妈，你为什么总盯着这件事不放呢？我成了你的负担了吗？你注意一点，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你跟老伯母也说说。"

布伦黛伊在这件事情上企图取得希萝的支持。希萝也说："姑妈，你糊涂啦？没有看见人，没有说过一句话，叫她怎么答应啊？只要达拉自己看中，事情就成。"

布伦黛伊说，老伯母打算把她外甥叫来住三四天。

希萝还是反对说："好啦，姑妈，难道我姐姐只能嫁给鳏夫？那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姐姐拿九百至一千卢比的工资，自己有汽车。他不过是个森林职员，工资不是六百卢比，就是七百卢比。此外就靠受贿。可是我姐姐会跟受贿的人结婚吗？再说他还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不管你待他一百个好，后娘总归是后娘。你怎么关心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也不会得到好名声的。"

布伦黛伊明白了，达拉不喜欢鳏夫。过了些日子，老伯母问："达拉的嫂子有没有来信？在贾朗达尔好吗？"布伦黛伊压低声音解释说："你知道，对她来说没有结过婚的小伙子多的是。在各种场合都说过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想嫁人。……"

从此老伯母跟达拉少来往了，偶尔来也不再提这件事。达拉结束了这场麻烦刚松了一口气，另一场麻烦又找上她来了。早在三个月之前她就已经察觉出来这场麻烦的可疑迹象，不过她信心十足地应付了过去。但是，早已形成的风暴终于还是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天气非常冷。八点半了，雾浓得仿佛天空密集着乌云。达拉还是老习惯，大清早就洗了个凉水澡，裹着毯子看报纸专栏里的一些文章。电话铃响起来。她讨厌起身去接电话。她不想把手从毯子里伸出来。她想，是谁呢？是哪个大官这么早就为机关的工作操心？不会有的。想起来了，可能是尔登或者马图尔。马图尔今天晚上得动身，所以一早来了电话。他有好几天没有来了。

听到了纳特博士的声音，达拉由恼转喜："早上好，博士先生！"

"大家都把我当做是你的保护人。"

"博士先生，他们理解得完全对。"达拉自豪地说。

"理解得对？算了，傍晚你在家吗？"

得到达拉同意之后，博士说，什么事晚上来了再告诉她。

达拉忐忑不安，出什么问题了？也许是谁跟博士先生说起我了？她还推测：阿格尔瓦拉夫人也许埋怨我把夏玛大夫拉进了"妇女福利委员会"。达拉曾经听纳罗德姆说过，阿格尔瓦拉先生由于跟纳特博士的几位兄弟有业务关系和交情，跟博士越来越亲密。星期日工业部长去他家吃饭，他把博士也请去了。

傍晚纳特来告诉她说："现在我正被大家当做是你婚姻的保护人。你已经承认我是保护人了。你说给我听听，旁人怎么能

决定你的婚事呢？"

达拉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不吭一声。

纳特笑着说："好吧，如果由于害羞，觉得不好回答，那么我对肯纳夫人怎么交待呢？"

达拉脸红了。她轻声说："现在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请你帮助。"达拉很为难地朝博士看看。

"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博士惊讶地说："肯纳上校前天星期日请我吃饭。肯纳夫人认为她哥哥很喜欢你。格布尔也许是喜欢你，他对你很热情。那天我见过格布尔。"

达拉对这种错误的说法表示抗议说："不，博士先生，根本没有这回事。她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你认为没有根据，可是他们自己却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下来了。我坚决认为，你的婚姻应该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和格布尔已经作出决定了，那很好。"博士继续说下去："有一点我很吃惊。他们表面上很现代化，可是心灵深处却很守旧。肯纳夫人说：如果男女双方彼此中意，那自然好，但是恋爱婚姻并不合适。又说：如果结婚之前就相爱了，那么结婚之后会怎么样呢？结婚应该先通过家庭。格布尔的嫂子也很喜欢你。"

博士停了一会儿，又惊讶地说："他们很喜欢你，可是他们认为亲自跟你谈这样的事情不合适。我是关心你们家庭的人和受你们家信赖的人。小伙子我已经看过了。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我可以向拉姆卢帕亚先生提出建议。不过我表示过我也许力不能及。我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家里，我也没有兴趣。您想想，我能给拉姆卢帕亚先生写些什么呢？而且我也不知道拉姆卢帕亚先生在贾朗达尔的地址，得问问达拉本人。请您自己去问她吧。肯纳夫人说：'对，要是达拉愿意，而拉姆卢帕

亚先生拒绝的话，那么，只要达拉同意，我就亲自跟拉姆卢帕亚先生去说。’”

博士不说下去了。他点了一支香烟，香烟烧到一半，他都没有说话，好像坐在自己家里。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做客的时候要不断说话的礼节。接着，他没有朝达拉看就说："看来格布尔为人很严肃，我觉得是个好人。也许认识一段时间之后……"

"博士先生，我已经见过他好几次了。"达拉毫不羞涩地用英语说："他全身看来完全是机械动作。有一种神经质的希奇古怪的神情。假如他仍旧跟英国人在一起就好了。"

博士懂得达拉的意思，同意地点点头。

达拉相信自己的话已经被对方所领会，便继续把心里话说出来："博士先生，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奇怪，我曾经在他们家住过两次，太阳出来之后很长时间才起床，在这之前都是由用人管家。丈夫总是急匆匆赶着去上班。用人给准备制服。太太要到七点半才来吃早饭。培养孩子是保姆的事儿。先生吃过早饭上班走了，太太便穿衣服，化妆，到邻居家去打牌，中午回来吃饭，吃过饭休息，四点钟喝茶，接着又出去交际，或者有人来拜访。他们家说话的内容都是一些对军官们提升和调动的估计，或者是关于家具、打猎和电影等等。傍晚就去俱乐部。他们对这样的生活怎么不厌烦呢？"

达拉继续说下去："那天，纳罗德姆在上校家谈起联合省的学生运动说：‘勒克瑙大学依照法律是自治的主体，总督干涉大学联盟的事务是非法的。’

"上校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我们跟政治没有关系。我们对这些事情都是离得远远的。’

"纳罗德姆问：‘那么您平时谈论什么问题？’

“上校回答说：‘什么问题都谈论，但是军队有规定，关于政治、宗教和妇女，我们都不谈论。’”

达拉笑了笑又说：“纳罗德姆问道：‘剩下还有什么可谈论的呢？’”

博士点点头，问道：“妇女在家庭里做些什么事呢？不就是为神经错乱的人服务吗？”

“不，博士先生，您这是怎么说的呢？我在这里看到邻居的妇女，她们不仅是做家务活，她们还建设家庭。我从小时起就看到这些妇女是这样做的。没有她们的工作，就不可能有家庭的生活。我认为，她们也是在从事生产劳动。”

博士又点了第二支烟。他表示同意，并且问：“你从来没有过家庭生活的想法，或者是意愿吗？”

达拉低下了双眼，想了想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打算像其他妇女那样生活。”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博士问。

“我还没有想过。”

“为什么？如果没有特殊原因，那么想一想也是自然的。”纳特的话里充满了同情和关切。他作为达拉的保护人是在考虑她的前途。

“根据环境看吧。”达拉没有朝博士看。

“根据环境是什么意思？”

“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达拉的头又低下去一点。

“这是多余的话。对于别人的行为和错误你认为是自己的责任，那是联系不上的。你应该忘却这一切，用健康的观点来思考生活的意义，不应该毫无目的地自我压制。”博士带着说教的口气说。

“我明白，您说得很对。”

纳特用力地吸了一口烟，沉默了一会儿，又以完全平常的口气问：“阿萨德有消息吗？”

达拉摇摇头，接着想起说：“对，我曾经在报上看到过一段报道，两年前他在拉合尔被捕了。他的妻子提出要保释。”达拉平淡地说。

“对，对，我想起来了。”纳特又沉默了。

达拉感到很得意，她对难题都恰如其分地答复了。她笑出声来。

“怎么啦，什么事？”纳特问。

“没有，没有什么。”达拉不好意思地说。

“说吧，一定有什么事情。”博士头靠椅背，眯着两眼，坚持地问道。

“您自己为什么不想想这件事呢？”达拉羞羞答答地终于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她立刻感到话说得很及时。

“我吗？”纳特用询问的口气说，“我曾经告诉过你。……就是那一年，当时我的两个嫂子弄得我没法教你书了！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达拉摇摇头：“没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财产纠纷，嫂子们要阴谋，不让我结婚。这件事一直没有声张出来。我从英国回来时，祖父已经去世了。我在拉合尔爱上了一位姑娘。当时她在拉合尔女修道院里教书。她还作出了结婚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决定。这是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的事情。我把我家庭的情况告诉了她。她拼命坚持要我提出要我的那份家产。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论。她的性情很古怪。她是一个非常大方、毫不吝啬的人，可是爱发脾气。她要在这样

的基础上结婚，那就是我答应她提出那份财产的事。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她说我是‘胆小鬼’、‘死脑筋’，另外还说了些什么。……有一天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把话说得很尖锐：你是想跟我结婚呢，还是想跟我的财产结婚？她的话说得更尖锐：你害怕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在不讲理的人面前低头，你不是男子汉！我庆幸的是，还没有和她结婚，否则她闹起来，那怎么办呢？”

达拉听着他说完，又笑了。

“为什么笑？”博士又问。

“博士先生，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还是过错？您……”

博士也笑了，说：“我才不操这份心思呢，但是你想想，假如我的妻子在这种事情上不让步，而且她还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话，那么我的处境会好过吗？叫我永远忍受痛苦？”

“像您那样想的女人也会有吗？”

“不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现在快四十岁了。”

“不，”达拉打断他的话说：“您不可能超过三十八九岁。”

“以前我也想寻求一个三十至三十二岁的值得娶的女人，我想爱她，去赢得她的心……”

“我可以介绍一位。”达拉想到了夏玛大夫。

“好啦，我为你寻找，你为我寻找。我告诉你的你不满意，我对你将告诉我的为什么要满意呢？”

“您告诉了我什么啊？”

只过了三四天，肯纳夫人来达拉家了。她拐弯抹角地说了一会儿话，想问达拉的父母和哥哥的地址。

达拉早就有了准备，说道：“姐姐，我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决

定了。我家的经济情况不好，我得供我的弟弟妹妹念书。”

肯纳夫人惊讶地说：“你的哥哥是旁遮普议会的议员，是编辑呀。”

“姐姐，这有什么呢。他是国大党的选票选上的。他忙于政治，我的嫂子还在报社工作呢。我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哥负担一些，我负担一些。买汽车借的债现在还没有还清。目前的开支您是知道的。”

肯纳夫人没有死心，说道：“得了，忙什么呢。你要明白，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认你做妹妹的。”

达拉明白她的用意，叫人放心的是幸好这件事情没有传开来。

达拉很生纳罗德姆的气，就是他力图使达拉跟肯纳家搞熟的。下次纳罗德姆来的时候，达拉问道：“你为什么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弄出这种缠人的事情？……”

纳罗德姆说他可以保证没有参与这件事，他也没有这份热情。他说道：“妈妈在肯纳夫人面前称赞了你，人家自然要向我问起你的家庭情况。现在你自己说起，我就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你，格布尔要我许诺，不跟任何人说。我早就等着你跟我谈这件事情了。格布尔把我看作是他的朋友，可是由于这件事情我讨厌他了。我并不想让你跟他亲近。”

“哼，就是你一直促使我跟他们家搞熟的，不是吗？”达拉表示怀疑说。

“从前我不知道其中情况，我也是在两个月之前才知道的。”

“什么情况？现在你说吧！”

“格布尔曾经要我宣誓不能说出去。事情是这样：他跟一个姑娘来往有一年半了。他确实非常爱这个姑娘，也给了她戒指。

我所以知道，因为戒指钱是问我借的，后来他把钱还给我了。过去我们说话，我总称她是我的嫂子。他在跟你认识之后，我发现他的态度变了。我问他：你现在是怎么回事？他让我发誓为他保守秘密，他告诉我，他被这个姑娘骗了，所以他永远不会跟她结婚。他提出的论点是：一个没有结婚就主动献出贞操的姑娘，她的品行怎么能叫人相信呢？结婚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达拉屏住气听他说，一动也不动。

纳罗德姆愤恨地说：“我当着他的面说，你未免太卑鄙了。这是欺骗吗？对她的所谓放荡行为，你要负主要责任。她信任你，把你当做丈夫才献出贞操的。这是你骗了她。

“他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我承认自己懦弱，有错误。我可以付给她赔偿金，但我不能跟一个我已经知道是轻浮的女孩结婚。婚姻和家庭的基础应该是纯洁。这个女孩以前一定不正派，否则，即便是在我的要求下，她也不能在结婚以前就献出了贞操。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她是个正经的姑娘，那么她就应该坚决不依从。’

“他下面说的话使我很不安。他说，他对这种轻浮的行为并不感兴趣，对这种女孩他感到憎恨，所以他最后做出决定，不跟她结婚。他又说，直到现在为止，他只找到一位姑娘，他觉得这位姑娘确实纯洁，确实忠实可靠，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爱慕她。”

达拉仍然屏住气听着。

“我问他：‘你提出求婚了吗？’假如他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不管怎么样，我就向你提出警告。但是他说，他是不会跟你说这种粗俗的话的，在结婚前谈恋爱是卑鄙的行为，婚姻的

事应该由家里提出来。我没有再跟他说什么。跟他多说有什么用呢？然而，从那时候起，我见他就不顺眼了。在过去两三个月里，你看见过我跟他或跟他们家的人在一起吗？可是，我时时注意着他对你的一举一动，注意着他会不会提出这件事情来。”

达拉决定不再见格布尔。她曾经没有任何苦恼地躲过了一次麻烦。可是纳罗德姆说的话却使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一句话也不说。纳罗德姆也好久一声不响地坐着。在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气氛里，是没有更多的话好说的。

当天晚上和下一天，达拉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她在想，这种本来象征吉祥如意的事情都是以她为中心发生的。假如事情传开去，那就坏了。一个女人被某个男人所爱，这是女人的灾难；要是一个女人爱某个男人，那么坏名声是女人的。……要是女人和男人一起犯罪，受惩罚的也只是女人。……要是审查，那也是审查女人。……假如事情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勇士就会把女人抢走。……那头蠢驴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人了？……

达拉沉浸在心灵深处的苦恼之中。傍晚，梅赫达的妻子拉着小达拉的手来到达拉家。妈妈在路上对小达拉教了好几遍，所以她一到就合着五指分开的小手说了声：“姑妈，您好！”

达拉把她抱起紧贴在胸前说：“来，我的宝贝！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

瑟罗杰拿出藏在纱丽边里的小碗。

“你干什么这样客气？”达拉朝小碗看了看说。

“没有什么。我的大伯子昨天来了。他不是在根利车站上

吗？带了点芥子菜来，都长得很好。就是摘、削皮、切麻烦，您哪来这种闲工夫。我一早就把它放在灶上做好了，心想盛一小碗来。这是旁遮普的菜。我给姑妈送点来。”

“来，坐吧！”达拉叫来布尔苏，把小碗交给他拿到厨房去。

瑟罗杰的左邻右舍都是联合省的和比哈尔的人家。她抱怨她的邻居说：“姐姐，这些人都是不讲情面的！四年过去了，他们还是端着架子！他们刚来的时候，有一天我煮了一锅绿豆，盛了一小碗给他们送去。一个加伊斯特①种姓的女人说：‘姐姐，我们不吃别人的东西。’我说：‘妹妹，我们也是印度教徒。’她却说：‘这有什么，各有各的风俗习惯嘛。’”

“不吃别人家的东西就别吃嘛！你就说：我跟你们也没有什么交情。”达拉恼火说：“可是旁遮普邻居却是不错的，每件事情上都不会使你难堪。旁遮普邻居喜欢知道别人的事，不问你一个明明白白，就满意不了！他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格吉挣扎着想从达拉的怀里下来。她清楚达拉家什么地方放有吃的东西和水果。她来到后总是爱乱翻一气。跟达拉的抚爱相比较，她更渴望的是拿些东西吃。达拉看出来了，亲切地在她背上轻轻拍了一下，把她放下来，说：“小坏蛋！去姑妈那里！”接着她问瑟罗杰说：“你再说来听听，还有什么事情？”

瑟罗杰得到达拉的示意后便开始告诉她说：她家的姑子恭德的婚姻问题遇到了困难。梅赫达的母亲和在格尔纳尔居住的大哥都想把恭德的婚事给办了。经过一番物色，格尔纳尔的大哥选中了一个小伙子。恭德拒绝结婚。梅赫达的母亲和大哥都火了，说是梅赫达和瑟罗杰欺骗姑娘，污蔑他们侵吞没有结婚的

---

① 印度的一种有名的种姓，自称是阎罗判官的子孙，属于这个种姓的人，一般从事文书工作。

妹妹赚来的钱。

瑟罗杰当着达拉的面发誓说："姐姐，真是冤枉人哪，要是我们花过妹妹赚的一分钱的话，那么就让老天爷叫我们不得好死。她的花销都是我们负担的——但愿老天爷别让人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现在一卢比买两西尔面粉。正像花二百二十五卢比做个面纱那样，只有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对未婚的姑娘的职责！她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剩下的钱存进邮局①。我们总说，等明天干什么，愿她今天就嫁出去。她有文化，能说会道。她说，达拉姐姐没有结婚，我也这样呆着。我说，你即便投上四次生，也当不上达拉姐姐。……"

"你说这种没有用的话做什么呢，也许她不喜欢这个小伙子！你另外给她找个小伙子看看吧！"达拉打断瑟罗杰的话，不让她说下去。

小达拉从布伦黛伊那里要了两只很大的桔子来了。她的两只小手抓不住桔子，便把桔子抱在胸前。

"拿过来，格吉，我给你剥皮。到我这儿来。"达拉哄她说。

"唉，小鬼哪能吃得了这么多！不，姐姐，别给她这么多。刚从家里吃过才来。"瑟罗杰对达拉的慈爱感激地说。

"没有关系，桔子怕什么，只有点水分。"达拉拉过格吉抱在怀里，一边剥出一瓤瓤桔子给她吃，一边听着瑟罗杰说话。

"姐姐，现在的姑娘可不同我们那时候的了，我们那时候，姑娘们见到谈起自己的亲事，羞得起身就走。现在是面对面地争，说什么结了婚得不到安逸凭什么要结婚！姐姐，我们哪有力量来置办四五千卢比的嫁妆去找个生活舒适的好人家呢？吃吃喝

---

① 印度邮局也承办储蓄业务。

喝，跟家里说句话，小伙子就能去买辆汽车来，买幢房子来。哪有这么好的事？”瑟罗杰的声音变低了，说：“姐姐，现在姑娘们只想自己去找。我们那位错就错在不想去强逼姑娘。恭德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去毁掉自己的一生呢？’她一意孤行，我有什么办法？”

瑟罗杰不好意思地把手放在嘴唇边说：“多儿多女的格尔姆黛伊说，我有五个女儿，从前有点积蓄，现在也都光了。我从哪里弄钱来给她们办嫁妆呢？我早就说过，给她们念书。假如她们为自己找到对象，我就给她们结婚，不然，就听任天神的安排！”

瑟罗杰最后说：“恭德在祭火节和星期日都放假。有很多衣服等着她做。如果您不觉得不方便的话，过两天我来拿缝纫机好吗？”

达拉回答说：“布尔苏刚到外面去，等他回来，就把缝纫机送到你那里去。”

瑟罗杰走了，达拉又陷进了这种苦恼之中。他们当然要生姑娘的气，因为她拒绝去忍受一生的灾难。母亲和大哥都害怕尽不到责任而在公众面前丢脸。我过去也是这种情况。……有勇气挣钱维持自己生活的姑娘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呢？今天在德里到处看到姑娘们在工作。……分治之前，我曾经幻想工作，那时候似乎需要有特殊的勇气，可是现在却是平常的事情了。……瑟罗杰刚才说，现在姑娘们自己在寻找对象！……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的家里人现在也许都想这样做呢。六年前，人们听到这种话都还要捂住耳朵。分治带来了极大的毁坏，然而那些把社会束缚得紧紧的陈习陋俗也就这样地被摧毁了，正如囚禁在某个监狱里的人在地震中虽然受了伤，但是监

狱围墙的倒塌却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因这种伤害而无法复元，可是看来现在旁遮普人比从前更勇敢地站起来了。

达拉想起了甘娜格。可怜的甘娜格经过斗争才心满意足地结了婚，工作中有一半是她在帮着做。她是为了什么事情才甘愿受压迫的呢？达拉想起了甘金，她要是跟纳罗德姆结为良缘，那有多好啊！甘金对自己的父亲有多关心啊。她父亲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现在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在拉合尔他住得多舒服。纳罗德姆每次谈到甘金，总是那样羞涩，声音那样低，生怕提起甘金的名字会使甘金受到伤害似的。纳罗德姆的父母一定会对这件事生气的，因为甘金父亲的经济状况不好，可是潘迪特先生总比他们高尚。

达拉去甘金家时，潘迪特先生一直亲切地赞扬布里。达拉不好意思轻视自己的哥哥，她没有说话，只是点头，使人觉得她一切都很清楚。

第二天一清早恭德来了。达拉一见到她就说："唉，昨天我忘记了。"关照布尔苏说："你把缝纫机给瑟罗杰大姐家送去。古丽艾[①]，你坐会儿吧！"达拉让恭德坐下之后问："听说，你家里吵架了？"

恭德比达拉大约小五岁，她从达拉的地位考虑，总是很尊敬地叫达拉为姐姐。她明白问话的意思，便带羞地说："不，姐姐，没有吵架。"

"怎么没有吵呢？你母亲给你相中了一个好小伙子。你为

---

① 恭德的爱称。

什么拒绝呢？”

“嗯，何止母亲？”恭德不好意思地说：“大哥也是如此。小伙子的工资是七十五卢比，连附加津贴在内大约有一百卢比。他家的人很多，家里有条母水牛，用人一个也没有。”

“那你就不想结婚了？”

“姐姐，结了这样的婚，一生都要消耗在家务活和牛粪中，会有什么幸福呢？”

“你想有六、七百卢比的工资，有汽车，有用人吗？”

“姐姐，要结婚，那就应该图个幸福，图个舒服。”恭德害羞地笑了笑。

“死鬼，今后你怎么办呢？”

“像大家一样呗。”恭德低下头去，以便掩盖自己的羞涩。

达拉严肃地说：“你毕竟也是从学校挣钱的，如果也有挣二百二十五卢比的人的话，那么两个人合在一起，难道过不了舒舒服服的日子？”

“是呀，姐姐，或者会有那样的人。”恭德承认说，“姐姐，我的一个女友吉达在邮局工作，她跟邮局的一个职员结了婚。吉达挣一百二十五卢比，她的丈夫挣一百七十五卢比，两人生活得很好。早晨在家做早饭吃，傍晚两人在饭店里吃，出去旅游旅游。两人共同持家。姐姐，现在不少人这样做。星期天，吉达在家做饭，她丈夫洗器皿。”恭德欢欢喜喜地笑了。

达拉听完她的话后说：“完全是英国的一套。”

“姐姐，这不好吗？我却觉得挺好。”

恭德走了，达拉又开始想：情况怎么都在改变啊！五、六年之间这些姑娘改变得多大啊！

十四

现在在德里有成千上万名姑娘和女人想工作，只有有门路的人才能找到工作。外来的甘娜格怎么能马上找到工作呢？甘娜格积极工作，忙忙碌碌，已经有五年了，如今她却赋闲在家，她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了。在达拉的请求下，经过社会发展部的副秘书瑟格塞纳小姐的努力，甘娜格在离德里二十七英里远的阿利根杰的"社会发展中心"里得到了一个"妇女福利督察员"的临时性差事。瑟格塞纳小姐深表同情地安慰她说，暂时艰苦生活几个月，在这样的基础上，她将有机会参加竞选，以便能在某个"训练中心"里得到一个舒服的固定的工作。甘娜格同意去阿利根杰。

甘娜格在阿利根杰得到了住房，还得到了一个给她帮工的女用人。杰雅已经四岁了。在贾朗达尔她上的是托儿所，现在她该进幼儿园、启蒙学校或教会学校了。甘娜格考虑到女儿的学习，本想把女儿留在德里，但是这叫可怜的甘金怎么带得了呢？由于学院离家远，甘金自己也不得不很早就出门，母亲早就完全卧床不起，所以甘娜格只好把杰雅一起带走。

甘娜格在阿利根杰的工作是要整天出去巡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特地配了个女用人给她。把杰雅留在家里跟别人，不如随身带着。在城里长大的女孩见到农村里的古怪的面貌和衣着的陌生人总有点害怕。甘娜格怎么能让杰雅跟农村的赤身裸体、全身都是泥土、鼓着肚子、瘦骨嶙峋的孩子们一起玩呢？在那里，在呼吸进去的空气里，在尘土里，到处都充满着病菌。甘娜格不得不到那些令人可怕的不卫生的地方去。在农村里，所

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甘娜格领工资就是为那些人服务的。不让杰雅到那些成年人和孩子中间去，这显得是憎恶他们。而让杰雅跟他们一起玩，则是故意把疾病传给女儿。

甘娜格第一次过这种宁静的农村生活。她从孩提时起就在现代化城市的比较富裕的家庭里长大的。电灯，电扇，洗澡间，在她生活中不可缺少。这些方便的条件在阿利根杰简直是梦幻。农村的生活，对她来说是艰苦的惩罚，然而她的责任感告诉她：全国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就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为什么不能生活呢？即便不拿工资，也要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她的责任啊！在报社里，坐在电扇底下，面前放杯茶，或者是放杯冰水，不了解农村人民的实际情况，却要为他们写呼吁改革和正义的文章，这是多大的嘲弄啊！看了农村的情况，就更加认识到像布里和苏德先生那样把政治当作私人资本和发展自己实力的一种手段，确实是很可耻的事。

甘娜格为了避开布里和舆论的谴责，而且出自自己的责任感，愿意去忍受农村里的种种困难和恶劣的环境，然而她却不能让杰雅一直呆在这种不利于健康的环境里，她不能忽视对孩子的教育。德里有很多适合于孩子受教育的好学校。但是，离开德里以外的二百五十英里的地方，离开勒克瑙、阿姆巴拉、代赫拉敦的这些地区，却没有一所适合孩子的现代化教育机构，好像只有住在德里和各个大城市里的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的孩子才需要合适的现代化教育和健康似的。英国统治者在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建立了种种设施。对于这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却漠不关心。这种情况现在还持续着。……在德里，在勒克瑙，在金蒂格尔，一些政府公寓里都为政府官员们装上了空调设备。在那里，街道上都种满了花，而农村里连厕所都没有。德里为保护

和发展这些农村，为这些农村的福利事业而担忧，而德里也是依靠农村才得以生存的。……

对甘娜格来说，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好好地照顾女儿呢，还是为了谋生，为了国家而在农村工作下去呢？她想，当国家还没有到处为孩子设置托儿所之前，母亲为谋生而工作，孩子不能在洁净而又卫生的托儿所里得到饮食和教育，母亲怎么能安心工作呢？她很想在国内掀起一个建造托儿所的运动。

甘娜格见到农村的妇女不管怎样困难，也背着孩子在拼命干活。她见到妇女们一边给孩子们喂奶，一边在地里除草；她见到妇女们一只手搂着孩子的腰，一只手捡牛粪；她见到妇女们怀里抱着孩子，头上顶着水罐。孩子在家里的泥地上大小便之后，忙于干活的妇女长时间地不去收拾，埋头于其他的活计。她们面前的苍蝇叮了粪便，又去叮她们的身体，叮孩子们的眼睛、嘴唇和食物，但是只有在干完手里的活儿后，她们才清理粪便。

使甘娜格感到惊讶的是：她们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呢？她亲眼看到，她们对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感到不安。孩子就是在粪便和病菌中诞生长大的。对于这里的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们也许已经摆脱了病菌的影响。甘娜格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要注意清洁和搞些家庭手工业来改变经济状况的教育。明明知道他们没有工具，还是要这样说，甘娜格觉得很为难。

有一天，在德里住过一段时间回来的格拉沃迪指指跟甘娜格住在一起的女用人说："大姐，大家都喜欢住得干干净净，盖得干干净净。要是我们家也有一个女用人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非常干净。"

在农村，八月份的晚上，甘娜格在蚊帐里也呆不住。为了不让疟蚊叮杰雅，每晚总要喷洒三次药。她是官员。在她的土坯

房子附近的一切坑坑洼洼都叫人给填平了，草料也叫人搬走了。为农村发的石炭酸和滴滴涕够官员们的住房消毒用的了。可是怎么能防得了满村都是的黑压压一大片的蚊子呢？甘娜格觉得很气愤，在到处都是树木的、绿色的德里，不要挂蚊帐，露天草地上都能睡觉，在那里没有蚊子。因为新德里是总统和国家的领导人总理住的地方，是举世瞩目的城市。

甘娜格考虑到杰雅的健康和前途，九月份时就把她留在德里了。她关照甘金，把她的女儿送教会学校，或者送某所好学校读书。她想每星期六晚上去德里，星期一清早搭长途汽车回阿利根杰。

星期六中午，甘娜格告诉地区的负责人，晚上去德里，星期一清早回来。负责人口头同意了。第二个星期，甘娜格又这样提出来。这次她被主席叫去了。

中心的主席沃尔马先生冷冷地说："您不能每个星期天两个晚上不做工作而到德里逛去！"

甘娜格回答说："我不是去逛的。我是去看自己女儿的。昨天星期日放假，这不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任何损失。"

主席做了个手势让甘娜格安静下来，说："我得考虑制度。放假是为了休息，不是为了外出。我并没有叫您星期日白天工作。政府的工作每天是二十四小时计算的，等于三天的工作。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原地。您不能每个星期都离开。"

甘娜格一到阿利根杰就跟沃尔马先生发生过口角。在农村的社会福利部的所有官员都是城里人，受工作限制，只好在农村呆着。除了彼此间天南海北地乱聊一阵，打打纸牌外，没有其他散心的办法。德里出版的报纸在几千英里远的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都是第二天就能到达。阿利根杰是农村，从德里来的邮

件一般要三、四天才能收到。沃尔马先生和其他的官员也都是没有家庭的。沃尔马先生本来很希望来一个头上不盖纱丽边的、说话大方、漂亮时髦的姑娘，可是甘娜格除了谈工作外，业余时间跟谁都不接触，她没有心思跟人交往。她有两次接受邀请去喝茶、吃饭和玩纸牌，以后就推辞了。沃尔马先生不喜欢他的下属的这种脾气，他觉得有必要向甘娜格显示显示自己的权力。

甘娜格开始按照规定以“急事”为理由请假去德里。她不能每星期都去，便十五天去一次。沃尔马先生总是找出借口来阻挠她。他让她去离中心十来英里远的地方，但是不给吉普车。沃尔马先生把吉普车留给自己用。甘娜格坚持要把自己写的申诉送给主任。一场维护工作和维护自尊心之间的斗争开始了。

甘娜格已经知道纳罗德姆和甘金在恋爱，也知道父亲很高兴他们来往。潘迪特先生希望他在世时很快把这件事情办成，可是甘金却在推托。甘娜格是在除十节[①]放假时来德里的，她在达拉家呆了一个中午。达拉知道，甘金不想在母亲患病时扔下父亲单独一个人。纳罗德姆安慰甘金说，他可以很容易地从德里调去某个军工厂当工厂经理，他会在工厂里分到房子，那样的话，她的父亲和母亲就能住在一起。但是甘金从来不打算跟父亲谈起这种事。

甘娜格也不同意纳罗德姆的这个建议。她意识到，关键都在她身上。她在阿利根杰工作已经成了甘金婚事的障碍。甘娜格自己也为这个工作苦恼。她想，当初她是白麻烦达拉替她找

① 印度教节日。每年公历五六月举行，此时印度教徒们在恒河中沐浴，以消除秽语、谎言、诽谤、骚语、盗窃、暗害、盲从、贪欲、恶意、愚妄等十种罪恶。

这个工作了。她也看得很清楚，父亲的这种状况不再适合做印刷厂的工作，他六十多岁了。从年龄看，他的身体还算健康，可是眼神很差了。

旁遮普政府把八年级以下的教科书的印刷和发行工作都控制在官方手里。政府自己印制教科书卖给书商。因此蒙受损失的只是像潘迪特先生那样的不做零售生意的出版商。教科书的印刷工作是由许多家印刷厂承接的，过去潘迪特先生承接的是两本小小的教科书，靠这两本教科书得来的三千五百至四千卢比的年收入现在已经没有了。去年没有售完的存货成了一堆废纸，在这种情况下，潘迪特先生只好给他的职工放了假。

七月底，吉尔辞去了《观察家》的工作来到了德里。瑟罗拉、希拉拉尔和阿杰伊经常不断地从德里给他写信说：你们的《观察家》已经变得完全没有用了。如果你得为稿费而写作，那就来德里吧。要是你有写作的才能，并且没有立过誓不要稿费的话，那么在德里是饿不死的。

吉尔知道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地址，也经常跟甘娜格通信。他得到了甘娜格从阿利根杰回来的消息，便到她家来找她。吉尔也经常来找潘迪特先生，潘迪特先生觉得吉尔是个严肃正派、明白事理的青年。甘娜格不在场的时候，潘迪特先生就从吉尔那里了解一下布里的所作所为。吉尔把布里在贾朗达尔的情况，布里跟苏德先生、苏勒杰布尔加什、里基拉姆和索姆拉杰的关系，以及在格马尔印刷厂问题上拉姆卢帕亚先生和甘娜格的分歧都告诉了潘迪特先生。吉尔还把布里告诉他的关于达拉的一些事情连同从甘娜格那里听到的，也一起告诉了潘迪特先生，他说，布里害怕跟索姆拉杰吵架找麻烦，害怕自己名声不好听，所以不做任何努力使达拉在索姆拉杰家里有个位

置。

“我知道达拉，她是一个高尚的女孩。”潘迪特先生说道，接着双手扶着头想了一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擦干净，说：“孩子啊，不委曲求全才是勇敢。什么是精湛的本事？不受环境约束是最精湛的本事！我们四周的环境和联系组成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不向命运投降，那就是胜利。如果我们投降了，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理智。那是再糟也不过的死亡。死亡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有的。”潘迪特先生笑了起来，说：“我亲爱的孩子，如果必须坚持真理，那么有什么必要去害怕灾难，害怕麻烦呢？受苦受难本身就是对忠实的考验。”

潘迪特先生低下眼睛望着地板，由于精神上的焦虑不安，他一只手支撑着面颊，另一只手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握紧，仿佛在手里掂量着自己的种种想法，然后说道：“孩子，甘娜格自己选择了一条自食其果的道路。她总想按自己意思行事，结果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跟自己称心的人结婚，是她的权利。维持这种婚姻，并且把丈夫拉上正确的道路，那是她的职责。临阵脱逃算什么呢？好心肠的人们应该这样去开导她。”

吉尔来到德里之后，为了能以自由记者的身份谋生，奔走了有足足一个月。他住在阿杰伊那里，不断地寻找工作。他看到德里有一些不在市面上出售的周刊和月刊。有的大使馆经常在价格上不打折扣地购买五百份到两千份的这样的刊物。其余的寄送给政府的各宣传部门和各个图书馆。对于作家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据说，按题目把文章写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五至十卢比，把文章发表在某个地区的报纸上，那时候就可以以这篇文章向某个国家的大使馆新闻处领取一百卢比。文章可以加花边排。刊登这种文章的一些报刊，还可以以优价收到

广告。

老记者们彼此谈笑说：民族报纸在国内是作为为理想而斗争的工具诞生的。在外国统治时期，编辑总是冒着坐牢和报纸被没收的危险。记者和作家的生活被认为是苦行僧的生活。如今国家的独立却使报纸成了纯商业性的了。

起初，吉尔在一家英文周刊里找到了工作，给两个专栏写文章，每周二十卢比；接着找到了为乌尔都文日报《首领报》写德里的"星期日记"的工作；后来，还找到了将一个大使馆的《消息报》译成乌尔都文和旁遮普文的工作。当他的月薪增加到三百和三百五十卢比时，他就每月花六十卢比在拉姆纳格尔租了一间房间。由于德里的开支大，情况并不比贾朗达尔好，然而在国家的政治旋涡的中心和国际交往中生活无疑是振奋人心的。

甘娜格在大胜节[1]放假时来到了德里，吉尔劝她呆在德里，说："……你出于什么目的而心甘情愿在那里受罪呢？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想舒舒服服地坐着领政府的工资。那些政府雇员都是没有任何抱负的。如果你的行动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就感到不安，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把你从那里撵走。你在那里领的工资只够你在农村的开支和给伯布莉付学费。德里现在成了国际政治和理论斗争的练兵场。在这里，双方都有宣传战的阵地，双方都需要宣传的炮筒子，也就是作家。大家都为此把钱花得像流水似的。会销售的人留给了我们脚踏实地地劳动的机会。对你来说，这里的工作是少不了的。你的打算我明白。如果你想帮助父亲的话，那就回这里住下。……"

甘娜格回到阿利根杰，为了在一个月之内得以解脱，便递交

---

① 印度教大节日。该节日在印历七月的上半年举行，是罗摩杀死劫夺他妻子的楞伽十首王罗婆那的纪念日。

了辞职书。刚第三个星期，她就接到了母亲病故的电报。甘娜格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回到德里。

十五

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有关各种计划方面的文章，达拉都仔细地阅读。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三年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关于农业的。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突出工业。潘迪特·尼赫鲁在全印国大党的阿瓦蒂会议上已经宣布：为了克服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发展国家的工业，必须奉行社会主义式的政策，必须走社会主义式的道路。

尼赫鲁先生是国大党的主席，也是国大党政府的总理。他的话是代表国大党和政府两方面的，对这一个宣布不能不予以理睬。从这一个宣布来看，新计划意味着开始要把各个大企业作为国家资本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新政策的宣布在某些方面引起了惊慌不安，而在另一些方面却鼓舞人心。也有些人并不准备立刻去相信有这么大的变化。

计划委员会首席经济顾问萨利斯博士和工业部经济顾问纳特博士的责任和重要性突然有了很大的提高。害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奉行社会主义式政策的人急于想了解他们的想法，急于想向他们提出自己认为是合理的建议，于是拜会纳特博士的人和想跟他谈谈而邀请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杰塔和另外几个共产党人，以及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和其他党派的议员也都急着向纳特摆明自己的观点。人们为了能跟纳特交谈，有时把他请走，有时则登门拜访。

吉尔到德里之后，跟共产党人又有了来往，特别是跟像杰塔

这样的高尚的共产党人。吉尔也是从共产党人的战时运动①时起就跟杰塔认识的。在德里，吉尔跟一家反对国有化的重要周刊有业务关系，他非常了解这家刊物的观点。吉尔曾经是纳特博士的学生。杰塔到博士家去，时常跟吉尔一起去。纳特的住所离阿利布尔路还很远，相距公共汽车站大约徒步有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在杰塔的请求下，达拉便用自己的汽车送他去跟纳特见面。

共产党同志来家的时候，纳特总是把香烟盒放在他们面前，当然还询问一下要喝水还是喝茶。达拉到纳特家时还认识了被称为"嫂子"的听差普伯辛赫。

达拉跟杜尔加旁代说过，给纳特派个做家务的用人。这次她在纳特家没有见到有做家务活的用人，心里便有些纳闷。

普伯辛赫在家里一般不穿听差服装，不戴有标志的头巾，而戴顶没有帽檐的黑色圆帽子。他的衬衫已经穿了好些日子了，洗干净的衣服或许搁在家里。下身穿条旧制服裤，束在衬衫外面。脸两三天才刮一次，长长的胡子如今还是乌黑的。他年龄在五十五岁以上，身体并不瘦弱。他微微欠身，以英国人统治时期的习惯向客人们行礼。虽然是欠身鞠躬，不过他嘴里仍喊着："胜利属于印度。"

杰塔第一次跟纳特约定时间见面时就带去了一大帮人——默尔西、吉尔、马图尔和达拉。纳特博士叫来普伯辛赫，吩咐上茶。普伯辛赫奉命进里屋去，出来后在中间的桌子上放上茶叶罐和镀银茶壶。第二次出来时，他一手拿着糖罐，另一手拿着冰得直冒凉气的牛奶瓶。两分钟后他又出来，在一只大托盘里放

---

① 指第二次大战时印度共产党在国内发动的反战运动。

了五只茶杯、六只茶碟和六只羹匙。第三次过了很久他才出来，一只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一把直冒热气的电水壶，另一只手里拿着两张厚纸板。他把厚纸板放在桌子上，把水壶放在厚纸板上。

纳特正在全神贯注地听马图尔说话，朝水壶看了一眼说："你们爱喝什么样的茶，浓一点呢，还是淡一点？"

默尔西打断他的话说："我来对茶①。"

达拉在想，听差也许没有想到要上茶，所以他才亲自吩咐。六只茶碟，五只茶杯，有一只茶杯也许是打碎了。老实人把什么都拿来了。要是默尔西在自己家里见到拿来茶壶和这样脏的茶杯，准得把金莫骂得灵魂出窍。

默尔西往茶壶里倒了些开水，递给站在茶壶面前的普伯辛赫。普伯辛赫把茶壶接过来，望着默尔西，等待吩咐。

博士把注意力挪到他身上。博士从普伯辛赫手里拿过茶壶，把烫茶壶的水倒在茶杯里，对普伯辛赫说："把水倒到外面去。"

普伯辛赫拿起两只茶杯到外面去了。博士朝默尔西和达拉看看，微微一笑说："你们常来的话，他就能学会啦。"

在严肃的谈话过程中达拉伺机找到了另一个话题："博士先生，杜尔加已派了做家务的用人，怎么没有来？"

博士用英语回答说："他还容得下哪个人哪！他自己也曾经找过一个人来，为了这个人偷东西的事儿吵得不亦乐乎。不管你派什么人来，他也不肯把钥匙交给人家。从前他总是亲手把每天的口粮取出来交给做饭的，做饭的就对他说三道四。我也

---

① 印度人习惯喝牛奶红茶，所以需对。

不得不把雇人的事儿搁下来了。”

“他就是女主人嘛。”达拉微笑说。

“这是封建社会中忠于主人的典范。”博士注意了一下各个杯子。有一杯没有满。他不好意思说：“你们喝吧，我等一会儿喝。”

默尔西坚持自己等一会儿喝。

达拉指了指瓶外凝着水珠的冻牛奶，提出说：“我要是能喝到这样的水，那就太好了。”

“水？”博士朝普伯辛赫看了看。

普伯辛赫拿来一只玻璃杯和一只冒着冷气的瓶子放在桌子上。

博士想起来说：“普伯辛赫，有饼干吗？拿点来！”

普伯辛赫拿饼干去了。达拉问道：“博士先生，我跟旁代说说，见到有懂事的人便派一个来。”

“那有什么用呢？他不会让呆下去的。”

“别说派什么懂事的人啦！”马图尔打断纳特的话说：“就像派到我家来的这种人吧。”

“为什么？怎么啦？”达拉问。大家都朝马图尔看。

“叫我怎么说呢？”马图尔做了个手势说：“她总为大家找用人。让她给找用人，我也倒了霉了。上星期，我傍晚回到家，见到外面走廊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青年，穿着衬衫和长西裤。我问他：‘请告诉我您找谁？’

“‘我找马图尔先生。’他说。

“‘我就是马图尔，请吩咐吧！’

“这个男青年回答说：‘您需要用人。我是达拉小姐的用人杜尔加旁代派来的。’

"我惊讶不已，定了定神说：'用人要会干家务活。'

"'对，我什么活都会干。'坐在椅子上的这个青年对我说。

"我很反感。问道：'你会干什么呢？你穿着西裤，一直在椅子上坐着呀！'

"青年回答说：'我现在是坐着。一旦您雇我为用人，那么在您面前我就不会在椅子上坐着了。'"

听了马图尔的这番话，大家的嘴角上都露出了微笑。

"你说得很对。"默尔西突然说："你拒绝他了吗？"

"这是新变革的标志！你得忍着点儿。"纳特以警告的口吻说。

"我承认。"马图尔立刻表示接受说："可是我第一次碰到新事物就感到脸红。我倒是同意了，不过我到里面去母亲问我，是谁来找。我说给她听，她气得眼睛都红了。"

"可怜虫得到的是把自己当做人的惩罚。"吉尔也说。

普伯辛赫已经把饼干盒拿来放下，再一次吩咐他，他又把盘子拿来。

博士说："你们都是第一次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吃。达拉，你为什么不过来吃一点？"

"博士先生，什么都有了。"达拉立即说。默尔西也附和着。

杰塔朝博士欠过身子，开始了自己的谈话："……害怕通货膨胀是完全错误的。人们的工资收入多了，就会花钱去购买现在出口的商品。我们在布匹和其他货物方面的生产并没有超过人民的需要。因此，对农业土地的压力减轻，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将会改善。我们在发展的事务中就可以足够依靠自己。我们为什么要五万卢比、五万卢比地向外国购买推土机呢？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用来给五十个没有土地的农民谋生呢？……"

默尔西听了几分钟，然后一面竖着耳朵听杰塔说话，一面低声招呼达拉说："来，看看房子去。"说完，朝纳特看了看，希望得到他同意。

"我带你们去看。"纳特准备站起来。

"您跟他们说话吧。"默尔西把手放在纳特肩上阻止他站起来，说："我们自己去看。"

紧挨着客厅的房间是纳特博士的工作室，一张大桌子的旁边放着四、五张椅子，两个壁柜放满了各种文件、政府报告和书籍，桌子上也放着很多文件和纸张。墙上没有画，也没有日历。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白色的墙壁上盖着薄薄的一层尘土。工作室的隔壁就是卧室。在卧室里，被子用一条失去颜色的床单罩着。靠玻璃门的柜子里放着团成团的脏衣服。卧室的墙角里冰箱正发出运转的响声。默尔西把冰箱打开来看，里面散发出一股牛奶，或者是酸牛奶的酸臭味。冰箱里放着半块面包，一小块黄油，还有用一只崭新的瓦盆装着的酸牛奶，还有两瓶苏打水、半瓶威士忌酒和两瓶啤酒。

"整个家务急需要人料理。老头儿把家弄得多脏？"默尔西顾及到站在身背后的普伯辛赫，便用英语说。洗澡间跟卧室连在一起，默尔西忍不住往里面张了一张，不满意地从嘴里发出了一声"哼"。

普伯辛赫一边注意着达拉和默尔西的举动，一边跟在后面走。她们朝跟客厅连在一起的走廊的另一头走去。三间房间都关着。默尔西瞪了一眼问："一直关着的吗？"

"是的，小姐，里面放着床和一些家具。"普伯辛赫不愿意地回答说。他不喜欢这种干预。

默尔西问道："厨房在哪里？"

普伯辛赫朝后面的走廊指了指。

默尔西和达拉朝厨房走去。普伯辛赫抢先走过去把厨房的门打开，开亮电灯。厨房里面是高高的英国式炉灶，有两只铝锅，其余是三四只铝盘，看起来都很脏。炉台上放着柴火。

厨房里有几只小柜子和储物架，大都敞开着，有两三只袋子放在那里。一只袋子里撒出一些面粉；另一只袋子里掉出一些豆子；切了一半的南瓜已经变红了。

默尔西和达拉对餐具室也望了一眼，有三四只白糖盘子和一只小铜盘子擦得精光贼亮，在地上倚墙靠着。达拉在默尔西耳边用英语说道："这只铜盘子可能是'女主人'的。"

默尔西用英语问："你打算什么时候承担这个责任呢？"

普伯辛赫在旁边。达拉在声调里虽然没有表示出嗔意，但是说道："姐姐，你的神志似乎有些不清，说话请留点神。"

"嗯。"默尔西点了点头。她在寓所里转了一圈，对房子作了全面的视察，随后与达拉一起来到了前面的没有草地的院子里。

达拉曾经傻呵呵地一定坚持要看看纳特博士的妻子，如今想起这件事情来她自己也感到好笑。达拉把这件事也跟默尔西说过。当时默尔西就觉得达拉有什么想法。

达拉表白过："姐姐，我是怀疑过，他什么时候结的婚呢？他作弄了我。"此后，默尔西和达拉之间再没有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

离开普伯辛赫之后，默尔西对达拉说："我哪里是神志不清？我难道没有长眼睛？他赤诚地爱着你，你也愿意为他去死一千次。心里话为什么不明说出来？"

达拉表示异议说："你也许不理解尊敬两个字。我什么都对你说了，他是我哥哥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在我们的每一个困

难时期他都给予了帮助。他是国内的最有名望的学者之一。我算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尊敬他。我对他的尊敬超过对我父亲的尊敬。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你别把话题扯开。”默尔西不信达拉说的是真心话，不高兴地说：“你对他不感兴趣，那你怎么还想跟他结婚？你对这一点不明白吗？那位可怜虫也许还会说，你是在卖弄风情呢。”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这件事情来的呢？”

“我看得很清楚，大家都看到了。他喜欢你。”

“照这样说，他在八年前就喜欢我了。”达拉在她想象中认为已经提出了足以使默尔西保持沉默的理由，可是同时想到：“我怎么这样说呢？现在她还会唠叨下去的。”

“噢！”默尔西对达拉的猜疑得到了证实。

达拉不做声了，然而她没有发火，她在想：“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看的？……散播一些没头没脑的谣言，那怎么办呢？……我担心她会跟杰塔和马图尔说个没完。也许她会掀起一次奇妙的风波！应该多说两句斩钉截铁的话才好。”

达拉用自己的汽车把杰塔、马图尔和默尔西送回家，途中，杰塔和马图尔要去月光市场办事，在红堡前面就下车了。达拉与默尔西一起去了她家。见没有人在，她便露出非常严肃的神情说：“姐姐，最后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默尔西用眼睛示意问：“什么话？”

“关于我婚姻方面的事情，请你不用操心，也不要跟别人提起一个字。你得答应我！”

“可是为什么不要我操心呢？为什么不要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呢？”

“我已经彻彻底底地跟你说过千百次了，我不需要结婚，不

需要，不需要！”达拉的眼睛红了，也湿润了。

默尔西用胳臂搂住达拉说：“归根结底，你要把原因告诉我。对我也保守秘密吗？”

达拉止住眼泪说道：“叫我告诉你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你去领会吧！我说了，我不结婚，不结婚！”达拉用纱丽边捂住脸，痛哭起来。

默尔西让达拉的头靠在自己肩上，答应她说：“既然你这样反感，我以后就不提这件事情了。”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杰塔和吉尔午后去教授[1]那里，默尔西没有同去，甘娜格一起去了。达拉的汽车对于这些同志来说简直是免费出租汽车。除了纳罗德姆，她不想把汽车交给别人手里，所以她亲自开车把他们送去。

那天达拉还带了些咸饼干去。天气很热。博士喊普伯辛赫倒水。

“我来拿。”达拉说完起身走了。

达拉当着普伯辛赫的面用肥皂把几只杯子都洗了，要了条新毛巾擦干，放到茶盘里说：“现在拿去吧。”接着亲自从冰箱里拿了两瓶凉开水和一瓶汽水。

博士朝杯子和汽水看了看，点点头说：“谢谢。”

杰塔和吉尔把从各种报刊上剪辑的关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成就的大批材料交给博士。有些短文是杰塔打好字拿来的。他解释了有半个小时。前些日子送来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对五年计划的各种批评性文章时达拉也说了不少话。现在又展开了一番争论。已经五点钟了。博士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疲

---

① 即纳特博士。

劳而问道："也许你们喜欢喝茶？"

"喜欢，喜欢。"杰塔接受说。

达拉站起来走了。她并不害怕歇尔西以后又会唠叨。过了一会儿，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地把茶端来了，一包饼干，盘子里还有一些咸的食物。

博士又亲切地说了声"谢谢"。

"您瞧，博士先生！"杰塔提醒博士说："这是那双灵巧的手做出来的。"

"嗯。"博士点了点头。

"博士先生，莉拉不止一次地埋怨您。您对这位姑娘的婚事太不关心了。"杰塔还朝甘娜格看了一眼，"莉拉说，姑娘和您两位都是太满不在乎了。"

"对不起，我成了谁的包袱了吗？"达拉对在博士面前开这样的玩笑很不高兴。

"这话的意思是，你跟不跟某一个人配亲？"甘娜格突然说。

博士喝了一口茶说："她自己的婚事，她自己会决定的。喜欢她的人并不少。她喜欢的人会跟她结婚的。我们为什么不让她自己作主呢？"

"博士先生，"甘娜格提醒说，"会有很多男人争得死去活来的。可是我不能让她去跟我不喜欢的人过日子。"

三年来，达拉一直在内务秘书的职位上工作，在工业部从事批复经济援助申请的工作也有一年半了。对于工作她并不感到困难，然而觉得繁重，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为了不拖延工作，她把别人的任务也承担下来了。一九四八年，达拉刚得到高级雇员差事时，她有一种尽快熟悉工作的积极性。接着，一九五〇年

准备在“公众服务委员会”选举中能够得胜，她也是满腔热情。但是，现在这种热情已经消失了。

秘书处的工作是有规律的，并且安全保险。在开始的几年里，她的报告一直是写得最出色的。现在谁要对她的报告做第二次修改也并不容易。向做这种修改的高级官员证实自己的论点是必要的。政府本身有责任去护卫她的工作。工资按照规定逐年增加五十卢比。职位的提升只能在机会来临时按部就班地上升。机会轮到她，她就可以按规定得到提升。机关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是一个味儿，没有机会去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决定来办任何事情。她的工作得按照各种规定来进行。达拉就是处于这种平淡乏味的机关生活之中，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使她陷入了焦虑和恐惧的旋涡。

平时吃饭休息时达拉从不离开办公室到外面去。要喝茶叫人送到办公室来。有时候心情平静，那就一声不响地静坐十几二十分钟，或者看看随身带来的报纸。这天午饭后，达拉的助手把电话递给她说：“副秘书贾里先生来电话……”

贾里先生说：“布里小姐，我现在让萨赫尼先生找你一下。工业部的公众援助事务长官在这件事情上有过话，是合作社贷款的事情。他会把他的申请表交给你的。有可能的话，今天就把他的事情办好。”

达拉立刻回答说：“先生，确定的款项已经全部分配完了。”

“你再看看吧。我现在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呢。工业部的公众援助事务长官来过电话了。”贾里把最后一句话略略强调了一下。

达拉心里很恼火。她已经把所有的申请都解决完了。她经过反复衡量和调查研究批驳了几份申请书，仅仅接纳了一些头

面人物和实权人物的申请书。现在是谁的事情呢？怎么批驳呢？

副秘书的公差推开达拉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又为他身后的人敞着门。见到走进来的那个头戴甘地帽和珠宝首饰、身穿印式衬衫的高个子男人，达拉惊讶得张大了眼睛，紧接着就低下了头。

索姆拉杰·萨赫尼从旁遮普最有势力的部长苏德先生那里拿了写给中央的工业部长的介绍信来到了德里。他知道，光靠几份申请书和几封信，事情就会束之高阁，几个月都办不成。要办成事情只有去讨好那些当官的。部长阁下给公众援助事务长官下达了指示。公众援助事务长官代表部长阁下在电话里对有关的副秘书说了句话。在副秘书那里索姆拉杰得到了保证，他让自己的公差把受惠于部长阁下的人领到了内务秘书的办公室里。

索姆拉杰·萨赫尼随公差去到内务秘书那里时是如此自信，甚至连对扫视一下办公室外面的官员名字都觉得没有必要。走进办公室看到坐在他面前椅子里的达拉，他却完全认出她来了。出乎意料而又突然见到达拉，使他感到窘迫。

达拉低下眼睛咬着牙。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她控制住了自己。达拉一低下眼睛就做了个手势让索姆拉杰拿过面前的椅子坐下，然后伸出手去接文件。

达拉把从索姆拉杰那里接过来的文件挡住脸看了起来。她在文件上看到的似乎并不是什么文字，而是在她记忆中的七年前发生的事情。她往干燥的嗓子里吞了几口口水，好歹控制住了自己。她读完了索姆拉杰要求合作贷款的申请书。

索姆拉杰在申请书里提到他在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过程中

所遭受的各种政治迫害。

捏造！欺骗！达拉的头脑里燃起了一股愤怒的火焰。可是随申请书一起，附有一份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信笺写的，并且盖有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印章的，说明索姆拉杰因各种政治原因而入狱两年的证明书。

达拉反来复去地看这些文件。还有没有部监察员的不可缺少的报告呢？没有报告。达拉明白了，索姆拉杰回避了冗长复杂的法律程序，企图利用高层推荐的力量把事情办成。

达拉用手中拿的这些文件遮住脸，在八分钟的时间里使自己俨然成为一个完全有节制的、坚强公正的政府官员。她在文件的"帷幕"后面用英语说："会把答复寄给你的。"

面对威严地坐在官员席上的达拉，以申请者身份坐着的索姆拉杰再也坐不住了，他现在仿佛是坐在荆棘上。一听到答复，他便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径直朝办公室外面走去。自然，他后来并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方面的事。

索姆拉杰经常去政府机关办事，他决不会幼稚到这种程度，认为到现在办成这件事还有希望。他是知道的，别说是内务秘书，就连一般的办事员也会在文书卷宗里给设置一个"不符法律手续"的障碍。到时候，即便是最大的官员也无法去办这种违背法律的事。对自己的失败再痛哭流涕，也不如自认倒霉。他只好忍气吞声。

要摆脱索姆拉杰提出申请贷款一事所带来的令人讨厌的烦恼，对于达拉来说，办法并不难。她可以把申请贷款一案编上个次序，或者就这样把卷宗搁置一边留待考虑。然而副秘书却不在上面亲笔落几个字，仅仅口头指示：要是有可能，今天就办好。

他的意图是痛痛快快地把事办好，那就有必要答复他一声了。

达拉看其他的一些卷宗通常是看四十几分钟。她不断地绞尽脑汁想，不留一点麻烦地把它办完。假如她把其他任何一份已经批准的申请书批驳掉，同意给索姆拉杰发放两万五千卢比的贷款的话，也不会有人对申请案中没有调查材料或申请书未按时送来一事表示异议的，她只不过是完成上级的口头指示而已。然而她不能这样做，她的良心在抗议：这一切都是捏造，欺骗，欺诈！

达拉对索姆拉杰的申请书怎么能批呀！可是又怎么在电话里答复副秘书呢！她不清楚这一切吗？与法律相比她本来就应该相信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证明书，她应该去实现上级的指示，这是她的职责。可是批准索姆拉杰的申请，就得去剥夺其他头面人物和有权势人物的权利。她也知道，这种事情在秘书处每天有好几十起，如果她对这件事情进行阻挡的话，那将会怎么样呢？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对任何一件事情故意这样做过，所以她才被人认为是强硬的官员而不认为是好官员。

达拉内心在抗议：部长自己不落字，而是跟公众援助事务长官说了说；公众援助事务长官口头上向副秘书提出建议；副秘书自己也不落字，却给她来个电话；涉及根本的文字就要她的笔去写！触犯法律的捏造的责任要她去承担！她决不去做！

达拉下定决心给贾里先生去个电话。说："先生，关于申请贷款的案子，我感到有些困难。我现在把案子送给您，您怎么批，就怎么办。"

贾里先生听完达拉的话气得啪的一声把电话放下，不给任何回话。即便是公众援助事务长官的指示，但没有内务秘书的批示做基础，他怎么批呢？他可以同意内务秘书的批示，他却不

能用自己的手在白纸上落上黑字去斩自己的手！

达拉对上级发脾气发到自己头上，心里怎么会不焦急，不紧张呢？她得把这种焦虑不安的事情跟人说说，松松心。她不提索姆拉杰的名字，也不介绍索姆拉杰这个人，把事情跟纳罗德姆说了，并且在副秘书布尔帕·瑟格塞纳面前也表示了自己精神上的痛苦。这两位都安慰她说："你对那些专门讨好人的恶棍别在意，部长们的这种作风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他们会拿你怎么样？如果在汇报里给你写个坏评语，你还可以回答嘛。大不了调到别的部去！篡改你的档案也篡改不了！"

达拉在刚参加工作时也遇到过这种麻烦。她想起了帕努达德的事情。那时候达拉为了得到公正的裁决而依靠了内政部秘书拉沃德。现在他已经退休去公众服务委员会了。不过达拉现在并没有惊慌失措，她在工作岗位上已经站稳了脚跟。

只是索姆拉杰的突然露面给达拉带来了不安。她走了两三个地方，跟别人谈了这件事情，然后心里方才轻松了一些。可是见到索姆拉杰后，心里那种重又出现的曾经深埋着的痛苦是别人无法分担的。想起往事，她的头直发晕。

……是谁毁了她的生活？……是卑鄙的索姆拉杰，还是在胡同里把她背走的下贱的流氓呢？……假如索姆拉杰没有那样做的话，她怎么会落到那个流氓之手呢？……跟索姆拉杰一起生活可能吗？……难道我们成千上万的妇女就是这种命运？我们犯了什么罪恶会受到这种惩罚？她重又想起了自己被从拉合尔带往阿姆利则时，在路上看到的穆斯林妇女的悲惨遭遇。达拉感到毛骨悚然。……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由于某种罪恶？……难道必须渡过瓦伊德尔尼河① 吗？……我渡过了瓦伊德尔尼河后

① 按照印度《往事书》中说，人死后灵魂进入天堂时必须渡过这条河。

哪里就能进入天堂呢？……现在怎么知道呢？……我的生活就像是一片从树上掉下来在风中飘舞的树叶，今后的归宿将是怎么样呢？……我得亲自去结束自己的生活吗？

早晨的报纸上刊载了印度军队和巴基斯坦军队在克什米尔边境上发生可怕的冲突的消息。两国之间有发生可怕的战争的危险。达拉想道：难道就我一个人被毁吗？已经有数百万的人被毁而离开了人间。假如彼此仇恨的灾难现在还不平息下来，不知道以后还会变成什么样呢？

索姆拉杰申请贷款一事的结局使达拉调到了新闻部。调动丝毫也没有给她造成损失，然而这次调动无形中是她较量和叛逆的胜利。这件事把达拉心中的一种痛苦抛开了。

十六

甘娜格从贾朗达尔来到这里有两年了。

甘达曾经到德里来劝甘娜格回去，可是她没有能劝动甘娜格，就回贾朗达尔了。布里去见甘达。甘达跟他说什么呢？只好把事情推脱开，说："我已经尽力劝过她，可她却死心眼儿。……难道你不了解她这个人吗？"

然而，布里并没有放弃努力。他给甘娜格写了几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信，以后他几乎每个月都给潘迪特先生去一封信。布里用文学手法写信，很有礼貌地称呼潘迪特先生为"尊敬的……"。他在信里说到立法会议、团社等方面的群众性工作和《观察家》的事务，简直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他很担心杰雅和甘娜格的健康。……杰雅现在长得怎么样了？话说得怎么样了？有很久没有见到她了。要是能寄一张最近的照片来的话，那太感

激了。现在她还记不记得她的爸爸啊?……家里的情景,您自己会想象得到,家里没有一位女主人……

随着时光的流逝,潘迪特先生越来越感到不安。潘迪特先生原以为,时间是一帖膏药,它会使创伤愈合的。如今,他的这种想法逐渐落空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甘金跟纳罗德姆结婚了,并且随纳罗德姆去了坎普尔。甘娜格先在德里的几家报馆里找到了一些非常零碎的工作。但是她干得很卖力,每星期有三天晚上还去一家大使馆教印地语。后来她在一家印地语半月刊里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还找到了一份从英语译印地语的工作。她工作很勤奋,但是月薪只有两百五十至三百卢比,有时或者还略微多一点。甘娜格下定决心又与新印度出版社签订了月薪为两百卢比的合同。

潘迪特先生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茶、牛奶、水果、肉,这一切都不喝不吃,只吃干烤饼和煮熟的蔬菜。甘娜格不喜欢他这样。潘迪特先生说:"孩子,这种年纪就得注意身体。如果消化不了,那就麻烦了。"他不再穿旧式的长衣、扣紧脖子的短衫、紧身的长裤,也不戴头巾,而是穿起宽松的短袖衬衣和直筒长裤来了,头巾则是不必要的负担。他自己穿的衣服自己洗。

甘娜格发脾气说:"爸爸,您这是怎么的啦?"

潘迪特先生慈爱地解释说:"孩子,这样可以活动一下手脚。你想,整天躺在床上,吃两块烤饼都不会觉得饿。吃饭要有食欲,所以应该感到饿。"潘迪特先生本想,为了保持健康,晚饭也不吃。可是甘娜格也拒绝进餐了,他只好同意吃晚饭。

唯一使潘迪特先生操心和散心的,那就是杰雅。他像孩子似地跟她说话,教她讲英语,教她拼音,教她背诵乘法口诀,给她讲故事。他十分喜欢给她洗澡,但是不会替她梳辫子。

吉尔经常来。潘迪特先生跟他谈论伊克巴尔[1]的诗。谈到当今的政治，潘迪特先生的结束语往往是：一个人要有大公无私精神，那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离开人世的，所谓未来的职责是无稽之谈。

潘迪特先生一边谈论政治，一边把话题转向生和死。他吟了几句说明死亡难免的诗句：

"存亡实难辨差异，
亡前何须求苟生。"

最后的话是：孩子，身躯是血肉的机器，理智使这部机器产生运动。机器总有一天会磨损的，磨损的机器开动起来就会摇晃。这有什么悲伤可言呢？热爱人生，只不过是为了享福而已。……人生是一出戏！每出戏都要结束。要是戏结束了，那还有谁坐着看呢。就这样，灵魂也就起身走了。

潘迪特先生哈哈大笑又吟道：

"灵柩肩上抬，幽魂天堂游，
徒步胜骏马，瞬间数十里！"

吉尔全神贯注地听完潘迪特先生的话，对潘迪特先生大加赞赏，这种哲理性的真理虽然已经听过不知多少次，但现在仍然是第一次听到。他心里想到：谈论来世和灵魂是这个国家的人

① 乌尔都语诗人。

的最大的消遣，代代相传，成了我们全国性的消遣。

甘娜格坐在旁边，或者是在做某件事情，听了这番话，深深地叹着气。她心想，父亲是在给自己做总结。她讨厌这种话题。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的，为什么要醉心于谈论这种事情呢？

潘迪特先生想从一切焦虑中解脱出来。现在甘达和甘金没有任何原由需要他忧虑的，然而对于甘娜格，他却时刻在为她担心。他觉得自己这个女儿很不寻常。她经常给他制造一些难堪的局面和令他发愁的事情。给父亲多增加一些焦虑，她也就多得到他一些关照，就像父母对于有病的或处于困难中的子女就得多操心一点那样。收到布里的信，潘迪特先生总是把它拿给甘娜格看，他还说："你给他写封信去吧。告诉他，我也会给他写信的。把我的信附在你的信封里。"而甘娜格却默不作声。

潘迪特先生在给布里的回信里一直充满同情并且给予安慰。每当他执笔写信以后，潘迪特先生总要有好几天忧心忡忡，这个女孩将会怎么样呢？有幸的是，布里性情平和，有耐心，然而每一件事情都有个限度呀。这个女孩是在毁坏自己的前途，她有很久时候没有跟他一起生活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伤呢，随着时光的流逝还没有愈合？我现在还能活多少天啊！要是布里一生气再做出些什么事情来，那将怎么办呢？潘迪特先生一直教导甘娜格要和气、宽容和忍耐。甘娜格只是悄悄地听着。她的行为表现出她已经忘记她跟布里的关系了。关于这件事，潘迪特先生也不好对甘娜格多说。

十月份，布里又来了封信。在这封信中布里明显地表示出失望的情绪，他在信的结尾写道："……爸爸，请您说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怎么办呢？难道您以为我不够和气，不够耐心吗？

难道我不需要家庭，不需要家庭生活吗？我犯了什么罪过而要挨罚呢？”布里的声音使潘迪特先生陷入了可怕的焦虑之中。很明显，布里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晚上，甘娜格刚回家，潘迪特先生就把她叫来说：“孩子，布里来信了。你回信告诉他，我一半天就给他去信。”说完把信交给她手里。这封信是潘迪特先生从放在自己床头的《疯狂的胜利者》一书下面拿出来的。甘娜格没有回答父亲说要回信。潘迪特先生唯一的办法是，下决心做出最后的努力，把甘达从贾朗达尔叫来，劝说甘娜格。

潘迪特先生给甘达写了两封求救信，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她来德里两天。甘达给甘娜格来了封信，询问叫她来的原因。甘娜格回信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父亲一直没有把他的心事告诉我。然而，毫无疑问，他显得很忧虑。我能告诉您什么呢？这是他老人家叫您来的。你们已经有两年没有见面了。您一定得来，来时把孩子们也带来。”

甘达来到了德里。甘娜格上班去了，潘迪特先生便拿出布里的信给甘达看，忧虑地说：“孩子，布里现在不耐烦了，我能怪他吗？已经拖了很久了，甘妮应该明白这一点。即便布里做出了非常可恶的事情，但是人世间有什么错误不能原谅的呢？不应该让生活去为各种错误作出牺牲，应该让生活超脱各种错误。孩子，你如同甘妮的母亲，去劝劝她好吗？”

甘达在父亲对面的另一张凉榻上坐着，低着头一直在思索。现在随便说上几句不可能让父亲宽慰，他已经为这件事情操透了心，身体益发虚弱了。父亲就因为担心这件事才把她从贾朗达尔叫来的。就甘娜格的事来讲，除了她还有谁说得上话呢？再说父亲还能跟谁去诉苦呢？父亲日夜忧虑，人都变瘦了，她怎能

忍心啊！她知道，甘娜格是不会回贾朗达尔去的，强迫她回去也不公道。甘达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家里又是长女，现在只有她承担这个责任了。

甘达低着头，两眼不眨地看着自己的指甲说："爸爸，甘妮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过错。"

甘达虽然是低着头，然而她感觉到潘迪特先生在用渴求解答的眼光望着自己的脸。说这么一句话能解决他什么问题呢？话得说清楚呀。为了表示不偏不倚，她用英语说："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好。"话是说出口了，但是这个秘密也更难解了。

甘达又鼓起勇气说："布里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他看过专科医生，医生说他心力很虚。他不让可怜的甘妮安静地在家呆会儿，总是折腾她，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可满足的。"

甘达把不好启口的话说完了。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力量，还说道："他是个好作家，一个政治人物。可是他经常说谎话，而且品行不端。甘妮第一次突然去贾朗达尔他家里时，就有另外一个难民姑娘跟他住在一起。"

"甘妮不清楚吗？"

"怎么不清楚呢？是她自己坚持要跟他结婚的。她只要许下一次诺言，就不想改变。现在布里的脑子里看来还想着这个姑娘。"

低着头的甘达听到了潘迪特先生的深沉的叹息声。她得到了安慰，父亲理解了。

甘达在家，所以甘娜格三点钟就下班回家了，恐怕姐姐想出去逛逛，或者去市场买东西。她曾经在甘达面前把达拉好好地赞扬过，说："如果姐姐愿意的话，也可以跟她见见面，三个人一起去市场或者看电影。"

甘娜格见甘达不在自己房里，便到潘迪特先生房里张望一下。父亲神情严肃，一动不动地在床上坐着。甘达面对着他坐在床边低着头。甘娜格回身走开了。

当甘达回到甘娜格的房间里时，甘娜格问道："有什么事？爸爸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甘达把全部事情告诉了甘娜格。

甘娜格拍着自己的额头说："爸爸有什么必要去为这些吵架的事苦恼呢？你没有看见，他会因为发愁而影响身体的。"

"他急着想把你送回贾朗达尔。他是叫我来劝你的。假如我不说明真相的话，他就会对你这种他难以理解的固执劲儿生气个没完。现在事情了了。"

"事情了了？"甘娜格噙着泪水说："我生来就是给大家找麻烦的。"她捂住头躺在凉榻上。

杰雅喊着"妈妈，妈妈"来到了房间里。她拉住母亲的纱丽边告诉说：给洋娃娃洗澡把连衣裙弄湿了。

甘娜格没有把纱丽边从脸上移开。甘达亲切地抱起杰雅，把她抱到另一间房间里去。

五点钟时，甘达喊道："甘妮，起来！我得给纳诺和古古[①]去买几块布。我想给他们也买些花布。"

甘娜格起身洗了脸，换了纱丽准备出去。她想，杰雅会吵着跟去的，给她也换件连衣裙，梳梳头。她又想，孩子可能在父亲房间里，她喜欢呆在外公的房间里。

甘娜格伸头张了张，看见父亲手枕着头躺在床上休息。杰雅把从出版社拿来的花纸条做了一些东西，一声又一声地喊他

---

① 即蒙内。

看。潘迪特先生闭着眼睛，嘴里“嗯，孩子”、“嗯，孩子”地不断答应着她。潘迪特先生一直没有睁开眼睛来，甘娜格也没有叫孩子。

甘达想给杰雅买些东西，她问：“没有叫杰雅？”

“算了，别叫了，姐姐，她在身边呆着，爸爸就稍微好受些，要不……”

甘娜格和甘达为了不让杰雅听到声音，便放轻脚步穿过院子朝门口走去。

甘达在德里住了两天便回贾朗达尔去了。甘娜格关切地注视着潘迪特先生的情况。他的一切焦虑和痛苦都是因为她，这使她感到羞惭。潘迪特先生企图掩盖内心的不安，像往常一样生活，然而他并没有能做到。潘迪特先生经常拿起《疯狂的胜利者》，或者《六行诗诗集》，或者用大号字体印刷的《薄伽梵歌》，坐在身后的三角凳上。甘娜格斜着眼看他，而他却把书放在怀里，手撑着面颊沉思。甘娜格知道：他除了她的悲惨的命运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潘迪特先生的举止行动又依然如故了。晚上，他给杰雅讲故事，教她口头演算。甘娜格听父亲给杰雅讲赫吉格德拉伊的故事。他告诉她，凶恶的人们把这个勇敢的孩子用砖头和石灰一点点地砌在墙里，从脚开始一直砌到脖子。凶恶的人们说：你现在放不放弃你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勇敢的孩子并没有胆怯，他不同意放弃宗教信仰。他被砌进整块墙里了，他的躯体死亡了，然而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名字现在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

甘娜格累了一整天以后，躺在床上等吃饭。来杜尔拉妮胡

同定居的一个旁遮普寡妇一天两段时间在她家里负责做饭。甘娜格的父亲把杰雅拉到身旁给她讲故事，甘娜格躺在床上听着。甘娜格心想，这种宗教信仰的差异造成的纠纷要到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步才能结束呢。这场宗教纠纷使像赫吉格德拉伊这样无辜的孩子们送了命。正由于这样的纠纷，他们才离开拉合尔无家可归的啊！正由于宗教的原因，这幢房子的主人和这个胡同里的人才迫不得已逃去西部的。这一切仅仅出自对无形的神的各种信念上的差异。她想听父亲说些什么，所以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这些。思考又有什么用呢？

甘娜格记得，她童年时也曾这样听父亲讲故事。甘娜格听见杰雅兴致勃勃地问道："赫吉格德拉伊死了，以后怎么样呢？"

潘迪特先生说："孩子，不害怕宗教信仰，不害怕做好事，不害怕讲真话的孩子才是勇敢的孩子。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死的！"

杰雅又问道："他被割去脑袋还不死？"

甘娜格听了之后感到女儿的幼稚很可爱。杰雅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甘娜格想起父亲经常说："甘妮，你小时候也问很多问题，经常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甘娜格竖起耳朵听父亲怎样回答。

潘迪特先生说："是啊，孩子，不害怕做好事的人是永远不死的。"

甘娜格的目光转向女儿。杰雅用手抓着自己的脚又问道："永远不死？如果其他所有的人都死了，他也不死？"

潘迪特先生说："是啊，孩子，他永远不死。你听着，别的人见到他的英勇行为和事迹都会成为勇敢的人，他们会去学习他的德行和事迹的。"

杰雅又问："德行是什么？"

父亲对德行做了解释，说道："永远不胆怯的孩子，听大人话的孩子，说真话的孩子，不拿别人东西的孩子，不贪心的孩子，不吃脏东西的孩子，讲卫生的孩子，不打别人的孩子，都是勇敢的孩子，有德行的孩子。你也会做出有道德的事情的，你也会成为勇敢的孩子的。"

"妈妈也勇敢吗？"杰雅问。

甘娜格听了全身一震，她咬住嘴唇听父亲回答。

潘迪特先生兴奋地说："你妈妈很勇敢，你妈妈行善积德，从来都愿意做好事，不欺骗人家。我们的好宝贝将来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甘娜格松了一口气，心想："我能做什么好事呢？但愿这孩子能成器。"然而，她的心轻松了。父亲没有生她的气，没有因她而感到羞愧，她也就不用担心别的什么了。

潘迪特先生平时八点钟准吃晚饭，饭后还规定散步一英里。天黑后，穿过几条胡同到外面去散步不方便，他便在自家院子里转圈数脚步，在院子里转七十圈相当于散步一英里三十六码。甘娜格跟父亲一起吃饭，陪父亲转圈。这时候，父女俩什么事情都谈。例如使克什米尔成为印度一部分的策略，政府的成功和失败，印度不宜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印度对国际和平的贡献，杰雅的学习和健康情况，甘金和纳罗德姆的来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景，还有社会、道德方面的话题，有时也谈论工作。这些话题几乎已经重复多次了。甘娜格很了解父亲的思想和观点。

在甘达返回贾朗达尔几乎整整一个月之后，甘娜格感到潘迪特先生开始以新的方式来思考种种新事物了，对他说来，用

三、四十年以前的观点去思考这些事情是极其自然的。但是在判断某些事情是否合理的过程中，现在不能以传统的观点和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而需要有勇气去依靠自己的洞察力。只要是根据环境来看对生活的整体是有利的，那就是合理的。……任何恰当的观点并不都是永恒的。人必然会得到业报，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对我们并不知道的那些业果进行制约，而是说要按照我们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行为去塑造自己和社会那样去建立我们的生活。在生活中奋斗是永远不会终止的。……善业和恶业的试金石是意识和思维。……事业和行为都是瞬间即逝的，它们不能束缚人类。意识和思维却是持久的，由于这种缘故，事业和行为便一个接一个地持续下去。意识和思维完全是主要的。……如果认识和思维正确的话，那么人就可以纠正谬误。……识别谬误就是利用思维。……人的意识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假如我们以今天的思想去批评五十年前的社会，那就会说：当时人类在科学规律、医药、农业、手工业、制度和法律方面仍处于谬误之中。社会在识别了那些谬误和缺点之后才到达了今天。

甘娜格对仅仅为了思考而思考的那些话开始有些厌烦。她希望父亲千万不要总是思记着以往的舒适生活而情绪低落，也不要因为年龄增长和身体衰弱而显得老态龙钟。她默默无言地听父亲说话。不管怎样，现在他的心情看上去是轻松的。

潘迪特先生吃过饭之后一边在院子里绕着圈，一边带着完全冷漠的表情讲了一件事，在回答这件事时，即便是在微寒的二月，甘娜格仍然额上流汗。回答完这件事后再要跟父亲一起散步已是不可能了，她回到屋里，在床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一清早，甘娜格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件事告诉吉尔。她决定要非常有节制地去做，要让她忍住不说是不可能的，但是说

出来后后果将会怎么样呢？局面还控制得住吗？……她的脑子晕晕乎乎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工作却没法干。在办公室里她有三次把手伸向电话机，想约吉尔晚上见见面，可是她的手停住了，她担心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能阻止住这场洪水吗？……在去年雨季的日子里，她在德里看到的朱木拿河洪水泛滥的情景在她脑海里出现了。甘娜格从后果考虑，努力自我控制。这种烦恼使她一晚上也没有睡着。最后她想出了一个法子——首先要得到许诺，许诺保护我的请求。近天亮时她才睡着了。

甘娜格的疑虑和谨慎是没有根据的。吉尔在贾朗达尔很有节制地生活了四年，甘娜格和他之间似乎从来没有什么秘密。他像甘娜格的大哥似地对待她，他清楚这位妹妹或“朋友”的一切弱点，他有义务去维护这位妹妹或“朋友”的利益。为甘娜格着想，他一直认为站在布里这一边是合适的，因为甘娜格并不想证实布里是个有过失的人。在维护甘娜格的利益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过一些尖刻的话。同时，甘娜格也认为自己对吉尔的利益负有义务。除了甘娜格以外还有谁关心吉尔呢？有一次，甘娜格为了吉尔着想还把吉尔给激恼了。

默亨德尔·奈耶尔在门蒂市场住的时候，贝蒂医生在他寓所前面也买了幢房子。奈耶尔和贝蒂第一次见面是在两人十一岁左右的时候，很快就熟悉了。他们在学生时期都爱好网球。在比赛中彼此还交过两三回手。贝蒂上医学院，奈耶尔上法学院。两人在贾朗达尔相遇，交往就密切了。

奈耶尔和阿努布辛赫·贝蒂的房子之间相隔只有一条胡同

那么宽。他们两家之间往来甚为密切。奈耶尔很少有去别人家串门的习惯，然而贝蒂医生那里他却经常去坐坐。遇到纳诺和提鲁打喷嚏的时候，甘达总是带着孩子到贝蒂“兄弟”那里去看病，或者请他过来看病。贝蒂的妻子伯森德高尔是个善于交际的人。而甘达却更喜欢这位医生的弟妇阿默尔高尔。

阿默尔高尔长得漂亮非凡，完全像是艺术家的杰作。她下巴有一块像痣似的伤疤，也许因此才显得美丽动人的吧！她的性情是那样温存，她很少说话，说起话来却语气谦逊甜蜜。甘娜格在姐姐家见过她两次，早就喜欢上她了，听到她那悲痛的身世，更加惊讶不已。

阿努布辛赫·贝蒂医生的弟弟伊什尔辛赫·贝蒂也是医生，也在明德古默里行医。他是在分治前一年结的婚。伊什尔辛赫在大市场里买了间铺面房子开业行医。就在分治前半年，他带着阿默尔高尔住到胡同口的铺面房子楼上的房间里。周围住的大部分人都是穆斯林，只有五六家是印度教徒。

当城里发生骚乱时，阿努布辛赫医生就叫弟弟到他这里来住。他们胡同里住的都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这个地方比较安全。但是伊什尔辛赫说，他住的胡同里只要有一家搬走，邻居们就会失去勇气，邻里的穆斯林就会嚣张起来。他从哥哥那里拿走了枪支弹药，放在家里。

看到伊什尔辛赫拿回枪支，阿默尔高尔很吃惊。伊什尔辛赫亲切地对她说：“你哪能懂得枪，你从来没有见过枪吧？”阿默尔高尔是退休大尉的孙女。她说，她家就有枪。爷爷喜欢打猎。爷爷的土地边上有个湖，湖里飞来很多水鸟。爷爷早晚出去散步手里总提着枪。有时孙子孙女在家，他就带他们一起去。阿默尔高尔已经好几次用枪打过水鸟了。每次爷爷教她射击，可

怜的阿默尔高尔的肩膀就得痛上两天。

八月十九日晚上，大市场的印度教徒遭到袭击的消息传到了伊什尔高尔的哥哥的胡同里。穆斯林警察怎么能靠得住呢？从兄弟的胡同里来了大约五十个男人，带着枪支援大市场的印度教徒来了，但是在他们到达之前一切几乎都平静了。由于听说全副武装的印度教徒到来，穆斯林们事先便逃走了。阿默尔高尔手里拿着枪晕倒在二层楼的窗户下面，她的衣服被鲜血浸透，怀里的小女孩早被枪弹打死了。她的丈夫伊什尔辛赫也中弹身亡。

阿努布辛赫说：一个弱小的女子能打多少枪呢，也许只打了三四枪。突然她右边的锁骨开放性骨折了。肩下部的手臂上打进了一颗石子，还有一颗石子擦过膊骨。她是在昏迷中被人抬回家的。在难民营里住了整整一个月，然后到达了贾朗达尔。阿默尔高尔幸好有医生医治，因此才得救。

伯森德高尔说：阿默尔高尔原来是个勤快、有说有笑的人。但是丈夫和女儿的死，以及她本人所遭受的痛苦，两年来使她变得死气沉沉。接着，她也许想到，活着总不能像块石头似地度过一生。她是个中学毕业生。她求大伯子说，她想学点本领。阿努布医生同意了。他也认为一个女子不管怎么样应该去领略一下生活的乐趣。

阿默尔高尔进了卫生学校学习。一九五一年，在提鲁出生时，她把一切本领都掌握了。她来到了甘达家。甘达和甘娜格把她当作知己，喊她“阿默尔”或“阿默罗”①。奈耶尔、布里和吉尔对阿默尔也深表同情。布里称阿默尔是“艺术家的作品”。甘

---

① 都是爱称。

娜格在吉尔面前对阿默罗的品德和美貌大加赞赏，连吉尔也说：能见到这样的青年女子是莫大的荣幸。

阿默尔对于大伯子和嫂子来说并不是负担，他们也没有这样认为。他们出于同情作出了这样的打算：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什么让一个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女子在孤独的痛苦中度过一生呢？如果阿默罗同意的话，那就让她再结婚吧。他们自己不想说这种话，但暗示她这样做是不会遭到反对的。贝蒂医生经常邀请吉尔来家做客。有些人就看出，阿默罗对吉尔有好感。甘达和甘娜格在这方面也看出布里还有点妒忌呢。

伯森德高尔在甘达耳边嘀咕了几句，甘达跟奈耶尔商量后，秘密地跟甘娜格和布里说了这件事情。甘娜格保证说，她会去说服吉尔兄弟的。

甘娜格内心的愿望是吉尔能早点成婚。她愿意给予一切帮助，她想对吉尔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进行回报。吉尔结婚以后，她就可以更加坦然地跟他在一起了。

吉尔回答她说："你说什么胡话，我根本不想结婚。"

甘娜格一有机会便劝吉尔说："你自己说能见到她是莫大的荣幸。还能有比她更好的女子吗？在你的交际活动中有机会她给客人朗读朗读，说说话，你瞧有多美啊？她的性情很讨人喜欢。"

"对，这位女子是很好，但是因此我就应该准备和她结婚吗？真是无稽之谈。这种事我可从来没有想过。"

甘娜格仍然坚持，说道："我们大家看你们俩都觉得挺般配的。跟她结成良缘，再合适也没有了。"

吉尔被这种一再重复的话激怒了，说："要我结婚的含意是什么？难道就为了传种接代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永远不去

贝蒂家了。"

这件事情经过一些来回曲折，终于过去了。吉尔在贾朗达尔跟甘娜格单独在一起许多次，他却从来没有暗示过想抚摸一下甘娜格，也没有暗示过要使他们的谈话产生一种神秘感。甘娜格完全清楚，吉尔一点也不喜欢布里。他留在贾朗达尔完全是由于甘娜格，所以他心里十分痛苦。吉尔收到过来自德里的几封信，说那里有极好的机会。从这一系列事情，甘娜格对吉尔很感激，尽管她与吉尔并没有形成什么特殊的关系，她只是信赖着吉尔。她想，他真是一个有节制的、意志坚强的男人。她对吉尔暗暗萌生了爱慕之心。

甘娜格在阿利根杰工作的时候，是把杰雅留在家里一个人出来的，那时候她在德里又与吉尔相遇。当时吉尔知道，布里和甘达来劝甘娜格没有成功。吉尔把她约到拉杰卡德，便于说话。他听完一切情况后问："……难道这是最后决定吗？"

"完全是最后决定。"

吉尔劝她说："光凭自己的意愿和信心是不能处理好事情的。可能的话，你应该从家庭和社会考虑，再好好想一想。"

"能考虑的，我都考虑过了。……我大不了自杀。"

"我有些担忧，希望这种回忆永远不要成为自暴自弃或羞怯的包袱而占据你的心灵。"

"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会这样。我承认我有错误，我想把它遗忘。谁爱说，就让他去说这是一种罪恶。我不想再忍受下去，我愿意接受对这种罪恶的惩罚。"

每当甘娜格从阿利根杰来到德里，她总是要见见吉尔。两个人单独散步，走得很远很远，有说不完的话。吉尔的举止仍然像在贾朗达尔时那样。甘娜格放弃阿利根杰的工作来到德里以

后，吉尔的举止却变了。

甘娜格正处于一种奇异的痛苦之中。要抑制吉尔的感情，首先必须克制自己，必须用全身心的力量克制住自己。

吉尔生气说："现在你还在躲我？我们不能成为夫妻吗？你像我不喜欢阿默罗那样不喜欢我。"

甘娜格由于自我克制带来的痛苦而恼火地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当然，你不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实际情况你不知道吗？在你看来叫我成为一个偷鸡摸狗的罪人，被人瞧不起才满足吗？我有什么？我才不会自暴自弃下去，我宁可跳朱木拿河死去！你为你自己想想吧！在别人的眼睛里，你会处于什么地位呢？博士先生，杰塔兄弟，达拉，他们会怎样看待你呢？你要弄得你自己和我都没脸见人吗？……"

甘娜格痛哭流涕，劝也劝不住。一向是如此严肃、宽厚、明智的吉尔在她身边也显得软弱无力，无法可想。甘娜格在吉尔面前，也是一副束手无策的神情。甘娜格总是偷偷地哭泣。她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定决心不再单独与吉尔见面。

甘娜格给吉尔去了个电话，告诉他六点钟在拥挤不堪的咖啡馆会面。吉尔来了，但是在他到达之前跟吉尔和甘娜格认识的官方新闻记者米德尔已经在座了。一位从外国政府那里取得资助，从事关于印度舞台研究的赖娜夫人也在那里。吉尔来到后，大家挤了挤为他空出一个座位。

甘娜格后悔来这么个地方。在咖啡馆里怎么能安安静静地说话呢？全部时间都在谈论总理的行动，……总理什么时候工作；每天各种报刊上都有他的讲话，每个星期总要有一次奠基典礼和开幕式，艺术展览会的开幕式，儿童大会的开幕式，某座大

桥的通车典礼；遇到有旅游业者会议，或者哲学讨论会，总理总要出席开幕式。总理出访、视察和演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总理每一次出访总有四、五百人在忙于筹备工作，这笔花费有限度吗？总理经常说，这不是演讲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而他自己却是天天演讲。

甘娜格在咖啡馆里没有能跟吉尔说上话，为了能说话，两人从格纳德·布莱斯商场出来一起步行。现在已经七点半了，天色有点发黑。甘娜格想八点钟能回到家里。她挤出人群，刚走到巴拉肯巴路上就说："我得说一件特殊的事情，不过你首先得发誓：同意我的请求。"

"我哪一件事没有依你？"

"然而这是件特殊的事情，所以我要你发誓。"

"你想让我发什么誓？"

"你发接受我请求的誓言，我才把事情告诉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发不发誓？"

"是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吗？"

"对，很特殊。"

"这样限制合适吗？"

"请你相信，我不会做出不合理的事情来的。"

"你不相信我吗？"

"是的，所以我才让你发誓。"

"好吧，我发誓。"

"他又从贾朗达尔给父亲来了封信，他在信里说，他这样等下去要等到几时，应该有个限度，要是他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就别责怪他没有耐心。父亲已经说过，保持这种没有任何实质

内容的关系是没有好处的，那不过是法律约束。这样的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除了精神痛苦没有其他可言，结束这种关系是合理的。父亲问我，我同意了。父亲说给姐夫去封信，让姐夫跟他说说，希望心平气和地以法律的方式结束这种关系。”

“离婚？”

“那还有什么？”

“父亲亲口说的？”

“这话是我在说。”

“一年前我就在说离婚，我说错吗？”

“我自己怎么说得出口呢！”

吉尔和甘娜格到了门蒂大厦的环行道上，出租汽车站的旁边。吉尔举起手喊道：“出租车！”

“唉，干吗？”甘娜格表示异议说：“我们边走边说。”

“在车里说。”

出租汽车来到了路边，吉尔用手臂搂着甘娜格的背，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请求说：“为了庆贺这件事情，你得给我一个吻。”

甘娜格虽然处于稀里糊涂的状态，但她仍以过去下定的决心用手把吉尔的肩膀推开，离他远远的。她很快地说道：“你听着，你听着，你已经发誓同意我的事了。”

“什么？”吉尔用颓丧的声音抗议说。

甘娜格紧闭的双眼流下了泪水，说：“请原谅我。”接着，咬住嘴唇说：“只要这件事情定不下来，你别碰我，就像在贾朗达尔时那样在一起。”

吉尔沉默了。

甘娜格又哀求说：“吉鲁①，一切都依靠你了。你很坚强。我

---

① 爱称。

不相信自己，但是相信你。我跪下求你，帮帮忙吧！只不过还有半年时间！”

吉尔一动不动，默默无声。

“吉鲁，你别生气！”甘娜格很害怕地请求说。

“好吧。”

十七

一九五七年初，人民院和各邦的立法会议即将举行新的选举。国大党政府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远在选举举行前一年，即一九五六年初，就想执行第二个庞大的经济计划。

政府领袖们也由于自己局限的目光而看不到前景。人民是比大象的巨大的身躯还要大的群体，政治领袖们把接触到的一部分人民看作是人民的整体，这种想法体现在全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之中。

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国大党政府的总理，以及支持他的一些领导人，把希望寄托在采取各种全国性的手段上，在国家控制之下运用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计划来获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不少有影响的国大党领导人担心计划的这一形式会使人民失去兴趣。于是，国大党的总理通过国大党的各种出版物安慰人民：国大党的社会主义式的政策的决议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主义，其含意是使独立自主的私人企业的政策摆脱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恐怖。全国的大部分刊物把采取各种全国性的手段在国家控制下发展工业说成是民族利益的刽子手。

在这场惊慌的骚动中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件。一九四七年，国大党政府从英国政府那里取得了统治的权利，于是便决定把

为英帝国政府的印度首席司令官建造的宫殿式的楼房“旗杆大厦”作为国大党政府总理的寓所。

国大党总理把自己看作是穷苦人民的代表。他觉得住在宫殿式的楼房里是极其荒唐的奢华行为。他建议，对于印度总理来说，他的寓所应该像英帝国首相的住宅那样普通朴素。

政府公共建筑部为建造适合总理居住的“普通朴素”的房子做了四十万卢比开支的预算。听到这样浩大的开支，总理深感不安。他提出私人筹划十万至十二万五千卢比就可以建造这所房子。他不得不推迟建造“普通朴素”的新房子的建议。从节约考虑，他同意进宫殿式房子去住。反对在国家控制下发展工业的人们把这一例子作为自己这一派的最大的理论依据。

总理和制订计划的人们不打算以这一例子去接受这样的说法，即由于在国家控制下造成浪费，工企业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他们把政府安排下的这一例子看作是英国统治遗留下来的混乱和浪费的明证。

这个消息使得在人民群众中经常进行的反对敲诈勒索的谈论又升温了。跟达拉熟识的人和邻居都知道，达拉平时不受贿，因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她面前谈论和抨击贿赂和勒索现象。达拉知道，人们不在受贿的官员们面前谈论这种事情。她也知道，由于她不接受任何贿赂，从她那里谁也不可能得到特殊的帮助，所以她算不上是个好官员。人们觉得方便的是：他们获得了一个机会，而当官的也化缘似地得到了五百至一千卢比，双方都有好处。大叫大嚷，大吵大闹，说要制止敲诈勒索和贪污受贿，然而只停留在表面上！因为受贿者有利，行贿者也有利，只是政府和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在明白事理的人看来，这种忧虑是一种与己不相干的灾祸，有谁去受这份罪！

尔登经常行贿，也经常骂受贿者。达拉对此很反感。尔登在她面前说得很清楚："要是每辆卡车每年不给交通警五百卢比，每个十字路口每月不给点钱，那么卡车就开不了。有时候说你超载，有时候说你超速，有时候借口核对驾驶执照，让你把车在马路上停着。他们不过用手指一下，就让你去警察局受审查，在那里会待上一整天，还要花上四、五十卢比。每天都有卡车司机在法庭里站着。谁受得了这种罪！我们不得不省吃俭用去行贿，而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

在这种事情上达拉并不同情尔登。她说道："你怎么没有得到好处呢？在整个市场里你可以随便停车！把马路都堵了，因此而发生多少事故啊？行人过不了马路有多苦恼？你的其他的伙计为了装卸货物，把人行道围得死死的，把公共场所当作私人的领地，我看到有些过路人头昏眼花摔倒在地上。你注意过没有？"

马图尔对当局的政策和涣散的状态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一口气不停地说：手中有了实力和时机而不去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实属少见。人们都看得到，警察、听差和雇员都在索贿。我要问一问，当局从最高领导人起到像脚拇指那样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止，有谁不在谋取非法的利益？谁不靠索贿来养活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你跟我说说看，在执政的人中间有谁不抚养家庭？难道政府雇员们一看到贿赂都走开吗？官员们不接受馈赠、不接受礼物的法令早已制订了。可是这样诚实的官员是没有的，他们会遵守法令的各种条款不受贿。人民群众的死活，他们从来不管。税上加税，物价涨了又涨，政府报告里生产在增加，而市场里物价在飞涨。我们看不出各种计划有什么成效。百姓的几十亿卢比都流进了百万富翁和政府官员们的口袋里了。你到帕

克拉和南格尔去看看，花百姓的钱买了这么多的水泥，以致于在帕克拉五、六十英里四周，所有的房子都是用水泥造的。水泥是工厂的进益，是承包商们的进益，是政府官员们的进益，是纳税人的损失。水泥里多掺沙子，四安那的费用作一卢比估价，而在这四安那中还要吞没三安那。用沙子来替代水泥而建造起来的堤坝倒了的话，谁遭受损失？弥补这种损失的不是工程师，也不是承包商！

纳罗德姆当了生产经理之后就去西德尔布尔武器工厂了。他每次回德里总要跟达拉见见面。他在工厂里对周围的涣散状态和索贿现象很生气，见到有人企图掩盖这种涣散状态和索贿现象他更加生气。他意识到，为了能走一条忠诚的道路而不跟父亲的企业合作仅仅是空中楼阁而已。在谈起这件事情时有一次他说过："……谁是忠诚的人？制订法令的立法会议的议员们是忠诚的人吗？这些人从自己的口袋里花去一万五千卢比、两万卢比、两万五千卢比去竞选只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吗？我舅父说起他村里的一个立法会议议员的事情：那个议员在运动时期毫无疑问是进过监狱的。他有十四比卡土地和一幢古老的快要倒塌的小房子。他提出申请在勒克瑙打一眼机井，便得到了五万卢比的政府贷款。或者是说，国大党委员会叫给的。他把房子、地皮典押给我舅父，又借了五千卢比。他在国大党竞选时选上了。在三年半里，他造了两间房子，是个拥有六十比卡田地的主人了。从警察局长那里又得到一半的股份。他通过政府什么都做，自己当代理。他叫人给我舅父捎信：派人给我送罐酥油来。舅父不仅不收他的钱，还得讨好他。到时候，他又来要这要那。"

达拉不爱听这种抱怨，然而在她自己的住宅下面的各家商

店门前就有这种情形。各家家具店、饭店门前的马路经常被堵塞。店员都把柜子成对成对地放在外面马路上,“展览”越搞越大。交通警察在公共场所收取两卢比或四卢比的占地费塞进口袋,便一切都算了事。但住在附近的居民进进出出却深感不便。德尔瓦尔先生和达拉坐汽车进出都觉得头痛。人人都怨声载道,可是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有谁会跟邻居们吵架呀?达拉也在生闷气,想道:大家都不愿吱声,这叫政府又怎么办呢!

有一次,当默尔西这样抱怨时,达拉就说过这种话。默尔西发脾气说:“对喽,你怎么会看到政府的缺点呢?你在政府做事。”

吉尔也在座。他以另外一种方式说道:“人们对自己遇到的麻烦和索贿的现象都不敢吱声的话,那不就标志着秩序良好、治国有方吗?”

达拉没有答理默尔西,而对吉尔说:“人们为了取得获取非法利益的机会而容忍混乱的和索贿的状况存在,那是谁的过错呢?”

纳特博士很了解各个自主企业的各种花招。他也明白,自主的企业主和私营的企业主为了逃避超收部分的所得税,就加大生产成本和管理费,尽量缩小营利部分。他们思想上的原因决不是不想让国家控制下的生产给国家更多的利润和好处,也决不是不想从中抽取发展基金。

加利杰伦·高尔在拉合尔时就是崇拜博士先生的学生之一。现在他还常来博士家。他虽然已经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但到分治时为止,从就业观点来看,他仍然是个失业者。在拉合尔,他是靠收房租生活的,分治后就有必要寻找一个工作了。一

九四八年，他得到了一个印度行政官员的职衔，在征收所得税部门里找到了一个职位。他工作了一段时间，考取了审计员，便辞去职务，领了开业执照，办了个审计事务所，到各个所得税法庭出庭辩护。高尔曾经在征收所得税部门里当过官员，所以有宝贵的经验。他开办的事务所里有一名会计和五名职员，业务是审查贸易业务文件，证实文件正确无误。他有营业执照，经他事务所审查过的帐目，各个法庭从法律的角度上都不得不予以认可。

高尔对揭露反对国家对企业实行控制者们的论点是很有热情的。他毫不心虚地说："……我要是不为他们省去三、四十万卢比的话，那么他们怎么会给我三、四千卢比呢？我的职业是合法的，我有执照。"他指名道姓地述说着。那些人以四万卢比的年薪聘请了几个退休的所得税征收官员做日常咨询。他们掩盖自己的利润收入，每年都得花三、四十万卢比去编造帐目，长此以往将免缴多少税呢？这一切都靠法律，都靠强硬的手段。这种机会在生产处于国家控制之下时就不会再有了！

马图尔和吉尔当着纳特博士的面就表示异议说："到时候可就被负责监督和生产的官员们吞没了。"

"为什么？怎么会被吞没呢？"高尔反对说："既然从私人资本那里获得好处的机会没有了，自身不得不申报积累资金的帐目，那么哪来的钱给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呢？在甜食店里干活的人偷偷摸摸地吃糖果，能吃多少！"

吉尔解释说："你是在想象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大党的部长们作出保证说：社会主义的方针是为了使国家摆脱极权主义。"

"由他去说吧！如果必须使用国家的力量和各种手段发展

国家的工业化，那么就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不然，国家的计划就执行不了。”

面临这样的时刻，达拉在思考一件事情：人们为什么对未来没有信心？为什么经常会首先想到失败？……

在国家监督下进行生产应该说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对于这件事情萨利斯博士和纳特博士是最清楚不过的了，然而他们的见解并不充分，信心也不充足。为了能使这一个政策通过政权付诸实施，本来就应该有个明确的纲领和统计数字。为此，纳特博士的处正在着手准备这种数字和提出这样的报告，他的办公室必须与其他的政府办事机构不断取得联系。正由于这种原因，从去年开始他的办公室在夏天就没有搬到山上去，总理对每年夏天各办公室和各官员进山避暑的英国风俗也并不欣赏。

杰塔觉得在这个课题上自己搜集来的数字是最有力的明证。为了帮助纳特博士，他保证在七月十五日傍晚之前递交一切资料。杰塔组织好几个伙伴投入了这项工作。达拉擅长计算，杰塔让她也给帮忙。她坐在电扇下工作了好几个深夜。达拉保证送他们去博士那里。那天傍晚杰塔是坐纳罗德姆的汽车去的。达拉带吉尔和甘娜格同去。他们来到博士家，博士不在家。他们等了几乎有一个小时，博士才回来。

博士一到家就为自己姗姗来迟表示歉意：“我被一件令人奇怪的麻烦事拖住了。……”

那天下午总理在德里主持了“印度人口科学会议”的开幕式。萨利斯被列入组织者的名单，他邀请纳特出席会议。纳特博士应邀出席了。

纳特博士不高兴地说：“请想一想，接待委员会主席请求总

理主持会议开幕式时称呼他为'我们的科学家总理'。总理要是在人口增长和粮食问题上发表演讲的话，那么就得说上几十分钟。正如他有习惯，每句话都要重复三遍。要把他的话理解透彻是困难的。他对主题都不清楚，有什么必要讲话呢？

"萨利斯博士被邀讲几句话，他忍不住说：以总理在人口和粮食问题上发表的见解为基础制订全国性的纲领，将是一种冒险。这种见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见解，可是这种见解并不符合科学原理。

"总理生气说：'你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上都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以致于完全机械式地思考问题。科学应该经受实践和广泛的生活的检验。……'"

杰塔用手支撑着面颊在专心一致地听着。他眨眨眼睛问道："总理所说的话的含义是什么？他本来就不应该接受主持这样的科学分析座谈会的开幕式。"

"可是人家邀请他参加。"达拉说。

吉尔说道："大家都知道，总理乐意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他们才邀请的。"他盯着博士，"博士先生，总理确实认为自己是科学家吗？人家称呼他为'科学家总理'，他没有表示异议吗？"

博士回答之前达拉抢着说道："德里大学已经授予总理'科学博士'的学位。在这个问题上总理有什么过失呢？"

"总理自己不清楚吗？他是个政治家，不是科学家。"甘娜格说："接受这样的学位是对拍马屁者的鼓励。"

"给总理的眼睛里抹点酥油，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他就会相信您对他所说的一切。"吉尔出主意说："我在勒克瑙时，如果早晨清道夫不来，我们的胡同没有打扫，那么可以认为，也许总理已经从德里来了。那天所有的清道夫都被叫去打扫大街欢迎

总理了。不管百姓是怎么生活在臭气熏天之中，只要让总理见到大街是洁净的就行了。官僚的诀窍就是应该让比他高一级的官员满意。”

甘娜格接着说："政府官员管的是写报告，把文书档案整理完备。假如国家的生产业务按照这种方式进行，那么……”

杰塔深表忧虑地说："生产管理没有工人们的代表权……”

“请等一下。”博士暗示自己要说话。他还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呢。他叫来普伯辛赫，吩咐沏茶，然后说："假如我留在那里喝茶，那么回来就更晚了。”

“我去帮忙沏。”达拉随普伯辛赫一起走了进去。

达拉在会客室隔壁的房里插上电水壶帮普伯辛赫沏茶，传来了纳罗德姆的激动的声音。她明白，谈的是西德尔布尔工厂的事。纳罗德姆是请假来德里的。他一到就在达拉面前表示对那件事很气愤。他抱怨各个工会的混乱状况，跟杰塔还大吵了一场。他想把这件事情也跟纳特博士说说。他深信，赋予工人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代表权，对生产，对国家利益，都将是绝大的损害。

当达拉跟普伯辛赫一起端着茶回来时，纳罗德姆正在对纳特、吉尔和甘娜格说："我曾经给主管人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没有必要在磨床上抛光两次去除掉车轮上的毛齿。主管人对此非常理解。但取消两次抛光，成本就会下降，那么磨床车间的工人就该被扣除一小时的工资。于是工会贴出罢工告示，主管人腿就哆嗦了，因为他害怕说他控制不了局面。他对我说，我要通知他们，我们的机器比巴博拉工厂的机器旧，干不了那样利索的活，附加两次抛光是必要的。我不准备这样。主管人推迟下达减少工时的命令，把工会告示中声称罢工的事写信告诉了董事

长。董事长打来了电话，讨价还价地建议说，不要造成罢工，为什么不把情况讲清楚呢？

"工人们反对每一个节省工资、降低成本的改革。他们决不打算把十个工人的工作让八个人去干。"

"大家都害怕失业。"吉尔插话说："应该保证他们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

"有保证，可是他们不想调去别的工厂。对于他们来说，舒服是首要的事情。八个小时中有两个小时要在逗乐中度过。管理人员一点都说不得。要是说了，就会挨打。要是有跟工人对立的行动，工人就罢工。当官的知道，在罢工的情况下，政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罢工会使政府的热爱人民的外衣被剥去。因此，对于官员们来说，必须在报告里把情况美言一番，使人看到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合情合理的。他们顾的是自己的工资和使政府满意，可是这对工厂、国家、人民都是欺骗。我白白地陷入了这场纠纷之中。"

"这对国家是最大的欺骗。你为什么不给报纸写篇稿子？"甘娜格对纳罗德姆说。

"别这样贸然行事。"纳罗德姆警告说："这是政府的秘密。然而您看看，工人不关心国家的利益，官僚不关心国家的利益，部长也不关心国家的利益。工人希望少干活多拿工资。官僚的任务是为了自己的工资不断给部长写出令人满意的报告。部长得再次参加竞选，他们怎么会激怒百姓呢？"

杰塔很详细地解释说，如今工人们认识到自己是被剥削者，就采取反抗的行动。只有赋予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参加生产管理的代表权，才能使他们对生产有责任感。

纳罗德姆不相信工人，他继续说道："这根本不可能……"

“你究竟想什么呢？工会能被取消吗？”博士打断他的话，要他回答。

“在这种民主体制下办不到。独裁才是唯一的办法。”纳罗德姆表示出坚强的信念说。

“你想使总理成为独裁者？”

“如今只有依靠独裁。独裁才能把国家从倒退的道路上拉回来。”

“假如不让他看到真实情况的人们围住他，那该怎么办呢？”

“而现在难道没有围住他吗？”

达拉已经看了好几回表了，她对辩论感到厌倦。这些话她听过不止一回，已经听过好几百回了。辩论只不过是辩论而已，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她一见有机可乘便说：“博士先生，现在我们想告辞了。”

达拉是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忍受了超过她所能理解和想象的一切的。她只能把以往的一切说成是命运对她的捉弄。如今，七年的有成就而又惬心的生活使她产生了自信心，她相信自己的理解和实践。可是眼前她又一次陷进了奇特的境地，感到束手无策。去年八月，当她从诃努曼①庙回来时，在布伦黛伊皇后道上全身被雨淋透着了寒。从此以后，她的身体就逐渐衰弱下去了。

灾难和烦恼何时单身而行？在达拉身上也是相伴而来的。

五月，一个星期日的中午，邻居德尔瓦尔的用人凯姆辛赫和达拉的用人布尔苏一起来了。他们彬彬有礼地在达拉面前的地

①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

板上端端正正地坐下，说：“主人，我们有一个请求。”

凯姆辛赫代表在邻里从事家务劳动的用人请愿说：“主人，您在这里是个大官。只有您才会主持公道。我们只有向您提出请求。在这个地方，还有谁会听我们说话呢？主人，在新德里，在一些官员的家里，干家务劳动的用人白天有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每星期有一个傍晚的假。在各个大使馆里，星期日还放假。下面旅馆里的用人们还有午休。主人，我们也是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得干活。主人，我们也应该有休息的时间。”

达拉从凯姆辛赫表现出来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中意识到他对权利的要求和他的请愿的严重性：此刻是很有礼貌地提出请求，过不了几天就会以罢工来威胁。在德里的干家务活的用人中间已经新刮起了一股风。干家务活的用人的新花样和他们的已经提高了的工资使所有单纯的人都感到苦恼。她自己对像布尔苏这样的傻小子每月给十八卢比，还管吃管穿。不管布尔苏的理解力有多肤浅，但他总认为自己跟凯姆辛赫相比当用人的时间长。凯姆辛赫每月挣二十卢比，那么他也早该拿二十卢比了。他知道，在德里不怕找不到当用人的差事。只要换个地方就可以多拿两个卢比。当然，在女主人家舒服一些。在治病时就会想到要感谢女主人给花的钱，然而对他来说每月两个卢比的损失要忍受到几时啊！

达拉不是不熟悉情况。在一九五二年前，她自己没有雇过用人，可是她知道，默尔西每月给金莫十二卢比，还管吃。在拉合尔时，她家胡同里的布尔普德亚尔博士、迪万金德和克西达拉姆家都雇有用人。那时候用人的工资不再是八至十卢比了，也许是十二卢比吧。用人们一声不吭地从早晨主人醒来之前一直干到晚上主人睡下之后。他们对休息和放假是丝毫不抱希望

的。

达拉也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纳特博士那里有两次花二十五卢比和三十卢比的月薪雇了用人，谁都没有把活儿做好。普伯辛赫生气地说："这帮小子混透了。先前，饿得从山里逃到这里来。现在那里什么活儿都能找到了，只要到那里看看，政府机关在接连不断地设立。再说没有别的活可干，新马路也在修筑。半卢比、一卢比一天的工资在那里不难挣得到。现在来的都是些寄生虫，不干活想白吃，尽偷主人的东西。这帮人白吃人家东西也不害臊。真不要脸……"

达拉想：凯姆辛赫所以到她面前请求，是因为她本人跟杜尔加说过给伯母请个用人。不管怎么样，凯姆辛赫替布尔苏出面说话，并且让达拉为住宅区里的用人们主持公道，其用意是什么呢？在这件事情上邻里们的态度将会怎么样呢？达拉都很清楚。

达拉说："布尔苏有什么话要说，自己说吧。你有什么必要替他说话呢？你有什么话要说，跟德尔瓦尔先生说去。"

凯姆辛赫从达拉那里得到了冷淡的回答之后，仍然有礼貌地说："主人，他是个老实人。他跟我说，你去跟女主人说说。"

"不，你没有必要打扰别人。你不用替他操心！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说，跟德尔瓦尔先生或夫人说去！我管不了别人的事。布尔苏有什么难处呢？我每天十点钟出门。从十一二点到下午五点他有什么可做的呢？整天睡觉，闲游。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凯姆辛赫仍然没有站起来，双手合十，咳了几声说："主人，在您家里谁会给您找麻烦呢。主人，您待他像孩子一样，可是，主人，人总会有些自己的事情！"

“布尔苏觉得有必要，那他自己会说的，你走吧。”达拉结束了谈话。

过了三、四天，布尔苏低着头，搓着手，一只脚的拇指擦着另一只脚的后跟，羞羞答答地说：“女主人，现在从中午到下午五点用人们都放假。姑母不给我们假。”

达拉为了不让他话说多了，便斥责他说：“你别说废话，你从中午到傍晚干什么活了？”

“主人，我出门一会儿，姑母就大吵大嚷。”

达拉更加生气了，说：“你是来告姑母的状的吧。你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吗？她还骂我呢。她像个母亲那样，对你像孩子一样宠着。你的妈妈就从来不说你吗？你说的尽是废话！”

达拉对布伦黛伊说：“你放那个死鬼两三个钟头的假吧。现在的时代就是这样。人倒靠得住，从来不偷偷摸摸的。要是死鬼跑了，那你就更够呛了。”

布伦黛伊对布尔苏胡说八道一事大声指责说：“整个中午像鳄鱼一样睡。叫他去买两安那的东西，去了两个小时才回来。只要想走，就一声不说溜走了。我怎么啦，他乐意逛来逛去，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达拉责备布尔苏：“干活就要像个样子。你总给姑母找麻烦。你要是不问一声，那就什么地方都不许去。你自己有事情要出去办，那就讲一声，一个小时到五个小时都可以出去。但得准时回来！”

还没有过一个星期，老伯母和戈兰黛伊来达拉家抱怨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的？你让我们作难。用人们都在说，你下令给用人们每天放四个钟头的假。”

达拉辩驳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跟住宅区里的长老

会[1]没有任何关系。我跟别人家的用人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什么。”可是达拉的这种辩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老伯母家的两名用人开始从一点到四点溜走了。戈兰黛伊家的穆尔里也是这样。用人们说：当官的女主人给布尔苏放假了。所有地方的用人都有假，我们也要放假！所有的用人都聚在一起玩纸牌，玩贝壳牌了。

老伯母生达拉的气，开始进行反对达拉的宣传，说："她怎么啦，她家有什么活儿？花几个钱给上岁数的姑母雇个用人。她自己在机关里有的是听差，爱使唤就使唤。她看我们受罪就乐了。”

戈兰黛伊也跟着老伯母说一些气愤的话："要是她说没有用午休假来挑动他们，那我把穆尔里叫来，当面对证！这就有戏看喽！”

达拉不打算把用人们召集起来到长老会去驳斥他们散布的谣言。这样做不过是当着邻居们的面跟用人们吵次架而已。

戈兰黛伊站在楼梯上大喊大叫，指桑骂槐地把话说给达拉听："……要摆官架子，要摆坐汽车的神气劲儿，到自己家摆去！我们不吃别人的饭，不受人欺压。人家养得壮壮实实的，什么也不需要做。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家里有什么活儿啊！瞧别人拖男带女，心里就妒忌。算啦，不管有没有拖男带女都得托老天爷的福养得壮实点！”

邻里中有教养的人也都把达拉看做是在煽动用人们，因此对她很不满意。

---

[1] 印度的一种裁决纠纷的群众组织，经群众协商由五名年岁最大、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这在印度农村最普遍。

达拉开始懊悔了：她为什么要住在这幢房子里呢？一九五三年时，她在费罗兹沙赫路上新建的政府住宅区里可以分到四间一单元的住房。当时邻居们十分热情，说什么也不让她搬走。达拉自己也思忖，住那么大的地方谁料理得过来？何必花这么多钱去图个舒服呢？四间房子的房租要在工资里扣除，还得雇一个用人，每月得损失一百卢比。经济部助理副秘书锡杜殷切地恳求她发发慈悲把房子让给他住，所以这才没有搬去。现在，她后悔了：当初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那边的邻居都是些讲文明、讲礼貌的人，永远不会有这些烦恼。她有时想，这样吵吵倒好，可以像赫尔达尔小姐那样住"女工公寓"去，但把布伦黛伊安排在哪儿呢？

达拉处于这样的苦恼之中，没有一个人安慰她。梅赫达的妻子瑟罗杰把所有邻居说的话都搬给达拉听了，最后还表述了自家的难处。这些话自然不能使达拉满意，她的心越来越沉重了。

达拉经常走动的不过四、五个地方。在默尔西家，时常听到的是杰塔的政治性的谈论和对政府的抨击。她对这一切完全厌倦了。对政府什么也没有办或在一天之内都能办成的说法，她是难以同意的。希萝呢，对达拉的婚姻十分关心，超过默尔西。她相信，达拉心里没有忘记阿瑟德。她经常痛心地谈论这件事。达拉有好几次不让她谈，可希萝非把自己内心的同情说出来不可。她劝达拉说："阿瑟德已经结婚了，你怎么办！……"

达拉去甘金家，见到的是阿格尔瓦拉夫人那张拉长着的脸。他们相信，完全由于达拉的花言巧语，才使纳罗德姆落进了穷人家女孩的手里。夏玛医生总想带甘金去桥牌酒会或俱乐部。要是换上达斯夫人这样做，那她准被数落一通。

达拉对别的熟人都感到厌烦，当她在家里，布伦黛伊使她感到烦恼时，那么她晚上就去布尔帕·瑟格塞纳家。

布尔帕·瑟格塞纳现在是教育部的副秘书。她在秘书处里才能出众，威望很高，大家都觉得她精明强干，说话公道。她对达拉十分亲近，所以达拉对她生活中的秘密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布尔帕自己也感到，她不结婚，在生活中取得任何成就都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当初拉沃德当达拉的保护人那样，布尔帕如今也在为达拉操心。拉沃德是个说话不检点的人。有一天在俱乐部里，拉沃德见到布尔帕对达拉很爱慕，便使用梵语的对句开玩笑说："见到达拉娇滴温柔，唤醒了瑟格塞纳小姐的男人情感。"

布尔帕在没有旁人在的时候就称呼达拉为"你"或"姑娘"。也许除了达拉，她在别人面前难以启开心灵。她经常向达拉讲述她屡次失败的爱情故事，以轻松一下心情。达拉觉得她的故事是夏玛医生的故事的翻版。布尔帕把一切都牺牲在成就和威望上了，现在已经接近退休的时候。将来她怎么办呢？这种考虑使她感到焦虑。她叹息说："孩子，你别犯这种错误。你瞧，我有什么，将来都给外甥、外甥女，那就不属于我的了。这些我却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地积聚起来的。我当女人的德性却被阳光晒干而消逝了，一个女人要是得不到在自己肚子里怀育子女的满足，那么她得到了什么呢？……一个女人理解自己而却不懂得使用任何权利，她既不在别人面前表露出傲慢，也不在别人面前哭泣。……她从来就不会把饭做好去等候别人来吃……"

达拉不爱听这些话。因为听了这些话，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的情景非常可怕，似乎是伫立在寂静无声的火葬场，想大声喊叫！……让生活就像现在这样地持续下去吧。……人生是孤独

的，那就让它孤独吧。……难道我不是孤独一人？……有愿望，那是自然的。可是当任何愿望都得不到满足时，那么自己捉弄自己有什么用呢？想到这些，达拉感到心灵上有一种似乎奇怪的压力。

九月的气候还是非常糟糕。每当下雨，满地泥泞，很难出门，要不就没有风，热得叫人难受。想读点东西，即使读点毫无意义的东西，也不可能。达拉有时想出去走走，可是去谁家好呢？她不喜欢经常谈论那些闲话和去听那些闲话，要是孤孤单单地坐在家里，那她就会陷入种种奇怪的焦虑和惶惑之中。要摆脱这种不安，只有这几个办法：开上汽车转它三、四十英里；或者竭力把它遗忘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之中；或者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得意地在自己的两边眼皮上涂上眼圈，到商场去挤上一会儿。她确实经常去商场，买条价格昂贵的纱丽，或者买点其他什么东西。她想让自己相信：我是深感满足的，我缺少什么呢？我爱什么就买什么，花钱就会得到满足，就像她能为她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

打扮定当出门去转一转，也并不完全是好事。人们的两只眼睛都在盯着她，还听到有人在说自己的闲话。她楼下卖家具的旁遮普人见她坐汽车出来，便向邻居暗示说："你买件黑白相间颜色的？"

邻居回答说："大哥，那是很高级的东西。多贵哪，谁买得起！我们看了都眼花呢。"

达拉很明白，她的衣服几乎都是黑白相间的颜色。汽车也是黑白相间的。在格纳德·布莱斯商场里，从背后会传来声音说："喂，那只货来了！"达拉对那些出卖肉体的女人并不恼怒，反

而想大笑一番，但她咬住嘴唇忍住了。……不让这样的情况出现多好啊。

那天傍晚，达拉独自在家，她想了想，打算出去转转。她身上穿着一条价格十分昂贵的白色乔其纱纱丽。她想，虽然没有看片名也要上哪家电影院去看场电影。接着，她又想起了一件比这更好的事情：到格罗尔花园去，把希萝的男孩和女孩都接来，或者去法伊兹市场把杰雅接来。她要请他们吃冰淇淋，给他们买玩具。她很喜欢和孩子玩，很乐意给他们买玩具。她在想，去格罗尔花园呢，还是去法伊兹市场？她梳理好头发，扎上辫子，在钱包里再塞上一张一百卢比的钞票。这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敲楼梯门。

“谁呀？”达拉不高兴地说。她叫布尔苏去看看。虽然她讨厌孤独，但她却不愿意有人来妨碍她已经考虑好的娱乐活动。

“是博士先生。”布尔苏告诉说。

达拉听说是纳特博士来了，脸上的不高兴的阴影立即消失。她马上来到了会客室。因为天热，博士正在开吊扇。

纳特浑身是汗，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还穿着淡灰色的羊毛衫和深灰色的呢子西裤，这使达拉感到惊讶。

达拉怀疑他身体是否不舒服。在热天里，她除了见到博士通常都穿白上衣或者白衬衣和西裤外，再也没有见到他穿其他衣服。

“你准备出去吗？”

“不，不，您请坐！我在家里待烦了，想出去随便走走，说不定往您公寓去呢。您为什么穿羊毛衫？”达拉问。

“这叫我怎么说呢？”纳特一边在椅子上坐下，一边说：“普伯辛赫办了件叫人又生气又好笑的事。不知道他把衣服送去哪

家洗衣店或哪个洗衣匠那里，洗衣店的收据没有给我。昨天和前天我在衣柜里找了件衬衣和找了条裤子穿。我估计箱子里还有衬衣和裤子，今天早晨一看，什么都没有。早晨去上班时，我去一家商店定做了四条棉布长裤。店里保证说四点钟取货，可是到七点都没有做出来。现在八点了，我还得去。两件衬衣做好取回来了。普伯辛赫也没有来机关，不知道去哪儿了。”

“普伯辛赫上哪儿去了？”达拉焦急地问。

“你不知道吗？”博士问：“你没有看报？你不知道政府雇员界联盟开展运动的事？”

“我在报上看到过。不过，普伯辛赫是自愿待在您那里的。”达拉惊讶说：“如果他现在不想待了，那么前两三天就要说呀。您给我来个电话嘛！”

中央秘书处的听差们的联盟通过决议说：听差是政府的仆人。他们将不给官员家干活。搞家庭卫生、刷洗汽车、送官员们的孩子上学、从官员家拿饭送到机关、为他们端茶拿烟拿槟榔包、或者用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都不是他们的活儿。干这些活儿对他们来说是耻辱。他们只干公家的活儿。他们的责任是：打扫办公室、把热水瓶灌满放在办公室里和来回送文件或信件。干家务活有失他们的尊严，并且是不合法的。他们要制订出几条“机动性”的条款和规定，作为对他们决定的合法支持。

官员们感到听差的行动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不刷洗汽车他们可以接受，然而对抗议从家里取饭、沏茶、倒水这些事，他们看作是耍赖。达拉也是这种看法。达拉没有叫自己的听差干任何家务活。在机关里有时候倒是要吩咐听差给沏点茶，或者用放在茶几上的热水瓶倒点水。因此，按照一般风俗，遇到

洒红节、灯节、恒河女神下凡节和新年，听差向她致意时，达拉总要给两卢比的红包。去年，杜尔加旁代还胆怯怯地双手合十向达拉借了三十卢比给他妻子买药，这笔钱到现在还没有还呢。

达拉在报上见过这条消息。她为了证实一下当前的情况，三点钟时按铃把杜尔加叫来办公室，她没有朝他看便吩咐说："你告诉茶点部的听差，送茶来！"按照通常情况，要茶是不用说的。

过了十分钟，达拉又按铃，再吩咐杜尔加说："你去茶点部提醒一下听差，茶没有送来。"

杜尔加双手合十请求原谅说："女主人，这件事情我没有过错。叫我给您擦皮鞋，有时候给别的先生擦皮鞋，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女主人，既然当用人还神气什么呢？可是自从这帮新来的读过英语的小伙子到机关后，就高谈起法来了。女主人，端端茶水会毁掉我的种姓不成？在这之前我一直送茶水。现在要是我去端茶，那帮小伙子准会骂我，会让我倒霉的。"

达拉的怒气下去了。她想，人为什么这么穷呢？反对贫困有什么不好呢？她想起了西达的话，她对主任收发员是怎么说的啊。听别人传说，还有三四个在机关工作的姑娘也有这种抱怨。……人要被环境压迫多久啊？

纳特博士告诉说：普伯辛赫跟联盟的人坚持说，他是自己意愿的主人，利弊由自己来分辨。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为他的事情说话。他当用人也快满期了，只剩下七个月了。不让他为像博士那样的克己奉公、德高望重的官员服务，那他就准备丢掉差事。

两天前，傍晚六点半，博士回到家里，见到乱哄哄的一片。有三十名左右的听差聚集在屋子的大门前。普伯辛赫怒气冲冲地站在走廊里。

博士惊慌不安地问："出了什么事？"

联盟的人被普伯辛赫的挑战激怒了。秘书处下班之后，联盟的激进的工作人员伯森德拉尔带着伙伴们来到了博士的住所。

一个年轻的听差走上前来鼓起勇气说："先生，我们不是在搞什么暴动。我们是在住宅外面站着。如果某一个听差不想承认联盟的决议，要在官员们家里干活儿，那么我们就要对他开导开导。这关系到我们这个阶层的尊严问题。"

"对，我也不想让反对联盟决议的听差在我家里干家务活。"博士回答说。

年轻人说："先生，请原谅，既然这样，那么普伯辛赫为什么晚上在您家里住？我们知道，他什么活儿都干，做饭，还洗碗。"

博士承认说："普伯辛赫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到现在为止，他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自愿干活儿的。联盟不同意的话，那他就不应该这样做。"博士朝普伯辛赫看了一眼说："我不想让你不执行你们联盟的决议干家务活儿。"

普伯辛赫深深吸了口气朝博士看看。耻辱和愤怒使他麻木了。他转身朝自己的小房间走去，然后提起被褥和铁皮箱来到了走廊。他把钥匙串朝博士面前一放，低着眼睛双手合十行了个礼，一声不响地朝住宅外走去。联盟的人在他后面高呼着"革命万岁"的口号也走了。

晚上九点半，博士接到吉尔从格纳德·布莱斯的一家咖啡馆打来的电话。他询问博士关于傍晚发生的事情，并且说，他有

一位当记者的朋友在说，报上即将发表在博士家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消息，还将刊载联盟秘书赞扬博士的声明。

博士非常殷切地恳求说："吉尔，别让他们在报上登这条消息。我不需要出这种风头。"

吉尔笑着安慰说："我也考虑过，所以才问问您。"

博士在达拉面前表示：自己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他说："我这样对待普伯辛赫，心里很难过。我翻来复去地想了整整一夜，可是在当时情况下我能做什么呢？我怎么能叫他去对抗自己的联盟呢！从集体的角度讲，他们的事情也并没有错。法律也支持他们。他们出于一种改变旧时的精神和激情正在把事态扩大。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并没有做错。"

"您想在哪里吃饭？"达拉关切地问。

"这并不是大问题。"博士不在乎地摆摆手说："德里到处有饭吃。可是我的房子三天没有打扫了。有人来，叫我往哪里让坐？你跟你听差或用人说说，替我快找个人来。"

达拉咬着嘴唇傲慢地问："到现在为止，您为什么不给我来个电话？"

"你听着，布里来过这里吗？"博士问。

达拉对这个意外的问题感到惊讶，说不出话来，只是摇摇头否认。

博士朝窗外望了望又说："计划公布之前，正在举行咨询委员会的座谈会作最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吃饭几乎经常换地方。从旁遮普来的维什沃纳特·苏德也是咨询委员会的。他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国家监督生产的合适时刻。苏德在委员会里发言不多。今天中午，在内阁吃午饭时跟我说，他想到我家里谈谈。我家里这种情景怎么能叫他来呢。我觉得去他住处比较合适。他

住在焦西亚家里，我就从那里来。布里也跟苏德在一起，他不知道你的地址吗？可是甘娜格……嗯，对。”博士推测着，不说下去了。

达拉转过眼去没有做声。

博士在椅子里转了个身说：“真是个怪人，说话还端着架子。我是说苏德。布里对他总是唯唯诺诺。我猜想，苏德也许早就跟布里谈起过我了。人们都在诅咒官僚作风。苏德是十足的专制作风，做生意时只许别人听从他下的命令。他不听我说话，自己结结巴巴地‘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地说个没完没了，那是什么论据？那是什么做法？真是个怪人。”

达拉心急地朝博士看了看。

博士又说：“苏德说，就算这个计划可以使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可是谁去执行计划呢？执行计划首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计划倒是很好，可是，要是新的大选的结果产生另外一个反动政府，把这个计划说成是不切合实际而予以废除，那怎么办呢？如果把第二个计划的基本方针在大选前予以实施，那么国大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的信赖和合作。这个计划对他们来说是最直接的共产主义威胁。如果国大党在组阁中没有能获得成功，那么将有谁去执行计划？计划将成为自杀。

“布里提出论据支持苏德。……国家资本觉察到形势对自己有利，就会从市场收缩。西方国家看到我们的政策有极权主义的倾向就会缩回援助之手。不要只以经济理论，而必须从实际的政治观点去观察计划。

“苏德向我提出警告，要是国大党政府想执行某个计划的话，首要的切合实际的目标应该是国大党政府的稳定。

“我对苏德先生说，未来的大选怎么样，这不是计划的课题。政治前途只有政治家们知道得最清楚。我们只是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去安排制订计划。计划里根本不存在给共产主义或工人阶级专政提供机会的问题，却是试图在我们不发达的情况下利用全国的资财和全民的责任去担负独立自主的私人企业所无法担负的重任。我认为目前国大党就是这个方针。这个计划的主要基调是总理和内阁定的。我们还要定期向他们汇报这个计划的纲要。

“苏德先生生气了，唾沫横飞地说：‘总理是飘浮的。总理把几十万人聚集在一起接见。事情并不是人人在干。让总理号召大家捐献竞选费用吧，从十几万人那里连一万卢比都不会募到的。总理会去筹集这笔资金吗？社会主义的做法是一码事，然而做法总应该是切合实际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叫我们怎么能接受呢！责任是我们的，他到时祝贺一番就走了。这件事情您一定得注意到。’

“接着苏德谈到了另一件事，真是奇谈怪论，令人吃惊，也令人遗憾，因为我感到那是布里的主意。苏德说，‘你只是个经济学家，探索和研究是你的专业。毫无疑问，你正在把时间消耗在这场纠葛之中，而这是普通秘书们干的事儿。适合于你的地方是“国家探索组织”，待遇也比这里好，还有充裕的时间去从事研究工作，在一、两年时间内就有机会在旁遮普，或者在某所大学里成为大学名誉校长。’苏德还准备对此作出保证……”

达拉一直沉默无言，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轮子是按着轴心转的，话是根据内心的想法说的。我担心这帮人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

博士又说道：“可是我对布里感到惊异，他送我出来时，亲热

地说上了几句，而在苏德面前他却表现得非常冷淡。我先头以为他会来你这里的，我还猜想在我来这里之前他已经来过了。他们将坐夜车回旁遮普。”

“博士先生，我给您拿饭来好吗？”达拉改变话题说。

“我在你这里吃饭。可是我得先去格纳德·布来斯商场，把裤子拿回来，商店八点钟关门。我去十来分钟就回来。”博士把公文皮包和买来的一大包衣服扔在茶几上下楼去了。

达拉朝厨房走去，躺在凉榻上的布伦黛伊声音微弱地问：“博士先生来了，我起来给烤两个饼？”

“不了，姑妈，你不必起来，我去看看。他要等一会儿才回来呢。”

达拉看看布尔苏做了些什么。烤饼还没有做，她对布尔苏说：“我来做烤饼，你去买一巴沃的甜炼乳来，再到下面饭店里买一小碗肉。你快点把饭吃了准备好，你得跟着博士一起去。”

纳特回来吃了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布里：“我见过甘娜格三、四次，她内心里想些什么我不清楚，可是我感到她为人真诚、正直。布里的这种行为也许使她感到伤心。”

达拉同意说：“她是个非常勇敢而又真诚的人。她家里曾经反对这门亲事。我哥哥处于那种情况下，甘娜格仍坚持这门婚事，显得非常勇敢，有牺牲精神。我估计，她一定是对某件事感到难以容忍的失望。她说了很多……”

当博士拿起他的公文包和衣服时，达拉说：“博士先生，布尔苏跟您一起去，在您没有找到其他人之前，他就呆在您那里，好歹给做做饭。”

博士不同意说：“你说什么？你这里的活怎么办？姑妈有病。你跟他说说另外带个人来。你难道上饭馆吃饭吗？你疯

了？”

“不，博士先生！”达拉以坚决的口吻说：“我已经跟他说定了。现在姑妈的身体有了很大好转。”达拉叫过布尔苏，把博士的东西交给他。

由于布尔苏不在，布伦黛伊早晨起来洗完澡便扶着墙和门朝厨房走去。达拉不让她去，说道：“不行，现在你别上厨房，我已经把我们两人的豆粥煮好了。”

达拉有好多天没有进厨房了。进厨房一看，布尔苏扫了一大堆垃圾放在那里。达拉想，男人对打扫厨房和屋子都不感兴趣，干活好歹过得去就算。在博士先生家里不知道情况将会怎么样，布尔苏会干得好吗？三点钟从机关下班后得亲自去看看，还要跟布尔苏好好交待一下。

三点钟，达拉到了博士的寓所，大门关着。达拉按了两次喇叭，没有任何回音。她想也许布尔苏在睡觉。她自己拉开门闩，打开大门，把汽车开了进去。果然布尔苏关上门，开着客厅里的电扇，睡在地毯的正中央。

达拉仔细地看了一遍，布尔苏只是表面上打扫了一下，到处都是尘土和垃圾。

达拉把脏的地方指给布尔苏看，要他干活勤快点，多打扫打扫。她把纱丽边往腰里一塞，叫布尔苏把客厅的地毯卷起来。地毯下面的尘土厚厚一层，不知道积了有多久了。她让布尔苏把屋顶墙角里的蜘蛛网打扫干净，又扫了一遍墙壁。她要他提来了水桶开始亲自擦地板。布尔苏一次又一次地说：“女主人，我来干，您歇着吧。”

达拉回答说：“我打扫给你看看，应该怎么打扫法。”

客厅的地板还没有干，达拉又打扫办公用的房间。她想在博士回来之前把一切都整理好。她对布尔苏说："你把厨房里所有的器皿都擦洗一遍，整理好。"她朝洗澡间里望了一望，里面放着两三条脏毛巾和几条换下来的裤衩和短西裤。没有洗衣服的肥皂，达拉叫布尔苏去买一盒肥皂片来。

达拉打扫完办公用的房间后走进卧室看了看。她看到博士没有叠被子，只用床罩盖上。床单很皱，粗布被巾和线毯也皱成一团。达拉弯下身去挪开铺在床前的小地毯，看到床底下还扔着穿过的衣服。达拉把衣服从床下拉出来，有四条换下来的白色西裤和几件衬衫，她把西裤和衬衫收起来准备放进衣柜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她没有摸过男人的衣服。

手臂里团着博士的西裤和衬衫，达拉有一种近乎异常的感觉，她感到有一股刺鼻的汗味，但她却不想把衣服扔掉。她感到这种味儿似乎很亲切。她意识到这是博士先生的味儿，她用额头碰了碰衣服，没有把衣服放进衣柜里，用手拿着。接着她感到有些害羞：唉，我真疯了。

快到五点一刻了。达拉把一切事情都做完了，布尔苏还没有把肥皂片买回来，达拉感到不安。她想把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快点做完，在博士回来之前回去。她的衣服上和头上满是尘土，这副模样怎么见博士呢？

布尔苏五点才回来。达拉正在焦急，现在离纳特博士回来没有多少时间了。达拉迅速把水桶放到洗澡间的水笼头下面，在水桶里放了很多肥皂片，把毛巾、短裤、裤衩扔进水桶里，对布尔苏说："太阳快要下山了。等我把衣服上的肥皂水漂洗干净，从洗澡间里把衣服一件件递给你，你快点把衣服晾在有太阳的墙边。你还得注意，别让过路人把衣服拿走了。"

布尔苏取来第一批衣服晾上，刚要再去拿，传来了博士的喊声："布尔苏，开开门！"

博士的汽车已经到了寓所的大门口，布尔苏跑去把大门打开。

博士把汽车开了进去，看见墙边晾着衣服便称赞说："好，你真是一个非常勤快的小伙子！把我的衣服全洗了。哪来的肥皂？"

"老爷，是我家女主人洗的，肥皂是她叫买的。"

博士见到台阶下停着达拉的汽车，便把自己的汽车开在达拉的车后停下，赶紧走进屋去。他大声喊道："达拉，这是怎么回事？……"

达拉正在洗澡间里，她为了在洗衣服时不致弄湿纱丽，便把纱丽脱下来挂在衣架上。此刻她正穿着胸衣和裙子匆匆忙忙地在拧干剩下的衣服。听到从洗澡间的被风吹开的门外传来博士的喊声，达拉羞得无地自容，衣服从她手里掉到地上。

博士已经喊了好几声，达拉才开始穿上纱丽，由于匆忙，她的一双手不听使唤，更耽误了时间。

博士很生气地叫达拉从洗澡间里出来。达拉穿好衣服打开了门。

博士就在门前站着，不安地皱着眉头。

达拉羞惭地转过脸去，用手扶着洗澡间的门框。

"你这是做什么？"

达拉背朝他一声不响。

"我很抱歉。好吧，到这儿来！"博士的声音柔和了。

达拉没有朝博士看，低着头说："我没有什么说的。"

"你有必要做这些吗？"

达拉苦着脸，一声不响，用指甲磕着门框。

“你到这儿来！”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达拉傲慢而又羞涩地说。

“你真任性，过来吧！”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为什么？”

“您不能先打个招呼！”

“可是你为什么这样做？”

达拉低着头没有说话。

博士没有办法了，便用手拉住达拉，想把她从洗澡间门口拉过来。

达拉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敌得过一个壮年男子拉呢。她敌不过博士的拖拉，踉踉跄跄地跌在博士的怀里。

达拉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这么大的精神痛苦。在这之前，折磨和灾难早就使她变得麻木不仁、无知无觉了。但在这场思想斗争和精神痛苦中，她的知觉却非常敏锐。国家分治的灾难现在已经过去了，然而这种可怕的地震式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却永久遗留在她的肉体之中。……不管我遭受到了什么，我怎么能去摧毁别人的一生呢？有时候她感到她在继续不断地跌向地狱；有时候她又感到，她想飞往天堂。天堂和地狱都在把她拉往自己的一方，想把她分割得支离破碎。她自己也希望她的身体支离破碎，希望她的身体变成一小块一小块，像树叶似地被风暴卷走，变成纳特脚下的尘土……

纳特局促不安、犹豫不决地向她说：“……你曾经说过，你的

婚姻大事到时候由我来决定。……我的年龄不算太大，你同意跟我结婚吗？”

达拉在给纳特洗衣服时，被纳特抓住了。纳特拉住了她的手臂，她在爱情中如痴如醉，不断地挣扎，却跌向纳特的胸前。此时此刻，纳特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完全意想不到的。然而听了纳特的建议，达拉还是低下了头。

在达拉的会客室里，纳特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面对着面，默不作声，呆呆地坐着，纳特感到很不自在。他带着哽咽的声音亲切地问道：“你什么话也不说吗？”

达拉大声地哭了起来，甚至于不得不站起身来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尽力想止住哭，回答纳特的话。她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了。当她克制住自己从房间里出来时，纳特已经走了。她从窗口往外看，四周早就亮起了电灯。达拉不停地哭了有半个小时。

达拉后悔自已的不礼貌的举动，深深感到羞愧。她想现在打个电话去道歉。她刚把手放到电话机上，眼泪又流下来了。她怕说不成话，就把手从电话机上缩了回来。

到了晚上十点钟，达拉才下定决心把会客室的门关上，拨了电话号码。眼泪还在不断流着，可是她紧咬住嘴唇。

“我是达拉……”话刚出口就犹豫起来了，然而她还是一口气说完了：“请您原谅，我不配和您结婚。”

达拉本来想仅仅说这些，可是纳特立刻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这样说？”

“我说的是真话。请原谅，就是这句话。”达拉作了极大的克制，可是纳特知道她在哭。

“现在你把电话挂上。我会去你家跟你谈的。”纳特说。

达拉躺到床上用纱丽边捂着脸又哭了起来。她想让自己的身体溶化在泪水之中，随泪水一起流去。

布伦黛伊感到奇怪，姑娘怎么啦，一定是遇上什么非常痛苦的事情了吧。达拉连饭都不想吃。布伦黛伊一次又一次地来探望她。达拉生气地把自己的房门关上了。

第二天，达拉不得不向机关告假。怎么去答复纳特呢？除了讲明事实真相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达拉的头脑里不断地想着这一点。

星期日早晨八点，纳特就打来了电话，他亲切地并且不容置辩地说："达拉，如果现在方便的话，我来好吗？我非常急切地希望听到你同意的答复。"

"博士先生，我这里不合适。"达拉以非常平淡的、坚定的声音说："九点至九点半，我去您那里。"

七年以前，在达拉的心里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自杀的念头。当时她欺骗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懦弱地死去呢！到时候再死也不怕！达拉坐上自己的汽车去纳特的寓所，一路在想，今天这种时刻已经来临了。在这样的时刻，她想使自己处于完全平静的状态。

见到达拉，纳特感到惊讶，平时一直出现在达拉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像一个淡黄色的蜡人，使人感到似乎在梦幻中行走。

纳特没有请她在会客室坐，而是把她请进自己的工作室，让她在身边的椅子上坐下。达拉把手臂撑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托着下巴，低着双眼。

纳特给达拉一个喘气的机会，然后用柔和的声音问："不配结婚的含义是什么，讲来听听好吗？"

达拉低着头立即回答说："我身体有病。"这句话在她的双唇

间重复着。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病?"纳特感到奇怪，紧皱起眉头。

达拉还是那样一动不动，低垂双眼，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从来不跟您说假话，一点也不隐瞒。"

"你告诉过我什么?"纳特更加惊讶了。

"我曾经告诉过您。"达拉清了清嗓子说:"本尼哈代的房子被人放火烧着之后我逃了出来。"达拉又咽了口口水说:"从胡同里出来一个坏蛋把我抱走了。"

纳特焦虑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问:"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达拉仍然那样地托着下巴，一动不动，两眼低垂，断断续续地吸着气，然而坚定地往下说:"有时候有非常细微的难受的感觉。"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去治疗呢?"

"一九四八年我跟默尔西住在一起时，我没有认真对待。我跟她说起过。她不相信说，这是不可能的。处女不可能这样不舒服的，是自己多心。他们都认为我是处女。这种事情叫我怎么去跟人家说清楚呢?我怎么经受得住这种闲言碎语和羞辱而去治疗呢?她根据病理说过，可以在人体中隐藏好多年。有时会突然爆发。我曾经想过，出现那种情况，我就不想去接受闲言碎语和羞辱，干脆自杀。"

达拉果断地履行完了自己的职责，她想站起来走掉，但是她的身体却不听从使唤。她的决心和勇气已经使用完了。

纳特望着地板沉默了一阵，然后两眼望着达拉，用很明确的口气说:"对，处女不可能去叫人治疗处女不可能得的病，但是我

有权利和责任去给自己的妻子治病。我得给纳特太太去治病。……”

达拉的身子发抖了，手臂从椅子的扶手上滑了下来。

纳特站起身来为帮助达拉而想扶住她的双肩，达拉用纱丽边捂住了脸。由于纳特接触到她身体，她颤抖得很厉害。

纳特知道，达拉感到不方便。他便把手挪开。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仍然那样坚定地说："你别想永远不跟我在一起。在你没有去治疗之前，你就是纳特太太。你在这里治疗有顾虑的话，那可以安排去孟买。那边你也不想去的话，那我可以带你去英国，可以带你去维也纳。就这么一刹那，你就是纳特太太了。你已经承认我是你的保护人，这就是我的命令。你愿意的话，那就在下星期日或者任何一天去法院，或者是去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举行结婚仪式。"

纳特又回椅子上坐下，沉思了好几分钟。达拉仍用纱丽边捂着脸。

纳特问："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达拉从椅子里站起来，似乎要跌倒在纳特的脚前。纳特想站起身来拉住她，达拉把头埋在纳特的双膝上紧紧地抱着，嚎啕大哭起来。

十八

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经过几天思索之后，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就甘娜格的令人棘手的问题又给默亨德拉·奈耶尔写了一封信。潘迪特先生把布里最后一封来信的内容简单地叙述了一遍，承认说：孩子，布里做事很有耐心，然而现在甘娜格

似乎没有返回贾朗达尔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布里为了解决自身的困难而去谋求另一条路的话，那么就不能怪罪于他。甘娜格也不想在布里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布里也希望按照老天爷的意愿，让我们也同意合法地结束他们的婚姻。这必然是应该尽可能友好从事。孩子，除你之外，还有谁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奈耶尔联想起印巴分治之后陷入种种困难的岳父的精神上的痛苦，感到心里很难过。他已经从甘达那里听到了布里和甘娜格夫妇间难以相处的情况。他也知道，这件事甘达曾经迫不得已地向潘迪特先生作过暗示。奈耶尔明白，潘迪特先生没有能说服甘娜格，实在是无能为力。他不能违背甘娜格的意愿把她送回贾朗达尔去。布里也许生气了，威胁要离婚。父亲十分不安，声称要了结这桩麻烦事。然而，这件事情对他思想上将会有多大的打击，这也是想象得出来的。

奈耶尔深表同情地回答潘迪特先生说：对于难以避免的事情，只有按照造物主的意愿去接受，可是，我要作一番全面的考虑，并且跟布里也谈一谈，然后再给您写信。最近布里在金蒂格尔开立法会议的会，等他回来以后我找他谈。

奈耶尔心里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他认为：甘娜格不会再回贾朗达尔，而布里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不会不顾及离婚和再婚带来的坏名声。他对布里胆小怕事的性情很了解。他有时候想，也许是乌尔米拉那个姑娘——她是很符合布里心意的——深深地占据着布里的心，使布里难以忘怀。现在布里也许想重新占有她，或者这是对来自甘娜格的憎恨的一种报复。这样的话，要劝说布里是很困难的。不过进行一次探索有什么坏处呢？奈耶尔对甘娜格也很生气。甘娜格亲眼目睹这一切，却

还坚持要跟他结婚。这有多蠢呀?……当时布里为什么要同意抛弃乌尔米拉呢?……错误是双方面的。现在应该让他们维持下去。今后两人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哪还有脸去见人呢！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声名狼藉，亲戚们也都会抬不起头来。各种毛病达到难以医治的地步，他们只好终身忍受。

布里回到贾朗达尔了，奈耶尔打电话给他说:“很忙吗？大家应该不时见个面吧。爸爸从德里来信了。你有空的话，今天晚上，或者你说一个时间，我去看你。”

布里听到德里来信的事，便立刻显得亲切而又有礼貌地回答说:“姐夫，我四天前才回来。积下许多工作要做。我也想到您很忙。我到您那里去吧，去您那里吃一点喝一点吧。您知道，有三四个像我这样的乐天派住在我这里，家里弄得像个鬼窝。”

奈耶尔的这种表示同情的行动，使布里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姐夫，我怎么能去想这种事情呢。尽管我年龄不算大，但是政治和公众生活却使一个人变得苍老了。打个喷嚏，打个饱嗝，人家都会窃窃私语。我老婆不在我家待着，这件事我没有少给人家奚落！我不瞒您说，要是有人不管愿意不愿意说些败坏她名声的话，那么受侮辱的首先是我。……对她的脾气您了解得比我多。她是个没有忍耐心的人。换个我，我就忍着。事实上，这个家是属于她的。我跟她也已经说过，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异议，不过，应该维护我们两人的社会尊严。”

奈耶尔觉得自己的估计是对的。他内心在思考着甘娜格冷漠无情的主要原因，他将采取什么措施呢？不采取措施，甘娜格会跟布里一起生活吗？奈耶尔和布里由于连襟的关系像兄弟一样。即便是隐私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

奈耶尔转过眼去用英语说："有时候对性爱的兴趣的差异是难以忍受的。"

得到暗示之后，布里白皙的脸羞得绯红。他也用英语回答说："我没有正确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一个女孩子了，要不采取措施，还会有孩子。"

"不，不，我说的是另一回事。"奈耶尔安慰他说："我这样说不过是估计而已。你知道，这种完全是隐私的事谁也不会跟别人明说。"奈耶尔避开布里的眼睛以不偏不倚的口气说："这是心理学方面的事实：在某些妇女的心灵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存在着性恐惧。尽管看来身体很健康，但她们没有那种欲望。对性的交往她们觉得很难接受。"

布里默默地听着。

"一般的身体健壮的丈夫觉得妻子的这种不合作的行动是不合道理的。"奈耶尔接着说："可是在通常情况下妻子或者身体欠佳，或者身体虚弱，或者有病，那叫她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必须把病人当作病人看待。"

奈耶尔说完话等候对方回答。为了能使甘娜格和布里和解，他不得不把话倒过来说。

布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姐夫，一切都听您的。您说什么，我都不反对。您是知道的，我从来也没有把她看作是家里的女用人，或者是属于自己的财产。您难道不了解我的思想吗？我历来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她。为了不使她受苦，我宁愿自己受难。我决不坚持做违背她意愿的事情。这个家由她当，我首先关心的是女儿。"布里眼泪汪汪。

"……您是知道的，我离开家到外面去住，并不会像她不住在家里那样不协调。直到现在为止，我在这里没有告诉过任何

人，说她已经找到了工作。我只是说，由于杰雅的学业和父亲有病，她才待在德里的。现在我们的家在德里，这所房子只不过是在来贾朗达尔时住住而已。我大部分时间都将在外面住。五七年年初的大选即将来临，到时候我哪里闲得住啊？我把话都对您说了。您认为怎么做合适，您就做吧。"

奈耶尔会抱有比这更大的希望吗？使他感到满意的是：他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于布里和甘娜格两个人来说，心灵上都感到痛苦，然而没有任何其他途径。

布里自己几次三番到奈耶尔家，吃过晚饭坐着谈得很晚。他说："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旁遮普国大党候选人人选的决定权就掌握在苏德先生手里，在议会委员会里就他说了算。国大党跟阿加利党已经妥协了，共产党能有什么作为呢？各种协会只有在各个城市里对小商业阶层起影响，他们的有影响的人物都跟苏德先生在一起。一些大资本家和企业家对五年计划感到恐惧是必然的，但是除了国大党，他们靠谁呢？……国大党，或者说苏德先生，即便是拉个草包出来竞选，也不会失败。……问题是在于获取国大党的选票。……国大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基础，还把自己的选票交给国大党党外的一些人。……"

奈耶尔支持说："是啊，说得对。国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领域。"

在这个问题上，奈耶尔的见解与布里不同，然而跟布里展开白费力气的辩论有什么用处呢？一清早他就听到了住在自己楼下的房客们在发牢骚，小麦卖一卢比两赛尔，在限价商店里卖一卢比三赛尔，然而从限价商店里根本不可能买到小麦。限价商店的商人从政府那里买进小麦再在黑市上出售，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苏德先生以大选基金的名义向每一家得到政府供应小

麦的商店索取一千卢比。商人们也得去弥补这笔亏损，给了国大党一千卢比而不去挣回五千卢比，那怎么办？奈耶尔相信，由于从苏德先生那里获取好处的人们的讹诈和劣迹，人民群众对苏德先生非常恼恨。

五月底，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收到了奈耶尔的来信。奈耶尔安慰他说：布里出于悲痛和激动也许会在他信中写点什么。我跟他谈得很好。他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可能采取任何不负责任的措施的，他已经受到这种条件的束缚。今后他准备这样去生活，那就是不使甘娜格感到有任何为难。他出于对杰雅的前途和社会地位的考虑甚至同意：假如甘娜格想单独生活的话，那么就在这里的房子里住。奈耶尔还谈了自己和甘达的意见：不管情况如何，甘娜格住在自己家里为妥。

潘迪特先生有时捂着前额，有时在院子里踱步，为甘娜格的前途考虑了两天。第三天，甘娜格回家时，他说："孩子，奈耶尔和甘达从贾朗达尔来信了，你也看看。我把信夹在《疯狂的战胜者》一书里。"

甘娜格给杰雅买了几只香瓜回来，女儿紧紧地依偎着她。甘娜格给她吃完两只香瓜，想洗个澡，因为她浑身是汗，可是她急于想知道信里写些什么，便先看信。读完信，她真喘不过气来，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去洗澡了。吃过饭，她没有跟潘迪特先生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一直在床上躺着。

潘迪特先生看见甘娜格看信。第二天，甘娜格快要出门时，他为了摸清她的意思便问道："孩子，甘达的信你看过了吗？放在哪里？我想今天给她回信。"

甘娜格双眼下垂回答说："姐夫白费心思去管这种麻烦事。

我不回贾朗达尔。”

奈耶尔接到潘迪特先生的第二封来信感到惊讶，也很反感：潘迪特先生为什么不在第一封信里把自己的意思写清楚呢？他当初跟布里那样谈，使自己落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

潘迪特先生这次在信里写道：“……长命百岁[1]的布里有耐心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自己承认：他们的关系现在丝毫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爱情。不存在事实的行为不过是欺骗而已。可以骗别人，但是却骗不过自己。彼此作为伴侣处于这种状况怎么能容忍呢？长命百岁的布里出于社会责任或尊严的考虑，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打算去维持从前的局面，然而这是不自然的。假如要去保存这具业已失去生命的关系之躯的话，那么它一定会腐烂，将臭气熏天。如果试图将这股臭气罩起来，压下去不让散发出来的话，那么必将有害健康。长命百岁的布里当初的考虑倒是自然的，甘妮也希望这样。我请求：如果当初两人都做得不对，那么应该原谅他们的错误，力图继续让他们摆脱精神上的痛苦。”

奈耶尔特别注意“甘妮也希望这样”这几个字。他不高兴地对甘达说：“假如父亲早这样写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把话倒过来去劝布里了，我会保持沉默。要劝，早该劝甘妮。现在劝她有什么用呢，父亲同意她了。”

奈耶尔想把对妻妹和老岳父的火往妻子身上发，然而甘达以家庭主妇的智慧将话引往别处：“这个孩子的脑子有时候就不正常。当初苦苦地哀求我们，吵着办完这桩稀里糊涂的婚事，现在闹离婚又想举我们的大旗。父亲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他特别

---

① 印度人对小辈的一种带有祝福的习惯性称呼，一般用于书信之中。

宠爱甘妮这个可怜的姑娘，他想不管怎么样要把事情平息下去。可是命里注定就没有安乐，让安乐从哪里来啊？难道再结婚？我们也得要有脸去见人哪。我们有脸去见拉姆卢帕亚先生吗？父亲怎么啦，现在他别的人都不理，光想着甘妮。甘妮经常讨好他。我给甘妮写封信，叫她到这里来，我跟她谈谈。真不知道这是搞什么名堂！”

奈耶尔还有什么说的呢，只好不开口了。他用手指摸着眉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用英语说：“甘蒂①，有一件事，我要说清楚，我很尊敬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说话公道。我们想的是我们怎么有脸去见人！他关心的是女儿的苦与乐。他年轻时就是个革命者，现在思想还是很革命的。人只要将畏惧和私利置之度外而考虑公正合理地去处理事情的话，那么革命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没有无私和无畏，就不可能考虑公正合理地去办事情。……”

从丈夫嘴里说出赞扬她父亲的话，这使甘达感到很舒服，然而她怎么能同意父亲那种不切实际的话呢！她挺精神地说：“那你要他们两个离婚？你同意这种革命的做法？”

“算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做什么呢？这要靠我的勇气。”奈耶尔又用手指摸着眉毛回答说：“不过可以想些恰当的做法。”

甘娜格去贾朗达尔只是去她姐姐家，可是她不愿意去贾朗达尔。她不愿意在那里让别人见到自己。她在德里工作忙得难以脱身，可是姐夫和姐姐却叫她去。跟他们对抗没有好处。对于这件事情，甘娜格在吉尔面前也表示过有些不安。

---

① 甘达的爱称。

吉尔说:“他是个当律师的,要按照他的意愿,讲究点策略。离婚法是很复杂的。把离婚的责任推给布里为最好。”当初吉尔认为布里想离婚,这使他感到满意。现在令人担忧的因素出现了,甘娜格要到贾朗达尔去作决定。

甘娜格无法通知到达贾朗达尔的具体日期。她写信告诉姐姐,争取在这个星期日或下个星期日到达。尽管姐姐反复要求,甘娜格这次去贾朗达尔进行这种谈判还是没有把杰雅带去。她父亲也不愿意让杰雅离开自己,这会使他感到冷清的。

甘娜格在贾朗达尔车站下车时,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六月清晨的太阳一从地平线上出现,就发出耀眼的光辉。甘娜格不想遇到任何熟人。她低着头走出了车站,雇了一辆三轮车向法院驶去。真是命里注定,当三轮车穿越四花园广场时,她听到有人叫她:“太太,早上好!”

道早安的是杰拉。他见到甘娜格便下了自行车。杰拉见到甘娜格高兴得不得了,接着又骑上自行车跟三轮车一起走,对甘娜格说:布里派他去给梅赫拉吉送信。他对甘娜格没有把孩子带来感到惊讶。甘娜格没有回答。

甘娜格的三轮车正要拐进奈耶尔住宅的那条路上,杰拉提醒蹬三轮车的说:“你往哪儿蹬啊?去模范区!”

甘娜格不得不说:“我现在去姐姐家。”

杰拉以为她从德里给姐姐捎了些东西,先看看姐姐就回家。他飞快地朝模范区骑去,想先送个信。

甘娜格跟姐夫、纳诺和提鲁有两年没有见面了。她使劲地亲着孩子们。姐夫跟妻妹之间相互逗笑了一番。甘娜格把父亲和杰雅的情况说了一遍。大家正处于久别重见的欢乐之中,电话铃突然响了。纳诺跑进里面,接了电话就喊她父亲。

奈耶尔在电话上说完话回来焦虑地问："你回来布里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广场上碰到了该死的杰拉。"

"怪不得！我原先想好的说话方式全都颠倒了。布里说，你来我们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不得不说，你事先没有通知要来，现在刚到才坐下。"

"我没有话跟他可说的。"甘娜格低垂着头说。

"可是我怎么对他说：你别来见你的妻子，你不能跟你妻子说话。你不了解法律的复杂性。他现在快要来了。"

"您问过我吗？"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我怎么能说：我要征得你妻子的同意？"

站在身边的甘达担心地说："最好是我们自己先谈谈好。"

"本来我就这样想。"奈耶尔说："可是我怎么能阻止他来呢！我说多了，他还以为我在从中阻挠。"

奈耶尔瞪着甘娜格说："你听着，甘妮，我要求你别把事情弄糟了。"

"哪有什么弄好弄糟的问题？事情都已经定局了。父亲已经写信告诉您了。"

奈耶尔又亲切地说道："是啊，父亲来信说了。可是布里不想离婚。他会以为这一切都是父亲和我们在摆布。你自己也应该跟他说说，应该说一说你的理由，也应该听听他说些什么。他有说话的权利。你听完他的话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也许三四分钟之内就到，他有汽车。甘妮，我们两个人认为，不管布里有多少不足之处，他是真心爱你的。杰雅的前途是个问题哪！你说话要克制一些，别去责难他。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处理事情

要有礼有节。”

“甘妮，我们讲……”甘达也想说话，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甘达只得不说话了。

布里没有招呼就上楼来了，他身上穿着雪白的土布衣服。

“请进！请进！”奈耶尔高兴地欢迎说：“你真迅速，连打电话的机会都不给我们一个。我们正在为她的突然到来而感到惊讶，你的电话就来了。”

“是我们感到惊讶，他有什么惊讶的？”甘达开玩笑说：“他心里也许早就接到电报了，说她要来。谁知道，却先来这儿坐着，等开车来接。”

布里抖动了一下嘴唇，装出微笑的神情。

甘娜格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现在端茶来吧！甘妮说等你呢。”奈耶尔拍拍布里的肩膀说：“你再说说吧！”他还没有想出适合于话题的话。

布里用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说：“大清早的，太阳多毒哪。”

奈耶尔对昨夜的炎热抱怨了一番，说不安装个吊扇没法睡觉。

甘达对纳诺上学迟到发着脾气进房间去了。奈耶尔又坐了两三分钟，不断抱怨说：“这种天气将要持续两个星期。现在季节风已经到孟买了。共产党人说，美国试验氢弹，把天气搞坏了。”

蒂努端来了茶。奈耶尔想出了主意，说：“你们到我房间去坐。这里，蒂努还得打扫，那边已经打扫完了。”

布里站起身来。甘娜格仍然低头坐着，一动不动。奈耶尔拍了拍她背说：“起来，在娘家待久了，又像做新娘子那样扭扭捏捏起来了。”

甘娜格被拉着站了起来。

奈耶尔把两人送进旁边的房间里说："你们喝茶，我洗个澡。我洗完澡再喝茶。"他把房间里的风扇打开，走出房间，微笑着把房门带上了，说："没有谁来！"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茶几。蒂努早把茶端来放在茶几上了。奈耶尔早把甘娜格拉过来让她在床上坐着。

布里靠近甘娜格坐在床上。分别了这么久才与甘娜格单独在一起，他心里不禁乐滋滋的。他深情地说："连来都不通知我一声。"

甘娜格双手在胸前交叉着，低垂双眼坐着，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甘妮！"布里亲切地低声喊道，并且把手臂搭在甘娜格肩上。

甘娜格站起来，坐到椅子上。

布里的全部激情顿时变成了愤怒。可是他立即控制住了自己，又说："甘妮，你对我来说还是像结婚以前和刚结婚时那样。走，回自己家去吧！"

甘娜格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布里想了一会儿说："这个家并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当初是你说了才买下这幢房子的，你得在那里住。你不喜欢我去住的话，那你可以把我赶走。我发誓，我不会做任何违反你意愿的事。"

甘娜格又摇摇头。

"你究竟为什么不想跟我生活在一起？"

甘娜格说："没有可能了。"

"为什么没有可能？"

"就是没有！"

"我发誓，你过去就不感兴趣的那种事情……"布里以胆怯的口吻想明确地说出来："那种事情以后就不做了。我将永远不会要求我做丈夫的权利，或者表达这种关系的愿望。你在自己家住吧！"

甘娜格还是没有同意。

"我准备接受你提出的所有条件，为什么还没有可能呢？"

"既然没有这层关系，那有什么意思呢？"

"难道关系仅仅是这个？"

甘娜格明白，布里正试图无耻地把她捆绑在困窘和羞惭当中。她回答说："夫妇间就是这种特殊的关系。"

"我明白，还有其他的很多方面。"

"还有其他的很多方面对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说。"

布里没法说了，想了想又说道："你真的对我恨之入骨吗？"

"说这样的话有什么用呢？"甘娜格仍低着头。

"我准备接受你提出的任何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再生活在一起呢？"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一起生活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

甘娜格摇摇头，表示是这样。

"我是你女儿的父亲，我对她有权利。"

"没有任何权利。"

"这怎么可能呢？"布里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说。

"她是我的女儿。"

"是你的女儿，但我是她的父亲，她也是我的孩子，父亲对

子女有责任和权利。”

“当您把乌尔米拉赶走时，您曾经怀疑过她有没有孩子，想起这件事情还哭过，您对这个孩子的权利和责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甘娜格看了看布里，要他回答。

布里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我在某一个时候由于环境所迫和自己的软弱无能而未能尽到责任的话，我承认我是有罪的。然而现在我渴望履行职责，这也是权利。”

“权利是属于母亲的。我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女儿请求保护。我不想这样做。”

“甘妮，以后怎么生活呢？”

“就像现在这样生活。”

“这是生活还是毁灭？”

“您给父亲写过信，说不能这样生活，要离婚。我也愿意这样。父亲也觉得这样做是合适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种话。离婚，我想也不可能想。”

“我倒愿意这样。”

“甘妮，你怎么啦？”布里的嗓子哽咽了：“我们将有什么脸去见人呢？”

“欺骗有什么好处呢？事实就是事实。难道还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吗？”

布里无言可对。

甘娜格低着头，两眼盯着地上。她听到布里咽下眼泪的声音。甘娜格心想，真是一出废话连篇的闹剧。她转过脸去问道：“我走了？”

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你愿意在哪里住就在哪里住，可是我们不断绝关系，不离婚。”

“我要离婚。”

“究竟有必要演这场戏吗？”

“不是演戏，而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为什么再要用死蛇皮把自己束缚起来呢？”

布里的声音因愤怒而变得尖刻了：“你要自由？你想再结婚？”

“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跟谁结婚？”

“跟您无关！”

“跟吉尔结婚？”

“跟您无关！”

“跟我有关。你是我的妻子！”

“我不是您的妻子。是您自己放弃了当丈夫的权利。”

“这些话是我出于善意才跟你说的。可是你欺骗了我。你跟我耍花招。”

“我从来不耍花招。”甘娜格坚定地说：“在我无法忍受的时候，我才把话说清楚。我没有耍花招，也不打算耍花招。”

“我不离婚。我决不会打破这种关系的束缚而让你放任自流的！”

“您保持关系是为了报复，是为了毁灭我的一生吗？”

“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虐待过任何人。乌尔米拉因为你才不得不走的。现在你还要制造纠纷？”

“您做的事我全知道，跟乌尔米拉，跟自己的父母，跟达拉。您有谁没欺骗过，没虐待过？”

“我虐待过达拉吗？”

“我全知道。”

“你知道就好。”布里气得咬牙切齿。

布里想了想，又说：“你离开这里时并没有提出离婚，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时候我心里没有这种想法。”

“这是在德里受到的教育吗？”

“谁也没有教过我。”

“也许是教希萝的人教你的吧！”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欺人的污蔑。”

当布里要走出房间时，甘娜格说道：“您不提离婚，我提。”

布里从房间出来直接朝楼梯走去。奈耶尔把他叫过来，领他进自己的工作室。他把手搭在布里肩上问：“怎么回事？她有点开窍吗？”

布里气得满脸通红，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接着，他惊讶地说：“您曾经跟我说，让我别去考虑离婚的事。现在她却自己吵着要离婚。她说，父亲也这样想。”

“这也许完全是在这里说的话。如果她吵着要离婚，那可能是父亲同意了。不过这是不现实的事情。你说说你的想法吧！她说的话是不算数的。你还有耐心吗？”

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耐心有什么用？您说这件事情不现实？”

“对。”奈耶尔安慰他说：“她要离婚也不和她离。让她住在德里好了。”

奈耶尔和甘达想尽可能地阻止甘娜格要离婚的想法，可是她固执地坚持着。经过长长的讨论又回到这样的建议：“你远离一切烦恼在德里住吧。名义上的关系对你有什么损害呢？有什

么必要解脱束缚呢？对你的自由有什么影响呢？”

“维持这种没有意义的关系有什么用？”甘娜格仍然不同意。

“你说这种关系已经没有意义了。”奈耶尔说：“既然这种关系对你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对你有什么阻碍呢？”

“为什么没有阻碍？”甘娜格看着自己的指甲回答说：“肯定有阻碍。至少是法律上的约束。”

“为什么？你想再结婚？”奈耶尔问。

“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约束。”

“要自由为了再结婚？”

“可能吧。”甘娜格低着头说。

甘达生气了：“你去死吧。正因为这样，布里才难以忍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吗？”

甘娜格不得不抬起头来：“完全不是。我当初并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才离开贾朗达尔的。上次在您从德里回来之后，在父亲说到保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关系没有任何好处之前，我在这方面连想也没有想过。”

“当初觉得不可能，所以也许没有去想，大概心里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奈耶尔严厉地说。

“不对。在我把他当做丈夫的时候，我还没有这样想过。”甘娜格抬起头来反驳说。

“你听着，当初是你自己愿意结婚的。女孩子结多少次婚？”甘达问。

“你们早就说过，这是我的过错。犯了一次错误，那就没有生活的权利了？”

“你当然有你自己的权利，你也应该想想亲人们的处境和孩

子的前途。"奈耶尔温和地说。

甘娜格激动起来了，说："其实你们担心的是你们自己脸上不好看，或者是想象中的坏名声，所以想牺牲我，那么你们就把我当成死了算了，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的女儿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的。"

甘娜格用纱丽边捂着脸走进另外一间房间，躺到床上。

过了一会儿，奈耶尔把甘娜格叫出来，劝她说："甘妮，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内心里也赞赏你的勇气，你是在对毫无作用的伪装和欺骗进行反抗，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虽然想帮助你，但无法办到。离婚涉及到法律，你只有根据以下这些情况才能依法提出离婚，就是你可以证明丈夫没有性能力，或者他经常不断地殴打你，或者他与别的女人有非法的关系，或者他有足以威胁你健康的任何难以医治的疾病，或者他抛弃你出走，或者他把你从家里赶出来。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你都提不出证据。

"然而，布里可能还有理由，例如你拒绝在他家里住，而他并没有拒绝把你留在家里。你认为不可能跟他一起生活，这在法律的观点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性。甘达跟我说起过布里的奇怪的个性，这种个性无疑是使人难以忍受的，但是对此不可能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证实。法庭是以证据来认定事实的。所以你想离婚是枉费心机。"

当甘娜格从贾朗达尔返回德里时，她思想上很苦恼：她怎么对吉尔说呢？

十九

苏德先生当了部长之后，原来的生活慢慢地有了变化。他不可能再去住门蒂市场里那幢小房子二楼上的那间小房间了。这样狭窄的地方，派给部长的贴身保镖和警卫往哪儿站呢？别的部长和政府高级官员来商量事情往哪儿坐呢？早该为他配置一套合适的家具了，来跟部长商量事情的人也早该有个等候的地方了。这样的人多的是，除了亲友，他们都得等上两天三天的，不花点力气休想见到他。苏德先生按规定得到了一幢公产房子，还有交通工具——插着邦政府旗帜的汽车。他家里经常住着六七个客人。

当初，旁遮普邦政府部长们住在西姆拉。首府迁到金蒂格尔之后，苏德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住。即便住上了宽敞而又豪华的房子，苏德先生的个人习惯却没有发生特殊的变化。现在他虽然没有时间自己洗衣服了，可是穿的仍然是厚土布印式衬衫和紧身裤，或者印式衬衫和围裤；头上戴的是机缝的裹着头顶的甘地帽；脚上穿的是凉鞋。

早上晚上或者星期日，苏德先生就穿着西装短裤或普通短裤接待来访者。他穿着这样的衣服盘腿坐在会客室的大沙发上。他用手摸着头，或者搔着头皮，跟客人们说话，他训斥秘书们和特派员们，连把自己看作是特殊阶层人物的政府官员们也不得不对这位纯朴的穷人的代表低头。

苏德先生并没有为自己造房子、建别墅或高楼。他在银行里的存款也是微不足道的。他从来不为个人的经济利益操心，然而讨好他的人和崇拜他的人却都发了财，感到心满意足，他们

现在期望并且深信还可以再发两三倍的财。从苏德先生那里得到恩惠的人都不怕法律和政府的法令。不仅邦里的，全国的大商贾和大企业家也都知道他有实力，他们尊敬他，跟他交上了朋友。只需苏德先生暗示一下，他们便可以给某个人一千至两千卢比月薪的差事而在家里呆着不用干活。

苏德先生并没有为自己积累资财，可是他并不是不清楚资财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里的作用。他是许多组织的发起人。这些组织由于苏德先生的声望而在钱库里储备着两千万至两千五百多万卢比。这笔资金的主管人就是苏德先生。在这些组织、学校、医院、委员会里工作的人都把自己看作是苏德先生的人。否则，他们就会被解雇而不需要办理任何正式手续。经苏德先生暗示或推荐去大企业和大商行工作的人也非常之多。他们不是追随自己的老板，而是追随苏德先生。

从根本上说，苏德先生的性格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就像他的衣着和体态那样，完全是从前那个样子。他仍然是那样直爽，强调本位，固执己见，完全没有想让对方有存在的余地。他的势力无限地发展，使他对人更为严厉了，而他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了。他直爽的性格、当官者的冷漠态度和强调本位的作风变成了一种不让反对派存在的专横倾向。固执己见使他变得容易动怒，只想听别人重复他说过的话。在官员们的眼光里，苏德先生的建议比首席部长的命令来得重要。他虽然不是首席部长，但是人家把他说成是部长中的首席。大家都知道，只要他想当，他是可以当上首席部长的。

正如随着某件东西或某个物体的扩大，其影子也在扩大那样，随着某种地位或状况得到强有力的充实，其反应也是如此。人们对苏德先生的崇敬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并不是由于他

不偏不倚，或者办事公正，而是出于从他那里得到的那些恩惠。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僧多粥少，在攫取恩惠中遭到失败的人生气了，成了信奉他这一派的反对者。苏德先生一直处于支持者们的包围之中，根本不了解这种情况。

苏德先生发慈悲时可以让人发财满足，不高兴时则觉得使反对派一败涂地，或把他们消灭掉也是需要的。他认为跟自己意见分歧就是对自己的权力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权力的对抗。计划委员会顾问萨利斯博士和布兰纳特博士靠总理的支持而没有采纳苏德先生的种种建议。尽管苏德先生这一派反对，他们还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把发展工业的主要部分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第二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六年初起就执行了。一些大企业家和大商贾对国大党内具有社会主义化倾向的这一派感到恐惧，与从前相比较，他们还是加入到苏德先生这一派，成为渴望获得苏德先生恩惠的人。然而苏德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原谅萨利斯博士和纳特博士。

在过去的八年中，苏德先生的无数反对者和拉泰拉尔博士的支持者见到苏德先生有实力就投靠他来了。布尔普德亚尔博士也在国大党内脱离拉泰拉尔博士这一派而加入到苏德先生这一派。印巴分治之后，布尔普德亚尔博士在纳特博士的照顾下在费罗兹布尔找到了一个助理外科医师的职位。接着，他借助于纳特博士的职权在医学院里找到了一个助理教授[1]的职位。从一九五〇年起布尔普德亚尔博士就已经是苏德先生的追随者了。一九五五年他请假去英国，读了六个月的专科。布尔普德

---

① 这个职称介乎于副教授与讲师之间。

亚尔博士看中了新医学院里的医学教授职位。跟他相比，还有好几个老医学博士都期望得到这个职位。然而大家都知道，苏德先生的仁慈，“可使摔倒者跨越障碍，可使哑巴能说会道”。

苏德先生的臀部上老的湿疹又发了，痒得没法不用手去搔。到了雨季，这种痛苦有增无减。医学院的皮肤病专家化验了苏德先生的血液、粪便、尿和湿疹渗出物，并且用了很多药，提出说：湿疹是过敏引起的，真菌已经进入表皮内层。患湿疹的原因是存在过敏体，要尽可能不坐椅子。布尔普德亚尔博士一月两次自费到金蒂格尔给苏德先生治疗，随身带来最新的药和紫外线灯，亲自给抹药，在湿疹部位照射紫外线。即便对没有长湿疹的部位，他也提前治疗，进行预防。苏德先生没有空，布尔普德亚尔博士就坐上几个钟头等他，一边进行治疗，一边听他的政治性的谈话。

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布尔普德亚尔博士来金蒂格尔给苏德先生治疗。苏德先生蜷缩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正在看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布尔普德亚尔坐在旁边翻阅放在屋子中间圆茶几上的各种报纸和杂志等他。

苏德先生看完文件扔到一边，正要摘眼镜，布尔普德亚尔博士递给他一本翻开了的画报说：“大哥，您见过这种奇迹吗？”

“什么？”

“一个已经死了的姑娘活了，当上了新闻处的副处长了。计划委员会秘书布兰纳特博士跟她结了婚。”

“怎么？什么时候？”苏德先生问。

布尔普德亚尔把翻到这页的画报送到苏德先生面前，用食指指了指照片。

苏德先生刚把目光投向照片，布尔普德亚尔又说道：“完全

是奇迹。达拉·布里早就烧死了。大哥，她就是杰代夫·布里的妹妹。”

“既然早就烧死了，那么说起来，这是她的鬼魂的照片啦？”苏德先生把画报扔向一边说。

“不，大哥！”布尔普德亚尔坚持说：“真是怪事。这个姑娘我会认不出来？完全是达拉。我可以打赌。布里过去住在波拉邦泰的胡同里，就在我们家对过。达拉是我妻子的好朋友。她额头上受过伤，是我给包扎的。她是在印巴分治之前，我记得日期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结的婚，就是跟您的索姆拉杰·萨赫尼结的婚！就是那个索姆拉杰，贾朗达尔人。就是您发的慈悲把秘书处花园里的叫做‘围墙’的地方租给他的那个人。是采用印度教徒仪式结的婚。您去问布里！”

“嗯！”苏德先生重新拿起画报说：“那么说起来，是怎么跟布兰纳特结的婚呢？”他很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凑近眼睛看了印在照片下面的几行字，吃惊地说：“是在德里的新印度出版社结的婚？说起来，新印度出版社是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的。这是布里的岳父家？……这玩的是什么花样？索姆拉杰可长得挺好。”

苏德先生躺在坐板上让治疗湿疹。布尔普德亚尔一边在他长湿疹的地方抹上药膏，又用紫外线照射，一边不断猜测着这件神秘的事情。

“在达拉结婚之前有人传说她不想结婚。那个索姆拉杰，就是杰·穆哈默德的案中人。我认为，索姆拉杰家着火时达拉并没有被烧死，大概是逃跑了。可怜的布里一点也不知道。他和索姆拉杰都认为她烧死了。达拉根本不告诉她家里。这个姑娘很有才华。不知道她在这以前住在哪里。大哥，绝对错不了，面

前有照片呢。……百分之一百是达拉。……”

苏德先生治疗完毕坐起身来，叫来听差吩咐道：“把巴里先生找来！”私人助理来了之后苏德先生说：“你给贾朗达尔模范区杰代夫·布里家打个电话。”

布里接到苏德先生从金蒂格尔打来的电话，开始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苏德先生叫他也看看八月份第一周的《德里画报周刊》。

布里到中午才找到画报。他看了画报，头就晕了。达拉在丈夫活着时结婚，况且还在新印度出版社里结婚！这真叫我活受罪。……还一定要登出照片。……她耍了个大阴谋。甘娜格也想这样做，我离婚还是不离婚？这则消息是对我的挑战。

布里气得真想把达拉和甘娜格的心挖出来。然而怎么办呢？自己挨了一板子。……以后哪有脸见人呢？

对于苏德先生的命令，布里不可能不重视。苏德先生曾经向布里和索姆拉杰保证过，一切活动都将作为政府机密，只通过部来秘密地进行。要叫布兰纳特博士清醒清醒！

布里对纳特博士也是怒气冲天，憎恨不已。……这就是他的文化教养！这就是他的高尚品德！在我们家放把火，在他的老师①家放把火，他该满足了吧！……他叫她妹妹。……他以教课为借口设的是把她弄到手的圈套。

纳特博士和达拉本想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就结婚的，可是事情总是接二连三，抽不出空。十一月初，纳特博士以顾问身份随经济部长去了英国。从英国回来，他又不得不以顾问的身份随

---

① 指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

发展部长去美国。一九五六年七月以前不会有时间了。达拉对老式婚礼不感兴趣，这种仪式枯燥乏味，仅仅是为了取得合法的公认。达拉和纳特双方都是这种年纪了，害怕结婚时搞任何迎亲或铺张的形式。

纳特博士建议，为了顾及风俗习惯可以把婆罗门学者或经师请到家里来，希望达拉对举行民俗性的婚礼感到满意。于是决定邀请客人的数字不超过二十五人，这里面包括萨利斯博士、夏玛大夫、布尔帕·瑟格塞纳、杰塔和默尔西、甘娜格和吉尔、纳罗德姆和甘金、尔登和希萝、马图尔在内。

甘娜格和默尔西抢着当了办事的。她们两个不同意在博士家举行婚礼。甘娜格最后决定：我们家的姑娘不会自己上门出嫁的。博士先生要按规矩结完婚把她领回去。

婚礼在新印度出版社举行，由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主婚。默尔西当小姑子，在博士家迎接达拉。

纳特博士和达拉请了三个月的假。婚后不过三四天，他们俩就到瑞士去了。达拉全身心地感到她在地球上找到了天堂。她不想让自己的欢乐和满足再有任何不足之处。

达拉度完假回来刚满一个星期，下午内政部秘书长的听差亲自来办公室给她一封封了口的信，让她签收。信封上除了写着达拉的官衔，还有她的名字，并且盖着“绝密”的字样。达拉感到有些惊讶。可是，当时她正在让她的速记员写几封回信，便把送来的信放在一边，把要写的信写完。

达拉读了这封“绝密”信就头脑发昏了，咬住手指，眼睛眨也不眨，呆了一阵子，好像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似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读附在信里的文件，读完每一页文件都使她觉得

她在掉向一口深不可测的漆黑的水井。她一口气把文件读完，把信和文件往桌子上一扔，双手抓住椅子的扶手稳住自己。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桌子。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达拉又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以便能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开始看见桌子上有文件和电话，把手伸向电话机，可是从稳妥考虑，她又把手缩回来了。她用双手紧抱着额头，让自己晕晕乎乎的脑子稍微清醒一下。可是她心里充满怒气，真想把脑袋在桌子上撞个粉碎。在她的幻觉中出现了正把头往丈夫家门槛上撞的本蒂。达拉扶住椅子的两个扶手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绕着桌子转来转去。

电话铃响了，达拉不想去接电话。电话铃响个不停。她想把听筒拿起来放到一边，可是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拿起它放在耳朵上说："是！"

纳特博士的声音："达拉，你也许收到什么信了吧？……"

"是的，我刚收到。"

"你别着急。我现在没有空，五点到五点一刻时我会来接你的。"

达拉明白了，他也收到信了。真是祸不单行啊——我自己死罢了，把他也推向了火坑。

达拉避免走路不稳，便扶住了桌子，心想：我的命运算什么呢，难道把他也要卷进去吗？

达拉好歹把自己稳定住了。她扶着博士的手臂，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她整个身子都靠在博士的两只手臂里。纳特扶达拉下了车，把她带进卧室，让她在床上躺下，坐在她身旁安慰她。

纳特看了达拉收到的信，并且把自己收到的信给她看。两封信的内容完全一样。附在两封信里的都是布里、索姆拉杰和布尔普德亚尔博士给特别警察的秘密申诉的手抄件。

达拉把头搁在纳特的膝盖上哭了起来。

纳特把手放在她头上问："这个布尔普德亚尔博士是什么人？"

达拉说："他住在我们的胡同里，就住在我们家对面。大家都像弟兄一样对待。我不知道结下什么仇了。"

"根本不是布里，布里不可能走到这么远。这件事情苏德在插手。这个攻击并不是针对你的，是苏德对我不满的结果。布里只是他手里的骰子而已。他们把你当成麦子里的虫，要你跟麦子一起被碾成粉。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你怎么答复呢？"

"我有什么可答复的？"达拉叹口气说："您是知道的，从事情的表面看，他们的申诉是对的，可是我从来也不是他的妻子。我从来就不承认他是丈夫，我从来就没有跟他一起住过。我没有做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假如依据法律这是犯罪的话，那么责任在于我，该惩罚就惩罚我，您从前并不是已婚的人。我不在乎他们给我的工作。"

"你说什么？问题并不是你的工作，是尊严。"纳特打断她的话说："我是明知故犯，你的一切我都早就清楚，结婚也是我提议的，责任主要在于我。使我们满意的是：我们都没有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然而控告并不是在道德的基础上，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撤消控告也要通过法律论证。"

"老爷，吉尔先生来了。"布尔苏从门外喊道。

"我告诉他，今天谈不成了。"博士对达拉说，同时朝会客室走去。

吉尔一月两次为德里的两家报纸写国民经济问题的评论和有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论。为此，他经常从纳特博士那里搜集资料。昨天吉尔就跟博士约了时间，现在吉尔准时来了。

这是纳特从瑞士回来之后吉尔第一次来找他。博士不在国内的时候，画报上刊载了博士和达拉结婚的消息，连同他们俩的照片。吉尔是拿画报来给博士看的。他在博士来到会客室前就把画报翻开放在茶几上。

见到博士那张非常严肃的脸和那双微红的眼睛，吉尔便问道："博士先生，怎么回事？身体好吗？"

"遇到一些麻烦。"博士招呼吉尔在椅子上坐下，说："请原谅，你从这么远来……"

"不，不，博士先生，您别为此操心。嫂子身体好吗？"

"不，她也感到不安。"

"什么事？博士先生，我能做些什么，请您吩咐吧！"吉尔坚持问。

"叫我怎么说呢？吉尔。"博士叹了口气，指了指翻开的画报说："就是这件事。这是外交手腕，是苏德和布里的仁慈，他们想把我赶出委员会，卑鄙到了极点。"

纳特把内心不安的原因简单地跟吉尔说了，把布里、索姆拉杰、布尔普德亚尔申诉的事也告诉了吉尔。"我给你看看。"说完，博士走进去拿文件。

纳特拿着文件回来时，强装笑容说："这都是你弄出来的，你忍不住要在报纸上发表。而且婚礼在我岳父家举行。"

"嗯，这也许是那些人恼火的最大原因。"吉尔承认说。

"我们相信，我们没有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我对我们有良

知感到完全满意。"纳特说："然而对犯罪的控告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依据法律，不仅要有良心和事实，法律是多方面的，有它的解释，必须征求律师的意见，还不应该让事情扩散。"

"您想征求律师的意见的话，那您就等到明天吧。"吉尔说："一般说来，罗摩胜利节那天机关都不办公。甘娜格的姐夫奈耶尔明天就来。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人，还是个办案很有成绩的律师。他很了解布里和苏德。如果婚事不合法，那么甘娜格和潘迪特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给予配合也应该有责任！是潘迪特先生主的婚。我从这里回去之后到甘娜格那里说说。"

奈耶尔来德里还有其他目的。

六月底甘娜格从贾朗达尔回来之后，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经过反复思考，在八月初又给奈耶尔写了封信。潘迪特先生在这封信里要求奈耶尔尽量去劝说布里，要告诉布里：生活不只是做给别人看的。布里和甘娜格两人必须从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危机和尖锐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布里是个非常明白事理的人。他自己应该想出一个保持双方自尊心并且使双方解脱出来的办法。潘迪特先生亲自看了离婚法后提出建议：要是布里愿意的话，那么应该以舍弃甘娜格为前提提出离婚。甘娜格方面将不作任何辩解。采用这种形式布里将什么事情都没有。可以向法院请求禁止旁听。

奈耶尔见潘迪特先生这样支持甘娜格，就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布里，为的是自己不承担责任。

布里对达拉在新印度出版社举行婚礼一事很恼火。然而他不提达拉结婚的事，却冷酷地回答说："潘迪特先生老糊涂了。甘娜格是在耍弄他。我不会照他的指挥棒去转的。我有法律依据，

我不会提出离婚的。……我明白她的阴谋诡计。……我不会放任她这样做的。我为了她什么没有做过？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然而我是不会给她再结婚的机会的，我不离婚。如果她要有所动作的话，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婆，那就是一种非法关系，到时候我再瞧他们两个如何收场。”

奈耶尔能说布里什么呢？他怎么能把从布里那里得到的回音写信告诉潘迪特先生呢？他想到潘迪特先生的思想会不平静而深感焦虑。他猜想，正因为甘娜格有这种想法，才使得潘迪特先生不安的。他曾经给潘迪特先生写过信，说一切事情在罗摩胜利节放假时到德里再谈。他在德里还有些工作。

甘娜格去车站接奈耶尔。她在车站上就把苏德先生和布里阴谋反对纳特博士和达拉的事告诉了奈耶尔。下午，吉尔把甘娜格和奈耶尔领到了布兰纳特博士家。

奈耶尔从甘娜格和吉尔那里已经听到了一切。他从甘娜格那里听到了有关达拉的事，心里产生了同情和尊敬。

奈耶尔看了发给达拉和纳特博士的通知，也看了布里、布尔普德亚尔和索姆拉杰给特别警察的秘密申诉。

奈耶尔焦虑地把无名指放在眉毛上，咬了咬嘴唇，用英语说：“毫无疑问，从行为观点和事实来说，这桩婚姻早已结束了。假如您引用一下新离婚法的话，那么他们这种勾当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您说得很对。”纳特同意说：“首先，以过去九年的情况来看，类似这种令人担忧的事情是根本无法预料到的。回想这种毫无意义的并且令人厌恶的事情也使人感到是侮辱。法律的事另当别论，然而这件事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婚姻，只不过是专横的

行为而已。人们只是为了摆脱恐惧或表示恐惧才想起法律的。”

“法律就是为了给人找麻烦才有的。”甘娜格朝奈耶尔瞟了一眼。

“所以对它应该小心谨慎！”

奈耶尔嘴边也露出了微笑。他作为行家觉得说话的机会来了：“还得借助法律保护自己。法律是一块可用来躲避打击的盾牌。这种情况有点微妙。本案既不存在纯粹属于法律和法庭审理方面的事情，也不是一般的道德或理念方面的事情。它不采取法庭审理的做法，而是以法律作为幌子，使用行政的威力，采取行政措施，对您进行打击。假如案子到法院，那么早就可以反告索姆拉杰故意纵火烧死她。当初没有进行适当的法庭调查就制造谣言说她被烧死了，有必要吗？匆匆地给她出殡，有必要吗？事后才准备证词。”

奈耶尔摸着眉毛，望着达拉说：“他们的申诉能说不是错误的吗？”

达拉低着眼睛回答说：“从法律的词句看，尽管申诉也许是对的，但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是我的丈夫。在过去的九年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接触。”

纳特说：“实际上苏德恼恨我，想拉我下马。”

奈耶尔同意说：“我知道。我是在说对达拉女士的控告。”他问达拉：“您收到法院的通知了吗？说您这次结婚是非法的，依据法律您是索姆拉杰的妻子？”

达拉摇摇头。

奈耶尔挺了挺脖子说：“那么，在法院看来，对你的这种控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嗯，这是显然的。”奈耶尔又望着纳特说：“您刚才说，这种控告并不是索姆拉杰提出来的。假如说，是索

姆拉杰控告的话，那么本来应该首先宣布您的婚姻是非法的，从而提出他对达拉女士具有占有权的要求，她早该收到他的通知了。在这一阴谋中索姆拉杰被人在当枪使。苏德是律师，所以看到法律上有机可乘便乐不可支，可是他没有开业，所以失去了这个机会。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您的部门为什么不重视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去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有可能是跟政府官员的那种不道德的行为密切相关的。”

奈耶尔想了想后又问："您事先不知道有这个通知吗？我承认，这件案子大概是很秘密地制造出来的，可是总会从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有所泄漏，也总会知道的。”

“当时我们俩都在国外，九天前才回来。”纳特回想起来说："对，我当时只不过听说有些人在盯着我。这种话我已经听过不止一次了。”

“我的怀疑有点相反。制造案子来反对您的人出于疏忽而没有把事情做彻底，其中有几个环节是不严密的。好吧，使人看得很明显，您的部门在这个案子上对您持有怀疑态度。一定是有些有影响的人物在跟您作对。”

吉尔说道："这整个事件是属于政治性的，是政治上的暗算，是政治上的讹诈。”

奈耶尔问纳特："在这个案子上，您能得到你们部门的同情吗？”

纳特表示担心说："反对主张五年计划中工业需要国有化的人的势力并不小。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这种形式在内阁里大家也都像总理那样情绪不高，可是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负责救济事务咨询的外国顾问现在到上面去了，要不然正如您说的，也许这张通知就不下来了。我在答复时将引用这一情况的整个

背景，还有跟苏德的谈话。”

“让你们秘书处来定案是不对的。计划委员会主席不就是总理吗？”奈耶尔皱了皱眉头问。

“可是我们得按规定向各自的部门官员作出答复，决定权在部长那里。送给总理是不合规定的。”纳特表示无能为力说。

“然而我们却没有这种限制。”甘娜格和吉尔几乎一起说：“我们反对这种政治讹诈，可以将呼声送到总理那里。”

“我去跟加蒂瓦拉说说。”吉尔说：“他可以在国大党内，还可以在人民院里提问题。他相信国大党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您是知道的，有两次他在人民院里揭露了资本家反对国有化的阴谋和上级政府官员的敲诈勒索。”

奈耶尔又将大拇指和中指捏着太阳穴，说：“这是采用合法手段对您进行政治暗算和政治讹诈。为了捍卫自己，您也必须使用各种政治工具，并且您也必须在回答本部门审查的过程中依法证明这种控告是毫无根据的。”

奈耶尔望着达拉说：“在您结婚之前早就不受那种所谓的婚姻的约束了，证明这一点是必要的。为此您可以借口您是被抛弃的。出于这个目的，应该证明并不是您抛弃那个男人，而是他抛弃了您。这件事很重要。法律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应该证明您曾不遗余力地去保持这种关系和接触，然而您的努力没有被重视。能这样证明吗？”

达拉摇摇头。

“为什么？这有什么困难吗？”奈耶尔表示惊讶说。

“我从来没有给他们写过一封信，从来没有去过他那里。当时我根本不想这样做。”

奈耶尔扬起眉毛问：“问题并不在于当时您想什么，或者您

做了什么？我是在说证明。您听着，布里、索姆拉杰和布尔普德亚尔的申诉是有证据的，证明您是索姆拉杰的妻子，这是事实吗？”

“这不过是虚构的事实！”

“然而证明这种虚构是事实的证据就在眼前。反驳这种虚构应该有证据！说明真实的事实是必要的。为了使真实的事实有力也必须要有证据。”奈耶尔伸出食指提醒说：“请别以为我是在胡说。事情并不在于假和真，假和真寓于揭露事情的目的之中。努力去揭露主要事实或者把它集中起来也是必须的。为了使事实具有说服力，必须要有证据。

“布里的妻子本身证明从一九四九年起布里早已知道您的下落了。布里和索姆拉杰关系非常密切，九年来两人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他们之间的关系达到这种程度：布里竟然提出控告反对妹妹而支持索姆拉杰。当初对于布里来说那是自然的，并且也是他的责任，那就是：知道您的下落以后他就把您的下落告诉了索姆拉杰。当然他决不会说，他把下落告诉了索姆拉杰。布里之所以没有把您叫去贾朗达尔，这是因为他知道索姆拉杰已经把您抛弃了。”

奈耶尔望着甘娜格说：“尽管达拉女士有保持关系的愿望，并且作出了种种努力，然而布里并没有把妹妹放在眼里，因为索姆拉杰不想收留她。甘娜格，你能保证这样说吗？”

“我一定能保证。”甘娜格把身子往前倾，坚决地说：“这就是真实的事实。在我去贾朗达尔之前索姆拉杰早就占有了他的嫂子。布里先生当时知道得最清楚，索姆拉杰出于害怕，一直把事情压着。他的父母当初也知道索姆拉杰的一切事情。我一定会说的，我可以在法庭上说，在公开场合说，在一切地方说。这并

不是虚构的，是事实。索姆拉杰和布里先生两人当初就不想让达拉来贾朗达尔。这完全是事实。”

达拉用力吸了一口气。令她感到惊讶的是：推断事情原委的奇妙的论证方法正在逐步形成，这可以成为对强加于她的捏造事实的控告的唯一的回答。达拉恨索姆拉杰，她不承认他是丈夫，这个事实却没有任何价值。

奈耶尔做了个手势叫甘娜格静听，对达拉说：“您应该以这个证据为基调来作出答复。您也一定要在您的回答中警告您的部门：如果以早已终止的婚姻为借口采取任何不公道的措施来对付您的话，那么您将要求助于法院。这种话是必须要说的。万一真这样的话，您也不必对法院感到畏惧。在法庭上，只要在甘妮作证的基础上就可以证实他们的控告是一种阴谋。”

经过很长时间的磋商决定，在奈耶尔返回贾朗达尔之前，达拉和博士把各自的申诉写好给他看看。甘娜格作为布里的妻子给总理和国大党主席各写一封信，揭露反对国有化政策的政治暗算和政治讹诈。

奈耶尔做了个手势让大家注意听他说：“在给总理和国大党主席的信里必须使他们对这种矛盾加以注意，那就是：假如本案是为索姆拉杰的合法权益而起诉的话，那么早就应该在法庭上开始宣布废除当时的婚姻了。布里也并没有为自己的妹妹在她婆家居住而作过任何努力。他出于什么信念、出于什么责任或出于什么样的理智才对自己的妹妹提出控告的呢？法庭必须调查清楚，是以什么报告为依据向特别警察下达调查这个问题的命令的呢？第一个报告来自什么线索？案件的真实原由不是属于政治性的，那又是什么呢？你要写清楚，布里和索姆拉杰都是靠苏德恩赐的非法获益者，是受苏德摆弄的。……”

当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知道对布兰纳特和达拉进行卑鄙的攻击时，他心里很难过，很沮丧。他再三感到遗憾，政治已被利用到这种地步，那么国家将会怎么样呢？在新印度出版社里对这个问题连续不断地谈论了两天时间，潘迪特先生又怎么会忘记女儿的问题？那天奈耶尔得坐晚上的火车回去，午后潘迪特先生提起这件事说："对甘娜格的事情你是怎么考虑的？"

奈耶尔简要地说："爸爸，布里的所作所为您看到了。期望他跟甘妮再搞好关系，那是白费劲。我已经跟甘娜格说过，让她把写给总理和国大党主席的信也抄一份给布里寄去，并且写明：达拉将求助于法院去对付这种非法行为。由于她处于布里的妻子这样一个地位才知道这一切情况，她将向法院提出作证，驳斥这种捏造事实的诬告。您瞧吧，有好看的了。"

纳特博士和达拉在十月底就对两份通知作了答复。达拉度日如年，心事重重，不知道结论如何。她不是担心丢掉差事，而是对名声遭到破坏感到痛苦。她过去什么都忍受过来了，然而在取得这么高的威信之后而临这种名声遭到破坏的事情，这样的痛苦她是难以忍受的。

纳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萨利斯。萨利斯博士还是对外关系秘书处的经济顾问。外交部长是总理本人兼任的，萨利斯平时经常跟他交谈。由于萨利斯具有国际威望，总理对他很尊敬，很信任。萨利斯想就这件事情跟总理谈谈，然而没有找到机会。

总理正为即将举行的大选制定各种计划和为决定与这次大选有关的国大党候选人名单而忙得不亦乐乎，以至于在一九五

七年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之前，萨利斯无法见到总理。在见到总理之后，萨利斯安慰纳特和达拉，说总理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并且叫人停止查询这件事情。总理对这些阴谋很清楚，也非常了解苏德这个人。

即便听到了萨利斯博士的话，达拉还是没有解除忧虑。她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有过错，她对败坏名声的阴影感到沮丧，来自总理那里的决定，只不过是推迟而已。各家报刊上不断刊载有关总理巡回竞选的新闻，刊载着总理的竞选演说和消息。他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他对国家的严峻的形势和责任提出警告说：时代以惊人的步伐在前进，我们也必须跟随它一起前进。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问题，有国内的问题，也有国际的问题，然而你们却被许多细小的个人问题所缠身，我们应该超越各种个人问题去观察形势。

达拉在九年前，在独立初期，在难民营里，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曾经听到过从总理口中说出的这番话。九年之后，在报上读到的还是同样内容的演说，使她只好深深地叹一口气，闭上嘴不说话了。

只要有人上博士和达拉家来，话题就是竞选。德里是国家的中心，所以在这里谈论每个邦的竞选时都谈到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杰塔、马图尔、纳罗德姆、吉尔、甘娜格，谁来都谈论竞选，特别是对国大党的批评：今天还是在高喊“圣雄甘地万岁”为国大党拉选票，然而甘地先生的理论和政策在哪里呢？是在执政中体现出来呢，还是在国大党的行动中？甘地先生已经在火葬场火化了，仅此而已。

达拉抑制着内心的忧虑，参与他们的谈论。

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气非常寒冷，毛毛细雨伴随着刺骨的寒风。在这种气候里，甘娜格和吉尔来到离市区如此遥远的达拉的住所，这使达拉感到有点惊讶。

甘娜格的脸上显露着兴奋和欢乐的神情，脸色也因羞涩而有点红晕。

甘娜格问了问纳特和达拉的近况，然后说："我已经收到了从贾朗达尔寄来的离婚通知书，是我要求离婚的。"

达拉在甘娜格背上拍了一下，表示对她热烈祝贺："你倒是摆脱精神上的痛苦了！"

纳特在自己房间里忙着。达拉朝他那边高声喊道："喂，请过来一下！"

纳特进来后，达拉便说："请向甘娜格祝贺！"

纳特拉着甘娜格的双手热烈祝贺了一番，一边朝椅子上坐去一边说："你是知道的，布里为什么要发离婚通知书，能告诉我吗？……也许他担心你会在法庭上提出不利于他的证据，那他就难堪啦！现在他倒是可以说，你一贯是他的死对头，为了使他丢人，你是在作假证。"

甘娜格脸上的喜气洋洋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

"可是你别在意！"达拉和纳特同声说："他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呢！"

纳特博士经萨利斯博士劝说，放下心来了，而使他焦虑的却是达拉因为精神上的痛苦，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纳特反复劝说，可是达拉只是推说："没有什么，我哪里犯愁了？"

纳特看到，从瑞士回来时熟人们见到达拉身体很好都表示祝贺，现在达拉跟去瑞士之前相比瘦了一半，脸色变得蜡黄。纳

特还似乎感到她身体有点发烧。一天，纳特拿回来一只体温计，达拉拚命推托而最后还是试了一下体温。达拉在发烧，体温一直持续在华氏九十九度或一百度。

纳特更加焦虑了，立刻给萨利斯博士打了个电话，说："叫我怎么办呢？要是总理无法作出决定的话，那我只好辞职了。现在我之所以按兵不动，那是因为我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旦辞职，那么辞职本身就使他们达到了阴谋的目的。"

萨利斯博士表示无能为力地说："要是总理在德里，我可以跟他说说。你是知道的，昨天他又去旁遮普了，去发表支持国大党候选人的演说了，也就是支持苏德。这是政治。苏德一方面在挖总理的墙脚，另一方面却让总理支持他。好吧，等他回来，我一定给说说。……"

在贾朗达尔，从早晨十点钟起就在统计苏德先生的选票了，德里以十分急迫的心情在等待结果。国大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知道他将获胜，但迫切地想知道他的对手能取得多少张选票。估计到傍晚六点钟才会来结果。吉尔六点差一刻就到报社办公室了。

主编已经出去，办公室里乱哄哄的，有几位自由撰稿人急得赶来报社办公室，大家都在谈论选举时和选举前来自旁遮普的传闻。所有反对国大党的党派都已联合起来要击败苏德先生，这是反国大党联合阵线的首例，人们都想看看其结局。还传说有许多对苏德先生专横跋扈表示不满的国大党人也在偷偷地对他进行反宣传，他们把选票投给了反对派。国大党全靠政府雇员的选票，可是传说，政府雇员因为害怕苏德先生的那些管事的，便让国大党选举营填写选票，可是选票投给谁，这个秘密只

有在统计选票时才会揭开。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这是个猜测。

报社的助理编辑森格尔正在逗穆尼什，说："你希望苏德先生失败不是吗？来，打个赌！一比十。要是苏德先生获胜，你给我十卢比；如果苏德先生被击败，我拿给你一百卢比。你敢打赌吗？"

穆尼什低声说："瞧吧，现在还有十多分钟就见分晓了。"他没有勇气打赌。

谈论在继续：国大党早已在旁遮普获得多数。国大党领导人会对代表国大党的选举工作人员的业绩怀疑吗？

有一些记者估计，苏德先生的竞争对手的竞选保证金会被没收。远在听到选举结果之前，为了对抗选举结果，他也许早就把指责选举中的蛮横无理的声明打印出来了。

锡杜说："选举开始前三天，我正在贾朗达尔。天哪，这算什么竞选，就像山羊冲过去跟水牛打架那样！这个可怜虫的竞选保证金没了。……"

布尔萨德不认为双方力量的差异有这么大。他说："当时我也在那里。对抗很激烈。反对派虽然没有小汽车、吉普车和卡车，但我听国大党人在说：必须让国大党免受苏德之害，我们顾不得纪律了，我们不投蛮横无理这派的票。孩子们成群结队到处喊：'家家户户都在喊，苏德布里全是贼。'人们心里都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尽管反对派的吵声很低，但他们的秘密宣传不少。据估计，竞选对手也一定会获得一万到一万五千张选票。"

森格尔高举手臂拿着张一百卢比的钞票给大家看，刺激大家说："谁来打赌，只压十卢比！"

森格尔拿着张一百卢比的钞票在几台电传打字电报机中间

站着。室内回响着滴滴答答的机器声，有两三架机器同时在打印着新闻电稿。当某一台电传打字电报机上开始打出最新消息时，森格尔便走过去看，见到是纳格布尔、孟买、加尔各答或勒克瑙的，便扭过脸去。

辛赫和杰格尔沃尔迪不断试着打电话，也许某家报纸会从贾朗达尔来长途电话呢。

森格尔阻止他们说："算了吧，老兄，要有长途电话，也先打来这里，可是谁会接到长途电话呢？苏德的竞选结果是有了，不少消息还未透露。"

森格尔一看到电传打字电报机上出现贾朗达尔的消息便举手做了个手势，朝机器弯下身去。室内鸦雀无声。有几个人屏住气朝电传打字电报机冲去。

记者们发狂了，顾不得报社办公室的纪律了，竟然喊起了"革命万岁"和"打倒极权主义"的口号。

记者们相互拥抱着跳了起来。欢乐和兴奋使森格尔说不出话来。

吉尔急忙朝电话跑去，电话已被人占着。别人也站在那里围住电话想寻找一个打电话的机会。吉尔立即跑下楼去，到就近的一家商店打电话报信。那里的电话也被人占着。吉尔有说不出的高兴，兴奋得简直无法控制自已。他走到附近卖糖果的店铺，给新印度出版社打了个电话。听差穆尔里回答说，潘迪特先生刚出去，甘娜格小姐现在还没有回来。

吉尔原想也给纳特博士去个电话，可是糖果店使他改变了主意，他一下买了五卢比的糖果，走出糖果店叫了辆出租汽车，径直去纳特博士家。

纳特家的会客室里没有人。吉尔大声喊道："博士先生！嫂

子！”

纳特来到会客室，看到吉尔欣喜的神情，带着充满欢乐的眼神问道："你得到消息了？"

达拉跟在后面也来了，脸上和眼睛里也流露着喜悦。

"哎，您也得到消息了吗？"吉尔看到纳特和达拉的喜悦的神情惊讶地问。

"什么消息？"达拉把食指放在嘴唇边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先告诉我，是什么消息？"吉尔把糖果盒按在胸前问。

"今天一清早我们就接到信了，我们无罪了！"纳特说。

吉尔欢呼着跳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祝贺！祝贺！"

吉尔跟博士和达拉握了握手说："我请你们吃糖。我也带来了一个消息，你们也要请我吃糖。"

"什么消息？"纳特和达拉急切地问。

"苏德先生被一万七千票击败！"

"什么？"纳特张着嘴惊住了。

"是吗？"达拉惊讶地扬起眉毛。

吉尔把话又叙述了一遍："我刚才在报社里从电传打字电报机上看了来的。一刻钟之内，号外就会上市。让我给甘娜格去个电话。"

博士忽然严肃地说："吉尔，现在你会相信，人民并不是死气沉沉的，人民也不是永远默不做声的。国家的未来并不掌握在领袖们和部长们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全国人民的手里。"

—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虚假的事实　国家的未来　下卷
作者＝
页数＝７９２
ＳＳ号＝１０４０２８８８
出版日期＝